不灭的历史（丛书）

一九三二年

58

朝鮮・平壌

不灭的历史(丛书)

一九三二年

朝鲜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
四·一五文学创作团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官金日成同志

一

一阵枪声。

一男睁圆了眼睛，伸长脖子朝大路望了一下。这时又是一阵枪声。枪声震动了整个山谷。

“看，那不是日本鬼子吗？”

三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丢下打嘎儿的游戏，飞快地爬上了小酒铺前院的白杨树，一男爬得最高。

“铁男，那条大道上又来了一队。”

一男慌忙跳到地上，拾起掉下的胶鞋，朝着一条小巷撒腿就跑。别的孩子也都跟着跑了。

随着噼噼啪啪的枪声，洋铁屋顶上打出了好多窟窿，土墙上噗噗地飞起了尘土。

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大沟庄，一转眼的功夫就被搅翻了，到处响起了呼救的喊声。

“救命啊！救命啊！”

前额微微突出，眼睛溜圆的一男，紧握着一双小拳头，慌慌张张地跑到了堤坝上。他忽然想起了爸爸还在地里，就站住不动了。

他踌躇了一会儿，就拐过铁匠铺，朝着地头上的小道跑。这

时候，迎面跑来一个人，用沙哑的大嗓门喊：

“快跑，鬼子来‘讨伐’了！”这个人是刚才一起玩打嘎儿的铁男的大哥李铁军。

“一男，快跑，往山上跑！”

李铁军用手指着大山，一阵风似地朝村里跑去。

“那儿也有鬼子！”

不知李铁军听见没有，他甩着胳膊跑进村里看不见了。

一男刚要跨过大路，忽然发现黑忽忽的一长串大卡车迎面急驰而来。车上全是鬼子兵，机枪不停地喷着火舌。汽车不知有多少，沥沥拉拉一直连到远远的山后头。

一男立刻退回来，想沿着土墙绕到后巷去，正好碰上了铁男的哥哥，他抱着一个胸口淌血的老大娘，一边跑一边喊那些在胡同里慌做一团的人们快逃到山上去。

惊慌失措的人们听了他的话，才忽啦啦拥向江边，开始往山里跑。

不一会儿，山那一头也响起了枪声。

一男看着没有路可走了，就拐进有一家贴着仁丹广告的商店的胡同，想跑到村后头去。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了大街，端着枪的鬼子兵一窝蜂似地跳下来，三五一伙地分头冲进了每条小巷。

一男一步跨过大街，爬到桥下躲在桥墩后头，睁着大眼睛察看四周，盘算着该往哪儿跑。

村里早已火光冲天，刚才跟铁男和昌淳一块打嘎儿的小胡同，也升起了浓浓的黑烟。被春风吹得干干的草屋顶，烧得呼呼直响。

在烟火弥漫的院子和胡同里，穿黄军装的鬼子兵，提着煤油

桶，挥舞着火把，象饿狼似地狂嗥着到处放火。

大火迅速蔓延全村。

对刚过十岁的一男来说，这幅惨景实在是太吓人了，他还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今天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日本鬼子。他虽然常常听姐姐和铁男的哥哥以及儿童团的闵老师说，日本鬼子是天下最坏的魔鬼，但他还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些魔鬼就这样突然闯进来随便杀人放火。

他两手捂着脸，圆睁着吓呆了的眼睛，失神地望着燃烧的村庄。他的视线移到中庄，立时想起姐姐还在家里。他想跑回中庄去找姐姐，于是从桥底下爬出来。可是一阵响声又把他吓回去了。

只见一帮骑马的鬼子军官朝桥口涌来。一男又退到泥泞的桥下，蜷做一团等鬼子们过去。洋马从桥上得得地走过，泥土沙沙地落下来，灌到他的脖领子里。鬼子们噼哩啪啦地响着军刀从桥上走过去了，一男这才悄悄地逆着河水往前蹚，爬上了大路。

快到私立学校操场的时候，他又趴在一个沟里，只见鬼子兵正在从村子里往外拉人，已经有好几十个人被拉出来了。

“啊，铁男！”

吓得脸色煞白的铁男，拽着妈妈的胳膊，呜呜地哭着。

“妈，别去呀，妈！”

一个矮个子鬼子兵，龇着大獠牙，抬起皮靴狠狠地踢倒了铁男。

“啊！”

一男张开嘴，两手捂着胸口，浑身发抖。铁男又爬起来，扯住妈妈的裙子跟着。

“喂，铁男！”

一男几乎喊出声来，叫铁男拿石头打鬼子，可是嗓子发咽，喊不出来。

人们被拉到学校操场，一个鹰钩鼻子的日本鬼子把人们排成一行，端起枪来叫喊：

“共产党，走出来！”

人们一个个昂首挺胸，岿然不动。

“快出来！”

四五个鬼子兵跑上去拉出了十几个青年，当中还有四五个女的。

一男怕姐姐也在里头，心里万分焦急，可是仔细看了看，里头没有姐姐。

鬼子们开枪了，被拉出来的人一个个倒下去。

“这些该杀的！”

“你们这些恶鬼！”

“这些鬼子，快打死他们哪！”

铁男的妈挥着拳头痛骂日本鬼子。

就在这时候，突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青年人，大声地说：

“乡亲们！把头抬起来！鬼子们行凶，是因为他们害怕了。上个月，在安图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咱们老百姓的武装部队。鬼子们吓破了胆，才这样来行凶。大家不要低头，鬼子们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金星将军一定会解放咱们的祖国，一定会替咱们报仇！”

他是这里的儿童团负责人闵老师。他挥着双拳，大声地说着。突然两声枪响，他那举在头上的双手放下来捂住了胸口，缓

缓地倾倒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人群立刻喧闹起来，齐声痛骂：

“打死日本帝国主义强盗！”

“跟鬼子拼了！”

一个鬼子骑马跑来，腰上挎着一把洋刀。他跳下马，咔咔地响着枣红色的大皮靴，走到人群的前面，叉开两腿，拄起洋刀，竖起眉毛往左右扫了一眼。

他看着这些宁死不屈、坚决反抗的朝鲜人，和相形之下显得丑陋不堪的自己手下的喽罗们，气得脸煞白，青紫色的薄嘴唇象树叶被风吹动似地颤抖了半天，才吐出一声尖厉刺耳的嗥叫：

“统统杀光！”

他被自己的这声尖叫刺痛了神经，肩膀一哆嗦，左右望了一下。这一声嗥叫，把鬼子兵吓得活象一群挨了鞭子的小猪崽子，哗地向四下散开。

一男一眼不眨地直盯着鬼子军官。

“统统烧光！”

整个村庄都淹没在火海里，私立学校也升起了冲天的火柱。

一男趴在沟里，肚子紧贴着地。他揉了揉烟熏的眼睛，望着燃烧的学校。

这所学校，是铁男的哥哥和闵老师以及全村人整整忙了一个春天盖起来的。一男和铁男也一块上山去运过椽子木和柳条子。

一男好象自己在挨烧，全身收缩，两手发颤。

这时候，又响起一阵急骤的枪声。侥幸逃出火海跑到江边的人们，一个个被打倒在沙滩上。

“这些吃人的恶鬼，快打死他们！该杀的恶鬼！”

在被持枪的鬼子兵围在学校操场上的人群里，铁男妈还在怒骂鬼子。

拄着洋刀的鬼子军官把手一挥，立刻有两个鬼子跑上去要把铁男妈拉出来。

铁男妈挥着拳头抵抗。人们把她围起来护着，不让鬼子们挨着她。

“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狗杂种，敢跟我动手，狗娘养的！”

她朝一个张牙舞爪的鬼子兵当胸给了一拳。

四五个鬼子一起扑上去。人们又把她围在当中抵抗。鬼子们又开了枪，立刻有两个人倒下。

“把我放开，让我出去。为我一个人，还能让年轻人遭杀害吗！”

铁男妈拨开人群，大步走出来。铁男不在她身边，不知在哪儿藏着。

“你的儿子呢？”

一个穿西服坎肩、戴眼镜的家伙，翘起下巴走上前去问她。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日寇的狗腿子。

“我不知道。”

“你儿子是不是共产党？”

大娘咬着渗出血丝的嘴唇，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怒视着他。

“你生了个共产党，你也该杀！”

这话更激怒了大娘。

“我宁愿生下个共产党被打死，也决不生你这样的狗崽子。”

拄着洋刀的鬼子军官朝后面尖厉地喊了一声，两个鬼子兵跑上来抓住大娘的手臂，就要往燃烧的房子里推。

“狗东西，放开！我犯了什么罪？你们这些恶鬼！”

好几个年轻人冲上去从鬼子手里把大娘夺回来了。

就在这时候，铁男挤开人群，象出膛的子弹似地扑向大娘。

“妈妈！”

“铁男！”

蜷伏在地上的一男，急得差点没有大声喊出来。

铁男刚要伸手搂住妈妈，突然一声枪响，被打倒在地上，捂住胸口打滚。

一男惊叫一声，用手捂住脸，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静了一会儿，人群里爆发出愤怒的呐喊，对面跟着响起了爆豆似的枪声。一男睁眼一看，人们正挥着拳头冲上去跟鬼子拼，鬼子们又对他们乱开起枪。

围在人群中的铁男妈，把倒在地上的铁男抱在怀里，一步跨到群众的前头，说：

“乡亲们，别管我，你们要活下来报仇，替我们铁男报仇！”

大娘抱着铁男，被鬼子们推进了大火。

“铁男！铁男！”

一男情不自禁地叫着，霍地站起来。忽然，哗啦一声巨响，学校的房子塌了，腾起了冲天的火柱。

一男呆呆地站了一会，蓦地想起不该这样站着，应该告诉什么人，应该找个什么人来。他看了看四周，就沿着小水沟，朝后村跑去。

锦淑家的院子里也站着被鬼子抓来的群众。一男一眼就看见姐姐贞玉也夹在里头，吓得瞪着大眼睛愣住了。

他几乎要喊着姐姐跑过去，可是跳到墙角又贴墙站住了。

突然，有谁从后面抓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悬空提起来，又狠狠地摔在地上。

“小东西，你跑？”

一个露着一颗大龅牙的鬼子，提起沉重的大皮靴照着他的脑袋、胸口和腿脚乱踢乱踹。

一男吓得脸色发紫，抱着肚子在地上翻滚。

等他恢复了知觉定神一看，鬼子们把机枪架在院子里的牛车上，正疯狂地扫射着。从村里被拉出来排在田埂上的人们，随着枪声一批批地倒下去。

田埂后的大坑已经填满了尸体。

姐姐拉着隔壁锦淑的手出现在田埂上。她好象瞥见了一男却装作没有看见。

“姐姐！”

一男大声叫着，急得直跺脚。

不知道姐姐到底看见一男没有，只是默默地望着远山，坚强地屹立着。

一个矮胖子日本兵，把乌黑的脸皮紧贴着机枪托，扣了扳机。枪一响，姐姐拉着锦淑仰脸倒下了。乌黑的枪口不断地喷着火，站在田埂上的人群霎时都向后面倒下了。

“姐姐！姐姐！”

一男喊声没落，也往前扑倒了。他觉得好象有谁从背后猛推了他一下，但听枪声，似乎自己也被打死了。

不知过了多大时候，躺在地上的一男听见了鬼子们哇啦哇啦说话的声音。

一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过一会儿，偷偷地睁开眼

睛朝前望了一下。

他看见离他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双大皮靴，一把洋刀垂下来几乎要碰到靴后跟。显然是那会儿在学校操场上看见的那个鬼子。

一男闭着眼睛躺在那儿，象死了似地屏住呼吸。

挎着大洋刀的鬼子叽哩咕噜说了一些什么，脚步声就渐渐远去了。

剩下五六个鬼子用刺刀一个一个地翻着倒在地上的尸体，检查有没有还活着的。一旦发现还没有咽气的，就朝他的胸口再打一枪，或者再刺一刀。

一男的腰上放着一只不知是谁的胳膊，头前伸着昌淳爹的大脚。锦淑的娘也倒在旁边。

现在一想，那会儿不是昌淳的爹把他踢倒了，就是锦淑的娘抱着他倒下的。

过了一会儿，一男又偷偷地睁开了眼睛。

再翻五六个尸首，就要轮到昌淳的爹，接着就要轮到自己了。

两个鬼子轮着个儿刺啊拖啊地忙了一阵，一个家伙忽然开口说：

“我说，要这么干，干一夜也干不完哪，拿脚踢踢，大概齐看看，不也就知道了吗？”

“我看也是，都死了这么老半天了。……”

“怎么样？马马虎虎看看算了！”

“要叫荒木看见……”

“哼，这荒木中佐，他那么发狠，是真见过抗日游击队怎么的？算了，先抽支烟再说，妈的！”

两个鬼子坐在碓臼上，点上烟，叽咕着。一个是矮胖子，另一个戴着眼镜。

“也许是得到什么情报了吧。听他们的口气，好象是大日本帝国的命运很不保险呢。”

“你说的是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部队吧？”

“那还用说？听说这次居然向大日本帝国宣战的抗日游击队，是个特殊的力量，跟从前的不一样呢！”

“中佐现在满嘴都是‘特殊’，什么你们这次出动是‘特殊’作战，是去消灭‘特殊’的朝鲜人，打完仗回来给‘特殊’待遇！就是这么个口气。”

“说真的，要是朝鲜抗日游击队跟咱们干起来，咱进攻大陆就要受影响啊。”

“如果光是个什么影响的问题，咱大日本皇军还不会这样象打摆子似地发高烧吧？”

“‘抗日游击队’，这个名字听着就不是滋味儿。”

“前些日子，白川大将在上海挨了一颗炸弹，你听说了吧？听说扔炸弹的也是朝鲜人，真是个不好惹的民族，一个个都是那样叫你提心吊胆！”

“别说了，跟游击队比起来，那才算不得怎么可怕呢。”

“中佐大人现在大概已经干了一大杯吧？”

“那真是个好习惯。”

“怎么样，再干一会儿吧？”

两个鬼子用脚踩灭了烟头，各吐了一口唾沫。

昌淳爹的尸首先被那个戴眼镜的家伙拖走了。

接着，一男听到皮靴咔咔地又走过来，脑门子上掠过了一阵

风。他屏住气，死死地躺着纹丝不动。

“这么个小不点儿，真地也是共产党？”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一男的屁股重重地挨了两脚大皮靴，接着，脚脖子被一只粗大的手攥住，整个身子被悬空提起来撇到了那一头，扑通一下子摔在地上，把鼻子磕得疼极了，但他强忍住了。随后，锦淑的娘被拖过来了，她的腿哨的一声被撇在一男的腰上。

太阳快要落了，院子里死一般地寂静。

小酒铺前汽车隆隆地响着，各个胡同里传来了拉马车的杂乱噪音。

鬼子们嗷嗷地喊着叫着集合了。

一男不知道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他想，挨了一枪的大概都是这样，再过一会儿就会不喘气了，死了。当四周都已寂静无声的时候，他慢慢地动了动压在肚子下边的手指头，还好；又动了动脚指头，也没事。于是他微微抬起了头，又过了一会儿，索性欠起身来往四面看看。

鬼子都不见了。

一男腾地跳起来，爬过田埂，到尸体堆里去找姐姐，可是没有找到。

他又跨过小沟，象疯了一样朝山上跑，要去找那些躲到山里去的人。 这时候从左边山梁上劈空传来了一声呼唤：“一男！”一男边跑边回头一看，是姐姐。姐姐扳着一棵棵的树，象骨碌一样朝一男飞快地跑下来。

“姐姐！”

姐弟俩在山口的地方紧紧抱住了。

“一男，你活着哪！”

姐姐象个失了魂的人，抚摸着一男的脊背，喃喃地重复着说。一男把头埋在姐姐的怀里，再也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他抽咽着说：

“姐姐，铁男给打死啦，铁男的妈也死啦，鬼子们烧死的。”

“……我也看见了。”

没想到姐姐只是小声地喃喃着，抚摸一男脊背的手却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

一男哭了半天，姐姐的沉默使他感到意外。他惊异地仰脸一看，姐姐的眼睛闪着仇恨的光，怒视着敌人消逝的方向。

一男看到姐姐的眼神，不知不觉地脸也绷紧了。

“姐姐，”一男摇晃着姐姐，稚气地说，“我还当你挨了一枪呢。”

“胳膊受了点伤，都包好了，不要紧了。我倒是以为你死了，大哭了一场……”

姐姐跟往常一样，亲昵地说着，给一男擦掉了脸上的泥和手背上的血。然后拉着一男的手，朝乡亲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对面山上，太阳已经落了。火烧的村庄上空，弥漫着青灰色的烟雾，处处散发着焦臭味。

通往城里的路上，鬼子们拉着很长的队伍走着。

隆隆响的汽车，拉大车的洋马，背着大包的鬼子兵，沥沥拉拉地散在大路上，很象是撒了满地的碎抹布条子。这儿那儿传来了象狼嗥一样的嗷嗷怪叫声。

鬼子兵们圆瞪着血红的眼睛，互相争夺从朝鲜人的箱柜里抢来的衣服、布匹和值钱的东西，连他们长官尖厉刺耳的叫骂也不

听，闪着鬼子们特多的近视眼镜和大龅牙，粗野地狂喊狂笑。

❊　　❊　　❊

登上山顶，眼前豁然开朗。群山连成一组美丽的曲线，犹如汹涌的波涛，蜿蜒伸向遥远的天际。山野春色烂漫。落叶松林披上了淡绿的春装，峡谷里发出潺潺的流水声。

身着灰色工人服的金星同志，擦着额上的汗说：

“怎么样，太阳下山以前能越过柞木岭吗？”

他的洪亮的话音刚落，跟在后面的田广植立刻走上前来回答说：

“还要走三十里，才能到柞木岭的山脚下。”

“还有三十里，那就得走快一点喽。”

金星同志抬头望着太阳，估摸了一下时辰，换了话题说：

“通知没通知权万成同志，要他这次带着李革同志一起来？”

“已经通知了。”

“那末，权同志恐怕要晚一些才能到吧？”

“他动身的时候说过要提前赶到的。”

“是啊，权同志从来没有误过时间。”

金星同志微笑着俯望将要走的山下边的路。

田广植怕对他有妨碍，往后退了一步。

金星同志开始往山下走。

前面相隔一段距离，走着一个传令兵。

负责警卫的田广植本应该在后面拉开一段距离走，但是因为金星同志常常向他打听地方的情况，不得不紧跟着。

田广植，中等身材，浑身上下结结实实，干净利落；宽前额，叫半新不旧的便帽遮住，不怎么惹人注意，唯有高鼻梁很显眼；农民型的脸，被阳光晒得黝黑闪亮。二十多天来，他一直警卫着司令官同志在豆满江中游地区视察。

上个月的二十五日，也就是大约二十天以前，在安图成立了抗日游击队。

金星同志建立了游击队以后，立即向各地派出了政工人员，并亲自到豆满江中游延和地区，沿着河流视察了和龙和延吉，然后又到汪清地区视察了一些地方，现在正动身前往安图两江。

革命形势在急剧地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史无前例的野蛮“讨伐”席卷了豆满江一带。

金星同志日夜奔走，有时走在火云飘绕的草原上，有时走在丛山峻岭中，晚上又思考问题，从来没有好好地睡过一夜。三天前，他忽然指示说，要派通信员通知各地政工人员和巡视员都到两江会齐。

在吉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随金星同志的田广植，听了这个指示，凭他独有的直感，立刻意识到金星同志已经考虑成熟了克服困难局面的办法。于是他放心地松了一口气，赶紧把通信员召集来，派到各地去了。

踏上了归途的金星同志，和往常一样，今天也是大清早就动身，现在已经走了七十多里了。一路上，他不断地打听着各地的情况，还亲自到两个地方进行了了解。

“大沟庄的李铁军同志该接到通知了吧？”

默默地走在下山路上的金星同志，忽然转过身来问。

“我想他该接到了。如果顺利的话，昨天就能……”

“这些地方中，就数他那个地方最让人不放心。敌人的所谓‘间岛地区派遣队’的主力，很可能向汪清、延吉方面集中。”

田广植听出他语气如此沉重，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他一定会打出一个局面来的。”

金星同志没有再说什么，径直走下了山。

一走出峡谷，就出现了一片开阔地。绕过一个山嘴，前面横着一条挺宽的江。

“那是些什么人？”

金星同志停下来，把手举到前额上遮住阳光。

江边上是一片白花花的人群。

田广植在绕过山嘴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只当是等着摆渡的，没有放在心上。

金星同志脸色突然变了。赶路赶得红红的脸上罩上了阴影，眼神忧郁。

田广植和传令兵先跑向了江边。

随后来到的金星同志，已经猜到了八分，就大步走上杨柳丛生的河堤。

走到有一棵垂柳的坡上的时候，田广植跑过来报告说，江边上的人都是前几天遭“讨伐”的。

“遭‘讨伐’的？”

“是的。”

“遭‘讨伐’的，嗯，那末都是从火海里逃出来的人了。”

其实，这是他早就想到过的，不料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心里很不平静。

江边上的难民足有好几十个。多半是老年人、妇女和孩子。

这时候，太阳当顶， 阳光温暖， 正是赶路人最宜歇脚的时候。

在向阳的地方，受伤的人解开绷带看伤口，妇女们带着孩子舀来江水煮东西。

这里那里用石头架起的锅灶，冒着蓝烟，要说是准备午饭，未免晚了一些，要说是准备晚饭，又显得太早。

当田广植赶过来问这问那的时候，人们都用怀疑的眼光暗暗察看他的神色，等到看出没什么异样以后，就不再理会他了。

金星同志快步来到了江边。

他最先看到的是三个只有三四岁的孩子在地上摘野花。一个胖脸男孩子正伸手要摘苦菜花，衣袖上露出了被火烧穿的两个大窟窿。他的背后，一个坐在地上挪着走的短发女孩子，左胳膊缠着一块布，脚上只有一只小胶鞋；旁边的一个男孩子，头发都被燎焦了。

金星同志默默地望着他们，面色沉重。

孩子们看到来了生人，拿起腿上的苦菜花，伸了下舌头，稚气地笑着。离孩子们有五六步远的岸边，架着一只被烟火熏黑的搪瓷盆，一个中年妇女俯着身子在吹火，头上落满了白灰。她一抬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流下了两行泪水。

还有三三两两的几伙人蹲在低洼的地方避风。

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正给一个妹妹模样的小女孩缝着开了线的袖子。她一只胳膊缠着绷带，又是缝穿在身上的衣服，手不听使唤，加上身边还有一个陌生人望着她，更觉得不好意思，脸涨得绯红。

离她不远，有一个细高个儿大眼睛的男孩子，坐在那儿用小刀子削着什么，鼻子尖上渗出了点点汗珠。

“你在削什么呀？”

金星同志弯腰抚摸着孩子的头，轻声地问。

“削弹弓。”

男孩子抬起前额微微突起的头，响亮地回答。

“做弹弓？真是好玩意儿，你要拿它干什么呀？”他在男孩子身旁坐下来问。

“打日本鬼子。”

“打日本鬼子？给我看看好吗？”

他小时候也做过弹弓。顺和江畔柳树成林，可做弹弓的树杈子多的很。他曾用来做弹弓打过来搜查的日本警察。

“你要用这个打日本鬼子吗？”

“嗯，那些鬼子把我们的爹和妈……”

男孩子说不下去了，微微嘟起的嘴唇轻轻颤抖着。

“你说的对。好好做弹弓，去打日本鬼子。这孩子是谁呀？”

“她叫锦淑。她的爹和妈也都给鬼子杀死了。”

“这个孩子呢？”旁边又来了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子。

“他的爹妈也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一男。姐姐，你不是说我还有一个名字吗？”

姑娘抬起头，停下针线，对着一男想要说什么，但又低下头去不说了。

姐姐缝好了开线的袖子，用牙咬断了线。锦淑一下子跳起来向一男他们这儿跑过来。

光是这四五个孩子在一起，没有一个大人，这引起了金星同志的注意。

“就是一男的姐姐一个人照顾这些孩子吗？”

金星同志急忙问。

“是的。”

“是儿童团员吗？”

“我姐姐还是儿童团的小队长呢。”

一男忽闪着长睫毛大眼睛，骄傲地说着，还朝姐姐瞥了一眼。

“是这样。那末你们是哪个村，什么时候遭了‘讨伐’？”

金星同志问名叫贞玉的一男的姐姐。贞玉微低着头，咬着红红的嘴唇，犹豫了一会儿，才声音发颤地回答说：

“是汪清大沟庄……”

“大沟庄！”

金星同志吃惊地站起来。

“是的，是前天遭了‘讨伐’……”

贞玉满眼泪水，说不出话来，低下了头。

“嗯，原来是这样……”

金星同志沉重地自语着，抬头遥望远远的天边。沉默了一会儿，金星同志转向贞玉，问清了详细的经过。

贞玉今年十五岁，圆圆的脸，长睫毛，是个还没有完全脱掉少女气的姑娘。她诉说着亲眼看到的情形，悲忿不时地涌上心头，几乎哭出声来，但她咬着嘴唇忍住了。她肩膀一耸一耸地抽咽着，把年轻人在操场被杀害，小孩子被烧死的惨状大略地讲了一遍。

金星同志听了贞玉的话，心如刀割，万分悲痛。他抚摸着锦淑的头，手不住地颤抖。

贞玉用手背擦着眼泪，正诉说着悲惨的情景，坐在几步外草地上的一个抽着烟袋的中年男子，轻轻地走过来坐下了。

他是大沟庄的庄稼人，名叫徐国宝。是个直筒子，大嗓门，正愁着无处发泄满腔的悲忿，看到贞玉诉说悲惨状况终于伤心得双手捂着脸泣不成声，就把贞玉的话接过来，抓着自己的前胸，用手比划着，让人听了好象身临其境似地叙述了遭受鬼子“讨伐”的情形。

他说着说着，忍不住满腔的悲忿，就用他那粗大的拳头捶自己的胸脯；还不时地嚓嚓刨着地，咬牙切齿地痛骂日本鬼子。他说他也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

“俗话说的好，‘尽管眼泪往下淌，羹匙还是往上抬’，我现在才懂得了它的意思。嗐，这条命啊，怎么这样结实啊！”

金星同志望了一会儿用大拳头捶着地的徐国宝，慢慢地说：

“请您冷静一下吧。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打起精神活下去。这不是贪生。活着的人为了替死了的人报仇雪恨，应当活下去，再说……”金星同志忽然停住，把视线转回岸边，望了一会儿衣衫褴褛，露着胳膊，赤着脚的孩子们，接着说，“为了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的将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打下去！”

“您说得对。我们庄的李铁军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金星将军已经组织了游击队，就要给咱们报仇了。他还叫我带着庄里的人先躲一躲，我才上了路，可是……”

“铁军同志也在这儿吗？”

金星同志这样一问，徐国宝诧异地望了他半天。身旁的贞玉，已经平静下来一些了，一直留神地望着金星同志。这时候她回答说：

“铁军同志领着乡亲们顺着马盘山脊进山了。他嘱咐国宝大叔和我，带着小孩儿和不能走远路的老人，到和连去找组织，请他们保护，路怎么走也告诉了我们。他说等他们到那儿安置好了就派人来接我们。”

“那末，铁军同志的家里都怎么样啦？他家里还有老母亲和小弟弟呀……”

金星同志急切地问他们，但是贞玉也好，徐国宝也好，都答不上话来。金星同志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抬眼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围上了许多人。方才坐在山坡下给女儿模样的孩子梳辫子的中年男子，也过来坐在徐国宝的身边，他一声不吭，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那个穿浅黄色小袄、留一条辫子的小女孩，等到辫子梳好了，就端起还粘着饭粒的小铁盆，到江边洗去了。

这时候，刚才削弹弓的一男霍地站起来，用清脆的声音回答说：

“铁男叫鬼子开枪打死了，铁男的妈叫鬼子用火烧死了！”

他提着裤腰，铮铮地说着，眼里却哗哗地流着泪。

“是真的吗？”

金星同志把手搭在一男的肩上，眼望着徐国宝和贞玉。他们都低下头去。一男用手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是真的，都是事实啊。是凭人的理性无法相信的事实啊！”

方才给女孩子梳辫子的那个中年男子突然激动地插了一句。

金星同志解开上衣的几颗钮扣，转脸看着那个中年男子。

“我叫安东学。头次见面，恕我冒昧。请问天下还有这种事吗？他们大白天惨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这是古今内外未曾有过的残忍行为。唉，真是痛心啊，都要把人气炸了！我不是大沟庄的人，是到敦化去从那儿路过。这孩子是我的女儿，我带着她在大沟庄的一个小店里落脚。听见枪声，跑出去一看，村庄霎时变成了血海，大街小巷尸体横躺竖卧，婴孩们被扔进大火。啊，朝鲜就要这样咽气吗？啊？”

安东学紧攥拳头，全身嗦嗦颤抖。他也是无处诉说目睹的惨状，无处倾吐满腔的悲忿，强忍着挨到现在的。

他不管听他说话的是什么人，只要是朝鲜人，只要是能够引起应有的同情的人，他就要这样大声疾呼，痛哭流涕，就是熬上三天三夜也愿意。这个悲痛，这个愤怒，独自一个人实在太难以忍受了！

两个月前离开汉城的安东学，路过大沟庄，在那儿落脚住了几天，不料遇到这次惨事。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觉得很难同大沟庄的人们分开了。于是几天来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安东学是个有学识的人，他凭知识分子的直感和锐敏的观察，一眼看出了面前的青年人并不是普通的过路人。

从他的全身可以感觉到和蔼仁慈的品德；他目光敏锐，炯炯有神，对人的内心和情绪深入观察，一丝一毫也不轻易放过，他说话热情洋溢，声音洪亮，铿锵有力。这一切一下子紧紧抓住了安东学的心。安东学恨不得马上向他倾吐满肚子的心事，把所有的事情，不分轻重、大小都向他请教一番。

安东学不由自主地兴奋地大声说：

“老弱妇孺被推进大火，哀切呼号。您知道他们喊的是什么吗？他们是要我们报仇啊！他们那撕裂心肺的呼号，到现在还在耳边铮铮地响。人对人，能够这样残忍吗？就说是帝国主义强盗，就该这样残忍吗？这是对人类的污辱，是人类的耻辱！算了，不说这些了。再说咱们吧，难道我们应该期望敌人宽大仁慈，好好做人吗？我恨，恨我们没能回答惨遭屠杀的同胞兄弟们的凄惨呼号，没能回答他们悲切的最后一声呼唤！”

安东学义愤填膺，抓着胸口，嗓子喘喘地喘着。

金星同志看出安东学分明是一位有学识的人，很注意地听着他的激昂的控诉，觉得他是个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坚定信念的有志者。

如果是在另一种时候另一种场合，金星同志一定会找出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法跟这位有学问的人详细谈谈，可是现在挤不出空儿来了。

恰好这时候，那个穿淡黄色小袄的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端着小铁盆和饭碗来到了安东学的身边。

“小淑，都洗完了？”

“嗯！”女孩子举起还滴着水的饭碗给爹看了看，就塞到包袱里去了。

“爸爸，快走吧！”

“嗯，走吧。”

安东学又装了一袋烟叼在嘴里，收拾了一下包袱的背带，望着日头估摸了时辰。

金星同志在江边转了一圈，来到栽满柳树的河堤上。

潮湿松软的地，一踩就是一个小坑。水绿的柳树枝条轻拂着

人的脚腕子。

金星同志心情沉重郁闷，他那倒背着的手里攥着一把湿漉漉的汗水。他越想越感到悲痛，觉得江边的这块土地仿佛就是被敌人践踏着的血迹斑斑的祖国的缩影。

被火烧破了衣袖，还伸出胖胖的小手玩着苦菜花的孩子，只穿着一只胶鞋的女孩子，头发被燎焦了的男孩子，他们仍然在可爱地笑着。他们这无比天真的笑，不正是号召我们打倒帝国主义的人类的呼唤吗？不正是他们充满血泪的呼号吗？那位抱着铁男被推入大火的母亲的呼号，不就是号召所有活在这一国土上的人奋然站起来同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血的呼唤吗？到了现代，被帝国主义侵占的国家不止一两个，然而被如此凶恶的敌人如此残酷蹂躏的国家，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杀人暴行，金星同志失去了父亲，两位叔叔被关进了敌人的监狱，自己也在敌人的野蛮镇压下经受了难以形容的考验和痛苦。不管多么艰苦的考验，不管多么惨痛的牺牲，他都勇敢地经受过来了。但是，眼前的景象，是全体人民的痛苦，是朝鲜的孩子们被火烧着，燎着。是他们，朝鲜的孩子们，仰着被火烧焦了头发的头，摇着被敌人的枪弹打上窟窿的衣袖，在可爱地微笑，在向我们呼唤：

“救救我们吧，我们是可怜的朝鲜孩子。”

金星同志轻轻地咬着牙，在河堤上沉重地踱着步。他感到他的心里好象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捶打着他的胸膛，悲切地向他呼救。他无法忍受心情的郁闷，抬起头来，看见蓝蓝的天边轻轻地飘浮着一朵松软的白云。但是，白云很快就变了样，现出一个妇女的幻影，她头上落满了白灰，俯着身子吹了一会火，抬起头来

泪汪汪地望着他。一会儿，白云又变成了一个男人在给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洗脸。接着又变成了一个男孩子，削着弹弓，说要去打日本鬼子。

金星同志并不想把视线移开。灾难到处皆是。这些灾难并不是背过脸去就能躲得过的。

在一棵孤立的白杨树下，有一个水洼。这水洼好象生满了水锈，显得那么红。为什么连水洼都这样红？再往四下一看，觉得柳树河堤也沉陷在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强忍着无限的悲痛。方才还悦耳地潺潺响着的河水，此刻似乎也象那个水洼一样呈现出血一般的红色。

万物都被鲜血染红了。祖国淹没在血海里挣扎。天上地下，充满着同胞的仇恨。云彩，水洼，也都染上了鲜血。

这一切，是人民要求打倒敌人，拯救祖国的撼人肺腑的悲切的号召，也是号召人们在地球上永远消灭帝国主义的严正的历史控告。

金星同志象抱着一团火一样，又一次痛切地感到了时代的这一严肃的要求。

他继续走着。踏着积了水的泥泞路走着。脚湿了，他也不管，仍然继续走着。

他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象火花一样炯炯发光。

田广植接到传令兵的通知，快步跑过来。

金星同志拉着田广植的手，一起坐在土堆上。

“田同志，我们的人民正在流血，正在呻吟。祖国变成了一片血海。”

他的言语倾吐着他激昂的感情。田广植感到心里火辣辣地难

受，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重地垂下了头。

“我们的人民正在流着血倒下去。但是，你瞧着吧，田同志，在这块土地上将要发生什么，历史将会看到什么呢？我们的人民一定会站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侵略者，赢得自由和解放。”

他更有力地握着田广植的手，继续说：

“任何人也不能征服我们。当被压迫的人民一旦在被鲜血染红的祖国土地上站起来的时候，那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金星同志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田广植一直静静地听着他激动的讲话，此时也攥紧拳头望着天空。

金星同志心情激动，要想倾吐这心中的激情，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是现在这样的沉默，反而形成了更雄伟更深远的洪流。

田广植跟着他虽已好久，但是象今天这样毅然决然地、坚定有力地说话还是第一次看到。

稍后，金星同志简短地问了田广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然后说：

“田同志，我看，宁可两江晚去几天，也要把我们的路线改变一下了。”

“是……”

田广植不知道金星同志有什么考虑，含糊地应了一声。

“先把他们带到附近的虾鱼沟去吧。如果去铁军同志告诉他们的地方，还要走两天才能到，那些孩子能走两天的路吗？要尽快地让孩子们睡在热炕上，要给他们穿上衣服和鞋子，不然，我是不忍心走开的……”

“是，明白了，司令官同志！”

田广植回答着，心里深深地感受着司令官同志没有明说的充

满热爱的急切的心情。

金星同志迈开大步走到在草地上玩耍的孩子们的身边，把其中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抱起来，向他们说：

“孩子们，跟叔叔走吧，快去吃饭，换好衣服穿，嗯。”

孩子们高兴得欢蹦乱跳，一窝蜂围着金星同志走了。

田广植感到眼眶发热，呆呆地望着他们站了一会儿，才急忙地跟上去。

*　　*　　*

安东学辞别了大沟庄的人们，背着行李走上了前往敦化的朝西北伸展的盘山路。

他拉着女儿的手，无力地一步一步走着，打算到敦化去先找到堂兄谋个糊口之计。

一九二五年，他曾经参加建立了朝鲜共产党。以后虽然经过了一些波折，但是直到一九二八年“党”不复存在时为止，他一直自豪地认为自己是怀着毫不动摇的信念走过了一条革命的道路的。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底，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夜里，他意外地听到了关于共产国际十二月提纲的消息。从此，他的生涯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信念的栋梁开始动摇，简直无法把稳。但是，他作梦也没有想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会这样一败涂地，因此他拿出了最大的耐性，几年来始终没有离开汉城。然而，时间越久，现实也越无情，终于把他这个有着莫大的错误和烦闷的人远远地抛出了轨道。

尽管这样，他这个本来就很倔强的人，还是以自己都觉得惊

讶的勇气，毅然踏上了前往间岛的路。他听说间岛一带正在活跃地开展“重建党的运动”，以为到了间岛一定会找到一条出路，就勉强凑了点盘费，在冬末二月踏上了旅途。

他不仅政治生活受到这样的挫折，而且家庭生活也接连发生了不幸。意外的灾难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长期闹胃病的妻子，又得了肝炎，只过了六个月就辞别了人间。住在乡下的父亲，直到五年前还时常寄一笔虽不可观但还不算太微薄的钱来贴补他，但后来因为欠了债还不上，被告到法院吃了官司，官司打完，就一贫如洗了。

安东学虽然只有三十六岁，头发却已经半白。为了躲避警察，他索性披上一件破旧的大夹袄，穿上一双胶鞋，把自己扮成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头子。他抽烟总是用金达莱烟斗。他有时也问自己，何苦要装得这样寒酸？但他没有心思辩白，也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反对这样做。

到了间岛，他的失望更增大了几倍。

所谓“重建党的运动”，和他听到的传闻不同，都是令人作呕的无稽之谈，无法形容的丑恶把戏。

从清津到南阳，再到海兰江畔这一路上所目睹的事实使他明白地意识到，他不该怨天尤人，而应该怨自己，怨自己犯了多么大的时代错误！

他感到一切都虚无渺茫。

他在住大沟庄小旅店的几天中，一直枕着胳膊仰脸躺在冰凉的炕上，呆呆地凝视着零乱地挂满了蜘蛛网的顶棚，详细地回顾了虚度的年华，而他是有过自己的抱负和自己的幻想的。

他甚至怀恋起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学时代，怀恋

起后来迁到汉城昼夜奔走，吵吵嚷嚷，为建党工作忙碌的日子。

他终于无可奈何地从坏处做了打算，决定到敦化去找他的堂兄。

一切的一切都化成了泡影，象梦幻一样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感到自己的目的就象飘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的浮云一样不可捉摸，现实残酷无情地把他打翻在地上。

“孩子，快走吧，日头都快要落了。”

他用怜悯的眼光望着坐在草地上的女儿催促说。

“我腿疼，走不动！”

“忍着点吧，总比死了强呢，快起来，过了山好找个住处去。”

他让女儿在前面走，自己把背上的行李往上颠了颠，凄凉地望着已罩上了晚霞的北山腰，挪动了脚步。

* * *

从两江再爬十五里山路，有一个叫做小方台的地方。

灌木丛生的坡下面，有一栋小小的圆木房。说不清它是什么时候谁搭起来的。估计很可能是早先人们为了开荒种土豆或者打猎搭起来的，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了。然而就是这个破旧的圆木房，今天却要接待许多贵客。

身材魁梧，行动迟缓的朴兴德，不仅是这里的主人，而且是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他浑身上下是朴素的农民装束，手里端着一支枪，正藏在岩石丛里放哨。

房后是交织如云的软枣藤，房前是形状象马背的小土岗，上

面横躺着刚刚吐出嫩芽的土豆地。左边，石峯高耸，格外显眼。登上峯顶，群山就一目网入眼帘。

昨天和今天，这里已经来了十几个同志。虽然没有人告诉朴兴德，但他已经猜到这些同志无疑地都是各地区的政治工作员。

韩兴洙是主管会议事务的负责人，他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起就已经是金星同志的亲密战友，精明果断，敏捷爽利。他几天前就已来到这里，同朴兴德一道用泥浆把墙刷了一遍，也把和即将来到的同志们要对的暗号告诉了朴兴德，还详细地教给他怎样放哨。

整个冬天，朴兴德单独一个人执行了这个秘密联络站的工作。他参加革命已有三年。他在金星同志亲自派到敦化工作的一个共青盟员的影响下，开始参加地下工作，最初只作一些通信联络的事，不久就能够独立工作了。

自从金星同志在去年十一月明月沟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方针之后，朴兴德开始担负起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都要拿起枪来！”扼要地说，这就是当时的方针。这一方针无限地鼓舞着朴兴德，使他在每项工作中都发挥出了百倍的热情。但他过去没有念过多少书，知道的太少，干工作总是感到力不从心，这是他唯一最苦恼的事。

他性情爽朗，爱说爱笑，这几天恨不得把憋了一冬的话都倒出来。

他跟韩兴洙谈了一天一夜，觉得心情舒畅，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听韩兴洙说，司令官同志是预定昨天就要到的，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到现在还没有来，这使他心里很不安。

春天的阳光暖和和地照射着岩石。朴兴德背靠岩石注视着山下的小路，焦急地等待着。

圆木房里现在挤满了赫赫有名的同志。他们多半虽然年龄不过二十出头，但名字却已经当当响了。他们几乎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或者从吉林、卡伦、五家子时期起就跟着金星同志进行斗争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朴兴德早在敦化的时候就听说过有一个叫陈一万的同志，能够成本大套地背诵马克思和列宁的论点，是个了不起的理论家。那时候朴兴德想象着他一定是个跟马克思一样的大胡子老头儿，但这次一看，也不过是个至多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此外还有从前到联络站来过一两次的宋德亨和权万成，也都是有名的理论家。这些人里也有崔基甲、李铁军等经验丰富、老练能干的地下工作者。

如果再把韩兴洙和即将陪同司令官同志前来的田广植也算上，这些人可以说是一个力大无比的集体了。说起来，也确实是这样。司令官同志在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时候就是以他们为骨干的。将来在实现司令官同志的伟大理想的斗争中，他们每个人都将担负起一项重任，独当一面。他们，一个个都是从寒风呼啸的桦甸一带到喊声震天的吉林市街，再从吉林到充满艰难险阻，风雪狂号的南北满旷野，始终赤胆忠心，紧跟着金星同志奋斗过来直到今天的。

这些人当中与众不同的是李革和朴基南。他俩都年近三十，都长期蹲过监牢，而且都是在“间岛共产党事件”的时候就已经为报刊新闻所大书特书过的著名人物。

朴基南在西大门监狱蹲了三年，去年冬天才期满出狱。他有理论，又有口才。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好象一度挫了锐气，但还

是很热情。

出狱以后，他很巧妙地甩掉了钉梢的警察，然后整整三个月以来，一面治病，一面秘密地找组织。分布在间岛的组织，经过几次“事件”，都已支离破碎无影无踪，不少人也跟着变了。有些人完全销声匿迹不再露面，有些人放弃了斗争，还有些人变节投降了敌人。

他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为了消肿，一天要喝好几碗水煎的水芹菜汤，还不住地痛骂那些堕落分子和变节分子。他无比愤恨地骂他们是“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者”、“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冒牌货”，是“犹大”。

就在这种时候，突然有一线曙光照亮了他的心。

他经过老朋友的介绍，见到了金星同志亲自派遣的汪清地区工作员李铁军。

李铁军待他很亲切，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从这以后，他所见到的人都是明朗清新，充满斗志的同志。都是从什么“汉城派”呀，“上海派”呀，“伊尔库茨克派”呀等等名堂的宗派污秽中摆脱出来的崭新的新一代。

朴基南被新事物所吸引，病还没痊愈，就重新投入了斗争的行列。

朴兴德怀里抱着枪，转过脸望了一下看得很清楚的圆木房。那里聚集了那么多的同志，他们久别重逢，该有多少话要说，讲的又该多么令人振奋哪。朴兴德明知他在这儿怎么也听不到他们说话，但还是不时地转过头去，渴望着能听到一字半句。

*　　*　　*

的确，圆木房里的空气比朴兴德想象的还要紧张好几倍。

墙根下，廊台上，敞着房门的炕上，到处都在争论。只有垂着头闷坐在院角木砧上的李铁军一个人是局外人。他身上还披着那件遭“讨伐”时被烟火熏黑的蓝布工人服，整个人都被火燎得黑乎乎的，给人的印象就象一棵烧剩下的木桩。他偶一抬头，眼里闪出怕人的光，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靠近。但是，蹲在墙根下的崔基甲和韩兴洙，连连捶打着廊台的陈一万、权万成和宋德亨等理论家，以及围在炕上争吵不休的人，大家争论的焦点其实都是大沟庄遭“讨伐”的问题，因此他们谈的话多半都是和李铁军直接有关的。

这一次的争论，也跟往常一样，是每个人把分头工作时碰到的难题和认识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时引起的，其中尤以因为做地方政治工作而离开司令部时间较长的陈一万和宋德亨两同志要求解答的问题最多。

在讨论革命力量应当怎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讨伐”的时候，亲身经历过大沟庄“讨伐”的李铁军一来到，争论就变得更加激烈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大沟庄等地豆满江流域的“讨伐”，残忍凶狠无法形容，规模之巨大也史无前例。从敌人的动向看来，毫无疑问，敌人的“讨伐”将规模更大，更加凶残。他们就是面对着如此急剧变化的形势开始了认真的讨论。

他们知道司令官同志一到就能得到清楚明白的解答，但他们

也愿意趁他还没有到先来个集思广益，试着自行找出答案。

司令官同志在宣布成立抗日游击队的四月二十五日讲话中，对于贯彻明月沟会议方针的第一阶段工作作了总结，提出了新的具体的任务。至于壮大和加强游击队，建立并巩固根据地，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这些已经提出来的问题，根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而急剧变化的形势，都需要重新制定解决的办法。

从目前敌人的动向看来，情况是很清楚的。敌人只要一发现游击队的位置，就会马上调动游击队所无法与之相比的庞大武力来一举消灭游击队；只要一查到哪几个村庄是游击队活动的据点，就会把它们全部烧光，连一根椽子都不留。

有的同志主张，正因为预见了这些情况，才建立了游击队，所以应当马上把已经准备的武装力量全部集结起来，同敌人进行全面对抗。

但是另一些同志反驳了这种主张，说那是极为冒险的作法。

那末，当前应该做些什么，又应该怎么做呢？在目前情况下，到底有什么办法，既能够粉碎敌人的“讨伐”，保护人民群众，又能够壮大和加强抗日游击队，打开一条争取革命最后胜利的道路呢？

“人类的最初的革命斗争，是当人们认识到忍受压迫是多么无意义的时候才发生的。”

长脸，戴着近视眼镜的陈一万挥着拳头说。

“同志们，请想一想吧。朝鲜的一位母亲抱着小儿子的尸体被推入了大火，她大声疾呼，要我们给她报仇。如果说这是可以忍受的，还有什么不可忍受的呢？如果要老这样忍受，这样慎

重，我们拿起枪杆子又是为什么呢？不！恩格斯指出费边派的特点时用了‘慎重’一词，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分析形势应该慎重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革命地对待形势。李铁军同志，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也该说一说嘛！”

李铁军忧郁地望着陈一万在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喊叫。仿佛有一种忿怒马上就要从他的嘴里迸发出来，但是又象爆发前的火山一样，寂然无声，神情沉重。他的厚嘴唇始终没张开。

“等等，让我说几句吧。”

朴基南一直坐在炕上紧挨着朴兴德捡来的电瓷壶烟缸抽烟，这时候忽然把上半身伸向廊台上，慢声慢气地说：

“先请大家原谅，我本来理论水平就低，又加上蹲了几年监狱，脑子都空了。如果说得不对，或者出了轨，请大家多谅解。方才听了陈一万同志的意见，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好象权万成同志是主张慎重的。可是我并没有听到权万成同志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因此我想，我们是很容易求得统一的看法的。列宁曾经指出，革命是永远不会作为完整的现成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的。可见，我们要想等到把这对抗的前景完全看清楚了再开始行动，那不过是一种理论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是吗？再说，对抗的前景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把上面几位同志的观点归纳起来看，就是意味着把武装力量进行对比。如果是这样，我就不知道用跟师团或军团做数学对比的方法去进行推理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看，关键在于我们的正义性和正义立场，并不在于和侵略军队在数量上的比例如何。”

“我仍然反对把我们刚刚诞生的游击队全部动员起来同敌人进行正面对抗。”

权万成抬起圆脸这样顶了一句。刚刚替他辩护的朴基南反而目瞪口呆了。

这时候，身材高大，穿一身工人服的宋德亨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了。

他高颧骨，低前额，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权万成同志反对的并不是正面对抗，他反对的是我和陈一万同志主张的要对敌人的‘讨伐’进行积极的反攻。换句话说，他反对我们把今天的历史阶段看成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完全新的，和从前完全不同的新时期。那末，我们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权万成同志的理论根据又是什么呢？金星同志早在卡伦会议上提出了完全独创的新的朝鲜革命路线，并根据这一路线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另一方面，朝鲜革命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变得更加残暴，扔掉了所谓‘文化统治’这块骗人的招牌，疯狂地进行着法西斯镇压。对大沟庄等地豆满江流域的‘讨伐’，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敌人的政策的产物。因此敌人的镇压今后势必更加扩大，更加野蛮。正因为这样，对这个丧尽天良的野兽，我们必须用武装的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今天的主要特点，也是我们今天制定方针的有力根据。然而权万成同志的根据是什么呢？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扼杀朝鲜人民的所谓‘讨伐’，尽管程度上有差别，本质上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准备好，还没有达到足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程度；如果遇到敌人的反攻……”

“我的根据我自己说。”

权万成抬起头来，打断了宋德亨的话，但又不肯轻易开口。因为权万成不吱声，李铁军也朝他望了一眼，两个人的视线相

遇，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中清楚地看出了难过的心情。看到李铁军慢慢地把头转过去，权万成终于用他固有的沉着的语调开了口：

“游击队是为了跟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而诞生的。我们一定会用我们的枪杆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司令官同志规定游击战是这一武装斗争的形式，并建立了游击队，而不是建立了正规军。这是为什么呢？我所以主张看问题要慎重，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今天大沟庄遭‘讨伐’的消息使我们大家都非常激动。但革命的前程是不能凭一时的激动去决定的。”

“那末到底应该根据什么去决定革命的前程呢？”

陈一万又是满脸通红地高声说。

“权万成同志，我们大家都因为热爱祖国和人民，憎恨阶级敌人，才参加了革命。如果人民的不幸和悲惨遭遇都不能使我们激动，那末我们的革命热情到底从何而来？乔治桑说：‘是战斗，还是死亡？是浴血斗争，还是灭亡？问题就是这样无情地摆出来了。’”

“不管你怎么说，你的看法我是不能同意的。”

权万成这样吐了一句就坐下了。接着是一场没有料到的沉默。激烈的争论就象绷紧的弓弦嘎叭一声断了一样，突然沉寂下来，只有蚱蝉在后院草丛里唧唧地叫。

屋里冒出了人们喷出的一缕缕的青烟。

韩兴洙站起来在院子里慢慢地来回走着。在这个来得不合时宜的寂静中，他的沉重的脚步声似乎敲打着每一个人的心，再一次强调着事态的严重。他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起就跟着司令官同志工作，成了大家公认的最有组织锻炼和最有理论素养

的干部。如果是一般问题，他早就发表意见了，而且会有条有理地理出问题的本质，作出正确的结论来。但是现在，他一言不发，默默地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发出沉重的脚步声。

这时候，一直和韩兴洙对面坐着的崔基甲腾地站起来。他虽然没和韩兴洙交谈，但是方才听别人发表意见的时候他看到韩兴洙脸上的表情，就八分猜到了他在想什么，心里早就有些不满。加上在这连一声咳嗽都听不到的沉寂中他那咚咚震响的脚步声，急性子崔基甲的心里产生了不知所以然的焦躁。

“我不会象陈同志那样引经据典提出什么理论，但我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出来。看……”

他涨红了脸，激动地喊着。大家的视线都转向了他。崔基甲摸着腰，咔啦一声打开了枪匣，抽出了黑亮黑亮的匣子枪。

“这是什么？同志们！”他气喘吁吁地说。

“说呀，这是什么？”

擦得锃亮的乌黑的枪筒子，给阳光照得闪光耀眼。

崔基甲托着手枪，伸到人们的面前：

“嗯，回答呀，这不是枪吗？这枪是干吗用的，嗬？你们说呀！日本鬼子枪杀我们的同胞，砍死、烧死我们的亲人，我就不兴开枪？你就不兴开枪？这算是哪一家的理论？”

李铁军霍地站起来，一双攥得紧紧的拳头哆哆嗦嗦地直打颤。他那温厚的大眼睛，布满了细细的血丝，含着眼泪，射出愤怒的光芒。

“崔同志！”

李铁军好象被人扭歪了脖子，痛苦地喊了一声。

“你想想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我们是怎样培育起来的……”

“什么？你这个没骨气的……”崔基甲紧握着手枪，猛地转过身来。

“崔基甲同志！”

韩兴洙严厉地喊了一声。突兀地立在院子当中的韩兴洙，双眼闪着光，他这个一向沉着慎重，宽宽的前额闪着理智的光辉的人，表现如此激动，还是非常少有的。

“让我说说吧。这个问题，跟我们人民展开浴血斗争建立起来的游击队的将来命运有直接关系。方才陈一万同志对主张要慎重的意见，引经据典地进行了讽刺和反驳，我看这一套坏习气应当丢掉，不要把经典用到这种目的上去。同时，不管经典上是怎么说的，我们还是应当慎重，因为这和我们革命的命运有关。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我们绝不可离开司令官同志教导我们的思想立场。不要忘记，朝鲜革命是我们这些朝鲜的共产主义者负责的，因此我们绝对不可因为一时的激动，因为谁说了些什么，就离开自己的立场，陷到虚幻的感情里去。”

停了一会儿，他沉重地说：

“因为铁军同志跟我有约在先，所以我一直没说，现在我不能不说了。大沟庄遭‘讨伐’的时候，抱着小儿子的尸体被推入大火的，不是别人，正是李铁军同志的母亲！”

韩兴洙的话简直就是一颗炸弹，空气登时变了。

李铁军不满地向韩兴洙瞥了一眼，重新坐到木砧上，垂下了头。他的神态，就是一个呼唤人们去打复仇战的激昂的号召。然而他本身却抱着淤血的胸口，顽强地保持着沉默。

陈一万踉跄地走近李铁军，不声不响地拉过他的两手用力地握着，又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望着转过身去面墙而立的韩兴洙。

“连长同志，我发言轻率，一定改正。但我仍然认为，除了总反击以外，是无路可走的。”

持续了一整天的争论就这样毫无结果地中断了。

一个个点上烟，到土豆地边上散步去了。

这是一九三二年。

刚刚起锚驶离港口就被卷进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的年轻的抗日游击队，究竟往哪里走才是它前进的道路？

韩兴洙眼望着默默地在那里散步的同志们，心情非常沉重。

二

李革背靠树桩坐在一边，望着圆木房院子里的情景。

厨房门口，李铁军在光着膀子劈劈柴。斧头一闪一落，大块的劈柴就咔嚓一声劈成两半。

好客的圆木房"主人"朴兴德，在厨房进进出出紧张地忙着什么。

穿着军装的崔基甲，正挑着一担水顺着通往对面山沟的林中小路走上来。水桶在他那魁梧的身上显得那么小，象一对玩具一样吊在两边晃荡。

李革个子高，脖子长，手上的骨节很粗。无论从哪点看，他都象一个农民。乍一看，似乎有点土气，但他那闪着智慧的眼睛，微微突起的嘴唇，稍短了一点的下巴，都显出他的淳朴而顽强的性格。

李革去年秋天才从西大门监狱里被放出来。

他生长在离铁原有三十多里路的一个山村，早年出外工读，辗转在汉城和平壤两地，后来来到间岛，刚刚投身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就被捕了。

他出狱后，身体非常虚弱，但是没回故乡，径直到间岛来了。他好不容易甩掉了尾随他好几个月的密探，改名换姓，走遍

了吉林、哈尔滨和沈阳。本来，他要是想再跟从前有过关系的组织接上线，是无须这样到处走的，但他决心同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一定要去找几年前发动了反对敷设吉会铁路斗争的人。关于一九二八年发生的反对敷设吉会铁路斗争和抵制日货斗争的情况，他是在监狱里听到的。

到了第四个月，他才在蛟河找到了一个共青盟员，通过他跟权万成接上了关系，终于迎来了今天这个日子。

在李革看来，一切都新鲜而亲切。甚至院子里的情景，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平凡的生活片断，也都使他感怀万千。

好，什么都好。所有的同志都那么新颖，那么活泼，那么可靠，那么可亲。对当前的形势，他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想加入争论的哪一方。吸引着他整个心神的不是争论的内容，而是这一集体的健康的、热情的、革命的气氛和美丽的精神世界。

在今天把这个圆木房的空气闹得发涨的争论中，谁也没有以“我”字当头，而是个个怀着一颗火一样的忠诚的红心，要按照金星同志的革命路线去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命运。

李革还没有见到金星同志，但在这一天的体验中他好象整个身心都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金星同志的培养出这一集体和这些真正的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崇高的品质。他越有这样的感受，渴望见到金星同志的心情也越加急切得难以抑制。

“您在这儿哪。”

不知是谁的声音，打破了李革的冥想。李革一看，是韩兴洙微笑着站在面前。他立即站起来。

“您刚走了远路，今天又坐了一整天，一定很累了，请到屋

里好好休息休息吧。”

“不累。在这儿的时间越长，劲头越大了。”

两个人并肩坐在树桩上。

“您身体怎么样？看起来脸色还不太好……”

韩兴洙关切地望着李革问。

“哪里，这些天跟同志们在一起，已经‘返老还童’，变成了少年，精神饱满，体力旺盛，哈哈……”

韩兴洙也跟着笑了，接着说：

“金星同志很惦记李革同志的健康。他让通信员带话来恳切地嘱咐我们说，如果您身体还不好，就暂时不要给您任务，这次会议也可以不参加。他还说，一定设法尽快地跟您见面。”

“我也听到了。象我这样的人，他还这样深切关怀，真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两个人正在谈着，圆木房“主人”朴兴德大步走过来。他那象庄稼人一样黝黑发亮的脸和大嘴，什么时候都让人感到亲切。

两个人停止了谈话，都抬眼望着他。

“你们正谈着哪，原谅我打搅你们啦。连长同志，我有件事儿想问你一下……”

朴兴德朝李革瞥了一眼，有点犹豫。

“说吧。”

“哦，不是别的，听说司令官同志喜欢吃冷面，是真的吗？”

这意想不到的一问，把韩兴洙弄糊涂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哦，不干什么，我是听一个路过这儿的同志这么说的，我想今天晚上他来了就请他吃一顿冷面……”

“冷面？……那么说，你这儿有淀粉喽！”

“没有淀粉，有一点儿荞麦面……”

“荞麦面？好极了，是哪儿弄来的？”

“哦……就是那么弄了一点儿。”朴兴德含糊其辞地支吾着。

“好极了。他非常喜欢吃冷面。 我正愁着没什么东西招待他呢，这下可好了。”

韩兴洙这个严肃持重的人，竟也高兴得象个小孩子一样。

“是吗？好，那我得赶紧去做了。”朴兴德急匆匆地奔回圆木房。

他一直相信司令官同志总有一天要到这个圆木房来，就在去年种了一点荞麦，打了几斗，象金子一样珍贵地保存起来。

“是个好同志。”

“真的，都是好同志。”

两个人瞧着朴兴德抱了一抱劈柴走进厨房，感动地说。

“那是谁呀，不是传令兵吗？”

在峡谷的小道上，有一个背着大枪的队员朝这边跑来。韩兴洙急忙站起来快步走下坡去。

“连长同志，司令官同志到了。”

年纪很轻的传令兵， 跑到韩兴洙的面前， 口齿清楚地报告说。霎时，院里的人一下子都围上来了。

金星同志在小路上出现了。韩兴洙还认出了跟在金星同志身后的田广植。大家一窝蜂似地都拥了过去。只有李革和朴基南跟在后面稍迟了几步。

“大家都来啦。”

金星同志满面笑容，伸着两臂快步走过来，象要把大家一下

子都抱在怀里。

陈一万，权万成，宋德亨，崔基甲，韩兴洙……金星同志跟他们一一握手，简短地问候他们有多么辛苦，其他同志是否都好，家里的老人是否都健康。

他那瞧着每一个人的眼神，在简短的问候中，也洋溢着关怀每一个人，关心他们每一件事情的温暖亲切的感情。

他握住李铁军的手的时候，一时说不出话来。宽阔的前额，舒展的眉宇，隐隐地闪过了一道阴影。当金星同志的手落在李铁军肩上的时候，李铁军心里感到热乎乎的，眼圈发热了。

李铁军万分激动，差一点没把脸埋在金星同志的宽阔的怀里哭出来，但他极力克制住了。在动身离开家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绝不能把自己个人的悲痛说出来让金星同志难过。

金星同志沉吟了一会儿，说：

“要坚强啊……”

李铁军眼里终于涌出了泪水，把头扭过去了。他感到非常不安，是不是金星同志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呢，不，这不可能。他以为金星同志是泛指大沟庄遭“讨伐”的事情说的，所以就没有再说什么。

接着，韩兴洙向金星同志介绍了站在几步外的李革和朴基南。

“两位同志都来了，好极了。”

金星同志快步走到他们面前，握了他们的手，亲切详细地问他们身体怎么样，在牢里受了多少苦，出狱以后在哪里治疗的，治得怎么样。两个人激动得哽咽着，只是喃喃地说着“是，是”，其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大家都陪着金星同志走向圆木房。

“联络站地址选得好，布置得也挺好。这里的负责人是那位叫朴兴德的同志吧？”他看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圆木房，并不专对某一人地问。

韩兴洙回答说：

“是的，是他。”

恰好在这时候，厨房的门吱嘎一声打开了，腾腾地冒出一片白蒙蒙的蒸气，跟着从里面走出一个大汉，腰系着围裙，手里端着一个大盆。他一抬头，就瞪着眼睛愣住了。

“就是那位同志。”韩兴洙说。

“是吗？朴同志，辛苦了。”

金星同志爽朗地先打着招呼，走近了朴兴德。

朴兴德可慌了。他这时候才知道是谁来了，赶忙放下盆，把挽上去的袖子拉下来，用围裙擦手上的水，可是金星同志已经把他的手握住了。

“早就想来一趟，总是没空，今天可总算来了。到过这儿的同志都说受到你很多照顾，不住口地称赞你啊，哈哈……”

“是，我……哦……其实……”

朴兴德这个有名的能说会道的人，这会儿却磕磕吧吧地不会说话了。

金星同志又问他在敦化的家属情况怎么样，这时候，朴兴德才多少有点平静下来，也想起了应该请司令官同志到屋里去。

“快请到屋里坐吧，就是有点不干净啊。”

“屋子很亮，很雅致。”

金星同志说着跨上了廊台。

院子的一头，燃着一堆篝火。

围着金星同志坐着十几个人。夜已经很深了。

“今天夜里本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敌人非常猖狂，情况不允许我们休息。说起来，我们确实遇到了不可轻视的敌人，也许一辈子都要过这样紧张的生活呢。你说是不是，李革同志？”

金星同志环顾着大家说，最后向李革问了一句。李革被他的平易近人、朴素温雅的品德所吸引，也毫不拘束地回答说：“是，是这样。”

“那末，先听听各地区的情况吧。”

金星同志这样说着，望了一下坐在右手的李铁军和陈一万。

李革看着大家的表情都紧张起来，感觉到金星同志这句平常的话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会议就要开始了。

在这个会议上，就要听到金星同志对革命的迫切而重大的问题作结论了。

从权万成开始，陈一万、宋德亨、李铁军等依次作了汇报。

金星同志有时候凝视着篝火，有时候轻轻地闭着眼睛，也有时候注视着汇报的人。如果汇报的人有疏忽或者遗漏的地方，他就提醒一句，要他谈得再详细一些。

李革听着汇报的人将各地错综复杂的情况概括得那么清清楚楚，那么惊人地简单明了，心里不禁深深感到敬佩。

越听他们的汇报，朝鲜革命的全貌就越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广阔的豆满江沿岸，到处都有红色据点，游击队小组、共青同盟、反帝同盟、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无数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化的村庄，就象嵌在天上的群星，遍地都是。然而大火象狂风一样呼啸着要把这些星星吞掉……无数的小星星正在被火海狂

卷着。这些星星，今天夜里都把焦急渴望的视线集中在这个安图丛林中的篝火上。

“都讲完了？听说大家对目前的形势进行了不少讨论……”

听到金星同志的洪亮的话音，李革才把眼前模糊的幻觉抹掉，注视着金星同志。

大家都沉默着。只有篝火在毕毕剥剥地燃烧，响声格外清脆。

“好吧。那末我来谈一谈吧。这一期间，大家都很辛苦了。在敌人的镇压空前残酷的情况下，大家都忘我地，而且机智勇敢地进行了斗争，在贯彻明月沟会议决定的方针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李革精神抖擞地听着。他预感到昨天和今天长时间的争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要迎刃而解了。

金星同志沉着地继续说：

“今天的会议上，本来只想讨论几个实际措施的。但是方才听了同志们的汇报，听了今天大家争论的经过，并考虑到我直接看到的豆满江中游地区的情况，我想有必要向大家谈一谈对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战略策略的分析和估价。”

他又环视了一下大家，好象是要看看有什么反应。他的双眼焕发着洞察一切的非凡的智慧，闪耀着深谋远虑的神色。

“正如同志们说的那样，形势是非常严重而紧张的。日本帝国主义屠杀朝鲜人的暴行，是极端残忍，史无前例的。我们的祖国名副其实地被淹没在血海里。那末，这种局面对我们只有不利的一面吗？我们就只能张皇失措吗？不，绝对不能这样。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疯狂，并不说明它强大，恰好证明它已

陷入困境，正在拼命挣扎。大家都很清楚，目前，地球上出现了两个将给人类造成极大不幸的黑点，一个是西方的德意志，另一个是直接与我们为敌的日本军国主义。他们越来越疯狂地急遽加速军国主义化，把侵略魔爪伸向广大的地区。这两个黑点，卷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漩涡，变成了可以随时把火星迸溅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的发火点。日本去年强占满洲，向全世界暴露了自己的本性。日本每日每时都在更深地向中国领土进行渗透。

“在这方面，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的我们朝鲜，赋予什么样的地位呢？

“那就是，他们希望朝鲜变成他们巩固的后方，变成他们侵略大陆的坚固的桥头堡。

“为此，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推入了血海。他们不择手段地残酷镇压着一切反日力量。

“大家议论过的对大沟庄的‘讨伐’，也就是这种镇压的一个片断。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进而对保卫亚洲和世界人民的安全作出贡献，我们拿起武器站起来，是完全应当的。

“然而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觉察到自己的跳板并不安全，所以，他们企图宁可暂时中断对大陆的进攻，也要首先把抗日武装力量消灭掉。

“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借所谓‘上海事件’制造事端，在朝鲜境内加紧进行兵力调动。罗南第十九步兵师团的一部已经渡过了豆满江，另一部在几百里长的江岸布防，搞得水泄不通。与此同时，强占满洲的关东军只在几个地方留下最小限度的兵力，不慌不忙地‘讨伐’张学良部队，而把相当多的兵力向豆满江一带移

动。打个比方说，就好象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挥舞长刀狼奔豕突的时候，后面忽然猛一下拉紧了套在它脖子上的绞索，于是它就停下来企图把绞索挣脱。”

金星同志就象一位著名的神医用手术刀毫不犹豫地嚓嚓几下就剜掉毒疮一样，深入痛快地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刀剖开，让人一眼就看清了事情的真相。大家都轻松地长出了一口气，目光炯炯地望着金星同志的严肃的面容。

“我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我想，同志们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对付形势的急剧变化，也就是如何抵御敌人的‘讨伐’，同时又加强革命力量。对吗，宋同志？”

金星同志问了宋德亨一句，眼里闪耀着强烈的光辉。

宋德亨马上站起来爽朗地回答说：“是，司令官同志！”

金星同志微笑着点了点头，继续说：

“那末，现在咱们就谈谈这个问题吧。”

他一提出这个问题，大家的神情立刻换了一副样子。陈一万、崔基甲等主张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讨伐’进行正面军事对抗的人，脸上不约而同地现出了得意的微笑。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提醒同志们重温一下大家都清楚的卡伦会议的路线和把它具体化了的明月沟会议的方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贯彻这条路线和方针的过程。正如同志们所概括的那样，卡伦会议已经提出了四大战略方针。其一，会议规定了我们当前的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其二，为了进行这一革命，必须依靠有组织的常备武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会议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要实现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要在

将来做好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的基础上创建新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卡伦会议以后，根据形势的变化，我们又在明月沟会议上把这些方针加以具体化，决定立即建立抗日游击队。于是在不久前即四月二十五日终于把抗日游击队建立起来了。在许多问题当中，今天在这里我想跟同志们特别强调的是将来应当如何加强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关于这个问题，明月沟会议已经提出了基本方针。是进行'正面的军事对抗'，还是选择另一种道路，归根到底，也要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刚刚迈出了第一步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它自己的史无前例的特点。一般地说，在别的国家，是首先建党，并根据党提出的革命战略，来决定是进行暴力斗争即全民暴动还是通过革命战争去夺取政权这样的方针问题。而我们就不同，国家变成了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完全霸占的殖民地，并且还没有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由于这种情况，武装斗争就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要怀抱整个革命战略推动革命前进的全面性的根本问题。说得浅显一些，就是我们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把党建立起来，也才能实现爱国反日统一战线，进而一个一个地实现我们提出的革命战略。这是我们所处的状况和我们的人民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非如此走不可的必然的道路。由此可见，大家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关系整个革命的问题，是对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行程发生影响的问题。我已经说过，抗日游击队的建立，是给我国革命带来根本变化的重大事件。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将日益明显，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它意味着朝鲜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这样，日本帝国主义才象方才说的那样，穷凶极恶地疯狂活动，企图永远扼杀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抗日游击队。在这种

形势下，是粉碎日帝的反革命战略，沿着自己的革命路线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前进呢，还是坐下来不干了？我们必须回答这个严峻的问题。那末，我们当前应该做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要进一步彻底贯彻明月沟会议提出的方针。我们的口号始终不变，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根据这一精神，必须不断扩大和加强游击队。一切要集中在这一个焦点上。与此同时，还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这对扩大和加强游击斗争来说，将是一个革命武装力量的堡垒和支撑点，将是一个革命的策源地；另外，还要同被日帝侵略的友邻国家的人民建立反帝联合战线，以便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孤立起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一定要把这一方针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那末，我们再看看同志们当中有人提出的正面军事对抗到底怎么样呢？这是对敌人的暴行极度愤慨，凭一时的冲动提出来的意见，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考虑到实际行动，这种意见就毫无价值，而且是鲁莽的了。

“主张正面对抗的同志，据说是拿卡伦会议的路线和明月沟会议的方针作根据的，但这并不能使错误的看法合理化。卡伦会议提出了武装斗争的路线，明月沟会议则决定要为此建立游击队，用游击战的形式进行革命战争。既然这样，现在就应当过渡到下一个步骤，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游击队进一步加强起来。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我们自己提出来并由我们自己去贯彻的坚定的自主的立场。这不是什么随着一时的形势变化或日帝的活动情况而变化的事情。

“如果我们放弃这一过程和这一路线，去干‘正面对抗’，事实上就等于放弃了卡伦路线和明月沟方针，归根到底，意味着跌到葬送革命的错误道路上去。今天谁在希望‘正面对抗’呢？是日

本帝国主义。

“我们不能上日本鬼子的当。今天，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野蛮‘讨伐’的目的，第一是要挫败朝鲜人民的反日气势，第二是要把刚迈出第一步的抗日游击队拉到他们的面前，在萌芽阶段就把它踩死。我们绝对不能中这种可笑的奸计。是不是这样呢，同志们？那末，光是慎重考虑，忍受流血吗？也不能这样。这首先同我们拿起枪来的目的不相符合，而且是自己跌到对我国人民的命运不负责任的反人民的道路上去的行为。

“我和田广植同志一起到这里来的路上遇到了遭‘讨伐’的汪清地区的人民。听他们说……他们……”

他那滔滔江水般的谈话忽然停住了。神情更加严肃，嘴唇紧闭，仿佛就要发出一种强烈的音响。

他正在眼前描绘着一个孩子的被火烧破了的衣袖，一个头上落满了白灰的妇女凄惨地望着他的泪汪汪的眼睛，“救命”的呼号震动山谷的燃烧着的村庄。

沉默了一会儿，他用闪电一样发光的眼睛扫了一下太空，慢慢地说：

“那末我们怎么办呢？回答是很明白的。就是要不断地壮大和加强抗日游击队。不管谁说什么，不管形势有什么变化，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立场。那末，我们应当如何去壮大我们的力量呢？要在同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斗争中壮大。壮大，斗争，再斗争，再壮大，就是要这样。怎样对付敌人的‘讨伐’？这个问题要用建立根据地，保卫根据地的方法去解决。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年如何进行活动。必须早日在各地建立连队和营队。要到处组织游击队，叫敌人以为这里也有游击队，那里也有游击

队。同时，要按照已经开始的准备工作的情况，在豆满江沿岸的广大地区建立根据地。要尽可能大面积地占据根据地。根据准备的程度，既可以建立解放区形式的根据地，有的地方也可以建立半解放区形式的根据地。这是同志们一直在准备的工作，因此继续推进就可以了。但是，只靠这些措施，还不能全部解决当前的所有问题。怎么办？我们准备派一支大部队在南北几千里长的地区进行远征活动。会后，远征部队就要开往鸭绿江地区。远征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要使敌人摸不着我们的意图、活动地区和活动方向，给敌人造成混乱，特别是要引诱目前集中在豆满江沿岸的敌人兵力，分散他们，从而拯救这个地区的人民和革命组织，使他们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和破坏，为他们创造有利的局面。

“其次，是要在远征的地区事先播下革命的种子，因为这些地区同即将成为我们的革命基地的豆满江流域接壤，将来要成为我们的广阔的活动舞台。

“再次，是要给分散在这一地区的独立军残余部队和反日部队以影响，加速同他们建立反日统一战线。

“这次远征，是要用今年的整个下半年，还是要用更多的时间，现在还说不定。但这是根据革命的要求必须拼着性命闯过去的胜利的道路。这支远征部队，要由我带着安图的主力部队来直接指挥。

“同志们，上面谈的，就是一个克服当前的困难，推动抗日武装斗争再往前迈一大步的方针的大概轮廓。

“怎么样，同志们？我们就是要这样干下去，使一九三二年这一年成为虽然最艰苦，但又最光荣的一年；成为在我们艰苦而漫

长的历程中最有意义的一年；成为使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或在更遥远的将来，回顾以往的历史的时候，能够骄傲地说，这一年是为了光荣的未来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的充满自豪的一年。撒到地里的一粒种子，刚刚破开皮钻出地面吐出了嫩芽。现在应该生出枝干，长出叶子，为自己画一道这严峻的一年的年轮了。这个年轮将在一棵大树的正中心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个第一道年轮，将不是一个圆圈，而只是一个小点。然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点，对于将要长成粗壮高大的苍劲乔木的这棵树将有多么宝贵的价值，不说，大家也是可以明白的……”

金星同志把话停下来望着大家。

大家都屏住呼吸仰望着他。

“怎么样？大家说说吧。”

他容光焕发地重新环视了一下大家，就从坐位上站起来。

李革的视线在随着金星同志的一举一动旋转，他沉浸在最崇高的感情里。旁边的宋德亨掏出手绢擦着眼睛，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心里亮堂了。大树的第一道年轮……真是对呀。”

不知是谁这样叫了一声。

金星同志倒背着手，在篝火旁缓缓地走着，对加强游击队的问题，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

人们仰视着他，撒满了珍珠的夜空衬托着他的身影，是那么崇高伟大。

陈一万摘下眼镜，眼睛一刻不离地随着金星同志，终于涌出了一汪泪水，手不由自主地抬到眼窝上。

他好象冲出了铁牢，陶醉在庄严而痛快的感情之中，感到一

种无比的骄傲和喜悦流遍了全身。他仿佛看见自己在豁然开朗的革命大路上昂首挺胸地前进着。

李革一声不响地静静坐着。十年来在迷宫中辗转，在黑暗中摸索的往事，顿时变成了痛苦的回忆，沉重地坠压着他的心。但也就在这一瞬间，他为找到了一位伟大的领袖而高兴，他沐浴在强烈耀眼的光辉里，一下子拂掉了过去的一切，挺身站起来了。

他那一向紧皱着的眉头开始颤动，接着舒展开了。他猛地抬起头望着天空。天空繁星闪烁，洒着银辉。

“祖国哟，你终于投入了英明伟大的领袖的怀抱！”

李革情不自禁地在心里欢呼。

* * *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

金星同志说，一些业务性的措施留待明天早晨再讨论。散会后人们闹闹嚷嚷地朝着指定为住处的圆木房拥去。会议虽已结束，他们的讨论却象才要开始，看样子今晚要讨论个通宵了。他们听了金星同志的方针，思想豁然开朗，好象堵塞了的河口一下子被打开，各种办法和措施纷纷涌上脑际。人们都变得热情洋溢，精力旺盛了。

金星同志站在篝火旁，望着大家走下斜坡。月亮洒下柔和的光亮。

“司令官同志，夜深了，请到住处去吧。山洼的猎人棚子里准备了睡铺。”韩兴洙在身边低声说。

“谢谢。可是，他们大家睡觉的地方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朴兴德同志都安排好了。”

“有盖的吗？”

“弄了几条毯子。”

“很好。不过还是请你去看一下。已经很晚了，也许炕都凉了。”

“是，我就去。”

韩兴洙刚要转身走，金星同志又把他叫住：

“韩同志，你听说铁军同志家里的事了吗？”

韩兴洙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李铁军曾经一再叮咛不要把他家里遭到的惨祸告诉司令官同志。但是，司令官同志显然是已经都知道了。

“是，大体上……”他含糊地说。

金星同志没有多问，叫他去让李铁军和李革来一下。

“陪他过一个晚上吧，尽管算不了什么安慰……”

他很沉重地说。

韩兴洙退了几步，就快步走下坡去。

月光皎皎，和风吹拂。青杨树圆圆的新叶和软枣藤大而厚的叶子，在柔美的月光下闪闪发亮。

当李铁军和李革跟着韩兴洙走上坡来的时候，金星同志正在灌木丛生的小路上独自走着，有时摘一片树叶看看，有时凝视着透过树枝照射下来的月光。

李铁军来到金星同志的身边，他凭感觉立刻就意识到金星同志的默默走着的神情在述说着什么。

金星同志一直没有说话，只是信步走着。走到山转角的地方，放慢了脚步，把手搭在李铁军的肩上：

“铁军同志，那块地上今年都种了些什么呀？”

“哪一块地？”

李铁军估计金星同志问的可能是他家的那块山坡地，但他猜不准，不得不反过来问一句。

“就是我去的时候搭着瓜棚的那块地。”

“哦，今年也种了玉米。”

“是吗？”

金星同志点了点头，仿佛要说什么，却没有说。

如果他想起那一块玉米地，那末他一定在回忆着前年夏天的事。

那也是在一个夜晚。盛夏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已经扬花的玉米地，送来了阵阵浓郁的草香。那时候，金星同志走访了延吉、和龙等地以后特意来到了大沟庄。当时，李铁军在紧挨玉米地的那块不大的瓜地里搭了个瓜棚，为的是便于跟来往的政工人员接头。金星同志来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更僻静的地方，也把他请到这儿来了。

金星同志整夜不眠地跟李铁军谈着，了解组织的情况，作了筹备武器的指示。

到了后半夜，忽然听见有人在剥玉米，李铁军就顺着响声走下去，金星同志也跟着来到了地头。替他们放哨的母亲拾来一些枯树枝，正在烧着一堆火。

“大娘，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金星同志一面往草地上坐，一面这样先打着招呼。

“没啥东西，都这么晚了……”

“这不是玉米吗？”

他象看见了什么珍贵的东西，高兴地问。

“粒儿长得还不太饱……”

母亲布满了皱纹的脸上，浮起了微笑。

烧得通红的火堆上，放着两个快要烧熟了的玉米。玉米粒时而毕毕剥剥地爆裂着，轻轻地扬起一朵朵的烟灰。烧得焦黄的玉米粒儿喷着香味。

母亲用一根小棍儿把烧熟的玉米扒拉出来。

“饿了吧，吃一个尝尝。”

“烧得真好啊，大娘。”

“火太大，烧煳了点儿。”

“地头上烧青玉米吃，真是太好了。”

母亲本来怕他不喜欢这种东西，正不放心呢，现在听他这么一说，脸上顿时现出了高兴的样子。

金星同志接过玉米，深情地望着母亲，母亲的头巾都被露水打湿了，上身穿的是一件粗麻布短袄。

三个人围坐在火堆旁边，吃着玉米，母子俩听着金星同志说话。

“真香啊，大娘。吃着青玉米，就想起了我的家乡。”

他这样起了个头，就谈起他的祖父和祖母，感怀万千地想象着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家乡。

当北斗七星的长把向马盘山山脊的那一面倾斜的时候，金星同志拉着母亲的手说：

“现在母亲们来到这几千里外的异国他乡受苦，但是将来我们一定把被夺去的祖国夺回来，请母亲们回到家乡去过好日子，把现在当作往事来回忆。请您多保重，要长寿啊。”

母亲听着，眼睛在月光下闪着泪花。这一切，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

“就象那天那样，将来我们再烧一次青玉米吃吧。”

李铁军沉浸在回忆里，默默不语地跟着，忽然听了金星同志这句话，就抬起了头。

“不过，还能不能象那天那么香呢？……”

金星同志的低低的话声，强烈地打动了李铁军的心。李铁军终于停下步来，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司令官同志站在李铁军的面前。

“铁军同志！”

他声音沙哑地叫了一声。李铁军刚要抬起头来，司令官同志把住了他的两肩，说：

“要忍得住，挺得起呀。”

李铁军立刻全身象一棵锯断的树干一样扑倒在他的怀里。

“司令官同志！”

李铁军抽咽着，他的叫声划破了丛林里的寂静。

“是啊，就是解放了，我们也不能把你的母亲请回家乡去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要坚强，拿出勇气来……”

他紧紧地抱着李铁军剧烈耸动的肩膀，凝望着星光闪烁的夜空，一动不动地站着。

过了一会儿，他拉着李铁军并排坐在石头上。

夜，一个无法入眠的夜。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司令官同志抬起被露水打湿了的胳膊，拉着李铁军的手站起来。

韩兴洙和李革，望着他的渐渐走远的身影，静静地跟在后面。

*　　*　　*

第二天早饭后，圆木房里会议又开始了。

金星同志打开一张地图，提出了在各地区组织游击队，建立解放区的具体措施。

离圆木房不远有个山口子，朴兴德抱着一支“三八大盖儿”，坐在岩石间放哨。这会儿，他正竖起双眉紧盯着山下。

一个身穿朝鲜式大袄和大裤子，头上缠着毛巾的青年，正在朝他这儿往上爬。身上还背着背囊，手里拄着一根棍子。

那青年穿过密密的水曲柳和枫树林，绕过大石崖，横穿过这边一条小路直走上来。

朴兴德想把他大声喝住，但一转念，又没有喊，只是盯着他。

那青年好象已经发现了这边的人，朝前走几步，停下来望一会儿，望一会儿又走几步。他的脸上不知为什么还带着微笑。

朴兴德再也忍不住了，一步跨出岩石丛，用不大的声音问了一声：“谁？”

“哎，是我。”

“我是谁？”

“过路的呀。”

“这哪儿有路啊？”

朴兴德突地伸出枪，厉声告诉他这儿不是过路人来的地方，让他马上回去。

“不，我是有事儿要跟您说说。”

“快回去，要不我就开枪了！”

“别，您听我说呀。您是游击队吧？”

“什么？游击队？”

朴兴德嘴里吃惊地叫了一声，脸上却笑开了花。他刚才坐在岩石丛里还在想怎样才能扔下这个地下工作去参加游击队。他不是不愿做地下工作，他是想，要干就不如干游击队，扛起枪去打仗。所以，他正等着找机会亲自向司令官同志请示一下呢。

“你看我是游击队吗？”

“那还用说，我在山下一眼就看出来了。”

“就说我是游击队，你又怎么着？”

“有个事儿想托托您呀。”

看来他不象是密探，是个憨厚淳朴的农村青年，看得出是个走远道的。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的时候，那个青年一直脚没停步地走上来，到了朴兴德的面前。他把背囊往大石头上一放，仿佛了了一桩心事似的，脸上现出了高兴的微笑。

“你想托我什么事儿？”

朴兴德跟他面对面地站着，攥紧了枪带。

“不是别的，我想当游击队。您给我指点指点，到哪儿去才能当上游击队。”

“什么？嗬，真是个愣伙计！”

朴兴德笑着捶了一下青年的肩膀。

“看你这个人，竟然到这种地方来要求当游击队，真是个厚脸皮。听着，连我都还不是游击队呢。”

“您别唬我了，您当我还不知道怎么的？”

“嗬，瞧你这个人，还想跟我抬扛。”

朴兴德无可奈何地让那青年在石头上坐下了。

“在这儿坐着，不准你乱动。”

朴兴德按了一下青年的肩头，然后把枪甩到背后，登上山岗。他加倍警惕地按预定的路线巡视了一圈，才转回原地来。

朴兴德没有办法，只好跟那个青年对面坐下来说话。

那青年二十刚出头的样子，浓眉大眼，颧骨隆起，一看就知道是个憨厚淳朴、正直善良的小伙子。

他叫崔七星，家住一百多里外的木贼沟。十天前，他离家出来找游击队，已经走了好些地方，今天准备到两江去，路过这里正好看到这位带枪的人，就走上来了。

朴兴德自己不是游击队员，觉得有点没面子，难堪，可是这个崔七星偏偏硬说他是游击队，于是他也含含糊糊地就当是那么回事儿了。

崔七星满以为可以放心了，解下头上的毛巾抹了抹脑门上的汗，用很羡慕的眼光望着全身灰色工人服，脚穿胶底劳动鞋的朴兴德。

朴兴德虽然看着这个小伙子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但他知道现在可不是闲聊的时候，就说：

“伙计，歇够了吧，快起来走你的路吧，我也该干我的事了。”

朴兴德站起来，警惕地朝山下了望着。

“求求您，您知道我为找游击队吃了多少苦啊？您要是知道，就不会这样赶我走了。不管怎么样，我非要当上游击队不可。我们村里早有三个人比我先走了。那天我到会宁买盐去了，不知道，没赶上。咳，真倒霉，要是那天我在家里，保准跟他们一块

去了，您瞧这背囊，还是一个月前就打好了的呢。”

“哎，你这个人真够呛！你以为游击队那么好当，谁都可以当吗？”

朴兴德一本正经地说。崔七星立刻现出了不安的神情。

朴兴德想这样唬他一下，好叫他自己走开。

“您看我在游击队里打不了仗啊？别看我这个样子，要是翻地，一天翻上两天的还不费劲呢！”

崔七星这样咕哝着，用粗糙得象铁耙一样的手轻轻地摸着被阳光晒得黝黑发亮的嘴巴子，象是恳求，又象是强辩。对他来说，这已经是拿出了了不起的勇气了。从生下地来一直到长这么大，别人说话他是只准相信不准怀疑，只准听从不准违抗的，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伙计，你以为游击队是什么翻地种地的呀？游击队是拿枪打日本鬼子，解放我们祖国的武装部队，是个干革命的集体，懂吗？”

“我也要干革命啊！”

“干革命？哈哈，这回可给你抓住理了。可是，革命这玩意儿，你不当游击队不也一样干吗？在共青同盟里可以干，在反帝同盟里也可以干。”

说到这儿，朴兴德感到自己的脸热刺忽拉的，因为他想到，如果他要求参加游击队，韩兴洙或司令官同志也会这样反问他的。

崔七星象吃了黄连似地皱着脸，把背囊带子往手上缠了又松，松了又缠。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鼓起勇气说：

“游击队大叔，您一定比我清楚，金星将军不是在明月沟讲

过吗？”

“讲过什么？”

“他说，朝鲜青年都要拿起枪来打日本鬼子。”

“那又怎么样？”

“我也是朝鲜青年，怎么能呆着不动啊！”

崔七星在木贼沟他们村里听到明月沟会议的消息已经好久了。虽说不知道详细内容，但他知道会议号召朝鲜青年参加游击队，知道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决战就要打响了。

不过他没法把自己知道的事情淅沥哗啦地一下子都倒出来说服对方，心里急得要死。

“伙计，你说的对，不过你别以为游击队什么人都要啊。”

崔七星认为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允诺，但心里还在嘀咕，怕这个不好惹的对手还会提出什么来把他难住。

“那我现在来考考你，看你有没有资格当游击队员。”

朴兴德鼻子里嗯了两声，想了想该考他什么，但是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倒弄得自己非常尴尬。他觉得这不是他在考崔七星，而是自己在受韩兴洙那样的细心人的考查。

“同志，你念过点儿书吗？”

“没念过啥。”

“嗯，还挺谦虚呢。用不着客气。同志，你讲讲《共产党宣言》吧，知道多少就讲多少。”

“什么？”

“你愣什么？你是说这你早就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告诉你，你把它看得那么简单可不行。”

崔七星听了，满脸通红。

朴兴德看了，也觉得浑身灼热。去年冬天，他跟通信员们借了这个小册子看了两遍，并没有完全读懂，让他自己说还说不上来呢。可是话既然已经说出口，就索性用它好好把崔七星打发走。

“快说说看哪！”

“……”

“哈哈，看你这个人，这些事情，是应该知道的啊。那样才能说我要干革命，要参加游击队，是不是？”

“说实在的，我没念过书啊。”

“没念过书？夜校都没上过？木贼沟那一带也该有反帝同盟这样的组织啊。”

“有是有，可是我没去。”

“怎么没去？”

“东家老爷不让我去，他说上夜校就要被共产党灌迷魂药，连夜校的院子都不让我进去。”

“哪个东家老爷？”

“就是我扛活的那家地主。”

“噢，那末说你是个扛活的？”

“嗯。”

“跟我还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哩。扛活的人是农村的普罗列塔利亚，因此，你应该比谁都懂得《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给普罗列塔利亚把路照得通亮的火把。好，这个就说到这儿。我再问问你，帝国主义是什么？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帝国主义？”

这是崔七星非常耳熟的词儿。但是要讲，却不知道该从哪儿

讲起，怎么讲才好了。可是也不能老说这也不知道，那也不懂得啊。能不能当游击队，就要看这一下子了，于是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开了口：

“帝国主义是闯进咱们国家来的日本鬼子。”

“所以就怎么样呢？”

“所以呀，所以它压迫我们工人和农民，打我们，逼我们给他们干活。他们简直就是强盗，拿刀动枪，任着性儿地把咱们国家的好东西都抢走了。他们为了这个，还打战争呢。我们哪，不管怎么的，只有把帝国主义打倒了，才能活下去。所以呀，我也要当游击队。”

崔七星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到这儿，偷偷地瞥了一下正眨巴着眼睛望着山下的朴兴德。一看他的神情不是那么满意，心里就凉了半截儿，不由地搭拉下脑袋，用穿着草鞋的脚尖蹭着石头背。

朴兴德可就更为难了。当初没跟他搭话倒还好说，可是已经东拉西扯地问了不少，现在撵他也不是，收他也不是，真是进退两难，没法脱身了。于是就告诉他说，他回答得还算不错，可是要当游击队员，还差得很远。朴兴德说到这儿，看见崔七星灰心丧气的可怜相，又不禁心疼起来。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也想过把这个小伙子带去跟韩兴洙说说，又觉得这也不妥当。

崔七星把大石头上的背囊拉过来，放到膝盖上解开带子。背囊里滚出来一把儿卷着的烟叶。他用烧焦了的木桩一样的粗大的手撕下一点报纸，递给朴兴德，让他卷支烟抽。

朴兴德接过来卷了一支。

崔七星不言不语，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着烟。挺大的鼻孔，象烟筒一样喷着烟。

朴兴德很想把他一把抱住，说一声“咱俩一块走”，可是又不能这样做。他的眼里不禁涌出了一汪泪水。

是啊，是长工们站起来的时候了，是摆脱长工命运的时候了……

抽完了烟，朴兴德把这事报告了韩兴洙。韩兴洙指示他要那个青年到两江去听信儿。

“伙计，成啦，成啦。这就算是答应你一半啦。”

朴兴德象对待自己的事儿一样高兴，拍搡着崔七星的肩膀，详细地告诉了他去两江的路。

恰好这时候，两江来了通信员。

圆木房里，会议也快结束了。

司令官同志根据既定的方针，对迅速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组织远征队的问题、补充各地政工人员的问题做了结论，然后宣布派李革到北部地区去，派朴基南去帮助李铁军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 * *

金星同志打开看了两江送来的信件。

信里说，从钟城方面北上的日军马车运输队正在通过这个地方，两天里已经通过三次了。

刚开完会的金星同志，在院子里慢步走着，陷入了深思。

对敌人的这次规模不大的活动，应该怎么看？是暂时性的活动呢，还是一种开辟新通路的活动？

最近以来，关东军为了恐吓人民群众，常常玩弄把部队拉出

来到处转大圈的把戏。这种把戏通常是从傍晚到天亮的时候在城镇周围进行的。有时候骑兵和步兵同时出动，有时候一股不大的兵力连同马车队和汽车队同时出动。他们穿过大街走出城外，绕大山一周，再从城里的大街上通过。顶多用一个营的兵力，就能造成大部队整夜通过的假象。敌人假装着不让群众看，实际上是故意让人们看。敌人就是这样耍小花招，在几个地方玩这种把戏，企图用少数兵力占领和控制广大的地区。

金星同志首先作了这样的估计，北上的运输队也许就是这种把戏的一个片断。但是他也想到了另一方面：敌人诡计多端，居心叵测，也许正躲在这出真相已经很清楚的骗人把戏的幕后，不露声色地大打其如意算盘。

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几个月就霸占了中国广大的东三省。它需要用只有几万人的兵力把那么大的地盘死死地控制住，因此不得不乞灵于史无前例的残忍而狡猾阴险的手段，把种种伎俩全都使用出来。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和蒙古以及亚洲大陆的侵略，是很早以前就开始策划，到四五年前由总理田中起草的臭名昭著的"奏折"最后确定的。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但兵力不足，力不从心，事前没有完全作好准备，就突然侵占了他们所谓的"亚洲的丰满乳房"中国东北。

敌人认为，军队的战斗力虽然也有赖于其他一些因素，但主要还是依靠补给能力，因此，他们大体上已经准备了三条通路。

一条通道是经过西海到旅顺，从旅顺到沈阳，它有象赛跑运动员的起跑线一样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它已经基本上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另一条是经玄海滩连接釜山和新义州的中心线，但是这

条线过于缓慢，不能保证速度，其价值并不比第一条线大多少。第三条线是经过清津、会宁通往吉林或牡丹江。这条线虽然发现较晚，但其价值几乎有前两条合起来那样大。

正因为这样，日本帝国主义才那样加紧推进了吉会线铁路的敷设工程，一九二八年反对敷设这条铁路的斗争才给了敌人致命的打击。

那末，既然有铁路，为什么还要从公路上运输呢？连重要城市都还没有完全控制的敌人，是不可能派军队驻到山沟里来的。这么说，日寇军队开到山沟里来，无疑是要来"讨伐"游击队了。

金星同志背着手在院子里缓步走了好一阵，终于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打第一仗。

要告诉人民群众抗日游击队已经开始活动了。尽管是小规模的武装活动，但它会给人民群众带来很大的信心，对敌人也将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金星同志把参加会议的人都召集到院子里，向大家提出了袭击敌军运输队的战斗计划。

他神情严肃，目光炯炯，显示出坚定的决心。

他一面来回走着，一面望着大家的脸。

"要打第一仗！"

他把举起的手有力地往下一劈，说。

"要坚决向敌人宣布抗日游击队已经开始活动。同时要替大沟庄的人民报仇。要叫敌人知道，从今年一九三二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块土地上每动一步都将遭到无情的报复。我们要毫不犹豫地迈出这第一步。

"来，大家都坐下。韩兴洙同志，请把地图拿来。"

韩兴洙把地图铺在地上，四角各压了一块小石头。

大家听了金星同志的部署，都分头执行任务去了。

权万成和宋德亨前往钟城方向进行侦察，韩兴洙和李铁军动身去敌人要通过的云雾沟。崔基甲和另外几个人前往两江，准备把集结在那里的队员带过来。

李革和朴基南也都要求参加战斗，金星同志说他们还没有恢复健康，这次就不要去了。

*　　*　　*

一片陈年的艾蒿，茎上挂着几片干枯卷曲的叶子。透过艾蒿看去，前面一根电线杆子好象比艾蒿还要矮得多。这一头是一条不大的小河沟，傍着小河沟躺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小河沟对面是一马平川，再远处横着陡峭的大山。

韩兴洙肚子贴地一动不动地趴着。

地潮湿冰凉，他的手心却满是汗。他不时地把手往衣服上擦擦，但不一会儿，握着的手枪柄又变得湿漉漉的了。

待会儿敌人一来，我们就要开枪。我们一开枪，敌人也就会还击。

韩兴洙在想象着一场大激战。

天上飞着轰炸机编队，地上爬着坦克。远射程大炮在轰鸣，硝烟滚滚，大地轰隆隆震颤。象烧红的铁条一样的东西在空中凌乱地交叉着，火光在空中忽明忽灭。是一场大混战。双方挥着刀枪冲杀，有人倒下了，被践踏着。四处都在爆炸。“万岁”声震耳欲聋，胜利的旗帜当空飘扬。

真是一场壮丽庄严的幻景。

李铁军卧在岩石缝里，脑门上滚落着大颗大颗的汗珠，两眼喷射着仇恨的怒火，扣在扳机上的手指紧张得快要麻木了。他的眼前一闪一闪地浮现出母亲和弟弟的身影。每当这种时候，他就咬咬嘴唇，更警惕地监视着敌人将要出现的路口。

李铁军又扭过头去朝司令官同志所在的坡上望了一下。司令官同志仍然坐在石头上向下了望着。

李铁军脚下几步以外有一个坑，朴兴德抱着大枪猫腰蹲在里头。他的眼睛好象在呼呼地喷射着绿火苗子。

金星同志问传令兵边仁哲冷不冷。传令兵起初回答说不冷，但是当司令官同志说他的脸上显出了冷的样子的时候，只好老实回答说冷是冷一点，但还挺得住。

司令官同志告诉他一会儿就得流一身大汗，还替他扣好了钮扣。

顶多再等五分钟或十分钟，敌人就要出现了。根据敌人的运动速度和时间、距离，选择了这个天将黑的时候。虽然事前都布置过，嘱咐过，但由于兴奋激动，也可能把行动的先后次序弄颠倒了，造成混乱。因此，金星同志又派传令兵边仁哲去核实了每个人的战斗任务。

一阵春风吹过，山脚下的草木沙沙地响，春天和煦的气息暖融融地轻拂着人们的脸。

李铁军前胸都湿了，就侧过身子卧着。他因为极度紧张，槽牙都咬酸了。上次“讨伐”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仿佛看见了火光，听见了妇女凄厉的惨叫。他咬着嘴唇，脸绷得紧紧的。

“等着瞧吧，狗崽子们！”

他伸手撅倒了几根艾蒿，眼前开阔多了。不知怎么回事，他竟预感到敌人马上就要来了。胸膛里好象有根木棒在急促地敲打，嗵嗵嗵地响个不停，额角上的青筋也在剧烈地跳动。为了镇定一下兴奋，他做了几次深呼吸，也没有一点儿效果。他咽了一口唾沫，连喉头都震响了，然后换个姿势，脚蹬着石头，做好了一蹬脚就可以冲出去的准备。

这样一来，他顿时感到平静镇定了。周围的一切都好象跟自己一样显得安定平稳，连一棵草都纹丝不动。

在一百五十米左右远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个萤火那么大的亮光，在一下又一下地画着圆圈。这是发现敌情的信号。过了两三分钟，传来了马蹄声，依稀可见的山脚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小黑点。

没过几分钟，二十一辆马车都进入了埋伏圈，山嘴子上立刻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这是司令官同志发出的信号。

一排大石头，一古脑儿朝着马车队的头部、尾部和当腰直滚下去。

崔基甲带来的两江的反帝同盟盟员，象轰雷一样大声怒吼着往下滚石头。

箱子砸碎了，碎木片到处乱飞。

每辆车上只有一个车夫和一两个押车兵。这些押车兵一直抱着枪，坐在车上搭拉着两条腿，晃晃悠悠地打盹。现在突然遭到这一打击，弄得晕头转向，嚎叫着四下逃命。有的吓昏了，竟然往山上爬，挨了一石头，才滚下去，有的跳到河里乱踢蹬。

过了一些时候，敌人才收拾起队伍，开始抵抗。有一个人嘎

地叫了一声，鬼子们立刻排成一字队形，趴在路旁的沟沿上，放起枪来。峭壁上火花飞溅，爆豆似的枪声把峡谷震得山响。

李铁军的伏击小组正处在敌人的背后，离敌人只有十米左右。再一声信号就该冲上去，但是总不见信号发出来。

李铁军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没有听见信号，就直腰站起来。左右一个人都看不见。他又一次产生错觉，以为自己落后了，就腾地往前冲下去。

就在这时候，信号枪响了。

突然从背后来的密集的枪声，使敌人顿时又陷入混乱。

李铁军打枪是很有把握的。

他瞄准最近的一个鬼子，一枪就打倒了，接着又冲上去，对准另一个鬼子的后脑勺开了一枪。他一纵身往一个大坑里跳下去，不料两脚被托起来，身子后仰，就在这一刹那，他一把抱住一个正好从面前晃过的鬼子，按倒在地上。

朴兴德在信号枪响过几秒钟以后才跳出去。他本来动作迟缓，加上蹲了好长时间，猛一下子跳起来，手脚发麻，不灵活，就落后了。

他打了两枪才撂倒一个鬼子。再后也来不及打枪，挥起枪托就投入了混战。

“来吧，狗崽子们，我把你们都送回老家去！”

在如此紧急的关头，他还是这样敞开嘴痛骂。他倒握着大枪，前冲后突，左劈右砍，发了疯似地打转儿。游击队员胳膊上都系了白毛巾，朴兴德是很容易分得清的。

“打！打！”

他象一只豹子一样怒吼着。

李铁军踹倒一个扑上来的鬼子，骑在他身上，抡起铁锤一样的大拳头照着他的脸狠狠捶了几下。头几下还有点反应，后来就不动弹了。李铁军站起来拽着鬼子的脚拖到河沿，扔到水里去了。

他刚要转过身去，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翻滚。定神一看是两个人正在扭打。

李铁军上去揪住鬼子的脖领子，一下子把他掀翻在地，朝他的后背狠劲踹了一脚，接着迅速从身旁搬起一块碾砣一样的大石头，举到头顶上，哼的一声砸下去。然后骂一声"狗崽子"，啐了一口唾沫，走开了。

他四下一望，不知怎么回事，那么寂静。要是这样结束了，他还不够解恨呢。

李铁军又往四周扫了一眼，突然跳进河里。一个装死的鬼子扑拉一声跳起来往河心里跑去。

"想跑？"

李铁军眼里冒着怒火，蹚着水追赶那个鬼子。他跟鬼子在河里扭打了半天，最后掐着鬼子的脖子提溜到岸上来。这个鬼子个头小，脖子短，全身湿漉漉的象个落汤鸡。但魂似乎还没有完全丢掉，溜湫着眼睛，张着大嘴，不住地点头哀求饶命。

"狗崽子，你跑，往哪儿跑，啊？我要叫你知道，不管你们来一百万还是一千万，来多少杀多少，一个也休想回去。"

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把鬼子猛一下子打翻在地，死劲抓住鬼子的两只脚脖子，哼一声倒提起来抡了一圈，就势象打连枷那样往石壁上一搕。

"狗崽子们，我叫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回去！"

李铁军两只大眼闪着怒火，搜索着还有没有活着的敌人，等

知道确实没有了，这才用手背甩掉了脑门上的汗水，伸了伸腰。今天痛痛快快地报了仇，心里轻松多了。他慢慢走过敌人尸体狼藉的斜坡，呸呸地吐着刮到嘴里的沙土。

韩兴洙跟李铁军一起用草绳把三个投降的鬼子绑起来。然后点起火把开始打扫战场。

金星同志把手枪装进匣子里，手叉腰站着。

月光朦胧的河岸，变成了乱七八糟的战场。

掉了轮子的马车，砸翻了的箱子，横躺竖卧的敌军尸体，一片杂乱。

金星同志绕过还踢蹬着大腿奄奄待毙的军马，沉着地迈动着脚步。

他走到一处，发现地上撒满了子弹，草丛里躺着被打掉了盖子的子弹箱。他晃了晃那个箱子，里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显然是子弹已经撒了很多。

旁边还歪斜地躺着一个长木箱，一面的木板已经离了缝。他揭开一看，里面尽是乌黑发亮的步枪。

韩兴洙跑过来了。

“这儿有枪。”

“啊?!”

韩兴洙从箱子里拿出一支枪举在头顶上，可着嗓子地高喊：

“有枪哎!”

游击队员呼啦一下都拥过来了，每人拿起一支枪高兴地雀跃着。

“枪!”

“嗨，枪!”

李铁军拉了几下枪栓，恨不得放它一枪。

金星同志叫他放一枪看看。

李铁军咧嘴笑着，枪口朝天，扣一下扳机。

枪声好象比别的枪大好几倍，划破寂静的夜空，在天空回荡着。

“再放一枪！”

“啪！”

“再一枪！”

“啪！”

“再一枪！”

“啪！”

“哈哈哈，是好礼物！”

金星同志纵声大笑。

打扫了战场。从两个箱子里起出二十四支枪。其中三支枪，有的枪托被打断了，有的枪筒被打弯了。从敌人身上只搜出十四支枪。装在马车上的是些被服和罐头之类的东西。

留下朴兴德和崔基甲最后清理一下战场，韩兴洙和李铁军护卫着金星同志踏上了归途。

韩兴洙押着三个俘虏在前面走。

当他们走进一条小路的时候，司令官同志回过头来说：

“休息一下吧，铁军同志也该把衣服烤烤了……”

郁郁葱葱的核桃树林里，点着了一堆篝火。金星同志居中，两边坐着韩兴洙和李铁军。边仁哲看押俘虏。

篝火烧旺了，李铁军的衣服烤得直冒热气。

“铁军同志，有什么感想啊？”

他好象随便说说，但这句话里有很深的涵义。

李铁军虽然说不清楚司令官同志问的是什么，但他的心里顿时翻腾起来，引起了强烈的冲动。爱和憎，这两种不相容的感情，不可调和的两极，象一块铁一样熔铸在一起，在心里无情地翻腾着四处冲撞。天生善良淳朴、憨厚无比的李铁军，在这几天的时间里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自己都很惊讶。他为了郑重地回答司令官同志的问话，把脸转向司令官同志。但他总是张不开口。他忽然感到喉咙哽塞，鼻子发酸，于是紧咬着嘴唇，不断地忽闪着眼睛。

浓黑的眉毛和厚厚的嘴唇在微微发颤。他这个从火堆里抱出母亲和弟弟的尸首的时候都没有哭的铁汉子，现在却哭了，不停地用手擦着顺着两颊一串串淌下来的眼泪。

他可以说现在已经洗雪了使他失去母亲和弟弟，失去亲爱的乡亲的深仇大恨。自从遭了“讨伐”以后，他没有一夜不辗转反侧睁眼盼望着的事情今天总算实现了。每一个朝鲜人都应该这样报仇雪恨。失去了父母的儿女，失去了丈夫的妻子，失去了可爱的儿女的母亲，每一个人都应该报自己的冤仇。

应该千倍百倍地报仇雪恨。要叫敌人知道，侵略者胆敢迈进一步，就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回去，要叫他们在朝鲜人面前嗦嗦发抖。

这就是打击不共戴天之敌的道路，这就是打退侵略求解放的道路。

司令官同志今天用生动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往后就要象今天这样干下去，按着司令官同志的号令奋不顾身地冲向敌阵！

“司令官同志！”

李铁军端正姿势喊了一声，但又接不下去了，光是抽搭着，过了半天才哽咽着说：

“我要永远象今天这样战斗到底！”

头一仗打胜了，心里沸腾着要这样战斗到底，直至赢得最后胜利的坚定的信念和斗志。但他就是苦于不能把这种心情恰当地表达出来。然而金星同志早已看出了他的心，用低沉温和的声音说：

“说得对。我们今天虽然只是个开始，但这第一步就等于为打倒侵略者打开了决定性的突破口。我们消灭的鬼子兵并不多，我们破坏的敌军战斗器材也不多，然而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武装打击。从今以后，我们将更沉重、更频繁、更彻底地打击敌人，将不停顿地打击他们，直到帝国主义堡垒天塌地陷地垮台为止。”

李铁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司令官同志充满信心的面容，聚精会神地听着他铿锵有力的讲话。

* * *

在另一头，韩兴洙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在审问三个俘虏。

第一个家伙一直搭拉着脑袋，几乎要碰到地了。他光着头，上衣的一只袖子也不知跑哪儿去了，样子狼狈不堪。这个家伙高个子，深陷的大眼睛象两个空空的大窟窿。他紧靠火堆坐着，几乎都要烤出焦味来了，还象青杨叶子那样不停地发抖。

“接着说，命令你们开到什么地方去？”

“目的地是吉林。”

“到那儿去干什么?”

“是! 老实说，我不知道去干什么。”

“你也一样?”

韩兴洙又厉声地问第二个鬼子。这是一个矮胖的家伙。

“哈依!”

这个家伙老是“哈依”，“哈依”，不知道是肯定还是否定，把韩兴洙气火了。

“你干吗脱了上衣光穿衬衫？嗯？ 马车上还有卧铺怎么的?”

“哈依! 我想把我的态度……就是说……我想向阁下们……表白我没有抵抗的意思……”

韩兴洙看出这家伙在耍滑头，想隐瞒自己的身分，就用憎恶蔑视的眼光直盯着他紧紧地追问:

“你的军衔是什么?”

这家伙一声不吭，葫芦瓢一样光秃秃的脑袋几乎要塞到裤裆里去了，连连点着头。

“快说!”韩兴洙大喝一声。

旁边的戴眼镜的家伙，贼头贼脑地望了一下四周，说他愿意老实交代。

“他是中尉。”戴眼镜的指着穿白衬衫的说。

“是负责运输队的长官，叫冈本。 那头那个人是见习士官，是个心好的人，生在鹿儿岛。 他爱喝酒，因为喝酒， 两次被降级。哈依! 这是老实的坦白，半句谎话都没有。”

“你是干什么的?”

韩兴洙用下巴颏指着这个贼溜溜的眼睛里闪着卑鄙本性的家伙问。

“哈依，我不是军人。请看，这是最近东京流行的夹克。我是新闻记者，是个道道地地的非战斗人员。我从没有拿过枪。哈依！方才战斗一开始，我立刻就举起了双手。”

“是真的吗？”

韩兴洙这句话，使他马上恢复了生气。

“是真的。这儿有证明书。”

戴眼镜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打开封皮，亮出了夹在里面的证件。

“我的名字叫原。一看就知道，这儿贴的照片就是我，没错，是的。”

韩兴洙冷笑了一声，把证件推到一边，连看都没看。原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地继承了岛国猢狲的传统气质的知识分子。他贼眉鼠眼，动作机伶敏捷，一眼就能看出是个非常奸滑的狡诈鬼。这号人善于随机应变，单靠威吓是不容易奏效的。听了他的话，还无法断定他究竟有几分老实，但从他那故作镇静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的内心藏着奸诈的诡计。

韩兴洙看不惯这种人，不愿意再详细审讯，想大略地问问就算了。

“你到这儿来要干什么？”

“哈依，我从实坦白。”

原更加镇定了，好象在琢磨着对这三个朝鲜人应该向谁讨好才对。

“我是去找前来调查满洲事变真相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我本来以为今年二月在沈阳可以见到他们，但是扑空了。总社把我召回去，指派我一定要写一篇对他们的访问记，因此重新坐船

来到清津，现在正要到吉林去。”

“不许说谎！”

韩兴洙猛地把脚一跺，大喝一声。

原吓了一大跳，两手捂着胸口，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好半天，才使劲拿出了勇气。他这时凭直感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放在天平上颤巍巍地摆动了。

“我没说谎，是真的。”

“那你为什么不坐火车来？ 看你的样子还没有穷到只能坐马车呀，嗯？你是个间谍，没错吧？”

“我是记者，是真的。 我打算写一篇访问记和有关这一带自然景物、民间风俗的纪行。想在今年，至迟在明年内出书，弄点钱买所房子。”

“你是研究民间风俗？想赚点钱？说得真好听啊。 你是想描写那些在帝国主义者的践踏下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人们的表情和心理来赚钱吗？”

“我彻底主张新闻的客观性。 因为新闻报道是社会舆论的引路人，引导民心是新闻和通讯报道的使命。政府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我们的写作对象，不能说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你这一套假仁假义还是很有锻炼的哩。那你说说， 你看到的这里的民间风俗怎么样？”

韩兴洙感到恶心，歪扭着脸。他仿佛面对着一个令人作呕的怪物，感到了极大的厌恶。

金星同志默默地望着李铁军，对韩兴洙那儿的对话几乎没有去注意。

李铁军把视线投在火苗乱舞的篝火上，象一个不可撼动的大

岩石一样稳稳坐在那里。

金星同志看出李铁军此刻正在用惊人的毅力抑制着自己。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凡是日本鬼子，他见一个恨一个，立刻就要发泄怒气，现在已恢复了理智，看到日本军官和新闻记者这类渣滓苦苦哀求饶命的可怜相，根本不加理睬。

韩兴洙看见这个名叫原的记者不作明确的答复，光在嘴里瞎咕噜，就再攻他一下。

“怎么不说呀？ 你们的主子‘日本帝国’的统治者给这里的人们造成了什么样的民间风俗，你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吗？朝鲜人民有叫那些胆敢侵犯祖国的外来侵略者有来无回的好风俗，有把他们干净彻底地埋葬在地下的习惯。”

“请恕我冒昧，这些我全都不知道。我要研究民间风俗， 只不过是一个愿望，实际上还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资料也没有采访到。”

“那我马上给你看看我们的风俗。”

韩兴洙挤了挤一只眼睛，把挎在背后的匣子枪拉到身前。

原吓得魂飞魄散。等到他神志恢复，抬起头来看的时候，韩兴洙已站在金星同志的面前了。

他两只脚 跟并在一起 立正站着， 向金星同志报告了审问结果，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把他们都处决了行不行？”

“都处决？说谎的家伙嘛，因为他不是真心投降， 处决是可以的，但是非战斗人员也该处决吗？”

“他非常卑鄙狡猾。”

“把他的身分再核实一下，如果确实是记者， 就把他放回去

吧。”

“要是放了，他一定会拿我们进行反动宣传。”

韩兴洙想着原的充满诡诈的眼神，提出了坚决的意见。

“当然，他也许跟你说的一样，还要继续干坏事。看他那面目可憎的样子，随便怎么处理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不是说自己是一个记者吗？不是说他很快就投降了吗？如果他说的是事实，他确是一个记者的话，他就会对我们有用，会替我们做生动的宣传，比我们撒传单还要生动几倍。要放了他，但最好给他添上一个条件。要向他许下一个诺言，我们将根据他的职业给他创造一个能够写出一篇特写通讯的条件。题目可以定为《朝鲜共产主义者用自己的双手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了自己的祖国》。同时，我们要继续强调‘投降就饶命’这一点。就这样，哈哈哈……”

金星同志瞧了一眼在绝望中战抖的原，然后把视线移向繁星闪烁的夜空痛快地笑着。

空气这样突然一变，原开始注意起这两位他开头没有注意的人。

原抬头望了一下坐在篝火旁的金星同志。看到他挂在嘴角上的微笑，一下子被慑服，马上低下了头。在原看来，那种神情是只有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移的人才能具有的。

原意识到自己不会被处死了，感到了安慰，同时也感到自己的理性正在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经历着一个凄惶痛苦的时刻。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卷毛蓬松的脑袋低低地垂下来，几乎要碰到了地。他全身发软，白嫩的手指头在膝盖上哆哆嗦嗦地颤抖。

他流着眼泪，呆呆地俯视着发黑的泥土。他差一点被埋葬在

这块泥土里，最后变成与之毫无两样的一撮。火苗舔着黑暗，象幻影似地忽明忽暗，往地上投射着光亮和暗影，不住地戏弄着他的灵魂。

“韩兴洙同志，我们先走了，你随后跟上吧。铁军同志，咱们走吧。”

大家都走入丛林消逝了，只留下一个韩兴洙。

已经过了好长时间，原还不想站起来。一阵紧张之后的松弛，使他更加瘫软无力。尽管这样，他还是强打精神，考虑着从今以后该如何立身处世。他终于抬起头来说：

“你们饶了我的命，我深表感谢。可是我很想知道，是谁使我处在现在这样的地位，使我受到这样宽大的处理？”

“是吗？也难怪你要问这个。告诉你，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部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游击队逮捕了你，现在又释放你。”

原猛吓一跳，刚抬起来的脑袋又无力地慢慢搭拉下去。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我一定铭记心中，永不忘记。”

他就象即将咽气的人一样毫无力气地动着嘴唇。仿佛是那沉甸甸地挂在鼻梁上的眼镜使他失去了全身的平衡，他把上身向前弯曲着跪在那里，脸上现出严肃的神情。

他在总社曾经读过驻沈阳特派员发来的有关抗日游击队的电稿，也曾渴望着要在这次写一篇有关抗日游击队的特写通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巧遇。也正因为这样，他受到的冲击是格外沉重、难以想象的。他又一阵剧烈地战栗着，然而，他的职业意识居然也在剧烈的战栗中抬起了头。

“您是说抗日游击队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的武装部队？”

“怎么，你觉得不可思议吗？然而这是事实！”

“我可以相信日本帝国将被赶出朝鲜吗？”

“信不信，是各人的自由。可是你等着瞧吧， 这将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对原来说，这已经是超越想象的概念。他第一次听到有关游击队的消息时，也没有这样从根本上考虑过这个问题。

原低着头沉思了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今天夜里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关东军的运输队遭到朝鲜人武装部队的奇袭这件事已经是难以相信了，何况是日本将被朝鲜共产主义者打倒，将被赶出朝鲜这一令人吃惊的预言，怎么能相信呢？

“请恕我冒昧，我想再问一个问题。首先请您谅解， 我提出问题的目的完全是凭我的良心，从我的职业出发的。我很想知道抗日游击队怎么能打倒日本帝国？或者在什么地方已经准备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大部队？如果是已经准备了，那末可以公开的兵力估计有几个师团？假定可以估计有十几个师团，那末它的武器和给养是靠什么办法得到的？

“扼要地说，我很想知道你们对胜利有多大的把握。 请恕我失礼。”

“嗯，这还象个记者提的问题。我看，你对什么都很难相信。要想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摆脱偏见和主观，要有能够实事求是地正视现实的观点。这一点你能做到吗？”

原感到这个人的锐利的目光，好象透过皮肉把他的内心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躲过韩兴洙的目光，又低下了头。

“我看你还不是一个纯粹的大傻瓜， 只要你能站到公正的立场上来，哪怕是那么几分钟也好，你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我们的

估计了。”

“我可以发誓。记者本身就是公正的。我想，就因为这个，才说记者是社会舆论的代言人。”

“你瞧，又在说谎了。那末，你能回答一个问题吗？你说，你为了报道‘满洲事变’要去采访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团，可是，你身边放着挑起‘满洲事变’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偏要到处找局外人呢？我看，在沈阳中心炮制了‘满洲事变’的罪魁们还都藏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呢，不是吗？再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惨无人道地肆意屠杀着朝鲜人民。就在前几天，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日军就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屠杀了我们的好几千人。我看这种事件比拔刀跳进人家围墙抢劫钱财的强盗事件还要大得多，你看是不是？尽管这样，你们却不敢在报纸上报道这些事实，连一句都不敢写，难道不是这样吗？事实如此，你还唱什么‘舆论的代言人’这套滥调？”

“……”

“且不说这些，再说说你想知道的事吧。我们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办法。我们何以能估计到将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取得胜利呢？我们的估计是很简单的，而且是确有把握的。一句话，日本帝国主义是携带武器的强盗，我们是被侵犯的主人。我们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生存，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而站起来的。”

韩兴洙的话停顿了一下，这时候原又抬起了头。

“可是据我的认识，军事对抗是凭实力决定胜负的。人道主义者们说正义永远在非洲一边，他们对于亚洲也是这么说。然而，非洲大陆已经被欧洲的列强瓜分，在美洲，印第安人在替白

种人烤面包。

“不管怎么样，一方有许多师团的兵力。再说，这一方还拥有力大无比的庞大发动机，补给能力也大得惊人。而另一方……”

被篝火照得脸通红的韩兴洙，露出了淡然的冷笑。原一看，以为他马上要改变主意，要把表现唐突冒昧的自己毙掉。他吓得脸煞白，两眼发直。韩兴洙看出了他的这种变化，说：

“接着说下去。不要害怕，别以为你说了这些话，我们就要改变主意惩办你。对我们来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照事实说话是不算罪过的。你是想说，‘你们共产主义者既没有师又没有军，总共算起来也没有多少人，用这点力量能够打败师团和坦克吗’，对不对？当然，这是事实。乍看，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大，大得简直无法相比较。

“但是，反过来，我们有侵略者所没有的威力巨大的重炮，这就是叫做精神上的优越性的这一武器。换句话说，我们有誓死打倒侵略者，争取自身解放的几千万颗火热的心。懂吗？这比侵略者用金钱和欺骗拼凑起来的武器强大不知多少倍，而且其数量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你刚才说了什么发动机。其实飞机、坦克和军舰这一类东西，并不是只许侵略者专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把它缴获过来，发动机还是一样转动，枪炮还是一样可以发射，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我们的精神武器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的。就是这样，从实力上也好，从理性和道德上也好，我们都将打败帝国主义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全面的对抗。因此，我们没有什么不可公开的，也不怕任何论战。关于这个先说到这儿。我再问你一个

问题。从'明治维新'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多了，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了多少工业，它的生产能力估计有多大？能够武装一百万兵力吗？”

“可以武装三百万左右吧。”

“五百万可以不可以？”

“再加把劲，也许是可以的。说起来，三百万也就了不起了。”

“一千万怎么样？”

“那么多呀……我是个外行，但我想还用不着那么多吧。”

“不，我看一定需要那么多。先多算一点，暂时就算一千万吧。再说下一个问题，你说补给能力大得惊人，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详细的我不清楚，但是大概地估算一下来看，我们的发动机拥有的能力比日本总人口的劳动能力还要大好几倍。”

原的脸上渐渐消失了方才那种怕得要命的狼狈相，显然是放下了心，甚至还夸起口来了。

“那么说，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韩兴洙故意作出失望的样子，好象原的话辜负了他的期望。

“我们大体上准备武装一千万人。事先要声明一句：武装一千万人，我们并不想用今天晚上用的那种火绳枪和猎枪。随着良好补给线的开辟，我们的情况将变得更好。”

原歪了歪脑袋。

“怎么，不相信吗？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大量的武器运给我们呢。叫他们快些运来好了。叫他们运到釜山、清津和兴南，我们将把它全部缴获过来。怎么样，你相信吗？”

“……”

“我们是不喜欢自我吹嘘的。不过，有一件事可以先告诉你。”

韩兴洙回忆着司令官同志的话，满怀信心地说：

“就是说，我们将使你用自己的手写出一篇题目叫《朝鲜共产主义者用自己的双手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了自己的祖国》的特写通讯。怎么样？懂了吗？你现在可能还不懂。但我们是坚信不移的。”

“您用什么作保证呢？”

“告诉你，我国人民有伟大的领袖，这就是保证。他已经许下了诺言！”

“啊，是吗？他是谁？”

“你想知道吗？”

韩兴洙拿起放在石头上的军用挎包挎在肩上，想了一下，用严肃的语气说：

“就是方才坐在这儿的那位，是我们的司令官金星同志。”

“啊？！”

“用不着那么吃惊。”

“啊，是他……”

过了几分钟，山谷里响了两下枪声，处决了两个鬼子军官。

韩兴洙和原朝相反的方向各自走了。

* * *

一片灌木丛，韩兴洙在一条窄窄的曲折的小路上走着。树枝缠绕着胳膊和腿脚，人一过去，唰一声又弹回原处。

他扬着发热的脸，迈着矫健有力的步子，心里回想着夜里发生的事情。

大石头滚下山去的隆隆声，接着起来的几声枪响，总共不到三十分钟的搏斗，这就是今晚这场战斗的全部经过。既没有轰炸机的编队，也没有坦克的进攻，也没有成直线或散兵线的步兵进攻。既没有飘扬在高地上的军旗，也没有听到宣告胜利的响亮的鼓声和军号声。那末这是什么呢？是战斗吗？是，是战斗！这不仅是战斗，而且是革命战争！

这就是阶级和阶级的对立，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朝鲜人民的决战在一小块地方上的反映。严峻而无情的历史已经开始了。

自从远古的一个清朗的早晨，全身毛茸茸的我们的祖先不再用两手支地，开始用两脚站立起来，投掷木棒猎取野物的时候起，人类已经走过了悠久的历史行程。

当寒冷还作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最大的恐怖而存在的时候，雷电引起的神秘的火焰把人类推向了迅猛的进步。火帮助人类走向了从温带直到寒带的广大地区，同时也推动会用脚站立的人类奔向了会用头脑思考的理性的时代。

用藤条弯成轮子，用手转动来纺线的那种手摇纺车已被陈列在民俗博物馆的一隅，蒸气被人抓来当了替人转动轮子的能干的“长工”。从此，人类更加高速度地飞向了现代。

人类发现了大陆，速度缩小了空间，第二个自然界为人类造福。

人类不断地朝着完善自己的方向前进，但是同时又迫使自己重新爬行，给文明世界的中心挖掘了耻辱的深渊。远古时代，人们因为天色阴暗，石头打不中野物，而饿死在野地里。然而今天，人们却因为收获得太多而在成批地饿死。结果，产生了一个“幽灵”，它终于形成一个高度提炼的理念结晶，变成了被压迫被

剥削大众所掌握的争取生存条件的武器。

从那以后，过了半个世纪稍多的某一年初冬一个阴冷的日子，成千上万的群众，攻打坚固的城墙，占领了覆盖着厚厚一层苔藓的沙皇冬宫。

工人和农民手持长枪，冲进了金银珠宝、大理石柱闪光耀目，富丽堂皇，豪华壮美的皇宫大厅，宣布了他们就是历史的主人，就是国家和皇宫的主人。

所有这一切，在那错综复杂的生活的大河上，形成了供人们渡到今天这个对岸来的几个明显的垫脚石。

和这一样，今天夜里在白头山山麓响起的一声信号枪，成了一个庄严的信号，它召唤朝鲜人民投入了英勇的抗战，进而给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下的，黑暗、落后、被奴役的各大洲照射了曙光。

历史终于被载在两个巨大车轮上隆隆滚动，奋勇前进了。一个车轮由全世界工人阶级推动，另一个车轮则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奴隶、长工和亡国奴们刚刚开始推动着。

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孩子们将铺开新绘制的世界地图进行学习。那时候，孩子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将不是涂着同一种颜色的殖民地朝鲜和宗主国日本，而是分别涂上本民族最喜爱的最鲜明美丽的颜色的、摆脱了奴役的自己的国家。

司令官同志今天就是对这一点作了保证。

韩兴洙想着这些，脚不停地走着，他甚至完全忘记了夜的漆黑。

眼前一条小溪，他陡地提起精神，踩着垫脚石跨过去了。

这时候，前面好象有人觉察到这一头的动静，立刻传来了口

令。

韩兴洙感到了心脏的跳动，浑身充满力量。他手按着匣子枪跑过去。

当他走近圆木房院子的时候，听到了权万成的清脆的声音：

“陈一万同志，怎么样，痛快不痛快？”

接着是声音洪亮的回答：

“嗯，痛快极了。我们就是要这样干下去！我们那一场激烈的论争就这样痛快地得到了结论。在这几天里，可以说我又念完了一个政治大学了。哈哈……”

宋德亨用他特有的粗哑嗓音接上了话：

“培养实力打敌人，打击敌人救人民。就是这样。陈同志，你以为那么笑一下就算过去了？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哩。”

“那当然……哈哈哈……”

“哈哈哈……”

痛快的笑声一直传到圆木房对面的山沟里，把山谷震得铮铮响。

从来不大爱笑的韩兴洙，停在土豆地头上，也仰天大笑起来。

* * *

暴雨倾泻着，是这一年的头一场春雨。大颗大颗的雨点捶打着树林，把顽固地盘据在山沟里的雪堆一下子都冲跑了。

峡谷与丛林，被雨水冲洗得异常清新凉爽，充满新生的活力。

在山转角处的一条小路上，金星同志和李革淋着雨走来。

路面上是一片灰濛濛的雨雾，坑洼的地方迸溅着细小的水珠。

大家都已启程上路，最后剩下一个被派到北部地区去的李革，现在也动身了。他是为贯彻明月沟会议的方针第一个前往北部广大地区的人。

李革默默地走着。

他虽然肩负着最光荣的重大任务，但一想到就要和刚刚见面的司令官同志分别，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啊！

也许是一年两年以后，或者，也可能是更遥远的将来，在完成了我们应该完成的革命任务以后，在解放了的祖国的某一个城市里，要不就仍然在现在这样的丛林中，偶然碰在一起。但也说不定会由于某种偶然或不幸，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押到绞刑架上，回忆起今天的情景。不管怎么样，未来是严峻的，也是光辉灿烂的。只要走在司令官同志指引的道路上，就是生下一百次献出一百次生命，也是无所畏惧而心甘情愿的。

多么愿意一辈子跟他在一起啊！但是非分别不可了。

李革压抑不住心脏的剧烈跳动，沉重地挪动着脚步。

突然，他振作起精神，站在路上拦着说：

“司令官同志！请回去吧，您已经送了我十多里路了。”

“走了这么远了吗？我还以为刚绕过一个山嘴呢。没关系，快走吧。我最喜欢这样走路。”

“您的衣服都打湿了。”

“湿了再晾干还不一样？”

他们又越过了一个小山坡。

李革又站住了。

“请您回去吧。不然我就站在这儿不走了。”

“怎么啦？我现在很高兴啊。明媚的春光固然可爱，但春雨濛濛的丛林也是非常令人喜欢啊！这么好的地方，你要一个人走吗？”

他推了一下李革的背，李革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时间不停地走着。

“那就没办法了，请动身吧，希望你常常来信。我准备很快就到鸭绿江地区去。”

“敬祝您健康。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请上路吧。”

司令官同志把手放在李革的肩上，凝视着他那掩盖不住惜别心情的脸。

李革的呆痴的眼珠，象水中月影一样颤动着。司令官同志一把拉过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李革同志！”

“司令官同志！”

轰隆隆一声巨雷，电光一闪，把黑森森的天空、雾濛濛的丛林、蜿蜒伸向远方的山峦照得通亮，也给李革的眼睛照出了灿烂的光辉。

三

一个恬静的村庄，正位于两条江水汇合的地方，所以叫做两江村。村旁一片小平川，就算是这个山区中够大的平川了。

村庄的一头稀疏地立着几棵桑树，小河沟上横着一座独木桥，河岸坡上高耸着一棵榉树。

榉树上长出了浅绿色的新叶，喜鹊叼着干树枝，在树梢头一上一下地翘着尾巴。

沿河是一道弯弯曲曲的柳树堤，微风吹过，柳絮飞扬，仿佛一片雾霭。

一群孩子在田塍上跑着捉蝴蝶，小狗追逐着山雀跑向山脚。

人们都走出屋来，有的上山，有的下地。这里种的地，一半是洼地，一半是山地，每块地上干活的人都不多。

春天的阳光暖融融地照射着，平坦的场地上和路面上，一群象棉花团似的小鸡叽叽叫着拥来拥去。

是一个向来象湖水一样恬静的村庄。

这样的村庄，在这象波浪一样高低起伏绵延伸展的白头山一带，处处可以见到。这些村庄是什么时候怎样形成的，谁也说不上，但多半都是熬不过世间的折磨而流落到这里来的人们建立起来的。

这里的人，有从三南来的，也有从西道和北关来的。己未年以后流落到这里来的人最多。再往上追溯起来，也有“韩日合邦”以后就迁来的。就是现在，也差不多每季都有一两家流落到这里来，有的解开行装落了户，也有的继续朝什么地方走去。但这一切都没能把这个座落在深山幽谷里的山村的宁静打破。这个村庄，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单调，这样安静。

然而这一天，却象过节一样忽然热闹起来了。

是昨天傍晚的事情。河沟里捕鱼的孩子们突然抱着鱼网跑回来，地里干活的小伙子们扔下木犁横跨过田垄匆匆跑回村庄。在家里的老年人和妇女们也打开房门奔到院里。

“咱们的军队在哪儿？”

“在碾房大院里呢。”

“他们有枪没有？”

“那还用说！”

“嗬！”

的确，碾房的大院子里，坐满了健壮的战士。

这是抗日游击队。一色草绿军装，打着绑腿，脚穿胶底劳动鞋，个个年轻力壮。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四五个女队员。人们都睁大眼睛望着她们的军帽和黑亮黑亮的步枪。游击队的武器约有一半是日军用的那种步枪，其余的就是老“洋炮”和“套筒”之类，还有几个人带的是火绳枪。

起初，人们都站得远远地怯生生地望着，可是没过多久，大家都拥进院子里跟游击队员们交谈起来了。

抗日游击队成立的消息，两江村的人们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听到了。正当好些地方流传着日本鬼子“讨伐”了什么地方，又

烧光了哪个村庄等等骇人听闻的风声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去过安图的青年带来了这个喜讯，从此人们都知道我国有了自己的军队。就在那时候，村里的十几个青年人又参加了在王八脖子消灭日军运输队的战斗。这样一来，村里就热闹起来了，农民都非常兴奋，特地赶到十五里外的王八脖子，把打坏了的大车轮子拉到村里来给大家看，一连几天都在谈论着这件事。

不大工夫，游击队员们被分派到十五六家人家去住下了。老乡们都争着要把游击队员请到自己家里去，你拉我拽，几乎要吵起来。一些老一辈的人出面才把大家喝住，收拾了混乱。这一下，人们又都一窝蜂似地拥进那些住了游击队员的人家唠开了。

去人最多的是住了几个女队员的茂山家。多半都是背着孩子的媳妇和梳着辫子的姑娘，老年人也不少。

人们把三间屋挤得满满的，几乎把墙壁都要挤塌了似的。廊台上，灶房里，都是人。灶房锅台周围和门口，或站或坐，挤着一群姑娘。

“哎呀，真了不起，天下还有这样的新鲜事儿。”

一个没了牙的老太太，挨个摸着女队员的肩膀和打褶的裙子，不住地咂着嘴赞叹。她的眼睛湿了，含着闪光的泪水。她抚摸着十八岁的女队员明玉的短发，问她：

“你这姑娘也留过辫子吧？”

“一扛枪就剪掉了，老奶奶。”

在安图入伍的女队员英淑在旁边替明玉回答。

“敢情是这样，真了不起，我们这些老太婆当姑娘的时候还不兴串门呢。”

游击队员和姑娘们都笑了。

上屋里的慧英，被人们围在当中，叫人们问得脸上直冒汗。四面八方都朝着她问：

“你打过枪吗？”

“你的爹娘很快就同意啦？”

“咱们女的真的也要去打仗吗？”

真是问什么的都有。

妇女们都惊奇地看着，好象女队员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的用手摸她们，有的拿话引她们说话。谈了一个多钟头，她们又不禁吃惊起来，原来这些令人惊奇的女兵也都是跟她们自己毫无两样的普通人，是哪里都可以看到的那种老实腼腆的平凡的女孩子。

在另一头，一所向阳的草屋顶的私立学校里，穿着朝鲜长袍的校长先生，把学生都集合在操场上，走上讲台，兴奋激动地宣布说，前不久诞生了将要赶走日本鬼子，争得我们朝鲜独立的抗日游击队，其中一支队伍，由金星将军率领，今天来到了两江村。

一共有五十多名的学生们，夹着书包跑到中庄凑了一会热闹，就都跑回家去宣扬开了。这么一来，方圆二十里开外的这一带，立刻传遍了这个消息。

这天晚上，金星同志在学校操场上，向挤得满满的群众发表了讲话。

金星同志详细地说明了抗日游击队的性质和使命，热切地号召全体人民群众要全心全意地支援由工人、农民的儿女组成的抗日游击队。他还说，青年人应当志愿报名参军，拿起武器同日本鬼子作战。大家有知识的出知识，有钱的出钱，什么都没有就出人力，人人都要为光复祖国作出贡献。

讲话一直到鸡叫头遍的时候才结束。群众象久旱的土地急切地吸饮甘霖一样，把金星同志的讲话深深地铭刻在心里。他们兴奋热烈地鼓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万岁。

*　　*　　*

太阳徐徐坠向西山，军需主任朴兴德心满意足地走在小路上。他被批准加入了游击队，同时又接受了负责管理部队军需的任务。起初，他很担心，供这么多的人吃穿，自己能搞好吗？急得一夜没有合眼。可是这几天，他产生了信心，觉得还可以搞。

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吧。昨天，司令官同志突然交给他一项要筹办一百张白报纸的任务，那时候他真有点慌了，可是和队员们一商量，办法就出来了，今天晌午前就完成了任务。当他把白报纸运来的时候，司令官同志还表扬了他，说这个军需主任挑选得不错。

朴兴德想了解一下各排准备晚饭的情况，不慌不忙地走过有棵榉树的那个土坡来到了后庄。

他中等个子，长得粗壮，穿上很合身的新军装，显得高了许多。挺厚的粗布军装，用柞树皮染了色，很好看。

帽子略小一点，微秃的大脑门，跟他的大脸非常和谐，给人很可亲的印象。通关鼻子，始终含着笑意的小眼睛，紧闭着的嘴，仔细端详起来，是一张连生气的时候也使人感到亲切的脸。

他走到村口，看见三排的同志们在帮助房东耪玉米地，每人跨着一条垄闹嚷嚷地在讲着什么。其实，说他们在帮助别人耪地，还不如说他们本能地出来干活更恰当，因为他们这些年轻人

不久前还都是庄稼人，看见有活干手就发痒。

“喂，煤黑子！”

他朝院子里那个劈柴的高个子黑脸膛的人打招呼说。

“昨儿晚上那个大嫂的话你到底信不信哪？”

一声不响专心劈柴的车奇勇，一个月前还是一个在煤矿挖煤的工人。他把木砧放稳了，直起腰说：

“那还说得上什么信不信的，简直就是秋天的布谷鸟——瞎叫唤。”

“可是那样的事她总不能瞎编吧？”

朴兴德顺口说着，拿出一张巴掌大的碎报纸头，放上一把烟末，卷起来叼在嘴上。

围着围裙的房东大娘走出来拿劈柴。

“怪累的，快别干啦。”

车奇勇回头看了一眼朴兴德，似乎无意回答他的话，又挥起斧头哼地一下劈下去。粗粗的一轱辘木头咔嚓一声劈成了两半，露出了白净的树心。

老大娘抱一大抱劈柴站起来。

“老大娘，还有木头您都拿出来叫他劈吧，他本来就是一个架窑柱的，哈哈哈！”

朴兴德笑着说。满脸皱纹的大娘，赞许地点着头。

“呦，瞧他劈得多麻俐。”

“我说老大娘，昨儿晚上不是有个大嫂在学校操场上嚷嚷得挺欢吗？那个大嫂该不是爱瞎胡吹的吧？”

朴兴德心里发痒，忍不住又提起了那件事。

“就是虎头沟的那个媳妇吗？”

“对， 就是老说自己亲眼看见将军给人扛过活的那个大嫂。”

“我说也让人纳闷。其实她是一个挺聪明的人呢。可是……”

老大娘把劈柴放到厨房里，又走回来。

“人说女的再聪明也顶不上半拉男的， 这话兴许就是指她说的吧。那个媳妇昨儿晚上说不定丢了半个魂儿，要不，她能说出那种话来？将军他哪儿能是扛活的呢！”

老大娘仿佛也对此深感不满，啧啧地咂着嘴又抱起一抱劈柴跨进了门坎。

“就是嘛。”

朴兴德含糊其辞地说着，兴致勃勃地大口大口喷着烟。如果再争取到那么一两个人的同意，他就可以压服今天早上那场争论中的对手，叫他们无话可说。

“那你这个煤黑子到底信还是不信？”

“……”

车奇勇把劈柴抱到院子的一边， 聚精会神地照 井字形 码起来，好象根本没有听见朴兴德的话。

“呵，真能胡诌， 咱们的司令官同志哪儿能是扛活的呢……那个大嫂丢了半个魂儿是不假。”

朴兴德噗噗地喷着烟，自言自语地咕哝着。车奇勇这才伸直了腰，紧盯着朴兴德：

“扛活的人是无产阶级，你为什么看着不体面？ 特别是你老朴同志，不也是扛了十多年活的吗？”

“谁说不体面？我是说那个大嫂丢了半个魂儿。”

“人家不是说那个大嫂不会撒谎吗？”

车奇勇平静地，但很自信地说。

“那么说你是当真相信了？”

“信不信倒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不应该拿这个事儿到处瞎说。”

车奇勇象生了气似地，露出折了的门牙说了一句，就紧闭着嘴继续码劈柴。

朴兴德涨红了脸，但他可不是轻易就认输的。

“看你这个老实巴脚的，到底是个煤黑子。可是你说的话，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到底哪个对啊？我看你这就是上次学的那个‘矛盾’。”

“哪儿来的什么矛盾，兴许那个大嫂看错了人吧。”

车奇勇不耐烦地顶了一句，回过身去象主人似地瞧了瞧码好的一堆劈柴，然后又找个地方开始码另一堆。

昨天晚上，将军讲话一直讲到后半夜才结束。散会以后，金星同志还亲自送一些老年人到村口，和他们一一道别。

就是在这时候，虎头沟那位大嫂在近处看见了将军。她起初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她看得清清楚楚，将军分明是在富尔河娘家见过的人。

“哎呀，他就是……这怎么好啊。”

她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这位文静而又开朗大方的大嫂，把自己所见到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她说她那时候为了坐月子回到了富尔河的娘家，当时上井打水的那条路上冻了一层冰，很不好走，金星同志看见就把路上的冰都给刨掉了。

朴兴德这个从小给人扛活的庄稼汉，听了这些话，感到惊奇，同时也感到更加亲切，觉得司令官同志跟自己这样的人有着

血肉相连的关系。

所以，他一方面不相信真有其事，另一方面却又老想着这件事。

他看了看各排准备晚饭的情况就转回来。到了榉树下，看到十几个年轻小伙子在那儿吵吵嚷嚷。走近一看，是游击队员大个子崔七星被围在当中，样子显得很尴尬。

崔七星脸涨得通红，不知所措地四下张望。

“你说一定要懂得那东西，那你得告诉我们那东西在哪儿啊？”

“什么在哪儿不在哪儿的，他这个同志就有那个东西嘛。”

“喂，除了《共产党宣言》，还应该懂得什么呀？”

“军装怎么办哪？是自个儿做呢，还是游击队发呀？”

“看你这个人，人家卖糕的还根本没想给你吃呢，你就先喝起泡菜汤来啦？只要人家要你，你还愁没有军装穿？”

“我说呀，游击队嘛，是个军队；军队嘛，就得有军装穿，有枪扛。连这个都不懂，你还想当游击队？”

“说起来，枪是个问题。枪到底怎么去弄啊？”

崔七星越发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窘境。

他在小方台遇见朴兴德以后，来到两江上庄等了一些时候，三天前才入了队。他高兴极了，扛起火绳枪，跑到街上到处闲逛，不料被这些青年给团团围住了。

尽管崔七星说自己什么都不懂，但是青年小伙子们却说哪儿有连这个都不懂的游击队员，对他问得更紧。这个老实人一再说自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反而引起了青年们更大的兴趣。一连串的问话把他弄得无法招架，忽然想起了那天朴兴德坐在石头上考他的话。于是就开口说了几句，不知道怎么一来，竟说出了

《共产党宣言》，结果被这些要求参军又什么都想问个明白的小伙子们当成了顾问，团团地围在中间。他袒露着纯真的胸怀，急得满头大汗，突起的颧骨扑扑直跳。

他半张着嘴，好象要说什么，却总不说。青年小伙子们都屏声静气地只等他再给他们讲讲。

崔七星把脖子一伸，咕嘟一声咽了一大口唾沫，震得喉头骨都跳了一下，然后才开口说：

“要当游击队，就得好好念书，好好干革命。”

他苦苦思索才说出了这么一句，小伙子们又哗一下嚷嚷起来了。

“念书？我是上夜校的嘛，你说我还要念什么书啊？”

“上夜校就能当游击队，那不就天下没有一个不能当游击队的了？真是乱弹琴！”

“游击队是大学怎么着？我看，没念书没关系，只要有决心打日本鬼子，就能当。”

“你这家伙，你比游击队懂得还多呀？哈哈哈！”

哄一声爆发了大笑。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胳膊大腿象铁铸的一样粗壮结实，脸色黑红发亮。

一直只顾骨碌着眼珠子不知所措的崔七星，这时竟产生了错觉，忘了自己是质问的对象，以为自己和他们一样也是来跟什么人打听事儿的。

这时候，朴兴德从人们的肩头上伸过头来，用粗重的声音问：

“你们在这儿吵吵什么呀？”

大家的视线一下子都转向了他。崔七星一看是朴兴德，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咧开厚嘴唇笑了，用手掌擦着前额。

“小崔，怎么啦，洗了蒸气浴啦？”

“咳，我不行，请你来接班吧，我可要走了。”

崔七星把枪甩到背后，正了正帽子，一溜烟似地向桥那头跑了。朴兴德在身后逗他，他都装没听见。

“朋友们，你们多求求他就好啦，干吗要缠我呀。喂，崔七星同志，你怎么溜啦？”

崔七星依然装着没听见，解开上衣钮扣，用巴掌扇着风，往河岸上走去。

想起来，他刚才说的一句话确实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你看过《共产党宣言》吗？”短短的一句话，曾经把他唬得多么够受啊！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这回才那样脱口而出的吧。他感到难过，也感到害臊，好像偷东西被人家逮住了似的。

他正要走过田埂，迎面来了一个上穿紫红短袄，下着黑色长裙的年轻妇女。崔七星突然愣住不动了。

那个还带着姑娘气的年轻妇女，挎着菜篮，微低着头，擦身而过。

崔七星满脸通红，心想怎么这样象啊。

他想起了结婚只有一年，如今孤身一人留在家里的妻子。想到这些，他觉得很扫兴，踢着路上毫不相干的石子儿，返回了宿舍。

朴兴德逗着青年们笑了半天，才答应领他们到连长那儿去请示，叫他们排成一路纵队，喊一声“齐步走”，就把他们带到连部的院子里，交给了韩兴洙。

韩兴洙正要去找他，见他领来了一群小伙子，就把他们交给政治指导员田广植去处理，自己领着朴兴德进了屋。

韩兴洙告诉他司令官同志已经提出了远征白头山和鸭绿江地区的路线，给他提出了供军需主任在后勤工作中参考的几点意见。韩兴洙本来就是个很仔细的人，所以跟朴兴德说得很详细，样样事情都交代清楚了，然而朴兴德在自己的脑子里只不过画上了一个穿过白头山到鸭绿江上游，再经过通化绕过北部一带回到原地的大圈圈。

朴兴德感到肩上的任务加重了，径直回到屋里，把小圆桌放到炕上，掏出一个小本子，拿出一截短短的铅笔头，往舌尖上蘸了一下，然后在本子上画一个圆圈，一笔一画地写上了几个字。他九岁的那年冬天，曾经上过私塾，学了《千字文》，念了一些无题诗，就退学了。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写字的好手，加上多年没有拿过笔，现在忽然写起来，一张纸上没写几个大字就已经挤得满满的了。

他在一张纸的当中画了一个大三角，算是白头山。再往两头画了两条线，一条是鸭绿江，一条是豆满江。然后又画了一些小圆圈，就是些重要地点了。这样一看，这次要穿过白头山的深山幽谷直奔中江，然后再沿着鸭绿江走，足有两千多里的路程。

朴兴德很兴奋，手指头在桌子上嗒嗒地打着拍子，鼻子哼着一支曲子，心里盘算着部队的几个月的给养。

“嗬，真了不起啊！”他情不自禁地拿起纸上画满了线和小圆圈的本子，感叹地说。

朴兴德走出屋来，看见天上映着晚霞，山鹰在空中翱翔，觉得自己也同山鹰一样飞翔起来了。回想起来，一年来在联络站的生活，多么单调寂寞啊！然而如今，就要奔向广阔的大地，纵横驰骋几千里，还要登上白头山了。这是多么值得男子汉豁出命来

干一番的事业啊！

他曾三番五次地缠着韩兴洙要求参加游击队，现在想起来那可真是做对了。

正如司令官同志说的那样，现在就要开始把革命的种子撒到广阔的大地上。高山和平原，丛林和险路，陌生的村庄和素不相识的人们，这一切将给我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使我们看到多么丰富的生活啊！

朴兴德心满意足地背着手在院子里溜达了一会儿，突然想起要做一面红旗，就把小本子揣进口袋里，绕过玉米地和灰栏子，走进了英淑她们住的房子。

* * *

金星同志和韩兴洙一起走在村外通往小沙河的路上。他今天才决定要去一趟小沙河，回家探望一下母亲。

韩兴洙已经多次向工作很忙的金星同志建议，请他回一趟家去看看。

金星同志在小方台把政工人员派往各地以后，为了给他们殿后，通宵达旦地布置了许多工作。首先，把在安图训练出来的游击队员派到各个地区去了。他认为，派一些在部队受过一定锻炼的人到各地去，以他们为骨干，逐步扩大各地区的游击队，比起由当地毫无准备的人开辟这项工作要好得多。

同时，他还从各地把准备派往白头山和鸭绿江地区的人叫来，要亲自带领这些没有在游击队受过锻炼的人进行几个月活动，进一步锻炼他们。此外还采取措施，以区为单位组织了反帝

同盟、妇女会、农民协会以及青少年团体等各种反日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金星同志的工作就是这样的紧张繁忙，一点儿能抽身的时间都没有。然而韩兴洙担心金星同志的母亲已经卧病两个多月，病情日趋严重，因此差不多每天都要提醒金星同志到小沙河去探望一下。

两个月来，韩兴洙经常打听母亲的病情，想方设法弄一些好药托人送去。然而这一切怎能抵得上金星同志亲自去探望一下呢！尤其是这次离开这个地方，虽说计划还要回来，但也很难预料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因此，在讨论远征部队集合地点的时候，韩兴洙坚决主张在靠近小沙河的两江集合，为的就是便于到小沙河去一下。

韩兴洙想到金星同志总是用“考虑考虑”来把探望母亲的事情支吾过去，今天早晨就抱着事不成功不罢休的决心向金星同志提出了意见。

“司令官同志，如果您没有时间去，那末只好我来替您去一下了。”

“什么？你去？”

“我来替您……”

这一难以谢绝的建议，不仅是韩兴洙希望司令官同志一定要去一次的诚挚恳切的劝告，而且也是他的真诚心意的流露。

金星同志沉默了半天，才向神色严肃的韩兴洙说：

“如果这样，我只好去一下了。韩同志，我让你们这样操心，确实不安哪。”

金星同志简单地作了一些准备，就上了路。

韩兴洙一直送他到了村外很远的路上。

“请您代我向母亲问好，请转告母亲，我不能去探望，非常难过。如果母亲听到我在什么地方病倒了，一定会千里迢迢一口气赶来，摸着我的头，喂我吃药的。可是我，却这样无情无义。”

韩兴洙泪汪汪地说着。金星同志碰到他泪水模糊的视线，很快地转过脸去。

韩兴洙同金星同志握过了手，两脚并在一起站在山岗上目送着他，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山后。

那是去年早春的事情。

韩兴洙在地方上工作的时候患了重感冒，快要支撑不住了，于是到小沙河去找康盘石母亲。他发着高烧，神志昏迷，来不及向母亲请安，就昏倒在炕上，一连三天没有醒过来。

当他恢复知觉，睁开眼睛的时候，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见母亲坐在他的头前。

“妈妈！”他摸索着握住了母亲的手，拉过来紧紧地按在自己的胸口上。霎时他感到象火一样热的母爱流遍了全身。他领略着跟亲生母亲在一起的那种无限的幸福，轻轻地闭上眼睛，静听着心脏的剧烈跳动。

当时，他以为自己躺在南阳自己家里的热炕头上，完全没想到是躺在康盘石母亲的膝下。

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又睁开眼睛，才看清楚是康盘石母亲。他立时羞得脸通红，不知怎样才好。

母亲把手伸进被窝里，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轻声地问：

“好一点儿吗？”

“妈妈！”

韩兴洙眼圈通红，不知所措。

“醒过来了就好了。我照顾你总不如你母亲吧，可是你要把这儿当你自己的家看哪……”

母亲放心地长出了一口气，把满眼泪水的脸转向了门那边。韩兴洙伸出另一只手抚摸着母亲的粗糙的手背，声音颤抖地说：

“妈妈，劳累您了。”

“你喊我妈妈，还说这种话？”

母亲温和地俯视着韩兴洙瘦削的脸，心中忧虑不安，深怨自己没有照顾好。

韩兴洙全身感受着母亲的慈爱的眼光，很想说些什么话来表示感谢，却又说不出来，只是两眼簌簌地落着大颗大颗的泪珠，滴在枕头上。

十天以后，恢复了健康的韩兴洙就要启程前往富尔河，想尽快地向司令官同志报告豆满江下游地区的情况。

母亲整夜忙着替他洗烫衣服，又把破了的地方一针一针地补好。

韩兴洙辞别了母亲，赶了一天的路，到一个山岗上歇脚的时候，把母亲叮嘱他在路上打开的小包打开一看，是四个小米面饼子。

他两手颤巍巍地捧着饼子，脸朝着小沙河方向，呜咽着呼喊“妈妈，妈妈”，不知呼喊了多少遍。

韩兴洙从这些回忆中醒过来，望着司令官同志转过去的山角，内心激起了一阵冲动，很想一口气跟上去一块走，可是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　　*　　*

陶器店沟最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三栋木屋，紧挨山脚的一栋就是金昌德的家。院里有一棵高高的白杨树，树梢上挂着一个喜鹊窝，要掉不掉地摇晃着。树下有两个穿草鞋的孩子在踢毽子玩，另一个孩子爬到树的当腰，一面不时地往四外了望，一面用刀子往下割一条想用来打嘎儿玩的棍子。

后山上，有一个缠着白头巾，束紧了腰的妇女，挎着一个菜篮，朝木屋快步走来。

攀在树当腰的孩子，朝上望着喜鹊窝，嘴里“喳喳，喳喳”叫了几声。那个妇女站了一会儿，把头巾解下来掖在腰里，迅速地进了木屋外的篱笆。紧接着，厨房门一开，走出金昌德的妻子把她接进去了。

在通下屋的门口，康盘石母亲抓过她的手，把她拉到屋里。

“你辛苦了。”

母亲给她让了坐，仍握着她的手，亲切地慰问着这个走了远路的妇女。这个妇女，是为帮助母亲的革命工作，担任通信联络工作的同志。在这十几天工夫，她走遍了延和地区，今天才回来。

母亲先问了她身体怎样，遇到什么情况没有，然后才满意地把鬓发捋到耳朵后面，嘴角上露出了微笑。

“真够你辛苦啦。事儿办得好，脸色也很好，其实你该吃了多少苦啊。”

母亲象征求同意似地环视着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二十多个妇女，满意地微笑着。一直静静地坐着的妇女们这才换换姿势，有

的伸手去握联络员的手，有的向她点头打招呼。

“锦玉，辛苦啦。”

“到了这儿你还走山路干吗呀， 看把你的衣裳都弄成这样，手都划破了。”

“她呀，烤熟了的螃蟹都要绑起来吃，办事可小心了。”

“哎哟，你饿了吧，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说话了。”

锦玉抬起被春天的阳光晒得微黑的脸望了望大家，又把头低下去。大家的亲切慰问，反而叫她不好意思。

“快到上屋去歇歇吧。我们的事儿也该快点结束了。”

康盘石母亲用眼睛示意，叫这家大嫂把锦玉领到上屋去了。

屋里又恢复了肃静。

“我再接着说吧。”

母亲望了一下左右，拿起了放在膝盖前的记事本。

“刚才我讲了现在我们妇女运动的情况， 我想大家都已经大体上清楚了。 那末现在再讲讲我们今后应该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

大家都紧张起来，目光闪闪的视线一齐投向了母亲，拿着小本子的手在抖动。这些妇女当中，有的来自遥远的白山地区，有的是来自汪清、珲春、延吉、和龙等豆满江地区各地的妇女会负责人。她们都是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妇女，多半是农村的，也有几个是在矿山、伐木场或建筑工地上做工的，最右手还坐着一个剪了短发的女学生。

“从现在起，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首先要想想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援游击队。当然，夜校还要继续办，也要继续破除迷信，反对早婚和买卖婚姻，继续做摆脱种种封建束缚的工作。但是，

这一切工作，要象扇骨子集中到扇轴一样，集中到支援游击队的工作上去。那末应该先做些什么好呢？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青年妇女要大量参加游击队，拿起枪去战斗。本来，妇女解放运动，是妇女们作为人，作为母亲，作为工人或农民，为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现在，我们被日本鬼子霸占了国家，在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受折磨，我们的父母和孩子被日本鬼子残酷屠杀。因此，朝鲜的妇女首先应该参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的圣战，象男同志一样进行战斗。

“我们不能象有些国家的妇女那样， 举着要求男女平等权的旗帜，拥来拥去， 喊着要选举权， 要国会的议席， 要肃清轻视妇女的恶习等等。 拿枪的敌人， 如果不拿枪去打，我们就会灭亡。刚才允淑也说过，在大沟庄，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流下的鲜血，染红了土地。看到这种惨痛的景象，我们妇女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昨天有一个同志说过，现在有些人说， 女的怎么能拿枪当兵。我们要去帮助这些人，叫他们一个个睁开眼睛，觉醒起来。这个中庄原来有一个叫英淑的姑娘，是给闵地主看孩子的。我搬到这里来才认识了她。去年冬天我们见了面。她说，她的父亲在铁路工地上被鬼子打死，母亲生了孩子以后也饿死了。我就问她愿意不愿意参加游击队去打鬼子， 给爹娘报仇。 她立刻就要求去。 于是我们妇女会支部就 迫使那个闵地主乖乖地把 英淑放走了。昨天我听到信儿说，英淑这孩子在游击队里正忙着练兵，要当一个好游击队员呢。我们要耐心地工作，别想一小勺饭就吃饱肚子。今天是一两个妇女，明天是一二十个妇女，再往后是千百个妇女，就是要这样叫每一个妇女都参加革命，把她们都培养成

为革命战士。

“我们妇女要做的另一件工作，就是支援游击队。吃的和穿的都要由我们担负起来。这也是一项不比拿枪打仗差的重要工作。不久，游击根据地就要建立起来……”

“喳喳，喳喳！”是白杨树上发出的信号。

“又有人来了，福实你出去看看。”

康盘石母亲把话停下来，用手绢擦了擦额上的汗，从窗户上的小玻璃向外望了一下。然后理了理分缝端正、梳了纂的头发，又继续讲下去。

显然，母亲打算快点把会开完。昨天和今天，她一直在听取汇报或者说话，一刻也没有休息过。要是从前，她会分地区召开会议，亲自长途跋涉到各地区去参加。可是这一次，由于同志们的百般劝说，就在她住的地方召开了这个会议。母亲在讲话中指出，今天要求妇女运动要比抗日游击队诞生以前有更大的发展，她还根据卡伦会议的路线和把它具体化了的明月沟会议的方针，特别是根据游击队建立以后发生了变化的形势，提出了改进妇女会工作的方针。

母亲对这次会议赋予很大的意义。自从母亲建立了朝鲜妇女的第一个革命组织白山地区妇女会以来，曾在抚松开过一次各地代表的会议，这次是从那以后几年来第一次举行的各地区代表全都出席的会议。母亲从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方向：妇女运动不应该是一般的妇女运动，而应该是阶级界限分明的、作为朝鲜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运动，应该汇合到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去。为此，妇女运动不应该只在城市里打转转，而应该深入到有工农妇女群众的工厂和农村中去。为了发展妇女运动，特别

要把妇女运动的先进骨干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这次会议上，母亲着重地强调了这些问题。

母亲还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具体地说明了在根据地——解放区和敌占区，在咸兴和清津这样的城市以及阿吾地等煤矿地区，在龙井那样的街道以及学校等各个不同的地方，根据当地情况开展妇女运动的办法。

这时候有人叩了几下房门，随后福实领一个男青年进来。

这个身穿土布制服的大眼睛的青年，递过一张字条，操着很粗的嗓音说：

“是金哲柱同志叫我来的，他说到这儿就会知道。”

母亲站起来亲热地迎接青年，在炕头上给他让了坐，然后打开字条。字条上说，金仓有三十名金矿工人前去参加游击队。哲柱写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

“路上受苦了吧？”

“没什么。”

“哪能没什么。早春的时候，从延吉来的七十名青年还被俞司令部队抓去受过罪呢。怎么样，吃过早饭没有？”

“在前一个村里吃过了。”

“你们人多，弄一顿饭吃也不容易啊。”

母亲满意地望着这个将成为响当当的游击队战士的青年，问他们有没有闹病的，有没有脚起泡的，鞋子结实不结实，有没有女同志。一件一件问过以后，才吩咐福实领他到后庄去见这里的联络站负责人。青年就跟着福实走了。

母亲接着又对大家讲了三十分钟的话。这时候，凤爱大嫂捧着用毛巾垫着底的大铜碗向院子走来。

“英柱啊，看你要掉下来了，爬到树上去干什么呀？”

不知缘由的凤爱大嫂，停下来抬头望着刚开始长出嫩绿色新叶的白杨树喊。

“喜鹊下蛋啦。”

英柱的长着小酒窝的红红的脸蛋，从绿叶缝里往下瞧着。

“现在是啥时候，喜鹊这么早会下蛋？你妈还在这儿吗？”

凤爱大嫂不等回答，径直走进了院子，手里依然小心地捧着铜碗，生怕洒了碗里的汤药。

“总这样不顾身子，白天黑夜地忙，连药都不按时候吃，怎么能治好了病，硬朗起来啊……”

昌德的媳妇儿走出灶房，用手指着嘴，告诉她母亲正在说话。

“说话也得有力气才行啊，快把药送进去吧。我不看着她把药喝下去，就不走了。”

凤爱大嫂在灶房等着，母亲讲话的声音从门缝里飘了出来。

“要不拿起枪来打仗，就不能救出国家，咱们妇女也得不到解放。我们都是被夺去了父亲和哥哥、弟弟和孩子的，我们应当拿起枪参加战斗……”

凤爱大嫂越听越入迷，全神贯注地两手按住胸口，咬紧了嘴唇。一躺到炕上就呻吟不止的母亲，在人们的面前却这样丝毫不露自己的痛苦，一连几个小时，甚至一连几天，讲着火一样炽热的话。

左等右等，总不见药碗退回来。可也不能打开门催她。凤爱大嫂无可奈何地蹲在锅台前边，一动不动地等着。

晌午早过了，日头已经偏西。一个妇女急急忙忙地朝这边走来。背上背着孩子，鞋上沾着红泥土，显然是从远方来的。

“母亲在这儿吧？”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开门奔进屋里。

人们的视线唰一下向她集中过来，她噗通一声坐在炕上，声音沙哑地喊着说：

“妈妈！玉心死啦，鬼子们抓住她……”

玉心是去汪清地区联络的通信员。刚来的这个孩子妈回娘家在城里看到了被吊在电线杆上的玉心。

听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康盘石母亲久久没说一句话，只是凝视着窗外。

孩子妈背过脸去哭着，大家都在流着眼泪。

静了半天，母亲转过脸来，向大家说：

“大家不要哭了，这件事太惨痛了，不是眼泪能洗刷的啊！”

母亲陷入极大的悲痛中，推开药碗，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重新开始了讲话。

* * *

当金星同志走到了通往小沙河的岔路口的时候，陶器店沟的家里，有一个装束朴素的年轻妇女轻轻地推开房门走出来。

“多加小心。”康盘石母亲小声叮咛着。

“嗳。”

年轻妇女低头行了礼，迈着快步迅速消失在山角后头。她是为传达今天会议的精神，要沿着豆满江走几百里路，到南阳去的。

母亲一直目送她越过山岗看不见了，才回到屋里。她缓了一

口气， 拉过针线篓开始做针线活。 把草绿色军装上衣放在膝盖上，锁了第三个扣眼，她想今天把扣子都钉上，可总是腾不出空来，心里非常着急。说起来，这一套衣服，做做停停差不多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了。

她缝了几针，望了一下窗外。傍晚的霞光象一匹匹素绢一样直射在苇席上。四周寂静无声，仿佛整个宇宙在打瞌睡。

“但愿一路平安无事……”母亲轻轻地自语说。

敌人的警戒越来越严，传递一张小字条，也要冒极大的危险。

象这样的事情，早春的时候还是她亲自去做的，但是现在已经身不由己，走不动了。这次开会又熬了几夜，全身更加酸疼难忍。她觉得有点眩晕，就把头巾往紧里扎扎，躺在炕头上。

她从几年前起一直闹病，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病也一天天加重，吃下东西总是不能消化。一辈子的贫穷，一辈子的操心和劳累，终于给她带来了疾病。

她替人做针线，浆洗衣服，从没有叫过苦，甚至对家里人也从没有流露过一点为穷日子犯愁的神色。她总是把一切痛苦都深藏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笑吟吟地过日子。

母亲并没有听任痛苦来折磨她，而是面对着痛苦，顽强地搏斗着。

为了朝鲜妇女的遭遇，她常常披星戴月，不知翻越了多少风雪呼啸的高山， 也不知走过多少落叶飘零、 秋雨濛濛的平原小路。为了开导一个妇女会会员，有时甚至还一连几天不厌其烦地跑远路去找她谈话。

母亲的轻轻的脚步声和和悦的笑声，回荡在白山地区的每个地方，也传遍了安图一带。

她曾无数次地遭到狂风巨浪的冲击，但她每次都忍住极大的痛苦，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

在峰火山麓，在绿油油的酸枣叶子覆盖着山岗的季节，当金亨稷先生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朝她说一声“我很快就回来”，举起被戴上手铐的两手晃了晃，从容地走出去的时候，她悲忿万分，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

当她看到金亨稷先生在葡坪全身受了冻伤，再次躺倒在炕上的时候，她痛苦，她难过，流下了眼泪，不，流下了血泪。此后没过几年，她的丈夫金亨稷先生含恨辞别了人世。不久，她的哥哥康晋锡先生，小叔金亨权先生也相继被捕入狱。

母亲经受着这一切难以用血泪消解的沉重的悲痛，丝毫没有灰心过，也从来没有退却过一步。

她那气概，俨如海边的巨大石崖，任凭山峰一样高的大浪猛烈拍击，任凭阶级社会的狂风暴雨无情捶打，仍然一动不动，巍然屹立。

母亲歇息了一会儿，又拿起了针线。

金星同志一面走，一面考虑着这一年将如何开展斗争。方向已经定得很明确，但是显而易见，困难必定是重重的。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这次开赴鸭绿江地区，就是不容易的。这一条到处都有日本关东军把守，土匪武装出没无常的漫长而艰险的道路，目前还缺乏锻炼的游击队员能不能胜利征服，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群众头一次见到游击队，会怎样对待我们？跟独立军建立统一战线就已经够困难了，还必须同中国人的反日救国军携起手来。今年四月去俞司令部队，就经历了一场极大的危险，今后还需要冒多少这样的危险，也很难预料。

要在各地同时建立游击队，也不能不预料必然要付出一些惨痛的牺牲。

加上家里又有说不出来的困难。他早就知道，母亲的病正在日益加重。每当他偶尔回家探望，母亲总是瞒着自己的病，不让看出她有什么不舒服，这样反而使他更加难过。

哲柱因为做共青同盟的工作，总是不在家，英柱也常常出外跑联络。但也不能因此就责怪他们。

他为了抖掉这些纷杂的念头，环视四周，寻找着可以引起回忆的景物。

不远就是兴隆村，过了眼前那个山岗就是发财屯。

在兴隆村那栋屋檐低矮的小草房的上屋里，他编写过教育青少年的资料、富有鼓动性的讲话稿和形势报告等等很多文件。也是以这里为中心，进行了建立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他把马鞍子当做铺垫儿坐在上面一连熬了好几夜的也正是这个地方。那时候，曾有多少同志来这里找过他，又有多少同志从这里分头走向了各个地方啊！

这以后，他去过桦甸，去过吉林，也去过卡伦，现在来到了这个松江地区，那些地方都成了他一步步走过来的阶石。

一件件往事象一朵朵白云浮现在脑海里，使金星同志甚至忘记了自己正在走路。

他越过了又一个山岗。

他横穿过通往富尔河的公路，沿着水流潺潺的小河边上的一条小路走去。夕阳斜照着山峦，葱绿的柞树林，一块块的绿草地，红艳艳的山百合花，织成了一幅斑驳陆离，美丽如画的锦缎。

河岸上，柳树成行，一眼望不到尽头。偶尔可以看见几棵水

曲柳扬起树梢在那里轻轻摇晃。

能够望得见陶器店沟的一片草甸子，芦苇丛生，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小河里的细水似断非断，一直流向深山沟。河水清澈见底，水下的沙砾好象在轻轻晃动。

金星同志走过村口的独木桥，看见了熟悉的三栋木屋。他的视线直直地投向了最右手的那一栋。

院子里空无一人。墙上挂着一个草编的网袋，灶房门旁放着山区常见的木桶，稍微有点儿歪斜的木烟筒冒着一缕线卷似的炊烟。

母亲现在怎么样？要是弟弟出来看一下该多好，怎么这样寂静，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夕阳照在窗户上，红霞慢慢变成了淡紫色。母亲刚刚把剩下的扣眼锁好，钉上了扣子，一套衣服总算做成了。她翻看着衣服，择掉了一个个线头。

登登一阵脚步声，接着是灶房门吱哑一声打开，水桶碰在门框上当地响了一声，随后，脚步声又走远了。

分明是英柱回来了。这孩子不管是在外头玩，还是有事出去，一到做饭的时候，总是回来，先在灶膛里点上火，然后担着水桶去打水。

他代替在外干革命的两个哥哥，在家里做这做那，料理着家务。没人叫他做，他也主动找活干。母亲一面查看着针脚，一面想着英柱，觉得他是那么可爱，又那么令人心疼。

院子外头又响起了脚步声，也许是有人到后庄去吧。

不一会儿，东边又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脚步声。

母亲起初没有注意，等到声音清楚了，她突地直起身来推开了房门。

真的，是儿子，正从菖蒲水塘边的小路上朝这儿走来。

“我说没错嘛。”

母亲匆匆把军装叠好，扶着门框站起来。这时候，金星同志已经快步穿过院子朝母亲这边奔过来了。

不知道母亲怎么猜得那么准，他每次回家来，就是深更半夜，母亲也总是这样先打开房门出来迎接他。要是从前，母亲早就跑到院子里了，可是今天，却站在廊台上受了儿子的礼。

金星同志行过礼，扶着母亲坐在炕头上。

他脱下上衣挂在墙上，把屋里打量了一下。

用泥刷过的四壁和顶棚光滑洁净，炕席干净整齐，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一双勤快的手收拾的。靠墙的搁板儿上放着一个糊了一层纸的木柜，柜上放着叠得四角方方的土布被褥。这一切都跟从前一模一样，却不知为什么给人一种冷清清的感觉。哲柱镶了一小块玻璃的窗户上的白纸已经变成了土黄色，柜上的那条父亲盖过的深绿色的被子也已经褪了色，变成了淡绿的豌豆色。

搁板儿的另一头上放着一个松树牌煤油的包装箱，箱子盖上安了以前没见过的小锁。这一定是哲柱搞的吧。

房门旁边放着一张没有抽屉的桌子，桌面上铺着白纸，堆着几本书。

就是这几样简陋的东西，也叫母亲安放得这样恰到好处，整齐朴素。

金星同志坐在母亲的面前，说：

“妈妈，近来身体怎么样？”

“没什么。这些日子好多了。”

母亲微笑着，赶紧把刚才解下来的头巾掖在枕头底下。

金星同志听了母亲的话，看出母亲有意不提自己的病，这更增加了他的忧虑。

他仔细端详全身穿着白衣服的母亲，心里不禁吃了一惊。

他发现母亲老了。

母亲的眼睛，跟从前一样总是含着微笑，闪着温和慈祥的光辉，然而眼圈已呈现出依稀可见的青灰色，鼻梁显得比过去高了，轻轻闭着的嘴唇，周围刻上了细细的皱纹，头发稀疏了，鬓角上闪着丝丝的白发。

金星同志觉得这一切好象在述说着岁月的流逝和母亲病情的严重。他情不自禁地背过脸去。

母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从容地理了理鬓发，笑着说：

“你看我好象瘦了一点吗？可能是昨天晚上有事儿没有睡好的关系，不碍事。我看你脸色红红的，身体倒是挺壮。”

“妈妈，我的身体很好，可是妈妈您的病好象更重了些吧？”

他靠近母亲，望着母亲的脸说。

“你一见面总说这个，我这个病还不是老这样？说是病也算是病，说不是病也就不算什么病了。人嘛，活着还能没病，闹点小病也是常事儿。昨儿晚上走了点路，有点累，才躺了一会儿。”

金星同志怕母亲为难，就转了话题，问起哲柱的情况。

母亲说，哲柱离开家快一个月了还不见回来。他一直忙共青同盟的工作，很少回家。

母亲唯恐大儿子为家操心，很快又提起了英柱。她称赞说，英柱一面做儿童团的工作，一面还做家里的活儿，帮了不少忙。

“这孩子可乖了。他去送信，不管天多黑，也一定要赶回家来。他说把妈一个人留在家里，到哪儿去都放不下心，睡不着觉。瞧，他这会儿又挑着水桶打水去了。”

“英柱也已经赶上大人了。”

“要是真够个大孩子的岁数，他那么苦干，我还不会不忍心呢……你先坐一会儿吧。”

母亲恐怕老这么坐着会叫大儿子看出自己在养病，于是用手支着膝盖站起来，骨头节儿发出了咯咯的响声。她刚刚吃力地挪动了一步，听见哐的一声，灶房的门打开了。

“英柱吗？你大哥回来了。”

“我在井边上早看见了，就是没打招呼。”

是英柱的声音，跟他的长相很般配，清晰悦耳。接着，是水桶碰门框的声音和水溅在地上的声音。

“大哥，您来啦？”

母亲一开门，光着头的英柱还没放下水桶就站在灶房里点了一下头。袖口捋到胳膊肘上，小褂儿叫水打湿了。

金星同志一步跨到灶房里替他接过水桶。

“怎么样，过得好吗？你挑得太多了，要悠着自己的力气挑啊。”

“水倒不多，就是背带松了一点儿。”

“背带是松点。这是你二哥用的，你也不紧一紧就用？”

金星同志把水倒进缸里，刚转过身来，英柱就蹦上去抱着他的腰打起坠儿来。

他把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抚摸着弟弟的头顶。

英柱平时好象很懂事很稳重，可是一见到大哥就这样撒起娇

来。他使劲抱着大哥的腰，把脸埋在大哥的怀里乱撞。过了半天，才抬起头来，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哥，又叫了一声：

“大哥！”

母亲看着他们哥俩如此亲热，不觉泪水湿了眼睛，赶紧转过脸去。

金星同志拉着弟弟的手走到外面。院子的一头，有一条板凳，是在地上打了两个矮木桩，上面横钉一块木板做成的。他把手搭在弟弟的肩上，二人并排坐在板凳上。

面前是一个小花圃，盛开着连翘花。在那块有许多窟窿的怪石旁边，开满了金达莱花。

那前头还有凤仙花啊，鸡冠花啊，半支莲啊，好几种花草，都还没到开花的时节。

“英柱，你觉得妈妈的病近来怎么样？”

金星同志跟弟弟问这问那打听了好些事，然后这样问。

英柱掉过脸来望了一会儿哥哥，说：

“妈说她现在可硬实了。”

“硬实？”

“嗯。”

弟弟不愿叫哥哥担心，虽然他知道哥哥对母亲的病是很清楚的。

“近来还常常为妇女会的事儿走远路吗？”

“不，都是人家来找她，今天还来过两个人呢。”

“是吗？”

薄薄的黑色纱幕悄悄地罩上了大地，轻风吹拂，凉爽宜人。玉米已经长出两三片嫩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摆，菖蒲丛里青蛙在

嘱儿呱地欢叫。

金星同志没用几句话就使英柱说出了实际情况。

英柱泪汪汪地把母亲曾经严厉嘱咐他不要说的话也都说了。

接着都沉默了。

这是金星同志意料到的，不过听了弟弟的话，心情更加沉重起来，默默地凝望着黑影笼罩着的山峦。

“大哥，听说去汪清的路上有个叫苍庄的村子，那儿有一个私立学校，您认识那学校的老师吗？”

英柱觉得这样沉默很不好受，就突然转了个话题。

“去汪清路上的苍庄，离这儿有二百多里路呢，你问的是谁呀？”

“那个老师名字大概叫白光明，您认得吗？”

“见了面也许认识，可是你问他干什么？”

“人家说他跟哲柱哥很好。咱们这儿有他的亲戚，他每次来都跟我们说要见见大哥。今天还碰见他呢，说是昨天来的。”

“是吗？有什么事儿？”

“他说有事儿要跟您商量。”

“英柱！”母亲招呼说。“给大哥端洗脸水去吧。”

“嗳。”

英柱很快就端来了洗脸水，拿来了毛巾，问：

“大哥，您不马上走吧？”

“怎么？”

他刚把手放到热水里，转过脸来望着弟弟。

“我现在要跑一趟后庄，送信去。”英柱知道大哥常常是来去没有一定的时候，唯恐他夜里走了见不到了。

“你快去快回吧。”

“我回来晚一点儿，您也得等着我。”

“瞧这孩子，跟大哥还这样没规矩。”

英柱闪着黑亮的眼睛正要跟大哥要个准话，母亲在旁轻声嗔怪了他一句。

英柱咧嘴笑了笑，就朝后庄跑了。

金星同志回到屋里，面对着矮桌坐下。灶房里传来撅干树枝的声音，一会儿，听到咕嘟咕嘟水开的声音。

不大工夫，用开水炒青菜的香味儿从门缝里飘进来。

金星同志翻了一下桌子上的书，都是一些《养鸡法》、《春香传》、《劳动者读本》之类的。《养鸡法》他是第一次看到，打开书皮一看，却是高尔基的《母亲》。无疑这也是哲柱搞的。书已经磨得都起毛了。

英柱很晚才回来，母子三人这才一块吃了晚饭。

*　　*　　*

“那本《养鸡法》都象乱棉花套子了，妈妈。”

金星同志吃完了晚饭，跟母亲聊天说。

英柱因为跑联络跑累了，吃饭的时候就一个劲儿地眨巴睡意朦胧的眼睛，刚撂下饭碗，就趴在大哥的膝盖上打起瞌睡来。

“那是你在吉林的时候寄来的，差不多有五年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它了。很多妇女也看过。传来传去，传到了前庄。后来英柱找到了，才要回来。他说他也要读一读呢。那个书皮，记得是哲柱头些日子新包上的。”

母亲忘了疲倦，一面缝着儿子的内衣，一面说着。

“我老觉着那本小说末尾有点叫人感到惋惜，可是还好，是一本好书。读了它，就觉着有劲，好象交了一个知心的邻居……我还常常跟那个挨醉鬼丈夫欺负的老母亲谈心呢。那个老母亲虽说常常流眼泪，可这不是因为她软弱。”

母亲把线头捻了捻，想纫上针，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抬起了头。仿佛她又在跟小说的主人公谈心，仿佛那种沉重的感情又在揪她的心。

金星同志望着母亲沉思的眼睛，平静地说：

“小说结尾有点叫人感到惋惜，这话您在抚松的时候也说过。您总是想着叫那位母亲继续斗争下去才好，所以那种惋惜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那时候的事我早就忘了。我的想法也不过是，不应该叫那位母亲被敌人抓走就完事，应该让我们多看到她继续斗争才好。”

“妈说的对。看来，那时候可能有种种原因，作者只能写成那个样子。那时候，母亲们的情况是那样，作者自己的想法也是那样，已经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嘛，也就只能那个样子了。说实在的，要是能象妈妈说的，再多写一点继续斗争的场面，该多好？可是要写，就得再写出一部书来才行啊。”

“那现在怎么能指望呢。可是听说那个作家不是还活着吗？”

“妈妈您真是什么都知道。这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不是说耳朵是一宝吗？我是去年开春的时候，听那个南阳的年轻人说的。”

她说的是韩兴洙。韩兴洙的老家在南阳，所以人们都管他叫南阳人。母亲一针一针地缝着开了线的内衣袖子，说起了韩兴洙闹

病的事。

母亲一直不住口地称赞韩兴洙。说他很有礼貌，品行端正，年轻轻的却那么富于感情，会体贴人。她说，韩兴洙闹病的时候昏迷不醒，口说梦话，象小孩儿似地喊着“哎呀妈呀，妈呀”。母亲还学了他的样子给儿子看。

母亲笑了，金星同志也跟着笑了。

“我一想起他，心里就象针扎的似的。他病的那么厉害，还没好利索，就走了。我总觉着做了一桩不应该的错事，心里老是放不下。孩子，英柱啊，看这孩子睡着了。快铺上被睡吧，别累着大哥。”

趴在大哥的膝盖上听他们说话的英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别叫醒他了，等睡熟了再放到被窝里去吧。”

他抚摸着弟弟的头发，接着说：

“老韩总惦记着妈妈的病。这次他也是要来的，可是有事又把他拖住了。他送了我很长一段路，再三嘱咐我向妈妈问好。”

“他真能体贴别人，上个月十五，他又托人给我送药来了。”

“送药？”

这是他第一次听说。他想到韩兴洙这样悄悄地替他照顾着母亲，想到他那深厚的情谊，感激得几乎要流下泪来。

“是啊，提起药，我又想起来了。这一程子有三个地方寄来了小包，都是药。我看了他们的名字，也分不清谁是谁，到现在还没回一封信呢。”

“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妈看了也认不出来。”

他那抚摸着英柱头发的手，慢慢地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眼前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战友的面庞，回忆起同他们紧紧地握手道

别的那个寒风凛冽的黑夜。他是多么想念那些现在都一个个分散在广阔的原野上，却又象在一条血脉上一样，思想感情始终息息相通的老战友啊。

“那个解释卡伦会议四大路线的小册子，不能再给我们几本吗？要能再有几本就好了。”

母亲看夜深了，往油灯里添了点油，说。

“我们正打算在游击队里设一个出版部呢。”

“那是以后的事了，我们现在就缺那个书，正感到不好办呢。准备新收的妇女会员，都得看一遍才行，可是就那么几本，要轮着看，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轮过来。要是没办法，只好大家凑一块抄几份了。”

母亲咬断了线，又拿起了钮扣。

“有了游击队了，妇女们要做的事也多起来了。你们的军装也要做，还要有人跟着队伍给你们做饭，又要替参加游击队的男人做家里的事。该做的多着哪，可就是做的都不怎么满意，真让人焦心哪。哦，我前些时候把英淑派到你们那儿去了，你见到没有？那孩子可真是个踏实的好孩子，要说缺点儿什么，就是没念过书，懂得太少。”

“见到过，她已经是堂堂的游击队员了。懂的少，以后慢慢学就行了。”

他回忆着朴兴德的汇报，想着英淑在两江村妇女中大受赞扬的事，微笑着说。

“多好的事啊。现在妇女也扛起枪来了，算是我们迈出了一大步。从前，我们做的顶多就是扫除文盲啊，反对早婚和买卖婚姻啊，破除迷信啊这些个；可是现在呢，我们妇女也总算挺起了

胸脯，担起了一份革命的担子啦。”

母亲十分满意地抬眼凝视着前方。她，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总是这样眼望着未来，胸怀伟大的志向和希望，顽强地生活着。

金星同志看到母亲精神焕发，红光满面，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不禁肃然起敬。

“唉，你走了远路，多累啊，快把英柱放到那儿，早点躺下吧。”

母亲回手抓过一个枕头来。

“不要紧，我一点儿不累。我看妈妈倒是坐太久了，该躺下休息了。”

“不，我白天还睡来着。我因为老躺着，这样坐一会儿就等于是休息了。那你先把英柱放下来也好一点啊。”

母亲把枕头推过来。金星同志怕母亲操心，就伸手要去接。可是一看见母亲的手，他的手立刻停住不动了。这不过是一眨眼之间的事情。

母亲早把手收回去拿起了针线，一针一针地缝着袖口。

金星同志的眼睛望着母亲的手，久久没有离开。

粗大的骨节，皮肤也变粗了，又那么瘦削——跟他小时候看到的，是多么不同啊！

小时候，母亲到大同江边洗衣服，他就跟着去玩。临回家的时候，母亲总是给他洗脸。那时候，母亲的手是多么白净柔软啊，捧上一捧水也不漏一滴呢。

后来到了中江，又搬到抚松，母亲手指间的缝还没有这么大。当他动身上桦甸，母亲给他提行李的时候，她的手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弯曲而粗糙。

母亲的手怎么变得这样粗糙瘦削啊，他明知这是必然的，但心里还是不免感到凄楚。她，母亲，在这暗无天日的社会，就是用这双手披荆斩棘，开辟了生活的道路，开辟了斗争的道路，手怎么不变粗糙呢！她就是用这双手，刨了一辈子地，一块一块地捡出了地里的石头，一根一根地薅净了地里的杂草。就是在这双手里，有多少根捣衣棒被捶细捶折了，有多少根针尖儿被磨钝了啊！她吃不上饭的时候，也是用这双手勒紧了腰带。金星同志想到这些往事，心里不禁感到一阵难忍的疼痛。

他望着母亲面对油灯缝衣服，望着母亲的手，呆了半晌才轻声说：

“妈妈！别再缝了，该歇一歇了。您太辛苦了，等我们解放了祖国，一定请母亲们到海边的好地方去好好休息……”

他很想说，那时候母亲的手也会重新胖起来。但他不忍心说，怕说出来反而使母亲难过。这一不忍心说出来的话好象凝住了他的胸口，他的眼角立时潮湿了。

母亲停下针线活，抬眼看着儿子。她也有所感触。几天来，胃口不好，一直吃不下东西，今天儿子来了，在好久才回家一趟的儿子面前不好一点东西也不吃，才勉强吃了几口，到现在还觉得不舒服。他怕儿子看出来，就加倍小心，尽量想装得愉快高兴，赶忙收起了针线活儿。

“别再说什么病不病的啦，说点儿给人鼓劲的话吧。你说游击队这次开走了，得什么时候回来呀？”

“看起来得一年。”

“路上要是碰上朱先生，可要替我向他问好。”

母亲说的朱先生就是独立军的头领朱虎林。

“照现在的计划，我们是要会一会独立军的。朱先生，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要是能去找他，那就去一下才好。因为以前你父亲也常常提起他，我才这么说。”

“我们已经定了一个方针，准备也同独立军携起手来。”

“说起来独立军里也有好人。前些时候，我有事去了一趟五十里外的地方，正赶上有个长头发的人在讲话，我也去听了一会儿。是个什么‘共产党再建派’还是什么派的人，他摇晃着那颗人们说的什么‘主义者脑袋’，没完没了地讲了一大堆，这个那个他都骂遍了。他还晃着拳头说，独立军都是破犁铧一样的东西，该砸碎了扔到炉里去。这么一来，听他讲话的人一个跟一个都走散了。怎么不走呢？那些人有不少是当过独立军的，也有不少是独立军的子弟。”

“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求之不得的，他们就是希望咱们朝鲜人闹不团结。”

“这些喊共产主义的人还不懂团结，真是太不象话了。”

“咱们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叫这些宗派分子闹垮了的。所以，现在咱们完全重新开始搞，也就有加倍的困难。”

“就是。”

谈话好象瓜秧分了杈儿长了蔓儿，越谈越多，母子俩简直忘了夜已多深。

母亲收拾起手里的活儿，又把大儿子挂在墙上的衣服摘下来看看有没有该缝的地方，发现一颗钮扣要掉下来了。

“扣子要掉了。”

“前些日子打了一仗，可能就是那时候松了线的。”

“打了一仗？”

金星同志向母亲讲了伏击马车运输队的战斗。

母亲停住手里的活儿，静静地听完了战斗故事，立刻容光焕发，满意地笑了。

谈话无尽无休地继续着。

壮大和加强游击队，女革命者的当前任务，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将有什么结果等等问题都谈到了。从钮扣引起的谈话，转到了正在欧洲形成的一个战争温床，又转到尚在沉睡的非洲大陆正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宰割，贪婪吞噬，但它不久也会从沉睡中醒过来，象愤怒的雄狮一样咆哮着吞掉侵略者。一会儿，又说到家乡万景台，想念着家乡的亲人在怎样过日子。

谈话没有止境，一会儿追溯到久远的过去，一会儿飞奔到遥远的未来。独立后的社会主义祖国，她的未来是多么令人神往啊！一想到未来，就觉得胸襟开阔，心旷神怡，一切愁苦都烟消云散。

到那时候，再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都可以学习，都可以工作，都可以休息，而且这一切都将成为每个人的义务。有病可以免费得到医疗，老年人受到最大的尊敬，孩子们得到最好的享受。

这一切，母亲早在万景台的时候就听金亨稷先生讲过。

母子俩的谈话，仿佛是清清的湖水微波荡漾，交替着喜怒哀乐，不停歇地泠泠作响。

但是，他们尽管谈到了无数的喜悦和悲哀，有一件事却都有意地隐藏在心里，小心回避着。那就是他们都在想念着仍在汉城监狱里受折磨的叔父金亨权先生和舅父康晋锡先生。

母子俩多么想叙一叙对亲人的怀念和惦记啊，然而他们又都怕谈到这些，怕触动彼此心中的痛楚。

金星同志为了打听他们的情况，曾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为了了解对他们的判决，经常看报纸，也托人多方探听过。

舅父康晋锡先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现在关在西大门监狱，九年来一直在狱里坚持斗争。可是听说，最近以来身体过于衰弱，一直病倒着。

金亨权先生跟其他革命军战友一起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母亲也曾多方托人探听，知道了大体的情况。

鸡叫了。

母亲抬起头来，象突然想起来似地问：

“能不能让我看看游击队啊？”

“看游击队？”

母子两人的视线相遇在一起。母亲提出这个要求，是经过了反复考虑的。她一想到游击队就要去打仗，自己又闹着病，就迟疑起来，一直没有开口。母亲的这种心情，金星同志早就猜到了。但是他一时想不出应该怎样回答母亲。母亲看到儿子没有马上答复，用恳切的声音又补一句说：

“我想亲眼看看咱们的游击队。”

“应该看看。”

金星同志想着母亲的病，沉重地回答说。

“明天去好吗？”

听了儿子的答复，母亲顿觉轻松，又紧问了一句。

“明天或者后天，请您见见他们吧。”

“明天就是明天，还说后天干什么？”

母亲的大而有神的眼睛放出强烈的光芒，流露着比说一百句话还要多的含意。金星同志看到母亲的这种目光，又一次感到一

股热流霎时传遍了全身。

“您得给一点时间让我派人去送个信儿啊。”

他心里打算着从即将集结到两江来的部队里调一个排到凤山庄来一趟。

“我自个儿去看一下就行了，干什么还派人去呀？”

“是有事要派个人去的。可是，哲柱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的事可没有人知道。英柱这孩子悄悄地告诉我说，哲柱打算组织一支很大的游击队去找哥哥呢。”

“哲柱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他的脾气就是打定主意干什么就非干出来不可。”

“前些时候从金仓来的工人，你都见了没有？”

“都见到了。都编到安图那一连去了。”

母亲好象回忆着往事，看着儿子的脸，平静地说：

“说起来，哲柱的热情也是冲天高呢。”

夜已深了，星星也在眨巴着眼睛打瞌睡。花圃里，不知名的草虫唧唧地叫着。

* * *

第二天早晨，金星同志给就要到凤山庄来的游击队捎了个信，然后领着弟弟上了山。弟弟虽然年纪小没有多大力气，但是打柴已经很熟练，懂得门路，俨然是一个能干的樵夫了。他身上背着自己做的小背架，跟他的个子正合适，架上拴着捆柴禾的草绳。他提着镰刀，走在哥哥的前面。那个样子，简直不象个才有九岁的孩子。

他扬起红扑扑的脸蛋，欢蹦乱跳地爬上了山岗，还不时地回头望望哥哥。

去年冬天，家里没柴烧，他吃了不少苦。虽说哲柱哥在家的时候也没有堆起过大柴垛，把炕烧得暖烘烘的，但自从哲柱哥也不常回家以来，去年一冬可真吃够了苦。每当英柱背着一小捆柴禾走下山坡的时候，母亲总是早就等在路口上，接过柴捆，用嘴哈气暖他的小手：

“山上柴禾有的是，可咱们家就缺柴烧，叫你这样受苦。”

遇到这种时候，英柱总是象大人似地说：

“我说不冻手嘛，妈还总是跑这么远来接我。妈，可别着凉啊。”

一听孩子这么说，母亲更是难过，眼泪就夺眶而出，马上掉过脸去不叫孩子看见。

他们那空荡荡的木屋，藏不住热气，小小的英柱背两趟柴禾来，一天就烧没了。尽管这样，英柱还是天天参加儿童团活动，天天去打柴。

村里的青年不忍看这小小的孩子这样吃苦，一连几天给运来了好多柴禾。母亲拉着他们的手，百般劝阻他们，叫他们快去忙组织里的工作，才把他们赶走了。

金星同志赞许地望着走在前面的弟弟，陷入了深思。

这次离别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也许长期不能回来。那末，一切沉重的担子不是都落在小弟弟的身上了吗？

再说，这次到鸭绿江地区去的路上，以及家里的事情和整个革命斗争中，都有不容易越过的巨大深渊。

就算今天打一天柴禾，或者明天再打一天，也烧不了几个月

啊！不仅烧柴有困难，口粮更是个大问题。天气已经暖和了，柴少还可以勉强对付，但是没有一粒米，拿什么去下锅，熬过那漫长的夏天啊！

一路想着这些事，不觉之间已经走到了后山的山腰。

英柱放下背架，看了一下柴草地，就挥起了镰刀。

金星同志脱下上衣挂在赤杨树枝上，又把衬衣袖子卷到胳膊肘，然后拿起镰刀四下看了看。哪儿也没有可以下镰刀的好地方。尽是一些斧折桦、榛棵子、胡枝子、赤杨树，刚吐出新叶，只能做引柴。

英柱在前头砍开了胡枝子。他这个吃尽了没柴之苦的孩子，趁着有大哥帮忙，想尽可能多打一些，碰到什么就砍什么，真是劲头十足，恨不得一下子把整个山砍光了似的。

“英柱，砍那么小的能当柴烧吗？”

“妈说不要砍粗的，说这种胡枝子更好烧。”

“那是怕你太吃力嘛。要砍，今天就砍个痛快。你看哪儿有大点儿的干巴树？”

于是哥俩就决定砍那些七度灶树。

金星同志一把搂住那些树的枝子，举起镰刀朝树根用力砍下去。这镰刀，长长的黄柏木把，一拃半长的镰片，使起来很得劲。把镰刀举到头上狠劲斜砍下去，同时把树干往旁边一拽，树根就齐齐地被砍断了。纵横交错无处插足的灌木丛，一片一片地被征服。砍过的刀痕上渗出了露珠一样的粘液。

密密的灌木丛，被砍倒了一大片。一直被盖在树丛下的不知名的各种嫩草在阳光下忸怩地露出脸来。它们拨开潮湿发黑的陈年落叶，把头伸出地面，艰难地支撑着还没有长出几片的嫩叶

子。象婴儿小拳头一样的蕨菜，柔嫩细软的紫花地丁，叫人很想摘下吃一口。细高挑儿的苍术草，含苞欲放的羌活，象无家可归的孩子一样到处生长的蓟草和女萝，种种杂草，都露出了脸。

湿地上，草丛里，都散发着初夏的野外特有的清新浓郁的芳香。

混杂在灌木丛中，攀着野蔷薇或七度灶树枝生长的旋花，喷着浓浓的蜜香。各种各样的蜜蜂，有毛茸茸的，有细腰的，全身沾满花粉，飞来飞去，忙着采蜜。有的也许是采蜜过多了，也许是被蜜香熏醉了吧，掉在地上嗡嗡响着打转儿。

金星同志一口气砍了周围有十来丈那么一大片，额上出了汗。

他直起腰来用毛巾擦着脸回头一看，英柱正在把砍倒的树往一块儿归拢，干得很欢，脸红得象个熟透了的西红柿。他热得脱掉了上衣。一迈步，别在腰带上的镰刀就跟着一晃悠。脚上穿着马掌大的自己打的草鞋。金星同志想到这个才不过九岁的小弟弟这么早就踏上了凶险的人生航路，心里很难过，眼睛都发潮了。

“英柱，这儿没有泉水吗？”

“那头有一个，我去给您舀一碗来。”

“泉水要到泉眼上喝才有味儿呢。”

过了一个山坡没走多远，就有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下面一个窄缝里积着一小汪泉水，只有一个水瓢那么大。水底石缝里有个小窟窿，看起来只要用一个手指头一堵就冒不出水来。从这石缝里冒出来的水，荡着一圈一圈的波纹，顺着另一头的石缝淙淙流下。

“人家说，这个泉水是白头山上流下来的，永远不干，冬天多冷也不冻。”

“是吗？”

金星同志俯身往一个接一个冒着水泡的水底望了望。

他恍恍惚惚地觉得水里闪过了一个人影。分明是父亲。他知道这是一个幻觉。然而尽管是一刹那间，还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父亲。父亲的容貌一闪即逝，泉水复归清澈碧绿，他心里非常惋惜。几天以前他就开始想，父亲逝世的六周年，六月五日快到了。

“万景台也有这样的泉水。”他喝过水，用手巾擦着嘴角，说。

“真的？”

英柱惊喜地叫着，眼睛闪闪发光。

“可不，从万景峰朝大同江边走下去，当腰就有一个和这一般大的小泉眼。爸爸天天早晨带我到那儿去，我就用那个泉水洗脸，爸爸做冷水磨擦。那个泉水你还没喝过一口呢。”

他没想到这冲口而出的话，会那么深深地刺痛了小弟弟，在小弟弟的心里引起那么大的波浪。

英柱忽闪忽闪地眨巴着大眼睛，凄凉地喃喃说：

“唉！我要能去一趟万景台该多好！”

简单朴素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愿望，流露着他对家乡的火一样热切的怀念。他，生在外国长在异邦，还从没有去过家乡。金星同志揣摩着小弟弟的心，亲切地说：

“嗯，回祖国去吧。把日本鬼子都赶跑了，咱们都回祖国去。把妈妈请到家乡，咱们一块过日子。那时候，妈妈的病也会好起来的。”

听了哥哥的话，英柱心口不禁热起来，一头趴下去大口大口地喝起了泉水，好象要把泉水一口喝干了似的。

“啊，凉快！”

他把淌着大滴水珠的下巴用手背一抹，咧嘴笑着叫了一声。

金星同志朝前一望，一派秀丽的景色映入眼帘。层层山峦，轮廓分明；条条峡谷，深邃幽静；群山万壑，象滔滔海浪，滚滚奔向远方。山下一条小溪，象绿色的彩绸，弯弯曲曲地绕着村庄和山脚流淌。头上是蛋青色的天空，飘着点点白云，云下一只山鹰，在悠然翱翔。

初夏的暖热的太阳，把万道金光洒在大地上，刚披上淡绿色新装的树枝和新生的草叶泛着湿润的光泽。四外没有一点声响，万籁俱寂，静得耳朵都要发麻了。偶尔一声虫鸣，不仅不能打破寂静，反而更增添了静谧的气氛。

金星同志坐在这空气清新凉爽沁人心脾的山坡上，心旷神怡，暂时忘记了忧愁。

山下是村庄。一片象小木匣一样的矮房子，傍着河水，错综地排列着。

有一家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一个妇女在轻轻走动，象是等什么人。

母亲也许也在这样等着我们吧。

金星同志重新拿起了镰刀。

到了中午，地上蒸发着熏人的热气。筋肉突起的胳膊，渗出露珠一样的汗水，汇聚成线，滴溜溜地落在地上。

到了后半晌，金星同志放下镰刀，把柴禾一捆捆地捆起。英柱不停歇地把柴禾抱过来。金星同志用膝盖使劲顶住柴捆，用藤条勒得紧紧的，连一根手指头都插不进去，有时候甚至捆柴用的大拇指粗的藤条都被勒断了。

柴禾总共打了十五大捆。背架上放上四捆，就高过了头顶。

金星同志背上满满一背架柴禾，走下山坡。到了一个小岗上，看见一棵榆树孤孤单单地立在一块足够盖一幢房子的平坦草地上，他心中突然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停下来抬头望了望高高的树梢，觉得它是那么孤独悲凉。他不忍再看，很快地迈开大步一口气走到了村口。

果然不出所料，母亲早来到路口上，接住英柱的背架。

也是这时候，一个妇女头顶着洗衣盆从河沿上朝村口走来。她是早在松江的时候就认识的金凤爱大嫂。她一有空就来帮母亲洗衣服，收拾灶房，熬汤煎药。

金凤爱大嫂放下洗衣盆，向金星同志谦恭地低头行了礼。

*　　*　　*

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晚饭。桌上放着掺了大半小米的干饭，有黄酱汤和酱炒菜，还有几条火烤的嘉鱼，这鱼就算是特别的佳肴了。

金星同志吃了几口，问这鱼是哪儿来的。

母亲过了半晌才说：

“不算什么好吃的，就着泡饭都吃了吧。”

母亲说着，背过脸去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这俩孩子可想着哥哥了，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他们抓这些鱼，大概花了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是啊。他们哥俩说大哥在外头很辛苦，回家来也没什么东西招待。刚开冻，他们就去钓鱼，说是等大哥回来吃。他们每回

也就是钓那么一两条，穿在柳条上带回来，也有空着手回来的时候。要是一条鱼都没钓着，他们可伤心了，连我看了都很难过。他们也忙，有时候三五天才去一趟。这样，他们钓的鱼，连手指头那么大的都算上，总共才有十五六条。看着两个弟弟的心意，你就都吃了吧。”

母亲装作若无其事地说着，但声音是发颤的。

金星同志刚举起羹匙又停下来，望着英柱。英柱却毫无异样，香甜地大口大口吃着饭。

两个弟弟的深情厚谊，他早有感受，日子越久，这种情谊越加经常地、剧烈地扣打着他的心。

“来，是你们辛辛苦苦钓来的，咱们一块吃。”

他把盛着鱼的碟子推到英柱面前，英柱却很快地推回来。

“我们每回钓来都先尝过了。”

“嗯，你说的对。”

母亲接过话来说。她眼眶里溢出了泪水，赶忙站起来，拿过水碗，到灶房去了。

金星同志很想撂下碗筷，但还是把一碗饭和一碟烤鱼都强咽下去了。

吃过饭不久，后头的金昌德来了。他是这个地区的老组织员，老积极分子。他家在山脚下，又离着村子远一点，因此，组织游击队的时候，曾在他的家里开过很多次会，也有一个时期把他的家当过联络站。

金星同志跟他很熟，见面不必讲什么客套，只打了一个招呼。金昌德年近三十，沉着热情，是个有抱负，有度量的同志。他说，他那么热切盼望的抗日游击队就在离着不远的发财屯成

立，可是那天他正赶上闹病，没能去参加，现在还觉得很遗憾。他说今天看到金星同志背柴禾回来，深恨自己没有把金星同志的家照顾好，象犯了大罪似地感到不安。其实，他何尝不想尽力照顾，只因为工作任务繁重，总是抽不出空来。

他们转过话题又谈到了支援游击队的工作。话没说上几句，就听见屋子外面有谁咳嗽了一声。

英柱出去看了一下回来说，是昨天提到的那位白老师来了。

他们的谈话只好改日再说了。金昌德站起来告辞走了。接着一个戴着眼镜的人跨上了廊台。

“可以见一面吗？”

金星同志迎到门口，拉着他的手说：

“请到屋里坐吧。”

“我们过去不认识，贸然地前来打搅，很抱歉。”

白光明摘下眼镜，郑重地深深鞠了一躬。

他一坐下，先做了自我介绍，也说明了来意。

他毫不掩饰，说自己是个富农的儿子，家里有地，有果园，父亲在龙井还开了一个不大的酿酒厂。家境富裕，曾到汉城去专修文科，后来慢慢接触到新思潮，开始向往社会主义，现在已下定决心要走这一条路。他已经离开家自己立灶，开一所私立学校，教村里的三四十个孩子，一面抽空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力求树立自己的世界观。

他简略地介绍了自己，然后说他在苍庄认识了哲柱同志，以后来到这里又见过几次面。

白光明在哲柱同志的积极开导之下，一步步地倾向了革命的一边。后来，他偶然听人说哲柱同志的亲哥哥就是组织了抗日游

击队的金星同志，这使他产生了一定要见金星同志一面的欲望。于是一个月就到二百里外的这里来一两次。

“我可以抽烟吗？”

到了要谈自己心里话的重要时刻，他觉得不好一下子开口，迟疑了一会儿，从衣袋里掏出烟盒。

金星同志大方地微笑着，把烟灰缸放到他的面前。

白光明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身白色毛料西服，脖子细长，脸庞瘦削。外貌略带神经质，举止却文雅持重。厚厚的近视镜后面，一双会思索的眼睛轻轻转动，是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相貌。

他点上香烟，愁闷地抽了几口，慢声慢语地说：

“我这样突然来拜访哲柱的长兄，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您引导我这个彷徨在岔路口上的人走上正路。请原谅我过急地说出了来意，说话语无伦次，然而我认为这对我是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

“何必这样客气？初步听来，白先生不是已经走在正路上了吗？”

金星同志一开始就多少看出了白光明的激动，觉得需要让他那急不可待的心先镇静下来，于是爽朗地笑着，温和地说了这么一句。白光明用手指头正了正往下滑的眼镜，说：

“不。请您坦率地指教我。这是有关一个人命运的问题。即使我得到的将是致命的回答，我也希望那是确切而决定性的答复。让我说得再详细一点吧。方才也说过，我是榨取别人血汗来作威作福的富农的儿子，而且还念了大学。我希望我能够为被霸占的祖国作一点有益的事情，于是集合起村里的孩子，给他们上课，教给他们我们国家的文字，也教给他们算术。然而遗憾的

是，我不配给他们培养人的灵魂，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给他们培养朝鲜的灵魂的人。您可能反问我为什么，然而事实就是这样。请您原谅，我现在是激动了一些。”

白光明停了停，干咳了几下，用手绢按了按嘴角，说：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刻要问我这个人，也就是白光明这个人，是个什么人，我自己也说不出到底是指哪一个我。您也许以为我在故弄玄虚，不是的，事实就是这样。举个就近的例子来说，有过这样一件事情。

“不久前，日本鬼子‘讨伐’大沟庄，杀害了我们好几百个无辜的同胞。那里有一个叫一男的孩子，才十岁，失去了父母，逃出火海，来到了我们村里的他姥姥家。他想读书，就到我的学校来了。先不说这个，先说前几天的事吧。我用树条子打了这孩子，狠狠地罚了他。因为他用拳头殴打了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名叫尚勋的学生，打得尚勋鼻子都流了血。尚勋用手擦着血跑到对面的碑石街。到了那儿，一男又打他。他们互相撕打，谁也拉不开。后来，碑石街的那个区长说是派出所朴警尉说的，要我好好教训他们。我听了非常生气，于是先把一男喊来问他为什么打人。他说尚勋太调皮，揍了他一下，就打起来了。于是我拿树条子抽他的小腿肚子，连续抽断了五根树条子。为的是叫他再不敢打架。可是这个学生一直眼睛都不眨一下，硬是不承认自己有错。看到他这样不服软，我更加生气，也就打的更多更狠。我边打边骂：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爹娘是为什么在鬼子‘讨伐’的时候被烧死的？这样殴打自己的同学，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人？太野蛮了……最后，这个学生被打得过重，倒在地上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朝着我说：‘老师你是资产阶级，我的爹妈就是因为资产阶

级才死的。'接着，他叫了一声'妈妈'，就大声哭起来了。'老师你是资产阶级！'他说的多么清楚啊！这一句话，比我打他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对我是一个多大的打击啊！我不过是用树条子打了他的腿肚子，而他却是用大棒捶打了我的脑门子。您知道那以后又出了什么事吗？有一个名叫明基的学生，是个儿童团员。据他的透露，我才知道事情原来是这样：反帝同盟有紧急事情需要往碑石街送信，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男和尚勋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为了混过警察的眼睛，才那样装着打架跑到碑石街去的。可是我，却打了他们；而他们，却瞒了我……"

白光明摘下眼镜，拿出手绢擦了擦额上的汗。额角上的青筋，神经质地跳动着。他激动得甚至时间和地点都不加考虑了。然而他自己很清楚，现在正是决定他自己的命运的重要时刻，所以他凭着自己的主观把内心的激动都发泄出来了。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在金星同志面前是无须顾忌什么的。

"我认为，凡是教员都应当给学生培养一种灵魂。特别是对被夺去了祖国的我们来说，这更是一个迫切的要求。

"不能给学生培养灵魂的教员，那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灯捻的灯盏，一粒没有雷管的子弹。不，他就是一个伪善者，这样说才是更确切一些。尽管这样，我还是一直为亡国而慨叹，鼓吹爱国主义，大声要求朝鲜独立。然而失去了真正灵魂的什么爱国主义呀，独立呀，祖国呀，只不过把我变成了一个犯了时代错误的疯子。'你是资产阶级。'一男说的对，我是一个资产阶级。'你是亡国奴。'这话也对。我是个资产阶级，又是个亡国奴。这两个白光明，每天都在血肉横飞地进行决斗。就是现在这时刻，在我的胸膛里就有两个势不两立的自我正在挥剑厮杀。一个冰块，一个火

球，在我的内心深处各占着一个位置。火球想把冰块融化，冰块想把火球熄灭。我就是这一种人，请问这种人应当怎样活下去才好？静静一想，抱着这样可怕的矛盾来生活，这本身就是苛酷无情，空虚渺茫，甚至令人害怕，战栗不已的。”

他完全丧失了自制能力，一会儿不知是对谁破口大骂，厉声谴责，一会儿陷在悲哀和怨恨中，长吁短叹。

金星同志看出这不是白光明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许许多多朝鲜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很郑重地，而且亲切地说：

“白先生！”

他的宏亮的声音轻轻地震动着房间，白光明立刻熄掉香烟，端正了自己的姿势。

“白先生说的话，我能够充分理解。 你那多少有点复杂的心境也是可以理解的。白先生说你自己正彷徨在岔路口上，我想，你对自己这样看是对的。我认为，正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作出这样的评价，就有很大的意义。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已经找出了矛盾， 而且你本身已经觉悟到 这一矛盾是非解决 不可的。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必然要经过一场难忍的阵痛，这是无法否认的。 就象你自己说的一样， 也许要经过一场血肉横飞的搏斗。但是，不管多么痛苦，矛盾是一定要解决的。这不仅对你自己是需要的，而且对革命也是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许多朝鲜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严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白先生你一个人的问题。所以，让我们来坦率地，认真地讨论讨论吧。请你镇静一下，不要激动。白先生要走的路，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走向真理的路。这一条路，凭某种兴奋或一时的冲动是走不成的，一步也走不成。需要冷静，需要勇敢。要勇敢地把自己投到

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漩涡里去；自己有发臭的烂疮，就要用自己的手无情地把它连根剜掉。必须这样勇敢，这样冷静而彻底。来，咱们不要顾虑，各自说说自己的想法吧。请往前坐坐，一边抽烟一边谈……”

金星同志从白光明的白净而善良的脸上，看到了许多跟这一位一样带着类似的问题来找过他的人。他握住白光明的微微发颤的手往前拉了拉，又把烟灰缸推到白光明的跟前。白光明机械地又抽出一支烟点上了火，却忘记了抽，只是呆呆地凝视着金星同志的慈祥的面容。

金星同志象抚摸着白光明受伤的胸口一样，和蔼亲切而平静地说：

“抚松有一个姓张的同志，是我小时候的同学。他跟白先生一样，也是富农的儿子，他的精神状态也有许多跟白先生相似的地方。他也经历过种种波折，但是他终于摆脱了自己的处境，现在在革命的队伍里斗争得很好。这样看来，问题在于本人的自觉，在于本人的觉悟，并不在于外界的某种评价。就我们朝鲜知识分子的处境来说，他们家境富裕，因而学到了工人、农民所无法学到的科学和知识。但是，他们不应该用这些为侵略者或剥削者效劳，而应该把它们贡献给人民群众为解放祖国而进行的革命事业。这是革命的要求，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拯救他们自己。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是直接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根据，它催促白先生一样的人要站到革命一边来，而且也告诉你是可以站到革命一边来的。换句话说，革命在召唤做了亡国奴的白光明先生往它那一边靠拢。白先生一家的富裕生活，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血汗

之上的。因此，那个叫一男的孩子抱着那么大的敌意谴责你，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对的，而你，也正是为这个在苦恼着。为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而挣扎，这对白先生来说，可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让我再重复一遍，白先生你必须勇敢地摆脱你应当痛恨的那个阶级环境。因为，我们干革命，为的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树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别的压迫者来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点上，我是信赖我们朝鲜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我见过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毅然决然地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地位，投到了革命的一边。他们大部分也都经过了跟白先生相同的苦闷。可是现在，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积极工作，坚决斗争。一想到这些事实，我相信白先生也能够勇敢地克服自身的矛盾，投到我们的革命一边来。你不要怕在这过程中会遇到考验。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白先生是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在这要么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要么站起来跟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今天，特别是在革命已经拿起枪杆同敌人白刃相见的这个疆场上，我们的革命也同其他所有革命一样，必然要问每一个人：‘你是哪一边的？’对这个质问，必须毫不迟疑地做出决定性的答复。”

金星同志的话到此停住了，白光明抬起涨红了的脸，开口说：

“我怕这个质问。然而我每天都要碰到几次这样的质问。它就象无数的针尖不断地乱刺着我的灵魂，我的心脏简直要完全被撕裂了。请原谅我的冒昧，每当遇到这一质问的时候，我是多么愿意问心无愧地大声回答：‘我是革命一边的！’坦率地说，我不过只有一个富农的身分，其实我的生活在这一带跟所有的人一样贫穷。我是有意识地这样生活。然而我的头脑里，依然实实在在

地存在着我的阶级地位所造成的观念。特别是一想到别人一定会说我的头脑里依然有那种可恨的观念在作祟的时候，我的敢于说'我是革命一边的'这种勇气就不由自主地缩回去了。”

白光明象呼救似地往前伸出了双臂，已经自行熄灭的香烟头夹在他的手指之间剧烈地战抖着。

“这个问题很重要。你的头脑里有那种东西作祟，就很难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不过我看，你还不是那种财迷心窍，贪得无厌的人。你在努力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也是事实，然而你还多少保存着那个阶级地位给你造成的思想观念，也是无法否认的，因而人民群众提防你的那种观念，也是对的。这是思想方面的严峻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爱国家、爱民族，心里充满为真理不惜献出一切的正义感的白光明先生，必须彻底打败富农的儿子白光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批判，将对你的斗争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组织也会极力帮助你。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所以，只要白先生你自己英勇果敢地进行自我改造，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就拿白先生方才谈到的鬼子'讨伐'大沟庄的事来说吧。日本鬼子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暴行，连野兽看了都要感到羞耻的。他们不分老弱妇孺，一律刀砍，枪杀，烧死。在这种情况下，要拯救人民，消灭侵略者，光复祖国，白先生，你还有什么可顾虑，还有什么迟疑不决的呢？在这种时候，为民族的遭遇而担忧的白先生，如果只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处处谨小慎微，你就会对祖国和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朝鲜人民的这一革命斗争，是全民族的斗争。白先生，要勇敢地对待自己。然后，还要勇敢地冲向敌人。关键是有没有民族良心和由此而产生的责

任感。要有一种深信只有革命才能拯救祖国的明确的信念、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一句话，白先生你要有革命的自觉性。让我再说一遍，我们相信你，相信白先生是可以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前进，直到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一天的。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革命的要求。我们将不惜一切地帮助包括白光明先生在内的朝鲜的殖民地知识分子永远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前进。白先生！让我们一起前进吧。尽管是艰苦的，但只有这条路才是我们的活路，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

金星同志一把拉住白光明的还夹着熄灭的烟头的手摇晃着：

“白先生！要勇敢一些！”

“……”

白光明感觉到金星同志的火一样的热情立刻温暖了他的全身。他象失了魂的人一样呆望着对面墙上摇晃的身影。

金星同志详细地说明了在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

谈话一直继续到深夜。

白光明好象一尊塑象，长时间低头不动，静听着金星同志的讲话。他感到自己冰冷的心里开始燃起了炽热的火焰，好象有一种冰冻僵硬的东西在哗啦哗啦地被融化掉。

过了不久，他站起来，低头行过礼，辞别了金星同志。

他沿着小河信步走着。到一块草坪上找个土墩子坐下。天上，群星密布，月亮刚刚升起。他仰脸躺下，举起两臂伸向深蓝幽暗的天空。

“啊，我今天才获得了新生！”

对生的意义和生的骄傲有了深刻认识的白光明，要叫全世界

都听见似地大声喊着。之后，他一眨一眨地忽闪着眼睛，肯定地对自己说，这不是梦，是真事，今天这一夜晚是使一个人获得了新生的壮丽的夜晚。

他在草坪上象小孩儿一样翻滚。他仿佛回到了光着脚追逐蝴蝶的童年时代，心境是那么天真烂漫，洁白透明，善良淳朴，欣喜若狂。

“白先生，让我们一起前进吧。尽管是艰苦的，但只有这条路才是我们的活路，才是真正的革命道路。”

亲切的话语，还在耳边鸣响。

他霍地坐起来。

“是的。我一定走这一条路。要走革命的路。要是半路上倒下，我一定会站起来继续走，再倒下，再站起来走，要走到底，决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和恳切的教导。”

他喉咙哽咽，眼里淌下了泪水。心里有一团烈火，把冻结成一条冰河似的半壁胸腔全部融化开了。

从此，心情恢复了平静，似乎完全忘记了自我。

淙淙长流的河水，通夜不息的虫鸣，轻轻吻着面颊的微风，使他陶醉了，呆痴了。

过了好久，他才站起来走路。走着，走着，他忽然象发现了什么似地向左右看看，并没有看见什么。但是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在他的前后左右，有着许许多多跟他一样的朝鲜知识分子，排成一个长长的横队，在浩浩荡荡地前进。

不知是哪里，公鸡叫了。

天，不久就要亮了。

*　　*　　*

母亲从柜子里拿出一套熨得平平的草绿色军装，放在炕上，说：

“不知合身不，穿穿试试。”

她觉得扣眼锁得不好，把叠好的衣服打开看了看，择掉了沾在前襟上的线头。

金星同志在这完全意外的事情面前，惊呆了似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老早就有这个心，可是你也知道，哪儿有空做呀？ 这会儿才抽空急急忙忙赶了这么一身。按说，你组织了光复祖国的军队，做妈的只要有心，怎么能连一身军装都做不来呢。都怨我心意不够啊。快穿穿看合适不合适。”

母亲拿起军装靠近了他的跟前。

金星同志感到眼圈发热，急忙低下了头。

过不多时，他穿上了新的军装。 完全合适， 找不出一点毛病。这是母亲整宿整宿地不睡觉，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他想到这里，心情万分激动，不知说什么才好。

母亲却跟往常一样， 安详地打量了一下 肩膀、前襟和 长短肥瘦，才满意地笑着说：

“正合身。好了。要是再有一双鞋，全身的披挂就齐了， 你这一穿上，更显着少一双鞋，缺了个牙儿似的，太可惜了。”

母亲往后退了几步，端详着穿一身军装更显英武的儿子。

母亲们给自己的孩子做衣服穿，是寻常的事，因此，很难说

母亲们在这种时候感到的喜悦是一种特殊的感受。但是，康盘石母亲给踏上了光复祖国的征途的儿子做的第一套衣服，是一套军服。她在这一天感到的喜悦，是她一生中再不会有第二次的喜悦。然而她的表情却依然那么和平，依然带着那种湖水的涟漪一样的微微的笑容。

母亲撩一撩垂在鬓角的几根头发，点了点头，然后从墙上摘下了自己的衣服。

“那咱们就走吧。”

“妈妈！”

金星同志往前靠了一步，却再也接不上话了。心在剧烈地跳动，脸发烫。

“妈妈，您的话我一定牢牢地记住。 我一定去实现您做军装的时候抱的希望。”

他声音嘶哑，抖战。

母亲的视线重新落在儿子的军装上。

他们没有说话，但是他们彼此心领神会，无须再说了。

“你就把它当我做娘的心，穿着吧。”

母亲平静地说着，很快走出了房门。

他们已经说好，今天要去跟游击队见面。

金星同志头戴军帽，身穿草绿军装，显得潇洒威武。他跟在母亲身后走着，只离着一步左右。

母亲走在路上，就象没病的人，心情舒畅，容光焕发。去看游击队，固然是一件大喜事，但更使她高兴的，是这样跟儿子走在一起，一路说着，一路瞧着神采奕奕的儿子。母亲虽然生养了他，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却是那么短。儿子刚懂事的时候，就从八

道沟送回了万景台；在抚松的时候，又送他去上了华成义塾；以后他到吉林读书，又分别了六七年。这么一来，母子分开的时间就比在一起的时间长得多。对母亲来说，这是一个在享受母子之情方面的大空白。正因为这样，每逢遇到能够同儿子一起度过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机会，母亲就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来填补这个空白。

这一次，母亲对儿子的情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厚更殷切。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有一种预感：这次送走了儿子，就要很久很久不能见面。她知道，儿子一直是在敌人警戒森严的艰险环境中进行活动，曾经无数次冲破了敌人下"通缉令"不断追捕的罗网，然而这次去的路，更是过去所不能比的。

母亲暗暗压抑着心中的焦虑，不时地回头深情地望着儿子。要把母亲此时此刻的心境表达出来，语言是显得太无能为力了。她那经常思索着的眼睛，令人感到可亲的微笑，不时地拿到胸前去的粗骨节的手，反而表达着比语言更多更深的感情。

碧绿的原野，一条绸带似的羊肠小道，母亲身穿白色衣裳，迈着轻捷的步子，清爽的微风吹拂着短袄上的飘带，路边的艾草轻轻地抚摸着长裙的边缘，脚下的车前子、苦菜花和小嫩草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一对黄色的蝴蝶环绕着母亲的头顶翩翩飞舞，又追逐着衣服飘带欲落不落地转了一会儿，飞向了艾草地。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几只云雀在高空唧唧啾啾歌唱。绿油油的麦田，一垄一垄齐齐整整，宛如一条条油亮粗大的发辫。

碧绿的田野，蔚蓝的天空，没有尽头地伸向远方。举目四望，处处洋溢着明媚的春光。

这个春天，这个风和日丽的一天，好象专为他们母子安排

的，好象专程来陪伴他们这最亲爱的母子二人赶路。

微风吹下几根头发，在母亲的前额上轻轻挠痒。母亲一边用手撩头发，一边回头等着儿子。儿子立刻会意，赶上来跟母亲并排着走。

母亲又望着儿子的魁梧的身躯。她原先怕有些肥的军装，穿在他的身上是那么合适。他的脸又多象他的爸爸呀，是那么开朗可亲；他的矫健的步伐，他的每个举动，都是那么稳重可靠。

蓝蓝的天空衬托着母亲，使她显得那么高大威严。金星同志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母亲。

不觉之间，来到了一个村庄。

“那不是军队吗？”

真的，柳树堤上，游击队员们正在操练。三五个人一队，有的练卧倒，有的练跑步，有的练正步走，也有的队员们练着各种射击姿势。个个穿着黄绿色军装，显得清新，有弹力，朝气蓬勃。

“真棒！”

母亲手遮阳光，眯着眼睛望着草地上。

“好啊！你爹要是看到他们，该多高兴啊。你爹为了组织这样的革命军队，一辈子费了多少心血！好了，这一下该跟那些鬼子兵狠狠干一场了。”

高兴，激动，悲伤，象海啸一样，一齐涌上心头。未来和过去，一下子混合在一起浮现在眼前。

一件件往事，象走马灯一样从眼前闪过。母亲拂掉这些杂乱的念头，定了定神。

眼前是一片绿草地，稀疏的苦菜花犹如嵌在绿毯上的花纹。

母亲松松肩膀，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然而对往日的回忆依然执拗地纠缠着她。

“妈妈，累了吧，到村里歇歇吧。”

母亲的心情，金星同志是完全理解的。他看了母亲的脸色，小心地扶着她坐在草地上。

“不要紧。是我看到咱们的军队，想起了过去的事情。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梦里也在想着这样的军队，要是他还活着，能够看到今天，该多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现在我不是一个人来看他们。”

母亲恢复了平静，深情地回忆起了往事。这些事情，既不是她今天第一次讲，也不是儿子不知道。她第一次看到将担负起朝鲜革命重任的第一支朝鲜人民武装力量，不由自主地又一次深切地怀念着曾经为建立这样的革命军队而奋斗终身，留下未竟的事业与世长辞的金亨稷先生，回忆起已成为过去的种种难忘的往事。

她的话说得虽然和平时一样柔和平静，里面却包含着象烈火一样炽热，象大海一样翻腾的激情。

母亲讲的往事，从万景台生根滋长，再一步步地移向烽火里，中江，临江，最后移到了八道沟和抚松，是那么生动，以至使金星同志感到过去的事情又重现在眼前。

忽然，金星同志仿佛看见了抚松小南门街上的小房子。

那天，也和今天一样，大地逢春，披上了绿装，是个晴朗的天。

他听见父亲叫他，轻轻地走到铺着苇席的炕上，跪坐在父亲的面前。

父亲的枕边放着几个药瓶，有几本打开的书。

卧病的父亲，把罩着雪白枕巾的枕头推到身后，靠墙半坐起

来，朝儿子望了一会儿，说：

“你现在多大了？”

“十五岁了，爸爸。”（译注：十五岁系虚岁，周岁为十四岁）

“对，十五岁了。”

父亲问儿子多大，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

“男子十五岁，是该懂得人间事理的时候了。”

父亲的语气，严肃庄重。

他喘了几口气，把身上的棉被推向一边，又说：

“我们的国家被日寇吞并已经十七年了。你还没有出生，我们的国家就已经被日本鬼子霸占。古人说，‘时过十年，江山也变’，而我们沦为亡国奴已有二十年了。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民族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啊！”

他的脸上现出了红晕，接着咳嗽了几声，无可奈何地拿过枕头垫上，又躺下去。

他的眼里闪着电一样的光，放在被上的手嗦嗦战抖。

“你听着。朝鲜的历史在问我们：是挺身战斗，还是坐以待毙？我问你，你将怎样回答？”

金星同志抬起了头，却说不出话来。面对着这一严肃的问题，他异常激动，感到用语言来回答是远不能满足的。

父亲一会儿扬起浓黑的眉毛，一会儿现出柔和的笑容，继续着他那热切而严肃的讲话。

他预感到在这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祖国的河山嚎啕痛哭的时刻，自己不久就要与世永别，忍不住一阵极大的悲痛涌上心头。

为拯救祖国的命运，他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为光复祖国，他

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然而笼罩在祖国上空的亡国的乌云仍然没有驱散。想到这些，他心痛欲绝，真想拍地痛哭。

但是他没有失望，他正在对儿子讲他应当向全国同胞讲的话：

“我没有在我这一代实现祖国的光复。 但是你一定要在你的一代光复祖国实现独立。如果你遇到什么不幸而不能完成，就一定要叫你的儿子一代来完成。古语说，‘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我愿意相信你把这句话切记在心，用你自己的双手去光复祖国。”

父亲神情严肃，流露出令人心碎的急切而诚挚的心情。这时候，他的心中交织着没有光复祖国的痛苦和对儿子的期望。

“我没有达到目的就要走了。可是我相信你们。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是属于祖国和民族的。就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我多么想重返祖国啊！祖国获得独立的那一天，把我埋葬到大同江畔去吧！”

父亲的粗重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父亲把儿子放在膝盖上的手拉进被子里。

金星同志通过父亲的紧握着的滚烫的手，全身都感受到父亲传给他的炽热的激情。

他低着头咬紧了嘴唇。落日的余辉透过窗户射进来，草绿色的被面呈现出格外耀眼的亮光。

“爸爸，我一定照您的嘱咐光复祖国。”

金星同志向着父亲坚决地说。

父亲默默地点了点头，眼角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沉默。

金星同志用手捂住脸，转过身去。 仿佛天塌地陷， 眼前漆黑，坠入了万丈深渊。

从那以后，又过了五个年头……

也是一个春天。

他跪坐在母亲的面前。母亲拿出一包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打开油纸，里面包着一层报纸，再一打开，现出了一个红布包。

母亲从里面拿出了两支手枪。

“收下！是你父亲留给你的。”

金星同志依旧跪着直起上身，伸出了双手。

“你父亲说，你会知道应该拿它做什么。”

母亲声音颤抖着说。

金星同志接过手枪紧紧地抱在胸前。心在怦怦跳动。

他这时候也清楚地感觉到父亲在被子里握过他的手的那只手依旧跟他连在一起。

“爸爸！我一定用这支枪去解放祖国！”

他闭上了眼睛。

幻想飞向天空展翅翱翔。看见成千上万的青年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个肩上都扛着枪。这支武装队伍在浩浩荡荡地行进，矫健的步伐震动着大地。震天的欢呼，无尽的队伍，象潮涌一样滚滚而来……

“他们干吗那么急急地跑上山去啊？”

母亲拉着他的手问。

“啊？哦，那是……”

他吃了一惊，望了一下四周。

“这是游击战训练，所以首先要练好爬山哪。”

“对呀，应该。”

母亲点着头，表示明白了。金星同志知道母亲这样问，并不

是因为不知道，而是为了把自己从冥想中唤醒过来。

到了中午，游击队员们停止了训练，排着队走向村庄。步伐矫健整齐，歌声雄壮嘹亮。

吃过午饭，金星同志陪着母亲来到了队员们休息的地方。

队员们忽地都站起来，排长行过举手礼，上前几步，向金星同志报告。

金星同志命令队员们休息。

母亲正在领略着无比的满意。

队员们一见到母亲，都举手行礼。

“真好，真了不起啊！”

母亲把队员们的手从帽檐上拿下来，点头称赞。

“今天，我真象看到了解放了的祖国。”

刹那间，一串泪珠顺着母亲的脸扑簌簌地流下来。母亲缓缓地拿起了飘带。大滴的泪珠顺着已刻上皱纹的脸不住地往下流。母亲把拿着飘带的手抬到下颏，却不想把泪水擦干。

金星同志的眼睛也噙满了泪水，他拉着母亲的手来到了聚集着许多队员的院子当中。母亲理了一下鬓发，往前迈出一步，说：

“你们年轻人，知道我为什么哭吗？ 你们也都有我这样的母亲吧。母亲们现在都流着泪过日子。她们活一辈子，哭一辈子。看见孩子穿着破衣裳也哭，给孩子端了一碗稀饭，也蹲在灶坑前哭。这样的哭啊，哭上一会儿心里也还舒坦一些。可是现在，母亲们都在拍地大哭。鬼子们吞了咱们的国家，把我们的孩子用刀砍，用火烧。母亲们怎么能不哭啊！ 这样的哭， 哭多少也哭不完，哭多少也解不了心头的恨。跟这些母亲比，我是一个多么有福气的母亲啊！我哭，是高兴得哭。看到你们年轻人拿起枪要去

光复祖国，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年轻人，你们千万不要把手里的枪当一般的枪看待。要把枪使劲儿拿着，要给我们国家的人解心头之恨！要让母亲们不再哭泣！让这些一辈子受欺受压，冤枉痛苦，哭着过日子的母亲，因为高兴哭一场吧，就哭那么一次也好啊！你们要打出一个没有日本鬼子，母亲们能够舒心高兴地欢笑着过日子的天下。那时候，母亲们就会忘记一辈子的苦，象我这样高兴得哭出眼泪来的。”

母亲停止了讲话，衣襟在轻轻摆动。

队员们都低头坐着。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傍晚的红霞投洒在枪支和军帽上，洒在新做的军装的肩头上。

“不要哭，年轻人们！母亲们兴哭，年轻人可不兴哭啊。”

母亲撩着鬓发，笑了。晚霞映红了母亲的脸。她那微笑的双腮上，依然挂着两行泪水，被晚霞映照得晶莹闪光。

母亲的形象是那样崇高，那样美。

金星同志为了不让人看见溢出眼眶的泪水，转向了谷垛。

相传这一国度的母亲有流不尽的眼泪，有永不枯竭、丰富无比的母爱，然而这一国度的可怜的母亲们却因为没有尽头的贫穷，连这充满胸间的母爱也不能全部献给儿女。母爱化成了泪水，哭啊哭不尽，流啊流不完。

但是，金星同志从来还没有见过母亲流一次泪，尽管她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无数令人恸哭的悲伤。

在平壤监狱会过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的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也没有流泪；当相依为命的父亲正当壮年时节与世长辞，把她孤零零地留在异国荒原上的时候，母亲也没流一滴眼泪。

她现在看到拿起武器准备战斗的朝鲜青年，竟这样不住地流

着眼泪，而那时候为什么没流一滴眼泪呢？把眼泪藏到哪里去了？

一到清明节和中秋节，母亲宁愿只身一人去扫墓祭祀，从不带孩子们一块儿去。她为了不给孩子们看见自己的悲伤，曾多么坚强地忍住了眼泪。莫非就是这些眼泪层层凝积在她的手上使手变粗糙了？莫非就是她那说不尽的悲痛在她的眼角聚集成了那么多皱纹？

金星同志仰脸望着天空，想抑制心中的难忍的剧烈疼痛。殷红的霞光映照着山顶上的大团彩云，彩云象一团烈火熊熊燃烧。

母亲的眼泪，只流下一滴也能使孩子们悲痛欲绝、心碎肠断的母亲的眼泪，正因为母亲比谁都富有这样的眼泪，才那样情深，正因为母亲比谁都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丈夫和孩子，才把那么多的眼泪咽下去深藏在心中，挨到今天为祖国为革命才这样痛快地无尽无休地流着。

这一天，金星同志留在村里没走。

黄昏的时候他陪着母亲去请一位汉医看病。这位老汉医，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长长的胡须象一把扫帚，直垂到膝盖。他诊了诊脉说，母亲心力交瘁，日久成疾，腹内生了痞积，给开了一剂药。

回家的时候，怕母亲劳累，金星同志借了一部牛车请母亲坐上，还装了一斗他买的小米。

初夏的黑夜里，牛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吱嘎吱嘎地滚动。

母亲一声不响地随着牛车摇晃。

“妈妈，您不冷吗？”

“不冷，天气挺暖和哪。”

到了河边，一群受惊的野鸭拍打着翅膀飞起来，芦苇被扇得

沙沙作响。它们一会儿又从对面山头折回来，一个个落在水面上。

“英柱一个人怪孤单的。”

野鸭都落下了，芦苇丛恢复了寂静，母亲自言自语地说。

* * *

第二天，金星同志该动身了。

金昌德过来谈了一阵，他很为金星同志的一家操心。他一再道歉，说自己没有照顾好，最后临走时说：

“我一定负责照顾，请您放心。我照顾您的母亲和弟弟，总比不上您自己，可是我一定尽我的心意，请您放心走吧。”

英柱也向大哥行了礼，就到村里去了。他这样送别大哥已经习惯了，而且他还不知道这一次别离将意味着什么。

金星同志因为没有见到哲柱，心里很惋惜，却也无可奈何。他拿起帽子走出了房门。

他好不容易地劝住母亲没有站起来送。

他站在门口，并着脚跟，望着母亲。母亲把着门框瞧着儿子。

“妈妈！”他又一次望着母亲叫一声。

母亲也紧紧地盯着儿子，好象要把他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心里。

“我走了，请您多保重。”他弯下腰行了礼。

“别为我操心，快去把革命工作干好，你的工作干好了，我的病也能好起来。你千万不要惦记家里的事。”

“祝您平安，妈妈！”

他迈下廊台，但又怕母亲跟出来，于是又迈上去。他抓住门扇想把门掩上，却又不忍心，迟疑着。

“快掩上门走吧，反正是要走嘛……”

母亲若无其事地点头微笑着。

金星同志终于掩上房门，转过身去。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母亲何尝不想把走上征途的儿子送上十里二十里甚至更远呢！然而她没有送，也没有推开房门望他一眼。她不愿意给万里长征的儿子投下一星半点的阴影。她知道儿子走的是光荣的道路，母子虽然天各一方，但心却是永远连在一起的，她并不以为这是离别。只要是为了儿子，她情愿到沙漠里去求水，到大海里去捞针，在狂风暴雨中为孩子催眠。她的这种伟大的母爱仍在她的心中汹涌着，然而她还是跟往常一样泰然自若地送别儿子。

金星同志在廊台上迟疑了一会儿，才走下来迈开了脚步。但是他没有朝田野走去。而是围着房子转。他慢慢地绕着房子沉思。怎么办？就这样走吗？要不再留几天守着母亲？

这次上路，不同以往，既不同于从桦甸回来又上吉林的时候，也不同于从卡伦回来又上明月沟的时候。那一切，可以说都是为今天做准备的。而这次，是带枪离家，也许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回不了家也未可知。从迈出第一步的这一地点，要到达最终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完全解放祖国的彼岸，将是一条多么艰险而遥远的路程啊！

然而这是应走的、而且决心要走的路，是非走不可的路。他刚刚迈出了在这条道路上的第一步。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的道路。路上将印满斑斑血痕。在这条不知将有几万里几十万里甚至几万万里的路途上，将留下数不尽的足迹；在将印在这一国土的每个角落上的每一个足迹上，都将汪一潭青年战士们的鲜血！

尤其是这一年，迈出了第一步的这一年，也许要付出比今后整个战斗年代所要付出的牺牲还要大得多的牺牲。刚冒出的嫩芽，也许会被暴风摧残，被洪水淹没，被严寒冻僵啊！

但是，我们这棵嫩芽，必须顶开巨石冒出来，即使枝断叶落，也要把头抬得高高的。不论我们的时代多凶险，不论我们将流下多少鲜血，要是同沦为亡国奴的同胞仅仅在一天里受到的痛苦和流下的血泪比起来，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不惜洒热血抛头颅，定将保卫我们民族不受帝国主义者强加于我们的莫大牺牲，定将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帝国主义虽然凶狠残忍，但是是可以战胜的。

我们将这样早日换来昨天母亲所希望于我们的使这一国家的所有母亲都欢欢喜喜过幸福生活的那一天，也要让那些子女受欺凌，自己终日伴着眼泪过活的，沉睡着的大陆上的所有母亲看到欢乐和幸福。

然而，病魔缠身的母亲将会怎样？怎么办才好？母亲现在连针线活儿都不能给人做了，仅有的一斗小米能吃几天哪！

看到小小的英柱打柴来烧炕，病在炕上的母亲将多么难过啊！

千万条思绪一齐涌上心头，金星同志早忘了自己是在绕着房子转，也不知已经绕了多少遍。他仍然低着头一步一步沉重地迈着步子，脚下的干柴和沙砾时时发出沙沙、嚓嚓的响声。

当他又绕到房门前来的时候，房门吱地一声打开了。

“你在干什么呀？”是母亲颤动的声音。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迟疑。立志要拯救国家的人为这点儿小事犹犹豫豫，还能做什么事！你要干革命就全心全意干革命，要在家里过日子，就干脆蹲下来管家过日子，两个里边挑一个，

要把主意拿定了……”

金星同志站下来默不作声地听着。他不想多说明什么，而且也没有必要。

“咱们家的情况，你不是都知道吗？”

母亲比先前更严厉地说。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咱们家的日子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样为家里的事担心，是干不了革命的。人活着，还能让蜘蛛把嘴给网上？一个要去光复祖国的人还要为家事操心，怎么能做得了大事？你要组织一支更大的部队去打仗，可是还这样挂念着家，能行吗？我看，你这样做是很不对的。”

母亲不再说下去了。

前天砍柴回来的时候，她也曾说过这样的话。

“知道了，妈妈，祝您平安。”

金星同志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过身去。

他再也没有回过头来，径直朝着田野大步走去，越走越快。

快要绕过山角的时候，他才站住回过头来望了一下。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走出了屋子，站在地头小路上向他挥着手。

金星同志也扬起手来挥动着。

早跑到前头去等着大哥的英柱，爬到山岗上挥手喊着什么，金星同志没有听清楚。

英柱呼唤哥哥的声音飞荡在广阔的原野上，激起了四面八方的回响。火红的夕阳应着他的声音挥洒着万道金光，也染红了整个宇宙。

四

丛林中的白天，象黑夜一样昏暗。

落叶松和冷杉，象麻田一样稠密，偶尔还能看到几棵色树和青杨。

泥沼地散发着潮湿的霉臭，脚一踩就陷到膝盖，要想再迈一步，得把上半身一直弯到鼻子贴地，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拔出另一只脚来。到处积着臭水，咕噜咕噜直冒泡。

不见一点阳光，走很长一段路才偶尔看到一丝光线透过巴掌大的空隙照进来。

天空湛蓝静谧。

浅绿色的林梢，在风中摇摆，象波浪一样起伏。

没有一条路。广漠的大森林，从它形成以来，一直没有人走过。

队伍在行进。金星同志率领的一支从两江出发的抗日游击队，正在横跨白头山岭，穿过密林，径直前进。

他们这次远征，第一步要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豆满江地区退出，然后突然插入鸭绿江地区。

行军一开始就很艰苦。要翻越高山，穿过丛林，有时候要围

着一座山绕好几周，有时候要一口气跑一百多里路，也有时候只走三四十里路就停下来宿营。

天下有数不尽的平坦笔直的大道和小路，然而这支队伍却专去征服从无人迹的丛林、山峦、原野和怪石嶙峋的悬崖峭壁。

他们跋涉的路是这样不寻常，他们的穿戴和装备也很特殊。他们一律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和胶底劳动鞋。半数左右的人扛着三八式步枪，其余扛着火绳枪或老套筒。每人背着一个背囊，但不是精制的登山用背囊，而是把较大的家用口袋用绳子抽紧袋口改制成的。

队员都是二十开外的青年。

乍一看，长相也都很相似。晒得黝黑的脸膛，敏捷灵活充满活力的身躯，使人觉得略高一点的嗓音，几乎个个都一样。他们，不久以前还是拿镰刀或拿锤子的人。他们都吃过数不尽的苦，没有念过多少书或者根本没念过书。他们不会说什么足以供人们借鉴的警句，但是有实际的行动在丰富着他们的生活。

只要同他们一起度过那么一个钟头的时间，谁都能看出他们各有跟别人迥然不同的个性。

走在末尾大声说着话的朴兴德，因为是管部队生活的军需主任，在两江的时候人们已经摸到了他的性格，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牛皮网兜”。他的枪带子很松，挎在肩上的枪“一”字形横吊着，使得他跟前后的人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可他还是不慌不忙地走着。他很幽默，常常逗人发笑。他是一个即使天塌下来也不动一根眉毛的人。然而一到做军需主任的工作，执行革命任务的时候，又是那样地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他做工作精打细算，坚决果断，严肃认真，有时候还非常迅速敏捷，机智灵活。

现在他正跟要好的“煤黑子”车奇勇走在一起，讲他爹在他离家的时候缠着他不放的故事，把大家逗得捧着肚子大笑。

车奇勇跟朴兴德不同，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脖子较长，背有点驼。他的脸略显忧郁，眉毛浓黑，目光炯炯，格外明亮。他的性情象一个推上膛的子弹，随时都可以飞出去炸裂。他小时候光着脚离开家乡全罗道，直到二十三岁，象踩蝤一样踏遍了朝鲜十三道，有时候在煤矿挖煤，有时候在矿山采矿。后来在千谷煤矿遇到了一位地下工作者，就在那位同志的教育下戒了他那么爱狂饮的酒，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虽然还带有很多人间的苦难给他养成的粗暴性格的痕迹，但是善良稳重，对人对事从不发脾气。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已经习惯使出全部精神和力气。他劈烧篝火的木柴总是劈得过多，用不完；他搭草棚总是搭得比别的排大两倍才心满意足。他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忍受痛苦的惊人的耐力。他长这么大从没流过一次眼泪，也没叫过一次苦。两个手指头被坑木轧断了，他也只是皱着脸张了张嘴，没说一声疼。他就是这样一个饱经残酷无情的人间风霜的人。

可是他这样一个人怎么和个性迥然不同的朴兴德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呢？这个可没有人知道。反正哪里有他，哪里就能听到朴兴德滑稽诙谐的说笑。

车奇勇前面隔着五六个人，背有点驼的崔七星一声不吭地走着。他神情严肃，总象在沉思，其实并不总是想什么心事，而是一种习惯。他向别人问点什么，也象个大姑娘似的两颊飞红。他一个字不识。从十二岁起，到参军前两个月，一直给地主扛大活。要说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他已经结了婚，家里有个结婚才一年的美貌妻子。他的嘴就象上了几把沉甸甸的大锁，

很难看到他开口自夸或叫苦。他说话也轻轻地说，走路也轻轻地走。最痛快的时候，也不过把眼睛眯成一条细缝，晃晃脑袋，这就算是他最夸张的表情了。

他心灵手巧，做什么都非常细心。他那一支火绳枪，擦了又擦，修了又修，弄得闪光锃亮。

关于他，队伍里流传着一个谜。不知道是谁先说的，说他的背囊里有一把锄头。然而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如果是真的，也不知道是准备做什么用的。

他微低着头，毫不费力地走着。

队伍的前头第五排上，走着田广植。他在吉林的时候就已经是共青盟员，是一个很精明干练，有理论水平，思想坚定的人。他跟韩兴洙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他象个庄稼汉，魁梧粗壮。平时，他很少说话，一遇到高兴的事，就非常快活，谈笑风生。深沉严肃，明朗活泼，他都具备了。

他身为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从来没有用过教训人的态度讲话或者行动。他很爱看书，宿营的时候也看，休息的时候也看。战士来请教，他什么都知道，都能做详细明白的解答，但他从不表现自己，话里常常加上“书上说”或者“听说”一类的字眼。

他现在正和传令兵边仁哲讲什么很有趣的事，两个都不住地笑着。

这支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女队员。她们三个总是紧摽在一起，不是悄不声儿地说话，就是咯咯地大笑。她们的相貌，笑声，步法，是那么相似，简直分不出谁是谁。

她们的名字彼此也都很象。所以，人们都常常管她们一股脑儿地叫“女同志”。然而天长日久，她们也渐渐显出了各自的特

点。其中最突出的是英淑。

她瓜子儿脸，身材苗条，文静寡言。长睫毛，双眼皮，眼睛象晨星一样闪闪发亮。她过去是地主家的做饭丫头。

她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显得有点儿忧郁，一到她的伙伴里头，就非常殷勤多情，爱掩着嘴笑。炊事工作，她几乎都一手包下来了，简直可以说没有她就不行。

她在陶器店沟受到康盘石母亲的教育，参加了游击队。

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常跟自己的伙伴们讲康盘石母亲的故事。一提到康盘石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泪汪汪的。

女队员都背着比男同志的还要沉，还要鼓鼓囊囊的背囊，汗流浃背地走着。

“喂，老车！”朴兴德叫了一声。

“你说，咱们开始走的这条路，什么时候能走到头啊？”

车奇勇遇到这个意外的问题，愣眼巴睁地站住望着朴兴德。阳光穿过落叶松林直射下来，把车奇勇脑门上的一块紫青的疤痕照得发亮。他这个矿工出身的人．跟所有的矿工身上都有伤疤一样，也有一个铜钱大的疤痕。

他抬起长腿跨过横在面前的烂木头，慢腾腾地说：

“这个嘛，还是你这位军需主任比咱这个地老鼠一样光会挖煤的人更清楚吧。”

朴兴德的大鼻子头神奇地呼扇了一下。

“哈哈，你要耍花腔啊？”

“不管怎么着，你现在就算计这个干吗呀？”

“现在算计好了，我这个军需主任才能算出咱们部队从今天起到革命胜利，总共得吃多少顿饭不是吗？”

“反正咱们这个军需主任算挑对了。要照你说的，现在就得算好等我们解放了祖国，摆胜利大宴的时候，得上多少碗冷面，是不是？”

“那也得算算哩，要是痛痛快快地打他个三年，不就差不多了？”

朴兴德说的三年，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他根据自己对最近革命形势的分析得出来的。他说，特别是考虑到朝鲜革命具有长期性这一点，应该把时间尽量定得长一些，就是说，用一年做准备，第二年来个决战，第三年嘛，凡事都得留点余地，所以就算它是收尾结束的一年，连这一年都算上，三个年头就足够了。

“我看哪……”车奇勇很认真地盯着朴兴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至少要估计打十年才对。”

“什么，十年？你不知道‘时过十年，江山也变’吗？你呀，我看你有那股挖地洞的慢性子，才想得那么离奇，作那么长的打算。我呀，我可不那么想，我看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要能十年成功，我看还是挺快的呢。开一个煤矿都得好几年，何况这是打倒帝国主义，把一个倒了个儿的世界翻过个来摆正的革命啊，哪能一两年就成功呢。你别那么太急。要知道，一开头就那么狂热，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

“你先别给我扣帽子，你倒先说说那个十年是怎么来的，拿出根据来。”

“这个十年嘛，是这么来的。”

其实他也说不出什么根据，不过是刚刚想起金星同志在两江讲话时说的朝鲜革命将是艰苦的和长期的那一段，就冲口说出了这个十年。可是既然说出来了，他就决心哪怕胡诌一气，也要强

辩下去。

“十年，不就是三个三年再加一年吗？”

“那当然。”朴兴德直起耳朵答应一声。

“头三年，一边扩大咱们的力量，一边象寻摸哪儿有煤似地来个大勘探，就是说，要琢磨琢磨，看打它哪个地方才能把日本鬼子一拳头打趴下。下个三年呢，就象打眼放炮，炸下矿石，扒出大家伙一样，要把日本鬼子炸个稀巴烂。可是这不能蛮干。要先把中心面崩下来，然后再去崩那个中心面的上下两边和左右两边。这个中心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和警察，那上下左右呢，就是跟日本鬼子一鼻孔出气的地主啦，资本家啦，亲日派啦，民族叛徒啦，这些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最后一个三年呢？慢着，是还有个三年吧？”

“是啊，你才说了两个三年嘛。”

“那个三年，就得建设社会主义喽。”

“还剩一年呢？”

“那一年嘛，不管干什么事，都得有个收摊儿的工夫啊。就象在矿井里头收拾收拾，整理一下工具，抖抖灰，洗洗手什么的，哈哈。”

车奇勇露着一排白牙齿，大笑起来。

朴兴德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苦涩地伸出舌尖舔着嘴唇。恰好这时候从前头传来了口令：

“行军的时候不准说话！”

车奇勇哎呀一声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

*　　*　　*

傍晚，游击队员们忙着准备宿营。

他们砍下适中的落叶松，搭起了棚子。在门的位置上竖起两根齐肩高的柱子，上头各放一根长木头，象脊檩一样平行地斜伸到后坡上搭起来，然后用树枝和干草把上头和两边遮盖上，就成了一个棚子。对面再搭一个同样的棚子，当中烧起一堆篝火，两个棚里就同时热烘烘了。每个排都搭了这样的棚子。与此同时，炊事员们有的把截掉了树干的树墩子当案板切菜，有的在一旁劈木柴，有的淘米，有的烧火，忙得很热闹。

这是朴兴德最忙，连眨巴眼睛的工夫都难得到的时候。

他满脸喜色，挺着胸脯，很自豪地到各排炊事场转了一圈，对晚饭和明天早饭的事做了安排。他分别告诉分在四个地方的各排炊事员说，晚饭要做玉米碴子饭，采些正长得最旺的山菜多熬点汤。明天早饭，考虑到饭后要有一百里行军，就来了个大方，叫他们做黄米饭，让大家吃个大饱。

当他转了一圈来到司令部的时候，看见金星同志坐在枯树上用白报纸钉本子。不知道要做什么用，金星同志从昨天起一有空就钉本子，每本都一样厚，用麻线钉得结结实实。

朴兴德向金星同志报告了宿营和晚饭的准备正在顺利进行，然后上前说：

“让我来吧，我能钉得好。”

“是吗？”

金星同志停住了手里的活儿，问他什么时候读过书，学过钉

本子。

“九岁的时候，我上过五个来月私塾，那时候就看见过钉本子。”

“那你该学过《千字文》了？”

金星同志一边用自制的锥子钻眼穿绳，一边问。

“瞎子念经，念过就忘了。”

“你看，能用吗？”

朴兴德双手接过本子，慌得不知怎么办。

“怎么样，还可以吗？手不巧，钉得不怎么好，不过，写字还可以吧。你有小刀吗？”

本子一共有十五六本，都用线钉好了。金星同志把本子摞起来，往木墩上戳了几下，把边都弄整齐了，又用眼睛量了量，就竖起小刀齐齐地切起边来。他用尺子使劲按着本子，用小刀顺着尺子笔直地切，非常熟练。小刀划一下，边上就卷起一条条窄纸条子落在地上。切了一本又切一本。朴兴德插不上手，痴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在盖着一层厚厚的苔藓的坑里，英淑正在挖一个水潭，额上渗出一粒粒晶莹的汗珠。一会儿，她抬起卷着袖子的胳膊，擦着额上的汗，直起了腰。

有几棵黑豆树的草地上，长着一株石南花，一个润泽饱满，含苞欲放的花蕾，羞涩忸怩地半低着头。这是白头山的名产。英淑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还能见到这样名贵的花，于是把那朵花蕾掐下来闻了闻，插在头发上。然后从水潭里舀满了一盆水，来到了营火旁。慧英刚好把米下到锅里，看了看火势，抬起头来。她一见英淑就愣住了。秀丽的瓜子儿脸，让一个花骨朵儿衬托得格外

漂亮。慧英一步蹦过去用湿漉漉的双手捧住英淑绯红的脸蛋。

“哎哟，真漂亮！”

慧英闪着被迷住了的大眼睛叫起来。

“要是在家里，正是挖山菜的时候呢。”

慧英忽闪着长长的睫毛，望着远山说。英淑脸上的小酒窝里，汪起了迷人的微笑。

身上虽然背着大枪，姑娘毕竟还是姑娘啊。

她们的笑容，流露出她们对家乡，对爬后山挖山菜的无限怀恋。两个姑娘手拉着手，深情地久久眺望着遥远的天边。

“汤都冒锅了！”突然一声急促的喊叫从林中飞过来，是朴兴德的声音。

两个姑娘猛吓一跳，飞也似地跑到锅边去。

“炊事员是干吗的？是来野游怎么着？”

“是有那么点儿事儿耽误了，对不起。”

“这个春天哪，就是这样老叫人飘飘忽忽的。”

“您可别怪春天啦。”

慧英歪着头，大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朴兴德，笑得那么天真可爱。

“哼，真好看呢，扛枪的姑娘，头上还戴花……”

朴兴德故作严肃地说，心里却笑了。

“所以才说对不起嘛。”

“嗬，还有个帮腔的。”

“对不起。咯咯……”两个姑娘又高声地笑了。

“笑什么！”朴兴德使劲跺了一下脚，装作生气的样子。

然后，他马上扭过身去，翘起上唇，咧嘴笑了。

另一头，一棵大树底下，车奇勇在光着膀子劈木柴。紫铜色的肩头闪着亮。在粗大的木砧上放一轱辘儿落叶松，举起斧头哼一声劈下去。斧头一落，就飞起巴掌大的碎木片，嗖地掠过肩头，一庹来长的木头就咔嚓一声劈成两半，散出浓浓的松香味儿。

那一头，背着火绳枪的崔七星用上衣包着一大包山菜，歪着头，一跩一跩地朝这儿走来。

他一想到要上炊事员姑娘们那儿去，脸早就通红了。他怕她们管他叫"新郎"。但也没办法，只好慢慢走去。

"哎哟，崔七星同志挖山菜来啦。"

英淑拍着手连蹦带跳地跑过去，慧英正舀上一勺汤尝咸淡，来不及把勺放下，也跑过去。

"你可辛苦了，老崔同志。不论怎么说，要找最能管家的，还得挑咱们老崔呀。"

慧英把他捧了一通，一低头，发现了他手里的锄头，就细细地瞧着说：

"这个锄头是哪儿来的呀？"

崔七星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还拿着锄头，咧开大嘴说：

"挖了点桔梗菜。"

"桔梗？我们正想去挖，倒叫你先挖了。"

姑娘们象被人抢了玩具的孩子一样，惋惜地你看我，我看你。

"咱们明天去！"

"对，明天去。要再磨蹭，春天都叫人给抢走了。"

要开饭了，各排都各自围坐在一块儿。

大洋铁盆，盛着满满的玉米碴子掺了点米的干饭，热气腾腾，喷着饭香。

车奇勇盛了一碗饭，舀满满一勺汤倒在饭里，再放一点盐调好了咸淡。山菜汤的香味直冲鼻子。他用筷子夹起一团饭，大饭团把筷子都压弯了。他呼呼吹几口，就塞到嘴里去。

小鬼边仁哲，鼻尖上也冒出了点点汗珠。善于走路的大高个子尚善，眨巴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吞着滚烫滚烫的饭。

唯独那几个女队员不在这里，也许她们另搭一伙在炊事场吃饭说笑呢。

尽管田广植几次说过她们太封建，但是她们说在锅台上吃能吃到更多更好的东西，一到吃饭的时候，还是凑到一块儿去。

全队一开饭，朴兴德照例要巡视一周。他微微叉着两腿不慌不忙地走到树底下。

“没啥招待的，尽管多吃，啊？”

“主任你吃啦？”

一遇到这种时候，车奇勇就显得很有礼貌地搭上一句，但是从第二句开始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朴兴德用手把嘴一抹，说已经先吃饱了。

其实，谁都没见过朴兴德什么时候吃饭。这一头问，就回答说在那一头吃了；那一头问，就回答在这一头吃了。他总是走走看看，看出饭不够了，自己就饿着。人家问他吃了没有，他就这样混过去。他时刻惦记着全队的伙食，想方设法让队员们吃得饱，哪怕就是多给他们吃一碗菜粥也好。他要是实在饿得慌，就跑到炊事员那儿去，跟他们开个玩笑，说自己嘴馋了，想吃一点什么，要点儿锅巴掰几口吃就挺过去了。

“我得看看咱们的军需主任吃饱了没有。”

车奇勇放下碗筷腾一下跳上去，搂住朴兴德的腰把他抱起来。

“哈，这么轻啊，这可不行！喂，英淑同志，要给主任吃双份儿的饭。”

“刚刚在第三排吃了来的嘛。”

“你得等等，今天我可要把你这个主任好好地治一下。”

车奇勇这个人，乍看好象不注意小事，只往大处着眼，其实，他观察锐敏，做事仔细，毫无漏洞。他早就看出朴兴德常常饿着肚子还充胖子。他一口气跑到第三排去问了一声又跑回来。别人还以为他俩又开始打闹了。

车奇勇跑到朴兴德跟前，一把扭过他的肩膀，按他坐在地上。朴兴德虽然也是个结实有力气的人，但斗不过这个膀阔腰圆臂力过人的车奇勇。

“你不把双份的饭吃下去，我就不放你走。”

“嗬，还兴这样强迫人？我说我刚吃过了嘛。”

“英淑同志，快拿饭来！要不留点神，就要把咱们的主任饿死了。来，同志们听我说，我今天才抓住了他的尾巴，你们听听他是怎么回事吧。”

车奇勇向大家道破了军需主任常常瞒着大家饿肚子的事。

这真是谁都没想到的，大家听了都说不出话来。崔七星满眼泪水，背过身去捏鼻子。尚善哽咽着端着一碗水发愣，忘了喝。

“怎么能这样啊？主任这样，我们能安心吃饭吗？”车奇勇一本正经地发问。

“从今天起，叫军需主任在咱们排吃饭吧。”

“给他一个处分，叫他一连十天顿顿吃双份。”

七嘴八舌，都提出了批评。

朴兴德接过大饭碗，搔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别听他胡扯。你们不知道车奇勇这家伙就爱瞎咋呼？千万别信他的话。我怎么会饿着呢？我顿顿吃得饱饱的。看我这条胳膊！我饿着没饿着，一看这条胳膊就知道。”

朴兴德把袖子捋到胳膊肘子上，伸出胳膊叫大家看。

可是谁都不相信他的话。

“说实在的，我不吃也不觉着饿。看大家吃得饱饱的，我心里就乐。我们哪辈子吃过饱饭啊，从前咱们不都是饿着的时候比有吃儿的时候多吗？我给人扛活扛了十年，没吃过一顿饱饭，总是饿着。可是我并不是为了填饱我一个人的肚子，才参加了游击队的。要想填饱我一个人的肚子，跑到深山沟里放一把火烧它几亩地，种上一些土豆不就行啦？你们想想，咱们这儿姓什么的人没有？姓崔的，姓李的，姓朴的，还有姓闵的，姓车的，姓各种姓的人都有。这些人现在都吃一锅饭，成了一家人。我每每看着你们吃饭，心里就叨咕。我想，这个世界再坏，总还是找得到可以容一个人躺下的小块地和搭一个小火炕的石头块儿，找得到可以架一口小锅炒一碟子黄酱吃的地方吧，可是咱们都把它扔了，咱们就是要过现在这样的生活。咱们要的是朝鲜的独立，要的是在咱们的祖国建设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乐园。就是这个决心，让我们选择了现在这一条路。我有时候还想：有那么一天，咱们的国家解放了，老车、老李、老申都会跑到新的岗位上去，有当军人的，有当技术人员的，有当科学家的，还有当工人或农民的，当什么的都有。那时候，我有什么能耐把你们这些人请到一

块堆儿吃那么一顿大锅饭哪！恐怕很难吧。那时候，大家都有鱼肉吃，都有可口的泡菜和白米饭吃，可是能比游击队的这个玉米碴子饭和山菜汤好吃吗？ 能比咱们英淑同志做的饭好吃吗？同志们，可别忘了啊，可别把咱们游击队的饭忘了啊！说实在的，咱们这个饭是不大好吃， 这哪儿能好吃呢。 可是咱们吃了它，一天能走二百里， 水洼上也能睡觉， 是不是？咱们一块儿吃这个，死地也能一块儿去，不是吗？嗯， 等到解放了， 我一叫你们，你们可一定要来呀，啊？等咱们都过上好日子了，都吃上米饭喝上肉汤了，我就请你们，每年这时候请你们吃一顿玉米碴子掺了山菜的窝窝。你们来不来？真的来吧！那时候，咱们回忆着现在，再吃一顿这样的饭，啊？”

谁也没吱声。朴兴德向大家望了一眼，咧开厚嘴唇笑着说：

“怎么，都这样站着干吗呀？ 来， 我可要吃啦。 罚我吃双份，我只得服从了。英淑同志，你有多少拿多少好了，十大碗我也能吃。”

朴兴德盛了一大碗汤，呼呼吹着，大口大口地喝下去。一眨眼的工夫，一大碗饭也吃光了。他喝过水，问崔七星在哪儿。

崔七星蹲在黑豆树丛里不知在做什么。

“崔七星同志，我跟你说句话。 你挖那么多山菜请了我们一顿，我应该谢谢你呀。”

崔七星站起来朝这儿走了几步。

“老崔，你蹲在那儿干什么哪？”

“没干啥。”

“刚才拿草擦的是什么呀？”

“那，那是锄头。”

“给我看看。”

崔七星愣愣地站了半天，听到朴兴德的催促，才回身去取来了锄头。

朴兴德接过锄头惊异地翻过来掉过去地看。锄刃磨得雪亮，安着水曲柳做的把儿。

“这是哪儿来的？”

“从家里往小方台去的时候，在路上捡的。”

“路上捡的？ 在小方台大石头上你从背囊里掏出烟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了？”

“嗯。”

“真是的，磨得多亮多干净，用它吃饭也没问题呀。哈哈哈！”

锄头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 一直在传递下去，简直成了一个稀奇的宝贝。

“这把锄头，可别看得那么简单。它说明一个问题， 不管有什么事儿，自己的阶级是不能撇开的。”陈凤男一本正经地插了一句，仿佛是在说明这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事。

“今天把大家的背囊都倒出来看看， 我看一定有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玩意儿。”

崔七星知道游击队是根本不需要什么锄头的，但是舍不得扔掉。 他的身上带着锄头， 就象一只手有五个手指头一样那么自然。他带着锄头，从来没有感到它沉重。

刚才有谁说还会有人在背囊里藏着什么东西，其实这种揣测是多余的。实际上，谁的背囊里有什么玩意儿，没过十天就都公开了，而且都成了大家公用的东西。

可是，各人的背囊里都各有千秋，要讲起来几天几夜也说不

完。这些背囊，好象成了一个把过去和未来都盛在一块儿的流不尽的小喷泉。

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说着背囊，忽然有人在山顶上大声喊叫：

“同志们，看那边！”

是车奇勇在喊：

“白头山！看见白头山啦！”

信步走到山顶上去的车奇勇，象出了什么大事似地大声喊。大家一窝蜂一口气跑上山顶。崔七星藏好锄头，也跑上去了。

大家都登到斜立着一棵青杨的石崖上。

“啊，白头山！”

个个踮起脚跟遥望着。

茫茫的森林象汪洋大海，一眼望不到边。郁郁葱葱的绿色浪涛，汹涌澎湃地滚向遥远的地平线。蔚蓝的天空也伸向那里同地平线衔接在一起。

就是在这条地平线上，白头山巍然耸立着，峰顶上闪耀着银白色的光辉。

田广植站在石崖最前头最高的地方，把手举到眼眉上头，眯起眼睛眺望。

他的身旁站着跟他一般高的韩兴洙。他半张着嘴，出神地远望着。

崔七星和边仁哲，因为来迟了没找到好地方，老是钻来钻去想占个好位置。

平时遇到这种场合，朴兴德和车奇勇照例是闲不住嘴的，不是高声欢呼，就是吵吵嚷嚷叫别人也都兴奋起来。然而这次却不

然，他俩也都沉浸在庄严的气氛之中，一声不响。

人人都静默着。

太阳落到地平线上。灰濛濛的雾霭徐徐散开，白头山壮丽的景象更加鲜明。天空由深蓝变成了浅绿，再由浅绿变成了粉红。林中的树梢绿得越发深了。千里树海由耀眼的浅绿慢慢变成灿烂的葱绿，接着变为雅致的翡翠色。

然而白头山却毫不改色，依然高昂着她那白皑皑的峰顶。

“老田，怎么样？”韩兴洙首先打破了寂静。

“无法形容啊。看，多么庄严伟大，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我觉得好象看到了我们朝鲜的始祖。”

“是啊，是始祖啊，同时也是历史的神圣的见证人哪。”

战士们也在低声耳语。他们亲眼看见的白头山，跟过去听人讲的又是多么不同啊，是多么伟大庄严肃穆啊！

朝鲜人一生下来就能听到关于白头山的传说，因此，所有的朝鲜人，即使是没见过白头山的人，心里都深深地刻着自己想象中的白头山的形象。

在那宇宙万物刚从混沌中苏醒，地球还只有两三个大陆，处处喷吐着火焰，证明它原是一团火球的远古时代，这个东方的一隅，就已经形成了白头山的基座。从此不知流逝了几万万年的岁月，直到距今四百年前，这里还是火焰冲天。就是这火焰和冷空气的不断的角斗，使这里形成了这一伟大庄严的创造物。

熔岩倾泻，填海成洲，构成了这一半岛；高山峻岭，江河湖泊，也都由此发源。正因为这样，传说太白山巅和遥远的汉拏山顶白鹿潭上也能看到源原于天池的绿水。

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崇拜这座象征祖宗的山——白头

山，为它塑造了多少偶象，编出了多少神奇的传说，其中也包括拜它为始祖的建国传说。甚至传说，万年的吉凶，一年的年景，明天的天气，人们一望白头山，都能未卜先知。

头顶多少万年的风霜而巍然屹立的太古的白头山，挥起右臂劈出了两千里长江，抡起左臂开出了豆满江滚滚大河。它把这两条巨流的源头牵在手中，把春夏秋冬依次降给这块大地。春夏两季来到它的脚下就掩门歇息，秋冬两季从这里掀开门帘飞向大地。

春天从那嫣红的海棠花开遍沙滩的南海岸徐徐北上，路经金刚山，融化了上八潭的冰雪倾泻到九龙渊，催醒君影草吐出蓓蕾；接着取道狼林山脉让杜鹃花染红山野，然后直临青峰，让桦树脱掉污黑的苔藓，露出银白色的皮肤，再披上淡绿的新装。就是在这样的时节，天池仍然冰冻雪封，呼啸着的狂风，把斗大的浮石一直刮到枕峰和茂山之下；地动山摇的雪崩，把大岩石掀翻，滚落到开始出现了洞孔的天池的边沿。

然而，即使这样，春天也依然降临在山下。

冰下水声潺潺，仿佛窃窃私语；金达莱在雪地中羞答答地吐出蓓蕾。白头山的春天一闪即逝，但是大自然降给白头山以浓艳的色彩，迅疾的成熟和精心修饰的外貌，弥补了春天的短暂。

当金达莱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开放出鲜红花朵的时候，石南花摇晃着厚厚的水灵灵的叶子，也争相吐出黄粲粲的花蕾。野生的丽春花伸出了柔美的绿叶，黑豆树也来凑热闹。一到这个季节，白头山的桦树就给山野增添春色，在漫长的冬季饱经风雪吹打的落叶松、冷杉和罗汉松也全都披上葱绿的衣衫，挺起象扫帚一样朝一面长出枝叶的不怎么高大的树身摇摆。

春意尽管是这样浓，无头峰的黑熊却瞪着眼看看山顶还有白雪，依然舔着它那肥厚的脚掌不肯爬出山洞。唯有成群的梅花鹿忍不住口渴拥向峡谷，路上看见它们去冬脱落在雪地上的一庹多长的鹿角，发出悲凄的长鸣，随之从远方传来觅食饿虎的咆哮。

夏天的天池，又别有一种绝景。

风雪吼啸的天池面上，很快出现一些豆大的小孔，慢慢扩大，不几天就化开冰盖，现出方圆足有四十里的茫茫碧海。这时候，人们才能知道三池渊的水色为什么那么清澈美丽。它就象一个把各种美丽的颜料盛在一起的大盅子，又象一面能够造化出雾霭、云朵和清风的神镜。

祖宗山，哺育着这里的人们，哺育着大自然，也同这里的民族一道，在悠久漫长的岁月里，共尝喜怒哀乐，有时一起挣扎，有时一起嚎啕恸哭，始终同甘苦，共命运。这样的历史变迁，使这巍峩的高峰发生了变化，有了今天如此轩昂的气概。

倭寇侵入，践踏了整个疆土。

白头高峰风雪呼啸，终年不息。高大的枯树凌乱地倒下，山崖不声不响地碎裂坍塌。当那野蛮无比的倭寇挥起利斧砍伐着你白头密林， 撕裂着你丰满躯体的时候， 你曾恸哭挣扎了多么长久!

但是，祖宗山——白头山，张开宽阔的怀抱，热切地盼望着在这一国土上出现英雄。

自从国家沦陷，哭声震天之日直到今天，二十多年来，白头高峰袒胸舒臂，高声召唤着人们："来呀，投到我的怀里来!"

今天，白头高峰终于盼来了英雄!

历史的见证人——白头山，它第一次盼来了这一国度最卓绝

的英雄，它张开巨大的双臂，欢欣鼓舞地迎接着英雄……

“啊，看那边！”韩兴洙用手指着叫唤。

遥远的地平线上收敛起晚霞，夜色立刻笼罩了大地。霎时，雪白的山峰镀上了一层灿烂的红光，犹如一把熊熊燃烧的大火炬！

“确是一把火炬！”车奇勇赞叹地欢呼。

“成立游击队的那天夜里，咱们正是跟着司令官同志举起的那把火炬，在发财屯密林里行进的！”

田广植紧握着拳头说。

“是的，同志们！请看这边，这一片大森林就是我们的人民，就是我们。那些分布在森林中的点点峰峦，可以说就是咱们游击队吧。所有这一切，都向着一个中心。那座高举火炬的山峰，就是咱们的司令官同志了！”

大家都齐声欢呼，挥手跳跃。

四月二十五日响起的欢呼声，在这里又震荡起来了。

白头高峰的光焰越加灿烂夺目，颜色仿佛永远不变。

不久，游击队员们回到了宿营地。

* * *

车奇勇一瘸一拐地走着。

这三天来，他一直这样走。粗黑的眉毛斜向两边额角，眉心刻出了深深的大垄沟，鼻孔呼呼地喷着热气。每挪一步湿漉漉的大脚，全身就感到一阵撕肉刮骨一般难忍的疼痛。

但是他依然在队伍的最前头顽强地走着。

脚上的胶底劳动鞋，用椴树皮缠了好几层，显得比原来的要大两倍。鞋尖破了，露出了脚指头。破烂不堪的、沉重的鞋子一落在地上，黑豆树枝就咔喳咔喳被踩断，一片浮石地上出现了一个个的小坑。

他两个肩膀挎着两条大枪，背囊上又放了一个背囊，背囊顶上还横着一条大枪。他的裤腿撕破了两个地方，上衣敞开了两个钮扣，前襟湿漉漉的，露出了汗水淋漓的胸脯，帽檐儿也皱了，搭拉着。

他拨开荆棘，穿过密密的灌木，一直朝前走着。

他的后面，朴兴德、凤男、仁哲和大个子尚善等排成一行前进。女战士们走在队伍的当腰，叫别人搀扶着。英淑累得流出了眼泪，可是她没有把枪和背囊交给别人，顽强地背着走。慧英和明玉，枪和背囊都叫别人背去了，空着两手，可还是累得抬不起腿来，吃力地挪动着脚步。

沉默寡言的连队政治指导员田广植，不声不响地走在队伍的最后头。他的身上也多了一个背囊。他两腿无力，老是往下弯，迈一步不知要使出多大的劲儿。有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脚，就翻一个滚。他怕叫战士们看见，慌忙站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走。

最能走路的是朴兴德。不知是真是假，他说他的脚很象驴蹄子，走几千里都不起泡。

没有人说话。一个个都低头望着地默默地走路。

司令官同志毫无倦意，依然有力地迈着步子，偶尔跟韩兴洙短短地说上几句话。他有时走到队伍的前面去，有时又到最后面去，跟田广植一起走。

车奇勇焦急地等待着休息口令。可是没有休息口令，他还是

咬着牙前进。他看见五百多米前边有一块平坡，估计到那儿一定会有休息口令传下来，于是把那块平坡当做目标，一咬牙，直冲上去。

可是没过多久，他的双眉又皱在一起了。到了适于休息的平坡，韩兴洙仍然没有下令休息。要是在平时，走这么远，早休息两次了。

过了黑豆树林，又出现了一大片浮石地，脚一踩就陷下去，真是寸步难行。

队伍艰难地走着，一步一步地征服无法形容的困难，不停地向前移动。

车奇勇几乎全身都麻木了，两条腿只是本能地挪动着。大颗大颗的汗珠，从他的下巴颏上滚下来。遇到横躺竖卧的枯树，他无力跨过，只好绕着过去。过了树林，一走进开阔地，灼热的太阳把人晒得气都喘不上来，嗓子简直要冒烟。

下午四点钟，队伍才休息了。

大家都顾不得解下背囊，忽拉拉地倒在地上，腿酸脚疼，一步也挪不动了。

不一会儿，传令兵边仁哲过来告诉大家，这次不是小休息，要大家准备就地宿营。

车奇勇仰面朝天躺在落叶松下边，高举起双臂大声欢呼起来：

“是真的吗？哈哈哈。”

脑门上的伤疤闪着亮，嘴里露出了一颗断了半截的门牙。这是前年在煤矿掌子面用牙咬断铁丝的时候弄折的。

“凤男！怎么连动都不能动啦？养路工嘛，不是最能在日头

底下干活的吗？”朴兴德躺在草地上，掉过脸去逗躺在身边的凤男。

这个凤男，长方脸，两个肩膀一高一低，今年二十一岁，入伍前是茂山铁路上的养路工人。

“跟咱们庄稼人不同啊，听那个车奇勇说，煤矿里的煤黑子一到窑外头就使不上劲呢。一听见吃晌午饭的汽笛响，就再不愿动一根指头。汽笛儿不响，干得挺欢，汽笛儿一响，马上就饿，一点儿劲儿都使不出来了。”

车奇勇似听不听，用毛巾擦着脸，望着天空。

“老朴你还有力气说话，真不赖呀。说实在的，那个车奇勇可真是了不起。刚才蹚过那片涝洼地的时候，他活象个坦克，低着头，梗着脖子，一蹿一蹿往前冲，真够好看的。”

“身上背着好几个背囊，还觉着挺轻松呢。喂，军需主任同志，有什么辙没有哇？”

车奇勇把头转过来问朴兴德，意思是问他有没有口粮。

“是不是要吃那些留着急用的炒面哪？”

凤男也不安地问了一句。朴兴德却依然是那么泰然自若。

“到了这个地步嘛，可以说该用预备粮了吧？”朴兴德咕哝着，好象在说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那是军需主任更清楚了。可是今天为什么来了这么个强行军哪？”

凤男揉着大腿，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一鼓作气总比慢慢腾腾强嘛。”

“我看你这个人，一辈子也干不了论天的活儿，你天生是个打包工的料子。”朴兴德一面说着，一面拿出一张卷烟纸，放上一

捏子烟末，卷起来，用舌头舔舔纸边粘好，叼在嘴上。

战士们都抽了一支烟，又恢复了劲头，显得很欢势。他们熟练地安排好了宿营地，开始准备晚饭。车奇勇又拿起斧子，劈起粗大的木头。

“看今天的情况，日行千里没问题吧？你看怎么样，韩同志？”

金星同志在泉水边洗了脸，用毛巾擦着手问身旁的韩兴洙。

“刚才走了一百二十里，中间只休息了一次。”

“要考虑到走的是泥沼地和浮石地，等于在平地上走了二百里。”

田广植点上一支烟，插了一句。

金星同志坐在泉水边的树墩子上，让清凉的微风吹拂着。顺利地结束了今天的艰苦行军，又用冷水洗了脸，他觉得很爽快。

“把挎包递给我，里边有一张地图。”

他打开挎包，抽出一个本子，取出了夹在当中的一张不大的当地地图。

“今天的行军，车奇勇同志带得很好。”

韩兴洙弯腰瞧着树墩子上的地图，嘶哑地说。

“大家都说，他那一股顽强劲儿，简直象坦克一样。”田广植解开钮扣，一手扇着风，一手拿烟盒伸向韩兴洙。

“要说象坦克，还不如说象一个火车头啊。”韩兴洙轻轻推回烟盒，在地图上寻找今天走过来的路线。

“不愧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他穿过树林子的时候，我还特意瞧了他半天。要是有他那样的气魄，在大路上赶过一辆飞跑的汽车也不成问题。要是那个日本记者还在，让他看一看才好呢。”

金星同志满意地笑着，把垂在额前的几根头发用手撩了一下。

“都是好同志。车奇勇同志啦，听了明月沟会议的消息赶来的崔七星同志啦，都是纯洁可靠的新一代。他们一点没有沾染二十年代的宗派主义、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等污垢，而且都有良好的基础和气质，在我们要建立的新型政党中能够成为可靠的栋梁。我们要在武装斗争中好好培养他们，耐心地培养他们。来，咱们讨论一下今后的行军路线吧。”

金星同志把两手搭在韩兴洙和田广植的肩上，一同往树墩子上坐下。

田广植坐在树墩子上，仍在想着司令官同志刚才提到的问题。金星同志每当提到武装斗争的时候，一定要谈到建党准备问题。而且，一有机会就特别强调对先进的工人、农民出身的新一代好好进行教育和培养的问题。

金星同志指着地图说，白头山地区的第一段行军路程，基本上已经克服，从今以后，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准备在这一地区开展政治工作和军事活动。

“在安图，我们宣告成立了游击队，接着公开举行了‘五一’游行示威。然后，在两江打了第一仗。不久，我们秘密进入了白头山地区，比较顺利地克服了这第一阶段的路程。敌人可能正在红着眼睛疯狂地寻找我们游击队的主力。集结在安图的游击队，现已分别派到各地分散活动，我们也已经进入了白头山地区。在这一带，我们可以放心地活动一个时期。从两江动身的时候，我已大致地讲过，现在再说一遍我们在这一带活动的目的。首先，从居民的组成情况和自然地理情况来看，这一带可以说是便于我们游击队进行活动的有前途的地方。大致来说，这一带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忍受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离开祖国，逃难到

这个山地来的。自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我们朝鲜来，民族运动就随之起了变化，朝着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这个地方，曾一度成了这一政治运动的中心。这里还有茂密的大森林和险峻的高山峡谷，是一个天然的要塞。目前，我们虽然在豆满江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将来，我们应当为抗日武装斗争好好地利用这一带地方。因此，在这一片良田上，播下我们武装斗争的种子，对将来是大有好处的。”

不知什么时候天已经黑了。边仁哲在跟前晃了几下，早把一堆篝火燃着了。

金星同志站起来把放在篝火旁的一双湿透了的鞋子向后挪了挪，又把挂在树上的上衣摘下来披在身上，然后回到原位，说：

“从这里再直走七公里，有一个叫天上崴子的村庄。 从前在抚松的时候，也曾听说这一带有这么一个叫做‘天穹之下第一村’的白头山村庄，就是没去过。那时候听说，这个高山地区因为山高水险，与世隔绝，日本鬼子的魔爪还伸不到。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地方作为中心，在高山地区居民中把政治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抚松、东岗、西岗等地方，大部分都去过，情况比较清楚。”

“那一带不是‘新日’组织已经打进去了吗？”

田广植望着韩兴洙说了一句。对司令官同志以新日少年同盟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的时期， 田广植常常是用这种说法来表现的。从桦甸“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一直受金星同志领导的韩兴洙，看到田广植忽然提起往事来，未免觉得有些突然，但又一想，这个问题并不是可以马虎过去的，于是他尽自己知道的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金星同志接过他的话说：

“那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了，现在还能有什么呢？ 也许还有一些幼苗？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到天上崴子去吧。那是个典型的山区，到那里去就能把那一带完全掌握在手里。到那儿要选择一个跟密林天然要塞最挨近的地方。 应该特别考虑这样一个情报，关东军部队最近经过这一带向豆满江地区移动。因此，我们必须向密林靠拢。然后越过老岭开到岩石山一带，再讨论同分散在鸭绿江地区的独立军部队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今天先把目标定在这一个点上吧。”

韩兴洙和田广植合上本子要站起来， 金星同志又叫他们坐下，说：

“慢着，韩同志，口粮够不够，了解过没有？”

“了解过。连预备粮都用上，勉强能吃到明天或后天。”

“和我的估计差不多。口粮问题也到天上崴子再说吧。 军需主任朴兴德同志一定很着急。 听说他常常饿着， 应该好好照顾他。”

“是。”

韩兴洙和田广植同声回答，又同时红了脸。

说话从来简单利索的田广植，不加任何说明，直截了当地请示下一个问题说，今天晚上想让战士们早点休息，好在政治学习也并没有耽误。

“好的，叫他们好好休息休息。 饭后，叫昨天我谈到的那几个同志到我这儿来一下。其余我要做的事情，就不和你们讨论也可以了。就这样吧。”

*　　*　　*

金星同志送走了两个指挥员，一个人在丛林中慢步走着，身上依然披着那件上衣。

“天穹之下第一村，我们就要去翻耕和播种这个从来没有人耕耘过的生荒地……”

走到黑豆树丛里，他自言自语地说。

进入深山幽谷，面对着毫无政治觉悟的群众开展政治工作，确实是很有意义而且令人兴奋的事情。在五家子，在孤榆树，以及最近在富尔河，都亲身体验到，不论哪里，都有当地的特殊情况，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每到一个地方都必须大胆而又谨慎。

对群众的政治工作，象一个巨大的艺术创作，需要有千锤百炼、完美精湛的工作能力。

那里的群众第一次看到抗日游击队，会有什么看法？他们是与政治生活完全隔绝的，要唤醒他们投入光复祖国的斗争，并把这一带变成广大的秘密营地，现在该做哪些准备？我们能给群众的是什么，群众能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他顺手捋下一串肥厚的黑豆树叶，一片一片地撒在地上，有时摘片赤杨树叶，闻闻它略带苦涩的清香，不知不觉走到了丛林深处。

方才田广植提到的“新日”时期也是很令人怀念的，跟白光明谈话时提到的那个老张现在做什么也很令人挂念。然而这一次，

是肯定要深入到大山里去啊。

“司令官同志！”

金星同志回头一看，是田广植站在身后的幽暗中。

“那几个同志已经通知了。”

“好的。还有，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

他靠近田广植，说。

“明天早晨是不是应该派个先遣队到天上崴子去？”

“我已经跟韩兴洙同志商量过。”田广植并住脚跟有力地回答。

“派谁去好？”

“我去可以吗？”

“你？好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带三五个战士就可以吧？”

“带两个战士就可以了。”

“人数由你决定好了。”

等田广植走了，他才朝草棚走去。

崔七星看见司令官同志慢步走在丛林里，以为自己把通知听错了。他是听了开会的通知急忙跑来的，可是来了一看，什么人都没有。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正在迟疑不决。金星同志一眼看见他，就招手把他叫过去。

崔七星立刻走上前行了个举手礼，动作显然还不很熟练。

“来这里坐吧。”

金星同志走近崔七星，手指着用圆木现打的凳子说。等崔七星坐下了，他又回草棚取来了每次休息时亲手钉好的一摞笔记本。

“崔七星同志，你念过书吗？”金星同志把本子放到崔七星的身边，笑着问他。

“是！我……没念过。”

“那你一个字也不认得吗？”

“是！不认得。”他搔着后脑勺，脸早红得象熟透的西红柿了。

“你自己的名字还是会写吧。”司令官同志抽出一个本子放在崔七星的手边，又递给他一支铅笔。

“在这儿把你的名字写上看看。”

“我不会写。”

他双手接过铅笔，象接住了一个抬不动的重东西，拿在手里一上一下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脸臊得越发红，热刺忽啦的，仿佛就要冒烟了。

“为什么没念过书呢？”

司令官同志为了提高他的觉悟，故意这样问了他一句。接着站起来绕到他的背后。

“东家老爷吵着不让我上夜校，要上夜校他就要撵我走，就没念成。”

“东家是谁？”

“是个地主。”

“那你现在怎么想啊？”

“是该学识字，可是……”

“该学，还有什么困难吗？没有学校，没有夜校，是不是？”

金星同志亲切和蔼地问着，说着，使他慢慢认识到是什么让他变成了睁眼瞎。

金星同志替他打开本子，叫他拿住了铅笔。

崔七星过去也拿过几次铅笔，但是现在有司令官同志在盯着他，心里发慌，不知道怎么拿才好了。

司令官同志看他这样不知所措，就从他的身后把手伸到他的

前面，帮他拿好了铅笔，亲自把着他的手，教他写起字来。

“铅笔要这样拿，轻轻地往下按着写。 这儿再点一个点儿，再一挑，再一竖，就成一个‘최’字了，这就是你的姓——‘崔’。”

崔七星倚在金星同志的怀里，手也由着金星同志的手移动。

“칠”（七）字和“성”（星）字也都照这样写好了。

金星同志说话时呼出的热气触到脸上，崔七星感到好象小时候偎倚在母亲的怀抱里那样温暖。

金星同志把着他这只长工的粗笨的大手，一横一竖地教着，使他这个一直被关在文明的大门之外徬徨着的人，迈出了走向文明的第一步。

本子皮上写完了“崔七星”三个大字，翻开第一页又写上了朝文字母。“ㄱ”、“ㄴ”、“ㄷ”……依次写好。 再翻过一页写上了“1”、“2”、“3”……阿拉伯数字。

崔七星喉咙哽咽，眼圈发热，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哭泣。但是，慢慢地，眼前模糊了，挂在眼角上的泪水顺着脸往下流，叭嗒叭嗒地落在打开的本子上。

他抽咽着，肩膀在一上一下地抖动。

司令官同志好象没有看见，依然把着他的手继续写着。

过了半天，崔七星听见司令官同志在身后的温和的声音：

“怎么样，可以照着写了吧？”

“是！ 我一定学会写。”

“对，一定要学好。你不要把它只当识字来学， 要当一种对敌人的战斗来学。你知道不知道，地主为什么那样死气白赖地反对你念书？他是想叫你永远给他当奴才，才不让你睁开眼睛。”

“懂了，司令官同志！”

“崔七星同志！这是一个革命。等你学了字，能看书了，你就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

崔七星低着头，不断地擦着流到下巴颏上的泪水。

这时候，十几个人早已到齐了。他们也都是文盲。

他们都围着篝火坐下。司令官同志的身边是崔七星，其次是明玉，再往下是铁路的养路工陈凤男等等。

金星同志就象方才对崔七星做的一样，让他们每个人自己说出了没有念上书的原因，启发他们自己找出了是谁不让他们念书。

崔七星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望着大家的脸。

金星同志早就考虑过新战士们的学习问题，决定首先从教文盲识字做起。

他还问了几个人，在目前情况下，怎样才能挤出时间来学习文化。然后说：

“大家都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成了文盲，这不是你们自己的过错。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把朝鲜人变成他们的奴隶，实行愚民政策造成的。特别是大家，比如崔七星同志、明玉同志都是给地主扛活的，或者象凤男同志那样，从小当工人，哪儿有工夫学文化呀。但是，现在光骂日本鬼子怎么坏，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我们都是干革命的人，如果什么都不懂，就干不了革命。所以，就是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学好文化，学好政治。不学习，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革命，也必然不会有自己的信念。没有信念，或者信念不坚定，干几天革命就不想干了，更不可能把革命干到底。

“要学好文化，再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地学。如果不这样学习，就会落后，就不知道革命是什么时候才能胜利。怎

么样，我的话大家都懂吗？”

他轻轻拍了一下崔七星的肩头，想尽可能说得浅显易懂。

“我们现在干什么样的革命呢？我们干的革命，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我们的祖国，在我们朝鲜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碰上了历史上少见的野蛮残暴的敌人。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是够强大的，强大到它可以梦想把亚洲的大部分都吃掉了。因此，可以说我们要走的路是艰苦的，遥远的。刚才有谁说，在几年内把革命干成功，再安心舒适地上学校去念书，这可能不可能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想法是倒了个儿的想法。学习，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不是光为了让谁变成一个有大学问的人。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单要拿枪武装起来，还要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我们要去唤醒人民群众，要和他们一起干革命，和他们一起去进行拼死的战斗。因此，我们就应该比群众看得远，要站在群众的前面当带路人，告诉他们这儿有石头应该绕过去，那儿有水应该跳过去。可是大家连个名字都不会写，连一本书都不会看，拿什么去教群众，带群众啊？自己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能告诉群众往哪儿走吗？这样一看，我们学文化，学政治，就也是一个革命了。怎么样，陈凤男同志，你是从小烧锅炉长大的，以后又在铁路工地当过苦力，这些道理应该懂吧？”

陈凤男只是低着头不吱声。

“来，你们看。”

金星同志从噼噼啪啪燃得正旺的篝火堆中夹出了一颗小火星。

“这一颗小火星，放到干草垛上，就会马上引起大火，熊熊燃烧起来。我们的每一个同志，都应该成为这样的火种。”

他若有所思地望了一会儿燃烧的树枝。

战士们都很激动，篝火映红了他们每个人的脸，也映红了司令官同志的脸。

田广植默不作声地坐在后边，眼前浮现出几年前的一幅庄严的景象。

在吉林即将成立共青同盟的时候，金星同志对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发表了讲话。

“举起火炬来吧，举起光复祖国的火炬，抗战的火炬！即使把手烧成灰，也要把火炬高高地举起来！”

江南公园的后山，燃着一堆篝火。金星同志拿起一支呼呼燃烧的火把，高高地举在头顶上，大声疾呼，多么慷慨激昂！

那时候，他的脸也是象今天这样红红的。

金星同志的声音震动着寂静的夜幕，在树林中荡漾：

“那么大家都拿一本吧。从现在起，就打一场消灭无知的歼灭战，宣告又一场革命的开始吧。本子不算好，来，从这头起，一人拿一本，崔七星同志。”

崔七星站起来，接过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手在不住地战抖。

下一个是陈凤男，行了个举手礼，接过了本子和铅笔。十几个人依次都领了一份，回去了。

崔七星没有一块儿回去，他一个人走进了树林。他怀里揣着笔记本，脚下踩着嫩草，擦过一棵又一棵落叶松，缓缓地走着。丛林的夜，一片漆黑，粗大的树干勉强辨得出来。

他低着头，默默地挪动着脚步。他忽然看见自己的童年时代一幕又一幕地从脚下闪过。

一个小孩子，穿着土布裤褂，破褂子短得露着肚子，破裤子刚刚盖住膝盖。他背着跟他同岁的地主小少爷黄宝金，一步一歪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离学校不远，要蹚过一条小河。孩子怕趴在背上的小少爷穿的球鞋给水打湿，踮着脚吃力地往前蹚，薄薄的冰碴儿划破他的肚皮，但是他哪里顾得疼啊，依然小心翼翼地涉水走着。

又是这个孩子，站在学校院子里的白杨树下，全身叫雨水打得精湿，手里却拿着一把雨伞没有打开。他在等着黄宝金放学回家。冰冷的秋雨，打在他的脸上，打在他的脖子上，湿漉漉地顺着脊梁骨往下流，又顺着小腿淌到地上。黄宝金走出来了，拿过雨伞撑开，自己一个人打着前头走了。

还是这个孩子，拉着雪扒犁奔跑，扒犁上坐着黄宝金。草鞋跑掉了，光着的脚丫子踩在冰上，皮都要粘住了，但是不能站下来把草鞋重新穿上，一直不停地跑到学校去……

一幕幕的回忆，使崔七星鼻子发酸，脸发烫。他一下搂住身边一棵落叶松，把灼热的脸贴在粗硬的树皮上。

“司令官同志，我一定好好学习，一定把革命干到底，把这个倒了个儿的社会翻过来。”

他哭了，哭出声来了。

痛苦的劳动挣来的是一身褴褛，忍受和驯顺得到的是非人的虐待，无言的服从换来的是残酷的打骂。这累累的伤痕，深深的仇恨，淤积在心里，凝固在身上，无法融化。

司令官同志的简短的话语，把着手教他写字的那只温暖的手，和这一本薄薄的笔记本，是那么猛烈地拨动了他那长期沉默无声的心弦。

时间过了很久，他回到了草棚。远远地看见司令官同志还在篝火旁慢慢地来回走着。

*　　*　　*

哭红了眼睛的崔七星刚回到草棚里不久，车奇勇就起来换岗去了。

车奇勇握着枪带，一瘸一拐，走到了落叶松林。

半轮残月挂在色树梢上洒着青光。

车奇勇一挪脚，一只眼睛就跟嘴挤在一起，脸难看地歪扭着。

他在行军之后脱下鞋子一看，两个脚掌全起了泡。他换了包脚布，但是一触到地上，就直疼到头顶，象针扎的一样难受。

他接了岗，先巡视了一下四周。因为这里是人迹罕到的深山，不会有什么特殊情况。但为防备万一，他还是警惕地监视着。

最热闹的朴兴德他们那个草棚也早已沉入梦乡，四外寂静无声，偶尔听见猫头鹰在远方悲啼。

他倚在一棵枯树上，摸了摸子弹带，子弹只有三颗 两颗是没有生锈的，擦得锃亮。另一颗是生了锈的，他擦了又擦，不知道能不能打出枪膛去。他挑出一颗好子弹，压到枪膛里。子弹带上还有他用木头削的五十多颗假子弹。这是他一看这空空的子弹带就恼火，同时感到把空子弹带背在身上也很不舒服，才想出这个办法的。

“老车呀，你想用木头枪子儿打敌人啊？”

同志们这样逗他，他也毫不在乎。他现在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把子弹带装得满满的、沉甸甸的。

“快打一仗就好了，我保险弄它三百发子弹。”他自言自语着，又朝四周望了一下。面前是一棵枯树，左侧是合抱粗的落叶松，右侧是缠着藤蔓的冷杉，再远就是一丛一丛的黑豆树。这就是他面前的地形地物。

他熟悉了这些情况，没过多久，上眼皮就搭拉下来，眼前模模糊糊的，不由自主地打了个盹。

为了赶走睡魔，他抬头晃了晃，干咳了几下，换了个位置。

又过了一阵，他巡视了一周指定要查看的地方，就抱枪倚着一棵树站在那儿，扫视着黑夜。

金星同志吹熄了油灯，走出棚子，试探着小心地移动了脚步。他的脚上也起了不少泡，刚才把火柴头放在泡上点火烫了几下，又把棉絮点着把烫过的地方熨了一遍。

快两点了。

他轻轻地迈着步子，来到了二排的草棚。微弱的月光淡淡地洒在斜坡上，照出了一列草棚。都是用树枝和柴草草草地盖起来的，勉强能够挡一点风。金星同志走到一个棚子的门口往里头看了看。

战士们有的鼾声如雷，有的呻吟不止。

“哎哟哟，腿疼啊。”不知是谁抬起一只脚乱滚。

在他瞧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就听到这里那里好几个人在呻吟着。

他轻轻地走进棚里，划着了一根火柴。

当中睡着陈凤男。怀里还揣着笔记本，嘴角上挂着一丝依稀可见的微笑。旁边躺着边仁哲，敞着前胸，不时地抬起腿来踢蹬，睡得很不老实。

金星同志替他们一个个地掖好了衣襟，把几个被挤出来的人挪回去，让他们睡得舒服一些。

下一个草棚子里的情况也一样。

金星同志到每一个草棚看了看，在最后一个草棚前停了一会儿，才到篝火旁坐下了。

他看到战士们这样疲乏，非常心疼。他甚至后悔今天赶路赶得太急了。虽然是因为不迅速越过泥沼地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才赶得急了一些，但现在连这都觉得过分了。没有什么药治他们的脚，也没有什么房子让他们暖和暖和。可是战士们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他们都那么欢跃，都那么愉快，热热闹闹地度过了傍晚。

金星同志站起来缓缓地走进了丛林。他多么想减轻一点战士们的痛苦啊，他因为眼下毫无办法而难过。说起来，这样的行军将要延续几万里还是几十万里，谁也无法预料。有时候也许要睡在露水打湿的地上，也许要在寒风刺骨的冰天雪地里熬夜。然而这一切，跟我们的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比起来，又算得上什么呢！

他思绪纷纭，心情沉重，久久地在丛林中慢步走着。他走到一处突然停下来，紧盯着前面。

他看见有一个人倚着树干蹲在那儿不动。是车奇勇。

他走到跟前弯腰一看，车奇勇抱着枪睡熟了。是一副只要碰着他一点儿就要蹦起来的架势。金星同志盯着他想了一会儿，屏声静气毫无声响地向后退了几步。

天一亮，车奇勇就要跟田广植上天上岁子去。金星同志离他稍远一些，巡视着车奇勇的监视范围。

东方开始露出了鱼肚白。

他看到天快要亮了，觉得很惋惜。他多么希望夜再长一点，好让战士们多休息一会儿。

过了一些时候，他听见后面有动静，转身一看，是韩兴洙来查岗。韩兴洙起初以为他是哨兵，近前认出是金星同志，一下子愣住不动了。

“不是司令官同志吗？”

“嘘——”他把手指贴到嘴唇上，叫韩兴洙不要作声。

韩兴洙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现在是车奇勇的岗。

“我知道。我叫他睡了。”

“那么现在换个人来吧。”

金星同志背着手往前走着说：

“轻点儿走。”

韩兴洙想问他一句什么，可是没问，就掉过身走了。他查完岗，想了想该叫谁换车奇勇。想了一会儿，大步走到金星同志看不见他的地方，自己也替车奇勇站上岗。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阵轻风吹过，树林沙沙作响，车奇勇才猛地惊醒，腾地跳了起来。

他揉揉眼睛，往四下瞧了瞧，象失了神的人一样来回走动起来。

他想到自己严重地违犯了纪律，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深悔不该那样麻痹。

“糟了，站岗还睡觉！”他举起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

他朝前一望，看见那头有个人在替他站岗。腰里别着手枪，不是韩兴洙就是田广植。他提起步枪慌慌张张地跑到那个人的面前站住了：

“连长同志，我站岗麻痹……”

“这么早就醒啦？”

“啊？！是，是司令官同志！”

这太意外了，他愣愣地钉在那儿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眼前发黑，好象自己站的地方都快塌陷了。

“你太累了。”

司令官同志慢慢走到他的面前，把手轻轻地搭在抽咽着的车奇勇的肩上。

“司令官同志，我站岗睡觉，没有……”

“好了，认识了错误就好了。”

他摇着低头站着的车奇勇的肩膀，温和地说：

“车同志你就不会请同志们帮助一下呀。要是瞌得受不了，可以请别的同志来换换嘛。这可以向韩兴洙同志提，也可以直接向我提。不管怎么说，站岗睡觉，是非常错误的。整个部队都靠你一个哨兵安心睡觉。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打瞌睡，因为敌人是希望我们打瞌睡的。来，你坐下。”

司令官同志在一棵横躺着的枯树上坐下了。可是车奇勇象钉在那儿似的，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忽然，他端正姿势，抬起头，说：

“司令官同志！请给我处分吧，我真该……”

他又低下头去，流下了眼泪。这不是因为司令官同志的忠告刺疼了他的心，也不是因为对严重错误的悔悟鞭打着自己，而是因为司令官同志不仅没有把他叫醒，反而替他站了岗，这一说不出来的温暖关怀和骨肉情谊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倔强，从没有掉过一滴泪，轧断了两根手指头，他也没有流过泪。他就是这

样一直顽强地反抗着对他那么残酷无情的社会。然而在这一刻，从他心灵深处涌出了感激的热泪，泪水不住地流着，成串地滴落在握着枪的大手上。

金星同志任他哭了一会儿，才拉过他的手，按他坐在身旁。

“累吧？”

车奇勇感到司令官同志的温暖的气息触在自己的脸上。他抬起头，睁着黑黑的眼睛，端正了姿势，说：

“是累，司令官同志。可是我能挺得住。”

“硬挺住，该有多苦啊。吃的也不好，又老是跋山涉水，睡觉也没个好地方。可是你不是从小在煤矿做工，背煤筐，挨过鬼子的打骂吗？”

“司令官同志，我什么都想过，我有决心，能挺住。”

“有决心？”

司令官同志和一个战士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从过去的生活谈起，直到现在，直到遥远的将来，谈得那么亲切。

在另一边，一棵横躺着的枯树的尽头，韩兴洙已经派了两个人站岗，因为天已经发亮，巡视的范围也扩大了。韩兴洙想着自己的心思。他深悔自己没有早些起来多查几次岗，以致惊动司令官同志为这样的琐事担心操劳，也深悔自己让这个整天走在最前头带好了强行军，疲惫不堪的车奇勇出来放哨。

“车同志，昨天行军的时候，你心里都想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使你带头走得那么有劲啊？”

“没有什么特别想的。我只是想，不管是谁，反正总得有个人在前头开路。”

“对，你说的对。我们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拿起枪的。

这一条路，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的路，是世界上谁都没走过的第一次走的路。但这就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因此我们才自己选择了这一条路，自愿地走上了这一条路。你的表现，不愧是一个朝鲜的游击队员，不愧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对，不管做什么事，总要有个打头的人。应该谁来打头呢？一句话，就是跟你一样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要象火车头一样，引导各阶层的群众奔向胜利的彼岸。要这样，就必须有一个思想准备，要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拿你来说，你不能不用自己的胸膛拨开藤蔓，踏着坑坑洼洼的泥地，在前面带路。所以，你身上划的口子一定比谁都多，你脚上起的泡也一定比谁都多，是不是？不用问，你的脚一定疼得很厉害。”

“司令官同志！”

幸亏他那双用葛藤缠了又缠的脚，藏在草棵里没让看出来，好不容易地躲过了难堪的一关。

“司令官同志，我愿意老实地说，我的脚起了泡，流血了。疼得很。但是还能走路。司令官同志，请您别太操心。第一次走的路再险再难，也不会把我们吓倒。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一定会爬到司令官同志指给我们的彼岸。腿断了，用手爬，手坏了，滚也要滚到彼岸上去。我担心的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犯了纪律，让司令官同志都不能睡个安稳觉。司令官同志，我宣誓，我一定改正错误。如果我不能改正，就请您把我象一块没用的砾子那样扔掉吧。司令官同志，请处分我吧。”

车奇勇向司令官同志说着，眼里又充满了泪水。

车奇勇的爽直诚恳，坚决果断，毫不含糊的言语，剧烈地震动了金星同志的心。他又一次感到信心和自豪感在增加，在使他兴

奋，就象那次在反对铺设吉会铁路的斗争中看到群众挥拳高呼反日口号时那样，也象不久前宣布成立抗日游击队的那一天，看到排着整齐的队伍、眼中放射着炽热光芒的队员时那样，被深深地感动了。一个矿工出身的朴素憨厚、寡言少语的普通战士，这样强烈地打动了司令官同志的心。

“车奇勇同志，这个处分，等你再犯的时候加倍给你吧。 不过我要跟你强调一下，我们共产主义者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对敌人都丝毫不能放松警惕，一刻也不能放松。在我们这一辈子要这样，直到在地球上永远消灭资本主义的时候为止，都必须这样。”

“明白了，司令官同志，我一定会记住的。”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下去。草棚那边开始有了动静，显然是炊事员们在准备早饭。

车奇勇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抬起发亮的眼睛开口说：

“司令官同志，我常常想着一个问题。 说起来也不算什么问题。不过就是老想我们的革命怎么样才能胜利。”

“嗯，很有意思，你说说看。”

“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司令官同志刚说过，前头有荆棘丛，我们会拨开它冲过去，有悬崖峭壁，我们爬也要爬过去。要没有抄近的路，我们豁出来绕它一千里一万里，也要走到头，顶多就是多花点儿力气， 多吃点儿苦吧。 反正我们是铁了心要走到底的，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可是我想，赶走日本鬼子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为什么？”金星同志用他放在车奇勇肩上的手有力地拉着他催问。

“我们工人有一个习惯，每次发工钱的时候，总是要计算一下自己干了多少活儿，该领到多少工钱。有一天，我们就这样算了一下。”

“这很有意思。”

“日本鬼子乍看起来挺多，实际上可没有多少。我看，一个面里只有几个鬼子住在驻在所和派出所里。

“工厂里，只有上头有几个鬼子。到街里看，好象鬼子很多，其实细算起来，也没有多少。他们的军队，扛着大枪，好象挺威风，可是跟工厂的工人比起来，数量也是很少的。这么一看，我们朝鲜人，只要个个顶用，就有办法。在工厂，工人起来把那几个鬼子干掉；每个面的群众起来干掉面里的鬼子；每个郡起来干掉郡里的鬼子。这样干，就等于我们十个人，一百个人去干掉一个鬼子。照这样，大家一齐动手打日本鬼子，我看就可以很简单地解决问题了。”

“对，哈哈哈，就是这样！”

金星同志豪放的笑声，打破了黎明时林中的寂静。

“对，你说的对。我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数学计算。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全体人民都那样发动起来，对这个你没有想过吗？”

“没想过。可是现在一想，每个郡，每个面，每个工厂，都有一个咱们的游击队员，就能解决问题。由我们去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行。”

“这也对。就是要这样干。我们这样吃大苦，走泥沼地，穿大森林，为的就是这个。我已经说过，我们现在就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只要人民群众觉醒起来，不仅日本帝国主义不能统治他们，其他任什么力量也制服不了他们。我们能使出多大的力量，

这就要看我们的人民群众觉悟有多高了。这两个方面是一码事。

“那么我问你，你能负责一个工厂，把工人发动起来吗？”

金星同志拍了一下严肃起来的车奇勇的大腿。

车奇勇更加紧张，脸上闪闪发光。

“司令官同志，我能做到。只要告诉工人什么是社会主义就行。只要告诉他们一句，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和农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只要告诉他们这一句话，我看准行。只要向他们保证这一点，他们就会跟着走的。”

“可以保证。我向你保证，你向矿工们保证，好不好？”

“好！”

“来！”

金星同志侧过身子向车奇勇伸出了一只手。车奇勇也伸出了手，但又忽然缩回去看看有没有沾着什么污垢，才握住了司令官同志的手。

金星同志的豪放的笑声又一次震动了树林。

车奇勇象一个怕羞的大姑娘，脸涨得通红。

天亮了。从树林的间隙中看见了灰蒙蒙的天空。

朝霞慢慢染红了东方。

“走，咱们该换岗了。”金星同志先站起来，车奇勇也随后站起来。

草叶子上的露珠闪着亮。初升的太阳向黑魆魆的森林洒下了金光。金光投在金星同志的胸前和肩上，格外耀眼。

司令官同志和战士，并排地走在丛林中。

车奇勇的帽檐和枪筒也罩上了一层金光。

走了一段，金星同志侧过脸又望了一下车奇勇。车奇勇挺着

宽肩膀，并住脚跟，向金星同志行了举手礼。

“我可以回去吗？”

“回去吧。”

金星同志好久一动不动地望着车奇勇的背影，看着他迈着大步，溅起草上的露珠，向前走去。

当车奇勇的背影完全消失了，金星同志才叉着腰，踏着露水晶莹的草丛，从容地走下了斜坡。

五

尹哲三哭丧着脸，拖着一条被子弹打穿，用布条缠得象木臼那么粗的大腿，用另一条腿跨过门槛，大声喊他的老伴快给拿拐棍来。正在厨房干活儿的老伴，闻声给他拿来了一根没有削光的水曲柳拐棍，他拄着拐棍一拐一拐地走到院子里。因为多日来第一次见阳光，眼睛晃得难受，睁不开。他抬起胡子乱糟糟的下巴，用手遮着象一面玻璃镜子那样明净碧蓝的天空。他虽然快六十花甲了，但身强力壮，动作敏捷，简直象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人。可是这二十天来，很快就瘦下去了，衰老了，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望了一会儿天空，又顺沟朝南往下走，用凄凉的目光瞧着这个座落在沟两边的村庄。

右边，壮丽雄伟的白头山峰遥遥可见；左边，林海茫茫，落叶松和各种针叶树，一直连到地平线。村后，瀑布倾泻，水声如雷，震动地心，雾气濛濛，与往日毫无两样。

村里死一般的寂静，听不到人声，闻不到狗叫。不吉祥的闷沉沉的空气笼罩着村庄。

“啊，天地依旧山村已变，满目凄凉有如坟场！”

他悲凄凄地叹息着把拐杖往前挪了一下。好久才第一次走路，腿脚打战，头晕目眩。

他下了坡，走到被火烧毁了的房基上站住了。那天眼睁睁地望着房子烧成了一堆灰烬，现在来看，烟灰任风吹刮，好不凄凉！

他眼窝塌陷，眼神阴晦，看到这一景象，眼睛突然射出逼人的寒光，全身不住地颤抖。他怕支撑不住，就坐在躺在院子一角的石臼上。

“小鬼子，我把你们剁成肉泥也消不了这心头之恨！”

他望着眼前这连一根柱子和椽子也没剩，只有一堆灰土飞扬的房基，连气都喘不上来似的，抱着胸口咳了几声。等到缓过气来，拿出火镰点着了一袋烟。

他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被鬼子打伤了大腿的。

二十天以前，也是现在这样日头挂在西山顶上的时候，突然有三个戴眼镜、挎着手枪、一身洋式制服的人闯进了这个多少年来从没见过一个外乡人的山村。他们一进村，就找村里的长老。

从他们那乖戾凶恶的眼神，粗暴骄横的语气，把别在腰间的手枪掉过来转过去故意炫耀的举动，一眼就看得出来都不是好东西。跟带枪的人打交道从没尝到过好滋味的尹哲三，碰上他们，早已气馁，只好一口一个“是”，百依百顺。

三个戴眼镜的家伙说，现在有几千名日本军队停在山后，要这个山村把所有的粮食全部拿出来送去。

约莫过了两个小时，鬼子兵开始了抢掠。一大片穿黄军装的鬼子来到村前一处沟口搭起了帐篷，到村里推倒柴垛，抢去柴禾点着了篝火，猪啊，鸡啊，牛啊全拉去宰了。他们闯进民宅翻箱倒柜，冲入仓房抛出米袋。粮食，土豆，食盐，凡是能吃的都抢

个精光。

天上崴子这个天穹之下第一村，从它形成以来第一次遭到浩劫，被岛国小鬼子们的魔爪无情地抓烂了。

尹哲三睁着眼熬过一夜，早上跨出院子往村里一望，全村死一般寂静，不见一缕炊烟。夜里曾有两声枪响，但没有伤人，只是惠山家放牧的最后一口猪被鬼子打死拖走了。

不一会儿，一个戴眼镜的领着四五个鬼子又闯进来，抓走尹哲三，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地打起来。

“你这个老东西，为什么还藏着东西不乖乖地交出来， 嗯？你这样怠慢大日本皇军，你的命还保得住吗？”

被踢倒在地上的哲三，吃力地支撑着站起来，两手合在肚子前，弯下腰说：

“老爷，我们哪儿敢藏什么东西啊。我看， 老爷您也是我们的白衣民族……”

“老东西，少废话！告诉你，来这儿的关东军——”眼镜朝后望了一下腰挎长刀、傲慢地背手站着的鬼子军官，说，“是去豆满江一带讨伐共军的，现在迷了路，都急眼了，哪儿有空跟你磨牙说好话？别罗唆，快拿出来！”

“请老爷随便好了，反正我们就是这些了。”

“你又撒谎，在后山沟里，我们刚才还搜出了两头牛！”

这两头牛，是一个名叫世杰的小伙子昨天拉到后山藏起来的快要下崽的母牛，不料今天早上一头母牛生下小牛犊，哞哞叫了几声，叫鬼子发现，拉去宰了。

那个挎着长刀的鬼子军官凶狠地盯了半天，一把抓住哲三的长胡须左右乱晃起来。他晃了半天还不过瘾，一把将哲三按倒在

地上，用大皮靴使劲踹他的脑袋。

家里人听见哲三的呻吟声都跑出屋来。小儿子文基一手扶着爸爸，一手照鬼子的大脚狠狠地给了一拳。鬼子挨了这突然的一击，踉跄退了几步，抓过身边一个士兵手里的大枪，噹一声打中了文基的胸口。这家的大儿媳妇失神地惊叫着扑上去搂住了小叔子，鬼子又朝她的后心放了一枪。第三颗子弹打穿了哲三的大腿。

房子被烧着了。

第二天，哲三苏醒过来一看，已经什么都完了。小儿子和大媳妇死了，上山砍柴的大儿子昌基被鬼子抓去，跟别的青壮年一道扛东西走了。

身边坐着没了爹妈的五岁孙女英姬，哭喊着妈妈，把嗓子都哭哑了。

这条老命怎么还不断气啊！那颗铁豆为什么不把我打死，偏偏打穿大腿，留下了这条命啊！乡亲们为什么不把我扔到火堆里去，偏偏抬到这里叫我看见这惨状啊！

尹哲三又咳嗽了一阵，站起来走到九死一生逃回来的世杰的家里。

世杰正在屋里吃饭，听院里有动静，打开房门探出了头。

“大爷，是您来啦，您这身子，这么出来走怎么行啊？咳……”

他一下跳到院里，扶着尹哲三进屋坐在炕上，把饭桌子推到隔扇门旁边去。

“你快吃完了吧，跟我还客气什么？你大婶儿出去啦？”

“刚上山挖野菜去了，明儿早上没吃的啦。”

世杰见了尹哲三，不觉红了脸，好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叫人发现了似的。其实，他刚才吃的不是什么饭，是把野菜煮熟了

再捣烂捏成的饽饽。

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人们的心里都会燃烧起一股想方设法求生的欲望。然而现在，看到乡亲们不管是谁都处在两手空空，饥饿不堪，奄奄一息的境地，世杰却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倒不如一死了事的情绪。

尹哲三倚墙坐着，点上一袋烟，留心地察看世杰的颜色。他来找世杰，是有好多事情要打听，要商量的。但他的心老在翻腾，糊里糊涂，想不起要打听什么，只是长长地叹息着。过了半晌，他才开口又提起了那些被鬼子们抓走的青年。其实，这是世杰昨天刚逃回村里就最先去详细告诉了他的。

“那么说，他们一点逃生的指望也没有了？”

世杰只是耸了耸肩，吧嗒吧嗒嘴，没有言语。

哲三知道再问他多少也问不出什么让人舒心的话来。他慢慢抬起泪水模糊的眼，怅惘地望着晚霞烧红了的西边天。

要早知道他们回不来，就早该叫人们散了算了。大家盼望能侥幸等到被抓去的亲人回来，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直等了半个月也不见回来，现在已经二十天了，人没有影，米也吃光，都快饿死了。家家都躺着一炕满脸浮肿颜色焦黄的人。

“鬼子们端着大枪看着他们，连动都不让动。”

世杰无可奈何地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其实这也不知已经说了多少遍了。

遭了浩劫的第二天早晨，世杰也和村里的青年们一样被鬼子抓去，背东西走了。哲三的大儿子昌基，完全象一个失了魂的人，趔趔趄趄，跟在世杰的后面。

不到一天的工夫，昌基就眼窝深陷，哑巴一样一句话也不

说，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第二天傍晚，从一处悬崖峭壁上经过的时候，他抱着一颗复仇的心冷不防搂住身边的两个鬼子兵跳下了悬崖。鬼子们朝他掉下去的方向放了一阵乱枪，连他们自己的两个兵也和一个朝鲜的复仇者一起结果了，因为他们知道那两个兵是救不出来的。

这以后又走了一个星期，世杰他们才卸下东西，又被拉去开始了修路的苦役。那儿已经有好几百个朝鲜人，拿着铁锹和铁镐，在修筑通往安图的公路。一看那公路的规模，就知道是要修一条供军用卡车和装甲车之类通过的公路。鬼子一天只发给他们几把生玉米或高粱米，不分白天黑夜拼命赶他们修路。鬼子们还每天拉出一两个朝鲜人当众枪毙，来吓唬朝鲜人。第六天，世杰跟同来的两个同村青年暗中约好，要找空子逃跑。在月末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三个趁下大雨悄悄地爬过草丛，跳进了大河。后面爆豆似的枪声紧追过来，一块儿逃出来的那两个人都失散了，再没有见到他们。他一个人逃进山里，吃草根树皮充饥，一直顺着山脊逃回了天上崴子。

他把话说完，咬牙切齿地发狠，把着门框不知如何是好。半晌，又忿忿地吐出了一句：

“人家有枪啊，那些个鬼子……”

他现在只能用这句话暗示那些被抓去的青年一个也回不来，活不成了。

把同样的话又听了一遍，哲三越加感到茫然和失望。不知音讯的时候，人们还抱着一线的希望，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亲人回来，而现在，绞索已经勒得死死的，再也喘不过气来了。哲三昨天曾一再叮咛世杰要绝对保密，别把这事说出去，但这又有什么

用呢!

突然，从后院传来了嚎哭的声音。大概是又有人饿死了吧。哲三和世杰面面相觑，身不由己地抽搐着。

“是尚容的母亲没了吧。”

“早就听说她不好……”

“全身浮肿已经十多天了。咳，痛心哪!”

“听说前庄昌顺的爸爸也没啦?”

“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三千里锦绣河山，难道真没有我们活命的一块儿地吗!”

哲三长叹一声，凄切地凝视着前面山坡上的几座新坟。那么结实的小儿子，还有大儿媳妇，现在都在那儿躺着。他恨不得把房子点着，让它也变成一个坟墓。被抓去的亲人也回不来了，家里余下的人也没有活路了。唯有通西天的路向他们张着大口。他们，曾象漂在水上的树叶一样，在这人间激流里，被浪涛打来打去，从全罗道和庆尚道，从江原道和黄海道，一直漂到了这个远离故国乡土的异邦他乡。尽管他们渴望找一条活路，背起小铺盖，到处漂泊，苦挣苦熬，到头却依然是死路一条。

“鬼子们端着枪不准他们动弹……”

世杰的回答拖着长长的余音仍在他的脑子里嗡嗡地响。

“运数尽了!”

哲三用战抖的手拿过拐杖，不声不响地走出了院子。他们心里淤结着无法安慰的痛苦和悲忿，他们的心情彼此都明白，来去也无须打招呼了。

哲三拄着拐杖，拖着一条腿，吃力地爬上坡，回到自己的院子里。他一弯腿坐在廊台上，望着远山发呆。

这时候，世杰的婶子挎着菜篮走进院子，告诉他有客人来了。

“客人？”

哲三半张着嘴，呵呵地失声笑了。有客人来，真真是太捉弄人了！难道人生就是这样一场把人捉弄得啼笑皆非的儿戏吗？

“有客人，呵呵呵……”

这时已听见房后有说话的声音，紧跟着在房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两个人影。哲三定神一看，不禁毛发直竖，打了一个冷战。他看见来人戴着帽子，穿着草绿色制服，肩上还扛着大枪。可恨的枪又来了。他的眼睛立刻变成一团烈火，射出了炯炯灼人的光。

“哼，真是祸不单行啊！”

然而，他的心却出乎意料地恢复了平静。也许是大凡人们到了一切明摆在眼前无法躲避的时候，都这样吧。看起来，所谓兴奋，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感情而已。

穿草绿色军装的两个人，走近哲三，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问他是不是这里的长老。

站在前头的身材适中的方脸，是田广植，后面背着大枪的高个子，是车奇勇。

他们两人坐到廊台上，神情坦然，心平气和地问起这里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以及其他种种情况，问得很详细。

哲三心不在焉，他们问什么，他就信口答什么，也没显出什么不高兴。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两个嘀咕了一阵，就说，要有一支大部队到这里来。

哲三早已失去常态，任什么事都已经无可无不可了。

“请便吧。”他不假思索冲口而出地回答。

他无精打采地吧嗒吧嗒抽着烟，忽见他的孙女英姬绕过前院

一家的烟筒，刚走到大门口，就一屁股蹲下不动了。英姬看见带枪的人，吓得脸色发紫，哇一声哭了。

哲三见此情景，心里蓦地涌出了无比的仇恨，象旋风一样翻腾。尽管这两个人跟别的那些带枪的人有些不一样，说话也客气温和，外貌也似乎庄重正派，但不管怎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都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一路货。他断定这是没错儿的。

他对他们的问话敷衍了几句，托故抽身走出了院子。

当他看见这两个兵上了后山，就急急忙忙去喊出了世杰。

一听说鬼子又来了，世杰一步蹦到院子里。

“不管是死是活，这回可要拼了！饿死，打死，反正不过一个死！”

他们立刻通知每一家，除了老弱妇孺马上躲入后山以外，凡是能拿起家伙的人，都拿起家伙，不论镐头、镰刀、铁耙，有什么拿什么，火速集合。

世杰是在伐木场做工的时候狠狠揍了日本工头一顿逃到这里来的，是个机智敏捷的青年。他指挥群众登上了躺着土豆地的小山岗。他们都抱着一颗心，宁愿这样与敌人拼杀一场死在枪弹之下，也不愿忍辱受欺饿死在炕上。

要去决一死战的人们，个个气冲霄汉，完全不象饿得半死不活的人。

尹哲三挥着拐杖大声喊：

“打！打到最后一个，打到全部战死！一定叫鬼子们知道我们朝鲜人不是好惹的！懂了没有？”

*　　*　　*

一面等着部队，一面俯瞰着山村的车奇勇，突然腾地蹦起来：

“政治指导员同志，听，村里头闹哄哄的。”

“什么？”

田广植正在把小本子放在膝盖上画这一带的地形图，听他这么一说，立刻回过头来朝山村望去。

“啊？这是怎么回事？”

确实发生了他也无法理解的变化。家家院子里都有人东奔西跑，显得很慌张。

坡下沟底，许多妇女和孩子在慌不择路地奔跑；这头村子中央，一群汉子手拿各种家伙，聚在一块儿嗡嗡地吵嚷。

“怪呀！”

“看样子好象是在逃难。”车奇勇刚要往下跑，田广植一把拦住了他。

“等一会儿。”田广植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这时候，村里大槲树底下又响起了急促的钟声。

随着急促刺耳的钟声，聚在哲三院里的人们哇哇叫着朝村后头蜂拥上来。沟底上的妇女和孩子凄厉地哭喊着，慌慌张张跑进了树林。

不一会儿，人们挥着镐头、二齿钩子和铁耙等等铁器，呼哧呼哧地跑上了车奇勇站着的山岗。

“你们这些日本走狗，你们又来要什么？坏坯子！”

“快把他们赶走！”

“你们还不走？坏坯子！”

距离越近，群众越是怒气冲天地吼叫着，一步一步地紧逼上来。

田广植立在地当中，望着呐喊的群众。他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说服他们。然而不管怎样，不跟他们谈是不行的，于是就朝着人群大步迎了上去。

“小心他点，这小子有枪，有枪！”哲三大声喊叫。

接着是一阵乱石子暴雨一般打过来，简直让人头都抬不起来了。

石头嗖嗖飞来，田广植一躲一闪地朝前走，并且警告跟在后面的车奇勇，无论如何不要拿枪对着他们。

见他俩有些迟疑，群众更加气势汹汹，厉声大骂，使劲地撇着石头。

田广植看着不好接近他们，就无可奈何地解下手枪递给了车奇勇，才一步一步地走近了人群。

“乡亲们，请听我说，我们不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乡亲们，别吵啦，听我说呀！”

石头打来了，他也不再想躲开。

“乡亲们！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不是日本鬼子的军队！”

离人群近了，人们哇地一声呐喊，蜂拥而上，把田广植团团围住。

稍落在后面的车奇勇，仍然背着枪，一面往前跑，一面不住地喊：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们是游击队！”

群众围着田广植愤怒地喊叫着，车奇勇的话根本听不见。

这时又一批群众朝车奇勇冲上来。

“坏坯子，我们跟你拼了！”

“你开枪，开枪啊，不要脸的狗腿子！”

车奇勇这时候看见田广植已经被人们拽着两只胳臂拉走了。他忽然两腿一软，几乎摔倒。他使劲振作了一下精神，直起腰板，向群众走去。

“我们不是‘讨伐队’，是朝鲜军队，是游击队！”

世杰两眼喷着灼人的怒火，根本听不见他喊什么，一步跃上去猛推着车奇勇的前胸，一手拉住了枪筒。另一个青年从身后拽住了他的胳臂。

车奇勇踉跄着，恳求着：

“别抢别抢，这可不行啊！咳，真是的，怎么办哪！……”

他把枪死死地抱住不放。要论力气，他一个人对付他们五六个也不会怎么费劲儿，但是他毫不反抗，任他们摆布。

“先夺枪，夺枪！”

车奇勇把枪紧紧地抱在怀里，躲来躲去，忍受着踢打。

* * *

当车奇勇被人们拉到哲三家的院子里来的时候，田广植正站在廊台上，挥着两个拳头，热烈地讲话。

“乡亲们！我们是为了朝鲜的独立，跟日本鬼子打仗的抗日游击队！是朝鲜人民的军队！”

聚在院子里的人们，都瞪着眼睛，面面相觑，愣住了。

田广植更大声地讲着。他的激昂的讲话，象一股大风一样，把群众的情绪一下子卷入了似梦非梦，从来不曾想到过的境界。相信他的话吧，觉得他讲的是那么不可思议，不相信吧，又觉得太令人惋惜，太使人悲痛了。

哲三拄着拐杖，挤开人群，一颠一跛地走到前面拉住田广植的手，问道：

“你说你们是朝鲜军队，不是给日本军队带路的，是真的吗？”

哲三的歪扭着的脸上，交织着只有在那些一辈子受欺骗、被蹂躏、被敲诈的人身上才看得到的怀疑、恐惧以及带着一种期望的复杂的感情。

“乡亲们！金星将军创建的我们抗日游击队，是受欺负受污辱的我们工人和农民的子弟兵。我们的目的是拿起枪杆打倒日本鬼子，争取朝鲜的独立！”

这时候，世杰在田广植手里攥着的帽子上发现了一颗红星。这跟日本鬼子的黄色帽徽完全不同。他意识到这颗红星证明田广植的话完全是事实。他一把拉住哲三的衣袖，做了一个非常为难的表情。两个人的视线碰在一起，都看到了对方的哭丧脸。

“把铁器都撂下！”哲三声音颤抖着喊了一句，就上前一把抱住了田广植：

“请原谅我们吧。”

这里那里响起了一阵把铁镐、铁耙一类东西扔到地上的声音。

就在这时候，站在群众后面的车奇勇看见了正在跨过山梁走来的队伍。

“队伍来啦！”

田广植一步跨到院子里，向群众大声说：

“乡亲们！金星将军带着咱们的抗日游击队来了，快去迎接他们吧！”

人们一声欢呼，拥向了大路。在那高高的山梁上，出现了长长的游击队行列。

“快上去吧。”

田广植指着游击队来的方向，轻轻地推了一下哲三的背。

哲三异常激动，呆呆地愣了一会儿，才挥手催促群众快上去。

人们挥着手，跑过刚才他们撇满了石头的土豆地，一口气奔到山梁上。

游击队和群众汇合了。

因为腿不灵便来迟了的哲三，和被这意外的事情弄糊涂了的世杰，站在游击队的前头，惊呆了。这时候，崔七星、陈凤男等战士跑下来跟人们抱成了一团。

边仁哲向哲三行了一个举手礼，亲切地问候他：“老大爷，在这山沟里受苦了。”

英淑等几个女队员首先向老年人们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朴兴德拍打着青年们的肩头，热情地问候着。

游击队战士个个兴高采烈，老乡们却都哭丧着脸，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儿，游击队员和群众，在大院子里铺上稻草，坐了一个大圆圈。

躲到树林里去的妇女和孩子们也都回来了，这里那里传来了呼唤家人的声音。

田广植为迎接金星同志，又来到了山梁上。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出来迎接金星将军。白花花的人群，盖满了一大片山坡。

不大工夫，金星同志走出了树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大

步向群众走来。

田广植迈着大步走到他的面前，敬了礼，做了简短的报告，金星同志点了点头，脸上浮着微笑。群众朝他拥过来了。他脱下帽子，环顾着群众，点头表示问候。

人们纷纷挤到他的面前向他鞠躬，有些老年人跪在地上不起来。

世杰挤开人群最先奔到金星同志的面前行了礼，就躲到地头上，双手抱着脑袋，呼哧呼哧急促地喘息着哭了。

金星同志被围在群众当中，同每个人打着招呼。对老年人，他弯腰行礼，恭敬地问候着；对小孩子，他亲热地拉拉每个人的手，或者抚摸抚摸他们的头。碰到青年人，他或者握手，或者拍拍肩膀，亲切地问他们日子过的怎样，年龄多大，家乡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听着他们的回答，有时候笑，有时候表示惊讶。

走到一位看来年纪最大的老年人的面前，金星同志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伸出两手搀扶着他，走进了哲三的大院子。

哲三也跟群众一起到坡上迎接了将军。但是由于过分的激动，他一直蹲在地头上哭，没敢上前问候。他跛着一只脚，回到院子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将军的面前。

“将军！”他唤了一声，就扑倒在将军的脚下。

将军急忙伸手去搀他，他却跪在地上，摇着头不肯站起来。他的两肩剧烈地抽动。老人哭了。过了半天，才抬起头说：

“将军！请将我斩首吧。”

他的长长的胡须被晚风吹拂着，几乎要触到地上。

“我乃大逆不道的罪人，罪该万死。请将军大人当众人之面

将我斩首分尸，以杀一儆百。”

泪水顺着他那象垄沟一样深深的皱纹流下。

金星同志听了田广植报告的简单经过，扶起了哲三。

“老大爷，请您别再这么说了。 在这样残酷无情的世道里，您该受了多少罪啊？”

将军搀扶着哲三，走到院子一角的席子上坐下了。

老乡们跟游击队员热闹了一阵，后来分成好几拨儿领着游击队员走散了。

哲三低着头不说话。

金星同志望着这位饱经人间磨难的老人，感到很难过。他拉过哲三的手，两手握着：

“老大爷，我们青年人罪过很大，没有早点来看你们， 来得太晚了。”

“将军！将军如此谦恭，我这罪人更感无地自容。 恨不能自刎以了结此命啊。”

哲三一手抚摸着抖动的下颏，低着头流下了热泪。

“将军！”他擦着泪水说：“我本隐居深山的一老朽，不明天伦地理，天下会有这等变化，确是作梦亦不曾想到。想当年我终日长吁短叹，哭我三千里槿花之乡（译注：槿花之乡系朝鲜古时的别名，又称槿域）任人宰割，叹我檀君（译注：传说中朝鲜国的始祖）后裔横遭蹂躏。我不堪倭贼欺侮，洒泪辞别庆尚道庆州故土，颠沛流离，辗转跋涉，最终到此深山隐居，业已十有二载。此地俗称天穹之下第一村，我便将这残年老命寄托给深山老林。如今潜心回顾，凡此一切均不过逃避天命之无谓挣扎而已。”

老人悲叹着自己的一生，追述着往事。他曾参加义兵部队，

和日寇硬拼过。三·一运动时，他也曾声嘶力竭地高呼着“独立万岁”反抗过日寇。然而这一切，都失败了，没有任何成果。

他来这里住下不久，那些在日本鬼子和地主的残酷压榨下丧失了生路的人们，也陆陆续续地流落到这个深山里，慢慢形成了现在这个山村。

他们以为躲到这里，常年见不到一个外乡人，更是永远不会看到日本鬼子了。

在看不到日本鬼子的狰狞面目的地方过活，这是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深山幽谷中的人们唯一的安慰。

可是，就在二十天前，连这最后的慰藉也被残酷践踏，完全破灭了。

“那天也是傍晚时分……”

老人用衣袖擦了擦泪湿的眼睛，述说了山村惨遭浩劫的经过。

“将军，不瞒您说，天下会出现我们的朝鲜军队，我们作梦也不曾想到。所以，拯救祖国的自家军队来了，我们也不认得。这罪过实在太大了，应当严惩。我老朽决意寻死已久。如今又见了我们朝鲜军队，更是死无遗恨。将军，以严明纪律为重，请快惩治我这犯了重罪的老朽吧。”

哲三泣不成声，深深地垂下了头。

天早黑了。有谁在院子里燃起了篝火。火光穿过笼罩大地的夜幕，照亮了四周，映出了矮房檐和圆木墙的轮廓。

金星同志握着哲三的手说：

“这都是因为国家沦陷了。凡是朝鲜人，谁不是处在和老大爷一样的境地呢？老大爷，请您镇静一下。来，看看您的伤口，骨头没打坏吗？”

哲三抬起头，微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金星同志叫边仁哲快去拿药。

“让我看看吧。”

金星同志侧过身去面向着哲三的大腿，用手按了按膝盖：

“是这儿吗？”

“将军！”

哲三两手捧住了金星同志放在他膝盖上的手。

“不用看了，已经不疼了。请不要为我操心，快请屋里坐吧。枪伤再痛，还能痛过心中的怨恨吗？我已经死无遗恨了。我们有了将军，还会有什么遗恨啊！”

“请不要客气，快解开看看吧。”

边仁哲拿来了急救药包。

哲三不好再推辞，只好把裤脚一直捋上去露出了伤口。

边仁哲举起一根燃着的大劈柴照亮，金星同志拿药棉蘸上药水给哲三洗伤口。大腿被子弹打穿，伤口肿胀，令人目不忍睹。

哲三斜躺着，目不转睛地仰望正在替他上药的将军。

将军开朗的脸膛，横着两道浓黑的眉毛，两眼炯炯有神，放射出炽热的光芒。他那永远在微笑，时刻在沉思的面容，慈祥而崇高的神态，让人一下子就坠入了象孩童一样纯洁的感情。

哲三怀着崇敬的心望着金星同志给他上药。他的心在剧烈地翻腾，然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不知道金星同志是在亲手医治沦为亡国奴饱受折磨的我国人民身上的创伤，他只是无限感激身负救国重任的伟大将军还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山中老翁敷药治伤。他不禁抽抽咽咽，热泪横流。

他为了抑制无限的激动，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这儿疼吗？”

将军用手往肿胀发红的地方按了按，问。

“将军！”哲三睁开眼睛，支起上半身，说。

“将军！现在我哪儿都不疼了。”

* * *

田广植跟世杰详细地打听了村里的情况。他心情沉重地走过火烧后的房基，来到了哲三家的门前。这时候他看见金星同志正从一座矮小的圆木房前面走过。

金星同志也亲自了解了村里的困难。他也是满脸很为难的样子。

村里的情况是说不出来的困难。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两三个人饿得起不来。

昨天和今天，游击队把仅有的一点预备粮都倒出来，先给那些躺在炕上不能动弹的人熬米汤喝了。

无论是老乡，还是游击队，现在都断了粮。

金星同志缓缓地走着，苦苦地思索着解决困难的办法。

当他走到哲三家房子拐角处的时候，看见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女孩，在稀疏地长着一些扫帚苗的坡地上过家家玩。他站下来看了一会儿，弯腰蹲在小女孩的身边，说：

“你一个人玩得挺好哇。”

正玩得入神的孩子，扬起小脸蛋，抽了一下鼻涕，嫣然一笑，说：

“过家家玩哪。”

“这是什么？”他指着一块有花纹的碎瓷片问女孩子。

“这个？这儿泡了泡菜。”瓷片上放着几片撕碎的灰菜叶，倒也象泡菜。

“那个呢？”

“那是饭，就要盛饭啦。”

“这是水碗吧。”

“不是，这是水缸。”

“啊，水缸，你真乖呀。”

女孩子抬起小手挪动着叫水缸的那个水罐破片。

“叔叔水缸都不知道。”说着还斜了一眼。

她这个模样是那么逗人爱，金星同志情不自禁地更靠近孩子，抚摸着她的短发。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的名字？”

“嗯，你叫什么？”

“我叫英姬。”

“英姬！真是乖孩子。”

英姬把碎瓷片归拢在破陶盘上，忽闪着双眼皮，脸蛋儿上隐隐约约地印着两道泪痕。

“英姬，你几岁啦？”

女孩子早已挨到他的下颏下面，要他抱。

金星同志把她抱起来放在大腿上。

“该洗洗脸啦，乖孩子还这么脏？你几岁啦？”

女孩子把蒜菜头似的小拳头举起来一张开：“这么大。”

“五岁啦？”

“嗯。”

“爸爸妈妈都干什么呀？”

“爸，妈？”

“嗯。”

孩子的眼睛忽然恐惧地瞪得溜圆，慢慢又变得痴呆呆的，眼皮不住地抖动着。

金星同志看到孩子这反常的神情，有点发慌，又把孩子抱一下放到另一只腿上。

孩子的象樱桃一样红润柔嫩的小嘴唇抽动着，脸蛋歪扭着，眼里汪满了泪水，双眉紧皱，哇地一声哭了。

“英姬，英姬，怎么哭啦，啊？”

将军用手擦着她不住流淌的眼泪，抱着哄她。可是孩子不顾一切地晃着小脸蛋哭着，哭得那么伤心。

“妈呀，妈呀！”

“咳，真糟。英姬，我背你玩好不好？”

“妈妈！”

“来，我给你这个。”金星同志把手伸到兜里摸了半天，没摸出什么来。

“看，给你这个，多好看哪！”他抽出自来水笔对孩子晃了晃。

可是孩子还是一个劲儿地哭。她把怀里的碎瓷片都扔了，扭动着，哭着。

“嗳嗳，这……”

他看了看四周，一个人都没有。

他哄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把孩子哄好了。于是抱着孩子来到了溪水边。溪水在村子右边的斜坡下淙淙流淌，流过石背，象一

串玉珠一样晶莹闪光。

金星同志拿出手巾用水浸湿，把英姬的小脸蛋擦得干干净净。

哭了半天的英姬，睁着湿漉漉的眼睛，滴溜溜地望着金星同志，仍在不住地抽搭着。

“英姬，别哭，啊？你知道你的名字，也知道几岁，多乖呀。乖孩子不哭，啊？给你擦擦脸，多漂亮！来，把下巴抬抬。”

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孩子哄好，用手巾把小脸蛋擦净，来到了坡上。

一个大嫂提着水罐从对面走过来，看见他们，就站下来说：

“英姬呀，你又哭啦？”她把水罐放在地上，把英姬抱过去。

“是孩子的妈妈？”

“不，不是。”

“孩子玩得好好的，突然哭了。”金星同志抚摸着孩子的头，告诉了大嫂孩子是怎么哭起来的。

“这孩子一天不知道哭多少遍，把大人的心都哭碎了呢。”

她告诉说，英姬是哲三的孙女，一眨眼的工夫变成了孤儿。每天一到傍黑的时候，孩子就想妈妈，就这样悲凄地哭泣。

“啊，是这样。”

金星同志听了世杰婶娘的话，心里非常难过，怎么也遏制不住。

刚才跟孩子问她爹娘，该多么刺痛了这小小心灵上的创伤啊！

“英姬呀，要下来走吗？嗯，那你在这儿等一会，我快快儿打了水就来，啊？”

大嫂拿起水罐匆匆走下了坡。

“英姬！”

金星同志抱起英姬，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孩子的泪湿的脸蛋紧紧地偎在他的脸上，两只小胳膊搂着他的脖子不放。

“来，咱们在这儿摘花玩儿吧，看，那朵花多好看！”

英姬在草坪上玩起来了。孩子们的心，就象夏天的雷电一晃就过去一样，哭了一会儿，又会很快地笑起来。英姬张开双手，跑过去要摘苦菜花。

孩子没穿鞋，光着脚。土布裙子，又粗又硬，象刨花一样卷皱着。上身穿的是七色缎小袄，可能就是她的妈妈一针一针缝成的吧，现在已经褪了颜色，胳膊肘子上破了大窟窿，露出了肉，袖子也短，遮不住手腕。

望着这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在草坪上奔跑着摘花，金星同志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一个小女孩，要她懂得失去的祖国、严峻的阶级斗争和比野兽还凶残的敌人，年纪还太小，还太天真。

然而残酷的生活把这小小的女孩子无情地摔在地上，把她的一切全都抢光了。

他亲自目睹了并且经受了朝鲜人民的数不尽讲不完的灾难，但是象现在这样感到心如刀割的痛苦，今天还是头一次。

英姬摘了花，蹦着，跳着，来到了站在坡上的金星同志面前。她的小脸那么天真烂漫，明净可爱，黑黑的眼珠，双眼皮，含着微笑，眨巴眨巴地望着他。

他又把孩子一下搂在怀里。

天空和大地披上了橙红色的晚霞。

英姬拉着将军的手，走在草坪上，叽叽呱呱不停地说着什么。

田广植从一栋房子后面刚绕到路上，看见世杰的婶娘顶着水

罐呆呆地凝望着草坪。

“您在看什么呀?”

“请看那边。”

田广植转过脸去一看，看见金星同志在草坪上逗着小英姬玩耍。

晚霞越发鲜艳夺目。太阳坠落在西山之巅，向天地间洒下了千万道灿烂的红光。

“没了爹妈成天哭的孩子，现在高兴得咯咯笑哪。”

“是吗?”

世杰的婶娘把经过都告诉了田广植。

晚霞消失，暮色笼罩了大地，田广植仍然站着不动。

金星同志拉着小女孩的手回到了村里，而田广植却依然钉在那儿不想走开。夜幕完全盖住了大地，星星闪着银辉，田广植仍在坡路上徘徊着。

怎样才能减少司令官同志的忧虑？在吉林的时候你不是看见过，金星同志因为一个邻居的孩子没鞋穿，就把母亲寄给他做学费的不多一点儿钱都拿出来给那孩子买了鞋吗？在柞树岭北头的江边上，你不是亲眼看到过金星同志遇见逃难的大沟庄人而不忍心走开的情景吗？这个天上崴子的惨状，并不比任何地方好一些呀。在嚎啕大哭的英姬的脸上，他一定会看到祖国的未来在遭受无情的摧残。看，小姑娘肚子饿着，身体裸露着，嫩弱的小脚没有鞋穿!

显然，英姬的哭声，使司令官同志往心里咽下了更多的眼泪! 你跟随司令官同志已经有五六年，什么时候让他轻松过一次，减少过他的忧愁？就是到了这个山村，也由于你的粗心大

意，在军民之间一时曾造成一场多大的误会啊！如果把这里的情况早一点弄清楚，早一点做了报告，司令官同志不是就会另外采取别的办法，或者事先做好一些必要的准备吗？

田广植在漆黑的坡路上徘徊，严格地检查着自己，进行着深刻的自我反省。

首先，怎样才能减少司令官同志为英姬而感到的痛苦呢？

他整夜没有合眼，一直苦苦地思索着。

* * *

一清早，田广植就跟韩兴洙坐在一起谈起了工作。

田广植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了解的有关这个山村的情况，以及司令官同志为着英姬在草坪上一直挨到傍晚的情景。

韩兴洙正在草拟一项计划，准备去完成司令官同志昨天夜里交下的，要他派一部分战士去采办一些粮食和药品的任务。这会儿，他放下自来水笔，正听着田广植说话。

“我们现在要赶紧做的，不用说，就是要根据司令官同志的指示，办一些粮食和药品来安定群众的生活。和这同时，我认为还有一个我们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我们派几个工作小组出去，尽管有些困难，粮食和药品总多少能够解决一些，但是司令官同志为这个山村操心的问题，却是解决不了的。我想，如果我们只办一些粮食和药品就了事，司令官同志是不会忍心离开这个地方的。撇下象英姬那样失去了父母成天悲伤啼哭的孩子，怎么能忍心走开呢？”

田广植本来是一个沉默寡言不易激动的人，可是现在，脸上

泛起了红晕，呼吸也急促了。

“那么说，你的意思是要把那些被关东军抓去的人救回来，是不是？”韩兴洙神色严肃，认真地问。

“对。”

于是，他们找世杰进一步详细了解了情况，然后订出了派一个连的武装去营救老乡的作战计划。

吃过早饭，采办粮食和药品的几个小组按计划出发了。

韩兴洙和田广植经过水碓房，并肩走在傍着小溪的路上。溪边长满了各种草木，有很象热带植物的叶子阔大而有光泽的漆树和白芷，还有其他种种叫不上名的野生植物。

两人默默地走着，田广植揪下白芷叶，当扇子扇了几下，才低声说：

“希望你向司令官同志再说一下，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我希望同志们记住司令官同志的话，绝不可冒险。这是司令官同志再三嘱咐我告诉大家的。”

“对，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跑这一趟，司令官同志不是要长期感到遗憾吗？我不知道老韩同志你怎么想，身为他的战士，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不断地消灭敌人，扩大我们的战果，壮大我们的组织，提高群众的觉悟，把一个个地方都发动起来，这当然是我们的任务。但是我想，为身负着我国革命重任和我国人民命运的司令官同志减轻忧虑，解决那些使他操心的事情，不更是我们的头一项任务吗？当然，革命斗争，不仅我们要做，而且也要有许多其他同志去做。可是这项任务不正是从吉林、卡伦那个时候起一直跟着金星同志工作的你和我感到骄傲和

自豪的吗？”

韩兴洙用手揉了揉鼻子。平时不大爱说话的田广植，只要一开口，总是这样打动人的心弦。

队伍就要拐过山角去了，田广植伸出手说：

“再见吧。”

“再走一会儿吧。”

“不用了，要耽误你的。有件事托付你， 司令官同志自从知道群众在挨饿，就一直很少吃饭……”

“这我也知道。那你走吧。把这个带上。”

“这是什么？”

“是司令官同志要我转交的。”

他们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田广植快步绕过山角，跨过了一条小溪。提在手上的小包一晃，闻到了一股炒面的香味儿。

爬到山梁上，田广植抱着小包站住不动了。

是回去还了小包再走呢，还是带走呢？当前，一把炒面要胜过多少黄金，而司令官同志竟把它送给我们……

他甚至埋怨起韩兴洙来了，埋怨他也这样不露一点声色地送来了炒面。

他抱着炒面，站着发呆。忽然，他抬起噙着泪水的眼睛，紧紧地抱着这比千万句叮咛还要重的，暖人心田的一包炒面，轻轻地宣誓说：

“司令官同志，保证不辜负您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 无论有多大困难，我们也一定把乡亲们救出来。”

*　　*　　*

朴兴德欣喜若狂，眉飞色舞。别看他平时不慌不忙，慢慢腾腾，兴头儿一上来，干事可就特别麻俐快当，谁都比不过他。就是有一点不够沉着。

“崔七星，看看钮扣有掉的没有。咱们要是显着寒碜，可就要给咱游击队丢脸哪。喂，把那个给我，得把这个喷点水踩一踩啦，拿来，快点儿。”

崔七星不知道他要的“那个”指的是什么，滴溜着眼珠子发愣。

“我说把那个给我嘛，老崔呀。”

“你老要‘那个那个’，到底是要什么呀？”

“看你这家伙，那个不就是吗？你手里拿着的那个？”

“要这个水壶？”

崔七星龇着上牙苦笑着把水壶递给了他。然后，把军装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地上，用脚踩起来。

“嗬，这可真象出门相亲去一样。”

“就是出门嘛。”

“英淑呢？”

朴兴德含一口水，噗噗地往军装上喷了一阵，象忽然想起来似的，转着脑袋东张西望地找。

英淑正在小河边梳头发。

“对呀，头发也该梳一梳啊。”

朴兴德一面叠着军装，一面晃着脑袋甩掉下巴颏上的汗水。

他就这样催着大家急急忙忙又仔仔细细地整理了服装。

他一看，比穿农民服装化装成农民的时候要神气多了。

“这还象个样。不管怎么说，咱们哪，还是穿军装最合适，看，一下子增加了几倍的人才。”

军装虽然褪了点儿颜色，但是把泥点子搓掉，把尘土抖搂抖搂，再喷点水用脚一踩，就象是用熨斗烫过的，穿在身上笔挺，确实神气多了。

大眼睛梆儿头崔七星，长脖子瘦脸尚善，倔强的小胖子凤男，最后还有英淑，大家依次站成一排。

朴兴德拉了拉还有点发皱的袖子，朝下望了一眼就要开进去的村庄。

这个村庄叫玉岩沟，有一百来户人家，距天上崴子有七十里路。

今天早晨，朴兴德把四个战士留在山里，独自进村开始了购粮工作。

他头缠毛巾，身穿土布衣裳，背着一个草编网袋，扮做一个过路行人。走进一家院子里，先要了一碗水喝，然后跟主人慢慢拉开了话。他第一步在门坎递还了水碗，第二步坐到廊台上扯了一会儿，接着就坐到屋里去了。没多大工夫还吃了一顿午饭，又讲妥了要买五斗小米。几个钟头以后，竟做到了使主人说出“要真有咱们朝鲜的军队，让我看看吧”的地步。

这个玉岩沟的人，除了三四家地主以外，不是佃户就是靠火耕过日子的农民。这里没有日本军警，十五里外的地方才有日本警察，只是定期来巡视一趟。村里只有几个自卫团员，步枪也没几条。

这家主人，四十岁开外，连鬓胡子，名叫朴元植。他说，敌

人那一方面，他敢担保毫无问题。他还夸口说，洪范道和独立军的其他大人物，差不多他都见过。

他说，如果真地出现了跟独立军不同的新的朝鲜军队抗日游击队，那末这是全村都应该来跳舞庆贺一番的大喜事。

坐在三间破旧草房的廊台上，朴兴德同主人这样东南西北地把各种传闻聊了一通，然后一口气跑上山来，催促大家急急忙忙整理了装束。

除了崔七星穿戴整齐挑不出什么毛病以外，凤男帽子还有点发皱，尚善鞋上的泥巴还没有全部擦净，英淑露在军帽外的短发梳得稍微有点不自然，不过还可以将就。

朴兴德今天一反常态，忽然变得非常仔细，把一些小毛病都挑出来叫大家立刻纠正，整好了军容，才喊了一声口令："齐步——走！"

当他们来到朴元植大院子门口的时候，朴元植也恰好到自卫团那儿转了一圈刚回来。他一路上甩着胳膊兴致勃勃地传出消息说："愿意看朝鲜军队的到我家院子里来。"他见一个说一个，立刻全村都知道了。

"啊哈！"

他一见游击队来了，张开双臂奔过来抱住了朴兴德。

"您不是刚才背着网袋来的那一位吗？"

朴元植一边连声称赞，一边跟战士们一一拥抱，到了英淑面前，可就愣住了，钉在那儿不动了。

他作梦也没想到一个女的居然也穿起军装扛起枪来。

英淑抬起嘴唇微厚，鼻子稍稍翘起，眼睛覆着双眼皮的脸，向他行个举手礼，又低头鞠了一躬。

“了不起呀，了不起。”

朴元植赞叹不已，把肚里有限的赞美词句都倒出来了，什么幸州山城战役中朝鲜妇女打得多英勇啊，高句丽时代妇女也跨马上阵射箭杀敌人啊，等等，说个没完没了。

这时候，老乡们也陆陆续续地走进来，耪地的小伙子们锄头都忘了放下就跑来了，私塾里读书的孩子们鞋也来不及穿就赶来了。不一会儿，手拿着长烟袋的老大爷也来了十几个。宽敞的院子里很快就挤了一百多人。

朴元植在地上铺了席子，让大家围圈坐下。

老年人们叼着长烟袋，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游击队员在房檐下站了一个横排，院子里是一大片群众。

朴兴德不免有些慌，不知往下该怎么做。他虽是一个越急越机灵的人，这会儿却想不出办法，急得浑身冒汗。

“老崔！你来讲几句，还能老这么站着？”

他用手捅了一下直挺挺地立正站着的崔七星。

“我不行啊！”

崔七星的脸由通红变成了紫红，跟在小方台岩石丛里的时候一模一样。

朴兴德无可奈何地鼻子哼了几下，终于抬起头张开了嘴，但还是说不出话来。

群众的视线一齐向他集中过来。

紧张的空气压得他连气都喘不好，睁着惊慌失神的眼睛朝群众望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他重新抬起汗渍渍的脸，开口说：

“各位老爷爷，父老兄弟们，我们是金星将军的抗日游击队。”

整个大院象泼了水一样肃静。朴兴德听见自己的心脏在突突地跳。他想不出往下该怎么说了，一个劲儿地眨巴着眼睛。

忽然，他想起了司令官同志在两江学校操场上发表的讲话。他把枪带拉直，斜眼偷看了一下崔七星，只见他还是那么直挺挺的，毫无表情，对旁人的苦楚好象根本没看见。

朴兴德使出全身的力气，重新开始了讲话。他讲到了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意义，也提到了人民群众应当支援抗日游击队的问题，最后尽自己所知道的，详细介绍了天上崴子的人们所遭的惨祸和当前的困难。

群众听了，都纷纷表示，要支援游击队，要首先救济天上崴子的群众。都表示愿意拿出粮食来接济他们。

当群众的吵嚷声代替了朴兴德讲话的时候，一位穿着洁白的烫得平平的麻布长袍的老年人站起来，问大家愿意不愿意亲自去拜见金星将军。群众立刻响应，都表示愿意去。

老年人接着问朴兴德可不可以就这样走。朴兴德一口答应下来说：

“太好啦，我们给您带路。”

* * *

朴兴德的计划被打乱了，简直无法收拾了。然而朴兴德却毫不在意，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反而以为诸事如意，样样顺手。

购粮工作出乎意外地搞得很好，而且还做了一番讲话，群众还要求去拜见司令官同志。这怎么不是一件大喜事啊！

不过有一点他觉得没有把握，就是可不可以用赊的办法再弄

一点粮食。

他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

“什么时候能回到这儿来还人家呀？”陈凤男这个一向只会赞成别人意见的战士表示了怀疑。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儿啊？”朴兴德坐在草地上一把拔起几根艾草，很不满意地说他。

“咱们打游击，就要象踩麵那样走遍朝鲜十三道，你说不能再回来，这象话吗？”

“赊了人家的就一定要还，我就怕还不了。”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所以我才这样提出来征求意见嘛，那末看看什么时候能还呢？”朴兴德用手摸着微微突起的脑门，竟把刚提出来的问题说成了已经谈妥的事情。

“要说准定什么时候来还，那不是很难吗？”凤男为难地说。

“那就把期限定长一点儿，借条上写三年吧。”

“还写借条？”凤男歪着脑袋问。

“当然要写了。这样的大事光用嘴说可不行，不能有一星半点的含糊！”朴兴德煞有介事地说，把大家都说愣了。他看大家不说话，就又进了一步：

“没意见吗？要是没意见，就这样定了。”他拿出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又摸了半天口袋，摸出一个小铅笔头。

“怎么写呢？”他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在纸头上写了“借条”两个大字，下面写了物品的名称和数量，接着就是“三年以后由独立的朝鲜政府偿还”，最后落款几个字写得还比较顺手：“某年某月某日，抗日游击队军需主任朴兴德。”

“嘿，比代书先生写的还棒！”他满意地晃着脑袋，自我欣赏

地说。

“可是拿什么盖章啊？”

“打个手印呗。”

“对呀。”他举起粗黑的大拇指，用嘴哈了一口气。

样样事情都办得很顺当。

他们决定，四个人背着粮食先回去，留下一个陈凤男带着要去见将军的老乡，并借一头牛驮着其余的粮食后回去。

七十里的路程他们一口气就赶到了。村口早有人看见他们，大声喊着朴兴德回来了。人们纷纷出来迎接，果然看见朴兴德身上背着个满满的东西，挥着手爬上山坡来。后面跟着尚善、七星和英淑，还有两头牛驮着东西。

* * *

听了朴兴德的报告，韩兴洙倒抽了一口冷气，脸煞白，两条长眉毛连成了个“一”字，眼睛都失去了光彩。

朴兴德无力地低着头，屏住呼吸，等待着韩兴洙的严厉批评。

静了几分钟，韩兴洙果然沉重地说：

“你的第一个错误……”不管多么复杂的现象，他总是这样一条一条地理出来进行分析，作出合乎逻辑的正确判断。

朴兴德一听自己犯的错误竟如此严重，全身都紧缩起来，静静地听着韩兴洙的批评。

韩兴洙指出，第一，没有按命令执行任务。命令是要他毫不声张地采购粮食。但是他事先不做一点了解和准备，就去大搞群众鼓动工作，造成了有可能招致敌人突然袭击的危险。

第二，没有经过讨论，就擅自答应把玉岩沟的群众领到这里来。不知道部队的行动计划，就轻率答应群众前来会见，如果部队临时有情况离开了这个地方，那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第三，是借条问题，韩兴洙幽默地指出这是一种“愉快的欺骗”，既欺骗了群众，也欺骗了自己。在革命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中，搞什么借条，这本身就太荒唐了。这跟买卖人的骗人勾当毫无两样。再说，什么“三年”啊，“独立的朝鲜政府”啊，这又是哪里来的玩意儿，是谁规定的呢？

办事认真仔细的韩兴洙，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半是连批评带解释，一半是韩兴洙自己的检讨。他检讨自己没有事先设法防止这种错误发生。

在圆木房的上屋，两个人对坐着已经谈了不少时间。朴兴德的手心里，早已渗出了湿漉漉的汗水。他真没有想到自己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韩兴洙的批评是那么正确，毫无反驳的余地。然而当初，他全然没有想到这是不对的，反而认为一切都意外地很顺利，办得很好。

“司令官同志告诉我们，‘鱼儿离不开水，游击队离不开人民’。你粗暴地违反了这一教导。如果我们影响了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哪怕是一点点，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是最大的罪过。因为我们的最高原则，就是为人民服务。”

朴兴德低着头，开始了自我检讨。他参加游击队以前就已经干了几年革命工作，那时候的纪律还比较单纯，任务也不外乎是到什么地方去送信啊，在什么时间跟谁碰头传达什么指示啊，不然就是在指定的时间张贴传单啊，处决走狗啊，等等。换句话说，那就象在小河里驾船，加点小心不把船撞到岸上就行了。然而现

在就象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得自己掌握住航向。他也知道侵犯群众利益是绝不容许的。但是他并没有想到，最初的一点点偏差，最后会跑到这个或那个极端去。

朴兴德抬起头，惭愧得涨红了脸。

因为这是影响军民关系的问题，必须向司令官同志报告。

不大工夫，韩兴洙和朴兴德来到了司令官同志的面前。

在只有三张席子宽的小屋子里，金星同志正在草拟着今天晚上对群众进行宣传的讲话稿。看见他俩来了，就停下笔来，给他们让了坐。

韩兴洙向司令官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说这次错误完全是自己造成的。自己没有事先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此交代任务的时候没能提醒朴兴德事先做好必要的准备，而且做这样重要的工作，竟没有派一个指挥员去，这就是产生这次错误的原因。

朴兴德看到韩兴洙这样把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心里更加难受，不知怎么办才好。

听完了韩兴洙的话，金星同志把桌子上的茶杯和书本推到一边，向朴兴德说：

“朴兴德同志，你把经过情形再讲一遍吧。”

朴兴德眨巴着由于胆怯而睁大的眼睛，详细地汇报了从出发到回来的整个过程。金星同志手托前额听他讲，还温和地插问一两句。当他讲到日本警察庇护下的自卫团，带着武器也没敢露面的时候，金星同志愉快地大声笑了：

“怎么样，韩同志，这显然是对敌人的一个打击吧？ 你再说说，那个主人看见英淑是怎么说的？”

朴兴德情绪放松了一些。他用手比画着，把朴元植在英淑的

面前张开两臂傻呆呆地站了半天，才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的那个样子学了一遍。

“很好啊！ 应该让更多的人看看长期被歧视被压迫的朝鲜妇女，正在同男子一样拿起枪杆，跟侵略者进行战斗。嗯，妇女也来了没有？”

“来了。大嫂大娘看见女队员都流了眼泪。”

“好。那末，玉岩沟的老乡明天或者后天要到这里来， 是真的吗？”

朴兴德又低下头，僵木了。

金星同志指出这一点确实做得很不对头。他说：

“除了连长批评的以外，你还有一个别的错误， 就是不应该叫玉岩沟的老乡到这儿来找我们，而是我们有义务去找他们。你把事情弄颠倒了。”

朴兴德猛然抬起头来，他的神情表明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现在可能这样想， 一个队员怎么能叫一个部队来呀去呀的呢？特别是司令官，怎么敢随便叫他去呢？如果你们这样想，那就大大想错了。我一向希望你们都是敢于对群众作出这类诺言的游击队员。你们知道，只要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全体，不管是队员还是司令官，都必须不惜献出生命，去给以满足。既然人民群众为了来看我们，愿意跑一百里，那末我们甚至不用说千里路程，就是几万里路程，也必须去看他们。

“我们这次行军，目的是什么呢？ 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反复强调过，我们是为了给人民群众看看我们的抗日游击队，是为了把曙光带给那些在亡国悲运的重压之下丧失了希望的人民。”

他说到这里，想了想，接着说：

“朴兴德同志，怎么样，你愿意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地方去，向群众宣布‘我要把部队带到这里来’？”

朴兴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我？”他张着厚嘴唇，说不出话来，眼睛立时汪满了泪水。

不管是痛苦的时候，困难的时候，还是悲伤得要流泪的时候，朴兴德总是说说笑笑就过去了。他这样一个快活的人，今天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他虽然没有深入地思考过游击队员和司令官的关系，以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但是从金星同志的简短朴素的言语中，尤其是从最后的一句话中，他深深地领悟了司令官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最崇高的感情，并且意识到自己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感情的琴弦被它弹拨得抖抖地颤动了。

“怎么不说话了，朴同志？能做到吧？”

朴兴德极力稳住心脏的跳动，正了正姿势，抬头回答说：

“我明白了，司令官同志！”

韩兴洙觉得这一回答有点答非所问。

然而朴兴德却是用这一句话表达了他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他认识了自己犯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以及所以犯错误的原因。尽管还是肤浅的，总算认识了包含在“为人民服务”这短短一句话里的崇高而伟大的思想的实质，也清楚地明白了领袖所希望的是什么。

金星同志看出朴兴德的回答是他的心里话，是充满着信心的，虽然声音有些发颤。司令官同志认为不用再多说了：

“韩同志，这样吧，不要等农民来找我们，我们先去找他们。派人通知陈凤男，叫他不要动身，在那儿等我们。田广植同志的一队还没有回来，这个嘛，留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们来了再联系。

以后的行动计划，听了他们的报告再做决定。借条问题，要这么办，立即付钱，并趁他们还没有动身，马上派人去停止赊粮。今后可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说实在的，我们已经欠了群众多少债呀。我们共产主义者，没有早日光复祖国，这也是债；没有把我国人民早日引向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大笔债啊。”

金星同志推开窗户，夕阳的金光照射进来，凉爽的清风立时灌满了整个房间。

山腰上雾气缭绕，象人呵出的气，又象柔嫩清雅的丽春花瓣，徐徐流向峡谷。

韩兴洙和朴兴德走出门外，迎面吹来一股沁人心脾的凉风。当他们步出院子绕过拐角的时候，听见后面传来小孩子的呼唤声：

“叔叔！”

“噢，英姬来啦？”

司令官同志走出屋抱起了孩子。

朴兴德看见这个情景，心里又一次激起了波浪。

* * *

傍黑，人们三三两两拥进了哲三的院子。

世杰兴致勃勃地忙着张罗会场，把人们带来的席子都铺在地上，还嫌不够，把燕麦秸也拿来铺上了。廊台右边堆了一堆烧篝火用的劈柴。这是因为初夏的夜晚还有点凉意，加上会场上也需要点个亮。好多小伙子，也跟世杰一样高高兴兴地忙合着。也有些年轻人，混在游击队员当中，模仿着他们的言谈举止，仿佛已经当上了游击队员。

世杰搬来一些劈柴放在地上，拿出火镰打着了火，点着引柴，然后再添上几根劈柴。蓝色的烟打着旋儿袅袅上升，飘向牛圈的屋檐。

哲三一颠一跛地在村子里转着。早上和晌午他已经转了两圈，告诉人们晚上要开会；吃过晚饭，他又出来催促大家早早集合。

转了一圈，他喃喃自语说：

“真是了不起啊。古人遇到喜事，爱比做‘七年大旱逢甘雨，千里他乡遇故人’，但是这一次，拿这两句话还比方不好。怎么说才好呢？就说‘这下可活了’吗？是啊，这下可活了，活着也有意义，死了也有意义了。”

他用手背揉了几下发酸的鼻子，拄着拐杖回到院子里。

乡亲们也都变了，快认不出来了。打起包袱准备离乡他去的人们解开包袱不走了；饿倒在炕上的人们恢复了活力，爬起来下地干活了。

革命给处在亡国悲痛中的人们带来了欢乐，使他们在几天之内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

群众差不多都到齐了的时候，韩兴洙带着队伍走进了院子。院子里霎时静下来，鸦雀无声。大家的视线都投向了游击队。随着一声声响亮的口令，队伍整齐一致地行动，找好了自己的位置。为了让群众坐到前面去，他们就沿着边儿坐了一个大圆圈。

篝火燃得正旺。火光驱散了夜幕，四周象白天一样明亮。房子，院落，人，都是亮堂堂的。

金星同志跟哲三寒暄了几句，就慢慢走出屋子，站到廊台上。

院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人人向着将军，半立着身子，热烈鼓掌。他们尽情地拍着手，有时候相互会意地对视一会儿，又回过头来使劲地拍。

世杰这一回又坐在车奇勇的身边。他因为坐在后面，将军的面容看不大清楚，心里觉得很惋惜，但前面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也不好挤到前面去。他立起身子，热烈尽情地拍着手。

将军开始讲话了，因为掌声，第一句话没有听见。

"……我们听说，这里是'天穹之下第一村'，所以起了个天上崴子这样的名字。是的，这里确实是'天穹之下第一村'。可是大家为什么撇开亲爱的故国乡土，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外邦山村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呢？是因为住腻了故乡山河，不爱故乡亲人吗？是因为没有土地种庄稼吗？是因为没有河水灌溉农田吗？是因为什么呢？从全罗道和庆尚道，从江原道和黄海道，千里迢迢，来到这远离家乡的外邦山村，是因为什么呢？

"昨天有一位老大娘说，她天天想念家乡，夜夜梦见家乡。家乡，有广阔无边、条条地垄望不到头的农田，有沉甸甸的金黄稻穗缠脚绕腿使人无法走动的水田。那里，有我们的家，尽管是低矮的小草房，院子里却长着几棵柿子树和梨树，是我们亲爱的家园；那里有我们亲爱的，和睦相处的乡亲。可是大家为什么不得不离开家乡呢？是因为谁呢？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霸占了我们的祖国。埋葬着祖先的遗骨，我们的人民祖祖辈辈劳动和生活着的祖国疆土，正在日本鬼子的残酷蹂躏之下痛苦呻吟。

"日本鬼子无情地践踏了我们的生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家园和农田，使人心也变得刻薄起来。他们把我们亲爱的家乡的一切全都抢光了。

“因为这样，我们起来进行了反抗，是因为忍无可忍，我们才起来进行了反抗。

“然而，我们的人被铡刀铡掉了头颅，被活埋了，被关进了监牢！

“在这样的情况下，诸位父老兄弟抱着也许能碰到意外幸运的一线希望，扶老携幼，离开了家乡。

“但是，到了这个白头山脚下，到了这个叫做‘天穹之下第一村’的深山沟里，大家又怎么样呢？

“大家生活在人间却宁愿躲着人间过日子，大家思念着家乡却宁愿远远地离开家乡，但愿找个不受日本鬼子欺侮的地方过活。然而大家的这个愿望究竟怎么样了？

“听说，大家已经打好行李要离开这个地方，请问，这次再走，还往哪儿去？哪儿是可以去的地方？……”

金星同志用手理着垂在前额上的一绺头发，朝群众环视了一周。

人们都屏住声息仰脸凝视着他，他们的眼睛迸发着强烈的欲望，倾诉着感人肺腑的呼吁。

人们笼罩在悲凄的气氛中，篝火在熊熊燃烧，金星同志望着这一切，忽然一个朝鲜的缩影浮现在眼前，仿佛是一个遍体鳞伤拼命挣扎的幻影。

这幻影象一道闪电在他的脑际一闪即逝，换成了一个泪汪汪的英姬的小脸。

金星同志缓了一口气，尽可能找简单明了浅显易懂的词句说：

“我想，大家已经认识到，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没法逃脱敌人的野蛮暴行的。

“只要敌人占着我们的国土，我们躲到哪里，敌人就要跟到哪里。

“有人说，关东军是迷了路才到村里来的，他们行凶是偶然的。不！他们并没有迷路，他们就是找我们朝鲜人来的，他们就是成心来找我们朝鲜人行凶的！

“在座的尹老大爷为什么被敌人打了一枪？他的儿子和儿媳妇为什么被敌人打死了？

“为什么那么多的亲人被抓去驮着东西走了不能回来？那位大嫂子怀里的小英姬为什么天天嚎哭？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日本帝国主义野兽！这些野兽，哪里有朝鲜人，就跟到哪里干这种暴行。

“大家想从这个地方走开，可是往哪儿去啊？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向后退避的朝鲜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悬崖绝壁的边上，再没有后退一步的地方了！……”

他边问边答，把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受欺凌的悲惨遭遇讲得非常深刻。他时而上前，时而退后，穿插着恰当的比喻和浅显的俗语，把人们的注意引向了一个焦点。

他用举例的方法，把这一山村的情况摊在听众面前，有条有理地说明了整个朝鲜的命运。

显得那么复杂深奥的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的原理，经他一说，就都变得那么简单明了，清清楚楚。

“喂，你们可要好好听着，要把将军的话句句记在心里。要想今后活得象个人，就要把将军的话刻在心上！”哲三回忆着自己六十年来的辛酸生活，这样告诫旁边的人。

“我们记着哪，这下我们也有了活路，我们白衣民族也能活

下去了。”专心听着的一个半大老头，用满口浓重的庆尚道口音沙哑地说。

将军的话语，群众的激情，时而此起彼伏的赞叹声，融合在一起，使这个深夜的大院子，发出了越来越强烈的光和热。

金星同志继续说：

“不要退了，一步也不要退！ 要拼出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守住祖先传给我们的土地。从这一时刻起，我们迈出的脚步，应该是返回祖国的脚步。这个行军，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民族被驱赶失散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的民族返回祖国的庄严行军已经开始了。决战已经打响了。这一场决战，一方不把另一方完全打败，是不会收场的。

“我们的游击队，是受苦受难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的子弟兵，我们豁出生命投入了拯救祖国的这一血战。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个脚印，也可能就是一个个的血印；我们知道，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战友战死在疆场上，我们将忍痛跨过他们的尸体。

“然而这是我们非走不可的路。

“请大家想想看！

“我们能够忍心把我们所经受着的亡国奴的痛苦， 再留给坐在你们膝上的孩子和抱在你们怀里的可爱的婴儿吗？

“在座的我们游击队员， 也跟你们一样都有年老的父母，都有亲爱的兄弟姐妹和妻子儿女。 他们的亲人， 也和你们完全一样，都在日本鬼子和鬼子的走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下受着煎熬。他们也曾背着行李奔走他乡，到处流浪，他们也曾咬紧牙关忍受过痛苦。但是，敌人总是追赶他们，迫害他们，叫他们没

法活下去。于是，他们最后毅然送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投入了光复祖国的圣战。

“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建立了抗日游击队。

“我们刚刚迈出第一步， 就来找我们在残酷的黑暗统治下受折磨的人民，想号召他们一起战斗，想和他们商量怎样战斗。我们行军来到这个天上崴子，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他把话停下来，微笑着望着听众。

人们的脑子里立刻浮起了那天头一次见到游击队的情景，都惭愧地低下了头。

哲三皱着脸，不知道是哭还是笑。

人们一个个又抬起头来，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不自然地笑了，笑自己的愚昧和鲁莽。

尤其好看的是长脖子高个儿世杰的笑容。他象要咳嗽似地捂着嘴，耸动着肩膀，脑门紧皱，喘息急促，眼角滚出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黝黑的脸嘟噜噜地流下来。烧得正旺的篝火，把他脸上的两串泪珠照得象银链一样闪光。他怕别人看见，赶忙捂着脸缩起脖子。

“老车，你看，他哭了。”背后有谁小声说着。 世杰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哭。

车奇勇拱腰坐在后排。回想着那天乡亲们一个个放下铁耙、二齿钩子和棍棒的情景。

金星同志眼望着群众，也在想象着这个场面。

是的，他们同游击队员拥抱的那一时刻，可以说就是这个天上崴子人们开始新生活的起点。

但是在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想到他们所渴望已久的那个时刻

已经来到自己的面前。

金星同志望着车奇勇、世杰和哲三，望着挤满了大院子的男女老幼，嘴角上挂着宽厚的微笑，继续说：

“是的，大家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因此也就产生了误会。大家一看见背着枪的人，立刻敲起警钟，有的逃避，有的准备拼命。大家做的对！对敌人就要这样！不管是铁耙子还是二齿钩子，有什么拿什么，豁出命来跟敌人拼！这就是我们朝鲜民族的气概！要是大家明明知道敌人来了，却一点儿也不反抗，我们看见是要伤心地流下泪来的。

“乡亲们！从现在起，你们不再是手无寸铁了，我们的人民已经有了抗日游击队这个可靠的武装力量。”

金星同志的讲话快要结束了，忽然从村口方向传来了一阵喧哗。大门口的人们一个个探出头去望着村口，嘁嘁喳喳地耳语起来。传来了哨兵奔跑的脚步声。

“英姬他爹回来啦——”“都回来啦！世杰的叔叔也回来啦——”小巷里传来了大声喊叫。院子里立刻闹哄哄的，人们的眼光都投向了金星同志。

金星同志马上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他为这些惨遭横祸的群众而苦恼，而担心，现在，他的心为就要到来的欢乐而激荡着。他挤过人群，大步走到大门口。群众也都跟着他走上来了。

在朦胧的月光下，最先抬进来一副担架，旁边跟着身穿军装的田广植。接着，十几个老乡喘吁吁地跟了上来。扛着枪的游击队员走在最后。

队伍来到大院子里站住了。人们的喧哗声，脚步声，喘息声，耳语声，都静下来了，象千丈深的水底一样寂静无声。人们

默默地、从心底领会着这次重逢的巨大意义；他们怀着满腔的感戴和火一样的激情，仰望着使他们重见亲人的金星同志。

担架放下了，被救出的老乡们沉浸在严肃的气氛中，居然也整齐地站成了一排。

田广植一手按着别在腰间的手枪，走出队伍。

“司令官同志！”他举手敬礼，颤声报告：

“遵照您的命令，连队完成了任务。”

“辛苦了。全体都回来了？英姬的爸爸是怎么样找到的？”金星同志上前一步，握住田广植的手问。

“全体都回来了，就是营救时有两个人受了伤，这都是我的过错……”田广植这样引咎自责地低声说。停了一会儿，才简短地报告了经过：

连队接受司令官同志的命令出发以后，第三天才找到老乡们被抓去做工的工地。田广植深知司令官同志派连队来的目的，一到目的地，立刻就安排了营救老乡的工作。据侦察，敌人的主力部队已经通过，目前工程催得很紧，是为了保证后续部队的通过，现在只有一个日军中队的兵力在监督民夫。他派三个侦察员扮做民夫混到工地里去对被抓来的民夫进行了工作。找到天上崴子的人，告诉他们金星将军率领游击队正驻在天上崴子，让他们跟敌人拼杀逃跑。老乡们听说游击队来了，都鼓足了勇气，决心跟敌人拼。

突袭是夜里进行的。敌人遭到突然的袭击，没来得及抵抗，就完全被消灭。群众齐声欢呼着跑散了。第二天，群众在预定的地点汇合，田广植向他们讲了话，让他们都回家去了。

田广植带着天上崴子的老乡们一块儿去找英姬的爸爸。悬崖

下边只有两具摔断了脖子和大腿的鬼子尸首，不见英姬的爸爸。

他们又找了一天，终于在岩洞里找到了他。看见他摔折了胳膊和大腿，早已奄奄一息，就放在担架上抬回来了。

“……司令官同志，由于我考虑不周， 有两个老乡受了伤。”

田广植这样沉重地结束了报告。

“那以后再说吧。大家都辛苦了。”

金星同志说完，就向被救回来的人们迈了一步：

“乡亲们，你们打得好，很勇敢。 由于我们的同志没有照顾好，两位老乡受了伤，我代他们向你们道歉。你们的家属日夜盼你们回来，快去看看吧。英姬，你爸爸回来了，快看爸爸去。”

他伸出手去要找英姬。然而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地站着，连抱在哲三怀里的不懂事的英姬也没动。

一阵静静的沉默。突然，担架上传来了哭泣声。接着，听见人们都在哽咽着，抽泣着，这里那里呼唤着：“将军！”“将军！”

篝火在熊熊燃烧，人们的泪水流成了河。死里逃生的人们和他们的亲人，都似乎忘了拥抱和欢跳，一动不动地仰望着金星同志。

他们，曾经是任人摧残，任人欺凌，有苦无处诉，不管多么冤枉地挨打受骂，被砍被杀，也无人庇护的孤儿，是些多么孤苦的朝鲜人啊！而今天，他们有了把他们的一切悲哀、一切痛苦和一切忧愁都揽到自己的怀里，把一切幸福和欢乐给予他们的亲爱的父亲。

“将军！”

“将军！”

人们激动地呼唤着。这一从他们心坎里迸发出来的呼唤，表达了他们对把自己从死亡的魔窟中拯救出来的将军的无限感激，

也表达了他们把全民族的命运完全寄托给将军的殷切的愿望。这一呼唤，表明了他们无限忠于领袖的赤诚，反映了对自己的领袖的尊敬和信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骄傲。

他们意识到了这无比巨大的喜悦，这使他们几乎忘记了亲人重逢的欢欣。篝火烧红了昏暗的夜空，热泪溶解着几十年来淤积在心中的怨恨。尹哲三跨到院子当中，高高地举起两臂高呼：

“金星将军万岁！”

“万岁！万岁！”随之而起的欢呼，震撼着山谷，回荡在天上崴子的夜空。

世杰踮起脚跟，挥着双手，流着热泪，大声地欢呼着；半躺在担架上的英姬爸爸也挥着手沙哑地高呼：

“金星将军万岁！”

这一呼喊流露着他们把屈辱和懊丧的过去付之一炬，朝着充满希望和斗争的未来勇往直前的无比的自豪和欢乐。

英姬一跩一跩地走到将军面前，拉着将军的衣襟。金星同志抚摸着英姬的头，不断地向欢呼的群众挥手答礼。

英姬拽着将军的手，往担架的地方拉：

“爸爸来啦，我的爸爸来啦！”

英姬仰脸闪动着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睛，向将军说着爸爸回来了。

“嗯，你爸爸回来了，英姬，是爸爸来了，啊？”

金星同志把英姬一下抱起来。英姬偎倚在将军怀里，把小手贴在嘴上，圆睁着黑亮的眼睛，可爱地笑了。金星同志望着这女孩子无比天真纯洁的笑容，感到一股热流在心头翻滚。

他上前几步，把英姬送到爸爸的怀里。英姬爸爸接过女儿，

哭着说：

“不懂事的孩子啊，还不快给将军行礼。”

英姬仍然圆睁着眼睛望着将军。那脸被晒得黝黑的汉子忍不住侧过脸去，急促地喘息着，终于捂着脸放声哭了。

一夜没有合眼的哲三，天刚刚发亮，就打一盆水到院子的一角洗了脸。他几次三番地舀来清水，把脸，手，脚洗得干干净净，甚至胶鞋也脱下来洗干净了。

回到屋里，打开柜子，拿出粗麻布裤子和长袍，穿戴得整整齐齐，重新来到院子里。

天开始亮了。灰蒙蒙的天空，东方现出了鱼肚白，渐渐地，放出了金红的霞光。

哲三立在院子的一边，脸朝着东边天，两脚并拢，又把衣襟拉平一下。

他两手举过头顶，朝前凝望。

霞光照亮了白头山顶峰。披上朝霞的白头山，显示出巍峨庄严的雄姿。

哲三缓缓地弯下腰，伏在地上磕头：

“金星将军，敬祝您万寿无疆！”

他两手着地，把前额放在手背上：

“将军，敬祈拯国家于危亡，救生民于涂炭。谨为我白衣民族，虔诚礼拜，敬祝将军万寿无疆！”

他心里还有更多更重要的话，可就是说不出来。他心潮澎湃，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那激动的真情。

他拜了三拜，就伏在地上垂首静默，久久不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东方已经金光万道，

茫茫太空披上了红绸，巍巍的白头山当空矗立，将银白色的灿烂光辉洒向四方。

哲三出神地望了一会儿日出的壮丽景色，才迈步走到前院，对着屋里说：

“快点出来吧。”

他拄着拐杖把村子绕了一周。

天已经大亮。游击队员们忙着整理行装，要开往玉岩沟。

* * *

世杰接过饭桌打开了饭碗的盖子。盛得满满的一碗小米饭，热气腾腾，香气扑鼻。他用羹匙按了按，把饭压实了，然后满满舀一羹匙送到嘴里，又喝了一口菜汤。真不知道几时吃过这么一顿饭哪！

他大口大口地吞了几勺，噎住了，就赶忙喝凉水。喝着水，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要不是将军来了，哪儿来的这种饭哪！这不是饭，是救命的灵丹妙药！

他手里的羹匙，停在饭碗上不动了。他又端起凉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但是心里仍然热腾腾的不能平静，一股热流涌上了喉咙。他放下羹匙，抚摸着胸口，推开饭桌。

“怎么不吃啦？”婶娘在厨房洗着碗碟问他。

“吃饱了。”

“饭还剩了大半碗呢……”

“咽不下啊，婶娘。直到昨天，因为饿急了，吃饭还没心思

想别的，可是这会儿，咳，这个大恩，真不知道怎么报呢。”

“你说的对。你叔叔也在想着法儿要报这大恩，一大早就出去了……这种时候，要能剪下头发编双鞋子献上去多好啊。”

“为了报这个大恩，我得走了。”

“走？上哪儿去？”

“当游击队去。”

这时，从上屋里飘来了女游击队员们说话的声音。

世杰推开隔扇门，看见英淑正在打背囊。

“那个……英淑同志！”

他一时说不出“同志”这个称呼，磕吧了半天才生硬地叫出来。头一天，他叫了她一声“先生”，闹了个大笑话。

“啊，有事儿吗？”英淑见他光笑不说话，就闪着乌黑发亮的眼睛催问。

“不收我当游击队，就走啦？”

“世杰同志，你别老跟我说呀。我算个什么，能收你当游击队员哪？”英淑的微笑，在昏暗的屋子里也能看得很清楚。

“英淑同志怀的什么心眼我都知道，你不想帮我就算了吧。反正我是要跟定了。你觉着我不能走路吗？游击队走多远我就能走多远。走一百里，我也走一百里，走一千里，我也走一千里，一年也好，三年也好，我都能走。”

英淑见世杰如此恳切，早就心软了。她跟另外两个姑娘嘀咕了几句，就走到下屋的门口，轻轻叫了一声：

“世杰同志！”

哗啦一声房门开了，世杰一步跳出门坎，倒把英淑吓了一跳。英淑轻轻吁了一口气，才悄声说：

“跟我走吧。”

“啊?!真的吗?”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连鞋都不穿，就跳到院子里。

英淑一下子满脸绯红，忙拿手背遮住微笑，掉过身就走。

他们并肩走着，一会儿就走进了驻在内巷一栋房子里的队部。

队部已经派三个通信员先走了。韩兴洙把他们一直送到吊着一口钟的小土坡上。

司令官同志正向另外几个通信员交代任务，要他们到宋德亨、权万成、崔基甲以及李铁军等人那儿去了解在小方台提出的任务的执行情况。告诉他们完成任务后至迟在一个月内赶回部队。

老乡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出来欢送游击队。昨天在村民大会上选出来的反帝同盟负责人和妇女会主任也都来了。

部队出发已有半个钟头了，但还没有走出村子。每个战士身边都有三四个老乡跟着。老大爷、大嫂、小孩子，都拉着战士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老大娘们拉着手不放，孩子们抓着衣襟不离开。

被批准入伍的世杰，满面红光，同新入伍的小伙子们一起跟乡亲们道别。

他还没领到军装，穿的还是那件伐木场的工人服，也没有枪，只背着一个装得鼓鼓的背囊。他呼哧呼哧地把村子跑了一圈，最后到婶娘面前鞠了一躬，劝乡亲们回去。

到了土岗上，姑娘们挥着手，世杰挥动着帽子喊：

“再见吧，赶走了日本鬼子再见，祝你们平安!”世杰不由自主地涌出了眼泪。

金星同志稍后动身。他一一辞别了老乡，抱着身穿七色缎小

袄的英姬走了一段。

“英姬，在家里要好好听话。”

“我也去！”

“你也去？以后回来再领你去吧，今天可不行。”

手拿着玩具一直欢笑的英姬，突然收敛了笑容，把脸搭拉下来。

“还要回来嘛。”

“很快就回来？”

“嗯，很快就回来。”

英姬高兴地笑了。

“英姬，唱个歌？”

金星同志舍不得离开这个孩子，有意地拖着时间。

英姬眨巴着眼睛想了一会儿，动了动胖嘟嘟的腮帮儿，才大声地唱起来：

革命军哪，来了啊，
来到咱们的小村庄啊。
……

“唱得真好啊。”

金星同志拍手叫好，英姬也跟着用蕨菜头似的小手拍巴掌。

金星同志把世杰婶娘抱过去的英姬重新抱了抱，亲了亲小脸蛋，就迈开了大步。

英姬落在后头摇着小手微笑，躺在担架上被抬到土岗上来的英姬爸爸也在喃喃着挥手送行。

游击队离开天上崴子，走向了玉岩沟。到了那里，又将派一部分同志去做这一地区的政治工作。为了跟“新日”组织接上关系，需要派人到抚松去，红头山方面也需要派人去，通往通化方面的老岭也需要人。韩兴洙走在队伍的末尾，思考着即将在新的地方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作。

新的春天来到了广阔的白头山地区。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金亨稷先生在这个地方插进犁头翻开了黑土，接着金星同志在这里播下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新日”的种子。

大地结出了抗日游击队这一宝贵的果实，并将得到新的种子。这里，将是一片金光灿烂，气势磅礴，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它将掀起汹涌澎湃的怒涛，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向三千里江山。

韩兴洙举目远眺着蜿蜒起伏，伸向遥远天际的山峦，想象着那一个个滔天的浪峰。俯瞰脚下，一片云彩，白茫茫，灰濛濛，漂流而去。他嘴角挂着微笑，顺手捋下一串石南花的叶子，当空一扬，草叶又徐徐飘落在他的军帽上。

六

李铁军紧握着长柄巨斧，举过头顶，有力地朝落叶松的根部砍下去。闪着寒光的利刃深深地砍进树身，迸起巴掌大的碎木片，擦着肩膀飞过。已经被砍进了一半的大树，吱嘎吱嘎地不断发出呻吟，震撼着大树林。

光着膀子的李铁军，满脸大汗，汗水在他宽宽的胸脯上一道道地往下流。斧头每落一下，他嘴里就呼出一口热气。

他这样夜以继日地砍大树，搬原木，已经五天。过度的劳累，使他消瘦了。眼窝深陷，颧骨隆起，沉静的脸神越发显得抑郁。他已经筋疲力尽，脚站不稳，手臂无力，斧头不时地落空，每当这时候，身体就失去重心，一个趔趄，几乎摔倒。但是他仍然咬紧牙关，顽强地抡着斧头。

砍树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斧声此起彼落。

"喀嚓嚓！"树干断裂发出震人的响声，随着传来了东川的吆喝：

"树倒啦！"

一阵树枝被挂断的声音过去，就是轰隆一声大树倒地的巨响。

李铁军拄着斧子把，望着前方，用手掌抹着脑门儿上的汗。离他不远的坡下，李东川象捕了一只老虎的猎人似的，得意

地望着四周，咧开大嘴笑了。

“几棵啦？”

李铁军的沙哑的声音，离得不远的东川将将能听见。

“五棵了。”

“够快啦。”

“怎么样，该扛下去了吧？”

“等砍完了这一棵。”

东川抓过斧子，大致地去了去枝杈，最后砍掉了树尖儿。

李铁军刚抡起斧头，就觉得一阵眩晕，眼前漆黑，火星子乱飞。他一手扶住树干，勉强稳住了身子。

日头西斜的时候，俩人一伙，分成五六拨，抬起木头下山。李铁军跟东川是一对。他扛着大头儿走在前边。大伙都一对一对地扛着原木，奔向吵吵嚷嚷忙着盖房子的村庄。

农民们正在日寇“讨伐”时烧毁了房子的房基上重建自己的家园。

李铁军从小方台回来，就在离大沟庄有二十多里的永坪落了户。在汪清这一带，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永坪都是建立根据地最有利的地方。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金星同志交代的任务：第一，要在夏季里建立地区连队，并把兵力扩大到营的规模；第二，要尽可能确保一个范围广阔的游击根据地。

为此，他首先把几个人一组的武装小组都集中起来编成了一个排，并组织了夺取武器的工作；其次，为了集中疏散的群众，把方圆一百里之内的群众都安顿到这一个地方来了。

接着，根据金星同志提出的方针，展开了从政治和军事上加

强这一地区的工作。

他总是一连几天集中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另一个问题。白天盖房子，夜里进行武装队的训练，黎明的时候就跑到四五十里以外去找可以吸收为武装队员的青年同志，要不就是开会。

现在，他扛着原木，颤悠颤悠地走着。过了小岗子，看见村里一片忙碌，不分男女老少，全村出动，有人抡着镐头挖房基，有人搬石头砌墙。

他又觉得头晕了，没走几步，脚一滑，扑倒在地上，昏过去了。

李东川放下木头，跑过来扶起李铁军：

“您怎么啦？”

李东川在下山的时候已经看出他两腿打战，落脚不稳。

过了好几分钟，李铁军才清醒过来，看了看东川，说：

“东川同志，放开我，没什么事儿。”

东川看着他这样全身无力地瘫在地上，难过得歪扭着脸。

“叫树根绊了一下，真是……”

李铁军喃喃自语着，拍掉了手上的泥土。他强作笑容，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反而使李东川感到心象扎的一样疼。

“哪儿有什么树根啊？”

是的，这儿确实没有什么绊脚的树根。

“东川，抽一根吧。不是说，既然跌倒了，就趁便歇一会吗？哈哈哈。”

“反正该歇一会儿了。”

李东川推开原木，坐下来掏出了烟荷包。

李铁军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一口，又徐徐地往外喷。一缕青烟

掠过他的前额，朝灰蓝色的天空袅袅上升。

李铁军有意岔开话题，跟往常一样亲热地说：

“东川，别老那么伤心啦。过些时候，咱们往远一点的地方跑一趟，弄他几条枪回来。打他一个石头寨警察署，你也能弄到一条不赖的枪啊。这会儿，先借别人的枪，凑合着多练练吧。”

“那要等到啥时候啊，真急死人。可也没法子，我等着就是了，您别替我操心啦。我倒有句话想给您提提。”

“什么事这样郑重其事的？”

“不是别的，我看您该好好歇歇了。看您瘦成啥样啦！”

“歇歇？”

“嗯！”

“你看我的身板不是挺好吗？”

李铁军眯起一只眼睛，抿嘴笑了。他的视线转向了前面的山坡。江对岸的山坡上，最近添了好些新坟，他每当望到这个山坡，就不由的思念起母亲和弟弟。

只要一想起他们，他的脸就发烫，全身就象火燎一样燥热冒汗。

“东川，咱们哪，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能干一阵歇一阵！咱们怎么能歇歇呢，对不对？”

“您的意思我都懂，可是您也该爱惜点儿身体啊？”

“你这样操心，我很感激你，可是我怎么能歇着啊！”

李铁军忽然想起了小方台的一夜。

“东川，不久以前，司令官同志这样说过：碰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就要想想被侵占的祖国和流着血泪的人民！你看那边，躺在那儿的都是谁呀？”他忍不住眼圈发热，赶紧把脸转到一旁。

“一想起这个，唉！ 算了， 说它又有啥用呢！”李东川又点上一支烟，长叹着吐出了一口烟儿。

“李铁军同志，您常常见到司令官同志吧？”

“嗯，常见到。”

“见过多少回啦？”

“这个嘛，自从在卡伦参加革命军以后就常常见到。”

“您真光荣！我也快点儿弄一条枪，去见司令官同志。”

“想的好啊。”

“这些天，我还常作这种梦呢。”

“你一定能做到的。来，接着走吧！”

他们重新把原木扛了起来。

在盖房子的地方，朴基南也独当起一面来了。他跨在房梁上钉着两爪钉子，正喊下面的人要挑些粗椽子送上去。

“怕鬼子再来‘讨伐’，把房子盖得马马虎虎可不行啊！ 喂，把那个递给我。”

下面把椽子送上来，放在圆木房的檩子上。

李铁军把原木放在土堆旁边，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有好多人把他围住了。 戴草帽子的高个子大汉， 给他带来一个口信说， 大沟庄有急事要他马上去一趟； 打着绑腿的青年向他报告说，队员们为军事训练集合在山上等着他快去；裹着头巾的名叫帼丹的女同志告诉他今天晚上妇女会会员开会，请他出席讲讲话。

一个个都听完了，李铁军哈哈大笑说：

“好，我都去。可是大沟庄你去告诉一声， 我在天亮以前才能到。”

他送走了联络员，拿起锯子开始锯木头。他用脚踩住木头，

把锯子一推一拉，白花花的锯末落满了一地。

*　　*　　*

“咳，无产阶级宫殿这样漏水还行啊！”

朴基南嘴上叼着一支烟，皱别着脸，擦掉了滴在脖颈子上的水珠。

李铁军脱下上衣缝着开了线的袖子，呵呵笑着说：

“是雨季嘛。”

他们住的是永坪后山上的天然山洞。从这里拐过一个山嘴，有三栋圆木房，住着一个排，共十六个人。这样的武装小组，汪清地区已经有八个了。

洞的左壁挂着一盏油灯，下边放着一个煤油箱子，是他们两个对面坐着讨论工作的地方。旁边铺着苇席，就是他们睡觉的卧铺了。他们对夺取武器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好几个钟头。

“铁军同志，过几天不上村里去一趟吗？我看，现在差不多已经到了可以公开占领这一地区的时候了。”

一旦讨论起工作，朴基南就改变平时爱打闹的习惯，作为一个助手，对比他小两岁的李铁军一定用敬语相待。

“我不反对。但是敌人会不会马上来‘讨伐’呢？”

“多加小心固然是对的，但不敢大胆干，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啊。”

“莽撞跟大胆是不沾亲的啊。我想，警察来，我们对付他们没问题，我所考虑的是罗南联队的移动，不知它居心何在。明天派几个人去侦察一下看看。”

“好吧。可是那些恶霸地主得什么时候打呀？ 我们该对他们专政，坐我们的江山哪。”

“只要‘讨伐队’不往这儿集中，随时都可以发动攻势。”

李铁军缝好衣袖穿上上衣，走出石洞，准备到排的宿舍看看，恰好李东川弓着背迎面走来。

“东川，上哪儿去？”

听见李铁军的招呼，李东川才猛然抬起头行了个举手礼。他才二十岁，看上去却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上铁匠铺去一趟。”

“上铁匠铺干什么？”

“那个……想把这扎枪再好好收拾收拾。”

李东川不好意思地笑着从背上拿下扎枪，扎枪把上还拴了皮子做的背带。

“倒也是，拿这个玩意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把儿也短， 尖也钝了。”李铁军摸着扎枪头说，“还没弄到步枪嘛， 只好先拿它凑合着用吧。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两个钟头就来。”李东川看了看日头说。

“今儿晚上你站岗，不要迟到。”

“是。”

李铁军一动不动地望着东川的背影，直到他走下了山坡。

李东川是没有钢枪的五个队员中的一个。他一步一蹿地迈着长腿，很快就来到了铁匠铺。

“大叔在家吗？”他掀开草帘子一步闯进了大门。 一股热气和木炭的焦臭味迎面扑来。

“你干什么来啦？”光着膀子打铁的铁匠鹤春， 举着锤子瞥了

他一眼。砧子上放着烧红的锄头。

“来劳您驾呀。”

“东川还有劳我驾的时候？”

鹤春往锤把儿上啐了一口唾沫，挥动筋肉突起的粗胳膊，锤打起铁来。等他把锄刃打好，又放到炭火里，才站直了身子。

“使劲儿拉！”

他走到放着水桶的角落，对着约有十五岁模样的儿子说。孩子用双手把着风箱把儿，上身一前一后地拉起来。风箱发出呼呼的响声，炭火炉里毕毕剥剥爆出火花。

李东川把扎枪靠在风箱上，凑到那孩子的身边说：

“我来试试。”

那孩子早巴不得他这样似的，让出风箱把儿，一溜烟跑出大门去了。

鹤春拿下手巾，擦掉了下巴和脖子上的汗水。

“大叔，您给打一个最好的扎枪头吧。”

“当了游击队，该扛一条洋枪了，木头棍子安个铁尖儿顶啥用？听说从前独立军卖一头大黄牛换一支洋枪扛着呢。”

“我们可不去买枪，我们要去夺鬼子的。”

“夺鬼子的？怎么夺啊？”

“怎么碰上就怎么夺呗！抡起拳头捶他的脑门子，举起石头砸他的脑瓜子，骑在身上掐他的脖子，就跟抓小鸡儿似的……”

“看你这个小伙子还真了不起呢，哈哈哈！那么说，你是想用扎枪去扎个鬼子喽？”

“那可不！可是您这个铁匠铺怎么这样冷冷清清的呀？”

“就是嘛！这样下去，连木炭钱怕都捞不回来了。我问你，

游击队到底怎么个打算，干革命就不种地啦？”

“那哪儿能呢？干革命不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行吗？”

“我看可不是这样。你娘昨天见了我还说，你老在外头跑，地里的活儿总没人管。崔德满那家伙一见你娘就骂，要她把你东川拴在家里狠狠教训一顿，叫你老老实实地种地。”

“那小子的话还有啥可听的？他以为我还是他的长工呢，说话还敢那么气粗。”

“嗬，这东川真变啦。”

“我有啥变的？干革命，是叫咱们这些穷人当家做主的嘛。”

“说起来，革命就是好。可是，你没听说革命对我这当铁匠的要怎么着吗？”

“大叔也该替革命打铁呀！游击队里还说过呢，以后有不少事儿要来请您帮忙呢。”

“游击队要来请我帮忙？”

“就象这样，给我们打扎枪头，还得给我们修修枪。”

“真的？说实在的，我也不是总没有用处的人，不管干啥事，都得有个打铁的呀。”

鹤春露着黄牙笑了。

李东川拉着风箱，鹤春把锄头夹过来锤打。

“你的扎枪头要打啥样的？”

“您给打个两扎长，粗一点的，好把鬼子的胸口捅一个大大的窟窿！”

鹤春把锄头打好，就去哗啦哗啦地翻装铁的大箱子，翻出一块合适的铁料，放到炉子里烧。等到铁料烧得发白了，就夹出来放在砧子上，大吼一声：

“快打！”

李东川抡起大铁锤，铁料火星子乱迸，一会儿就锤长锤扁了。

“使劲儿锤，使劲儿！”

鹤春怎么放，东川就怎么打。他胳膊一抡，铁锤就从身前到身后画一个大圆圈，沉重地落在铁坯子上。

他们这样烧了又打，打了又烧，反复锤炼了四次。然后鹤春一个人打棱角，打出枪尖和枪刃。

嗞——嗞——嗞——

鹤春把扎枪头放到水里蘸了蘸，再拿出来扔到砧子上：

“好了，拿去吧！”

东川等枪头凉了，就拿到磨石上磨了老半天，磨得寒光闪闪。然后从枪杆上把旧的拔掉，把新的安上，再用铁箍箍得牢牢的。

“好极了！一下子捅他三个鬼子没问题！”

说着端起扎枪作了一个直刺的动作。

“嘿，要惹祸啦，朝那边扎！”

鹤春惊呼着把落满白灰的头往后一仰，躲开了扎枪。

东川摸着汗水淋漓的胸脯，哈哈大笑说：“我多笨也笨不到扎大叔您一枪啊！”

“可别闹着玩儿，铁家伙可没长眼睛！”鹤春抽起烟来，抽得拳头大的烟锅里咕噜咕噜地响。

东川说了一声以后要好好谢候他，走出了铁匠铺。

他打消了径直回山的念头，折向了村子。其实到村里也没有什么事儿可干，不过是想转一圈。

他走在路上不时地抬眼看看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枪头。刚走

过碾米坊，碰见了腋下夹着水罐的隔壁大嫂。

“成男家大嫂，你好啊？”他打着招呼，把肩上并不沉重的扎枪故意往上扛了扛。

“这不是光川他哥哥吗？”这位穿着褪了色的淡绿小袄的不满三十岁的大嫂，惊愕地瞪着眼睛问。

“干吗这样吓一跳啊，大嫂？”东川咧嘴笑着。

“真的，快不认得了。我们成男说，光川他哥哥当了游击队，我还不信呢。没想你这样穿一身军装，出落得真……”

“大嫂你也入了妇女会吧？”

“入是入了，可是我一个女的能干啥呀。”

“你这话可不对。往后妇女也跟男子一样平等嘛。”

“说是这么说，可是女的还是女的。”

“嘿，大嫂你脑筋还在大黑天里呢。”

东川就跟大嫂长篇大论地讲开了男女平等的大道理。

准备做晚饭来打水的妇女，也有两三个来瞧东川的。

“大嫂，现在你也该把那挽在头上的纂儿咔嚓一下剪掉，穿上军装，拿起洋枪，去打仗啦。”

“哎呀呀，可臊死人了，纂还能剪掉？”她笑着跑了。

“哈哈，真成问题。”

从碾坊的后街上来了一辆牛车，发出吱吱妞妞的声音。车上装着衣柜、大锅、煤油箱子和草袋等一大堆东西，一边还坐着三个小孩子。

一个四十开外的汉子赶着牛车，旁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上背着一个孩子，头上还顶着包袱。

东川靠着路边给他们让了路，往后一瞧，又有一辆差不多同

样的牛车和一家子人跟着。

赶车的汉子见了东川，似乎想问什么，却又不说了。

“从哪里来呀？”东川先搭了话。

“吁——吁——”汉子拽住牛的鼻环，解下头上的手巾回答说，“从新盛洞来的。”

“全家都来啦？”

“是啊，那儿鬼子太祸害人，活不下去呀。”

“看你是种地的，地都不要啦？”

“连命都保不住，哪儿还顾得上什么地呀？鬼子们三天两头儿来，又打枪，又放火的。”

“到这儿来就没事啦？”东川明知故问。

“听说这儿有游击队，鬼子们不敢来行凶。”

“这倒是实在的。”

他送走了牛车，自己也不紧不慢地跟上了他们。

这几天，新迁来的人家突然增多了。建立游击区的消息一传开，人们都说这回真的有活路了，从四面八方纷纷迁到这里来。有的是听了风传来的，有的是躲避“讨伐”来的；有的扶老携幼全家都搬来了，有的单身而来说是要先相个地方。相反，也有几家悄悄从这里搬走了。真是有来的也有去的。

开春的时候还显得很寂静的村庄，现在一眼就看出它已经卷进革命的漩涡里翻腾激荡。

李东川走在横贯村子中央的大路上，见人就打招呼搭上几句话。他上山才不过半个月，却觉得已经有好几年似的，老在惦记着村里的事。

当他走进高粱秸篱笆早已烂了的自家院子的时候，母亲正在

院子里用簸箕簸米。母亲一看见儿子完全变了样，惊喜地放下簸箕奔过来。

“妈妈，您好？”

“嗯嗯，干吗十多天也不回来一趟啊。”母亲好象多年没见儿子似的甚至涌出了眼泪。

“您看了还不知道？我是军人嘛，军人还有随随便便走来走去的？”

他从肩上拿下扎枪立在地上，把院子四下看了看。院子的一角放着一个眼生的背架，廊台上凌乱地脱着几双也是眼生的鞋子。

“今天你舅舅家来了。”

“啊？”

这时候他的舅舅和舅母推开门走出屋来。

东川先弯腰行了礼。

舅舅是个矮身材、方脸的淳朴憨厚的人。他说明了这样突然把家迁过来的原因。他家原住在四十里外的地方，一方面租地主的地种，一方面砍柴卖些钱，勉强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十几天前，帽子上贴着黄星的一大批日本鬼子军队突然闯进去，搭起帐篷，驻扎下来不走了。警察把人们都拉出来强迫他们替鬼子砍烧柴，运东西，庄稼全荒废了。警察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拔刀威吓着要砍头。鬼子军队扬言要消灭共产党，常常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好几天才一瘸一拐疲惫不堪地走回来。鬼子们一回来，就闯进村子，把鸡啊猪啊羊啊都打死拖走，凶狂得很。

舅舅好不容易地趁黑夜逃到山里去，保住了性命。

“您这就做对了。在眼下，非到革命一边来不能活呀，再没别的道儿了。”

李东川俨然是一个天下大事无不通晓的大人物的样子，很自信地说。

舅舅摸着长满黑胡茬子的下巴说，在要命的时刻一寻思，除了投靠革命再没有别的道儿了。

“您来得好。好日子就要来了。您就在这儿住下来干革命吧。我们现在正做着大事情。我们准备把游击队搞大了，去打日本鬼子的军队。

“去你们村的鬼子，也要用枪打他个落花流水，送他们下地狱。

“您知道我们的上头有谁吗？是金星将军亲自领导我们。舅舅也听说过金星将军吧？”

“早就听说了！我到这儿，就是要找金星将军来的嘛。”

“过些时候，你们那儿也会热闹起来的。”

“我看那儿的庄稼人也都要奔这儿来呢。”

“要来的快来，要滚的快滚，才能把黑的白的分清楚。这个嘛，这就叫革命的洪流！”

“你说，金星将军现在在哪儿？”

“哎呀舅舅，您也真是……这可不是随便打听的，传到奸细的耳朵里可就不好了！说实在的，我也不大清楚。”

李东川料想金星将军现在已经到了白头山一带，可是他严肃地拒绝了回答。

“那末军队啦，枪啦，都足够了？”

“哪来的足够啊？才开始嘛。”

“才开始？”

李东川瞧着新打的扎枪头，脸神不觉有些忧郁。

舅舅很快看出了这一点，就改换口气说：

“不管什么事，都是动手为半嘛， 哪儿有头一勺饭就吃饱肚子的！好好干吧。有将军的领导，还发什么愁啊！”

一直手不停歇地簸着簸箕听儿子说话的母亲，见他们说话有了空儿，就哭丧着脸朝着儿子说：

“孩子，可不得了啦，你张口闭口都是革命革命的， 说得好象几天之内就要翻了天似的，可是那个崔老爷反倒越来越凶，天天来跟我逼债，还叫我把你拴着脖子拉回来呢。”

“这个老东西，他心还没死啊？”

“他那个心还死得了？ 我看他那蝎虎劲儿……象就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啦。”

“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我这就去给他点厉害看看， 打掉他的气焰。”

“真是‘说老虎老虎就到’，他又来了。”

母亲使了个眼色，就装着没事儿似地拿起簸箕一下一下地簸着。

篱笆门外传来了崔德满傲慢的干咳声：

“你们这家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嗯？”

穿着象蝉翼一样细薄透明的夏布褂褂的崔德满，扬着蒲扇吼叫。

“你要干什么，老爷？”李东川掉过身去大声顶他。

“孩子，可别粗声粗气的……”母亲放下簸箕，提起裙子迎出去。

“妈，您别吱声，让我来好了。”

“你来什么呀，欠了人家的债，就是人家的奴仆， 就该求求

情才对。”

“妈呀，您真糊涂。您躲开，我来对付他。”

李东川把扎枪靠在门框上，腾腾腾走到了大门口。

“噢！正好东川你也回来了！你倒说说，我借给你几斗高粱，叫你种上地，你一垄地也不耪，跑哪儿去啦？这会儿你家里又来了几张白吃饭的嘴，你说，谷子地里草长那么老高，老虎都快打窝下崽子了，你还这样哼哼哈哈瞎混，到秋天你打算怎么办？嗯？”

“你干吗这样吹胡子瞪眼的？”

李东川叉开两腿挡住了崔德满。地主这时候才看出李东川变了样，把眼睛瞪得象牛铃铛那么大。直到去年，东川还是崔德满的长工，就是三四个月以前，也还是个叫他往水上盖房子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的老实小伙子。

崔德满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会，东川高高地挺着胸脯，气势逼人，是一副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架势。他穿着用柞木水染成草绿色的粗棉布军装，小腿打着浅绿裹腿，头上戴着一样颜色的军帽。

“你想想，我能不唠叨唠叨吗？地都荒了，你也饿肚子，我也玩儿完，有啥好处？要知道现在是火烧眉毛的时节……”

秃脑门、尖下巴的崔德满，气急败坏，面色铁青。

“我说老爷，你还敢这样指手画脚，忘了世道已经变了吗？”

“世道变了？”

崔德满当然也知道世道变了，就是不愿意相信，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

“你以为我李东川还跟从前一样是你老爷的长工吗？你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跟我说横话，要我做这个干那个的？人家睡大觉

也好，锄草也好，跟你有什么相干？”

李东川逼近他一步，把上衣解开了两个钮扣。

“就算不是长工，可还是种我崔德满的地，是我崔德满的佃户吧？天可以塌下来，这个还能变吗？”

“天塌了也不变？你这位大老爷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革命？”

“革命又怎么样？就是共产党也得讲点为人处世的情理吧？你们年年快饿死的时候，我都豁出那么贵的粮食把你们喂活了，现在还要跟我闹什么革命？你说说，革命就是教你这样忘恩负义吗？”

“嗬，你好不害臊，到底谁喂活了谁？是我不怕累折了骨头，给你种了地，给你砍了柴禾烧热了炕头。你耪过一垄地，砍过一捆柴禾吗？”

“我干吗做那个，我有地有钱，是东家！”

“我告诉你，你这本老帐，革命都要算清，把它烧成灰！老东西你得把地都交出来！我们替你挣的家产就要全没收了！”

“没收？你敢！天下哪儿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歹徒！你要知道，我儿子就在伸手够得着的龙井大街上，生龙活虎地当警部，你不认得我的儿子崔警部！你这无法无天的混蛋，你不怕法律吗？法律，法律！你这混蛋！”

“你跟谁一口一个混蛋？你这老东西想尝尝我们的专政怎么的？你们有臭包脚布似的法律，我们可有专政！”

“专政？专政是什么干巴死的玩意儿？混帐东西！”

李东川气得脸跟红柿子一样，一转身就跑去抓住了倚在门框上的扎枪。

“孩子！”母亲急忙挡住了东川。

“妈，您躲开，这老家伙是反革命！ 就是他这号败类跟日本鬼子串通一气，欺压咱们朝鲜人。喂，老东西你怎么跑了？快回来，我要招待你尝尝我们的专政！”

崔德满一看势头不妙，拖着皮鞋一溜烟跑出了大门，一会儿就消失在房后不见了。

“唉，你这孩子，你怎么这样顶撞他呀？ 顶撞他这老东西的人，没一个不吃亏的呀！”

母亲死拖着恨不得马上追上去的孩子，哭丧着脸说。

“妈呀，我不是说世道已经变了吗！ 咱们过去对他们太老实太服贴了！这会儿是咱们的天下了，干吗还要那样子过活啊？这一带远远近近都要变成咱们的革命根据地了，哪个坏蛋也不能逞凶了，咱们就要打下咱们的天下了！”

“那是往后的事儿，眼下呀，你没听他说他有儿子吗？ 你忘了他那儿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啦？”

“妈，您等着瞧吧， 我们一定把他那个给鬼子当狗腿子的小子抓来审判的！警部，哼，警部又顶个屁！革命就是要把这帮东西当乱草一扫而光！妈，您也该把腰挺起来了，儿子已经是个响当当的游击队员了，您就摆出个派头儿来也不打紧！”

李东川一屁股坐在廊台上，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气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他好不容易消了点气， 跟舅舅唠了一会儿， 看看时间不早了，就不顾母亲要留他吃晚饭，一溜小跑，回山里去了。

* * *

“那末说给他尝了专政了？”李铁军笑着问。

“那老东西夹着尾巴蹿得那么快，没来得及叫他尝尝。”

“哈哈哈！”

李铁军仰脸大笑。他这个从来不爱大笑的人，也乐得捧着肚子直打转儿。李东川也挠着后脑勺抿嘴笑了。

“这是你自个儿打的？”

“是鹤春大叔给打的。”

“了不起。比三八步枪的刺刀强多了。”

李铁军本想告诉他站岗要拿真枪，不好意思也得管别人借，可是看到他对那杆扎枪喜欢得不得了，也就不忍心说了。

月亮皎洁妩媚。赤杨树和斧折桦树覆盖着的山梁，罩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突然从村子里传来了第二遍鸡叫。

李铁军跟李东川又说了几句话，就要到西边去查岗，这时李东川突然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李铁军同志，等革命胜利了，您能送我上学吗？”

“上学？”

“嗯。”

“你想上什么学校？”

“什么学校都行。因为学的太少，心里憋得慌。刚才碰上崔德满那老东西，也就是光说几句吓唬他的话，心里想的说不出来，这都怪我没那个口才啊！”

“那你想念书是图练个呱呱叫的口才？”

“不是。我是想学一套种庄稼的好本事，好叫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吃好穿好过好日子。我真想种出一种一个粒儿就有拳头这么

大的大豆呢！”

“那很好啊。可是在当前，你是不是应该先想想怎么样才能换上一条真枪啊？”

李东川又把手拿到后脑勺上去了。

“要是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保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弄一条枪回来！”

“你再等等吧，过几天咱们就去。”

“真的？”

“真的。”

“哎呀，我的心都怦怦跳起来啦！”

李铁军沿着山坡到西头查岗去了。剩下李东川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卷了一支烟抽着，灰白的烟一缕一缕地吹过肩头消失在身后。

他不由地回想起这一天的忙忙碌碌而又头绪纷繁的生活。一早就起床练了打靶，到河沟里打水挑到了山顶，参加了题为“什么是革命”的学习讨论，然后送信到朴基南那边去，津津有味地听了半天朴基南给他讲的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接着又见到了鹤春大叔，显得很难为情的舅舅，成男家大嫂，还有哭丧着脸的崔德满。这一切都象走马灯似地从眼前闪过。

他踩灭烟头警惕地朝山下望了望。山野在沉睡，连一声虫鸣都听不到。

他举起扎枪迎着月光照了照。他想象着：这支扎枪，不久就要变成一支洋枪，沉甸甸的枪托，乌黑发亮的枪筒，一扣扳机，枪托就会沉重地坐一下肩膀，子弹嗖地冲出枪膛，接着是一股扑鼻子的火药味，鬼子应声张开两臂，刺耳地尖叫着栽倒。

他忽然觉得手中的扎枪似乎是一根神秘的魔杖，只要拿它一挥，什么山峰峭壁都将被削成平地，把它倒过来往田野上一划，田野就会喷出成堆成堆的粮米，还能用它劈出一条大河，或者让一条泛滥的河水搬家。

他又卷了一支烟。

尽管是梦想，心里可是乐滋滋的，好象什么事都能得心应手毫不费力似的。方才一说要上学，李铁军不是哈哈大笑了吗？其实他不一定是笑我想的太离奇，可能也是因为高兴才笑的呢。

当我把木头棍子上安一个扎枪头出现在母亲面前的时候，母亲一愣的样子多好笑啊？要是我扛一支真枪，不，要是我当上一个学生，突然出现在母亲的面前，母亲又该怎样啊？或许认不出儿子来也说不定呢。

他被幻想陶醉了，心潮不住地翻滚。

他忽然又起了一个念头。啊，将军，我多么渴望着能见到您啊！我要是扛着洋枪走到将军面前，立正敬礼，将军会跟我说什么呢？也许会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是好样的吧……

他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并起脚后跟，直直地立正站着。光是这么一个想象，就使他感到无限的喜悦，咧嘴笑了，得意地瞧了一下四周。

这时候突然传来了轱辘轱辘的牛车大铁轮子滚动的响声。牛车道离他比较远。于是他屏住呼吸，静静听着，清清楚楚地听出是牛车的声音。他觉得很可疑，立刻紧张起来。

就在这同时，他看见村后突然起了一片大火。火焰迅速蔓延，把夜空照得通亮。

“啊！那不是我们家的麦地吗？”

他踮着脚往下一看，确确实实是他家的麦地着了火。

“失火啦，失火啦！”

他一边喊一边往营房跑。

大家闻声跑出了营房，村里也早有一群人向麦地飞跑。“着火啦，着火啦！”喊声不绝。

游击队员都一股风似地奔向麦地。

李东川没跟他们穿玉米地，单独插过燕麦田抄近道飞跑。

他刚要跨过车道，猛然发现一个黑忽忽的东西，一看是一辆满载的牛车。

“谁？”他轰雷似地猛喝一声，对面好象吓呆了，一时毫无反应。

“谁？举起手来！”他端起扎枪喊着冲上去，好象不管是什么都要猛刺一枪似的。

“啪！”突然一声枪响，眼前划过一道火光。

一个黑影一蹦一跳慌慌张张跑进豆子地，边跑边回头开枪。

李东川躲在岩石后头试着把脑袋晃了晃，只觉得耳朵嗡嗡响，心口突突跳，还好，没受伤。

他顾不得逃掉的那个，回身一手揪住在车旁边蠕动的一个家伙的领子，使劲摇了几下。

“是我，我……”

“你是谁？”

“是成男，你不是东川吗？”

“跑掉的那个是谁？”

“崔德满的二儿子，他烧了麦地，还打枪……”

“哦，那你上哪儿去？”

满载着谷草的车上有窸窸窣窣的响声。

“崔德满老东西在车上呢，他们拿枪逼我赶车……”

这个给崔德满扛长活的成男，哭哭啼啼地，又好象是透露消息似地小声咕哝着。

“哦，是这么回事！”

李东川喝叫成男卸下谷草。谷草一掀开，露出了一个裹着毛毯的黑东西。

“你干的好事！你想把熟了的麦子烧光一跑就没事啦？ 哼！我不打死你才怪呢。你这老东西别象个鬼似地蹲着了，还不快滚下来！”

听到枪声，三个游击队员急匆匆地赶过来了。

崔德满裹着毛毯，浑身哆哆嗦嗦，溜下了牛车。

车上是满满一大堆皮箱、柳条包和大包袱之类的东西。

几个队员跳上车掀开稻草搜了一遍，上面没有人了。

“你这老东西装成这个鬼样，想跑到哪儿去，嗯？”

李东川叉开两腿，大吼一声。崔德满吓得连忙退了几步。

“你想往哪儿跑？快说！”

“上东头川去。”

崔德满转动着充满敌意的眼珠子，故作镇静地回答。

“你跑为什么还烧人家的麦地？”

“那地是我的，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什么？”

李东川挥起木桩子一样的粗胳膊，当一声给了他一大拳。

“唉呀！”崔德满被打倒在地上。

李东川又抬起脚来踢，踢得他满地打滚。

“你这个老混蛋，那是你的地？是你种的麦子？”

李铁军赶来了。他看出了事情的原委，就命令不许打，立刻把崔德满捆起来。

李东川解下牛车上的粗麻绳，把崔德满的两手拧到背后，捆了个五花大绑。

“你搞反革命，游击队把你逮捕了。昨天我没给你尝尝专政，晚了一点，嗯，现在还不算太晚。”

李东川瞪着咄咄逼人的眼睛，怒视着崔德满，咬牙切齿地说了这么一句。

根据李铁军的命令，他叫成男把牛车掉头赶回去，然后押着崔德满回山洞。

走了一会儿，李东川转过脸来跟李铁军说：

“真可惜，今天夜里，我要再机灵一点，准能夺一支手枪。咳，真糊涂，起初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愣儿巴叽的。”

“还算幸运呢，你差点儿吃了一颗地主的枪子儿啊。”

崔德满被一个树根绊了一交，倒在地上赖着不起来，李东川上去把他揪起来：

“老东西你看看，在这么难走的山道上，我一天给你背两趟柴禾该有多累，这回你该知道了吧？快走，快！你装什么蒜，狗东西！”

快到山洞的时候，来不及穿上上衣就跑去救火的朴基南，恰好也喘吁吁地赶回来了。

* * *

崔德满的院子敞着大门，人们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听了风声半信半疑的老乡们陆陆续续地来看热闹。

朴基南换了一身军装，占了光线好而又雅静的最末一间屋子，把漂亮的上等衣橱、被橱和挂在墙上的圣母马丽亚的巨幅画象都扔出去了。靠墙立着一面镜座是一对木雕的狮子爪，有一人多高的大镜子，朴基南也把它搬到了屋子外头。

“徐国宝同志，一切奢华的东西都搬出去。这些东西跟无产阶级毫无关系！一股资产阶级恶臭，看一眼都觉着恶心！”

朴基南脑门子闪着亮光，走进每个房间，向队员们指指点点，还热情地作一些说明。

在反帝同盟负责宣传工作的徐国宝，流着大汗，把房间都收拾好了，又站在空落落的屋子里四下打量了一番。他看没什么事儿可做了，就半开玩笑地说：

“这么看，朝鲜的独立也不远啦，朴先生！”

“朴先生？”

正在往墙上挂大幅朝鲜地图的朴基南，忽地转过头来，整个脸都扭歪了。

“徐国宝同志，我以为你挺革命的呢，没想到你还带着一股臭气啊。”

“怎么啦？”徐国宝也是够皮的。

“还问怎么啦？等等，你先给我扶着点儿。”

朴基南把地图的一角递给徐国宝，自己往墙上钉了一个钉子，把地图挂好了。

“看！我们的祖国多么好啊！气象庄严，山河秀丽……”

他看着祖国的地图，陶醉在幸福的感情之中，完全忘了说明

徐国宝哪一点臭。

“在这块土地上，赶走侵略者，建设起共产主义，该多好啊！说起来，这一伟大的事业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这个房子是地主的臭得令人作呕的矮小狭窄的房子，但是将来，我们就要在朝鲜的无产阶级建设起来的雄伟壮丽的高楼大厦里工作了。你想想那该有多美啊！我每次想到未来，都激动得睡不着觉。”

他倒退两步，上下打量着朝鲜地图，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

徐国宝刚刚摘掉文盲帽子，还不习惯象朴基南那样进行抽象的思考。听了朴基南的话，意思是懂了，但不免有点发愣。

朴基南瞧了半天地图，歪着脑袋想了想还需要什么。他把屋子看了一遍，冷清清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桌子，正面墙上挂着一面红旗，左边是一张地图，这就是全部，看不出还需要什么。他呵呵笑着说：

“好了，这就象个地区的革命本部了。”

徐国宝提着水桶走出大门，他的土布裤子被风吹得忽拉忽拉响。

这时候，一个队员跑进来，向朴基南敬过礼报告说：

“崔德满的儿子逮住了！”

“啊？他是藏在哪儿的？”

“藏在后山柞树棵子里头，象野鸡一样露着腚，叫我们给揪出来了。”

“好！他没有反抗？”

“我们拿枪一逼，他就乖乖的了。”

“他的枪缴了没有？”

“缴了。”

“很好！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掌握了专政。嗯，另外那些家伙呢？”

“现在马上去逮捕！”

“一句话，要无情地打击他们。凡是出租土地的地主一律逮捕起来，地多地少不管它。问题不在地多地少，在于本质。哪怕只出租一坪地，也是剥削我们贫雇农的敌对分子。所谓人道和怜悯要统统扔掉，我们只需要无情而冷静的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所谓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懂吗，崔同志？啊哈，对呀，你姓崔吧？会不会因为是同姓，就对他手软啊？那可不行啊！”

他虽然是开玩笑，但要点还是没有放过。

“我是姓崔，可是跟崔德满不是本家。”

“那好。一句话，阶级斗争可不能讲情面。快去吧。”

姓崔的游击队员刚走，李铁军就回来了。他连夜视察了大沟庄一带，脸色憔悴，样子很疲倦。他站在廊台上往屋里一看，不禁吃了一惊，亮堂堂的屋子跟山洞截然不同，简直换了另一个天地。

“怎么这样吃惊啊？”朴基南有些心虚，因为李铁军对他做的事情从不给一句令人舒心的评价，深怕这次又挨一顿批评。但是他故作镇静，坦然而自信地把逮捕地主、派人侦察槐树沟等等事情准确地作了报告。

“我吃惊是因为太激动了。如果硬要我说出意见，那末，我本来是想把这个大院改作学校的。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李铁军扬起粗黑的眉毛笑了。

“搞教育是不是过早了？我们不是还没有彻底掌握这一地区吗？”

“不，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彻底掌握了。”

*　　*　　*

当天夜里，李铁军他们按照已定的计划，动身到八十里外一个地方去袭击警察署夺取武器。

全组一共五个人，都穿着便衣，沿着山脊快步行进。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石头寨警察署就在眼前山脚下。大家一面休息，一面做好了战斗准备。

战斗由李铁军直接指挥。

他们跪在茂密的艾草丛里，俯瞰着从玻璃窗里照出耀眼灯光的警察署。

据朴基南收到的情报，目前警察署大部人马都在外地巡逻，就剩下十几个武装警察看家，夜里只有两三个警察值班。武器库设在走廊尽头正要向牢房拐过去的迎面地方，有铁门，经常上着锁。钥匙由值班警官带在身上。估计至少有二十多支枪。

最重要的是保证行动出敌不意，神出鬼没；需要戒备的是警察署旁边一个高高的炮楼和用来呼救求援的电话线。

李铁军在部署战斗时忽然产生了几个疑点。其一，半夜十二点是不是最适于袭击的时间？ 其二，两支手枪， 不多的几发子弹，袭击警察署有没有把握？还有，侦察到的情报是不是完全准确？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放心不下。

然而现在提出这些问题来是毫无意义的。

眼光锐敏的 朴基南注意到了 李铁军的眼神， 想跟他做个说明，但看见他又恢复了没事的样子，就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过分

的说明有时会招致相反的结果。谦虚的李铁军对别人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但也有说出“我反对那个意见”或“那是空想”一类的话断然拒绝的时候。朴基南早已多次领略过这种滋味了。

朴基南所认识的李铁军，是一个水面平静如澄湖，底流澎湃似大海的人。

李铁军沉着而具体地重新考虑了战斗的每一个步骤。一进城，就会有一个当地的地下工作人员“洋铁匠”来带路，并交给他们几把用来剪断铁丝网和电话线的铁钳子，这个以烟火头为信号。最重要的是干掉岗哨，由李铁军自己去做。然后，从里边把枪扛出来，外头就马上接过去往山里隐蔽，这件事的步骤也作了安排。

他把有疑点的问题一个个都重新考虑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摸了摸别在腰间的短剑和手枪。

“朴同志，你跳窗户进去夺过值班警察的钥匙。”

“是！”朴基南拔出手枪咔一声推上了子弹。

李铁军带着李东川先进了城。刚用烟火头发出信号，酒店拐角上就响起了小铃声，接着出现一个扛着家具的黑影。李铁军迅速迎上去跟“洋铁匠”碰了头。几分钟以后，李东川爬上电线杆子剪断了电话线；李铁军剪断了围墙上的电网。

李铁军越墙跳进院里，紧贴在门廊的墙上，迅速地往屋里一看，只见一个背着大枪的哨兵，一面嘟囔着什么，一面往地上跺着大皮靴，搕打脚上的泥土，显然是刚巡逻回来的。屋里点着大电灯，窗户大开，把外头照得白天一样亮。幸好那个最令人担心的炮楼还没有什么动静。

朴基南飞也似地跳进了窗户。李铁军推开前门朝那个背枪的

大个子扑过去，那个鬼子听见响动惊慌地回过身来端起了枪。李铁军一把抓住枪筒狠劲一拽，鬼子一个趔趄倒过来，李铁军趁势举起另一只手当胸猛击他一拳，他喉咙里嘁儿地响了一声就栽在地上了。东川一步跨上去骑在鬼子身上，使出全身的力气掐住了他的喉咙。

朴基南一跳进屋里就用手枪对准了趴在桌子上写字的鬼子。这个戴眼镜的鬼子吓得急忙举起了双手。

“交枪，交枪不杀！”朴基南用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命令，“拿出武器库的钥匙来！”

李东川端着从哨兵手里夺过来的步枪，站在挂着电话机的北墙下，李铁军立在窗口监视着外面。

朴基南又一次厉声吆喝：

“快拿钥匙来！”

戴眼镜的鬼子举着双手说钥匙在哨兵身上。李铁军从那个倒在水泥地上的鬼子身上搜出钥匙，打开了武器库。十几支步枪整齐地靠在墙上。

李东川一步跳过去把十几支枪一下子全抱起来就往走廊里走。

“啪！”突然响了一枪。

李铁军吃惊地转脸一看，戴眼镜的鬼子在张口惊叫。

枪不是朴基南开的，是从地板下面打出来的。发生了意外，情况突然大变。

朴基南朝戴眼镜的鬼子勾了扳机，紧跟着响起了一连串的枪声。

东川抱着一抱枪无力地歪下去，肩膀碰了一下电话机，扑通

一声栽倒了。

从地板下面连续地发出枪声。

“快撤！”

李铁军双眼闪着怒火。他把东川刚扶起来，东川又倒下了，胸前渗出了鲜血。

李铁军背起东川跑出了门廊。

“我的枪！”

东川没有完全昏过去，还在要他刚才夺来的枪。

李铁军把东川交给老池，飞身跑回走廊把枪全部抱出来。

朴基南朝地板下面打完了仅有的几发子弹，就跳出窗户翻过了围墙。

全城都被搅乱了。

炮楼上的报警器响起来了。

大街小巷到处是刺耳的哨声、狗叫声，远处响起了急促的马蹄声，宪兵队的炮楼吐出了火舌。

李铁军和老池轮流背着东川穿越水田飞跑。别的同志把十四条步枪分开拿着跟在后面。过了水田出现了一条小河，李铁军背着东川蹚了过去。

东川一声不响地伏在背上。

跑出五里多地到了一个山头上，他们把东川放在草地上开始了急救。撕开衬衫，厚厚地包扎了伤口，但鲜血又很快地渗出来了。

稍后，朴基南他们也赶来了。

大家估计敌人要追上来，又背起东川上了路。

*　　*　　*

大家用临时绑的担架抬着东川，爬过山梁，跨过峡谷，径直北上。东川一阵阵感到昏迷，但他强打着精神，不使自己昏过去。他睁开眼睛，看见繁星闪烁的夜空在不停地旋转，被什么东西啃掉了大半边的下弦月，在松树林的枝杈间象游泳似地忽隐忽现。他觉得气闷，胸口一上一下剧烈跳动，但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把全身都交付给担架，任它摇摆着。他的心是那么平静，相信不久就要走到永坪，到了那里就会有药，伤就会很快地治好。此刻他想的就是这些。

东川的静默使李铁军更加不安，更加焦虑。他抬着担架，精神恍惚，不时地察看东川的动静。一见东川没有动静，就捅捅他的脚，看他醒着没有。

“东川！东川！”

“怎么啦？我好好的呢。”

“要提起精神来，啊？”

“你放心。我，想喝点水……”

“忍着点，再走一会儿就有水了。”

说完，又恢复了寂静。

李铁军总觉得这是自己的疏忽造成的，心情很沉重，满脸燥热，汗水淋漓。他连路都走不稳了，好象树根和石头老在绊脚，就是走在平地上，两腿也时时无力地往下弯。

朴基南抬着担架的前头，急急忙忙地穿过树林奔走着。裤腿撕了个大口子，露出了膝盖，脚指头踢了石头，鞋上渗出了血。

老池同志也在不声不响地走着，要是不轮流抬担架，简直觉不出有他这个人。他看着东川静静地躺在担架上一声不响，老觉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缠绕着他。他跟老杨面对面地扶着担架走，不住地流眼泪。他们都是跟李东川同一天同一时刻去找李铁军参加游击队的啊！

李东川本来住在会宁。他父亲在豆满江畔辛辛苦苦开了一小片石头地，却被山林警察抓去打得死去活来，回家没过一个星期就死了。他们兄弟三人跟着母亲流落到这个永坪，已经两年了。他扛过长工，种过地。他头脑聪明，很快就学会了国文字母，也最先加入了共青同盟。他性格倔强，坚韧不拔，不管做什么事，不成功不罢手。

“东川！”

没有反应。李铁军心里一惊，伸手摸了摸东川的脚腕子。

“东川！”

“什么事啊？”

“要沉住气，一会儿就到啦。”

再过两道岗子和一条峡谷，就该进入永坪地界了。

天蒙蒙发亮，茫茫的天空清清楚楚地衬托出沙沙响的丛林，峡谷里白色的雾气静静地飘荡。

大家都沉默着，一声不响地急急走着。

“铁军同志！”

李铁军象触了电似地猛吃一惊，赶紧俯下身去看，只见东川象一幅画一样静静地躺着不动。

“铁军同志！”又是一声呼唤。分明是东川的嘴唇动了一下。

“先放一放吧。”

李铁军把担架轻轻地放在草地上，跪下来把脸凑到东川的脸上。

“东川，你怎么啦？”

“铁军同志吧？我夺来的枪带着吗？”东川闭着眼睛，伸出了一只手。

“带着呢，带着呢，你夺来的枪就在这儿。”

老池同志从肩上拿下枪递给了李铁军。李铁军接过枪平端起来贴到东川的胸前。

“看，这不就是？东川，这就是你的枪。”

他把东川的手拉过来放在枪托上，东川才睁开微微发肿的眼睛朝上望着。他握住枪托，眼睛放着光，忽然一下子把枪高高地举起来。

大家都屏住呼吸俯视着东川。

东川的眼神一时朦胧起来，无目的地彷徨了一会儿，最后凝聚在朝天举起的枪筒上。嘴唇颤颤发抖，眼睛射出强烈的光。

“唉，真冤哪！我多么想扛起这支枪去见金星将军，向他问好啊！想用这支枪把鬼子全打死，亲眼看着咱们朝鲜独立……可是我，还没用上它，还没放一枪，就……”

他使劲喘出了微弱欲息的一口气，喃喃耳语似地说。

“李铁军同志，您见过金星将军吧？我还没见过呢。我是决心要照他的意志生活的啊。等您再见到金星将军的时候，请您告诉他：一个叫李东川的游击队员向他致敬问安。将军他不会知道我的名字，不过没关系，请您一定转达给他，我拜托您。啊！真可惜，我多么想扛着这支枪去见他呀……”

枪落在他的胸脯上，眼睛慢慢地合上了。全身微微颤抖了一

会，恢复了平静，象熟睡似地沉默了。

“东川！”

李铁军喊他，朴基南喊他，东川毫无反应。老池、老杨两个同志也大声喊他。东川再也没有回答。

东川，离去了。

李铁军抱着东川，全身抽动，不住地摇晃。

“东川！”

“东川哪！”

抱着体温急剧下降的东川，四个战友放声痛哭。哭声激荡着黎明即将来临的峡谷。李铁军抚摸着仿佛就要睁开眼睛伸手喊“我的枪”的李东川的苍白的脸，把自己淌满泪水的脸贴在他的脸上摇晃。

“喂，东川！东川！你怎么能死啊，啊？你为什么要死啊？”

他摇他的胸脯，摇他的手臂，扒他的眼睛，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只有毫无表情、没有血色的白净而安祥的脸，仰对着渐渐发蓝的天空。

* * *

他们沉在严肃思考的气氛中，默默地、缓缓地朝山岗走去。

生活的波涛，汹涌地忽起忽落，猛烈地冲击着岸边。

在这个汪清地区，这个曾由李铁军和朴基南面对面地坐在山洞里往一张画得歪歪扭扭的略图上打个大圆圈，指定要开辟为解放区的地方，最近，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种种没有想到的事情。

停止了呼吸的东川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了村里。逃难的外乡人们带着家眷每天象潮水似地涌进新村。革命的群众，有的沿着大路，有的越过山峦或者穿过丛林，不分白天黑夜，络绎不绝地投奔根据地来了。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加。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向相反的方向逃去。他们大半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恶霸地主、警察和敌人统治机构里的反动官吏的家属。

“生活是严酷的。然而这是很自然的。不经过阵痛，怎能听到新生命的啼哭！铁军同志，我这样想过：革命在命令我们朝鲜人‘各就各位’。是的，就是这样。可以说，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阶级、自己的地位所作的指示，匆匆地卷入革命的浪潮里随波漂流。大多数人投向革命一边，极小一部分人投向反革命一边。

“我想可以把这叫做‘人生的岔路口’吧，铁军同志你作何感想？”

一向沉默寡言的李铁军，这时候也一样不言不语，只是轻轻地点着头，不知是肯定还是否定。

其实，现在也不是什么发表议论的时候。他们是为了给李东川选一个墓地才到山上来，在俯瞰村庄的时候偶然谈起来的。

要论感情生活，李铁军也有着并不亚于朴基南的丰富的感情世界。只不过他不轻易表现出来而已。

他留神地注视着前方，也俯视着脚下，锐利地观察和体验着这个大地上接踵而来的大变化。

是的，现在我们正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以一个地点为界互相对立着的尖端上。就在这个交界点上，两种对立的势力进行着搏斗，两种对立的信仰在浴血苦战。

司令官同志所讲的一场没有和解、没有停战的血战终于打响，它的激烈残酷的战场已经展开在眼前。

“啊，我的枪！我还没有用上它，还没有放一枪，就……”

李东川这反映着这场激战的一隅的最后一句话，仍在耳边铮铮作响。

朴基南望着李铁军变得严肃的面容，咧嘴笑了笑，说：

“近来我在考虑着要研究一下公社和苏维埃的问题。”

他提的问题是如此异乎寻常。

“苏维埃？”

“是的。摧毁了旧制度，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来代替它。”

李铁军觉得很意外，侧过脸把身旁的朴基南瞥了一眼，然后从路边的胡枝子上捋下一串花扬撒在身前让它飘落。

朴基南因为无法用长篇大论说明自己的理由，心里异常焦躁。他这句看来好象是偶然冲口而出的话，实际上是有很深的根源的。他一有机会就对二十年代初期朝鲜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大加批判。他抱着极大的厌恶感，痛斥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所谓朝鲜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应当由资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谬论，痛斥他们给那些为革命的潮流冲昏了头脑的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敞开大门，把革命队伍变成了乌合之众。正因为这样，他一向站在证明自己的观点与他们完全相反的立场上。

最近他对苏维埃这一政权形式感到了极大的兴趣，简直为之神魂颠倒了；同时又唯恐那些可恶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甚至为此而忧心忡忡。

“社会主义——苏维埃！”

他嘴里又叨念着，但他并不想在这里特意作什么说明。

这时候，李铁军忽然站住，低头凝视着脚尖。一种沉痛的感情敲打着他的心。

他痛苦，他心里又一次无情地鞭打着自己：李东川的牺牲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金星同志早在两江时就给我们作出了指挥战斗的卓越典范，然而我却根据不准确的侦察情报，作出了莽撞的行动，以致损失了一个宝贵的战友！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啊，而且无论如何也无法挽回了！

他象一个失掉了魂魄的人，神思恍惚地呆望着山下的村庄，半晌才摇摇晃晃，趔趔趄趄地挪动了脚步。

自从李东川牺牲以后，他完全变了，简直成了另一个人。说话更少了，神色悒郁，走路总是低着头。一种做事要有周密细致的打算和计划，要配合以具体深入的组织工作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牢牢地占据了他的心。

然而，朴基南却走向了与此相反的方面。对李东川的牺牲，他比谁都难过地捶胸痛哭过，但对待工作，他比过去更任性更粗心大意了。他的嘴里更频繁地喊出了“专政”啊，“打击”啊，一类的话，他看问题常常很极端、过激，对工作常常表现狂热，感情用事。

对刚才所提到的问题，朴基南很想多少说服一下李铁军，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群众大会打算什么时候开？”

“就在这几天里快些开吧。”

“用不着再拖了，一鼓作气全部干掉怎么样？”

“要报复吗？”

“嗯，需要证明共产主义者的报复心也不比任何人少！”

“要向谁证明？”

“要向历史证明！”

“朴同志！你该冷静一点了。”

回到队部，李铁军去查岗，朴基南走进了屋子。

朴基南被李铁军顶了一句，情绪有些消沉。他强烈地意识到，李铁军虽然没有明说，内心里是在嘲笑他“你太左了”。

尽管李铁军只说了短短一句话，朴基南却深觉不舒服，心里很不安。

快中午的时候，来了两位陌生的客人。

一个是戴着金丝眼镜，身穿半新不旧的白哔叽西服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另一个是顶多不过十六七岁的短发姑娘。

他们是来找李铁军同志的，但李铁军上黄家庄去了，于是朴基南就见了他们。

戴金丝眼镜的青年自我介绍说，他是离此地有五十里左右的苍村私立学校的教员白光明，短发姑娘是大沟庄的金贞玉。

他们坐在朴基南的面前，惊讶地望了一会挂在墙上的红旗和朝鲜地图，然后才由金贞玉先开了口：

“我是因为儿童团工作有些困难，来请求帮助的。”

“请提吧。”朴基南作出一副早已料到的神气，胸有成竹似地回答。

“我现在带着十四个孩子，都是大沟庄遭‘讨伐’的时候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我想应该教给他们读书才好，因此就请这位苍村学校的老师一块到这儿来了。”

“那你要求什么呢？”朴基南忽然想起李铁军说的要想把这栋

房子改做学校的那句话，露出了微笑。

贞玉用舌尖润了润嘴唇，脸上泛起了红晕，说：

“白老师说 私立学校 只有三十九个学生。 那儿也会遭到‘讨伐’，因此想预先搬到这里……”

“哦！ 你是说，要把白老师请到这里来， 你们也跟私立学校合并在一起，是不是？”

“是这样。”

“是这样？ 这可不是简单的问题啊。”

他摸着又长出了一层的络腮胡子，眯起眼睛，作了一个有点嘲弄人的表情。

“贞玉是这样。那末白老师想到这里来是为什么呢？”

白光明把眼镜正了正，轻声回答：

“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他简单地说明了经过：

贞玉在一个月以前第一次去到白光明的学校。当时贞玉听在大沟庄遭“讨伐”以后寄居在苍村姥姥家的弟弟一男说，苍村办了一所学校。她想起那些没爹没娘的小孩子们也该读书了，就叫弟弟带路，去见白光明，问他能不能再多费点神，把那些失去爹娘的十几个孩子收在他的学校里教他们读书。

白光明欣然同意，于是他们就一起开始对教学场所等等进行了准备。

“今天我有事到这里来，恰好碰见了贞玉同志。”

细脖子，瘦肩膀的白光明，用抑郁的眼神窥视着对方的反应。

朴基南从座位站起来，倒背着两只手，在房间里来回踱起了方步。

“白老师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哦，没念多少……在文科稍微……”

“呵，是位文学家喽。知识分子闹革命啦？ 是这么回事儿，嗯，家里做什么?”

“哦……”

白光明应了一声，但不知为什么，很难把话说得简单明了，脸上发热，嘴角发战。

“我的父亲有一些土地和果园，现在开一个小工厂， 现在病了，一直躺在床上。”

“是这样?”

这时候，朴基南的脑子里闪过一种强烈的念头，使他立即规定了这个人的阶级成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登时感到胸口堵塞烦闷，一字一板地说：

“可是为什么在这决定生死的时刻要投到我们这边来呢?”他把“我们这边”四个字特别加重了语气。

“是我的信念使我作了这样的抉择。”

白光明昂起头来表现出毅然决然的神态。

“你考虑过革命能够给你什么吗?”

“考虑过！我想，革命也可能要求我作出牺牲，但是， 如果这个牺牲有助于拯救处在亡国境地的祖国，有助于解放我们祖国的事业，我是心甘情愿……”

“啊，是这样?”

朴基南走到红旗下举起了一只手。这在他是极少有的动作，这意味着他已经下了决心。

看了他的这个表情， 贞玉理着垂到额前的头发， 放心地笑

了；白光明的高度近视镜闪了一下亮光。但是他俩都不知道朴基南是朝相反的方向下了决心的。

“贞玉同志，咱们这样好不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扩大游击队和掌握一定的地盘。为了这个，我们正在流着鲜血！你提的小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固然也是重要的，可是……”

贞玉的眼睛立刻涌出了一汪泪水，她把头低垂下去，咬起嘴唇，拧着上衣的飘带。

“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啊，我们哪，现在要到后山埋葬一个游击队员的遗体，懂吗？只要懂得这一点，别的也就可以理解了。嗯，谢谢你来找我，不过……”

朴基南想说的并不是诸如形势紧张啊，贞玉的建议不妥当啊之类的话，而是想责备她为什么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到纯洁无瑕的革命队伍里来。他这时候甚至想到了铭记在心的所谓二十年代初期的血的教训。但是，他不愿用生硬的方式一口拒绝，不留余地，他打定主意要用温和的、不伤感情的方式支走他：

“白老师，就这样吧。坦率地说，问题不是你要不要负责教育我们的孩子，而是，方才也说过，是有关我们如何对待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因此，我希望我们有一个考虑的时间。”

“哦，原来是这样？”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怕公开自己的立场，一向公开表明自己的党性。这也就赋予了我们立场的明确性和行动的彻底性。我们的立场，彻头彻尾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从开始到最后，一切都将归结于这一立场。刚才在山坡上也跟我们的特派员同志说过，现在革命在命令每个人‘各就各位’，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小山沟，也是天天都有好几家从外地迁过来落户，也有少数

离开这里的。这不是什么谁搬了家，有几家赶着牛车搬走了东西，谁来了，谁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一个大动荡。应该说，这是一个名叫大动荡的时代的大筛子正把整个朝鲜放在上头无情地摇动，进行着甄别。因此必须看看是从这个大筛子里漏下去呢还是不漏。如果该漏的不漏，不该漏的却漏了，那就是极大的歪曲，极为反常的、不合理的现象了。”

白光明吸了一口烟，突然呛住了，咳嗽起来。他眼角挂着泪珠，转过脸去看着嘴里吐出来的白烟慢慢飘散。

他想起了在小沙河见到将军的那个夜晚。

他惊异地发现这一位说的话跟将军的话竟有那么大的出入；他的感情在猛烈地推动他用将军教给他的颠扑不破的绝对的真理去击败这位傲慢无礼的对方，然而他的理智却拉着他警告说：“要小心，要小心！”他想不出应该怎么做，脸色变得煞白，全身剧烈地抖动着。

但是，他的信念并不允许他轻易地退却。

他又一次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对着脸涨得通红的朴基南，决然地吐出了一句话。

“恕我冒昧地问您一句，金星将军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问将军在什么地方？”

“是的！”

朴基南的脸倏地变得铁青，恨不得拔出手枪对着他大喝一声：“你是密探！”但是他使出超人的耐力，好不容易地忍过了这一时刻。他容易兴奋，但也会克制自己。他喘着粗气来回踱了几步，决心要用巧妙的影射法把对手赶出去：

“白老师，很抱歉，再见吧。今天有急事不能陪你多谈了。

过几天这里要开一个公审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你如果有空，可以先看看再回去，嗯，我们要镇压反革命！”

“谢谢！再见，有时间请您叫我一下吧。”

白光明把缠绕在耳朵上的一绺头发撩到后面去，倒退着走出了房门。

朴基南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是没有礼貌的人，特意跟到院子里送走了他。

贞玉在院子里挡住了朴基南。她微低着头字字铿锵地说：

“我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教孩子们读书的。”

“我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将全部接受。”

朴基南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贞玉的话完全驳斥了他所说的一切。

“快去吧，你不久会认识到革命并不象你所想的那样单纯，一帆风顺。”

* * *

举行李东川葬礼几天后的某一天。

太阳西斜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群众快要到齐了。李铁军和朴基南就一起走出屋子，肩并着肩，亲密地谈着，朝村后走去。

村后有几棵栗子树的斜坡草坪上，就要开一个有几百名群众参加的大会。

反帝同盟负责人玄基泽往草坪上铺着苇席，让群众挨个坐下。

梳着纂，插着簪子的妇女会负责人帼丹，满面春风地热情接待到会的妇女。

“会长大嫂，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革命群众来参加呀！”

鬓发斑白，推了平头的玄基泽环视着会场说。会场上果然聚集了三百多名群众。

“细水汇成了大河啦。”帼丹恰如其分地打了个比喻。

玄基泽望着她，咧着留着胡子的嘴乐呵呵地笑了。

“哪儿都好，随便坐吧。 到这儿来还讲什么男女有别那套封建吗！”

帼丹把挤在一块儿的妇女们拆开，让她们和男的坐在一起。

姑娘们也来了很多。弯腰曲背的老人们也拄着棍子来了不少。

李铁军和朴基南在路口迎接了老人们。

最年长的姜老人来了。他银白色的胡须垂到胸前，年已八十二岁，还很硬朗，虽然有点头风病，却很稳健地一口气走上了斜坡。

“我来看看你们怎么搞共产主义。”

姜老人望着弯腰行礼的李铁军，眯着老花眼笑着说。

“老爷爷，今天是审判逆贼呀。”

“哦，我也听孩子说了，逆贼是谁啊？”

“不是有一个他儿子在龙井挎着洋刀给日本鬼子当走狗的崔德满吗？”

“哦！对，那号人早该斩草除根了！ 该让刽子手把他凌迟处死！听说他还放火烧了就要开镰的麦子？可恶啊，可恶！他还向我们逼债，往我家大门上贴封条。我发了誓，不看着他家败人亡，我死不瞑目呢。我说年轻人，这就叫革命吗？”

“是的，您说的对，这就是革命。”

“哦，我看我的孩子口口声声喊着革命革命，白天黑夜净往外

跑，还以为跟从前的义兵是一样的干法呢。”

“我们是拿枪跟鬼子们打仗的。”

“对呀，对呀，岛国的小洋鬼子是应该斩尽杀绝了。你听说过‘是日也，放声大哭’这件事吧？ 那天我也捶胸大哭了， 现在老了，快要到阴间去了……”

李铁军引着姜老人来到群众的当中请他坐下。

帼丹迎来了李东川的母亲。 东川的母亲穿着一身洁白的衣裳，头上裹着白头巾。她今年四十六岁，却显得很苍老。也许是想孩子的缘故吧，眼角上挂着泪珠，眼圈发红。

她随着帼丹来到最前边铺着席子的地方坐下了。东川的弟弟光川坐在母亲的身旁。这个才十五岁的孩子，在这几天之间好象变成了大人，显着很持重。他昨天还找李铁军硬要参加游击队，去给哥哥报仇。

李铁军听到东川的母亲来了，马上来到她的面前，向她弯腰行礼。

东川的母亲只是听着李铁军安慰她的话，一点也没有哀愁的神情，偶尔轻声地回答一两句，或者把鬓发捋到耳朵后面去。

大会快要开始的时候，两个赤卫队员把崔德满和他的戴眼镜的儿子崔一浩押到群众面前来了。

崔德满今年五十四岁，中等个子，身体结实。这几天，他被关在他自己家的库房里，眼睛陷下去了，浅灰色的哔叽裤沾满了泥土。经常刮得光光的下巴颏，这几天长出了黑忽忽的胡茬子，秃脑瓜儿上仅有的几撮毛乱七八糟，难看极了。他的嘴巴老在蠕动，好象饿得在瞎嚼，又象在咕噜着骂人。

崔德满的二儿子崔一浩是南阳一个大布店的老板，这次受他

哥哥之命，来带着他爹潜逃。他哥哥出鬼主意，他执行。他打东川的那支枪，也是他哥哥给他的。

被押到群众面前，崔德满满脸不服气的样子，掉过头背着群众坐下了。

“脸朝群众坐！”一个赤卫队员用枪托朝他的后背杵了一下。

崔德满磨蹭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转过脸来。

“别摆这分臭架子，快跪下！”赤卫队员朝他的小腿踹了一脚。

崔德满抬起那布满血丝的红眼睛瞪着他，那个年轻队员更加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压下了他的气焰。

“你不知道世道已经变了？”

大会开始了。

朴基南宣布公审崔德满。

李铁军对崔德满的罪行作了简短的报告。

崔德满是咸兴人，十年前为了发洋财迁居此地，买下不大的一块地租给别人耕种。他勾结警察，用种种毒辣手段霸占农民的土地，很快就发了大财。他仗着儿子当警察，对群众无恶不作，手段凶狠残忍，甚至向敌人告密破坏了我们的革命组织。他拥有几十町步的土地，对佃户进行苛酷的剥削。他看到群众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心里恨之入骨，就同儿子密谋潜逃。他往黄熟的麦地里撒上煤油，放火烧毁了麦子。还往井里扔了粗大的树根，叫人们没法打水。然后趁人们涌到地里救火的空儿悄悄地逃跑了。

李铁军讲到这里，就宣布汪清地区的游击队根据原订计划已经开始行动，掌握了这个地区，就要完全清除日本帝国主义在这里建立起来的一切反动秩序，从现在起一切由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他说，根据这种精神，今天由人民群众自己来审判崔德满，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提出意见。

朴基南和李铁军以及玄基泽、朴春京和帼丹等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坐在靠山脚的主席台上。

会场静了十来分钟，一个青年举了一下手站起来。

朴基男问他的名字，他回答说是黄家庄的韩成南，是崔德满的长工。他二十五六岁，身体粗壮，眼睛很大，声音颤抖着说：

“我也是个该受乡亲们审判的罪人。他们逃跑，搬东西，是我替他们赶的牛车。当时我左看右看总觉得他们有点儿鬼鬼祟祟的，我就说我不去了。可是崔德满的那个戴眼镜的儿子打我的嘴巴子，逼着我走。我还是说我不去，他就拔出手枪，逼着我跟他们走。这样，我就犯了这个该死的罪了。

“打十三岁的时候起，我就给他们扛活，一直扛到现在，他们的丑事我哪一件没看见啊！

“他简直不是人，是吸咱们血的蚂蟥。我这会儿一寻思，才明白这个家伙黑天白日地想出种种花招，来敲咱们的骨头，吸咱们的骨髓。为了霸占人家的地，他动不动就告人家的状，说人家是共产党，叫警察把人家抓走，然后花不了几个钱就把人家的地占了。

“李相容、玄国仁、梨树家都是这样叫他把地夺走的。咱们这儿反帝同盟的姜汉城大叔也是叫他告了一状，被抓去打得死去活来，回家第五天就死了。他对雪梅起了邪心，雪梅不理他，他就逼他们一家马上还债，这样做还没用，他就叫警察把她的爹给抓走，雪梅也给抓到他家里去了。那天夜里，雪梅逃出院子，跳井死了，她娘也在灶房往房梁上拴根绳子上吊死了。还有……”

群众开始嚷嚷起来，纷纷站起来挥着拳头叫喊着。

有的说用不着再讨论，干脆拉出去拿石头砸死他算了；有的要求把他绑起来头朝下扔到雪梅自杀的井里淹死；还有的大声建议把他凌迟处死，也有要求勒脖子绞死他的。

大家吵吵嚷嚷，简直没法维持秩序了。

李铁军主持大会，一面让群众自由发言，一面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反日情绪。

大家正吵嚷的时候，姜老人推开众人走到前面。他的头不住地摇晃，长胡须也跟着摆动。

他抬起一只脚甩下草鞋，然后用手拿起来，走近崔德满。他的手晃晃摇摇地把草鞋慢慢举到头顶，打在崔德满的白净脸皮上。第二下打歪了。第三下崔德满刚一转脸，正好打在鼻子上，啪的一声，他的脑袋就缩到两膝中间去了。

“疼吗？孬种！这能有多疼？可我还是要揍你，我要向你报仇，我要解恨。”

姜老人咬牙切齿，抓起崔德满一撮卷毛，往前一拉，又往横里一拽，把他摔在地上。

姜老人抬起沾满泥土的脚，朝着崔德满的粗脖子踹下去，踹了一下又一下。

踹了半天，姜老人才无力地坐下来，大声向群众说：

“就是他，把我的儿子抓去打死了。他是跟鬼子一样的败类！我们朝鲜就是叫这些坏坯子出卖的。就是这些坏蛋给鬼子当走狗，帮他们霸占了我们的国家。鬼子到底是鬼子啊，可他是朝鲜人，也这样坏，他是个披着朝鲜人的皮生出来的吃人魔鬼！快打死他吧，打死他！”

群众的情绪顿时高涨，控诉的人们痛骂崔德满，也痛骂社会

上的一切压迫、一切污辱和一切虐待。

“呵，世道变了！”

叼着烟袋的老人们看着这一切，感慨地说着。

“干革命才能有自由和权利，这话就是指这个说的吧？”

青年小伙子们攥紧拳头吼吼地叫着。

“对，在压迫下活着，不如豁出命来拼哪！”

“革命万岁！”

大会已经开了几个钟头了，大家纷纷发言，愤怒的谴责，激昂的号召，坚定的誓言，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大会的结尾很简单。

李铁军站起来说：

“乡亲们！我们抗日游击队坚决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底，一直打到在我们祖国土地上消灭最后一个日本鬼子！今天，我们审判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崔德满和他的儿子，将来，我们还要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审判！

“我们英明的领袖金星将军把我们的青年组织成了抗日游击队，今天又派到这里来了。

“乡亲们，请看吧！”

李铁军侧过身，伸出手臂指着排列得整齐威武的游击队。这是他根据金星同志的教导组织起来的汪清地区永坪连队，一律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戴着军帽，手里握着发亮的钢枪。

李铁军走到连队的右边，立正站好，喊一声口令：“向前——看！”队员们整齐地把枪举到眉前。

这一声口令，是公开宣布这里建立了游击队的一个连队，表明了为人民战斗到底的决心。

群众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李铁军回到主席台上继续说：

“乡亲们！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只有站在革命的一边进行斗争，我们才能争取到自由，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大家都来支援抗日游击队，为光复祖国而战斗吧！金星将军教导我们说，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什么都没有就出力量，大家要一致投入光复祖国的战斗。让我们遵照将军的教导，一致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我们知道在这一斗争中是要流血的。大家都看到了，游击队员李东川同志就是为夺取一支枪，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拿着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枪，决心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热血沸腾的青年们，来参加游击队吧！夺取鬼子的枪，投到游击队里来吧！

“乡亲们！全力支援游击队吧！

“我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日本鬼子一定要来‘讨伐’，一定要比从前残酷几倍，大家要决心跟游击队一起守住这个根据地。”

群众热烈地欢呼。

李铁军忘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提纲，想起什么就讲什么。他不善于讲话，有时不免毫无必要地重复着，磕吧着，但是他讲出了心里话。

他一手拿着军帽，一手擦着脸上的汗，大声地说着。

公审大会的最后程序由朴基南主持。

他目光炯炯地环视了一下群众，挺起胸脯，直截了当地说：

“现在建议用人民的名义处决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恶霸地主

崔德满和他的儿子崔一浩，赞成的请举手！”

全场一致地举起了拳头。

“好，请放下，有反对的没有？”

一个也没有。

“那末，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把他们判处死刑！”

大家又一阵嚷嚷。

这时候，东川的母亲站起来了。

朴基南大声叫喊，要大家肃静。

会场立时静下来，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东川的母亲撩了一下鬓发，微低着头想了想，然后抬起头，把两手放在胸前，平静地说：

“乡亲们，我有句话要说说。今年才二十岁的儿子东川，叫鬼子开枪打死，躺在那头那个山坡上。他爸爸开了点儿石头地，也叫鬼子们抓去一顿毒打，死了。东川给崔德满扛活，这个大家都看见都知道。大风大雪，他也得给地主上山砍柴禾，身上就穿一件破烂的粗布单衣裳，冻得直哆嗦。可是，我还是跟他说：‘孩子，不管多苦，你都要好好干，千万别叫东家看不上。你要是干不好，咱们一家四口都得饿死啊。’现在看起来，人世间倒也不总是这样的啊！东川在死的前一天，打了一把新的扎枪，回家来了一趟。那会儿这个九尾狐狸一样的老东西到我们家吹胡子瞪眼地骂我们。东川说，要把这些坏坯子都打死，咱们才能过好日子。游击队大叔，我求你们，让咱们用金星将军给咱们的权利，用咱们自己的手报这个仇吧，把这两个狗东西交给我的二儿子光川吧！这是我的心愿。”

东川的母亲似乎还要说什么，但喘不上气来，坐下了。

母亲的话紧紧地抓住了人们的心，场内鸦雀无声，只听见人们沉重短促的喘息声。过了不一会儿，突然爆发出群众的呼喊：

“对，对！”

“叫东川妈了了这个心愿吧！”

铁匠鹤春举起大拳头沙哑地喊。

群众异口同声表示赞成。

朴基南宣布就这么办。

东川的母亲推了一下身旁的二儿子光川。土布小褂的袖子只够到胳膊肘的光川，穿着草鞋，腾腾地走到李铁军面前。他手里拿着哥哥的扎枪。

赤卫队员抓着崔德满叫他站起来。

李铁军把一支步枪交给光川，换下了他的扎枪。这支步枪，正是东川临死的时候抱在怀里恨自己没能放上一枪的那一支。

他们押着两个反革命，越过了山岗，不一会儿传来了两声枪响。

七

部队行军已经有一千多里了。就是从天上崴子算起，也已经经过玉岩沟，又沿着鸭绿江西下，路过了好些地方。如今又经过永安和老岭，翻过了巴威山。

再往前走一段就是通化了。至多再走一两天，就可以进入朱虎林独立军控制的地界。

根据金星同志的指示，韩兴洙向队员们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下一步的工作作了说明。

下一步要以通化为中心，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柳河、海龙和辉南，再往下一直扩大到兴京、清原和桓仁；然后继续北上，扩大到濛江、桦甸等地。这样一来，这里的活动范围就将跟整个豆满江地区一样大了。

这一带，独立军的影响比较大，同时也有不少中国人反日救国军的势力。因此，在小方台的时候就定出了一个目标，要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各阶层人民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同独立军携手合作，是跟游击队本身的加强和壮大一样有着很大意义的。同时，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同邻国的反日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早在吉林的时候，金星同志就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们关于反对资本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理论，如今又多次强调地指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反帝统一战线，是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任务。

对这些政治问题，韩兴洙向队员们作了长时间的详细解释，也具体地说明了游击队员在对待独立军和中国人反日救国军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韩兴洙还特别着重地指出，柳河、兴京、海龙等许多地方，是金星同志早在吉林的时候以及后来在卡伦和五家子的时候就亲自选派许多共青盟员去播下了革命种子的地方。

当青年运动由于宗派分子和民族改良主义者的阴谋活动而面临分裂危险的时候，金星同志为了给青年共产主义者们指出明确的前进道路，曾亲自去到兴京，冒着种种危险，开展了积极的斗争。因此，韩兴洙强调指出，游击队这次要根据当地的各种特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力地开展政治工作。

为了先同独立军接触，部队要开往朱虎林所在的通化。

进入通化前，游击队在一个名叫水洞的幽静的峡谷里休息一天。他们在一条流入鸭绿江的小河边选了宿营地。树林里立时象过节一样喧腾起来。

游击队员们有的三五一伙坐在树荫下聊天，有的到清澈见底的河边去洗衣服，有的光着膀子痛痛快快地洗澡。

朴兴德在树荫下开了个理发店。他把周围一大片杂草割得光光的，当中放一个木墩子当椅子。他把崔七星拉来按在木墩子上，拿一条白布单子给他围在胸前，咔嚓咔嚓地推起了推子。他碰上这种差事，总是干得很欢。

“您这不是推头发，是拔头发吧？”

朴兴德的推子一推，崔七星的脑袋就跟着往前一伸，忍不住龇牙咧嘴地叫疼。

“老实点儿，管它是推还是拔，把你打扮得象个新郎官儿不就行了？你别看我这个样，在我们村里，娶媳妇的新郎都请我去理发呢！”

他不光手艺非同一般，两片嘴更是不让人。

他这会儿拿起梳子撩着头发，用剪刀喀嚓喀嚓地剪开了。他手不停歇地剪着，眼睛又不放过走过他面前的每一个人，把他们一个个地叫住，数落那么几句：

“喂，老朴！你该把衣服好好洗洗啦，游击队还那么邋遢哪儿行啊！你衣服背上的那个口子要是缝不好，给我拿来，我管保比女人缝的还漂亮。”

对另一个人说：

“喂，你的鞋该修一修啦。我的背囊里有细麻绳，还有用伞骨子做的锥子……”

他就是这样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要管管说说，倒也没有一个人嫌他罗唆多管闲事。因为他的指责样样都是对的，而且不管是多小的事儿，没有他的帮助都很难解决。不过，象他这个粗手粗脚的人，还顾着跟人说这说那，头发当然就理得不象样了。他的鼻尖上都冒出了一粒粒的汗珠，好象他自己也看出理得不怎么好，不时地倒退两步，歪着头端详老半天。他看左边理得太高，就把右边再去一点。这一来，右边又比左边高了。他把袖口往上一挽，鼻子吭吭着，着急地转着圈子。

“好久没干这个活，手有点生啦。”他看头发理得太短了，不

好意思地替自己解嘲说。

“不管好赖，快点儿吧，可把我热死了。”

“那哪儿行！不管干什么事儿，都得有头有尾，干净利落。要是理得不好看，独立军还不笑话咱们哪。”

“见了独立军要搞统一战线吧？”

“嗯，要给他们影响嘛。一句话，就是要给他们看看金星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的咱们抗日游击队多么带劲儿，好叫他们跟咱们拉起手来，一块儿打日本帝国主义。”

“真糟，我啥也不懂怎么办啊？”

“这有啥懂不懂的，你我都是扛大活的，只要给他们看看咱们游击队都是跟咱俩一样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人，叫他们知道咱们有决心跟日本鬼子打到底，而且一定要打赢，这不就行了？司令官同志不是说过独立军的士兵也都和咱们一样是农民，容易影响嘛！”

他们围绕着即将见面的朱虎林部队说了半天。

“理完了吧？”

“等一会儿，还要刮脸哪。在独立军面前，不光要显一显咱们的纪律性，还要显一显咱们游击队个个都整齐干净，很文明啊。”

崔七星没话说了，只好伸着脖子等他快理完，脸上早冒出了汗，朴兴德也在满头大汗地忙着。

这时候，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世杰猫着腰呼哧呼哧地不知在干什么。他光着紫铜色的膀子，举起枕头大的石头，一下又一下地砸着山核桃树根子。树根子被他砸折砸烂，渗出紫红色的汁水儿积在石头上。

原来，他一听见宿营的号令，就立即跳进杂草地里看了看河

水的流向，又找到山核桃树，挖了些树根子，跟大伙夸口说，傍晚的时候保证叫他们捞到几麻袋有胳膊那么粗的嘉鱼。可是谁也不信他的话，更没有人跟他搭伙干。这使他更得意，他暗暗想着要出人意外地喊一声“你们看”，叫人们大吃一惊。

他用手背抹了抹下巴颏上的汗，又举起石头砸起来。

不管跟谁，他都是一见如故，没说上几句话就熟了。入伍还没几天，他已经成了全队无人不知的人物。他从小参加劳动，学了一套本事，干什么都有两下子，是个随随便便又伶俐果敢的小伙子。他总想做出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叫大伙用惊奇佩服的眼光看他这个新战士。

“你在那儿干什么哪？”

他一听是司令官同志的声音，腾地站直了：

“是……是准备抓鱼。”他抬起汗渍渍的脸，大声回答，并赶忙捡起上衣穿上，立正站好。

“抓鱼？嗯，这不是山核桃树的根子吗？可是你一个能干得了吗？”

“行！等一会儿到上头去把水一堵就行了。抓鱼的时候叫大家一块来。”

“光是听你说就够人乐了。”

金星同志微笑地说着，也把上衣脱下挂在树枝上，蹲在世杰的对面，用斧子背砸起树根来。

这么一来，世杰劲头更足了，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最有意义，比陈凤男说大话要跟韩兴洙去打狗熊，比英淑她们去挖人参还要重要几倍。干这些事情，他本是最拿手的，可是这会儿却有点慌，举动颠三倒四的了。他一会儿把树根子放到编得稀松的柳条

篓子里，一会儿举起斧子劈大树根，干得忙忙碌碌。

忽然，他想起了一桩心事，就直起腰来，两脚一并，说：

“司令官同志！”

“怎么啦？”

“有件事儿可以说吗？”

“什么事这么郑重起来了？”

“其实也没什么。”

“快说吧。”

世杰一紧张，就象冻得下巴颏上结了冰锥儿似地全身发硬。

司令官同志抬头看见他溅了一脸山核桃树根子的红汁水，斑斑点点的，不禁笑了。

世杰迟疑了一会儿说：

“请给我十天的工夫，我去一个地方就回来。”

“十天去一个地方？ 去干什么？”金星同志举着斧子诧异地望着世杰问。心想这个入伍才没几天的小伙子竟然要请假了。

“我得上什么地方去弄一支枪来。 我当是一入伍就发枪呢，可是入伍后听别人说要自个儿去夺鬼子的枪。朴兴德同志说，没枪就先当个炊事员，我可是非要有一支枪不可。”

“那末十天就能弄到一支枪吗？”

听他说的太出人意外，金星同志不禁笑着轻声问。

“只要看见有枪，我就能弄到手。”

“怎么弄呢？”

“就那么悄悄地提溜过来也行，打死他一个摘下来也行。”

“真的？空手能行吗？”

金星同志故意这样引他说话。

“行！从前我夺过一支枪，可惜我把它摔折了，扔了。”

“夺过一支枪？”

“是的。在鲤明水伐木场做工的时候，把头打我，说我不好好干活，我一气就把他提溜起来扔到水库里去了。第二天，日本警察扛着枪来抓我。我躲在树林里等他，他一来，我就象飞一样蹿上去一把夺过他的枪往石头棱子上搕，搕成两截，往树林里一扔，就朝天上崴子跑了。要是真的弄不到枪，现在还可以去找那一支，修一修拿回来也行啊。”

“哈哈哈。”

金星同志愉快地大声笑了。

世杰摸不透司令官同志是同意他的要求，还是嫌他说的太可笑不值一答，不知所措地站着发愣。

司令官同志笑着拉世杰坐下，跟他谈了很长时间。

世杰背起装了山核桃树根子的篓子往上游去了有一个钟头以后，光着膀子在下游洗衣服的边仁哲突然大声叫喊有鱼漂下来了，喊得树林都嗡嗡响。

队员们都扔下手里的活跑到河边来看。

白花花的一片嘉鱼，都有棒槌那么大，斜躺在水面上漂下来，有的还没有大醉，摇着尾巴往边上游。

朴兴德连衣服都顾不上脱，就跳到水里用两手捧着鱼往岸上扔。光膀子的边仁哲刚骑上一条大马哈鱼，就给鱼一扑愣，仰面朝天摔在水里。他翻身起来还大叫说跑了一条马驹子那么大的鱼。做事牢靠的车奇勇，拿一根胳膊粗的棍子跳到水里，专找那些晕头转向的鱼，见一条就照着脑袋给一棍子，撇到岸上去。

论机伶还得数那几个女队员。英淑手提着一包山菜跑过来，

放下山菜，跳进水里就撩起裙子把鱼跟水一起兜上来泼在地上。她捞上来的鱼比男同志捞的要多三倍。

“又是一条！”

“那儿一条大的要跑了，快快……”

“拿棍子揍，使劲揍！”

“扔上来呀！”

“这儿还有！”

一片喧哗震荡着树林。

光着上身，胸脯红红的世杰，把裤腿卷得老高，象赶着老虎似的，张开双臂哇哇叫着从上游溅着水跑下来：

“再过十分钟，鱼就醒过来跑啦，快捞啊，快捞啊！”

这个生来就喜欢干这种事的小伙子，一面张着大嘴高声喊，一面用脚把鱼踢到岸上去，时而还用早已准备好的象挠钩一样的树杈把鱼钩起来扔到岸上，他手一挥，就有一条白花花的鱼落到草地上。

世杰的保证果然兑了现，鱼抓得很多，晚饭时大家可以美美地饱吃一顿鲜鱼汤了。十几个人坐在河边上紧张地破着鱼肚子。

这时候，对面树林里传来了声音，陈凤男和韩兴洙用一根挺粗的木杠子抬着一只狗熊蹚过河来。

“真打了一只狗熊啊！”

“哈哈哈！”

“这下可真要吃胖了，吃熊肉又吃嘉鱼，哈哈哈！”

崔七星一下跳进河里，裤子湿了也不管，跑到韩兴洙跟前把肩膀伸到杠子下边扛起来：

“辛苦啦。”

“是辛苦了一点。”

不到节骨眼儿上不开玩笑的陈凤男，这样回答着，还警告他走路要轻点，免得杠子折了。

有中等个儿的牛一样大的狗熊，后背都浸在水里，被抬到岸边草地上。

又是一阵欢腾。

陈凤男悄声告诉崔七星说，韩兴洙这次打狗熊不是为吃肉，是为了取熊胆，因为康盘石母亲正在患病。

崔七星这才知道韩兴洙为什么一有空就去挖药草晾在阴凉的地方了。

女队员们没有挖到人参，挖来很多苍术和各种山菜堆在地上掐根子。

开晚饭了。

碗碗横着几条嘉鱼，大家都高高兴兴地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咧开嘴笑。

“真香啊，乖乖！”

“人说，两个人吃着，一个人死了都不知道，吃这个嘉鱼汤啊，我看三个人死了都不知道。”

“俗话说，一闻到煎嘉鱼的香味，赌气走了的儿媳妇也要回来呢。”

“这是谁想出来的？”

“你没听说‘脑袋不灵手脚苦，手脚勤快嘴吃香’吗？”

“唉，朴兴德同志怎么不见啦？”

“可别提了，他理发没理完就跳到水里去抓鱼，把木梳和剪子都丢了。”

唯独世杰一个人毫不扎乎，不声不响乐呵呵地望着同志们高兴地谈笑。

“再过一个月，你就会知道该怎么样去弄枪了， 就象一个把枪砸坏了的人认识到一支好枪有多么需要一样。”

世杰盘腿坐着，心里反复地念叨着司令官同志的话。

天黑了，树林里仍在说笑着。游击队员们讲着在家乡打鱼的故事，打狍子的故事，和勤快的钓鱼迷的笑话等等。

当人们正在谈得起劲儿的时候，世杰悄悄地来找英淑：

“英淑同志，带着枪来一下。”

英淑见他一本正经的，以为出了什么事，赶忙回到草棚里带着枪走出来。

女队员们吃过晚饭也正在赞不绝口地谈论着世杰抓鱼的本事，看见世杰来了，就说：

“世杰同志， 大家都说今天沾你的光象过了个生日一样呢。”

“我有啥……”世杰抬起长胳膊搔着后脑勺。

英淑看他腼腼腆腆的，简直不象往常的世杰，就靠近一步问：

“什么事儿？”

“也不算什么事儿。”

世杰抬起头，眼睛闪着亮。

“英淑同志，我有件事想求求你，你答应不？”

“什么事？”

英淑歪着清秀的脸问。

“我问你答应不答应？”

“能答应就答应呗。”

“不，你一定要答应我。”

世杰一本正经地说着，英淑见了，不由得脸上泛起了红晕。

“不是别的，英淑同志，把你的枪给我。”

“什么？把枪给你？”

英淑双眼皮一翻，眼睛睁得溜圆，惊愕地退了两步。

“别那么大惊小怪的，我是跟你借。 你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一支枪啊！今天我还跟司令官同志讲过枪的事呢。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没一支枪，空着肩膀子，你说象话吗？”

英淑遭到这一突然的袭击，不禁讶然失色，愣了半天。她知道她一个人是无法对付的，就握紧枪带，猛地转过身去，用求救的眼光找自己的伙伴。可是，连刚才还坐在篝火旁的明玉也已经不见了，不知哪儿去了。

“同意不同意，你倒快说呀！别叫我心急。”

“你别开玩笑了。”英淑颤声说。

“要是同意，咱们就快找连长去。”

英淑怕他扑过来夺枪，把枪从后背上拉到胸前紧紧地抱着，说：

“不行！哪儿有随便借枪的？”

“英淑同志，别那么太不讲情理了。不管怎么说，我扛着，总比你扛着强得多吧？”

“你这是怎么说的？”英淑冷冰冰地顶了一句。

“来，到那儿坐一会儿。”不管英淑乐意不乐意，世杰象牛皮筋似地缠着她，拿话哄着她，还腾腾走过去先坐在枯树上。

英淑本想掉头走开，但是世杰的那副充满自信的神情，使她哭笑不得，不由自主地跟着世杰走到一棵树下站住了。

“英淑同志你想想看，咱们队员里头，能够体谅我的人， 除

了你还有谁？我入伍不也是你帮的忙吗？我为啥入伍你知道吧？可是我老这样空着手还行吗？你干吗那样板着脸背着我呀，到底同意不同意呀？”

英淑知道世杰是个大皮脸，但没想到他竟会这样缠磨人。她恨自己不能呲他一句就走开。其实，她充分理解世杰的心情，因此也就不忍心一句话把他顶回去。正在她这样迟疑的时候，从连部那头传来了脚步声。英淑刚转过身来，在就寝前到各处巡视的韩兴洙已经来到了跟前。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坐在枯树上的世杰，腾地站起来。

“哦，世杰同志。”

“是！”

“你来这儿做什么？”

“有事儿想求求英淑同志。”

“什么事这样一本正经的？”

“也没什么，我想借她的枪用一个时候。”

英淑脸飞红，嘟着嘴喘气。

“嗯，对，英淑同志，你借给他用用吧，他没枪， 天天借人家的练。车奇勇同志不再借给你了？”

“不是。”

“嗯，熟悉一下新枪也好。”

韩兴洙顺口说了一句，又往草棚里看了看，问英淑人都哪里去了。

英淑红着脸回答说，可能到边仁哲那里听他吹箫去了。

韩兴洙走了以后，世杰再没有纠缠，只是要求英淑按连长的

指示每天借给他几个钟头练枪，算是他做了很大的让步。

英淑无可奈何，按压着跳动的心，把枪给了世杰。

“来，你喊口令，我来练。”

英淑退了两步，低声而又清脆地喊出了口令：

“枪上——肩！”她的略显沙哑但很响亮的声音震动了黑暗。

世杰迅速准确地把枪上了肩，接着还练了“跪射”、“卧射”等动作。英淑喊了几个口令，再想不出什么口令来了。世杰的每个动作都是那么熟练，那么准确，没什么可挑剔的。两个人都沉默了。

这时候，另一头的草棚里传来了低沉的箫声。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

圆圆的月亮从云海中游出来，透过密密的树枝，向他俩的身上投下了柔和的银辉。

* * *

游击队进驻通化，步伐整齐，威武雄壮。

车奇勇手擎大旗，雄赳赳地走在最前头。红旗迎风招展，不时地轻拂着走在后边的韩兴洙的肩膀。

韩兴洙的后边，队员们排成两路纵队挥臂前进。个个身强力壮，全身草绿军装，肩上扛着步枪，军容整齐威武。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脸颊红润，目光炯炯，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他们既不是正步走，也不是便步走，走得既自然又整齐。

金星同志走在队伍的后面，身后跟着两个警卫员。

有好几百户人家的通化城大街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游击队员们向群众挥手致意。

街道两旁的墙上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朝鲜独立万岁！”等标语。

朱虎林亲自到城门口迎接金星同志，身边随着他的副司令、参谋和顾问等显要的指挥成员。

身材不高，显得机智灵活的朱虎林，有一张农民型的脸。他的特点是声音洪亮，遇事果断。

欢迎仪式结束以后，朱虎林请金星同志来到了自己的家里。

“喂，金星将军来了。”

朱虎林一进大门就朝屋里喊，随着，厨房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位梳着纂的中年妇女。她走到金星将军的面前，愣了一下，低头行了礼：

“一路上好！ 令堂也平安？”早知道康盘石母亲卧病已久的朱虎林的妻子，问着母亲的安好，情不自禁地拿起上衣飘带擦着眼泪。

金星同志亲切地还了礼，向她转达了母亲的问候。

房间收拾得很干净，看得出是为迎接贵宾特意作了准备的。房子不大，只有三间，摆设俭朴清雅，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炕上铺了一张发亮的凉席， 当中放了一张核桃木打的 油亮的 小桌子， 两边各放着一个雪白的坐垫。 墙上挂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军服，壁橱的门上不高不矮地挂着一首南怡将军的诗。

朱虎林把金星将军请到屋里让了坐，自己坐在外面垂着丝瓜蔓的西边房门的里边。

“我到抚松吊令尊之丧如在昨日，不觉已时过七年之久， 真是‘岁月如流’啊。 今天得见将军，实在高兴之至。”

他感慨地回忆着过去， 仔细地端详着将军的容貌， 左看右

看，都让人联想起金亨稷先生。他一会儿发问，一会儿回答，不时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在跟金亨稷先生面谈。

他从心里为金亨稷先生的逝世而悲痛。朝鲜独立运动如此混乱，前途如此渺茫，却没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地进行讨论的人，这是他最感痛苦的事情。

“倘若令尊在世，我们的独立运动不至于如此凋零败落。请看，有志之士东离西散，独立运动每况愈下；而形形色色的主义者们，只是到处高谈阔论，毫无作为。情况如此混乱，独立运动如何能成功呢？”

一丝阳光透过窗户照着他惆怅发黄的脸。两道浓黑的剑眉，紧闭的嘴唇，显示着他那苦挣苦斗历尽艰险的坚强意志。

朱虎林停了一会儿又说：

“令尊在世时，常用‘志远’一语激励我们，那时我还不解此语之深意，今天才有所醒悟，明了其意义实有千金之重。令尊又常常告诫我们，欲达光复祖国之目的，全民族务必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此，令尊亲自创建‘朝鲜国民会’，还采取其他种种措施将我白衣民族团结成为一股力量。而我们至今却没有作出一件可谓继承先生遗志的事业。唯有什么‘府’、‘团’一类货色多如路边石子，他们口称要合并，要联合，实则言行不一，没有一个实现了的。而日本鬼子之阴狠毒辣，却日甚一日，达于极点。实在可悲呀！

“上月初八，我部与盘踞沈阳的关东军‘讨伐队’遭遇，他们出动飞机、装甲车，发射速射炮，我寡不敌众，只好退却。当今，即使奋勇向前也难保必有独立之日，而我却被迫向后退却，请想想我的心该有多悲痛？眼里流的不是泪，是血呀！战场上非胜则

败，败者即使幸免敌人屠刀，也该自刎才是，然而这也没做到。

“这都是令尊不在世，无人领导之故。自令尊离世，我们独立运动者犹如失去父母无依无靠的孤儿，无人理睬。上天真是无情啊。为什么我等庸人不死，反让令尊如此早日逝世！也许这就是天意该当非人力所能扭转的意思吧。”

他沉痛地长叹一声，眼角溢出了泪水。

沉默了一会儿，他意识到自己太激动了，于是换了一个姿势，推开隔扇门：

“喂，拿点儿什么东西来招待呀，谈论国家的命运怎么能这样冷冷清清的？”

朱虎林的妻子在厨房里应声说“一会儿就来”，随着传来了洗碗筷的声音。

朱虎林满脸哀愁，心中空虚，显然是一个性格受到损害的人。

金星同志多次听父亲谈到朱虎林，因此对他是有所了解的。

他望着初夏的碧蓝的晴空和朱虎林的悒郁的脸神，心里回顾着朝鲜的民族主义运动。

自从海牙“和平会议”上一个朝鲜志士发泄亡国之恨切腹自杀的惨剧发生以来，直到“三·一”人民起义，朝鲜的民族主义者气势磅礴地开展了独立运动。

如今，每三天改编一次机构，草拟一次阁员名单的所谓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已经自觉烦腻了；那些争相大喊大叫什么“三府联合”啦，“国民府”的统治啦，甚而至于举起木枕头斗殴的宗派蛮勇也已经懈劲了；那些甚至对“李朝王室”抱有期望的顽固派，看到李柘渡过玄海滩去日本“访问皇室”，也终于泄了气；那些扬言要从饭菜中省下牛肉和鸡蛋换钱去赔偿日本赎回独立的手

戴金戒指的“女杰”，以及主张搞“自治制”，搞“参政权运动”，宣称摆脱无知才是比争独立更迫切的当务之急的改良派，也都灰心丧气，销声匿迹了。唯独这些独立军仍然紧握着枪杆，到处募集军费，惩办日伪警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群众自然对他们寄托着希望。然而这些独立军也是分崩离析，简直象多岛海上的岛屿一样，互无联系；上层集团多半变质，有的掉进改良和叛变的泥坑，有的堕入悲观失望自暴自弃的深渊，有的转变方向急剧地奔向通往共产主义的东山坡。这也是一种无异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四分五裂的现象。头一种类型的人已经向日本帝国主义缴械投降，第二种类型的人把枪埋在地下躲到屋里不露面，第三种类型的人仍握着枪杆子，却不知往哪里走，只顾打转转。现在这位在虚无縹緲中惆怅地呆望着窗外的朱虎林，和已牺牲在日本侵略者手下的吴东林一样，是最坚决的第三种类型的人物。他虽然处在象枯树上的叶子一样一天天飘零失散的境况之中，却依然带领一支不小的队伍，坚守着民族气节。他在外有敌人包围，内有敌特破坏的情况下，手握着枪杆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的士兵大多数是农民出身，斗志冲天，只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不少人遭到白白的牺牲，以致有些人失去信心，弃甲归农。

必须拯救他们，引导他们坚决地走抗日的道路。

吃过晚饭，金星同志向朱虎林简要地说明了这次来访的目的。

“果真是至理名言。我想这就是令尊的遗志。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设法携手合作啊。”

朱虎林还说，金亨稷先生也曾指出，必须使民族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

然而，谈话一转入正题，他的态度就隐隐约约地起了一些变

化，好象有什么心事使他迟疑不决，坐立不安。

其实，在他来说，这是难免的。他预感到这次同金星将军的会见将成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但是不知为什么又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害怕。他虽然欣然同意了携手合作，但又觉得有自己以外的什么东西在扯着他向后退却。

“携起手来吧，至于具体事项我们明天再谈，先容我再考虑考虑，而且这也不是可以由我一人单独决定的。”

金星同志看出他的错综复杂的心理变化，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走出了他的院子。

* * *

女队员都分派到一个有八口人的佃户家里住宿。这家的主人独孤老汉，年近五十，身板结实，有骨气，有胆量，本来是独立军的一个有经验的排长。他看败局已定，又跟队里的黄顾问不和，有分歧，一气之下就在去年退出了独立军，回家来种地谋生。

他的大儿子三年前出外作工，至今杳无音信；二儿子在独立军当兵。他所以把一个儿子留在独立军里当兵，一是为了不缴按规定每年要缴两次的军费，二是因为他对独立军还有所留恋。他用封建的清规戒律把包括两个儿媳在内的一家八口人管得很严，不许他们有一点逾越的地方。

他听到游击队来了的消息，毫无表情，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直到他远远地看见游击队队伍整齐威武，独立军简直无法与之相比，才点了点头。但是，一听说游击队准是共产主义者的军队，他又摇起头来了。

英淑刚把背囊放到厢屋里，忽然听独孤老汉在上屋里气忿忿地嘟囔说：

“母鸡打鸣家败人亡！”

心地软弱的英淑可慌了手脚，立刻跑出来躲在烟囱后头。

“明玉，怎么办哪，他说‘母鸡打鸣家败人亡’。”

“谁这样胡说？”

“嘘！上屋里坐着一个长得这样的老头子。”

英淑用手在自己的脸上比画了一个从上嘴唇撇到耳朵根儿的鲇鱼胡子。

“那咱们就不打鸣儿呗，不就家不败人不亡啦？”

“搬到别的家去好不好？”

“别说那些没骨气的话了！那种老封建哪，咱们得教育教育他。都过来，咱们这么办。”

明玉跟理智而文静的英淑不同，性格活泼，爱笑爱闹。她先整了整军装，就进到厨房向女主人行了礼，然后径直走进上屋。英淑虽然不知她要耍什么鬼，还是牵着慧英的手跟着她一起走进了上屋。

“老大爷，我们向您请安。”

明玉脱下军帽，跪下一只腿，深深地低下头向独孤老汉行了大礼。她举止娴雅，礼仪纯熟，连英淑、慧英都瞪大了眼睛。

独孤老汉意外地受了大礼，慌忙低头还礼，又向后退了两步：

“嗳，这这，这个，怪辛苦的，呵呵！”

继明玉之后，英淑和慧英也依次行了同样的大礼。

她们刚回到下屋来，上屋又传来了老汉要一碗凉水的沙哑的吆喝声。女主人立刻端来一碗凉水，明玉一把接过去端到上屋，

又跪下一只腿微侧着脸双手捧到老汉面前。

过了一会儿，她们都拿起锄头到宅旁地里去耪起了玉米。独孤老汉走到院里不解地望着她们。

“虽是共产党，女子倒还文静有礼貌。”

“哎哟，你凭什么说人家大闺女是共产党啊？”胖胖的老伴密阳朴氏不满地顶了一句。

“嗬，瞧那耪地的本事，比能干的庄稼汉还强呢！耪玉米，就该象她们那样把土培得高高的。”

“真了不起，女孩儿家还拿枪打仗……”

独孤老汉从嘴里拿下烟袋嘴，干咳了几声。

英淑边耪地边唱起了歌，好随和的慧英也用圆润的嗓音跟着唱起来。

挺大的一块地，她们一会儿就耪完，又过到对面另一块地里去了。那是一块好久没有锄过草的玉米地，独孤老汉讥笑它老虎都要去下崽儿了。人们叫他“慈城家”的地主人一直没顾得上耪它，今天才跟人家换了五个工，现在正有三个年轻妇女和两个中年男子忙着锄草。地里长满了藜草、蓟草、旋花草等杂草，而且长得很高，有的非用两只手拔不可。

三个女队员锄草象小老虎一样猛。其中英淑锄得最快最利索，培土啦、把草连根拔出来倒埋进地里去啦，样样在行，非一般人所能比。

她们又唱起歌来，脸涨红得象西红柿一样的英淑和明玉一唱一和，歌声悠扬悦耳。锄草的人们都停下活听她们唱，虽然不知道她们唱的是什么歌，但听得出跟那些留声机里的歌曲或酒后小调不一样，完全是另一种调子。

地主资本家住高楼吃现成饭，

工人农民流血流汗没吃没穿。

……

锄草的，过路的，都停下来听她们唱。

晚上，独孤老汉的二儿子宽旭回家来了。

“喂，你看见游击队了吗？”老汉坐在廊台上，问站在爬满了南瓜蔓的篱笆旁的儿子。

“早看见了，还跟他们说话了呢。”

“你看他们比你们的独立军怎么样？”

魁梧高大的宽旭咧嘴笑着，把肩上的火绳枪摘下来立在廊台上。

“咳，咱们的弟兄可羡慕人家游击队了。”

“还羡慕共产党？”老汉的粗黑眉毛直竖起来。

“就是嘛。咱们的黄顾问一张嘴就说‘共产党都是坏蛋，李完用把国家卖给了倭寇，共产党想把国家卖给俄国’，可是大家一看见他们，就都愣呆了。爹您不是常说‘观其外，知其中’吗？瞧人家多神气！穿着整齐的军装，腰系皮带，操练起来可真带劲儿。他们的枪也不是咱们这种火绳枪，都是鬼子用的那种三八大盖儿，差不多都是新的。咱们朱司令大人老是募集军费，口口声声说要到什么瑞士、捷克去买枪，可咱们用的还不照旧是火绳枪、老套筒和洋炮这些玩意儿？”

“那他们游击队是哪儿来的那么多好枪？”

“嘿，听他们说，人家是去打鬼子，夺鬼子的枪呢。听了真带劲儿，心就象要跳出来似的。”

“啊？是真的？”老汉的大眼睛闪着亮光。

“可不是真的？那个住在后庄的名叫边仁哲的弟兄，是年岁最小的一个，我早跟他闹熟了。听他说，游击队可不象咱们独立军，人家不叫什么钧座啊，长官啊，都叫同志，大家平等。他们还说，游击队的每支大枪，都渗着战友的鲜血。”

“那么说，有游击队的地方，不用象咱们这儿这样每年缴两次军费也行啦？”

“那还用说？”

“那么说，别人说游击队是共产党，必是胡诌了？”

“他们说是干共产主义嘛。”

“啊？这可就奇了！要是共产党，是不会这样的啊——喂，快躲开！”

英淑头顶水罐从身旁走过。她脸颊红润，军装合身，体态匀称，步履轻盈地径直走进了厨房。在院子的另一头，明玉正在用杵臼舂高粱，慧英蹲着簸簸箕。

“要是游击队住上一个月，咱们的庄稼活可就缓过气来啦。”

“女的都这样能干，男的更不用说了吧。这样，才能说得上是要救国要争取独立，别人也能信得过。其实，你们的人也不赖嘛，就怪上头尽坐着一些脓包。看起来，朱司令要带着那一帮脓包争得国家独立，是够他受的了。”独孤老汉又往他大烟袋锅里装满了烟。

“你没问游击队是干什么来的吗？”

“他们说，要跟咱们拉起手来一起打日本鬼子，这样才能早一天争得独立。”

“他们的队长是谁？”

“叫金星将军。”

独孤老汉又一次睁大了眼睛，反复地念叨着记熟了将军的名字。

“你见着将军啦？”

“没有。”

“你不是到城门外欢迎他们了吗？”

“可就是没看见将军模样的人嘛。”

“有没有骑高头骏马的或是坐金穗大轿的？”

“都是走着来的。”

“那你没看见年纪大的人？”

“没有，都是年轻人。”

“这可就奇了！将军嘛，总该有些年纪，穿的也该与众不同，一眼就能看出来呀。”

“那也不一定，咱们朱司令身材也不算魁梧啊。”

“正因为司令是那个长相，你们才到处吃亏，叫鬼子撵来撵去。要想做大事，就得有个让人看了觉得象样的派头。”

儿子涨红着脸，没话说了。

老汉吃过晚饭，坐到廊台上表示要同三个女队员见见面。

明玉坐在廊台上，英淑和慧英并排坐在她的后面。

“请别见怪，我想跟你们打听一些事情。”老汉挺着脖颈子，装上一锅子烟，郑重其事地开口说：

“听说贵军的队长是金星将军，你们能不能把将军的家世，家乡，年岁，将军的父母都干什么，将军的学识和资历等等，都跟我讲一讲，越详细越好。”

沉默了一会儿，英淑先开了口。论口才，明玉比她强，但将

军的家世，英淑知道的比谁都多。英淑把她在小沙河时从康盘石母亲和金哲柱同志那儿听来的话大致地讲了一遍。将军以吉林为中心进行的活动，由慧英做了补充。

独孤老汉一口一口地抽着烟，一声不响地听着。等她们讲完了，他一拍大腿，感叹地说：

“好啊！光是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已经踏实了。是啊，朝鲜出了一位救国的伟人！可是我能不能见他一面？”

“嗯，我们把您的意思转告给将军吧。”

第二天天一亮，女队员们开始打起了背囊。根据田广植周密制订的计划，游击队要每四五个人一组分散到方圆几十里以内的地区去开展群众政治工作。三个女队员也要分头到不同的地方去。

* * *

身材瘦削，相貌严峻的崔参谋，坐在窗前手托下巴望着窗外。前面不远就是独立军一个连的兵营，士兵们在院子里来来去去忙碌着什么，一切跟从前毫无两样。然而他们那看熟了的外貌今天却格外刺眼。

跟游击队相比，自己的士兵显得那么鄙俗，不仅装束不如人家，更主要的是精神委靡不振，行动没有朝气。

面对着这样的事实，虽然不知道朱虎林将如何评价，他自己实在压抑不住一种哀伤和郁闷的心情。坦率地说，游击队是好得无与伦比，纪律严明，品质高尚，斗志昂扬，简直叫人嫉妒。老乡们个个热情欢迎游击队，争着要把游击队员请到自己家里去。游击队员无论到哪里，都和群众打成一片，扫院子，挑水，下地

锄草，样样都干，见到病人，通宵照看，还到远地去抓药。

然而我们呢？

成天吹号喊口令操练武艺，纵马飞奔，上上下下忙忙碌碌，可是一个个都缺乏信心，疲惫不堪，群众见了都躲躲闪闪不愿近前。“民心乃天心”，事实说明大势已去。

尽管到处号召青年入伍，号召捐献军费购买武器，也搞一些启蒙运动，进行一些取缔不法行为，锄强扶弱的活动，不断地做着工作，但是，队伍不仅得不到补充，反而越来越减少，纪律松弛，情绪低落。

崔参谋心情烦闷，一夜没有合眼。

他看出黄顾问对游击队没有好感，认定游击队是共产主义者的势力，一提起游击队就摇脑袋。

黄顾问根本不看事态的发展，只蹲在屋里夸海口。而朱虎林却借口反对轻举妄动，主张暂时观望。他度量大，有主见，因此，他将取什么立场，只能等着瞧了。但是这次是不是同游击队携起手来，是一个决定独立军命运的关键。

崔参谋越想越坐不住，就走出屋子去找朱虎林。

他一进大门，在廊台上抽着烟同黄顾问谈话的朱虎林坐着迎接了他，说他来得正好。

崔参谋聊了几句闲谈之后，不顾黄顾问的颜色，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他抬起显示着倔强性格的撅下巴颏，有条有理地说明了部队的下情，然后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司令钧座应当考虑到这种下情，下决心同游击队携起手来，而且要紧紧地携起手来，否则，我们就要象晚秋霜打的

草叶一样不能挽救了。”

“参谋！在司令钧座面前，怎么如此轻率无礼？即便你妄自菲薄，可是把我军比做霜打的草叶岂不过甚其词吗？难道我们与死尸无异吗？不！我们仍然健在。我看你最近吃了几次败仗，情绪太消沉了，这是不应该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兴亡盛衰好比山峦起伏，是多曲折的。身为负有救国重任的志士，岂能为一点失败而挫了锐气？”

身宽体胖的黄顾问，稳稳地坐在那里，观察着朱虎林的情绪，声音时高时低地说。他先镇住了崔参谋，然后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希望司令钧座这次同共军磋商时决不要忘了血染城池的‘黑河事变’，也不可忘记前年的所谓‘五·三十暴动’。凡是共产党，无不反对我们民族主义者，这也是必须考虑的。

“司令钧座也很清楚，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与民族主义势不两立的。他们说，革命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有民族主义者作祟，他们要的是国际主义。他们的眼里没有自己的亲属，没有自己的民族，没有自己的同胞，只有万国的无产阶级。我们朝鲜哪里有那么多无产阶级？他们的那一套，在资本主义国家还行得通，在我们的封建制度下，是行不通的。

“事实就是证明。一九二五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为什么解散了？共产国际还算比较英明，它的决定证实了适合于朝鲜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直到目前，始终是一场肮脏的派系斗争，比我们民族主义者还要严重。只看他们大喊大叫要‘重建党’、‘恢复党’的把戏就知道了，无须我来作过多的说明。

“如果我的意见对钧座多少有点参考的价值，那就是我的荣

幸了。”

黄顾问得意地狞笑着，往一抨长的象牙烟嘴上换了一支香烟。

朱虎林听了他的话，仰天大笑起来。

“崔参谋和黄顾问的意见，我一定充分考虑，但是……”

朱虎林说了一个“但是”，却没有接下去。他觉得两方面的意见都对，但又不能完全同意任何一方的意见。这就是他现在的立场。

他吸了一口烟，尽力做出一种宽宏大度的样子。

“应当携起手来，我们何必迟疑不决呢！不管怎样，从我们当前的处境来看，如果长此以往，是支撑不住的。我唯一信赖的一点，就是相信金亨稷先生的长子绝不会是我们所见过的那种共产主义者。你们一见了他，马上就会感到我的话是对的。”

他长叹着气望了一下门外。

“看，金星将军来了。”

他腾地站起来跑出去迎接，崔参谋和黄顾问也跟着站起来。

朱虎林奔到大门外迎接了金星将军。

他把金星将军请到屋里坐下，介绍说：

“金星将军是朝鲜独立运动的著名的伟大领导者金亨稷先生的长子。和我们一样，他胸怀光复祖国的壮志和为此而献出热血青春的决心，建立了抗日游击队，这次又特意莅临此地访问。望崔参谋和黄顾问竭诚相待。”

他接着向金星将军介绍了自己的部下：

“这位是我们独立军黄光日顾问，出生于汉城，自幼受立志光复祖国的严亲影响，一直致力于争取国家独立的大业。那位是崔一国先生，是掌管我们独立军大小事务的参谋。”

只要拿起锄头或镐头，就会被人当成农民的朴素而没有任何架子的朱虎林，尽自己的诚意郑重地给双方作了介绍。

双方都轻轻地点一下头，就从寒暄开始，谈起来了。

最初谈了一阵朝鲜的现实情况，接着谈到国际形势，然后话题就自然而然地转向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朝鲜的民族运动。

金星同志并没有特地说明来意，也没有正式提出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活动的问题，而是因势利导，很自然地把谈话引向了正题。

当谈话步步深入，触到正题的时候，金星同志提出了朱虎林最关心的问题：

“既然已经把问题摆出来了，我想，对于朝鲜人民应当怎样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问题交换一下意见，是有好处的。”

金星同志望了望他们三个人的表情，看出最适当的时机已经到了，就主动地提出了意见：

“我们认为，反日救国事业，不应该只由某些忧国志士，某些党派或阶层来进行，而应该由三千万同胞举国一致地进行。”

金星同志这样开了头，浅显易懂地说明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分析了当前各阶层的处境和他们的反日因素以及他们的历史任务。因为谈的是重大问题，自然要涉及到错综复杂而又深刻的道理，但是金星将军根据对象，运用恰当的比喻和形象的方法，讲得深入浅出，清清楚楚。

“换句话说，为光复祖国，全体人民必须团结一致，起来反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工人拿起铁锤站起来，农民拿起镰刀站起来。有钱的出钱，有知识的出知识，有力的拿出力气来。”

“果真是至理名言。”

朱虎林连声赞叹，兴奋得脸都红了。崔参谋和黄顾问也连连地点着头。

“打一个比方说，三千万同胞必须象一包炸药一样同时爆炸才行。这包炸药的雷管，就是我们这些拿起武器为光复祖国而战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化为一股火焰，去点燃起全民的大火。敌人用刀枪霸占了我们的祖国，因此我们也必须拿起枪杆去作战，才能摆脱亡国奴的命运。”

“对，完全正确。”

朱虎林用粗骨节的大手拍着大腿表示赞同。

气氛逐渐达到了高潮。

金星同志继续说：

“我们朝鲜人民，是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智慧的民族。我们从来没有对别的民族进行过侵略和掠夺，也从来没有容忍过别人对我国的侵犯。对隋、唐是这样，壬辰年对倭寇也是这样。抗隋的时候，乙支文德先想好了消灭隋军的妙计，然后给隋军送了一首显示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气概的诗，说：‘……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最后把隋军完全消灭在清川江中。倭寇入侵的时候，幸州山城的朝鲜妇女甚至用裙子运石头打退了敌人。我们朝鲜民族过去都能这样，到了今天怎么就不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呢！”

朱虎林满意地呵呵笑着，崔参谋和黄顾问也跟着笑。然而黄顾问的微笑却隐隐约约地带着一种冷漠的神色。对这些毫不在意的朱虎林，急忙提出了早就想弄明白的中心问题：

“我请问将军一个问题。也许我问的太不近情理，不过我想

把话说开了还是好一些。我想知道，将军您信仰什么主义？在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让我先表明一下我的立场：我既反对倭寇的黄色侵略，也反对俄国的赤色侵略。就是说，我不需要任何别人的任何颜色，我主张原封不动地保持我们白衣民族的洁白的颜色。这就是我的立场。”

朱虎林不由自主地涨红了脸，拿起桌上的蒲扇呼呼扇着朝下屋喊：

“喂！拿碗凉水来。”

水壶端来了。壶面上挂着一层水雾和点点水珠，显然水是刚打来的。

朱虎林倒一碗水向客人们让了让，然后一连喝了三碗。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我也说一句。听说游击队一来就把我们地区的人集合在一起，又是讲话又是座谈，开展起活动来了？”

黄顾问抽动着多肉的腮帮子，心怀叵测地说。

“黄顾问你又犯急性子了，还带一点偏见。”

崔参谋插进来说。

“可是司令钧座的话，有一点我很难理解。您从前说过，‘先不要问主义和主张，先救国要紧’，而现在看来，您分明对共产主义抱有敌意。”

“崔参谋不理解我的立场，很出人意外，也很令人遗憾。我的立场一向是很明确的，而且是不可动摇的。你说我反对共产主义，其实我是一个早就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感的人。金亨稷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朝鲜独立以后，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工人农民的制度，而不要建立地主资本家的制度。先生还经常告诉我们列宁是伟大的人物，也介绍了苏联的十月革命。金亨稷先生

教导我们说，民族运动应当掉转方向朝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我当时就决心要遵循先生的教导。这个立场到现在仍然没有变。但是，目前那些高喊共产主义的人们所标榜的共产主义，我是坚决反对的，方才将军也说过，现在是三千万同胞应当同心协力打倭寇的时候，而共产主义者却在同室操戈制造内讧。请看前几年的'五·三十暴动'吧，他们煽动佃户去打地主，煽动工人去打企业主。这不是同室操戈是什么？这些败坏我们东方礼仪之邦的美德，背弃我们爱民族爱国家的灵魂的人，我是绝不能与之同流合污的。共产主义者在他们内部也分成什么'上海派'、'汉城派'、'MJI派'等等形形色色的派别，互相钩心斗角争执不休，这种人能做什么事呢！"

朱虎林又喝了一碗水，呼呼地扇起了扇子。虽然不是大热天，他的前额上总是淌着汗。

"难道崔参谋有心把自己的衣襟染成粉红色吗？"黄顾问用手帕擦着脖颈子上的汗，讥讽地说。

崔参谋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观点；黄顾问死皮赖脸地拼命反驳。朱虎林竭力调合他们，说他们两人的立场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和错误的一面。

这时候，金星同志抬起头挺起了胸脯，他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仿佛驱散了屋里的乌烟瘴气，同竹帘外的阳光相遇，挥洒着耀眼的光芒。

这三个人的不同立场，夹杂着认识上的局限性、误会和受人欺骗的无知，显得那么混乱。他们说这些话，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愚昧，还是因为他们别有用心，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们都在猛烈地向对方进行刺探。

“朱虎林先生，让我先说明白吧，我是共产主义者。”

“啊?!”朱虎林睁大眼睛，惊呆了。

其实，他心里早猜到金星同志一定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刚刚抢先表明了他的相反的立场的情况下，将军会如此正面地断然地回答他。

“没什么可惊奇的。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说清楚了彼此都方便一些。”

金星同志微笑着看了看三个人。

崔参谋、黄顾问也都现出了惊异的神情。

金星同志想，越是这种时候，越应该采取猛烈的攻势，彻底解除他们的误会和偏见，把谈话引向基本问题的讨论。

“朱先生!”金星将军亲切地叫了一声，然后对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民族主义运动在阶级斗争中所占的地位，以及朱虎林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全面的深入而详尽的分析和说明。接着，逻辑严谨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只有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光复被侵占的祖国，才能开创繁荣富强的新时代。

将军的讲话，对祖国和人民的今天和未来的命运作了具体的剖析，也深入朱虎林的心灵，把他的希望、他的忧虑、他的烦恼甚至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的种种幻觉都给掰出来，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将军尤其着重地谈到了朱虎林对所谓“我所见到的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见解。

金星同志首先说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情况，接着对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在其摇篮期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历尽种种不幸，一次又一次地犯了不少错误的事实，举出实例作了分

析，也毫无顾忌地揭露了“五·三十暴动”的实质和各种派别之间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

金星同志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概括并总结了朝鲜的整个民族主义运动，最后提出了关于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共同开展反日斗争的迫切要求。

朱虎林每当看到将军的目光射向自己的时候，就慌忙扭过脸去，抚摸着扇子或烟盒，想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然而他越是这样，越感到痛苦，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地夹在当中，非常难受，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心情舒畅，仿佛淤结在心中的一大团烦恼疑虑全都烟消云散了。

总之，他此刻沉浸在极大的兴奋中，嘴里不时地发出既象呻吟又象感叹的声音。

金星同志亲切温和地说：

“……我们认为，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必须团结成统一的整体。我们主张，要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经受苦难最大的工人和农民为栋梁，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宗教徒，特别是象先生一样决心为光复祖国而奋斗终生的人，都一致团结起来，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当前，首先要由我们抗日游击队和独立军带头携起手来作出共同反日的榜样。我们可以把力量联合起来协同作战，也可以分担地区肢解敌人。这就是我们来找你们的目的。

“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耀武扬威，看来好象很强大，但是，只要我们朝鲜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是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祖国疆土的。拿枪的武装部队要起来打敌人的武装力量；在城市和工厂，工人要站起来；在农村，农

民要站起来；青年，妇女，知识分子，宗教徒，商人，都要站起来参加斗争。在这里面，做骨干的就是我们。拿起武器的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一崇高的使命，将决定我们祖国是得到光复还是永远处在亡国的地位。”

金星同志讲完话，眼光转向了门外。篱笆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铺满了整个院子，晚霞染红了西边天。

朱虎林重新点上一袋烟，神情尴尬地说：

“将军的意思我十分理解。我跟崔参谋也说过， 金亨稷先生生前就是这样说的。不过，现实是……”

朱虎林讲了半天自己的见解。他有时神情沉重，有时豪放地大笑。但是他没有把心里话全部亮出来。他那神思恍惚捉摸不定的心底里，有着一股无法在这里摊开的隐衷在执拗地作弄他。

他以为凡是共产主义者都反对独立军，因此他对共产主义者抱有一种很难消除的敌意。

对“黑河事变”和“五·三十暴动”，他虽然心怀不满，却没有恶意；对“上海派”打“汉城派”，“MJI派”打“火曜派”，他认为都与他无关，无须过问。他认为，这种程度的错误和牺牲，在这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样动荡的年代里，是难免的现象。但是，一旦他自己被人利用替别人牺牲的时候，哪怕是微小的牺牲，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不能容忍的。

那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从汉城经过北间岛来了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姓朴的人，他混入部队不到一个月就煽动起二十多个士兵企图逃跑。朱虎林一发觉这一阴谋，就亲手枪决了他。朱虎林碰到这种事情已经不止一两次了。

他听了金星同志提出的所有主张，深受感动，也完全同意。

然而他始终没敢说出口来。他心想，现在虽然不能说，以后总会有机会敞开胸怀痛痛快快谈的。于是，他不假思索地信口提出了一个离奇的问题：

“请问游击队是如何解决军费的， 是募集捐款还是有别的来源？”

“我们作战并没有军费。”

“那末武器是哪里来的呢？”

“枪是从日军手里夺来的。”

“啊，原来是这样。”朱虎林、崔参谋都赞叹地说。

金星同志又转过话题，强调必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政策和叛徒特务的阴谋活动提高警惕。

“要提高警惕？”朱虎林无法掩饰不安的神色。

“是的。敌人并没有打瞌睡啊。”

“那是。”

朱虎林感到心中空虚，失声笑了。不知道他是已有准备，还是感到意外。

这时候，一个独立军士兵突然推开大门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那不是三排的严致焕吗？”黄顾问惊愕地望着来人说。

“是从江界回来的，啊， 他怎么啦？”崔参谋跳到廊台上问。

这个身材高大，眼睛乌黑的青年，在门外喊了一声“崔参谋”，就说不出话来了。裤脚撕破了，前胸沾着黑黑的血污。

崔参谋跳到地上，抓住青年嗦嗦发抖的臂膊催问：

“出了什么事？快说呀！”

“是，是……”

这个背着火绳枪的士兵喘着气，肩膀不住地抖动着。

“快说呀！”

“从江界安全出发回来，路上碰上敌人，遭到追击， 皮相秀被枪打中……”

“死了吗？”

“没有。因为敌人追的紧，我们一直往前跑， 忽然前边也响起了枪声，后边也开枪打我们，我们以为这下可完了，没成想游击队来救了我们。游击队把皮相秀背到三排去了。”

“伤重吗？”朱虎林在崔参谋的身后粗声地问。

“游击队员正在给他上药包扎。”

崔参谋长叹一声，叫严致焕回去了。

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无法继续谈下去了。

金星同志就告辞走出屋子。朱虎林和崔参谋深觉抱歉，不知所措。他们也急着要去看伤员，就一同走出了院子。

* * *

韩兴洙和崔七星走在麦地的小路上。过了麦地就是一座高耸的大山。

无论是大山还是平原，都披上了初夏的绿装，洋溢着生气。熏风吹过，麦地里波浪起伏，散发着醉人的芳香。

“真是好季节啦，老崔。”

韩兴洙仰起女性一样漂亮的脸，望着无边的蓝天。一个月以来一直在丛山密林中跋涉，忽然来到这开阔的田野上，他顿觉心旷神怡，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

“是最忙的时候了。”

崔七星想起了农忙时节，是该锄土豆地和谷子地的时候了。

韩兴洙和崔七星相隔几步，一前一后地走着。他们都穿着军装，正要到三十里外的农村去做政治工作。

云雀在头上啼叫，玻璃一样透明蔚蓝的高空中，有两三个小黑点在飞舞。

韩兴洙忽然想起了家乡。

“老崔，你的老家是会宁吧？”

“是。从会宁沿着豆满江往下走十几里地就是，乍一看，跟这儿差不多。”

“好地方。我生在南阳，南阳也是个好地方。”

他们各自想念着家乡，甜蜜的回忆使他们无暇顾及说话了。

韩兴洙生长的地方是南阳一个紧靠豆满江畔的山村。父亲是铁路的养路工人，经常出外做工，很少在家。韩兴洙每天夹着书包跑十五里地到镇上去上学。那时候，也象今天这样，云雀在头上唧唧啾啾地叫着陪伴他上学。一到星期天，他就跑到野外去游玩，有时仰脸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云雀，仿佛自己也展开梦幻的翅膀，飞向晴空。浪漫的天翼载着他飞向碧蓝的高空，让他这充满幻想的少年纵情遨游。

有一次，他用马尾做成圈套套住了一对云雀，用胡枝子编一个鸟笼养起来。云雀在鸟笼子里蹦跳，啄食。

一辈子抡镐头开山刨土修铁路的年老的父亲，沉默寡言，跟孩子十天也说不上两句话。韩兴洙是独生子，从小身体瘦弱，父母常常为他操心，但他并没有病倒在炕上过。有一次他却一连五天不上学，躺在炕上翻过来掉过去。第五天忽然走出屋子，坐在廊台上深思了老半天，摘下鸟笼放了一对云雀。鸟一下子飞向蓝

天不见了。

“你喂得那么精心，怎么忽然又放了？”

父亲笑着问他。他回答说，他要离开家到桦甸去。

一个月以后，他写信告诉父母说，他入了华成义塾，还交了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从此，韩兴洙就跟着金星同志，到吉林做过共青同盟的工作，又经过在卡伦的活动，参加了准备武装斗争的工作，一直到今天。

韩兴洙解开胸前的两个钮扣，露出了胸脯。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不管多热的天，他从不轻易解开钮扣。他嘴角上挂着微笑，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子，佩在腰上的手枪随着他的步子拍打着。

他们拐进山路，越过山巅，正顺着山坡往下走。

突然传来一阵枪声。

“举起手来，投降饶命！”是敌人在不远的地方叫喊。

韩兴洙立刻跑到山顶上察看情况。只见山脚下一群穿草绿色军装的“讨伐队”正朝着微斜的山坡爬上来，这边有两三个穿白衣服的朝鲜人在拼命奔跑。

“被追击的一定是咱们朝鲜人，也许就是这儿的独立军。”

韩兴洙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踌躇了片刻，重新望了望山下。情况危急，再不能拖延了。

“老崔，干他们！”

他拔出手枪跳下岩石飞跑，崔七星紧紧地跟着。

崔七星这次拿的是朴兴德借给他的三八式步枪。他正暗暗高兴，庆幸自己这次真能放它几枪了。他抑制着怦怦跳动的心，好奇地注视着韩兴洙。这时候，韩兴洙提着手枪趴在岩石缝里，朝

山下盯了一会儿，回头叫崔七星紧跟上。

“讨伐队”根本没想到这里有人在等他们，顺着狭窄的山沟小路朝韩兴洙埋伏的地点爬来。领先的只有十几个鬼子兵，一直爬到了三十米的地方。这时候，埋伏在路边大岩石后头的韩兴洙端起手枪开了火，头一枪打倒了一个，接着放了四五枪，又打倒一个。

崔七星把枪架在树杈上瞄住一个目标勾了扳机，可是枪没响。他正慌得不知怎么办，韩兴洙在身边告诉他快拉枪栓推上子弹再打。他这才想起来，刚才光顾瞄准了，忘了推上子弹。

他连忙推上子弹往前一看，敌人已经跑下山去在逃窜。虽然为时已晚，他还是放了几枪。

打退了“讨伐队”，他们又回到山顶上往下搜寻刚才那几个人的去向。

在一个大石崖下边，他们找到了脸色紫青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一见两个穿绿军装，军帽上闪着五角红星的人，都惊呆了。这是他们从没见过的军队。他们呆呆地望了半晌，才想起是这两个人救他们脱出了死地，于是站起来向两个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们一个叫严致焕，一个叫李东秀。都穿着土麻布衣服，衣服上沾着血污，撕破了好几个口子。

石崖下还躺着一个人，全身痉挛，不住地呻吟。

韩兴洙和崔七星马上开始了急救。

大腿上的动脉被打断，血不住地往外淌。崔七星把自己的上衣撕下一块包扎了伤口，又用布条搓了一根绳子，把大腿根紧紧地绑起来，最后拿一根木棍插在绳子下面使劲地绞了又绞，才止住了流血。

崔七星把伤员背起来急急地走下了山。严致焕和李东秀跟在两边帮扶着。

他们一声不响地跑了五里多路，严致焕才战战兢兢地问韩兴洙：

“请问先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我们是抗日游击队。”

“什么？抗日游击队？”

“头一次听说吧？”

韩兴洙简单地介绍了抗日游击队，然后叫崔七星把伤员放下来。

伤员流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

韩兴洙背起伤员，一个多钟头就走了二十多里路。

独立军的营房是三间大火炕，铺着席子。

把伤员放在炕头上，重新包扎了伤口。

李东秀出去告诉他们的弟兄，严致焕跑去找崔参谋。

当朱虎林他们喘息着跑到三排的营房的时候，人们已经给伤员重新包扎好了伤口，也换上了干净衣服。

独立军的士兵有的拿着药，有的端着米汤，进进出出，显得很忙乱。

一个大个子独立军士兵手上端着一碗汤药走进来，叹着气说：

“这个军费简直在杀人哪！”

他话刚出口，看见坐在炕梢上的崔参谋狠狠地朝他瞪眼睛，吓得撂下药碗就跑出去了。

这种不幸去年也发生过几次，今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游击队员也陆陆续续地前来探问。

等到来探问的人少了的时候，黄顾问低声地问：

“你们带来的那个呢？”

“因为情况危急，塞到石头缝里没带回来， 待会儿去找吧。”李东秀回答。

“丢不了吗？”

“黄先生！”崔参谋厉声止住了黄顾问。

这时，照料伤员的严致焕大声地哭叫起来：

“相秀啊，你醒醒吧，你得活着，咱们三个才能去找金星将军道谢啊，相秀！”

朱虎林望着严致焕声音嘶哑地哭喊，感受着屋里屋外一片凄凉的空气，心情沉重地抽着烟。此刻，他的内心里刮起一股旋风，无情地把一切都掀翻搅乱了。

参加独立运动十多年来，他见过无数次弟兄的牺牲，也亲身闯过无数次的危险。但是，牺牲再多，危险再大，他那坚如磐石的信念一刻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向深信，只要集结更多的人，共同抱着决一死战的决心，同日本鬼子拼杀，就一定能够迎来胜利的一天。然而在这一时刻，面对着一个受了伤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他感觉到自己的信念正在无法挽回地坍塌着。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这种感觉。伤员的撕人心肺的呻吟，只图金钱不顾廉耻的黄顾问的迟钝的表情，崔参谋脸上的掩盖不住的自卑感，以及严致焕凄切的哭喊，在他看来都是应当的而且是很自然的。然而他无法理解，此时此地的这一切为什么如此刺戟着他的神经，游击队员和自己的部下为什么带着如此迥然的差别出现

在眼前。

朱虎林一声不吭地坐着不动，天黑了才站起来拖着沉重无力的脚，趔趔趄趄地走回家去。

* * *

“小伙子，你想对了。”独孤老汉朝严致焕点着头说。

严致焕跟独孤老汉的儿子宽旭说，他对游击队羡慕得不得了，独立军里简直呆不下去了，他的连里就有不少人想投到游击队里去。

脸上的肌肉已开始松弛的独孤老汉，手拿烟袋锅，在院子里来回踱着方步。

“等一会儿我去找崔参谋提一提。”

“他能答应吗？”

“他要不答应，那你们就先跑出来投奔游击队去吧。自己不愿意，连国王都不当嘛，何况独立军，也不关什么饷，你又没欠他们的债，怕什么，还不能随便啊！”

“实在是难哪，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经过这场大险，我真的再也不想干了。”

“你就听我的话好了。”

严致焕愈加为难地望着宽旭。

“独立军这玩意儿，你跟他跑一辈子还是那个窝囊相儿。成天喊着要筹划军费，跑里跑外，东奔西走，结果叫鬼子打得丢了胳膊折了腿，死的死伤的伤，什么时候能打一场漂亮的胜仗啊！俗话说，‘观其外，知其中’，我一见游击队，就看出了他们的为

人。他们个个聪明能干，有礼貌，又勤俭，听你们说还那么勇敢善战，这才称得起是朝鲜人呢。象你们那个窝囊相儿，能干什么呀，一条胳膊有一大桶热血的人，还这样疲疲塌塌，没一点骨气。”老汉把他对独立军的满肚子牢骚都泼向了严致焕。

他骂骂咧咧地说了一通，最后跟他们说，要是真拿定了主意，他愿意去找金星将军，一来向将军请安，二来请将军收留他们。

他认为，当不当独立军，是可以随便的，但是游击队收不收他们，却是个问题。

他转身回到屋里，打开柜子拿出一件半新不旧的棉布长袍，穿在身上走出来。

他老当益壮，精力旺盛，要是穿上军装，扛起大枪，还称得起是一个能干的士兵。他催促着两个年轻人，甩开两臂，越过山坡，走向后庄。

恰好路边玉米地里有几个游击队员在耪地。严致焕告诉他那个叫崔七星的救命恩人也在里头。老汉听了，就说要先去向他道个谢再进庄。

他说罢，扬起长袍的下摆踏进玉米地，走到在地边耪地的一位面前，也不问是谁，就鞠了一躬，说：

“我来向您道谢，请原谅我来得太晚了。谢谢游击队把我们的人从死地里救出来……”

老汉认定这位目光炯炯、相貌开朗的人就是那个姓崔的游击队员了。

金星同志突然见到一位老人向他鞠躬，忙把手里的锄头放下，向老人还礼，说：

“我们还没做什么，您这样过分夸奖，我们反而心里不安哪。”

金星同志满面笑容，拉着老汉的手，来到地头上。

严致焕跟在老汉的身后悄声告诉他，崔七星不是这一位，是最后面的那一位。可是老汉早被兴奋所陶醉，根本没听见。

看见司令官同志要和老乡谈话，崔七星他们就走开一点不做声了。

将军坐在草地上，敬给独孤老汉一支纸烟，划火柴给他点着了。

“大概游击队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庄稼人吧？”老汉抽了几口烟，问。

“是的，有工人，农民也很多。”

将军望着绿油油的玉米叶子在夕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心里琢磨着老汉的来意。

“真了不起。这几天咱这庄上就象过节一样， 跟游击队一块儿过了几天，大家都说朝鲜独立就在眼前了，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呀，我想去见见金星将军，就这样出来了。”

老汉停了停又说：

“对不起，请问您，听说金星将军现在住在后庄，是真的吗？可是也有人说，前两天是来过，又有急事儿走了……”

金星同志为难地笑了笑，问他有什么事。

“你们也过来，咱们先跟这位先生商量商量。”

“是什么事，请您说吧。”

“不是别的，就是想见见金星将军，想请教请教他， 象我这样的人，为朝鲜独立应该做点什么事情。”

老汉还详细地述说了自己的过去，说自己参加独立运动奔波了十来年，最近索性蹲在家里，变成了刨地吃饭的庸人。

“还有什么事情？”

“还有，也不是别的。这是我的二儿子，现在在独立军里当兵，我想请游击队把他收下。”

“当游击队？”

“对。还有，这个小伙子叫严致焕，我知道他，是个很踏实的孩子，请游击队也把他收下。这就是我的心愿。”

金星同志抬起头望着发蓝的远山想了一会儿，说：

“老大爷，请您想想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带枪的强盗闯进家里来了，那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应该豁出命来跟他拼，打死他。”

“可是一家人里头要有人想从后门溜掉呢？”

“那可就太不好了，应该全家一起打，才能打死强盗嘛。”

“对呀。把话再说回来，鬼子们在后面打着枪紧追的时候，独立军的士兵是怎样脱险的呢？”

“那是游击队员救了他们嘛。”

老汉为了证明自己的话，还望了一眼身边的严致焕。严致焕咽了一口唾沫，点了一下头。

“是的，因为游击队员和独立军士兵一起打鬼子，才把鬼子打退了。道理就是这样。在战斗中后退，哪怕是一个人后退，对光复祖国也是有害的。”

金星同志用这样的比喻，亲切地给他指出了退出独立军是很大的过错。

“这么说，我是犯了罪了？”

“可以这样说，不过现在还不晚。”

“唉呀！”

独孤老汉抓着自己的胸口，手不住地发颤。他痛悔自己把一切错误都推到别人身上，自己却退下来袖手旁观。他急促地喘息着问：

“还不晚吗？”

“不晚。儿子也干，父亲也干，孙子也要干。 不过有一点要说清楚，您想把独立军里的儿子送到游击队里来，这个要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刚才也说过，凡是反日的力量，不管他是独立军还是什么军，我们都希望他们越来越强大，决不希望他们四分五裂。我们希望的是跟独立军携起手来共同打日本帝国主义。也就是要全家一起动手打强盗啊，是不是？”

“您说的对。”

独孤老汉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天，才慢慢抬起头来说：

“谢谢，我都懂啦，我们差点又犯了一个大错，是啊， 是个大错啊。别人搞独立运动，我坐在后头看热闹，这是多大的罪过啊！”

老汉站起来，整了整长袍的前襟，把腰深深地弯下去，恭敬地鞠了一躬。

“谢谢。以后有幸见到将军的时候， 我一定向他低头请罪。”

金星将军挽着他的手臂，一直送到路口。

* * *

宽敞的礼堂，坐满了游击队员和独立军士兵。

英淑站在讲台上，满脸绯红，急促地喘息着，不知怎样才好。唱《讨伐谣》好呢，还是唱《革命歌》好？心里犹豫着。

把英淑硬推到台上去的慧英，在台下焦急地咬着手指头，不住地眨巴眼睛。坐在边上的朴兴德，微笑着向英淑点头示意，叫她快快露一手。

场内又爆发了下雹子一般的掌声。

英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唱起来：

妈妈，妈妈您为什么哭？
妈妈您哭，我们也想哭。

大家都屏住呼吸，一声不响。歌声凄凉，好象在抽泣，好象在哽咽，似断不断地回荡着。英淑两手放在起伏不停的胸前，象一个遇到了莫大不幸的人，泪汪汪地望着台下的人们。坐在右边的独立军当中发出了简直可以震塌地壳的叹息声。

歌声越来越凄怆悲伤，无情地捶打着人们的心，使他们想起了种种冤枉悲痛的往事。火烧的村庄、惨死的亲人，一个个从他们的眼前闪过；弟兄们倒在敌人的枪弹之下，凄厉地喊着“给我们报仇”的声音在耳边鸣响。

英淑沉浸在悲壮的情感中，一口气把《讨伐谣》的三段歌词都唱完了。

她那清秀的脸，双眼皮下的明亮的眼睛，使人们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尝尽种种悲哀和苦难的小妹妹，看见了在他们辞别家乡的时候一直跟到村外很远的路上挥手送别的小妹妹。

英淑睁开睫毛长长、泪水湿润的眼睛，环视着台下。

严致焕两手紧抱着胸口僵住了，好象有什么尖利的东西在无情地划着他的心。

歌声停了，人们仍然低着头一动不动地静默着。过了半天，才象从梦中觉醒，哗哗地鼓起掌来。

“唉，真激动人！”

“唱的真好。”

独立军士兵们在小声嘁喳着。

“‘妈妈您哭，我们也想哭’，多真实啊，简直把我的心都撕碎了。”

田广植走上了讲台。他外貌整齐，身材粗壮，乍看很象一个农村青年。

他看大家听了几段悲歌都心情沉重，想扭转一下气氛。于是并住两脚，立正站着，提议大家合唱《革命歌》。他挥手打着拍子领唱了头一句，接着全体游击队员都挥起拳头打着拍子齐唱起来。雄壮的歌声震荡着礼堂：

……

吮吸我们膏血的反动派，

任你垂死挣扎，也必将灭亡。

歌声更加激昂。游击队员们有节奏地挥着拳头引吭高歌。他们气概轩昂，眼睛喷着火，一个个的脸神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

合唱的歌声雄壮嘹亮，礼堂都为之震战起来。

田广植有力地挥动双臂指挥着合唱。

全场只有独立军士兵们不会唱，他们又一次感到自己跟游击队完全不一样，走路也好，唱歌也好，都比不上游击队。

独立军士兵前天还在这个礼堂听了黄顾问高叫妇女“三从之

义”的演讲；而在游击队里，女的跟男的一样拿枪打仗，而且还在这么多人的面前高声唱歌。

田广植建议游击队和独立军来一个大合唱。合唱的歌指定为《阿里郎》。唱什么歌都无所谓，只要把歌声汇合起来，然后再逐步地把思想和目的连结起来就好。

田广植熟练地驾驭着大家的情绪，既要显示游击队的革命性，又不要显得独断专行，要使人们感到游击队既朴素又讲礼义。他说好游击队唱一个，独立军也唱一个。他就是这样想方设法给独立军士兵以力量和勇气。

他打着拍子先唱了《阿里郎》的头一句。接着，全体都唱起来：

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哟，

……

田广植缓缓地打着拍子。

场内笼罩着悲壮的气氛。他们唱的《阿里郎》，不是纯粹的《阿里郎》，而是他们慨叹亡国悲运的哀号，是他们誓死战斗到底的决心的宣示。

游击队员和独立军士兵互相挽着臂，拉着手，纵情歌唱。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夹在当中的崔七星和分坐在他两旁的严致焕、李东秀。他们三个人紧紧地挎着胳臂一起唱着。

歌声一停，崔参谋站起来简短地说明了这次集会的意义，宣布“欢迎金星将军亲率抗日游击队来访大会”就要开始了。

欢迎大会的主席台上坐着三个人，韩兴洙居中，崔参谋和黄

顾问坐在两旁。右手来宾席上坐着十几位本村的老年人，其中有一位裹着白头巾的老大娘，是从一百里外赶来的皮相秀的母亲。

这次集会，是从前金星同志来到兴京旺清门工作时受到他的指导的几个青年发起的。黄顾问曾在暗中捣乱，企图使会开不成，但是由于发生了皮相秀事件，最后他也不得不出席了大会。

大会进行了几项例行的程序以后，严致焕跳上了讲台。

他首先对游击队越过白头山来访问他们的独立军表示了感谢。

这个高个子黑眼睛的青年，虽然没什么口才，但因为心里充满激情，也滔滔不绝地吐出了心里话：

“真象饿肚子的人吃上了饭，干旱的地下透了雨。游击队让我们睁开了眼睛。真谢谢你们。要没有游击队，我早就死了，早就象大上个月死的吴阳川一样埋到地里去了。坐在那儿的李东秀也一样，皮相秀更不用说。那时候我们几个就象掉在瓮里一样，没处跑了，可是游击队救了我们，还背着皮相秀跑了二十里地，回来又熬米汤喂他，把沾上血的衣裳洗得干干净净……”

严致焕激动得喉咙哽塞，说不出话来，急得眼睛通红，捶打着胸脯。最后一连说了几声谢谢，就跑下台去了。

接着，崔七星走上了讲台。

他一到台上，就打了个立正，显得身材更加匀称，结实有力。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讲话，他还是有生以来头一遭儿，尤其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讲自己的事，更是作梦也没想到过。

他觉得心跳的厉害，嗓子发干，额角嘣嘣跳。他沉住气使出全身的力量开了口：

“我参加游击队以前，给地主扛活扛了十年。三天两头儿挨

打挨骂，地主骂我柴禾打的少，举起文明棍劈头盖脸地打我，使劲拧我的耳朵，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怎样活才活得象个人样，所以，总是那么老实巴脚地忍受着，牛一样地替他干活。后来，听说出了个游击队，我就来了。

“游击队给我指出了活路。

“金星将军一听说我没念过书，就亲手给我钉了本子，把着我的手‘ㄱ’（g）‘ㄴ’（n）地教我写字母。

“我们的字，这会儿我还不能认全，写全，但是过不多久，我一定能自己看书写字的。

“我还学打枪，还没有学好，可是用不了多少时候，我一定把枪子儿打进我们的敌人日本鬼子的胸膛。

“我一定要拿着金星将军发给我的枪坚决战斗，一直到把日本鬼子全都赶出咱们的祖国，我决心打到流尽我的最后一滴血！

“我说，独立军的弟兄们，咱们联合起来吧，游击队跟独立军把力量联合起来，咱们的力量不就更大了吗？

“前几天，严致焕他们挨鬼子追的时候，我一看，鬼子的警察队没多少人，要是咱们再多几个人，准能全部消灭他们。可就是咱们人少，只打死了两个鬼子，剩下的都跑了，太可惜了。那些跑了的家伙，虽然受了点惊，还是要来吧？敌人嘛，就该全部打死才对！”

崔七星眨巴着黑眼睛，一会儿看看大家，一会儿看看自己的脚尖，讲着自己的心里话。

独立军的士兵们小声议论起来：

“是个扛活的？”

“我寻思游击队都是上过学的呢。”

“别吵，好好听着！”

朴兴德坐在最前排，不断地点着头，嘴里还咕噜咕噜地自语着：

“好，讲得好，你这个扛大活的，再多讲一点，好样的，好啊。”

崔七星朝台下望了一眼。看见台下有无数只眼睛，象夜空中的繁星一样闪烁着，亮晶晶地盯着自己。他扬起红扑扑的脸，把两只手举过头顶紧握在一块儿，大声喊：

“咱们不是兄弟吗？让我们这样紧紧地拉起手来吧！”

说完，朝群众点了点头，跳下台很快地消失在群众中不见了。

会场顿时喧腾起来。

游击队又唱起了歌：

同志们哪快举起手里的刀枪，
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彻底消灭光。

几天来跟游击队员学会了这支歌的不少独立军士兵，也跟他们汇合到一起纵情歌唱。

* * *

朱虎林跟昨天一样坐在垂着竹帘子的上屋门旁，沉静地思考着几天来一直苦恼的问题。

他处境尴尬，左右为难。两个自我在血肉横飞地残酷搏斗。一个自我主张无条件地同游击队采取联合行动，另一个自我却坚

决反对联合行动。

他昨夜通宵未眠，感到头昏脑胀，无聊地望着门外出神。他目光所到之处，都有瘦削严厉的崔参谋和肥胖傲慢的黄顾问的幻影交替出现。他想驱散这些梦魔一般纠缠他的幻影，挣扎着，呻吟着，本能地连连抽着烟。

这时候，金星将军突然迈进了大门。

朱虎林急忙跑上前去迎接。

金星同志是在即将离开此地的时候来跟他最后谈一谈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来向他告别，也顺便给他讲讲最近的国内外形势，同时提醒他注意他们独立军内部正在形成一种引起分裂的空气，尽管还不很明显，但有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确实存在的。

朱虎林从头至尾默默无言地听完了金星将军的话，但心里早已忐忑不安，已经改换了好几次坐的姿势了。他强打精神抽着烟，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心想，自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而金星将军却又一次特意来访问，对自己表示关切。可是自己却从金星将军不远千里来访以来直到就要分别的这一时刻，一直不能敞开胸怀推心置腹地对待将军，这有多么可恨！其实这并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所造成的，更不是有意回避，因而也就使他更加难过，更加痛苦。这几天，黄顾问每天早晚都来向他汇报游击队的动向。最初，黄顾问还摸不透朱虎林要做何种抉择，所以自己也不表示明确的态度，只是偶尔说一些“不能同共产主义者携手”，“游击队是来吃我们的”之类的话，象打针似地提醒朱虎林。而现在，到了决定性的时刻，黄顾问就断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他已经了解到严致

焕正在阴谋煽动一个连举行哗变，如果朱虎林不加过问，只顾促进同游击队的交涉，那他只好分出一支队伍，和朱虎林各奔前程了。此外，黄顾问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暗示如果照这样下去，将来一定会发生不堪设想的事情。

尽管如此，朱虎林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他认为绝对不能同游击队作对。

他沉默了半天，才微笑着说：

“将军这样特意来访，我实在感激不尽。这次能见到将军，是我莫大的荣幸，使我学到了很多，认识了很多。将军提出的统一战线问题，我一定进一步慎重考虑，找出一个具体切实的办法。”

他把凄怆失神的目光投向门外呆望了一会儿，接着说：

“坦率地说，我对很多问题还不明白，以后一有适当的机会，我一定主动去拜访将军。”

“这就随朱先生的意了。我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您立刻许下什么诺言。我们所希望的是，不要因为某种偏见或误解，而使我们从血海中拯救我们祖国的事业受到阻碍。朱先生一定会比谁都清楚，如果我们迟疑一步，拖延一小时，我们的人民在这一小时里要受到多么大的痛苦。我们认为，为了将来不至后悔，我们是尽了自己应尽的努力的。我们衷心地希望独立军在朱先生的统率下更加壮大强盛起来，成为一支从我们祖国疆土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巨大力量。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不，不是，没有。”朱虎林的声音显然有些发颤。

过了一些时间，朱虎林陪同将军来到了欢迎大会的会场。

当金星同志由朱虎林陪同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与会的人都肃然起立。这时独立军中有人惊喜地叫出来：

“是金星将军！”

过去出席过南满青总大会的青年们认出了将军。

“是金星将军！”

“是他！”

严致焕举起双手高呼：

“金星将军万岁！”

场内顿时爆发了雷鸣般的欢呼：

“万岁！万岁！”接着又是震耳欲聋的掌声。

掌声将息时，独孤老汉奔过去走上了主席台。挂在礼堂当中和主席台上头的煤油灯，清楚地照出了穿着白色长袍的独孤老汉。他做梦也没想到在玉米地头上跟他谈话的就是金星将军。

“将军！”

独孤老汉走到金星将军面前一把拉住他的手，欣喜若狂地说：

“将军，都怪我有眼无珠，没认出将军，请饶恕我吧。”

将军也认出了独孤老汉，说：

“哪里，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啊。”

皮相秀的母亲也走上了主席台。她照平安道的风俗头巾裹得有棱有角，崔七星赶过去扶着她。

她走到将军面前；两眼扑簌簌地流下热泪，布满细纹的脸微微颤动。她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金星同志先向她微微地低头行了礼，拉着她的手说：

“老大娘，相秀很快就会好的，他会重新站起来向日本鬼子报仇的。他一定会在打跑了鬼子的土地上供养母亲，和母亲一起回忆着今天的苦难，过上好日子的。”

老大娘不住地用衣袖抹着泪水，说：

“将军，谢谢您，您救活了我的儿子，这个大恩该怎么报啊？”

“这算什么恩哪，我们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啊。”

金星同志想起了远在小沙河的病中的母亲。眼前闪电一般地掠过了把头巾掖到枕头底下，说自己没病的母亲的形象。

他握着老大娘的手，这只手跟替他钉钮扣的母亲的手是那样相象。

“老大娘！”

将军颤声说。

“跟我一起去看看相秀吧。”

欢迎大会结束以后，金星同志陪着皮相秀的母亲来到了后庄。

屋里点着煤油灯，皮相秀抬起了苍白的脸。

金星同志坐在皮相秀的右边，一手握着他的手腕，一手按着他的前额。他脉搏跳得很快，体温也相当高。

“伤口是怎么处治的？”金星同志问韩兴洙。

“贴上柳树皮，用绷带缠好了。虽然伤了骨头，看来还没有打碎。”

“那就好。现在正是发炎的时候，把脚再垫高一点吧。”

皮相秀一直昏迷了两天，今天才醒过来。现在他只是望着金星将军发呆，并不认得他是谁。

“孩子，是你的救命恩人金星将军来啦。”母亲轻声地对儿子说。

“什么？！”皮相秀抬起头想坐起来。

“不要起来，躺着吧，活动不好。”

金星同志按住他的肩膀，替他掖好了被角。

“将军！”皮相秀心口剧烈地跳动，张开发烧干裂的嘴唇吃力

地叫了一声。

“吃了点东西没有？”

“将军，吃过了， 崔七星大哥给我熬了米汤。”皮相秀用舌尖舔着嘴唇，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才好。

“把血染了的 衣裳都给 这样洗干净了。”他指着英淑她们洗好的衣服说。

“你很快就会好的，快把伤治好， 重新穿上这套衣裳去打鬼子。”

“将军，我治好了伤还能打仗吗？”

“当然。躺着好好养伤，很快就会好的。”

“将军。”皮相秀握住将军的手，侧过了脸， 噙满眼眶的泪水扑簌簌地滚落在枕头上。

母亲也激动得抽咽着，转过脸去擦着眼泪。

从参加欢迎大会直到慰问皮相秀，朱虎林没说一句话，毫无表情。分手时只道了一声晚安就径直回家去了。

金星同志回到指挥部，在月色柔和的院子里来回踱着步，心里对通化地区的工作逐项地作了总结。

桓仁、兴庆、清原方面都已派了人去，那里也来过人。在鸭绿江地区组织游击队的工作，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同濛江的救国军也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由于在广大地区 开展了 政治工作，各地都知道了游击队的诞生。

现在，应该到柳河去了。柳河有吉林时期的共青盟员吴尚权同志，他是在卡伦会议前后向全国选派政工人员的时候志愿到这个有自己家的地方去工作的。前一个时期，听说他工作很顺利，自从部队转到安图地区以后就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金星同志对韩兴洙说，明天就要出发，要田广植在这里再留几天，了解游击队离开以后的反映，并顺便把遗留的问题处理好。

韩兴洙一一答应过以后，汇报了今天了解到的几个情况。

“司令官同志，有反映说， 黄顾问表现仍然不好。”韩兴洙背对着爬满了豆蔓的胡枝子篱笆，轻声说。

“崔参谋怎么样？”金星同志微笑着问。

“他很积极。他说，别谈什么携手不携手的了， 干脆合并算了。”

“那未免过急了。”

“朱虎林没有变化吗？”

“怎么没有变化呢。他说以后要来找我们的。”

金星同志转身瞧着韩兴洙，接着说：

“韩同志，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日暮途穷， 正在急剧地分裂成三股细流。”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引起了韩兴洙的注意。但金星同志下面只说了一句“上柳河方面去吧”，就不再说了。

夜已深了，院角石缝里传来了清晰的虫鸣。

还不太圆的十三的月亮，在云海中迅速地游过去。

八

部队来到了眼前就是柳河镇的山脚下。太阳落山以前还可以走五十里，可是传来了司令官同志的就近找地方宿营的命令。

韩兴洙连连咂着舌头，责备自己一直笨头笨脑，没有早一点看出司令官同志的意图。

现在想起来，司令官同志在离开通化的时候，不，早在两江制定这次远征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要沿着兴龙山脚走过。最初宣布从通化一直北上，到柳河再拐一个直角弯到濛江，然后回到两江的行军路线的时候，大家都想到了这次远征的目的是显示抗日游击队的威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下革命的种子，同时使游击队本身也得到锻炼和壮大，因此认为这样制定行军路线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没有产生过丝毫的疑问。至于指定要经过柳河，也都认为是应当的，因为柳河有很多朝鲜居民，是独立运动蓬勃开展的地方。

直到听了司令官同志的话，韩兴洙才恍然大悟，除了上述一般性的理由外，这次取道柳河，还跟吴尚权和他住的德山沟就在柳河有关。

司令官同志平时并没提到过吴尚权，但是韩兴洙可以看出司令官同志在深切地挂念着他。想到这些，韩兴洙深悔自己没有

预计到这一点，如果在行军途中事先做个布置，部队现在就可以径直开往德山沟去了。

韩兴洙想到自己的疏忽和怠惰，觉得很惭愧，简直没脸见将军了。但又一想，德山沟断了联系已经好几个月，不先去了解一下，是万万不可让司令官同志去的。

他焦躁地抬头看看太阳估摸了时辰，就找刚从通化作完善后工作赶来的田广植，向他交代了部队的工作，然后跑向队伍最后边的司令部。

司令官同志带着两个传令兵也来到了山脚下。

“怎么样，有可以宿营的地方吗？”

司令官同志向朝他敬礼的韩兴洙问。

“据了解，这里群众情况比较好。‘自卫团’也只有几个人，没有什么敌情。不过这里紧靠大路，我想再往山里走十几里比较好一些，因此刚叫田广植同志派人侦察去了。”

“很好，我也是这样想的。那末，在准备宿营以前，还有一段时间喽？”

金星同志看了看太阳，问韩兴洙。韩兴洙马上会意，说：

“司令官同志，是有时间，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先到吴尚权同志那里去看看。”

“你？”

司令官同志并不感到惊异，背着手想了想，又问：

“你一个人去吗？”

韩兴洙看出司令官同志把这看做是应当的事情，不由地又一次意识到自己考虑事情不周到的毛病。

他心想，既然把部队带到这一带来了，司令官同志是一定要

去看看吴尚权的。早在反对铺设吉会铁路的斗争以后，深入到城市和农村的广大群众中去加强政治活动的时候，吴尚权就遵照司令官同志的意志自愿来到了柳河。从他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来看，从他自吉林时期起就一直跟随金星同志的情谊来看，他都是司令官同志所不能忘怀的一个同志。再从自己这一方面说，从开始接触革命的时候起，就和吴尚权有欢乐同享，有悲苦同受，始终战斗在一起，建立了极其深厚的友情。部队里另外还有不少吴尚权的亲密战友。所以，在决定要路过柳河一带的时候，理应估计到司令官同志的意图，先去了解德山沟的情况，这时候就向司令官同志报告才对。

韩兴洙正在自咎地低头默想着，司令官同志声音洪亮地说：

“就这么办，你先带着个人去见见吴尚权同志。最好再制定一个对他的工作有帮助的部队行动计划。那里是个偏僻的地方，突然去这么大的部队，也许有些人要吓坏的。”

韩兴洙带着陈一万和一个传令兵，立刻上了路。

陈一万和吴尚权在吉林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这次要去见吴尚权，他心里很激动，兴奋得不得了。

吴尚权跟陈一万不相上下，也是经常胳肢窝底下夹着书本，讲话爱用漂亮词藻。他热情奔放甚至超过陈一万。因此，他俩比谁都要好，又比谁都争论得多。

“听说给他传达卡伦会议路线的时候，他老兄还哭了？”陈一万快步跟上走得很快的韩兴洙，没头没脑地问。

“哭的何止吴尚权一个？”韩兴洙因为心急，回答未免有些粗声粗气。

“真的，那时候大家多高兴啊。当时我是到敦化一带去的，

地下组织的同志们听了卡伦会议路线，都说这下心里亮堂了，不知道有多高兴。哎，连长同志，吴尚权同志断了联系已经有半年多了吧？”

“大约有半年多了，去跟他联络的朴应天同志就是去年冬天被捕的嘛。”

“我看司令官同志很惦记他。有一次我在司令部站岗，看见司令官同志一直不休息，老在想着什么问题，夜深的时候走到外面来，看见我就向我打听吴尚权同志的家庭情况。”

“那是什么时候？”韩兴洙猛地站住问。陈一万不知道韩兴洙为什么这样吃惊，愣睁睁地瞧着他说：

“要是朴应天同志是去年冬天牺牲的，那就是今年春天了，因为那时候还在两江。”

“那你为什么今天才说？”韩兴洙不高兴地说了一句，又快步走起来。

“那……”陈一万见韩兴洙已经走远了，也就不想再辩白了。

太阳快落的时候，他们到了德山沟的后山，先找到一个孤立在山脚下的庄稼院打听了一下，这里没有什么情况，只是十里以外才有一个排的鬼子兵和警察。

他们又爬上了一个小山头。山上一片胡枝子，盛开着小花。山下躺着一个足有三百多户的村落，两头围着象屏风似的矮土山。

“嗯，那就是那棵钻天杨了。”

韩兴洙发现了左边山梁的尽头有一棵青葱的高入云霄的钻天杨，这才今天第一次现出了高兴的神情，欢叫着跑过去。

“老陈，到那边去。那棵钻天杨下边一定有一股泉水。”

吴尚权酷爱他的德山沟，经常跟同志们夸它，把它象一幅画

似的展现在同志们的面前。甚至连什么碾米房啦，哪一条小路啦，在别人看来并不值得夸耀的东西，他也都淋漓尽致地描绘成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他所以自愿到敌人警戒森严的这个地方来工作，也许就是因为他热爱这个地方，热爱这里的人们的缘故吧。

那棵钻天杨果然是一棵值得吴尚权夸耀的大树。它高大美丽，有着似乎象征某种命运的庄严气象。它那在夏天的烈日照射下长得丰满的无数绿叶，此刻披上了一层落日的红霞，斑驳陆离，闪着耀眼的光彩。这棵树，韩兴洙和陈一万都没有见过，脑子里只有一个听吴尚权说过的模糊的印象。他们抱着它粗大的树干，抚摸着它粗糙的树皮，眼望着山下的村庄，心潮澎湃，就象已经见到了吴尚权一样。不一会儿，他们象小孩子一样跑下了山坡。他们用手拨弄着路边的野花，脚下飞扬着尘土，跑了不远，看见陡壁下有一片茂盛的狗尾草，四周异常寂静，没有一点声音，尽头处有一汪泉水，不停地升起一群群的气泡，悄悄地流着。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站住了。

“啊，多清亮的泉水呀！”传令兵也跟上来，擦着额上的汗水高兴地嚷嚷。

岩石缝里伸出两条白色的草根，根上又长出浅绿色的叶子浮在水面上。一片杨树叶恰好落在泉水的小漩涡里，团团转了几圈，随着流水轻轻地漂进草丛里不见了。

泉边放着两块在这黄土山上罕见的有枕头大的石头。

他们趴在泉边的石头上，把帽舌头转到后脑勺，把脸伸到水面上，咕嘟咕嘟地喝了个够才站起来，鼻尖上还滴着水，仰脸爽朗地笑了。

村庄寂静无声。远处的田野上隐约地有一两个人影。

韩兴洙有意识地放慢脚步走过了几个人家。在一家院子里，一个蓬头小伙子刚放下背架，正在卸牛草。

“劳驾，可以打听一点事情吗？”

韩兴洙朝那个显得冷淡的青年，故意大声地问。

“你们是什么人？”

青年对这三个衣着眼生的人疑惑地打量了半天，待理不理地问。

“是过路的。”

韩兴洙不便在路边说出自己的身分，想支吾过去。

“这村里有叫吴弼秀的吗？”

吴弼秀是吴尚权的父亲。那个青年听了，更觉诧异。

“吴弼秀？有。你们是哪儿来的？”

“这下子可找对了。”

韩兴洙放心地擦着脸上的汗，回头对陈一万说。

“是哪一家？”陈一万急不可待地问。

“就是这一家，可是……”

“啊？”

韩兴洙和陈一万同时惊叫了一声，也同时向前靠了一步。

“那末吴尚权同志在家吗？就是这家的大儿子，过去在吉林读书的？”

陈一万性急地问。青年默默地望着他们，神情是那么忧郁。韩兴洙不知为什么，感到心里一阵紧缩。

“我们都是吴尚权同志的老朋友……”

韩兴洙紧盯着青年的脸神，不安地答复了他最初的问话。但

是青年却扭过脸去，好象韩兴洙的回答早已引不起他的关心。他低沉地毫无生气地说：

“哥哥不在了。”

“哥哥？那末你就是德权了？你哥哥哪儿去了？ 我是跟你哥哥一块儿工作的，哥哥哪儿去了？”

韩兴洙好象在驱赶那压迫着心窝的不祥的预感，一把抓住垂着头的德权的肩膀摇晃着。

“我猜着了。同志们是游击队吧？ 我们听说游击队到这一带来了。可是哥哥已经不在了。”德权听任韩兴洙摇晃他的肩膀，抬起湿润的眼睛望着韩兴洙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喂， 你说清楚啊！”陈一万早等不住了，在旁边催问。

“哥哥死了。”

“什么？”

韩兴洙放在德权肩膀上的手无力地滑下来。吴尚权死了？那么年轻力壮，热爱生活，充满激情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吴尚权死了？……

“是真的呀？ 我不是叫你说清楚吗？”陈一万好象要揪住他的衣领似地紧逼到他的面前叮问。

晚霞映照着高耸在山梁上的钻天杨的树梢，晚风飒飒地吹拂着枝叶。韩兴洙望着钻天杨，仿佛在作梦似地听着德权的喃喃的声音：

“是去年冬天……没了的。秋天，组织被破坏了。 那么多特务到处搜他，他没把自己藏好。鬼子们把他抓去关起来，天天打他，打了两个月零九天，就拉出去枪杀了。那前一天夜里，大雪

下了一宿。哥哥光脚走在雪地上，连大腿都陷到雪里，衣裳被撕得稀烂……幸亏那天风还不怎么大……”

* * *

“那孩子死的时候还喊了‘金星将军万岁’。 将军惦着我的孩子特地到这个偏僻山村来，我做百姓的理应先去拜见将军。”

吴弼秀老人忙着要找长袍。

韩兴洙好不容易地劝住了老人。他已经派传令兵赶回司令部去了， 想到司令官同志要伤心， 就象自己犯了罪似地不安和难过。他想，司令官同志一定很难过，通宵不能睡眠，天一亮就会带着部队赶到这里来。他虽然告诉传令兵回去报告情况要找适当的时候说话，但还总是放心不下。尤其是面对着烈士的亲属，心里更加难过，连话都说不出来。烈士的父母都有坚强的性格，谁都没有流眼泪，反倒安慰着沉陷在悲痛中的韩兴洙。然而当回忆起吴尚权的生前事迹，谈到乡亲们称赞他是德山沟的英雄好汉，夸奖他是柳河一带最杰出的人物时，吴老人也遮掩不住噙在眼里的泪水了。这当中最使韩兴洙痛苦的是不声不响地在厨房里收拾碗筷的玉女的身影。

来到这一家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所听到的每一件事，多半都是曾经听吴尚权说过的，早已刻印在记忆里的熟悉的人和事。唯一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名叫玉女的姑娘。她见了他们，解下小围裙擦拭了手上的水滴，低下发缝笔直的头行了礼。

“是玉女同志，跟我哥哥……”

德权吞吞吐吐地没有把话说完，暗示着她是哥哥的未婚妻。

停了一会才又接着说：

“是哥哥请她到我们村里当夜校老师的。后来我妈咳嗽病闹得厉害了，她就来我们家帮着干厨房活，谁知这时候哥哥被抓走了呢。可是她一直在家里等哥哥，天天去探监，后来就遭到了这个惨祸。叫她回去她总是不听，现在也没人劝她了。”

姑娘站在那儿不言不语，只有剧烈抽动的两肩在无声地倾述着千言万语诉说不尽的刺人心肺的悲痛。她不说悲伤，也不说高兴。但是当她偶尔抬起头来的时候，她那黑亮的大眼珠闪耀着多么强烈的，只有在见到了已故的心上人的战友时才能有的那种喜悦的光芒啊！

“您是韩兴洙同志吧？”

姑娘轻声地问了一句，潮湿的眼睛闪着亮光。韩兴洙听到这素不相识的姑娘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不禁吃了一惊，不假思索地慌忙点了点头。

现在细想起来，姑娘的那一句使他听了那么惊慌，答得也那么惊慌的问话，是包含着多么殷切的心情啊。

虽然玉女在一声不响地收拾着碗筷，韩兴洙的眼睛却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烙在她心灵深处的无限悲痛的伤痕，清楚得好象伸手就能摸到似的。

廊台下草虫哀鸣，夏夜的神秘的音响乘着柔和的清风，通过敞开的房门隐隐传来。熏蚊子的烟火早已熄灭，夜露打湿了的草叶沉重地垂下了头。

东边山顶升起了象烧红的镰刀一样弯弯的下弦月，四周却依然淹没在朦胧的黑暗中。

“孩子，回屋里睡吧。”

在下屋里无精打采地抽着烟的吴老人，朝厨房喊了一声。然后站起来一手扶着敞开的隔扇门门框，朝上屋说：

“路上劳苦了一天，又叫我小小的私事误了您睡觉，心里实在不安哪。德权，快给客人铺上被吧。”

“老伯，请不要客气。我想就这样在尚权的屋里回想着往事过一夜。您别为我操心了，请快睡吧。”

“咳，看他们情义多重！人说世间人情越来越刻薄，也许是胡扯吧。”

老母亲在下屋里咂着舌头说。自从遭到不幸以来，她的咳嗽病越发加重，更添了心火，一个月有十五天躺在炕上。

不管父亲怎么说，德权依然坐在哥哥的桌前，手托着下巴，象一尊塑象一样一动也不动。

韩兴洙抚摸着桌上的几本书和立在旁边的象框，也静静地坐着不动。桌子和书都是吴尚权生前用过的遗物，象框里还有吴尚权在吉林第五中学读书时在江南公园照的象片，是在成立反帝青年同盟以后不久照的，那里面也有韩兴洙。

他想起了玉女问他是不是韩兴洙。是的，他们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哥哥，失去了爱人，他们看着这张象片该多么怀念死去的亲人，该多么悲伤，这是可想而知的。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韩兴洙慢慢抬起头，看见在外头站岗的陈一万跑过来。

“连长同志，司令官同志来了。”

“什么？”韩兴洙立刻戴上军帽站起来。

“部队都来啦？”

“部队倒没看见，田指导员他们陪着来的。”

韩兴洙跟陈一万一边问答着一边穿过院子往外走，忽又回过头来朝吴弼秀老人和德权说：

“金星将军来了。”

“啊？将军，这么深夜……”

老人象失了神的人一样，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才奔回屋里：

“喂，快拿长袍来……德权，快把腿带子递给我……”

金星同志一跨进院里就站住不动了。他那象沉痛的心情一样沉重的脚步声，蓦地停住不响了，四外也随之淹没在如同万丈深渊一样的寂静中。

他听了陈一万的报告点了一下头，望着急忙从屋里奔出来的吴弼秀老夫妻俩。

吴老人来不及系上长袍的衣带，向前倾着上身，伸出双手，踉踉跄跄地迎了过来。他那象求救一样伸出来的双手在嗦嗦发抖。

“老伯！”

金星同志抢步上前抱住了老人的瘦骨嶙峋的两肩。

“将军，可把您盼来了。活着能见您一面，我立刻死了也没有遗恨了。”

金星同志默默地垂下了头。夜露毫无声息地落在他的凌乱的头发上，悄悄渗入他那已经半湿的上衣的双肩里。

“老伯，在万里他乡遭到这样的惨祸，心里该多难过啊！万恶的敌人从我们身边夺走了尚权，但是，老伯，尚权没有白死，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为革命坚持了斗争，不愧是一个英雄啊！”

他声音不高，却含满无限的悲痛，令人肠断心碎。立着钻天杨的后山坡上，杜鹃在啼叫，声音悲凉凄婉。

谁也没有抬起头来。接到战友牺牲的噩耗立刻跑二十里夜路

一口气赶来的金星同志，在极大的悲痛中静默着。深夜万籁俱寂，风不吹，草不动，只有夜露不声不响地降落，就象是替胸中已成泪海却无法痛哭的将军流着眼泪，抚慰着他满腔的悲痛。

站在一边的玉女忽然捂着脸跑进了厨房。

老母亲也忍不住瘫坐在廊台上，放声痛哭起来：

“将军，我们的将军……要是尚权活着，见了您该多高兴啊！”

“大娘！”

金星同志默默地走上前去扶起了老母亲。老母亲把脸埋在将军的手臂上哭着。

将军抚摸着她那抽动不止的瘦削的肩膀，拿出手帕替她擦了眼泪。

“不要太伤心，尚权同志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我们来代替尚权同志吧。”

老母亲听了更是悲痛难忍，哽咽着说：

“将军，老天在上，将军这样疼我的孩子，我做娘的还能有啥恨事呢。将军，我只望将军长寿万岁啊。”

厨房里传来了玉女啜泣的声音。面向土墙的吴弼秀老人，不时地用长袍的衣带擦着眼睛。

韩兴洙望着挂在钻天杨树梢上的弯月，忽然看见了被称为吉林五中“名流”的热血青年吴尚权的乐呵呵的笑容。他想看得更清楚些，把眼一眨，却淌出了大滴的眼泪，幻影随之消失了，只有杜鹃悲啼的声音在撕裂着他的心。

* * *

大路环绕着形如簸箕的德山沟，司令部就在这条路折向平地的拐角上。住的是过去一个小酒店的草房，屋顶烂了一些，但屋子还宽敞，又在村边上，比较清静。

这个本来就很僻静的山村，因为游击队从昨夜起在两头路口布置了岗哨，更见不到可疑的人影了。

到村里开展工作的，在司令部门前待命的，人人都紧张地等待着，注视着司令官同志所在的里屋。

游击队是今天破晓到的，但夜里就已经知道了吴尚权的牺牲和德山沟的情况，到了村里，又听到说司令官同志在吴尚权家里和烈士的亲属们相守着过了一夜。

清早，司令官同志来到临时选定的司令部里，脸上交织着悲痛与愤怒。

他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立即开始了工作。首先通过一些材料和汇报了解了德山地区的情况。也听取了吴尚权的弟弟德权谈的一些情况。接着又叫来了几个从前同组织有过一些关系的青年。

快中午的时候，前去汪清地区联络的通信员经过通化的临时联络站赶回来了。其他地区的通信员在通化时已赶上了部队，最后两个通信员也在部队行军的路上赶到了。

司令部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但连一点咳嗽声和脚步声都没有。每个人都知道司令官同志正在强忍着愤怒，紧张地工作。

金星同志摸着放在桌上的吴尚权的几本书，注意地听着德山青年们的汇报。

德山青年们从吴尚权来到这个地方开始建立地下组织谈起，一直谈到他由于一个扮做仁丹贩子的特务的告密而被捕壮烈牺牲，把整个经过做了详细的汇报。他们说，最初被捕的是反帝同盟

的一个盟员，紧接着反帝同盟的会长和妇女会会长也被捕了。这以后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方圆七八十里以内的组织全部遭到破坏。金星同志眯着眼睛，一字不漏地听着，重要的还记在本子上。

“要把组织重新恢复起来。要向敌人报仇。请你去叫陈一万同志来一下，把田广植同志和权万成同志也找来，他们可能还在吴尚权同志的家里。”

然后又谆谆教导两个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和德权说：

“敌人夺去了我们宝贵的同志。但我们不应该害怕，不要灰心丧气。你们都看到了，现在，我们朝鲜人民已经有了游击队，这是咱们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个游击队是在同志们的浴血斗争中诞生的。我们游击队员的每一支枪都渗着革命战友的鲜血。正因为这样，我们用这些枪打敌人的时候，都觉着是在和牺牲的战友一起战斗。同志们想想看，吴尚权同志为谁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他要是想找他一个人的幸福和安乐，他是可以找到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抱着光复被侵占的祖国，拯救朝鲜人民的宏愿，冒着种种危险，进行了斗争。有一些人，看到吴尚权同志牺牲了，组织被破坏了，敌人的镇压加强了，也许会惊慌失措。实际上，你们还不知道在敌人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应当怎样保护和加强组织，而且又跟我们失掉了联系，因此，至今没有做出什么工作，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泄气，你们应当把吴尚权同志的工作接过来继续干。这样，吴尚权同志才能活在我们的事业中，永远同我们在一起。”

三个青年听着将军的恳切教导，都无限感动，眼睛里噙着泪水。

这时候，田广植和陈一万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走进来了。

他们带来了五条枪。

“这是什么？”

“是吴尚权同志为革命留下的遗物。”田广植声音颤抖着回答。

“吴尚权同志？”

金星同志接过一支涂了油的枪，紧盯着两个人的脸。

“是他在被捕的一个月以前，”陈一万沉痛地说，“跟玉女同志一起埋藏在后山上一棵山椒树下的。听玉女同志说，吴尚权同志那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可是玉女同志当时还没有看出这一点来。”

空气沉重，大家默默不语。

金星同志久久地抚摸着五条枪，自言自语似地轻声说：

“革命的鲜血已经洒在德山沟了。来传达卡伦会议方针的朴应天同志也在这里牺牲了。这块地上将会开出红花来的。我们要叫敌人一提起德山就胆战心惊。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后代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来悼念革命先烈。”

他突然抬起脸，眼睛射出闪电般的光焰。刹那间，四周象死一般地寂静。

“田广植同志。”

“有！”田广植忽地站起来回答。

“立刻到柳河镇，用革命的名义处决那个仁丹贩子。要清楚地宣布处决的理由，要让天下都知道。”

“是！”

田广植按住腰间的手枪，神情严肃紧张，马上跑出了屋子。

“陈一万同志，你跟他们一起，立即开始恢复德山地区的革命组织。首先要恢复反帝青年同盟，要把吴尚权同志培养的骨干

找出来。”

“是。”陈一万领着三个青年走了。

接着，韩兴洙走进来汇报了这一天在群众中的工作情况。最后小心翼翼地提醒他还没有吃早饭，应该用一点饭了。但是金星同志却避而不答，反而叫他坐下来一块听各地通信员的汇报。

通信员们走进来了。

司令部充满着战斗的气氛。今天，在这无名的偏僻山沟，路旁一所孤独的破草房里，整个朝鲜革命的洪流汇合到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传令兵们不断地被叫进去又跑出来，韩兴洙一次又一次地走出来找人，屋里不时地传出司令官同志豪放的笑声。

通信员们的汇报生动地反映了革命的不断高涨的洪流。

在小方台布置下的工作，一个个扎下了根，开始结出了果实。崔基甲、李铁军都怀着将军赋予他们的信念，投入熊熊的烈火中垒起了坚固的基石。革命已经站稳了脚跟，迎着反革命的狂风暴雨巍然不动。派到北部地区去的李革也送来了类似的报告。

金仁龙、金昌文、张英以及在安图成立游击队后立即被派到各地去的同志们也都送来了当地的材料，并且报告说他们在十月左右就能回到司令部来。

所有的汇报、材料和消息，一句话，都在说明金星同志点起的一颗火星已经熊熊燃烧起来，燃遍了整个豆满江地区以及北部地区，开始向广漠的大地蔓延。

响应金星同志提出的“武装起来”的号召，每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想尽办法，发挥了英勇无畏的精神。

有的地方把坏了的手枪抹上沥青，或者包上锡纸，弄得象一

支乌黑锃亮的好手枪，拿着它闯进警察署夺取了武器。

有些地方带着辣椒面，拿着木头扎枪，打进警察署和渡口的派出所，缴下了敌人的枪械。

有些人自己制造炸弹，英勇果敢地开展了夺取武器的斗争。甚至有些人穿着丧服，扮做办丧事的人到警察署去申请屠宰牲畜的许可证，出其不意地占领武器库，痛快地缴获了全部武器。还有些青年打死了日本宪兵，剥下宪兵服穿在身上，大胆走进大街，当众殴打警察，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各地儿童团员也都勇敢地投入了夺取武器的斗争。

甚至在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也用棒槌揍死来调戏她们的警察，夺了他的枪。

“革命，”金星同志满怀信心骄傲地说，“激起了我们人民的斗志和勇气，给了他们以智慧和创造精神。”

金星同志对各地开始建立的游击根据地的工作表示了特别的关切。尤其是在听取汪清地区的汇报时，神情格外严肃专注。

李铁军送来的报告说，他们已经掌握了以马盘山麓的永坪为中心包括矿泉洞、黄家村、梨树沟等七八个村落的广大地区；群众的情绪很高，反革命势力缩着脖子想钻老鼠洞。金星同志听着这些汇报，满意地点着头，爽朗地大声笑起来。

分地区组织游击队并建立解放区的斗争在各地同时开展起来了。乘敌人还蒙在鼓里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时候，好些地方已经建立了解放区。这一斗争，象烈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各地一个接一个很快地建立了许多解放区。

时代的风潮在急剧地变化着。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伸出侵略的魔爪以来，数不尽的朝鲜人背着或者顶着铺盖卷，背井离乡，四

处逃生。他们，无人召唤，无人怜悯，也无处投奔。然而从这一年夏天起，人们的表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人都朝气蓬勃，眼睛放光，走路轻快矫健，就好象同令人诅咒的命运诀别的时刻已经来临，急急忙忙兴致勃勃地赶着路程。人们就是这样涌向了游击根据地——解放区。

“应该说还是个涓涓细流。”

金星同志望着窗外山顶上的朵朵彩云，说。

“但是所有的细流将汇成一个大海洋。是的，我们必将汇成一股时代的洪流，连根推翻这罪恶滔天的社会。为了这个，我们连凝结在草叶上的一滴露水也不能让它白白蒸发掉。”

韩兴洙的眼前忽然出现了昨天一整夜使金星同志悲痛难忍的吴尚权的幻影。一个人的生命，同广漠无垠的宇宙空间和无尽无休的岁月相比，也许可以说同夏夜落在草叶上，日出时被阳光照得闪亮的一滴露水一样微小而纤弱吧。然而当这样一滴一滴的露水一旦聚到伟大的革命领袖金星同志的怀里，就将汇成一股巨流，奔腾澎湃，大大缩短历史的年代，直泻而下，流入永恒的大海。

各地的汇报里，也有一些令人悲痛的不幸的消息。特别是汇报人谈到李东川在夺取武器的战斗中牺牲的情况和他最后的遗言时，金星同志脸色沉重，好久没说一句话。

韩兴洙心里非常激动。他看见了金星同志怀抱着的革命的大海洋，为着一滴滴消失的露珠而掀起巨浪，汹涌地拍打着岸边，痛苦地激荡着。

在沉重的静默中，金星同志轻轻地站起来，打开了双扇窗。然后，平静地说：

“李东川……让我们把他记在心里吧。不要让一滴露水白白消失，要把他们都带到波涛滚滚的海洋里去。”

金星同志带着韩兴洙到村里转了一圈，见了一些群众，详细地了解了村里的政治工作。回到司令部，又跟志愿入伍的一百多名德山青年见了面，对每一个人都做了批示。

这一整天，金星同志把巨大的忿怒和悲痛都倾注在工作上，分秒未停地大力推进了工作。

* * *

换了一个新捻的灯芯，油灯还是不怎么亮，因为是陈年的破棉絮，捻得多好，也吃不了多少油。

玉女瞧着摇晃不定的灯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想到离别，心情很乱，千头万绪一起涌上心头。

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还得织出几匹粗布，才能给爹爹和德权都做身遮体的衣裳。而且麦子快熟了，谁去收割？外头的活儿，还有德权可以对付，他的堂伯叔和已经恢复的革命组织也会来帮助，但是屋里的事情谁做呀？她想到这是自己亲自照料两位老人的最后一个夜晚，心里很难过，样样事情都放不下心。

灯火不停地摇晃，冒着黑烟，好象故意要给她那纷乱的心上投下阴影。这屋子本来是一个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库房，后来尚权为了秘密读书和油印传单，才用报纸草草地把墙糊了一层，但仍然没有怎么变样，点上煤油灯也亮不了多少。

然而这是尚权牺牲以后她一个人住了这么久的一间难忘的屋子。尽管屋里的幽暗阴沉跟往常没什么两样，但是玉女总觉得这

个熟悉的屋子今天晚上格外阴暗，叫人难受。她不知道这是她心绪纷乱的缘故。

她放下手里的活儿，望着油灯出神，听见下屋里仍在嗡嗡地说着话。

游击队明天就要离开德山沟了。将军欣然同意了她参加游击队去报仇雪恨的恳切要求，并且亲自来到家里彻夜安慰着烈士的两位年老的父母。

鸡叫了，玉女吃惊地重新拿起针线活。她感到现在夜里已经有点寒意，心想，无论如何，就是不能做别的事情，也一定要把闹咳嗽病的妈妈的一件棉袄做好，然后再收拾收拾自己用的背囊和留着换穿的旧衣裳，好去过游击队的生活。

时间不停地流逝，已经离天亮不远了，玉女心里恍恍惚惚地不断涌现出许多令人难过的往事。

“你现在好意思回家来吗？ 况且尚权是为国家献出了生命的人，你活着做他家的人， 死了做他家的鬼， 这才合乎做人的道理。”这是玉女的父亲说的话。

猜想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仍然坐在八十里外的何家村的草房子里干着什么活儿的父亲，就是这样耿直忠厚的人。在家乡的时候，她父亲本是一个私塾的教书先生，后来国家被日本鬼子吞并，他就带着家眷流亡到何家村，刀耕火种，过起了庄稼人的日子。从此，他就跟书本断绝了关系。他认为在这不讲理的世界上读那些讲道理的书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本身在生活中却是个最讲道理的人。

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小学毕业后寄居在新义州姨母家里，上工厂当过工人的玉女，刚回到家里来，就有一个素不相识的

青年人来找她。这个青年，穿着一身褪了色的黑学生服，戴着一顶格外发白的草帽。他一脱下帽子，头发就支支楞楞地竖起来。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愣小伙子。他见了玉女，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做了一个笑脸。玉女满脸绯红，不由自主地也跟着笑了。

“我叫吴尚权。听说你很快就回来，我一直等着你。”

他那口气就象见了熟人说话一样。这使玉女又一次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玉女望着他的破旧的学生服，感受到了他那散发着新鲜气息的朝气蓬勃的活力和毫无掩饰的性格。

不知什么原因，玉女从跟他见面的头一天起，就处在不能不乖乖地听他支使的地位。尚权一开始就要求她听从他的指示，甚至武断地说这是朝鲜青年的义务。好久以后，玉女才发现他的这些没头没脑，有时显得不够礼貌的言谈，其实是在她这个姑娘面前暴露出来的一种害羞的弱点，不禁独自抿嘴笑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玉女被这个突然出现的青年牵着拉着，来不及抗辩一句，就被他支使着，被他那火一样的热情吸引住了。他带来一大包书，叫她几天之内全部读完；他告诉她，办了一所夜校，叫她马上去教书；他还要她一块去做宣传工作。就是这样，吴尚权每一次来，都是不停地扇着草帽，叫玉女做这做那，把她支使得晕头转向。

玉女就这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立下了一辈子跟他一同走这条路的誓言。

自从玉女根据组织的需要到德山工作以后，两家的父母也常来常往，不久商量好来年秋天给他俩办婚事。谁知就在这时候，不幸竟降临在他们身上。

一切都象疾风一样来得迅猛，又象疾风一样飞快地消失。剩

下的只有尚权的旧学生服，和不管冷天热天老戴在头上，讲话时抓在手里挥动的白色草帽，还有他那露着雪白的牙齿笑得那么自然大方的影象。

就是父亲不说，玉女也从没想过要回家里去。这倒不是因为她有什么封建的伦理观念，而是因为在她那郁积着极大仇恨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激越的呼声不准她瘫软退却；是因为尚权未竟的事业是那么崇高，他为之而付出的牺牲是那么高贵。这一切使她离不开这块地方，也使她抱定了不后退的决心。

玉女把袜样放到自己的脚上比了比。近来妈妈脚背浮肿，要把袜子缝得比从前肥一点，不然就是垫上高丽纸也蹬不进去。于是她把袜子裁肥，又厚厚地絮了一层棉花。

一只偷食的猫在隔壁土墙上咪咪叫了几声，就嗖地朝烟筒那边跑过去了。

玉女拿起拆洗过的衣裳片子，呆呆地望了望灯影，把剩下不多的一些棉花絮在最怕冷的背上，在前襟和后背上绗了几道。最后用尺子把领子和前襟翻过来，一件棉袄就做成了。虽是旧的，却也柔软温暖。她象抚慰着年老多病的妈妈的心，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松软的棉袄。

“要是爸爸知道我不说一声就走了，该怎么想啊……”

她想起了已经来不及去告别的八十里外的父亲。家里有母亲和几个弟弟，还可以对付着过日子，然而会不会因为我没去告别就走了而生我的气呢？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赶天亮以前把活做完，写一封长长的信送去吧。再说，也有不少当面不好开口讲的事情。啊，爸爸，女儿不辞而行的这颗心，您是会理解的。我的爸爸虽然不喜欢多说话，但是对女儿的心是比谁都理解，对

女儿是比谁都体贴入微的啊！

她正缝着衬领，不知不觉地抬起眼深情地凝望着何家村的方向。忽然，下屋传来了开门的声音，接着是道别的说话声和穿过院子去的脚步声，随后又是趿拉着鞋子跟着出去的声音。

是金星同志要回住处去了。玉女放下针线推开了房门。在下弦月的朦胧的光辉下，清楚地看见将军走出院子，后面跟着韩兴洙。玉女走下廊台，恭恭敬敬地行礼。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将军站着向韩兴洙说了几句话，就迈步走了。韩兴洙又转身走回来。

爹爹、妈妈和德权都已回到屋里去了，院子恢复了寂静。

韩兴洙回到院子里看见玉女站着不动，就愣住了：

“你还没有睡？将军在惦记着你，果真是没有睡。”

“没什么事，只是准备明天……”玉女看出韩兴洙是特意为她转回来的，顿时感到鼻子发酸，赶紧扭过脸去。

“要行军，就得好好休息啊。要做的事还多吗？”

“也没有什么可做的， 只是摸摸这摸摸那的就晚了……我这就要睡的。”

“快点睡吧，司令官同志在为你操心呢。”

韩兴洙走了以后，她眼睛更加精神，根本没有睡意。把在新义州时穿过的白棉布小袄拆开，拿袜样子比着裁起来，因为小袄破了，勉强够缝一双袜子。她从针线篓里拿出一团棉絮厚厚地絮了一层。

她正要往针鼻儿里穿线，院子里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她怕惊动下屋，轻轻地推开房门朝外一看，是这两天相处得很亲密的女队员英淑来了。她一把拉住了英淑的手，英淑也快活地笑着一

步跨进屋里。在灯光下，玉女看见英淑眼皮有点发肿，显然是刚从睡梦中被韩兴洙叫醒了来的。玉女又一次感到一股热流温暖着她。英淑眼尖，早看出玉女在做什么，不容她把活藏起来，就把针线簸以及这个包那个包都翻了一遍，把一些该做的活都包起来一溜烟跑掉了。

这样一来，玉女手里只剩了一只没有缝完的袜子，把它缝完了就没事了。刚才英淑还劝她一定要睡一觉，可是她很难相信自己能睡得着。就是没事，她也睡不着了。因为就要离开这尚权住过的屋子，就要离开这尚权的梦想和希望展翅翱翔过的德山了。这一去，也许再也不能回到这个曾经倒下了一个战士，唯有一棵青葱的钻天杨孤立着的山坡上来漫步了。

缝完了一只袜子，手就感到松了。想到离别的时刻就在眼前，她更加心焦，百感交集，一种深情的留恋炽热地袭上心头。

他从针线簸里摸出尚权遗下的日记本。这本来放在柳条包的最下边，刚才为了缝背囊找布料的时候才随手拿出来放在针线簸里的。别的可以不带，尚权的遗物这本日记本是非带不可的。

玉女心不在焉地翻了几篇儿。这是尚权在吉林读书的时候写的日记。在这本受了潮发出浓厚的泥土气息的日记里，有着玉女没有去过然而又那么熟悉亲切的世界。她重新翻阅着已经读过好几十遍，甚至有些地方还留着她的泪痕的心爱的日记。

某个初次见面的同志给他的印象，激烈争论后的兴奋，一本新书的读后感，学校里发生的大小事情，以及各种新闻……这些仿佛仍旧散发着他那温暖气息的萧洒的字迹里，也有不少对别人并不能引起多大兴趣，但对尚权却是给他印象极深，使他那么激动和兴奋的事情。正因为这一点，这本日记对玉女才是那么宝贵。

英文老师的老往下滑的眼镜，北山公园的算卦先生，某个碾米厂的大肚子老板，口吐鲜血而死的独立军，在吉林车站过夜的来自全罗道的移民的一家，以及刊载了某一个混蛋的赞美死亡的诗和一个“蠢驴似的醉鬼”写的有关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牛头不对马嘴的论文的“低级趣味的黄色杂志”，这一切，都比她耳闻目睹亲身体验过的生活还要生动地浮现在眼前。

她不知不觉又翻到了每当打开它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要细读一遍的地方。写得很工整的字行里，金星同志的名字格外醒目。玉女用针尖把灯捻儿挑了挑，然后把本子拿到灯前。

金星同志，他是启明星。

韩兴洙也这样说，我也这样说。

在乌云笼罩着的祖国上空，升起了启明星，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这是今天在北山公园集会的学友会全体同学的共同感受。

金星同志今天发表了两个多钟头的讲话。他对现时代和朝鲜革命的深刻的分析和天才的预见，是任何大名鼎鼎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望尘莫及的，是完全独创的和高度完善的。他那正确、大胆、真实、精湛而又非常通俗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入了每个人的心，使人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一句话，我今天象获得了新生，无比地欢欣鼓舞，产生了勇气，产生了信心。

他的特点之一也许就在于他样样都很平凡而又不平凡吧。拿他今天的讲话来说，用的都是我们平时常用的语言和表达方法，然而这些平凡的语言一经过他的思维讲出来，就如千军万马驰骋全

球，又象巨大洪流奔腾澎湃，表现出那么精湛有力、深刻感人的思想。

在蓝天的衬托下，他振臂高呼，那慷慨激昂的讲话，给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受压迫的朝鲜人民照亮了新的前进道路，只要走这一条路，朝鲜人民就能开创出光荣和幸福的未来。

金星，他是我们三千万同胞独一无二的导航星……

于北山公园

日记到此中断了。玉女双手捧着它紧紧地贴在胸前，闭上了眼睛，耳边响起了尚权的声音，好象自己也站在北山公园，站在尚权的身边，动人的讲话在叩打着她的心弦。

尚权平时也常给她讲一些跟日记里写的类似的事情。

最难忘的是白雪覆盖着山野的初冬的一个夜晚，他俩一块到后山埋藏枪支的时刻。

那天深夜，玉女跟着尚权爬上了后山。尚权用草绳做成背带，背着一个用草袋裹起来的大包，玉女拿着铁锹和镐。到了山上，尚权刨了个大坑，把背来的东西埋藏起来，玉女站在较远的地方守望。

“玉女同志，”尚权走到山脚下声音颤抖着说，“好好记住，绕过大岩石往西南走十步有一棵孤立的山椒树，树底下埋着三支火绳枪和两支新式步枪。”

“常走的地方还能忘了？”

“啊，这下心里就松快了。”

尚权仰脸望着夜色深沉的黎明前的天空，感慨地说。

“玉女，到时候，咱们把那些枪起出来，去找金星同志，一辈子跟着他干革命。一想到那一天，我的心就跳，没法平静。你想想看，我也背着枪，玉女也背着枪，该多好。我们将作为革命者永远在一个队伍里前进。我们的前面也有队伍，后面也有队伍，可是咱们俩谁也不落下谁，要始终齐齐地并肩前进，一辈子这样走。”

玉女很感动，风雪吹打着脸颊她都不觉得，心里象玩跳板游戏时一样剧烈地跳动，连气都喘不上来。她两手紧紧地按着胸口，默默地跟着。

走了一段，尚权忽然声音沙哑地叫住了她。玉女抬眼一看，尚权已停下脚步，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紧盯着她说：

“玉女，可别忘了革命是艰苦的。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啊。所以，咱们对每一样工作都要很认真负责地去做。要抛开主观，要彻底根据无情的现实，对各种情况都作好准备。当然，这不是说一定会出什么事，我的意思是说对各种情况都作个万无一失的准备，这是地下工作者的义务。所以，你要好好记着我现在说的话。我不是说一定会出事，而是说也可能出事。假如我不能起出那些枪，你就替我担负起这个任务，跟同志们一起把那些枪起出来，去向金星同志报告。”

玉女听了，心脏顿时冰冷发僵，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哀求似地瞧着他。然而尚权神情严肃，简直象换了一个人。他并不安慰惊惧地站在风雪里发愣的姑娘，依然神色严峻地说：

“假如连你也不能起那些枪了，那你就要把我刚才说的话交代给另外一个人，懂吗？我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金星同志领导的朝鲜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

价值。”

说到最后，尚权才恢复了平素的快活和热情。玉女听了他最后的话，紧缩的心才松下来，转过脸去擦掉了眼角上的泪水，然而那时候她还没有完全理解尚权为什么说这些话。

现在，尚权的悲壮的预言都变成了现实。玉女爬上后山，绕过大岩石向西南走十步，在那棵依旧枯瘦的山椒树下，起出了枪支，并且替尚权向金星同志作了报告。只有他俩知道的秘密，只可告诉革命领袖的秘密，现在变成了五支枪，其中一支就要归自己来扛了。然而，要一辈子跟她扛着枪一块前进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啊，他那些话是不是不该说啊。他日夜想念的金星将军亲自来到了这穷乡僻壤，然而他见不到将军了。他曾经那么热烈地渴望一辈子赤胆忠心跟着金星同志干革命，却那么早就牺牲了，再也不能回到战斗队伍里来了。想起这一切，玉女心如刀割，万分难过。

她把袜子缝好了，同小袄一起叠好，然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时候，东边天开始呈现出灰白色，下弦月还挂在钻天杨的树梢上挥洒着淡淡的银光。

做早饭还太早，但也不想再呆在屋里了。她担心妈妈的身体，不忍心让多病的妈妈做厨房活，她想多搬一些柴进来，再把锅台干干净净地打扫一下。

她下到厨房刚揭开水缸的盖子，又想起了打水的事。柴可以由德权帮母亲搬进来，可是这整天不断使用的水谁来打呢？她忧伤地朝寂静的下屋望了一会，就顶着水罐走出了厨房。惨淡的月光轻轻地洒在拐向山后去的小路上，这是她过去时常跟尚权一起走的路，也是她每天顶着水罐不知来回走多少遍的路，但是在这

寂无声息的拂晓前，孤单单的一个人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心中不免有些凄凉。

走过长长的田埂，再越过长满了狗尾草的小坡，来到了山脚下。那个跟尚权并肩站在这里消磨的夜晚，是月夜不是月夜？是的，是月夜。另外也有风雪之夜，也有草虫唧唧鸣叫，安静和暖的春夜。每次都是尚权在身边陪伴着，没有月亮也觉得明亮，风雪呼啸也没有感到过寒冷。

到了泉边，她撩起裙子，蹲下去用葫芦瓢把水摇晃了一下，倒映在水里的弯月立时哭丧着脸，不情愿似地摆动着，破碎着，最后消失了。玉女咬着发颤的嘴唇，一瓢又一瓢地舀着水。

趁妈妈还没起来，把水缸打满了吧，连那个不用的大锅和酱缸都打满了吧，省得年老病弱的妈妈顶着水罐来打水，哪怕就是少跑那么几天也好啊。

她迈着快步匆匆地走着，水罐里的葫芦瓢叮叮咚咚不住地晃荡，晃出冰凉的水顺着水罐淌下来流到脸上。她习惯地频频用手甩着流到水罐底边上的水珠，快步走着，脑子里却仍在想着心事。

大水缸已经满了，大锅和酱缸里的水都要溢出来了，连大盆和脸盆里也都是满满的清水。她用抹布把水缸和锅盖都擦得干干净净。可是月亮还没有落，离天亮还有一些时间。她想往灶膛里点上火，又怕把昨夜很晚才睡的爹妈吵醒。于是拿出装泡菜的两个小坛子倒空洗净，想再打点水来把它灌满，一小坛子水也能煮一顿饭呢。她夹着水罐又来到了狗尾草沙沙作响的山脚下。泉水里又映出了惨白色的弯月，颤悠悠地好象在望着她嫣然而笑。

你的半边丢哪儿去了？用水瓢一舀，月亮就躲藏起来；水面刚恢复平静，月亮又出来嫣然而笑。她为月亮难过。真的，你的

半边哪儿去了？

她又想起了象个大银盘似的满月倒映在泉水里的那个夜晚。

是的，那个夜晚尚权真地说过月亮象个大银盘。

那是跟尚权认识后第二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在淅淅沥沥不停地下着雨的黄昏时候，他俩去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庄筹建妇女会，深夜才回来。这时候已经雨过天晴，月亮露出了圆脸。那时候，他俩还不是很熟，相处还有点拘谨，尚权只说些不冷也不算热的话，还不会说同这皎洁的月夜相称的温存话。到了德山沟，尚权夸起他们村里的泉水来，说那水有多么清凉，多么甘美。起初好象是为了打破难堪的沉默才找出这个话题的，但没说上几句，他这个生来就很热情的人，就固执地说自己家乡的泉水是天下最甘美的，硬拉着玉女跑下泥滑的坡路，来到了泉边。

玉女拗不过他，无可奈何地蹲下去，把两手并在一起捧了一捧水。因为尚权在背后看着，她不好意思把嘴凑上去喝，就把手举到嘴边上来，水却早已漏光了。

“怎么样，象蜂蜜一样甜吧？”

“真象蜂蜜一样。”

玉女虽然没有喝到一滴水，并不知道这水是什么味道，却这样低声回答。

“你看我喝，这个水得象黄牛饮水一样地喝， 才能喝出味道来……”

他说着就把腿跪在湿漉漉的石头上，双手支着地，趴下身去把脸凑到水面上，忽然，又僵住了似地不动了。

“你在看什么呀？”

“你来看看。”

泉水中，一轮明月拨开云彩，露出了圆圆的脸蛋。黑沉沉的水面顿时明亮起来，映出了浪峰一样起伏的云朵，月亮从紫蓝色的彩云中游出来，高悬在广阔无涯的天空中。

“啊，月亮！”

玉女好象第一次见到月亮似地合着两手轻声惊叫。

“象个大银盘。”

他俩小孩子一样头对着头看泉水，水里的月亮被挡住不见了，只有两张脸的轮廓模糊地浮在水面上望着他们。月亮也许是怕羞躲到云朵里去了吧，然而他俩仍以为他们是在望着月亮。

半晌，尚权抬起头来用不大自然的语气说：

“真象个大银盘，这样的月亮我还是头一次看见。”

可是月亮早躲到云彩后头看不见了，玉女两颊绯红发烫，找不出什么话来回答他。

“清新，纯洁，深沉……生，是多么美丽，多么有意义啊！”尚权仰脸望着月色朦胧的太空，象吟诗一样说着。

他这句话是怎样地洋溢着生的喜悦啊！然而他那风暴不能阻、高山不能挡的坚强的灵魂如今却长眠在一片金丝草之下。

一丝晨风轻轻吹过，惨白的月牙颤悠悠地晃了晃就消失了，从山坡上飘来一片树叶落在水面上。

然而玉女觉得在她眼前的水面上依然漂浮着尚权的幻影。

尚权披着被撕得稀烂的黑色学生服，露着青紫色的伤痕累累的肩头，脚踏着没膝深的积雪，一步一步走上了这个山坡。啊，他说月亮象大银盘一样那深情的话音哪里去了？他那一笑就露出一排雪白牙齿的嘴唇肿胀了，破裂了。但是他怀着比挥动草帽讲话时还要激昂的热情，在就义的最后一刻，给人们留下了最美丽

的遗言：

“乡亲们，他们把我拉到这里来，逼我讲背叛大家，背叛共产主义的话。要是我不讲，他们就要杀我。看，这里已经挖好了这样一个大坑。但是，乡亲们，我怎么能背叛你们呢？我怎么能背叛把我养大了的父母以及兄弟、朋友和邻居，背叛我的祖国呢？做人不求碌碌无为长命百岁，应该坚持正义宁死不屈！乡亲们，共产主义才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我们必须走这一条路，必须走金星将军指引的革命路。乡亲们，跟着金星将军走吧！将军一定会解放我们的祖国，引导大家走向幸福的社会。朝鲜革命的伟大领袖金星将军万岁！”

枪响了。绑着尚权的钻天杨上一片树叶飘落下来，紧接着其余的树叶象一群鸟雀一样飞散飘落。尚权的头垂下来了，但很快又抬起来，脸上浮起了总是给人深刻印象的笑容。

“乡亲们，将军一定会来的！”

又响起了一连串的枪声……

玉女颤抖抖地伸手捞起树叶，眼望着山坡上的钻天杨。是不是那天象一群鸟雀一样飘落的树叶现在仍在飘落？连草虫都沉睡不鸣的这黎明的寂静，是不是就是那天枪声响过以后笼罩大地的严肃默哀一般的沉寂？

玉女突然全身惊颤，抬起了头。她看见钻天杨下面有人影在移动。

黎明的晨曦清楚地烘托出一个高大的身影。

玉女怕自己是看花了眼，把头摇了摇，眯起眼睛。一点不错，是有人在默默地抬头凝望着参天的树梢，抚摸着树干，然后在树下慢慢地走起来。

是谁呢？玉女站起来看。起风了。她捋着头发不知不觉地往山坡上迈了一步。坡上那个人转过身面朝东方俯瞰着开阔的平原。

啊，是金星将军！

玉女呆呆地僵住不动了。

是伟大的革命领袖金星同志，这一夜整夜不眠地站在降着寒露的山梁上，望着钻天杨，抚摸着钻天扬，低头慢步走着。天一亮游击队就要离开这个矗立着钻天杨的德山沟了。同活着的人离别也许很简单，洒泪道别，总有相会之时。可是，为什么领袖这样默默无言地站在山梁上，直到夜尽天明，还在抚摸着不言不语的钻天杨？革命的领袖和革命的战士，中间凝结着死神也不能割断的爱戴和敬慕，信任和情谊。正是这种感情在挽留着他，不放他走。

世道寡情，人间多悲泪流成海，然而革命者决不流泪，他们在就义时也含着微笑，视死如归。

共产主义者的眼泪，即使是一滴，也不是个人的眼泪，它包含着人民大众为之而痛哭的悲伤。

金星同志又一次望着树梢，抬起一只手抚摸着粗糙的，渗着尚权的鲜血的树干。

玉女垂下了头。崇高而庄严的感情充满心间，驱散了她心中的一切悲伤。

她心里只有一种感情，只有对伟大的金星同志的敬爱在心中激荡。

热泪顺着她的两颊流下来，这已经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幸福的眼泪。她为有如此热爱人民、爱护战士的领袖而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感变成热泪，象泉水一样不尽地流淌。

玉女抬起泪水模糊的眼睛。东方的地平线上射出了千万道金色的朝霞，驱散了乳白色的薄雾。

金星同志缓步走下山坡来。

玉女来不及躲开，也无暇顾及将要发生什么，慌忙取下头上的垫圈，闪在路边站住了。这时，她看见远处山椒树丛中又有一个人远远地跟着金星同志走来。是韩兴洙。任何人都不知道，甚至将军本人也没有觉察到他在这样彻夜保卫着司令官同志。

尚权的日记中时常出现韩兴洙的名字。他在桦甸参加"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以来就一直跟随着金星同志，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热爱。他认为拥护和保卫金星同志是自己最大的义务，他从不表现自己，从不显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因此他的同志们说，他的积极性，他的组织能力，还可以学得来，赶得上，但是他对金星同志无限忠诚的精神却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吴尚权也曾表露过这种心情。他不管黑天白日，形影不离地跟随着和保卫着金星同志，他那默默无闻的每一个脚印，都渗透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友的无限深厚的热爱。玉女想到这些，感到很惭愧，深责自己以前只为个人的悲伤而痛哭挣扎。

韩兴洙走到坡顶上深情地望着钻天杨，然后又垂下头来抚摸着树干。

"这不是玉女同志吗？起得这么早？"

金星同志隔着老远就站住，声音洪亮地问。

"夜里……"玉女低头行礼，想问好，却不知怎样说才好，刚说了半截就说不出来了。

"听说你昨夜一直没睡，能挺得住头一次行军吗？"

他很不放心地问着，慢慢走到跟前，看见了泉水。

“这就是那个泉水吗？嗯，借水瓢用一下可以吗？”

玉女迅速从水罐里取出水瓢，舀水涮洗。

“让我舀吧，这样的泉水自己舀了喝才能喝出味儿来。”

他接过水瓢蹲下去舀了满满一瓢水。

泉水中映出了他痛快地喝着泉水的身影，看去简直象一幅画一样。

“啊，真凉快。”

玉女听着他愉快的声音，往坡顶上瞧了一眼。那里已经看不见韩兴洙，只有钻天杨在晨风中轻轻摇摆。

这是一个光明、崇高、充满希望的早晨。

金星同志帮玉女把水罐举到头顶上，然后转过身先迈开了脚步。

“怎么样，动身的准备都做好了？”

“是，都做好了，再没有牵挂的了。”

“那很好。何家村你捎信去了吗？”

“啊？”玉女愣住了，他怎么知道何家村呢？

“你的父母不是在何家村吗？”

金星同志好象不知道跟在后边的玉女愣住不动了，依旧慢慢地走着问。

“我的家在何家村。我已经写好了给爸爸的信。”

“写好了信？这里离你家只有八十里地，再说你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就不去看望一下吗？”

他深觉意外，站下来回头注视着玉女。玉女头顶着水罐低下了眼睛，她觉得将军的声音严厉地响在耳边。

过了一会，将军又开始迈动了脚步。朝霞渐渐消散，天空呈

现出蔚蓝的颜色。方才还象一块撕下的残云一样悬在天边的惨白的月牙，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听说你很忙，当然，你就要离开德山沟了，这里的事情也该安置好，不能忽视。尤其是考虑到玉女同志跟别人不同的处境，我是赞成和支持你的想法的。你大清早就顶着水罐来打水，这个心情也可以理解。但是，玉女同志，请你想想你的父亲吧，不管怎么说，最为你的悲伤而难过的不还是你的父母吗？你父亲对你说的话，我听了也非常感动。按理说，要是有可能，我本来应该替尚权同志去问候两位老人家。现在连你都不去向父亲母亲告别一下，那就不合乎情理了。”

玉女眼睛模糊了，路都看不清了，只因为路熟才本能地迈着脚步。她心里说，这是将军对我的责备，不是亲生父母谁还这样诚恳地责备我呢？她被将军的这种恩情感动，心头涌上一股热流，喉咙哽咽，情不自禁地扭动了一下脖子，仿佛是被头顶上的水罐压痛了似的。

“正好今天有马车要到那一带去，是我们的通信员要绕道经过那里。你准备一下，吃过早饭就到司令部来吧。”

“将军，请您带着我吧，我要跟着将军走，我已经给父亲写好了信。”玉女慌了，强按住激动欲哭的心，急忙说。

“呵呵，说了半天，好象你还没听明白。部队今天不能走了，要把这里的事情办完，恐怕还需要一天半的时间。所以，请你放心地去一趟吧。我们怎么会丢下玉女同志呢？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地去吧。去了，请你一定代我问候你的父亲。”

“将军！”

玉女终于哭了。头上的水罐不住地摇晃。她用一只手扶住了

水罐，但是肩膀不住地抽动，水罐仍然荡出了冰凉的清水。

将军好象什么都没有看见，没有觉察，不慌不忙地顺着狗尾草丛中的小道走了。灿烂的朝阳照耀着他宽阔的后背。

一条小道躺在草地上，盘到山腰就被丛生的杂草埋没消失了。但是玉女绕过熟悉的拐弯儿，一口气跑上了山顶。那里野花盛开，一朵朵洁白的野菊花点点洒在草地上。拐到东边山坡，是一片蓟草和野蔷薇，再往前就是艾蒿丛生的灌木林。

一到南边山坡，眼前豁然开朗。几棵柞树舞动着厚厚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树下绿草如茵，到处开放着各种野花。种种不知名的野鸟飞来飞去，悦耳地啼唱。吴尚权的墓就在这个向阳坡上。

玉女把背囊和步枪放在坟前石桌旁，摘来一抱白色的野菊花、红色的蔷薇花、淡紫色的桔梗花和羌活花，摆在坟前。不觉之间，土坟披上了绚丽多彩的鲜花衣裳。

玉女跪下来用手抚摸着石桌，阳光把石桌晒得热呼呼的。她把几枝倒下的花扶好，深情地望了一会儿坟墓。然后把枪握在手里，温柔亲切地轻声说：

“尚权同志，安息吧。我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按照你的愿望，我要一辈子跟着金星将军走革命的道路。我还要回到这里来的。咱俩不是一块儿走过了泥泞的道路吗？可是天晴了，我却要一个人走了。但是别难过，你给多少人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啊！你埋在山椒树下的枪，我已经起出来了。将军亲手把其中的一支挂在我的肩上，我背上这支枪，按照你的愿望跟着金星将军走，心里不知有多么高兴。现在我走了。等到把你生前的愿望都

实现了，我一定回来再看你，再见吧。”

玉女默默地站起来，背上背囊，背上步枪。她从石桌上的一堆鲜花中挑了一朵蔷薇花拿在手里，痴呆呆地朝坟墓望了好久，才一步一步地倒退着离开了墓地。

天空万里无云，一片碧蓝。

绿色的草原上，长长的背着枪的队伍象一股巨流滚滚向前。

玉女快步追上去，加入了行列。

* * *

一直跟到村外路口上送行的一片白花花的人群，越来越模糊了。但他们那依依不舍的送别的呼喊依然拖着长长的余音在耳边回荡。为了欢送游击队，全村的人都出来了，甚至邻村也来了很多老乡。这也是自然的事情，在这几天里，这一个地方就向游击队输送了一百多名新队员。而且游击队一来，一度不闻声息的各个革命组织都恢复起来了，附近的日本鬼子军队一听游击队来了，就吓得找借口转移，跑得无影无踪，地方的警察和自卫团之流更是钻进老鼠洞里，面也不敢露。

游击队满载着群众的恳切愿望、大声嘱托和挥泪送别的深厚情谊，绕过后山走进了平川。

晴朗的早晨，绿色草原散发着芳香，微风吹拂格外清爽。太阳已经升到东边山头上，然而大地还保存着夜间泛起的芬芳和润泽。茂密的杂草丛，露珠晶莹，草虫鸣叫。蔚蓝的晴天一望无际，一只云雀钻到高空宛转地歌唱，仿佛召唤着行人，诱惑着行人。

我们是燃遍全球的烈火，
是砸碎锁链的铁锤。

清脆的嗓音刚起了头，整个队伍顿时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整齐的步伐更有力地震撼着大地。

游击队在前进。把人民的一切愿望、抱负和信念深藏在铁铸一般坚实的宽阔的胸间，把一切仇恨、愤怒和悲伤象子弹一样推上枪膛，伟大革命思想的产儿抗日游击队在向前行进。

长长的队伍，头望不见尾，尾望不见头。队伍中有在吉林投入革命风暴茁壮成长起来的老练可靠的队员，也有在游击队成立时丢下锤子和镰刀拿起了枪的战士，还有在这次远征途中志愿报名入伍的新队员，其中包括吴尚权的叔伯兄弟吴仁权等德山的青年。队尾是英淑等几个女队员，昨晚从何家村赶回来的玉女也在当中背着枪矫健地前进。长长的队伍蜿蜒蜒滚滚向前，象一个人一样整齐活泼，很难认出谁是谁来。

留在安图的队伍也已经大大扩充，好多地方也都组织了游击队。这次一回到两江，就需要把所有的队伍汇成一支洪流，进行一次大整编。

“现在还只是一条河流，但是不久， 我们的河流就要汇成汪洋大海。”

金星同志走上低矮的土岗，望着滚滚向前的队伍，心中自语着。

跟在后边的韩兴洙和陈一万，也站下来无限感慨地望着队伍走过。

陈一万是要暂时留在德山工作的，今天跟部队走，一是为了

送行，二是为了到盘石地方同李红光同志接头。

钢铁的队伍在眼前奔腾前进；将军的胸中又有一支未来的巨流在汹涌澎湃。

在日本帝国主义践踏过的地方，剩下的并不仅仅是废墟，从被“讨伐”大火烧毁的断墙残壁和被铁蹄踩碎了的家当中传出的，也并不是只有哭泣和叹息声。

“打倒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在“讨伐”造成的血海中，在大火烧剩的废墟和灰烬中，新生的灵魂顽强地抬起头来，雄壮的斗争之歌压倒了悲泣和叹息。吴尚权的牺牲，催生了一百多名抗日游击队员；大沟庄被“讨伐”，换来了新的解放区——汪清游击根据地。

“好，较量较量吧，可是敌人已经错过了时机……”

金星同志心里说着，嘴角上浮起了一丝冷笑。

“你们赶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早到别的地方了。反正你们必须听我们的，我们叫你们到哪里你们就得到哪里，我们叫你们什么时候死你们就得什么时候死。就是这样，我们将形成一个海洋。”

金星同志的广阔胸怀里早已翻起了大海的汹涌浪涛。

他胸怀着如风云腾涌的伟大理想，放眼遥望着深远的蓝天。一只云雀象子弹一样向地平线上垂直飞落。长空万里，澄碧无云。

大地开始喷发出蒸腾的热气，淡紫色的游丝在草原上缭绕回旋。

左边出现了一座不高的荒山。

“呵呵，云雀已经飞到濛江去了吧。”

金星同志愉快地对身后的韩兴洙说。

九

两江村又热闹起来了。

今年春季，喜鹊从早晨就叫得格外欢的那么一个暖融融的日子的傍晚，抗日游击队的第一支队伍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从那以后，不觉之间过去了一个夏天，现在天气已颇有凉意了。

结束了几千里的远征后又回到两江的游击队战士们，都被分派到老乡们的家里，正在一面学习一面等待着司令部的命令。

队伍比春天壮大了好几倍，在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可靠了。每一个人都是装束整齐合身，动作迅速准确，完全习惯了部队生活。他们的枪和背囊，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散发着浓厚的游击队生活气息。

在春天朴兴德前来不熟练地行着举手礼报告采办纸张一事的这个院子里，金星同志来回地走着，心里正在综合和分析国内外的革命形势，总结几个月来对鸭绿江地区的远征，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

部队离开柳河以后，到濛江停留了两个月，一方面对新队员进行政治军事教育，一方面做争取反日救国军的工作。

随着队伍的壮大，新队员占的比重也增大了。这就迫切要求部队进一步加强政治军事教育。不但主力部队是这样，各地相继

建立起来的游击队也都是这样。

在濛江的时候，金星同志把政工人员派到各地区去，具体地指示他们要在各地举办短期讲习，组织当地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军政学习，并且亲自编写学习材料和提纲发给了他们。

在濛江进行的工作中，解决同救国军的关系问题占了很大的比重。

实现金星同志提出的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多么迫切多么需要，在今春同俞司令部队的关系中第一次得到了证明。后来在濛江的两个月活动和在这个两江地区所了解到的各地情况又一次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金星同志看出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会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决心采取积极的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同时还一直深切地注视着同敌人的反革命攻势有关的国内外形势。

他综合从各种报刊和通信员们得到的情报以及同群众接触中搜集到的材料，进行了分析，制定了对付形势的方针。

下半年的活动无疑地将要按照春天拟定的路程进行，但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曲折，这就需要对形势敏感，善于见机行事。

现在，金星同志在院子里踱着步子，望着落日的余辉陷入了沉思。

“大日本帝国”对大陆的进攻突然煞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千方百计地企图隐瞒这一变化，但破绽是藏不住的，国内外舆论已经有所觉察，正在议论纷纷。然而日帝的报刊和广播却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企图转移人们的注意。他们过分夸张地报道日军最近已经攻入中国热河；宣布日本已经承认伪“满洲国”是一个

国家。其实这都是他们的骗人把戏的一部分。

使他们这样煞费苦心，手忙脚乱的问题的焦点，归根结底，就是他们以为二十多年前已经完全解决了的朝鲜问题又被提到议程上来了。

“你们已经陷进了你们自己造成的废墟之中。现在陷到了大腿根，不久还要陷到腰部，陷到头顶……”

金星同志背着手慢慢走着这样自语说。

其实，理智的人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早就预见到会有今天了。

头綰小髻，身着和服，脚穿草鞋，蹬着自行车的武士，这就是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形状。俗话说“黑巫婆害煞人”，一生下来就象个鬼怪一样畸形的日本帝国主义，刚登上历史舞台就挥起了刀剑。

一八七一年腊月底，他们在横滨港为驻欧美全权公使岩仓送行，鸣放礼炮十九响，这实际上等于向早已选定了的海外侵略的对象宣布了战争。这以后没过几个月，他们侵吞了琉球，合并了冲绳，又跟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割据了台湾，继之又蛮横无理地强占了千岛群岛，还侵占了南桦太。之后，他们来了一个“鲸吞”，把朝鲜吞下肚子，“倒嚼”了一些时候，又张开大口咬住了满洲和中国大陆这块肥肉。

近来，他们的政界很是惶惶不安，议论纷纷，似乎他们也害怕自己的这种贪婪和蛮干不知会惹出什么祸来。

自从田中下台，五年以来总理大臣竟换了七个人，不稳事件一个接一个不断发生。

去年同“满洲事变”的发生同时出现的陆军青年将校会，是一

个过激派别，极端冒险，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几个月前，军阀举行“五一五政变”，把总理象只小狗一样杀掉了。

就是在敌人如此大混乱的时候，抗日游击队举行了这次远征。

为对付抗日游击队，敌人使出了先发制人的种种阴谋诡计。自从去年这个时候举行了“陆军三长官会议”以来，他们大力推行扩充军队和警察的措施，把朝鲜北部一带变成了刀枪林立，戒备森严的地方。

他们在满洲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同时，也在朝鲜勒紧了绞索。就是说，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最后的“扫荡”。去年一年之内，他们在朝鲜发动了八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检举，象用扫帚扫地一样扫出了共产主义者。他们特别把力量集中在间岛地方，去年和今年总共掀起了三十多次大检举。

然而情况为什么还这样糟？游击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居然这样无穷无尽地纵横驰骋在广阔无垠的原野上，从背后打击向大陆进攻的“皇军”的后脑勺？这到底是不是事实？

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统治者们最大的疑问和最气恼的事情。

他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四个步兵师经过釜山港北上，两个骑兵师和六个守备队驻屯军在清津港登陆。接着向关东军和驻朝日军下达了“大举讨伐”的命令，曾经标榜为“文化统治”的所谓“南棉北羊”、“自耕农创定”、“重农政策”、“一视同仁”、“内地延长主义”等冠冕堂皇的外衣也就完全脱掉了。

一切都杀光烧光，要在萌芽阶段消灭抗日游击队！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新近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使驻朝日军司令部和关东军突然停止了对大陆的进攻，急忙把矛头转向了新的目标。

专为扼杀以抗日游击队为中心的豆满江地区的革命力量而组织起来的所谓“间岛地区派遣队”，开始了军事调动。关东军的一部分路经吉林和敦化向东南进发，另一部分经过沈阳从天上崴子一带直插东北方向，与前一支部队画一对交叉线，企图追击游击队主力或赶到前面去截击游击队。“间岛地区派遣队”正在筹划着在这两翼的支援下完全消灭这一年夏季陆续建立起来的豆满江地区游击根据地。其中一个联队作为中心，沿着钟城和会宁的对岸逆流而上，直插汪清地区，企图为攻入根据地打开第一个突破口。

金星同志举起拳头猛力斜劈下去，心里断然地说：

“对，要把敌人‘讨伐’根据地的总计划在它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打个粉碎！”

稍过了一会儿，他让传令兵去叫韩兴洙和田广植。说完就走进了屋子。

* * *

崔七星从两江动身后的第三天，来到了木贼沟的后山上。

经过一千多里行军，他的军装已经褪色，脸晒得黝黑，也瘦了些。肩上扛着一支火绳枪，跟他很相称。他用手遮着阳光，望着开始蒙上了大山黑影的山村。

这个地方木贼草特别多，因此都叫它木贼沟。它位于一条地势象手指缝一样的峡谷的尽头，傍着一条河，密密麻麻地聚居着一百多户人家。一条大路纵贯全村，连接着东北和西南两地方。

太阳悬在西山顶，连小石子儿都投下了长长的黑影的时候，

崔七星来到了自家的院子。

房子连影儿都没有了。被烧焦的房柱横七竖八地倒在灰堆里，火炕塌了，露出了炕石，风一吹，就飞起一片灰土。

崔七星心里一沉，失神地呆望着四周。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虽然听过很多，但没想到会如此迅速如此残酷地直接扑到他的头上来。他觉得头晕目眩，心口象火烧烟熏一样难受。

他把背囊放在一块石头上，跑到小土岗上往下一看，在这木贼沟里，唯独这个叫泉水沟的村庄全部烧成了灰烬。他心口突突地跳，嗓子都冒出了烟，趔趔趄趄地挪动着脚步，不住地望着下面显然什么都找不到了的村庄。

他脸上蒙上了绝望的阴影。他捂着胸口踉踉跄跄地来到了熟悉的泉边，趴在石头上咕嘟咕嘟地喝着泉水，好象要浇灭心中燃烧的大火似的。

正在这时候，夹着水罐来打水的妞妞妈，看见一个人趴在那儿喝水，水里映出了一张粗黑的大脸，背上还背着一支吓人的大枪，不禁惊愕地倒退了一步说：

“哎哟，天下还有这样的新鲜事……”

爱说话的妞妞妈把水罐放在地上，走到崔七星的面前，依然带着惊异的神情，摊着两手说：

“我当是谁呢，都说你当兵去了，我还不信呢……”

她打量着崔七星，只见他头戴被雨水淋得有点发皱的军帽，挺着胸脯，腰系皮带，脚穿轻便劳动鞋，不禁又赞叹地说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急急忙忙舀满了水，就顶着水罐快步往坡下走去，挺硬的粗麻布裙擦得路边杂草刷刷地响。她胖胖的身材，

喊出的声音却很清脆优美：

“新媳妇，当兵的回来啦，当兵的回来啦。”

她喊了好几遍，草帘子才掀开，崔七星的妻子双旋儿慌慌张张连鞋都没顾得穿，就踉跄着跑出来。

妞妞妈就好象是她把丢了的人给找回来了似的，顶着水罐咭哩哇啦地说一通，就朝着稀稀拉拉的一些草棚走去了。

崔七星和他的妻子只是你看我，我看你，一时说不出话来。双旋儿愣了半天，才清醒过来，手按着胸口走上前去说了一声：

“回来啦？”

听到这日夜怀念的妻子的声音，崔七星的大脸立时浮起了微笑。他用军人特有的步法，噔噔噔地走上前去一把握住了妻子的手。

“过得好吗？”

刹那间，双旋儿象受了惊一样，睁大眼睛瞧了一会儿，忽然哽咽着扭过脸去。崔七星顿时不安起来，象小孩子紧抓着美丽的小鸟怕它飞了似的用力抱住了妻子的肩膀：

“看你，哭什么。”

他虽然是个粗人，却以为自己比妻子温柔。他这句话的意思好象是想说，高兴的时候应该做出个高兴的样子来，可是还是说得那么简单生硬。他这个那个地问候了妻子，就拉着妻子的手向挂着草帘子的草棚走去。

双旋儿抬起她那发缝分得笔直的头，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瞅着丈夫，伸手想从丈夫的背上接过背囊，但是忽然又把手缩回来掩住了朱红色的嘴唇。

“你有枪。”

“哈哈哈，当兵嘛，当然得有枪了……”崔七星且不卸背囊，先把枪拿下来举到面前。

双旋儿又吃了一惊，眼睛瞪得溜圆。她发现丈夫言语行动都大大地变了样：说话爽朗，声音洪亮，不象过去那样吭吭吃吃了；腰板伸得直直的，举止潇洒有气魄，不象过去那样弯腰弓背了。

她扬起长长的睫毛抿嘴笑了。丈夫推了她一把，她才掀开草帘进了屋。

棚子里象黑夜一样幽暗，棚顶低矮，直不起腰，上面覆盖着蒿草，满屋都是冲鼻子的蒿子味。崔七星猫着腰进来，把枪立在墙角里，拿下背囊往炕上一撇，自己弯腿坐在锅台上。

他心里装着准备见了妻子说上几天几夜的话，可是真地见了面，却一句话都想不起来了，只是咧着嘴呵呵地笑。

呆了半晌，才说了些久别重逢的亲人通常说的那些话，鞋也不脱就仰脸躺在炕上。

家里除了父亲咳嗽病又发作，上前村亲戚家去打针还没回来以外，没有发生什么变故，这就是他离家以后家里的全部情况。至于他这个全部家当还不够装一背架的家，为什么又变得这样可怜，就用不着问了。

“怎么又回来了？我以为你不再回来了呢。”

“谁说不回来啦？我说国家独立了就回来嘛。”

“走的时候你说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那倒也是，这次不回来，可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这次怎么回来啦？”

崔七星不禁红了脸。

部队回到两江休整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家来了。他思念闹病的父亲，也怀念着妻子。可是他不好意思请假回家探望，只在心里暗自发愁。后来碰上了朴兴德这个老精灵鬼抛出的掏心钩子，崔七星不由自主地露了点这桩心事。没过几天，朴兴德拿来一个小包交给他，要他赶紧回家一趟去看看。起初，崔七星一口拒绝了，他说游击队员绝不能为私事跑回家去，况且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把锄头装在背囊里的崔七星了。可是朴兴德说这是连长的指示，几乎是硬逼着他回家的。

崔七星不好意思把这些经过都告诉妻子，忽闪着黑睫毛，呆了一会儿，才回答说："因为惦着爸爸的病……还因为想着你。"不过这后一句话刚要冒出来，又硬咽回去了。

太阳藏到山后去了，西山的黑影完全罩住了整个村庄。崔七星脱掉上衣，到各个草棚看望了久别的乡亲们，才回家来又躺下了。

妻子在淘米。她头发乌黑发亮，额下一双沉静的眼睛总是垂着上眼皮，鼻子小巧端正。崔七星望着面貌清秀的妻子，简直入了迷。他痴呆呆地望着，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坐起来把屋角上的背囊拉过来。

"我给你带来了礼物。"

"当兵的还有啥礼物啊。"

双旋儿微微翘起的嘴唇一张，露出了一排象葫芦子儿一样雪白的牙齿。

"你猜猜看。"

崔七星把鼓鼓的背囊放在膝前，咧嘴一笑，不大的眼睛眯得

只剩下一道缝了。

“那我怎么猜得着！”

“看了就知道吧？”

把背囊推给妻子，自己又躺下去偷眼看着妻子的神情。

双旋儿刚解开背囊，就不禁把身子一缩惊叫起来：

“哎呀妈呀，你可真是……”

“怎么啦？”

“真是……”

背囊里露出了朴兴德送的海带和大米。

双旋儿一摸海带，沙沙地响，又咸又香的气味直冲鼻子。她的手在微微地颤抖。她垂下眼睛轻轻地摇着头，觉得海带正向她述说着丈夫的比千言万语还要绵长深厚的情意。她满脸绯红，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她想镇静下来，赶紧把背囊推到一边，拿起水罐走出去了。

晚上，两口子面对面地坐下来吃饭。掉了牙的一大碗盛着小米饭，一碟油炒黄酱和杂拌青菜，这就是全部晚餐了。崔七星把饭倒在一大碗冷水里，就着酱和菜，狼吞虎咽地吃着，一面还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开了他参军以来耳闻目睹的种种事情。

他这个从前除了回答别人的问话以外整天不说一句话的人，现在话也说得多了，知道的事也多了。他兴致勃勃，用手比比画画地说着，有时候逗人发笑，有时候还叫人流泪。

吃过晚饭，双旋儿坐在油灯前做针线，七星枕着胳膊躺在炕上继续说着话。

他讲了参军的时候怎样碰上那个名叫朴兴德的人，朴兴德又怎样拿《共产党宣言》把他考出了一身汗，后来又怎样穿上军装

领了大枪。还说在横越白头山的千里行军路上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会了国文字母，现在多少能看点会写点了。他装着很谦虚的样子把自己显摆了一番。他又告诉妻子说，队里还有女队员，也有小战士，大家都做饭，都自己做针线，还有不少能说会道非常有趣的同志，连他们的名字、性格和爱好等各种特点都讲了。

讲了半天，他突然感到自己嘴太笨了。因为他看到妻子对他讲的穿军装，背大枪，有女队员，学识字等等，还多少表示一些惊讶和兴趣，但是对别的事情却无动于衷，只顾做自己的针线活。

“怎么样，不简单吧？”

“真了不起。你真象个小孩子一样了。”

“什么？嘿，刚才说的还只是个开头儿，最带劲的正文还在后头呢。”

“性子也变急了。”

“哈哈，你算说对了。要是慢腾腾的，就甭想在游击队里呆，就绝对不能进行战斗。”

双旋儿又吃了一惊。她发现丈夫说话也变样了，简直跟上回开妇女会的时候区里来的干部一样，句句都有“绝对”啦“战斗”啦一类的新词儿。

她给丈夫过去穿的麻布衬衫钉着扣子，不说话，只是笑。

“来，我现在要说的话，你可不能当耳旁风，要好好听着。”

崔七星一骨碌爬起来要过一碗凉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开始讲开了金星将军。

他说，金星将军从很早以前，也就是从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就肩起了全体朝鲜人民的命运，领导着革命，今年春天又组织了

武装游击队，领导游击队打日本鬼子。这一次，他跟着金星将军一直到了鸭绿江地区。就是这位金星将军，亲手给他钉了笔记本，还替他写上工整的楷书字叫他学习认字。那天晚上，他感动得哭了，一夜没睡着。

双旋儿停下手里的活，望着他的比以前更加结实，显得很自豪的脸庞。

夜深了，蟋蟀在草丛中尽情欢唱。

崔七星的话匣子还没有掏完。这会儿他主要是用同过去对比的方式津津有味地谈着充满浪漫主义的未来。他说，过去认为是命里注定的长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将来斗争胜利了，解放了祖国，建设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工人和农民就能做国家的主人了。现在还有日本鬼子，住的是躺在炕上看得见星星的破草棚，但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在无所羡慕的先进制度下享受幸福的生活。

他望着艾蒿垂下来的顶棚，沉浸在茫茫无际的幻想里，拉着叫他说得入了迷的妻子，在他的幻想世界里遨游。一会儿飞向遥远遥远的未来，一会儿又把她引进了幸福和睦的宽裕家庭。

忘了手里的针线活，出神地望着丈夫的淳朴的双旋儿，深信丈夫说的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她为之而高兴，觉得胸襟突然开阔起来了。

他们谈着谈着，不觉已到快天亮的时候了，才铺被睡下。崔七星把屋角上的枪拿过来放在枕边，又开始谈起了枪。

他告诉妻子说，游击队员的每支枪，都渗透着崇高深远的理想，有些枪还渗着战友的鲜血。接着还讲了他跟韩兴洙到通化第一次开枪打鬼子的故事。他说，方才说的一切，解放啊，独立啊，

社会主义啊，幸福生活啊，都得有这枪杆子才能打出来。

他把枕头垫在胸脯底下，抓起火绳枪摸了摸枪托，炫耀地做了几下开枪的样子。

“这叫什么枪？”双旋儿忽然问。

“叫火绳枪。”

“是好枪吗？”

“不算太好，是老式的。”

“那么说，你还没有领到好枪，是你打仗打得不够好吧？”

“你说对了，打得还不好，可是我一定会夺一条好枪来的。”崔七星坦白地承认，表情不免有些尴尬。

他眼下最大的希图就是拿到一条好枪。他严肃地说：

“金星将军说过，武器从哪里来呢？有钱可以买，也可以造，但是最快的办法就是夺取敌人的。将军还说，要夺取武器，就要不怕牺牲。所以呀，武器不是从哪里领来的，是要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你是个妇女会员嘛，这点儿道理早该知道了，呵呵。”

他这个一向说不过妻子的丈夫，今天居然头一次说出了有斤两的话。

这时候，远处不知是什么地方响起了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是枪声。”

双旋儿神情紧张，圆睁着眼睛瞅着丈夫，崔七星却满不在乎地说：

“别怕，鬼子们现在可不能随便逞凶了。”

双旋儿这才松了一口气，放心地吹熄了油灯。

*　　*　　*

第二天清晨，逃难的人群开始涌进木贼沟的本庄来了。

不久，鬼子“讨伐队”追到了木贼沟村前，用机枪扫射着。

听逃难的人们说，鬼子兵正象潮水一样涌向整个豆满江沿岸地区进行“讨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妇女们背着孩子，顶着东西，男人们搀扶着或背着被打伤的人，大一点的孩子都挤在牛车上，象被大浪推着一样，成群地逃过来。

崔七星坐立不安，几次跑到外面去看，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当他第三次出去又回来的时候，妻子说：

“你一个人先躲躲吧。”

她开始疼痛已经好几个钟头了，脸色煞白，呼吸急促。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呻吟起来。

妞妞妈牵着五六岁的小女儿，顶着一个包袱，掀开了草帘子：

“鬼子来啦，鬼子！你们怎么了，还不知道吗？”

崔七星迎上去告诉她说他妻子突然不舒服了。

“哎哟，偏赶上这兵慌马乱的时候要生孩子。”妞妞妈放下包袱嚷嚷着跑进了草棚。

“我背着她走。”

“啧啧，你这个叔叔疯啦？”

“鬼子来了嘛。”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可得听我的。”

崔七星又跑到外面朝村口望去。只见向村口涌来的逃难的人

群忽然又往高粱地里跑起来。“讨伐队”跟着朝高粱地开了机枪。

村庄起火了，火焰冲天，浓烟被南风吹刮，弥漫在整个山沟里。到处是撕人心肺的哭喊声。

崔七星咬着嘴唇，握紧拳头望了一会，然后跑到山上，顺着山脊朝着熟悉的山嘴子跑去。他那手提火绳枪的身影，忽隐忽现地飞跑着。他心想，尽管只有一个人和一支火绳枪，只要占据有利的地形射击，就能打败敌人。他决心显一显自己练了这么多日子的好枪法。

他箭也似地跑到村口象两根门柱一样直立着的岩石旁，肚皮紧贴着地趴在岩石下面，往枪里装了火药和铅丸子。然后把枪口对准站在高粱地头上开枪的黑压压的一大群鬼子兵点了火。肩膀一震，枪口喷出火光。随着震耳的枪声，一个鬼子滚下坡去了。

“要来就来吧，狗崽子们，给你们点厉害瞧瞧。”

他喘着粗气又装上了火药。上回跟韩兴洙两个人打鬼子的时候，不知怎的，心口跳的厉害，不知道怎样才好。可是这一回，心里很踏实，沉着。

这时候，不远的地方接连响起了枪声，开头比较稀疏，后来就一阵比一阵紧起来。

崔七星又放了一枪，再往四下一看，他的左下方一个岗子上出现了四五十个穿草绿色军装的人。

“咦，那不是游击队吗？”他握着枪，抬头再仔细看看，分明是游击队。

“好了，这下子够你们鬼子受的了。”

他劲头更足了，迅速地又装上了一包火药。

崔基甲指挥的延吉连队，接到司令部的命令，急忙赶到这

里，立刻投入了战斗。

司令部决定在木贼沟一带打响冬季作战的第一枪。于是作了这样的作战部署：主力部队从两江出发沿着豆满江南下，到木贼沟附近同延吉连队会师，把北上的“间岛地区派遣队”的主力赶进峡谷全部吃掉。

金星同志考虑到游击队的今年冬季活动方针，对这次战斗赋予很大的意义。他强调说，首先，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是各地游击队的协同作战，是要在号称“无敌皇军”的“间岛地区派遣队”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决定性地打掉其锐气的战斗。这次战斗对于游击队的军事活动，对于增强人民的信心和叫敌人明白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突然打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游击队开始了掩护射击，逃难的人们趁机跑到泉水沟，准备隐蔽到山里去。

崔七星更加勇气百倍，爬起来挪到更有利于打敌人的鹿岩下边。

这里已经有十五六名游击队员三三两两分成好几个小组，分别占据视界开阔的突出点，一个一个地瞄准敌人射击。他们弹不虚发，差不多一枪就撂倒一个鬼子。显然是弹药不多，在尽力节省着。没有枪的游击队员就用石头打敌人，把大石头滚下山去阻止敌人冲上来。

然而敌人仗着数量上的优势，拨一半人跟游击队对战，另一半人按照他们预定的计划冲进了村庄。

傍晌午的时候，前庄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敌人开始冲向中庄和泉水沟。

崔七星冒着弹雨，迅速敏捷地搬起石头往下滚，有的整块滚

下去，有的撞在大岩石上崩裂成无数的碎块飞落在敌人的头上。敌人爬上来一点，就被石头压下去，压下去又被枪子儿撂倒。

太阳偏西的时候，形势对游击队非常不利了。游击队寡不敌众，位置已经暴露，弹药也快用完了。“讨伐队”好象就等着这个时候似的，看到游击队枪声稀了，就更猛烈地扑上来。他们一部分攻打高地，另一部分在中庄大肆烧杀。中庄一边傍河，上游又是高耸陡峭的大山。惊慌的老乡们一下子挤在这个死胡同里无路可逃了。他们多半都是延吉一带来的，也有从其他地方来的。

游击队拼命掩护着群众，设法把群众带到泉水沟再隐蔽到山上去。他们用已经剩下不多的子弹和石头竭力阻止敌人前进。

被压到中庄来的群众，看形势不好，都决心要同鬼子们拼。他们把老弱妇孺围在当中，举起石头、扎枪和棍棒，准备跟鬼子们拼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白光明老师跑到外面来，把挤在两栋三间大的圆木房里的三十多个男女学生都集合在院子里。然后绕到房后喊贞玉：

“快出来，‘讨伐队’都进村了，快！”

他这个文弱又有肺病的人，今天却格外敏捷快当。

身穿白袄黑裙的短发姑娘贞玉推门跳出来。

他们在永坪分手以后，上个月在离这里有五十里的碑石口又碰上了。贞玉没有放弃教孩子们读书的决心，终于请来了白光明。那时候，白光明为躲避鬼子的“讨伐”，正往北方逃难，碰巧路上遇到贞玉，就跟着她来到了这个看来比较安全的木贼沟。

“快领着孩子们出村。”白光明脸色煞白地说。

“知道了。”贞玉立刻绕到房后去。

白光明突然想起，不应该在学生面前表现出慌张。于是，他走到院子的一旁，抬起脸，闪动着金丝眼镜喊：

“孩子们，看看那个山头，游击队叔叔们来了，他们在打鬼子。大家都唱起歌来吧！”

看到老师这样从容镇定，学生们都产生了勇气。

“是咱们的游击队！”孩子们欢呼起来。

脖子细长，眼睛黑亮的一男吹起了号，比他稍大的尚勋先带头唱一句，孩子们也都大声跟着唱起来：

……

奔向决战的疆场，展开游击战，

高举手中的钢枪……

……

枪弹打进泥墙，发出噗噗的声音。孩子们背着背囊，挎着胳臂，对着山顶高声歌唱。

白光明穿着棉布翻领西服，竖起了领子，显得更加憔悴单薄。他站在院子当中，凄切地望着山顶，望着孩子们。

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再过几分钟，“讨伐队”就要打进来，象春天在大沟庄干的那样用刺刀把人们一个个地扎死，或者赶进房子里放火烧死。

白光明抱着一种知识分子的预感，想象着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暗自下了悲壮的决心。

他叫学生们不要挤在一块，要按分队分开跑到泉水沟去躲避。然后他拿起从没放过一枪的火绳枪，跑到三四栋草房后边的

圆木房墙角旁边卧倒了。

另一方面，金贞玉跑回屋里，告诉杏琴大嫂没有她的话绝对不要叫孩子们散开。然后从屋里边一个个地往外抱有病的孩子。

“贞玉同志，你等等。”

白光明看见这个情景，跑去带了几个较大的学生来，要他们每人背一个金贞玉照料的病孩子过河。

这些儿童团员立刻跑进屋里，把孩子们都背出来了。其实，他们也不比那些孩子大多少，顶多也不过大一两岁，但他们都在儿童团里受过训练，都很认真地担负起了任务。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讨伐队”正在渡过河来，向村里开着火。哪里有人影，就朝哪里开枪。

贞玉抱着病孩子，跺着脚忿怒地骂着：“死鬼子，死鬼子！”

学生们都惊恐地眨着眼睛，望着白光明，期待着他想出什么办法来。

白光明垂着上眼皮，瘦弱的身体不住地抖动，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

* * *

金星同志登上了泉水沟的后山。

他朝浓烟弥漫，孩子们哭喊的村庄望了望，就拔出手枪往下跑去。他跳到一块岩石上，观察游击队员们跑上去占据战斗位置。

在部署战斗的时候，金星同志告诉每个指挥员说，首先必须考虑到敌人是仗着他们数量上的优势的，而且从来没有遇到过朝鲜人民的抵抗。因此，他们必然骄横残暴，但一遇到打击，又一

定会十分胆怯。他鼓励说，只要把敌人赶到峡谷里集中力量猛打，就能击败这支“无敌皇军”。

金星同志还指出，如果在这个地方不给这支傲慢残暴的“间岛地区派遣队”的主力以决定性的打击，那末刚诞生的游击队和它的根据地就有可能全部被消灭。敌人就是抱着消灭游击队及其根据地的目的，调动了足以实现这一目的的庞大兵力。所有的侵略者都一样，一旦看出对方力量薄弱，就更加骄横，更加残暴。他接着指出，特别是我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游击队身上，在这严峻的时刻都注视着自己的儿女在怎样战斗。他说，全体游击队员要知道这场战斗将决定革命的存亡，因此必须奋力作战，争取胜利。从当前情况来看，敌人已经中了我们的计，被诱入了狭窄不利的峡谷。

金星同志命令崔基甲的连队迅速转移到中庄的后方，命令田广植迂回到敌人的侧翼进行侧击。最关键的泉水沟村口，则派了韩兴洙。

他把举在头上的手枪有力地一挥，开了一枪。随着指挥部的这一信号，四个方面同时开了火，到处发出哇哇的喊杀声，山顶上滚下数不尽的大石头。枪声、喊声此起彼落，山山相应，狭窄的木贼沟峡谷好象都要被震飞了。

传令兵边仁哲从山下飞快地跑上来。他是刚才战斗打响的时候跑到韩兴洙所在的右翼棱线去传达命令的，现在跑回来异常兴奋地转动着乌黑发亮的眼珠，向司令官同志报告令人痛快的战斗场面。

的确，全体游击队员都兴奋得不得了。入伍以来，他们日夜不停地，甚至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也勤学苦练，练出了一手好

枪法，一直盼望着能够早一点显一显自己的本领。今天，他们终于投入了这场大规模的战斗。

“队员们士气很高。他们一面开枪，一面喊又打中了一个鬼子。有的队员滚下大石头，砸死了大群鬼子。”

边仁哲象背书似地汇报了连长的报告和自己亲眼看到的场面。

战斗越打越激烈。忽然，一道尖厉刺耳的金属嗖哨声从身边飞过。站在两边的两个警卫员赶紧护住金星同志，说位置已经被敌人发现，应该立刻换一个地方。

“不要紧，没事。敌人正在企图逃窜。看，那个站在前头的鬼子不是掉过头去往回蹭呢吗？”

他那豪放的笑声激荡着山谷。

他正在把战斗引向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已经看出了敌人的惨败。

敌人起初来势很凶，后来受到挫折，就踌躇不前了，只是盲目地瞎打；最后看出继续对抗已经毫无意义，意识到他们已经无法对付分散隐蔽在险山上的游击队了，就只是强作镇静地硬顶着。而游击队却居高临下，一个个都在瞄准射击。

金星同志命令全队集中射击河堤上的敌军指挥部。

这样一来，那些毫无顾忌地追赶群众跑到开阔地上来的敌人就乱了阵，火力也分散了，减弱了。

金星同志叫传令兵告诉全队，命令他们继续猛打，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不久，敌人开始退却了。几个鬼子回头一跑，大约一个连的鬼子兵就都跟着退到河堤后边去了。

游击队员们隐蔽在突出的岩石丛里，继续朝山下的敌人射击。他们一面射击一面喊着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消灭日本鬼子，给牺牲的父母兄弟报仇！”

田广植和二连都派人送来了报告。

敌人的指挥部受到沉重的打击，也开始退却了。蹚过村前河沟来的鬼子也被打回去了。他们刚逃到毫无遮掩的河边，游击队的子弹就一个个地追上了他们。

英淑从山脚下跑回来了。她是司令官同志刚到这里就派去找崔七星的。

她下巴颏上挂着汗珠，脸涨得通红，站到司令官同志的面前报告说：

“崔七星同志不在家，说是带着枪跑出去了……”她气喘得话都说不出来。

司令官同志笑着做手势，要她慢慢说。可是英淑有急事要报告，急得胸脯剧烈地起落，喘息着说：

“现在，崔七星同志的家里，他爱人病着，就要生孩子了。”

“生孩子了？”

金星同志吃惊地念道了一句。但很快又微笑着说：

“崔同志不在家，你怎么就回来了？”

英淑动了动嘴唇，没有答上来。

过了一会儿，司令官同志又问崔七星的家在哪里。

英淑张开双眼皮，用手指了指有几个草棚子的山沟。

“快回去照顾产妇吧。”

英淑好象还要说什么，迟疑了片刻，才行个军礼，扭身跑下

山去了。

金星同志意思深远地望着英淑消失的方向。他心潮起伏，觉得应该为这个在烈火中诞生的新生命做一点什么事情了。

他又听了各处的报告，沉思了一会，叫过边仁哲来断然地说：

“你看见那边有几个草棚子吧，崔七星同志的家就在那边。现在马上通知各连，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绝不许让敌人过那个横在村前的土坡。”

边仁哲箭也似地跑下山去。

* * *

加入延吉连队作战的崔七星，听说司令部来到了后山，高兴得简直要跳起舞来了。

他抬起沾满灰尘的黑脸，兴致勃勃地向延吉连队战友们介绍了司令部率领的队伍如何如何了不起，然后满有信心地说这场战斗的胜利已经不成问题了。延吉连队的同志们听了他这个直接保卫司令官同志的队员的话，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当延吉连队根据指挥部的命令向中庄后方转移阵地的时候，崔七星报告了一声就离开了他们。他提着火绳枪爬上了山顶，这正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隐蔽在岩石丛里望着战斗情景，心里忽然闪出了一个好主意：趁这个机会夺一支好枪回连队去。他顾不得多想，跳起来穿过山枣藤就往山下跑。跑到河边，趴在草丛里朝前看了看，立刻开始匍匐前进。不远就是河堤，鬼子们趴在那儿朝村里开枪。他想，要闪电一样扑上去骑上一个鬼子，掐小

鸡儿似地掐死他。以后呢？那就不管了，爱怎样就怎样吧，反正要抱住一条好枪死不放手，割我的脖子我也不放就是了。

他一下一下地往前爬，看准了一个叉开两腿趴在艾草丛里打枪的黄鬼子。

当他爬到离那个鬼子有三十米左右的时候，战斗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虽然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变化却是非常明显。鬼子们忽然都乱了阵，四散奔逃。我军火力猛烈准确，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只要跳上去抓住一个吓破了胆的鬼子，就能夺到一条好枪。

崔七星得意地微笑着，朝艾草茂密的河堤爬去。他忽然发现一个鬼子躺在沙滩上，手拿着一支步枪。真没想到幸运来得这么容易。他象饿急了的人见到大米饭一样，不顾一切地跳起来溅着泥水扑过去，要抓那支枪。可是就在这时候，那个他以为死了的鬼子啪地开了一枪。这个鬼子是刚才从村子里逃回来的，看到自己的伙伴跑到这块开阔地上，就在游击队的准确射击下一个个丧了命，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躺在沙滩草丛里装死，想找空子逃走。

崔七星也顾不得鬼子打出的黑豆豆会要了他的命，一个箭步跳过去骑在鬼子的肚子上，抓住了枪托。不料这个鬼子力气大得象头牛，一把抱住崔七星，直起上半身，把崔七星压在底下挥拳就打。崔七星顿时感到眼前冒火星，胸口憋气，就象几年前给地主家扒炕那天钻到土坑里挖土的时候，土层塌下来把他压在底下一样难受。他大吼一声，照鬼子的心窝猛击一拳，同时用尽全身力气也直起了上半身。这样，两个人就都坐起来。鬼子又照崔七星的下巴颏重重地给了一拳。崔七星挨了这一下，脖子歪扭，神志恍惚，手指头都酥软无力了。鬼子准备再猛击他的致命要害，把

一个朝鲜青年痛快地打翻在地。随着一声刺耳的吼叫，崔七星的胸口又挨了沉重的一击，他喉咙里嗝儿喽一声，上身就朝前倒下去。鬼子胜利地狞笑着要抽出大腿逃跑。然而就在这时候，崔七星伸出铁耙一样粗大的手掐住敌人的脖子，又用脑门子猛撞了一下鬼子的胸口。

“小鬼子，比试比试，看你的木趿拉儿硬，还是我的草鞋硬，狗日的！”

崔七星掐住仰脸倒下去的鬼子的喉咙，使劲往下压。他那一双又粗又黑的大手无情地按住鬼子的又白又胖的脖子。一个往下按，一个往上抬，抬上来又按下去地反复了五六次。不多一会儿，崔七星听见鬼子的喉咙里发出了用小漏斗漏水一样咕噜咕噜的响声，接着，鬼子的不住踢蹬的腿和脚也伸得直直的不动弹了。

“你能逃得出革命的手掌？”

他看看鬼子不动了，才吐出灌了一嘴的沙子，从草棵里捡起了步枪。

“喂，你这个小木趿拉儿，为了给我送这个礼物，飘洋过海，跑的够远的啊！”

他擦掉了枪托上的泥土，又吐了一口唾沫，转身走了。

他走在河滩上，觉得脚硌得生疼，这才发现鞋丢了。

他抬起沾满灰尘的脸，朝四周看去，真是一片凌乱的修罗场。草地上蒙着厚厚的尘土，到处被践踏得稀烂八糟，泥泞不堪，横七竖八地躺着死尸，水洼里漂着殷红的血污。微风吹来刺鼻的腥臭和淡蓝色的烟雾，显然是什么地方还在燃烧。

河边一个斜坡上，有几根细高的艾草，下边直挺挺地趴着一

个鬼子，张开的嘴啃着地皮，看去只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凡是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都有凌乱的脚印和闪亮的弹壳。

崔七星咧开象红砖一样颜色的厚嘴唇，露出大门牙，呵呵呵地放声笑了。

他把刚夺来的枪往上颠了颠，然后跛着脚一踬一踬地绕过死尸往前走，看见一个沾满污泥的日军大盖帽子，就踢了一脚。帽子象个破脸盆一样轱辘辘地滚出去老远，掉进水坑溅出了水沫，几只青蛙吓得跳进水里藏起来了。

他走了一段，发现地上丢着一个发亮的黄色军用皮包。他弯腰拾起来翻看了一遍。不知是哪个鬼子扔的，里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股肥皂味。他把拧了麻花儿的皮包带抻平，挎在肩上继续往前走。

没走多远，他又站住了。草地上扔着一只皮鞋，是绅士穿的那种样式的。离开两三步远，又有一只同样的皮鞋，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家伙摊开四肢仰面朝天躺着，脖子上系着花领带，好象是个鬼子的翻译官。

崔七星看了看地上的皮鞋，又瞅了瞅自己光着的两只脚，捡起两只鞋对了对，正好是一双。他穿在脚上试了试，还跳了几跳，很合脚，就晃了晃脑袋，自言自语地说：

“将就着点吧，没有山鸡用家鸡顶嘛，总比光脚强啊。”

走到山脚下，他蹲下来从脚旁边抓起一把湿泥就往发亮的鞋尖上抹。他嫌皮鞋太亮不顺眼，抹上一层泥，才觉得黑不溜秋的可以将就着穿了。

他穿好了鞋，就不管是石头地还是杂草地，使劲地踩着朝山上跑去。

*　　*　　*

游击队刚把敌人打退，就立刻去营救老乡。

车奇勇从中庄跑回来报告说，村里还有几十名老乡没来得及躲出来，金贞玉和白光明带领的孩子们也还留在村里。

金星同志亲自带着一部分战斗员走向中庄。

敌人遭到突然的打击后只是做了暂时的退却，并没有完全退走。因此，必须把村里的人立刻全部带出隐蔽起来。

金星同志带头滑下了陡坡，十几个战士紧紧地跟着。

游击队员们刚进入村子，敌人果然又开始了射击。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孺又惊恐地呼叫起来。

游击队员们立刻背起老人和孩子迅速过河。

河的上游比较隐蔽安全，但水流湍急蹚不过去，唯有朝西的比较开阔的河道容易蹚过，可又是村口外边的敌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地方。然而情势紧迫，非从这里蹚过去不可了。

人们都跳进河里。

金星同志厉声命令警卫员说：

“你们别老跟着我，快去背孩子们过河！”

一转眼的工夫，金星同志已经背了两趟，又跑进村里绕了一周。当他最后一个离开村子的时候，一个短发姑娘带着三个小孩来到河边。她是金贞玉，身上背着一个五岁的小孩，两手拉着八岁的锦淑和自己的妹妹贞顺，正准备蹚过河去。金星同志急忙跑去抱过锦淑和贞顺先跳进了水里。

子弹象雨点似地飞落下来。

河底覆着一层水垢，脚滑得站不住，水没到胸脯，湍急难走。

金星同志把两个孩子抱得高高的，一步一步与激流搏斗着前进。

两个警卫员迅速涉过来要接孩子。

“后面还有，快到后面去！”

金星同志叫他们快去接贞玉和她背着的孩子。

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哧溜哧溜落在四周溅起水花。

先过到对岸去的人们急得直跺脚：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焦急不安的时间在流逝。

游击队员们把最后一个人背过了河。

激烈的射击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天也开始黑了。

金星同志把孩子们领到敌人的枪弹打不到的山洼里，脱下他们的衣裳在水里冲洗，还给他们擦洗脸上的泥污。夹在他们中间的一男，刚穿上自己拧干了的衣裳，认出了金星将军，就立刻跑去找姐姐贞玉。

经过这一场风险，贞玉精疲力尽，也顾不得把弄脏了的衣裳冲洗冲洗，困倦无力地坐在草地上出神。

“姐姐，金星将军在那儿呢，就是咱们上回在……”

贞玉吃惊地回过头来问：“什么？”

她无意中听说金星将军来了，简直不敢相信。她好象怕一男跑掉似的，一把抓住弟弟的手臂问：

“你说什么？”

“金星将军在那儿呢。咱们挨‘讨伐’后不是在江边见过吗？

那会儿他还问过我的名字，看过我的弹弓呢。”

贞玉一听是真的，就急忙起来，把淌着水的衣襟拉平，领着一男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刚才过河的时候，她以为帮助她的是一位普通的游击队员，万万没有想到他是金星将军。

她看到金星将军给锦淑穿好拧干了的衣服站起身来，就走上前去行礼：

“将军，您好！我……”

“这是谁，不是贞玉吗？”

贞玉没有抬起头来，象钉在那儿似地一动不动。

这时候，一男又上前来鞠了一躬。

“噢，是一男。”将军大声叫着名字，用两手托住一男的脸，然后又紧紧地抱在怀里。

“你们都在这儿。”

一男伸出细胳膊紧紧抱住将军的脖子，嗦嗦颤抖。

金星同志轻轻地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坐在江边低头补衣裳的贞玉，长睫毛、圆脸蛋的锦淑，蹲着吹火的大嫂，拿着苦菜花笑得很美的小女孩，象血水一样殷红的水洼。

他睁开眼睛又抱了抱锦淑，然后转向了贞玉。

贞玉激动得捂着脸哭了。碰到多大的困难也从不灰心，从未流过一滴泪的贞玉，象小孩子一样抽搭着哭了。

“不要哭，小队长哭了还行啊？快别哭。天已经不早了。”

将军把手放在贞玉的肩上，亲切地安慰着她，问她这些日子都怎样过的，是怎样来到这个地方的，一共带着多少小孩，有没有害病的，孩子们都吃什么。

贞玉一一回答了将军，最后说，现在来到了将军的身边，再

没有什么可发愁的了。

金星将军手拉着一男和锦淑，贞玉背着贞顺，一起上了山。

* * *

金星同志带着斧子走进了树林。尽管到处都是树，他却一时拿不定主意砍哪一种。容易砍的落叶松虽然是又直又长的好木料，但是枝杈多，又流着松脂，不适于搭孩子们住的木棚。金星同志拨开藤蔓走进了更深的地方。走到青杨和斧折桦很稠密的地方看了看，觉得这些树枝杈也不少，还有很多突起的节子，也不合适。

对面的树林里，两个警卫员和杏琴大嫂用斧子和镰刀不加选择地砍来一些树，已经动手搭棚子了。

金星同志又绕了一圈，才脱下上衣走进了长满水曲柳的峡谷。

当贞玉跟着走下来的时候，金星同志已经砍倒了一棵挺粗的水曲柳。随着斧子的落下，树干咚咚地响，飞起了树皮，迸起了白色的木头渣子。这样砍几下，地上落满了白花花的木屑，直挺挺的树干就向旁边一歪，哗啦一声倒下去了。

贞玉望着将军一棵又一棵不停歇地砍，心里非常不安，终于忍不住走上前去低声说：

“将军，让我砍吧。”

“哦，贞玉同志来啦，怎么丢下孩子们到这儿来了？”

将军把滑下来的衬衣袖子重新卷起来，回头望着贞玉问。

“游击队哥哥们在那头已经砍了很多落叶松，盖棚顶的松树

枝也都砍来了。”

“是吗？可是落叶松没有这个好啊。怎么，丢下孩子们不管，你一个人跑这儿来还行啊？这树林子里刺儿多，还有悬崖。快回去看看吧，我再砍几棵就回去。”

贞玉知道无论如何也劝不住将军了，于是拿起镰刀想帮着砍掉树枝子。

“快回去看看吧。”

“将军，给孩子们住的窝棚，我们自己也能搭好。”

贞玉没有走，砍起枝杈来了。

在柞树岭下的江边第一次见到贞玉的时候，金星同志就已经看出她性格倔强刚直而又胆大心细，今天见了更觉得她是个不同一般的姑娘。她虽然才十五岁，但是看她所执行的任务，以及她那周密细致的考虑，可以说她已经无异于一个成熟的女干部了。

树林罩上了夜幕，四周已经看不大清楚了。

将军砍好了树，量出适当的长度，就截掉梢头和枝杈，又割来一些藤条，把两三棵拢在一起，捆紧了两头，然后扛在肩膀上往回走。

“嗨！”他使着劲跨过大石头，噌噌噌走上了斜坡。

贞玉挑一棵最粗的拉着，也跟着走上了斜坡。

警卫员们已经选好合适的地方，用他们自己砍来的树搭起了一个棚子。棚顶盖着松树枝挡风，地上铺着干草。

边仁哲刚要接将军肩上的木头，将军已经放到地上了。将军绕着那个已经搭好的棚子看了看，想了想，就叫边仁哲拿一把铁锹来，说：

“我看这地方坡大，给孩子们搭棚子不合适。 在那边再搭一

个吧。特别是这种落叶松，也不怎么理想。”

边仁哲愣住了，只是默默地望着贞玉。

“将军，这已经够了，搭得很好。”贞玉站到将军的面前说。她想游击队哥哥们已经够辛苦了，而且棚子也能够让孩子们跟往常一样睡一夜避避露水了。

“将军，孩子们早就跑到棚子里乐呢。 都是能走路的孩子，不要紧，我多照顾点就是了。”

贞玉一再地说着，想劝将军别再另搭棚子。

“不，再搭一个吧。这个就叫大人们住好了， 叫边仁哲他们住吧。把铁锹给我。”

他接过铁锹，走到右边斜坡上，选了一块最安静而平坦的地方。

大家一齐把将军砍倒的木料运了三四趟， 然后用它立起柱子，搭起了新的棚子。

“贞玉同志，比那个怎么样？满意吗？”

“太好了，过日子都行呢。”

“那就好了。 他们都是没有爹娘的孩子，我们怎么能叫他们随便在什么地方过夜呢？若是我们做不到，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既然能做到，怎么能叫他们受一夜寒露，走高低不平的道路呢？我看，这一个要比那一个好多了。这儿地平，孩子们可以放心地走走。小孩儿嘛，喜欢哪儿都上，所以流松树油、节子多的木料就不合适了。嗯，晚饭怎么样了？”

“在那边做着呢。”

在贞玉手指的方向，杏琴大嫂把小铁锅架在几块石头上正在烧火。

将军围着棚子绕了几圈，把漏洞一个个都堵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进到棚子里，把干草铺得平平的，又把每个角落都摸了一遍，看看有没有硌人的石头或树杈。看一切都妥当了，才铺上毯子，亲自把孩子们抱过来。

走到外边，他想了想，又空出一个墨水瓶，做了个油灯，点上挂在棚子里，才放心地走了。

到了泉边，将军用贞玉舀来的泉水洗了手，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乘凉。

“贞玉同志，今天就这样先过一夜，明天再好好搭一个新的，或者搬到村里去吧。鬼子把孩子们的一切都抢走了，抢得太残忍了。革命一定要把被抢走的一切都夺回来还给他们，还要把他们的父母生前希望给他们的一切都给他们。我的话你懂吗？”

他用手巾擦着手，俯瞰着山腰上的一片篝火，自言自语似地说。

“现在，这些小孩子连睡觉都没有一个象样的地方，但是，贞玉同志，将来我们一定要把世界上最宝贵最美好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享受！”

他转过脸望着立在身边用嘴咬着飘带的贞玉，说：

“要好好照顾他们。他们都是怎样的孩子啊，你也知道，都是从火海中逃出来的，不，都是从血海里救出来的，都是可怜的孤儿。但是，如果只因为他们是可怜的孤儿，才认为应当同情他们，那就不对了。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我们今天不怕流血牺牲进行战斗，就是为了他们明天的幸福。我们所以战斗，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把我们所受到的虐待、饥饿和屈辱留给这些孩子。我们宁愿多受些苦，甚至牺牲，也不能让这些孩子做没

有国家的亡国奴。你只要懂得这一点，自然会懂得应该怎样照管他们吃饭，怎样安排他们睡觉，跟他们说些什么话了。

“懂了吗，贞玉同志？好，咱们上去看看吧， 看样子晚饭开得太晚了。”

篝火旁，贞玉卷起袖子从锅里拿出了糠窝窝。

“起来吧，吃饭啦。永男、银植，快起来。”

除了三四个坐在篝火旁的孩子，别的孩子都已经睡着了。贞玉喊了几遍，杏琴大嫂挨个儿摇晃，才把他们都叫醒。

这些已经过惯了集体生活的孩子，刚坐到篝火旁，就都精神起来，眼睛象晨星一样闪亮。只有两三个孩子还在迷迷糊糊地打盹儿。

在铺着白布的地上，摆了一排饭碗，碗里盛着糠窝窝。掺了豆面和野菜的糠窝窝冒着热气。孩子们每人分了一碗，大一点的孩子已经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坐在篝火旁的金星同志，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这粗糙的晚饭和吃着的孩子们，把一个还在打盹儿的最小的女孩子抱过来放在膝盖上，要了一碗粥。

“来，醒醒，吃饭。”

才五岁的银实穿着一条皱卷的麻布短裙。她还在搭拉着脑袋打瞌睡。

“先喝口水，嗯，打打精神。”

将军从洋铁盆里舀一碗水，拿小勺喂银实，银实朦胧地感觉到有吃的了，才下意识地张开小嘴伸出了舌头。

金星同志脸上毫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勺又一勺地喂着稀粥。

吃了最后一勺，银实又闭上睫毛长长的眼睛，打起盹来。

金星同志把孩子放在大腿上，脱下上衣给她盖好。然后一面抚摸着她的头发，一面轻轻地拍着她。银实睁开眼睛朝上看了一眼，就匀静地呼吸着睡着了。

等孩子们都吃完了晚饭，贞玉就安排他们到棚子里睡下。

透过树林的枝叶，看得见只剩下半边的月亮在云隙中迅速游动。青杨树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摇摆着往地上投下了斑斑点点的黑影。

“将军，把银实给我吧。”

“不要动她，她还没有睡熟。 她这么小小的年纪正是应该睡在妈妈怀里的，现在却这样躺在草地上，顶着月亮睡。”

金星同志声音沙哑，微微发颤。

贞玉不好再说什么，蹲下来拨弄着篝火。

睡着的孩子忽然战栗着，伸出小手象是要坐起来。显然是白天受了枪声惊吓的幼小心灵还没有平静下来。

将军把银实的小手掖到衣襟里，再轻轻地拍着她的小胸脯，低声唱起了催眠曲：

小宝宝，好好睡，快快睡，

……

低沉的歌声轻轻地爱抚着银实，使她很快地进入了梦乡，也使篝火旁的贞玉坠入了深深的冥想。

贞玉呆望着不住摇动的火苗，火苗变成一幕幕的往事映入她的眼帘。爹妈的音容笑貌，满脸黑灰的一男，哭得那么悲伤的银

实和永男的泪脸，交替着闪过。

把十多个孤儿载在吱嘎吱嘎响的牛车上，离开大沟庄，沿着大河走了一百多里，接着越过柞树岭走到了苍村，见到了白光明。之后，又是走啊走啊，有时往南，有时朝北，沿着汪清、延吉一线，躲避着鬼子的“讨伐”，白天也走，夜里也走，不停歇地走。

挂在坏了的车轴上左右乱晃的两个车轱辘，烟雾蒙蒙的村庄，衣衫褴褛、饥饿瘦弱的孩子们，和为着搭救他们的生命心急火燎地东奔西走的自己，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又一幕幕地消失了。

贞玉从冥想中醒来，回头看了看孩子们。孩子们都已进入梦乡，安然地睡熟了。

“孩子们，好好睡吧，往后别再哭了。你们哭，我也想哭啊。你们并不孤单，有将军关怀着你们，他抱你们，疼你们。听见了吗？将军在给你们唱催眠曲，叫你们好好睡呢。好好睡，快快长大吧。”

她用衣袖擦了擦眼角，呆呆地看着熟睡的孩子们。她不知为什么，老想哭。

小宝宝，好好睡，快快睡，

……

催眠曲的歌声依然柔和地荡漾着。

似乎整个宇宙都沉入了梦乡。

贞玉也不知不觉地把下颏贴在支起的膝盖上，轻轻地合上了眼睛。

人们欢庆国家独立，振臂高呼着“万岁”涌向了大街小巷。到处是人山人海。其中还有很多小孩子，都穿着五颜六色的七色缎花衣，穿着发亮的皮鞋，怀里抱着鲜花。在远方，金星将军满面笑容，张开双臂，大步走来。又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贞玉想跑上前去，可是脚不听使唤，怎么也跑不动，她费了很大的劲才迈动了脚步，举起双手喊了一声“万岁”。

看见贞玉全身吃力地挣扎着说梦话，金星同志微笑着轻声唤醒了她：

“贞玉同志！”

贞玉吃惊地抬起头睁开了眼睛，沸腾欢呼的海洋消失了，只有火苗还在不停地摇动着。

“你累了，到棚子里去睡吧。”

“不……不累。”

贞玉往火堆里添了几块劈柴，抿着嘴轻轻地笑了。

* * *

篝火在燃烧。山沟里人们在这里那里生起篝火，或者煮吃的或者围成一圈烤火取暖。蓝色的烟雾小心谨慎地徐徐流向那随着夜色的来临开始坠入安息的梦境的村庄。

妇女们不声不响地哄着孩子或者准备着什么吃食，男人们砍来一些树忙着搭棚子。偶尔还听见有谁呼唤家人，间或也传来孩子们叽叽喳喳说话的声音。

在这个一年四季除了偶然有几个樵夫来砍柴以外从没有人来过的深山沟，今天这一天里忽然出现了令人吃惊的生活景象。

游击队员们在分头帮助老乡们搭过夜的草棚。

等到贞玉带领的孩子们都睡了以后才回来的金星同志，坐在草地上同崔基甲谈着话。崔基甲把他从离开小方台起到今天的工作情况扼要地作了报告，然后又具体地报告了今天这一天的战斗。

金星同志一面听着崔基甲的报告，一面苦苦地思考着安定此地人民生活的办法。

落叶松木的劈柴在毕毕剥剥地迸溅着火花燃烧。当篝火大亮的时候，他从多枝子的山椒树上捋下一把黑籽儿放在手掌上搓着，熟透的山椒籽儿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李铁军同志也跟你一样占了相当大的地方。据通信员报告，他的地盘将扩大到相当于好几个郡的面积。嗯，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呢？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就该使它巩固，变成一个坚固的堡垒，不是吗？特别是目前在木贼沟这种情况下，我看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安定人民的生活。你准备怎样做呢？”

将军发现崔基甲很不自然地侧身坐着想遮掩他那开了线的衣袖，不禁露出了微笑。

这个本来很爽直性急的崔基甲，在这一段时间里变得很沉着谨慎，跟从前大不相同了。他垂着眼角微微翘起的上眼皮，想了一会儿才说：

“这个，现在我也感到没底了。我们那个地区只有几个村子的时候还没觉得怎样，现在一下子扩大了，就摸不着头绪，不知道怎么办了。地片大，群众增加了很多，而保护他们的武装力量却很少，敌人又不断地来‘讨伐’……”

“对，这就是个问题。就拿今天来说，我看对群众就带得不够好。群众应该按照命令统一行动，可是实际上却非常散漫。我

们虽然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机构警察署和区长、面长，但是还没有建立取代它统一领导群众的组织。虽然有反帝同盟、共青同盟和妇女会，但是还缺少一个能够把它们组成一个整体的机构。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保卫根据地，也才能安定人民的生活，把斗争继续坚持下去。”

“是的。”

“不要光我们两个讨论了，跟木贼沟的同志们一起讨论讨论吧。”

“我去把各组织的负责人找来。”

“不，不用。我们去好了，顺便转一转，了解了解群众的情绪。”

金星同志说着就站起来在前头走了。

刚走下一个坡，就听见树林里传来了歌声。是田广植召集群众，组织了游击队和他们联欢的晚会。

中间燃着一大堆篝火，人们围成一个大圈，小孩子、青年人、妇女和老年人都来了。虽然夜已很深，他们还拍着手，欢笑着，喧闹着。他们的大部分，仅仅在这一天里就全部丧失了房屋、粮食和大小家具，有的还受了伤，或者头上缠着绷带，或者用布带吊着胳膊。但是，只因为游击队打了胜仗，他们都忘了枪伤的疼痛，忘了心中的苦楚，而且也不想睡觉了。

木贼沟战斗的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一点了解得最清楚的是田广植。这时他正挥着手来回走动着，不时讲几句鼓动性的话，兴致勃勃地指挥着联欢会。他给今晚这个激动人心的晚会起了个名子，叫做“胜利者的联欢会”。晚会有独唱，有合唱，也有舞蹈。人人都亮出了自己的本事。边仁哲也拿出他的洞箫吹奏了

一支悠扬深婉的曲子。

金星同志来到一群老年人的后边，满意地望着欢腾的群众。

人们正在跳舞。在这跳舞的场合里，朴兴德仍然是一个闹得最热闹的人。车奇勇也跳得很出色，他那高高的个子，胳膊扭得有点各别另样，尤其使人笑得合不上嘴。世杰也在灵活地耸动着肩膀跳，他哈巴着两条腿一蹿一蹿地往前跳了几步，忽然拔了个高，等到脚刚落地，就用一条腿站着旋转起来，还一下一下地点着脑袋。陈凤男腰腿柔软，舞姿优美。他那轻轻地扭着腰，手臂弯着抬向头顶的样子，确实俏得很。朴兴德装成一个小矬子，半蹲着，两脚向前一踹一踹地绕着圈子，冷不防冲进人群里把一个当地小伙子拖进场内。观众顿时轰然大笑，有节奏的掌声响彻了山谷。

“好哇，好哇，嗨嗨！”

女队员也参加了跳舞。明玉不在场，英淑和慧英两个跳起了双人舞。鼓声忽然转快，她俩随着鼓点儿飞快旋转，军服褶裙象扇面一样张开，非常好看。有人举起火把给她们照着亮，她俩那红润的笑脸显得更俊美，整齐的军装显得更秀挺。

睡梦中的小孩子爬起来揉着眼睛赶来了，妇女们甚至来不及放下手里的活就带着跑来看热闹。

真是象过节一样欢腾，笑声歌声和欢呼声交互涌起。

田广植也跳进人群张开两臂舞起来。他用脚尖轻轻点地向前走了几步，忽又转过身来，欲进不进，欲退不退，有节奏地耸动着肩膀，一会儿又轻轻旋转着把手一拍，两脚咚咚跺地，两手上下舞动，跳得十分出色。

金星同志满面笑容，热烈鼓掌。

联欢会达到高潮的时候，金星同志带着崔基甲来到了木贼沟各村负责人聚齐的地方。

他同反帝同盟、青年同盟、 妇女会、 农民协会的各村负责人，讨论了建立统一组织的问题。接着详细地询问了当地老乡们的生活境况，了解了解放区的范围、居民的成分、口粮的情况、伤病人员的治疗情况以及学龄儿童的人数，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

讨论结束以后，金星同志朝繁星闪烁的夜空望了一会，站起身来声音洪亮地说：

“建立起来吧，不能再拖了。 在摧毁了的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我们的新制度来吧。这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正确的道路。”

很早以来一直思考着的问题，这时候象一道电光一样掠过他的脑际，唤起了他的灵感，构成了一个具体的形象。

最能理解将军的兴奋的崔基甲，此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将军说的话意味着什么，但也意识到了对革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已经成熟。

“是的，政权，必须掌握政权！”

金星同志在篝火旁漫步走着，又一次大声地说。

“崔同志，今天就谈到这儿散会，明天再碰头吧。”

把人们都送走了以后，金星同志仍然在原地来回慢步走着，陷入了深深的冥想。

* * *

在三连休息的落叶松林里，响起了朴兴德的大嗓门。

“嘿，你们瞧，哈哈哈，哈哈哈！”

朴兴德绕着崔七星很感兴趣地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大声地叫起来：

“同志们，崔七星同志回来了。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儿啊，哈哈哈！”

刚从联欢会回来散开的游击队员们听了又围上来，一眨眼之间就围了好几十个人。

崔七星被大家围在当中，不知怎么办才好，直打转儿。

朴兴德说的对，崔七星的回来，在他们的生活中不能不是一件大事。加上，崔七星的装束又那么叫人看了吃惊。他的军装跟原来没有两样，只是两个肩膀上一边挂着火绳枪，另一边挂着一支乌黑发亮的三八大盖儿，胸前交叉着两条皮带。屁股上吊着一个鬼子的军用皮包。一只手还提着一个挺大的包袱。

请假探家的人回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新闻，再说他一身的披挂又这样大大变了样，就更把人们闹糊涂了。

跟往常一样，崔七星的神情举止仍然那么严肃认真，叫人不敢轻易接近。他这个本来就沉默寡言不爱打闹的人，经过这两天的种种遭遇，好象忽然被抛进了人地生疏的逆境一样，迷迷糊糊的，更加不怎么说话了。

白天打仗的时候，他虽然听说司令部已经到这里来了，但因为情况不允许，没能去找司令部。等敌人退了，天也晚了，刚要回部队，又叫家里的事给绊住了。

他在家里碰上了来帮忙的英淑，被她留下来直到深夜才和她一起回到了连队。

崔七星手上提着大包袱，转过来转过去地一面打手势一面点

头，跟大家打招呼。他就象个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被当场捉住的人一样，表情尴尬，脸红得象高粱窝窝。

朴兴德鼻子吭了几声，走上前把崔七星的三八大盖儿摘下来，两手捧着，象个魔术师给观众看魔杖一样向大家晃了几晃，说：

“要摘南瓜就得这样连蔓带瓜都摘下来。看看这支枪，是刚出厂的，油味还很大，全新的。这么好的枪，他是这么夺过来的。”

他用手把自己的脖子一掐，喉咙里发出咽气的嗝儿喽喽的声音，把枪往前一交，全身一缩，僵住不动了。

大家都拍手大笑。尽管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但他学得那么逼真，大家都好象身临其境地看到了崔七星夺枪的场面。

人们还在大笑，朴兴德又开了口：

“话还没完呢，同志们，再看这个，这叫军用皮包，是日本鬼子军官挎在这儿摆架子的玩意儿。嗯，就是这么回事儿，崔七星同志要把这玩意儿送给我做礼物，说实在的，带这个玩意儿怪累赘的，我并不希罕，可是朋友送礼嘛，我不领情还行啊？”

说完，就把皮包带往肩膀上一挂，还把肩膀端了几下。他看这个皮包有点用，就这样拿到了自己的手里。

大家看着这个胃口大，脑子又灵的朴兴德，又大声地笑了。

朴兴德正想把崔七星的事闹到这儿就收场，不料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嘿，这家伙，你穿的是什么鞋，这个模样？”

朴兴德看了也很纳闷。

崔七星慌忙把脚塞进草棵里。没想到草上的露水反而把鞋上

的污泥擦掉了，露出了又圆又亮的鞋尖。

“这家伙，还真不简单呢。”

崔七星解释说，为了夺枪，跟鬼子滚在一起厮打，不知什么时候把鞋弄掉了，就在河边随便捡了一双穿上了。

“这个玩意儿，肯定是那个穿白哔叽西服，晃着文明棍摆阔气的狗腿子穿的，准是他逃命的时候嫌碍脚，脱下撇掉的。”

“不管怎么的，总比光脚好嘛。”崔七星不服气地说。

“好什么呀，要是那么好，那家伙还能脱下扔了？你闻闻它，准有股子钻鼻子的资产阶级臭气！”

世杰转过脸盯着崔七星。

崔七星皱着脸坐到草地上不动了。

“喂，老崔，到底是什么鞋，给我瞧瞧。”

“没啥可瞧的。”崔七星藏住两脚不肯伸出来。

“瞧，瞧他这个穿了皮鞋的神气劲儿，哈哈哈。”调皮的世杰终于把崔七星的脚拖出来了。

“嗬，真神气，简直象鲤明水伐木场日本工头的狗嘴一样又圆又粗。”

一听说有资产阶级的臭气，崔七星早就感到恶心了，又想起他给扛过长工的黄地主的儿子从日本留学回来时也是穿的这种鞋子，就更觉得从嗓子眼儿里难受，好象马上要吐似的。于是他脱下皮鞋使劲扔了出去。两只皮鞋在空中画着抛物线，飞落到坡下去了。

这一下，大家又轰然大笑起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英淑走出来向大家宣布崔七星同志的家里今天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真糊涂。”

朴兴德很不满意地歪了一下脑袋。他虽然早就知道这些日子会有这么个喜事，可是没想到会赶上今天这样一个日子。

忽然变得很严肃的朴兴德，走到大家的面前说，应该祝贺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新生命。大家听了都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崔七星满脸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朵根子，不好意思地把脸藏在两个膝盖当中不敢抬起来。

大家抽着烟，聊起来了。有的说崔七星生了个小子，应该起个好名字。有的说，人家做爸爸的心里早有了谱儿，别人还来插嘴，这不是“旁边的锅倒先开了”吗？有的反驳说，自己的同志有了喜事，怎么能漠不关心？坚持着要给起一个好名字。

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了好些个字，凡是能用在人名上的字差不多都提出来了。有点文化的人还问过辈分排行，提出了几个认为最好的名字。各种各样的名字，摆了一大堆。有的说“寿”字好，有的说“福”字好，也有的坚持要用“光明”的“明”字，有的却坚持要用上“大海”的“海”字，还有主张非用一个“虎”字不可的。真是花样翻新，应有尽有。但是都被否决了，一个也没有通过。最后世杰提议请女同志们起一个看看。

坐在树底下摆弄着白布片的英淑，踌躇了一会儿，说：

“请大家别笑，我可没多想……”

“哎哟，说句话还这么值钱！”车奇勇插了一句。

“那你以为给我们的后代起名字就那么便宜吗？”英淑说完就咯咯笑起来。

“嘿，这派头儿还是真不小哇。”

“我说呀，不是说咱们生活在革命的时代吗？咱们都说要一

辈子闹革命，所以呀，我的意思是叫这个生在革命时代的孩子好好干革命，叫他'崔革命'好啦。”

“好哇！”

“真不错！”

“咱们的英淑同志就是这个！”车奇勇伸出大拇指说。

“哈哈哈，这个名字起的真带劲！”

“这就叫一字值万金嘛！”

“好了好了，别吵了，要是没别的意见，咱们就表决吧？”

背有点驼的陈一万站起来，咽了一口唾沫，举起一只手说：

“同志们，我赞成英淑同志的意见。有件事早就想说说，就是没捞着空儿。今天，咱们打这个木贼沟战斗的时候，接到了什么命令啊？司令官同志命令咱们，不管有什么情况，也绝不许放敌人进到泉水沟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道命令是不是还考虑到了别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司令官同志一定想到了崔七星同志的村里正躺着一个产妇。下这道命令的时候，我正好在司令官同志的身旁，就是这么回事。真的，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了我们的后代。不管起个什么名字，我们绝不能忘了这一条！”

“对！”

“本着这个意思，咱们大家来祝贺崔七星同志和今天诞生的崔革命吧！”陈一万把双手举过头顶鼓起掌来。随着响起了震撼树林的掌声。

掌声将息的时候，英淑走到崔七星面前，先行了个举手礼，然后捧出一个白布团，是女同志们赶着缝出来的婴儿的小袄。

“这是我们连队的同志们送给崔革命的。”

英淑把小袄展开给大家看了看，然后双手捧给崔七星。

“是个好礼物。”

“这不是礼物，是勋章！”

“崔革命一生下来就领了游击队的军装。”

“快接呀。”

看到崔七星不敢抬头，车奇勇上去就把他拉起来。崔七星这才接过了小袄。

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震荡着树林。

* * *

第二天，隐蔽到山里来的老乡们都回家了。

根据司令部的决定，游击队员都投入了帮助群众安定生活的工作。把烧了的房子重新盖起来，把毁坏的家具捡回来修好。

同时，在周围十里外的各个要道上都派了了望哨监视敌人。

太阳下山，草虫鸣叫，江面上升起薄雾的时候，人们开始往树林里集合。金星同志今天晚上召集全体游击队员和木贼沟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

一堆篝火的四周，坐满了人。

金星同志站在靠右边稍高一点的地方，微微地分开两脚，踩着逐渐凝上露珠的野草，用平静的声音开始了讲话。

首先讲了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对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意义，然后全面地阐明了有关革命根据地的各种问题。

革命根据地应当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后方基地、军事战略据点、朝鲜革命的策源地和堡垒。建立这样的革命根据地，是和拿起武器的问题同时被提到议程上来的一个战略问题。

在没有国家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的武装斗争，势必要依靠这个根据地来加强游击队，促进建党准备工作，奠定以统一战线为依据的群众基础。要在这里领导全国的革命，并且为我们今后解决政权问题、社会改革问题等一切问题创造典型。

抗日游击队成立以后，在六个月的短时间里，在阶级基础好，地理条件有利的豆满江沿岸地区，同时建立了一些大片的根据地。

但是，仅仅占据我们所需要的地区，还不能说根据地问题已经解决了。

首先，我们必须拥有保卫根据地的力量，并且使根据地有足够的力量能满足我们战略上提出的一切要求。为此，建立根据地就需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解放区形式的完全的游击根据地，另一种是解放区外围的半游击根据地。

半游击根据地，从其形式上看，似乎依旧存在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一切都掌握在革命力量手里的地方，白天受敌人统治，夜里就由革命组织自由活动。这将是一个保卫解放区的可靠的后方基地。换句话说，应该让这样的半游击根据地象厚厚的树皮保护树干一样来保护解放区。

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敌占区的革命影响。在敌占区，一切工作都将以地下活动的方式进行。我们要把占绝大部分面积的敌占区一步步地变成半游击区，进而再逐步地变成解放区。

当然，处在这汹涌的革命浪涛中，革命根据地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不可能套在一个框框里……

金星同志这样阐明了他很早就开始酝酿的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之后，提出了解放区的当前任务。

解放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安定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因为投到革命根据地来的许多群众和遭受敌人“讨伐”的居民，生活还没有安定，仍在彷徨犹豫。

日本帝国主义将更大规模地，更残忍地不断进行“讨伐”。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安定人民生活，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保卫根据地，就必须在根据地建立一个革命政权。这个革命政权要摧毁一切反动统治，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也要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和教育事业。

革命政权必须是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人民政权，在当前的过渡阶段，首先要建立吸收各个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

这是刻不容缓的革命的要求。目前木贼沟的情况就迫切地要求这样做。

金星同志还用较长的时间说明了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途径。

金星同志讲完话以后，当场就建立了木贼沟地区革命委员会。选举反帝同盟、农民协会、青年会、妇女会的代表担任委员，还设立了军事部、粮食部、土地部和教育部等直接做实际工作的部门。

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考虑到敌人将继续不断地进行“讨伐”，决定把居民都迁移到泉水沟的最里头去。

会后，韩兴洙一个人走在回连队的路上。他整天东奔西走，有些累了，但脚步依然矫健有力。茂密的草丛在脚下刷刷地响，草虫在欢快地鸣叫。

今天，上午和下午分别开了两个简短的指挥员会议。不管什

么问题，司令官同志从不独断专行，考虑成熟的问题也一定拿到会议上经过反复讨论才做决定，能够单独处理的问题也一定事先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上午讨论的是有关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各种组织措施。对每一个问题，直到每一个细节，司令官同志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建立革命委员会，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是简单的事情，是一个需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独创性的重大问题。金星同志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象处理日常事务一样熟练，解释问题是那么浅显易懂。金星同志在明月沟会议上也曾多次强调过，要赢得革命的胜利，就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对建立根据地和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在经过白头山的时候大家虽然谈过一两次，但谁也没想到它会如此迅速地变成现实问题被提到面前来，要求人们立即做出解答和加以解决。然而在历史上，革命政权只有巴黎公社和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这两个先例。因此，在全国还没有解放的情况下，在击退了敌人的野蛮"讨伐"，粉碎了敌人的反动统治的废墟上建立解放区、建立革命政权，就不能不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和伟大的创举。据金星同志今天说的看来，在规定政权形式方面，也将根据我们的现实情况，选择独创的道路。如果象目前建立解放区一样，今天在占全国领土百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解放区，明天再把它扩大到全国的十分之一，这样逐步扩大下去，那末，从祖国疆土上最终地全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也就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了。

航行在继续，艰苦的但无限光荣的航行，依靠着熟练的舵手，稳稳地前进着。

金星同志一定会绕过暗礁，冲过大浪，穿过浓雾，把革命这

只航船引向这一年的彼岸。

风帆会破，船帮会裂，革命这只航船不会抛锚，将继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韩兴洙心潮澎湃，沉浸在庄严壮丽的感情里，甚至忘了自己走在什么地方。他定定神，看自己依然走在回连队的路上，就伸手扯下个草叶放到嘴里轻轻嚼着。然后又嘘嘘地吹起了口哨。他跳过岩石，越过藤蔓，兴冲冲地走着。村里点点灯光格外醒目。昨天还象坟墓一样一片黑暗死气沉沉的村庄，今天已经在革命赐予的生气中安静地沉睡着。

“汪，汪”，传来了狗叫声。使人觉得好象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也不象会有什么事要发生，跟从前一样平和安静。这里没有象宣告成立公社的巴黎市中心推倒沙文主义和民族对立的象征——拿破伦的凯旋门那样的巨响，也没有阿芙乐尔巡洋舰开炮的庄严的轰鸣，更没有敲着庆贺胜利的大鼓行进的群众的欢呼。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已经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而这是在比例大的地图上也找不到的豆满江岸的一个小小的山村开始的。

一颗灿烂的流星，放射着耀眼的光辉，飞过村庄的上空。

韩兴洙象要一下搂住整个天宇似地张开两臂，打着旋，爽朗地哈哈笑了。

* * *

连队驻地的后山坡上，有一块大岩石，石背平坦宽阔。

崔七星抱着一捆稻草，攀到岩石上找了个最亮的地方迎着月

光坐了下来。这里虽然近处有一条通往村里的路，但还算僻静，是一个适于悄悄做活的好地方。他估摸了一下时辰，估计打三四双草鞋，恐怕要眼不眨手不停地干到三星的尾巴垂到山后去才能打完。

他把一捆稻草分出一把铺在屁股下边，然后把其余的都竖起来往石头上戳戳，把根戳齐了，就放在身边，抽出几根用两只脚掌夹住，右胳膊肘放在右膝上，开始用两手搓起了草绳。他这样搓出了有两拃长，就拿起来借着月光看了看，做鞋帮用，显得粗了一点，但搓得很紧很结实，捏捏就象捏着熟了的豆梗一样硬硬的，很满意。不过没有从前搓的那么细了，也许是因为好久没干这个活，手有些生了吧。搓草绳尽管有些生了，但是拿枪拿铅笔却更熟练了，这样一想，他乐呵呵地笑了。

部队明天就要开拔了。不觉之间在这里已经度过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每天的生活是那么复杂而丰富，简直等于从前的一个月。夜里躺在炕上一想，也分不清哪些事情是今天做的，哪些事情是昨天做的，几乎连日子都算不清了。可是一想到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又觉得这一个星期过得象一眨眼的工夫那么短暂，不免有些惋惜。

这几天里，回了一趟家，固然是很高兴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做了比从前多几倍的了不起的工作。仗也打了，会也开了，还亲身经历了很多不次于以往种种大事的令人难忘的事情。

沙啦沙啦，两股稻草迅速旋转，两手抬得越高，细致结实的草绳就变得越长。两手举到头顶高的地方，搓的就更快了。搓到头上撸一下，再抬起半边屁股，把压在下面的草绳往后一拉，就又多出了一庹多长。

沙啦沙啦，他微斜着上身，有节奏地点着头，两手不停地搓着。稻草散发着一股不臭也不香的霉味。微风不时地吹来草虫的鸣叫和野草的芳香。

他陶醉在工作里，也陶醉在这幽静而和煦的山村情趣之中，全神贯注地搓着搓着，仿佛自己也忘了自己在做什么。

忽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他回头看去，只见有两三个人影互相隔着几步走来。月色洒在他们的肩上，反射着闪闪的光辉，显然是游击队员。

“谁在那儿啊？”

崔七星一听是司令官同志的声音，立刻站起来，扔掉绳子头，并起脚跟回答说：“是崔七星！”

“噢，崔七星同志吗？”

“是。”

崔七星刚要迈步迎上去，司令官同志已经来到岩石上；他刚一敬礼，司令官同志又把他举到帽檐上的手拉下来，问他在这黑地里干什么。

“搓绳子。”

“搓绳子？”

司令官同志看了看地上的稻草，说早就想找他问问他父亲的病情和家里的状况，可是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

“坐下来谈谈吧。”

司令官同志坐在稻草上，拉了一下崔七星的手。

“我这儿行。”

“行什么，快坐吧。”

司令官同志是去中庄找白光明的。

“听说你父亲闹气喘病很厉害？”

“说是这些日子好多了。”

“好多了？听说用石楠木熬汤喝，治气喘病很有效，可是这个地方不长这种树……”

他接着问了崔七星家里的情况，草棚子漏不漏雨，炕好烧不好烧，有哪些亲戚，有信没信，妻子产后身体怎么样，一样一样都问到了。

对每个问题，崔七星都对答自如，可是一提到他的妻子，他就缩着脖子说不出话来了。

“我没能去探望一下，很抱歉。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你知道吗？”

“知道。”

“那就应该回家去告诉一声要走了。”

“不用去。”

“不，这样不对。要走了嘛，总应该说一声啊。”

“昨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跟她说过，要是我不回去，就当我走了好了。”

“哈哈，哪儿有这样告别的？简直跟流浪人说的‘没信就是喜信’这句话一样。如果这里没有急事儿，现在就去一趟吧。”

“明天一早儿去一下也行。”

“在这半夜里搓草绳子干什么？”

崔七星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说想打一双草鞋。

“打草鞋？”司令官同志疑惑地偏了偏头，仿佛在问他为什么没有鞋。

崔七星赶紧报告了作战时丢了鞋子的经过。

“嗯，就是夺枪的时候丢的？”

“是的。”

“是你掐住了鬼子的脖子？”司令官同志回想着前几天朴兴德学崔七星夺枪的样子把大家逗乐了的场面，满意地笑了。

“看看你搓的能不能打草鞋。”

“搓得不好。”

崔七星不好意思地把草绳藏到身后去。

“搓草绳，打草鞋，我也懂得一点呢。”

司令官同志小时候也帮爷爷搓过草绳，打过草鞋，并且一直是穿草鞋长大的。

崔七星无可奈何地拿出了草绳。

“稍粗了一点吧？这也好，要打得结实，粗一点总比细了好，不过要搓得又紧又匀才行，嗯，搓得不错嘛。”

金星同志借着月光看了看搓得细致结实的草绳，问他打一双鞋要多长时间。

“从前，吃过晚饭开始搓绳子，睡觉以前就能打两双。”

“那末一双能走多少路？”

“能走一天。”

“走一天，那以后呢？”

“再打一双。”

“又破了呢？”

“破了再打一双。”

“那末天天要打一双喽？”

“这个没问题。”

金星同志沉思起来。

路程遥远，脚上却没鞋穿。为了走一天，要在深更半夜搓草绳打草鞋，破了再打，再破再打。

听了一个扛过长工的战士的毫不犹豫的回答，金星同志仿佛看到了高度升华的信念。

眼前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是一场不下于枪炮轰鸣的大战斗。消灭侵略者造成的长期的贫穷，战胜饥饿、寒冷和褴褛的又一条战线出现了。

金星同志目光炯炯地凝视了崔七星半天，丢下绳头有力地握住了他那粗糙结实的大手。

我们要用这只大手，去开辟目前谁也无法估计将有几万里还是几十万里的遥远的路程，克服这一路上的千难万险。

“再破了再打一双。”

崔七星这一充满信心的回答，又一次激荡着金星同志的心。

金星同志有力地摇着崔七星的手，说：

“崔七星同志，接着干吧，你的决心很好。你现在虽然是用稻草打一双草鞋，但是你这种精神，你这种气魄，要用来去开辟通往遥远的未来的道路，去解放我们落后的因而被人欺侮的祖国，建设起现代化的工业，建立起地上乐园，补偿我们的人民因为侵略者的掠夺而吃不上，穿不上，熬尽了苦日子的过去。这样看来，现在你的手里同时握着三样东西：一样是枪，一样是用来消除贫穷的稻草，再一样是用来学习祖国文字的笔记本。你知道这都意味着什么吗？”

崔七星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到司令官同志对他所做的不值一提的小事竟表示这样大的赞赏，激动得心口不住地怦怦跳。

他虽然没有完全理解司令官同志的话，但是他知道司令官同志在他的面前展示了伟大的事业，并且把这一伟大的事业交给了他。他感到责任重大，感到自豪，也为此而兴奋激动。

金星同志摇着他的肩膀，说：

“很好，拿出你的本事来，好好打吧。”

金星同志拍着不作声的崔七星的背，大声笑了。

“怎么样，打吗？对，打下去！”

当然，金星同志完全可以说，用不着这样小气，给你弄一双劳动鞋穿好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司令官同志走了以后，崔七星又坐下来搓起了绳子。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想抽一口烟，掏出烟荷包，抬起了头。

这时候他看见坡下的路上隐隐约约有个人影在缓缓移动，既不象游击队员，也不象村里的什么人。全身裹着白棉被，头上也裹着白布。

崔七星全身紧张，立刻抓起放在身边的枪，隐蔽在石头后边，喊了一声：“谁？”

不知对方听见没有，那个人影仍然缓缓地向这里移动。

崔七星越看越可疑，忽地跳出去大喝一声：

“谁？”

他的喊声刚落，一阵婴儿的哭声象回音一样飘过来。

“啊！”

崔七星象触了电似地猛然惊颤一下，凭着直感本能地伸出双手大步跑下去。是的，他又听到了那天听过一两次的那个哭声。

当他跑近那个人影的时候，婴儿的哭声已经住了。

“你？你怎么啦？”崔七星一看是自己的妻子，一把抓住妻子的手，忙问。

“是你呀？”全身裹着白棉被的双旋儿，跟平时一样平静地说：

“干吗这样大声喊哪，孩子都吓着了。”

“我不知道是你啊。”他象犯了什么大错似地说着，接过包得厚厚的孩子，回到岩石上找个背风的地方坐下。

“你这样的身子出来干什么，啊？”

“想看看你走没走……”

“嗨呀，真糊涂，糊涂透了。你这哪儿象个游击队员的老婆呀！”

“你可别这样说我。”

“现在我是干革命哪，可是你，真是……昨儿我不说了吗，我要不来就当我走了。”

“不是，不是这回事儿。”

“还什么不是不是的？”

孩子大概已经睡着了，安静地躺着不动了。

崔七星嘴说着挖苦话，心里可是乐滋滋的，把被子掀开一点缝，笑呵呵地把孩子看了又看。

这时候，缓了一口气的双旋儿，碰了碰崔七星的膝盖。

“你看看这个。”她拿出了一个小纸包，说。“你想想，我怎么能不来找你呢？”

双旋儿的呼吸声变高了：

“这是将军送来的。”

“什么？将军，将军怎么啦？”

“这是将军送来的熊胆，刚才英淑特地来过呢。”

“将军给你送了熊胆？”

崔七星放下孩子，把小纸包双手捧起来，象失了神的人一样望着天空呆了半天，才站起来，哽咽着喊了一声：

“将军！”

他那满眼含着泪水的脸，在月光下闪着亮。

“将军，您为着我……”

他心中激情澎湃，喉咙哽塞，不知说什么好。

他这样呆呆地站了半天，又坐到妻子的面前，好象看见了什么神秘的东西一样，出神地凝视着裹着白棉被的妻子的黑头发、鸭蛋脸和她怀里的孩子，然后张开双臂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看你，心跳得这样厉害。 给地主扛大活的长工和看孩子的丫头，受到这么大的关怀，心里真是……唉，我这个人怎么这样不会说话呀。”

两口子手握着手哭了。

他们，除了生身父母以外，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爱抚；他们，一直象路边的石子一样被人遗忘，任人践踏。今天，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温暖的关怀。他们那曾与人间的情爱隔绝的干涸苦涩的心田， 仿佛一下子拥抱了大海似的奔腾盈满， 虐待、饥饿、屈辱和歧视都象一片片枯草叶一样被这汹涌的浪涛冲走了。

双旋儿对着丈夫哭，崔七星对着妻子哭。

“要好好记着，将军时刻在惦着咱们，照顾着咱们， 懂吗？”

“你可要好好干，要报这大恩哪。”

这时，抱在双旋儿怀里的婴儿哭起来了。

“哇——哇——哇——”

双旋儿赶紧把孩子从右臂抱到左臂上，哄他，崔七星却把孩子抱过来高高地举过头顶，说：

“对，你也说一句吧。”

他把孩子高高地举起来，仰着脸，轻快地转了一圈：

“崔革命，哭吧，可着嗓门哭吧，对，真响亮啊！”

“哇——哇——哇——”初生的崔革命象听懂了似地蹬着两只小腿大声地哭着。

月光皎洁的夜里，一对年轻的夫妻久久地静静站立着。

*　　*　　*

金星同志走在夜路上，心中想着坐在地上搓草绳的崔七星。

眼前出现了气吞山河的一溜战线。方才对一个战士讲的三条战线，也就是枪与政治、稻草与经济、书本与文化，作为急待完成的历史事业，在眼前出现了。

为了争得被剥夺了的生存条件，需要进行殊死的战斗；为了消除被人强加在头上的贫穷落后和不文明，需要进行浴血的斗争。

这一切，只有不怕牺牲，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才能实现。

金星同志此刻沉浸在一种站在无边无际的不毛之地的边上，为了把它变成肥沃的良田挥镐刨开头一块泥土时所感到的心情之中。

金星同志在这种冥想中加快了脚步。

到了村里，传令兵先进去告诉白光明。白光明急忙穿上白色翻领西服跑出来迎接。

金星同志先到宿舍去跟每个儿童团员见了面，然后来到了江边。

他跟白光明一起走在路上，详细地了解了革命学校的工作，也打听了一男和尚勋的情况。

白光明跟在金星同志的身边，心潮澎湃，无法平静，不住地把衣襟正了又正。

是多么想念着的将军哪！白光明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将军。在小沙河的那一夜晚，烙在他脑子里的将军的形象，将军对他讲的真挚诚恳的话语，一直支配着他的全部生活。但也有过一些波折，其中对他刺激最大的，就是跟贞玉一起到永坪和朴基南见面的那一回。

当时，他为贞玉的满腔热诚和努力所感动，不假思索地、大胆地走进了朴基南的悬挂着红旗的屋子。其结果，只带来了神思恍惚、心绪纷乱的夜晚，满身虚汗、软弱无力的早晨，烦闷与苦恼的日日夜夜。

难道是我迈错了步？我是走着我应走的路吗？这也许是过高的自许和莽撞？种种疑虑同时涌上心头。但是他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支持着他没有倒下，那就是渴望再跟将军见一次面，再听听将军的讲话。

他昨天就听说将军到这个木贼沟来了，可是他没有勇气马上去见将军。他心想，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有什么脸去见将军？怎么好意思去打搅将军紧张繁忙的工作，给将军添麻烦呢。正当他这样在渴望和克制互相冲突的苦恼中消磨着时间的时候，金星同志亲自来找他，这怎么能不使他欣喜若狂啊！高兴和惭愧交织在一起，使他简直无法表现出自己的心情来。

小河边。月光下呈现淡蓝色的浓雾在水上轻轻飘浮移动，河水从石头上流过发出泠泠的声响，散发着水的香气。

将军来到象铺了地毯一样柔软的草坪上，把几根艾蒿弄倒了，对白光明说：

“坐在这儿凉快凉快吧。”

白光明手摸着眼镜腿，微弯着腰，犹豫着不敢坐。

将军先坐下来，伸手拉着白光明也坐在身边。

多少恢复了点儿平静的白光明，把他从小沙河见面以来的经历详细地讲了一遍。其中跟贞玉的关系谈的最多，而且多半是说自己没能多帮助她。

将军听完了他的话，详细地问了他一共带着多少孩子，有没有受伤的，今天晚饭吃了什么，都教他们哪些课程，儿童团的生活怎样，等等。然后称赞说，在战争的环境中，虽然很苦，但能把孩子们照顾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你到永坪去吧。”将军对永坪发生的事情早有详细的了解。“和贞玉同志一起去吧。白先生一直受着这么大的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鬼子加紧‘讨伐’，一方面也是因为你经常漂泊，结果吃了不该吃的苦。你知道李铁军同志现在找你找得多急吗？估计今天可能有人来这里呢。”

“啊？找我这样的人干什么呢？”

“‘我这样的人’？”

金星同志侧过脸瞅着摘下眼镜拿在手里的白光明，说：

“白先生你不是一个人，你现在负责教育我们的后代，而且在你站着的队伍里，还有我们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可见你并不是只身一人，用不着畏首畏尾。上次也说过，白先生，你不但对

待自己本身要勇敢不讲情面，而且对待周围的环境也要勇敢才行。铁军同志在信里说，他不懂白先生为什么没去找他。”

“我不知道李铁军同志为人怎样。”

“李铁军同志是汪清地区的特派员。你应该吸取这样一个教训，不依靠组织，象流浪人一样盲目漂泊，是什么也办不成的。我想，白先生所以起‘光明’这个名字，是有它的含义的。你所追求的光明，也只有依靠革命组织才能找到。”

他愉快地大声笑了，接着把话题转到革命学校的工作：

“我们应该培养孩子们成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屈的革命战士，而不应该使他们变成书呆子。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目的是要完全消灭我们朝鲜民族。历史上有过不少一个或几个种族或土著民被侵略者消灭无遗的事例。美国的印第安人，非洲大陆的某些种族，就是例子。那末，你想想，我们使自己不落到这个地步的保证和优越性是什么呢？

“我们的优越性就是对侵略者的无法抑制的反抗，就是要用武装去消灭武装的敌人的决心。因此，我们需要武器。然而，看见一男为了去拿敌人逃跑时丢下的刀枪跳进‘危险的地方’，就禁止他，这对吗？当然，白先生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是应该的，是好事情。但是，他们的生命和你的爱护，应当是为了战胜敌人，报仇雪恨，进行革命的生命和爱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慈悲’和‘善行’对我们是毫无用处的，而且是我们所反对的。

“被敌人杀害了父母，自己也是侥幸从火海中逃出来的一男，难道不需要复仇的刀或枪吗？难道年纪太小吗？敌人把我们的孩子都当做他们的敌人对待，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孩子们带到战场上去呢？我想，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识。白先生，你怎么

想呢？”

金星同志把话稍停了一停，白光明用手指头把被汗水滑下来的眼镜往上推了一下。

“我看，一男的故事，可以照你感受到的写一个教育孩子的好材料。为了骗过日寇警察去传递密件，一男忍痛猛击了好朋友的鼻梁，把他当时的心情照实写出来，就是个很好的教育材料。这比赞美仁义道德，扬善隐恶，说教正直善良与美德，不是要好得多吗？越过战友的尸首，冲向敌人的故事，在敌人的绞刑架下，昂首挺胸，高呼着‘朝鲜革命万岁’英勇就义的事例，不是应当告诉孩子们吗？为了严守组织的秘密，自己割断了自己的喉咙的金文同志的事迹，被敌人剜掉了乳房仍坚贞不屈巍然不动的洪阳顺同志的事迹，都是应当告诉孩子们的。”

白光明掏出手帕擦着脖子上的汗。

金星同志的这些话，对白光明自身也是必要的。对白光明，金星同志尽可以大加表扬，但是为了把他锤炼成一块钢锭，给他输送热风还是更必要的。

白光明摘下金丝眼镜擦着镜片。他感到内疚，心象撕裂一样疼痛，然而他觉得这样更舒服。

静了一会，金星同志想缓和一下白光明的有点紧张的情绪，就开始谈得随便一些：

“不管怎么样，白光明先生能够找到革命地区来是很不容易的啊，的确发挥了极大的勇气！”

“不过是漂流在水上的一片枯草叶，被革命的浪涛涌到这里来罢了。”

白光明这样做了一个比喻之后，仿佛把在小沙河谈起的话题

又接着说下去似地说：

“或许可以说是一只候鸟正在度过一个季节吧，连我自己都说不明白。”

“是个有趣的比喻。不过，候鸟也有各种不同的候鸟。”

“您说的是小燕儿和大雁吗？”

“也有从北极飞往南极的。”

金星同志微笑着望着他，好象看穿了他的心，看穿了他在不安中经历着生活的巨大震荡。

白光明的肩膀，不知是因为他抽烟还是因为他叹气，在一高一低地起伏着。他抽了几口烟，说：

“坦白地说，我是有些害怕。我常常为自己感到恐惧。每当这时候，我就问我自己：‘你是不是要象一只候鸟，为了觅食，为了找一个温暖的巢窝，飞向南方暖和的地方去？’真是可笑得很，我又拚命地否认这一点。可是，睡过一夜，早上醒来，满身虚汗，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正因为这样，比起自我决心和自我宣战，以后的自我斗争要更严酷得多。因此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和意志：宁可吞噬烈火，化成一块木炭，也绝不为剥削和伪善所玷污，绝不去呼吸劳动人民洒下的鲜血蒸发而成的资产阶级的空气。必须大胆勇敢。白先生，要想做一只鸟，不要做一只候鸟，要做一只不死鸟！”

“我能吗？虽说‘宇宙的重量也不能把我压碎’是我的座右铭……”

“可以理解，可是跟它比起来，‘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不是要好得多吗？”

金星同志说完，转过身去喊传令兵把枪拿来。

边仁哲拿来一支三八式步枪。

金星同志把枪递给白光明，平静地说：

“请收下吧。这是这次战斗中缴获的。”

白光明吃惊地站起来，被这意外的事情闹糊涂了。

“请收下吧。有了它，胆子会大起来，收下吧。”

白光明伸出两只细长的手臂接过了枪，霎时，他撑不住枪的重量，就要往一旁歪倒了，使出全力才把身子稳住。他这个声称“宇宙的重量也不能把我压碎”的人，现在被压在一种无法抗拒的重量之下忍受着痛苦。

一会儿，他猛然把枪背在肩上，两脚一并，站在金星同志的面前，说：

“将军！”

他心里有多少话要说啊，可是激动得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请你放一枪，看看有没有故障。”

白光明拿下枪，拉一下枪栓，推上子弹，朝天放了一枪。

砰！枪声划破了深夜的寂静。

“很好，你能击中敌人的。”

白光明辞别了将军，又回到了小河边。

他把枪抱在怀里，顺着小河旁信步走去。来到上次蹚过河去的地方，又转身往回走。

在他的心田，涌起了一股巨流。一滴挂在草叶上快要掉下来的水珠，汇流到汹涌的大河里奔腾而下，水声隆隆，惊心动魄。这莫非是一个知识分子又迈出了一步的脚步声，抑或是陈腐的过去天崩地裂地倒塌的轰响？

啊，生啊，你是这样地英勇！

革命哟，革命哟！

白光明抱着枪，不管是石头地，不管是荆棘丛，也不管是水洼，都有力地踏着它们，沿着河边，一会儿逆着水流，一会儿顺着水流，不停地走着。

要忠于金星将军的赤诚，象海啸一样汹涌猛烈地冲击着他的胸膛。

他全身被雾打湿，但他仍在走着，天亮了仍在走着。

太阳出来了。和往日一样光辉灿烂的太阳升起在山顶，向整个宇宙投下了耀眼的金光。水上的雾气徐徐消散，阳光照到白光明湿漉漉的身上。

他昂起头，挺起胸，脸上泛起了微笑。

十

广阔的田野，一边是金黄的大豆田，一边是火红的高粱地，中间一条象头发缝一样笔直的车道。看来没有多少行人，一天至多有几辆大车走过，路中间稀稀拉拉地长着车前草和鬼刺儿，两道车辙里间或积着一些雨水。

微风吹得高粱沙沙地响。干枯得象布条一样的叶子，有的互相磨擦着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有的无力地落在地上。叶子剩得不多的豆梗，吊着一串串饱满得象要爆开的豆角，轻轻摇摆。

蓝蓝的天上，几只燕子纵横上下任意翱翔。

豆地的尽头，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手上还拉着一个小女孩儿。是安东学。

他从大沟庄动身以后，到过敦化。现在又跋涉了一千多里路，来到了鸭绿江边的通化附近。

金星将军，他现在在哪里？安东学抱着一线希望，一路打听，一路追赶，每到一个地方，人们不是回答他将军已经走了，就是回答他将军还没有来过。

他既不是为了绘制地图游历全国各地的金正浩，也不是活一天算一天，走一程算一程的金笠，而是胸怀大志要改革社会的大丈夫。然而他一想到自己老这样无止境地漂泊，也不能不感到焦

躁和惆怅。

他低着头挪动着脚步。

安东学要去找朝鲜人民的领导者，能够引导在茫茫大海中迷失了方向随波漂流，在狂风吹打、浓雾笼罩中挣扎的朝鲜这只航船走上航路，能够用他宽阔的胸怀温暖血泪斑斑、伤痕累累的同胞的伟大领袖。

安东学虽已疲惫不堪，但没有灰心失望。

他现在要去找朱虎林。

今年早春，天气还颇有凉意的时候，他领着死了母亲才三个月的小女儿，来到汉城车站，满眼含着泪水，遥望着北方的天边，搭上了北上的列车。那天，平时那么多的朋友却没有一个人来给他送行。

“孩子，上车吧。”

不懂事的孩子一看要坐火车了，高兴得不知道怎样才好。

人声嘈杂，拥挤不堪，却又象广漠的荒原一样显得凄凉的汉城站，渐渐消逝在身后看不见了。

是毁灭还是新生？他发现自己正从命运的岔路口上朝着一条路迅速飞奔。象所有知道前途暗淡的人一样，他一路上不断地追溯着过去，在回忆中经过了清津，经过了南阳，到了大沟庄。

在大沟庄经历了一场“讨伐”之后，他赶到了敦化。在铁路工地上做工的堂兄已经不在家，从“九一八事变”以后离开家就没再回来。堂兄家里只有嫂子和三个侄儿。嫂子挽留安东学，劝他随便找个什么活做做，大家相依为命过下去。

从此，安东学穿起堂兄留下的补了又补的工人服，推着手推车，开始了搬运工的生活。替人搬家、运煤、运柴，什么都干，

有时候一天挣上五毛钱、一块钱，就提着个装着一升高粱的袋子，筋疲力尽地回家。

毁灭！是毁灭！命运在反复地向他悄声耳语。

有一天，他偶尔听到了惊人的消息。

街里贴出了传单，人们在低声议论。令人振奋的消息立刻传开了。传单上写着战斗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传单告诉人们成立了抗日游击队，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是朝鲜人民的民族英雄金星将军。从这一天起，安东学为了找到一张传单，每天从车站经过日本兵营的长长的砖墙，一直到闹市卖冷面的地方，推着手推车走来走去，一连走了三天。

第三天，他在车站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穿着破衣裳的青年被一群人围在当中，讲述他见到抗日游击队的经过。

安东学放下手推车，透过人缝听了几句就挤到里边去，一把拉住那个青年的前襟，问他：

"你真地见过游击队？"

那个大眼睛的青年看这个人虽然粗鲁无礼，却没有什么恶意，于是大声回答说：

"当然见过了，没见过还能这么说？我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

青年人很自豪地把他的见闻讲了一遍。

"五一"节的早晨，安图城里号声嘹亮，抗日游击队在大街上行进，红旗迎风招展，映着晨曦格外鲜艳夺目。队伍的最前头走着一位身材魁伟，目光炯炯的人，步法矫健有力，腰佩一支沉甸甸的手枪，不停地向群众挥手答礼，他就是那位金星将军。

长长的队伍走过不很宽的街道，热烈高呼：

"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工人的战斗节日‘五一’节万岁！”

“朝鲜人民的革命武装抗日游击队成立万岁！”

全是草绿色的军装，军帽上闪着红星，肩上背着乌黑发亮的枪，胳膊上戴着标志革命军节日的红袖章，步伐整齐有力，浩浩荡荡地前进。

两旁人山人海，全城的男女老少都振臂欢呼。

“是金星将军。”有谁说了这么一句。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一会儿的工夫全城就都传开了。还有人说他在兴隆村看见过将军，有人说在小沙河见过。

“金星将军万岁！”

群众中爆发了震天的欢呼……

“小淑，走吧，找将军去吧。”

五月底，安东学拉着女儿的手，离开敦化，踏上了向南伸展的黑土路。

在走向安图的一道山脊上，听说游击队向白头山一带开走了，于是安东学又往抚松一带走去。到了白头山脚下俗称天穹之下第一村的天上崴子附近，听到新的消息，他就又转向了通化。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流传着关于金星将军的传说。

安东学已经走了一千多里路。有时偶尔搭乘一段儿牛车或牛背，但多半是徒步行走。在敦化以南和安图一带，好心的人们劝他在那一带等一等，总有一天能见到将军，但安东学不愿坐着等待。

他不停地走着，走着没完没了的路。

他在抚松停留了半个来月，打听到金星将军曾经到过天上崴

子，后来经过附近一些村庄朝朱虎林的通化方面走去了。

告诉他这一消息的人说，因为他跟独立军有些关系，有事到天上崴子的下庄去过，这个消息就是在那儿听到的。他还满有把握地说，即使将军没去朱虎林那里，只要到那个地方一打听，准能打听到将军的去向。安东学也相信了这一点。

风一吹，豆地里沙拉拉地响，惊起了一群麻雀。

“爸，我冷。”

女儿的嘴唇象半熟的野葡萄一样现出了紫黑颜色，脖子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孩子，忍着点，叫冷风多吹吹，身体才结实呢。”

日头落了，安东学才走到一个有五六所草房的小村庄，找了一家小客店。

“掌柜的在家吗？”

安东学走进了围着厚土墙的院子。

吱哑一声房门开了，一个五十来岁高个子宽肩膀的汉子，脚下拖着草鞋走出来，打了个招呼，领他进了上屋。

叫做朴佥知的客店主人，用笤帚扫着本来挺干净的炕，唠唠叨叨地说些并没有人问他的话，故意表示殷勤。

他嘴上献着殷勤，心里却百般地戒备着。他先问了一声客人想吃什么饭，什么时候动身，然后就到后院帮老伴剥起准备掺在米里煮饭的毛豆来。他心里觉得非常惋惜，如果不是这位生客到来，他就能坐在下屋里请那个青年旅客把那惊心动魄的故事全部讲完。

那个从通化来的青年旅客，带来了确实惊人的消息——抗日游击队的消息。

游击队的人数不知有多少，他姑母家的上屋里就住了五个游击队员，他们都穿着整齐干净的军装，戴着军帽，扛着大枪。游击队员一个个都是铁打的一样叮哨响的青年人，他们跟房东相处得象一家人那么亲，敬老人象敬爹娘一样，爱小孩象爱弟弟妹妹一样。他们一有空就替老乡挑水、砍柴、劈柴、 扫院子、 耪菜地，什么都干。几天的时间里，他们在房前房后挖了排水沟，修好了通水井的路，还用木头装了个井栏。一到晚上，他们就教唱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还给人们讲怎样才能打败日本鬼子，争取朝鲜的独立。

这个鼻梁上有一个明显的麻点的青年旅客，讲的很动人，自己也常常感动得闪着泪花。

他说， 有一天， 在学校礼堂里举行了欢迎游击队的群众大会，游击队唱了很多歌，也有很多人上台讲了话。

青年旅客还很流利地背诵了一段游击队唱的歌词：

我们是燃遍全球的烈火，
是砸碎锁链的铁锤。
希望的标志是红旗，
……

客店主人还硬要他配上曲子唱一段，旅客拗不过，只好用他那不怎么好听的嗓音唱了一段。

他接着说，方才讲的不过是个开场白，正文还在后头。

于是开始讲起了抗日游击队的大将金星将军。

“开欢迎会的那天，我也亲眼看见了金星将军。 我站在很近

的地方，看见他穿过院子走进了会场。乍看，跟别的游击队员没啥两样，穿着跟大家一样的朴素的新式军装，腰里挎着挺大的手枪。可是我呀，一眼就看出来他就是将军。他的眼睛就跟旁人不一样，特别有神，准能看千里远。

“我还看见他笑来着，他全身焕发着和蔼可亲、宽宏大量的气度。

“消息传得不知有多广，连附近村庄的人也都赶来了，想看看金星将军。”

青年旅客毫无次序地还讲了游击队把一个独立军士兵从死地里救出来的故事，以及据说朱司令接受了金星将军重要指示的传闻。

正在这时候，安东学在门外喊店主人，话就被打断了。

安东学当然不知道这一点，心不在焉地领着孩子到江边洗了脸。

第二天，安东学跟那个一起过了一夜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旅客打听到，客店主人是这一带独立军的联络员，负责独立军的联络工作。

安东学决计再多住一天，好跟店主人拉拉关系。

他心想，要达目的，就得先去找朱虎林。要找朱虎林，就得结识这个跟朱虎林有关系的店主人。为此，需要主动地跟店主人讲明自己的来意，取得他的信任。

店主人听了安东学的来历，拍腿叫起来：

“我早猜着了，头一眼就看出来了，哈哈哈。”

豪爽的店主人，叼着烟袋，爽朗地笑起来。

安东学知道独立军系统有反共倾向。因此没有多讲别的，只

说明自己干过独立运动，并且希望继续干独立运动，所以才来找朱虎林的。

喜欢夸口的店主人，立刻答应明天就可以领他去见朱虎林。

其实，朴金知听了关于金星将军的传说，也产生了马上去打听一下真实情况的强烈欲望。

“正好我也有事要去一趟，明天顺便一块去吧。 最近我到中江去呆了一个月，不知道他们那儿现在怎么样。”

这一天，安东学才感到心情舒畅，甚至愉快地跟着店主人去钓了一趟鱼。

* * *

这一天，朱虎林早早吃过晚饭，匆匆忙忙地准备了行装。他虽然是一个快四十的人，却象年轻人一样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然而年纪毕竟是无法掩饰的吧，他的额角已经开始秃了，头发稀了，眼角上也现出了一丝细细的皱纹。说起行装，既没有可背的又没有可提的，可是他总觉得象忘了件什么东西似的，心中忐忑不安。他的妻子跟普通妇女一样，有了点年纪也开始变得罗哩罗唆起来， 这会儿又絮絮叨叨地劝阻丈夫说， 既然梦见了不吉之兆，何必今天晚上上路。朱虎林很想骂她不要费话，又忍住了，只是没好气地要她快拿大袄来。准备停当了，只等姓张的来就可以动身了。

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姓张的，朱虎林是不会急着要走这趟夜路的。

姓张的说，他跟二百里外的救国军部队关系很好，已经向崔

东允救国军诉说了一番独立军的困难，说动了他们同意拨给独立军一些武器和军费，现在就请接受人一块去办一下最后的手续。

朱虎林考虑了几天，最后同意了一块去。

姓张的来了。

崔参谋和黄顾问都来给他们送行。崔参谋是一开始就反对朱虎林去的，他说这一去有损独立军的自尊心，不要自己暴露出自己的穷相来。而黄顾问则暗暗鼓励朱虎林去一趟，说是交涉办不成也赔不了本。

朱虎林他们走出了村口。

已经入夜了，风却不停，地里的高粱象海洋起了波浪一样摇摆激荡。

这反而使朱虎林高兴起来。走出家门时产生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吉祥的预感和沉重的心情，已经无影无踪，心里舒畅了，也产生了勇气。

但他又忽然觉得人生太虚无缥緲，这样下去，果真能够挽救祖国的厄运，完成大业吗？

不管怎么说，还是怪自己不争气。自己也曾胸怀大志，颇有要一手扶起三千里江山的气概，可是曾几何时，现在却消沉了，萎靡了。

他点上一支烟大口大口地抽起来。灰蓝色的烟雾，飘向了昏暗的夜空。

他想起了初夏来访过的金星将军，心里感到非常后悔。那时候，不知为什么那么优柔寡断，毫无勇气，回想起来连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虽说黄顾问当时确实搞过一些鬼，但这并不是使他后悔的全部原因。

他咳嗽了几声，又点上一支烟，抽了几口，觉得轻松多了。

经过一阵巨大的烦恼之后，又把烦恼丢到脑后忘却的时候，也许都会这样感到一种惆怅和空虚吧。朱虎林想撇掉这些杂念，就跟那个一直紧贴在身旁走着的姓张的说起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来，还不时地呵呵笑着。

他们来到了离朴金知的小客店有一公里左右的地方，从高粱秆儿的缝隙中隐约可以看见一闪一闪的灯光。一勾弯月危险地挂在高粱穗上。象云彩一样横在天空的银河，带着秋天的无数饱满熟透的星星，把太空装饰得灿烂辉煌。偶尔有几颗流星划过天空坠向遥远的地平线。

突然，前面传来了可疑的响声。紧接着，一声告急的叫喊打破了沉睡的田野的寂静。随后，响起了枪声，一定是斥候兵开的枪。

朱虎林马上意识到有了危险。他拔出手枪跳进艾蒿丛中察看情况，姓张的紧跟着，副官和警卫员围过来护卫着。枪声越来越密。

“咳，误了大事了。”

朱虎林已经料到事情不妙，大声地叹了一口气。

“你们快分成两拨，负责前后两头，先不要管我。”

这时，姓张的划根火柴点着了一支烟。没过一分钟，路对面的高粱地里就忽拉拉跳出来十几个乌黑的怪汉，都是日寇的便衣警察。

“是鬼子，打！”

双方只隔着二三十步的距离接上了火。

朱虎林和他的部下准确地射击着。正当枪声激烈的时候，副官跑过来对朱虎林说：

“撤下去躲一躲吧。”

“撤？往哪儿撤？快把鬼子们全部干掉！”

他的象敲钢板一样铿锵的声音，震得周围山响，很远都能听到。

激烈的交火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时，一直把手揣在大袄口袋里抽着烟的那个姓张的，突然拔出手枪，一连击倒了两个护卫着朱虎林的警卫员。然后一步蹿上去扭住了朱虎林的手臂。朱虎林受到这突然的袭击，来不及还手，就往前扑倒了。

姓张的朝后面大声喊：

“在这儿，在这儿哪！”

几个鬼子一窝蜂似地奔过来，扯开了扭做一团的两个人。

“姓张的，你这败类，狗腿子！”

朱虎林象猛兽一样要扑过去打姓张的，但他早被一群敌人扭住了两只手臂。

“我不是原先的张某人了，你要想不吃这颗铁丸，就赶快投降日本！”

“混蛋，你这狗崽子，我朱虎林可不是投降鬼子的败类！”

哨！哨！姓张的连开了两枪。

朱虎林两手捂住胸口，头朝后仰着，踉踉跄跄地挪动了几步，噗嗵一声栽倒了。

“哼，你想跟抗日游击队拉起手来？”

姓张的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么一句，就钻进高粱地里去了。

姓张的是按照黄顾问的诡计参与了这一谋杀的。黄顾问反对朱虎林投靠抗日游击队，打定主意杀掉他好篡夺他的位置。

*　　*　　*

朱虎林满身是血，胸口贴地，两臂张开，手抓着泥土，肩膀剧烈地抖动。

打退了敌人的两个士兵赶过来扶起了朱虎林，立即开始急救，用棉花堵住了伤口。然后两个人轮流背着朝客店跑。

小客店的人们早听到不远处响起枪声，以为不是土匪行劫就是鬼子夜间"讨伐"，都不敢睡觉，惊慌地从屋子里跑出来。

他们一认出两个士兵背来的是朱虎林，都惊呆了，朴金知老两口惊叫着忙合起来。先铺上褥子，把朱虎林放在炕头上，解开上衣，洗净了伤口。

几个人点上火把到地里去挖止血用的大蓟；另几个人刮来些松树油放在铜盆里熬，准备做膏药；也有人看朱虎林要水喝，就赶忙打来凉水掺上蜂蜜喂他。

天亮的时候朱虎林才苏醒过来，精神十分平静。

独立军士兵高个子严致焕也松了一口气，坐在廊台上点着一支烟。他在夜里一口气跑二十里路请来了一位医生。

朱虎林严令不要声张，家里也不准告诉，医生也不准再请。

朴金知多少放了点心，来到了安东学住的上屋。

两个人谈了半天朱虎林的事。

朴金知慨叹天下的事情竟然如此变幻莫测，对敌人的阴谋表示极大的愤慨。

安东学虽然不能直接插手帮忙，却也诚恳地希望能够助一臂之力，把自己的全部卫生知识拿出来，一样一样地指点着他们怎

样护理、怎样用药。然而想到这意外的事件给自己的下一步行动造成了困难，心里不免十分愁苦。

朴金知看出了他的苦恼，就劝他先见一见朱虎林，一来表示慰问，二来也顺便把心事说出来跟他商量商量。

安东学很为难。尽管自己的事情很重要，可是怎么好意思提出来打扰这位生命危在旦夕的人呢？然而又不甘心让自己已为之跋涉了千里路程的事情化为泡影。但他转念又一想，既然来到了这里，即使不跟生命垂危的朱虎林见面相商，也一定能够找到别的路子达到目的，于是就回答朴金知说不必去打搅朱虎林了。

然而朴金知天生就是一个喜欢事事插一手的人，抓了个适当的机会，终于向朱虎林说出了安东学的事情。

“是来找金星将军的？”

朱虎林闭着眼睛仰脸躺在炕上，张开干裂的嘴唇问了一句。

听了朴金知的话，朱虎林说，要是别的事情，他可以不管，但是和金星将军有关的事情，即便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愿意会见客人尽力相助。

这样，安东学就开门走进了朱虎林的房间。

朱虎林躺在炕头上，垫着厚厚的褥子。他见安东学进来坐在炕梢上向他点头致意，也抬起浓黑的眉毛用眼睛表示了还礼。乍看，他并不象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只是那不均匀的呼吸和涨红的脸色多少显示出一些他胸部被子弹打穿了的症状。

安东学做了自我介绍，向朱虎林表示了亲切的慰问，然后就避开正题闲聊起来。

朱虎林说，已经听朴金知说过了，还愿意再听听本人的意思。

这样，安东学就开了口：

“我来拜访朱先生， 是因为听说金星将军来过这一带，所以来打听打听。”

“金星将军？”朱虎林很郑重地问。

“是的。”

“请说吧，你想打听什么，我愿意尽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说起来也不是别的，这整个一夏天， 我一直在辗转跋涉，已经走了几千里的路，为的就是能见金星将军一面。我本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人。”

安东学这样开了头，把自己的经历全部摊出来了，甚至一直没跟任何人讲过的也都坦率地讲出来了。因为他想朱虎林的处境和当前的遭遇是会使朱虎林变得最纯洁最正直的。

“能够见到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星将军，是我最大的愿望。因此，一听说将军来过这个地方，我就奔到这里来了。”

安东学一边说一边察看着朱虎林的表情。

朱虎林听到这里，轻轻地合上了眼睛。

明亮的阳光从门里照进来，投射在罩着死神的阴影的朱虎林脸上。他神情严肃地伸出发颤的手，不声不响地把烟盒推到客人的面前。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神秘，那么含蓄。安东学不好推却，点上了一支烟。

朱虎林仍在闭目深思。他明白自己已经到了临终的时刻，因此欣然地答应了跟安东学的会面。

现在，他的心境很宁静。甚至他自己都很难相信临终前的心境会如此宁静。也许，这就是超脱了一切之后的虚幻状态吧。

自从加入独立军天马山部队以来直到今天，他的一生全部献

给了争取祖国独立的事业。然而现在回顾起来，觉得自己艰苦曲折的一生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到最后只落得一场空幻。

他曾抱着火绳枪藏在石缝里过夜，也曾通宵在黑暗无边的丛林里穿行，也和那些有志之士面红耳赤地进行过争论，每到一地都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进行爱国宣传，募集军费。可是这一切，现在看来都象漂浮在寥廓无边的天空的朵朵白云一样，来也无踪，去也无迹，一事无成。

然而现在为这些而悲痛后悔已经是不需要了，因为他也和安东学一样有了一个巨大的喜悦，能够把这一切懊恼和痛苦的回忆以及愚昧冲洗干净。现在，尽管是临死的一刻，但他清楚地认识到金星将军站在我们朝鲜三千万人民的最前头，肩负着民族的命运，领导着革命勇往直前。这一认识，对他这个为独立而奋斗了一生的人，不能不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喜悦。

说起来，曾有多少人奋斗了一生却没有看到过这一现实，没有享受过这一喜悦啊！这样一想，朱虎林觉得自己是不幸的独立军人士当中少有的一个幸福的人。

死亡的预感，使他挣脱了偏见、怀疑和一切陈腐的传统观念，在他的面前展现出耀眼的生动的现实。他感觉到他的思维不受任何约束，在自由地飞翔，意识到自己的情感正在升向灿烂美丽的境界。

朱虎林把手从胸脯上放下来，慢慢睁开了眼睛。眼睛射出了崇高的光辉，显出了某种强烈的欲望。

他动了动青紫的厚嘴唇，说：

“安东学先生，我看，跟我比起来，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到了这个地步才认识到的真理，你是在身心健全的时候就已经

找到了，真是多么幸运啊！

“一定去找金星将军吧，一定能找到的，我们三千万朝鲜人民谁都能见到他的。

“你说你是共产主义者，是吗？

“对共产主义，我懂得很少。但是我知道共产主义者正站在光复我们祖国的最前列。到了这个地步，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共产主义也只有在金星将军的领导下才能发出自己真正灿烂的光辉。怎么样，我的话对吗？象我这样一个搞民族主义的人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不显得太过分了吗？”

他呼吸急促，说不下去了。

坐在旁边的严致焕端起掺了蜂蜜的水，用羹匙喂了他几口。朱虎林喝下蜜水润了润嗓子，抬起明亮的眼睛说：

“干共产主义也罢，干民族主义也罢，没有好领导人，都是不能成功的。这是我通过我的一生，献出我的一生才认识到的。真正不幸的百姓、不幸的民众，不是别的。没有开化的百姓、被洋夷欺侮的百姓，固然都是不幸的，但这并不是不幸的全部。真正的不幸的百姓，是没有好领袖的百姓。有好领袖的民众，虽然今天被洋夷欺侮，远远地落在现代文明的后面，但是明天就能获得解放，赢得独立，也能赶上现代文明。这样看，我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幸福的。早些年，我见到了朝鲜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金亨稷先生，在他的领导下走上了光复祖国的道路，贡献了一分微薄的力量。今天，我又见到了金亨稷先生的长子金星将军。他是我们三千万朝鲜民众的领袖，我有幸见到了他，啊，可是我这个糊涂的人，却……”

朱虎林忽然满脸涨红，大声咳嗽，象要把胸腔里的东西全部

掏净似地咳起来。

不知是因为咳嗽，还是因为想起了过去的什么伤心事，他的眼眶里溢出了泪水。但他毕竟是勇悍的武人，忍住了咳嗽和疼痛，睁眼凝视着顶棚。这时，他仿佛看见了金星将军的慈祥和蔼的面容。

“找金星将军何必找我这样的人问路啊。”

他转过脸望着安东学低声说。

安东学从临终的朱虎林异乎寻常的兴奋和令人深思的言语中看出了他的两种痛苦：一种是走向死亡的肉体上的痛苦，另一种是对自己在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期所犯的无法洗刷的错误的悔恨。

安东学再没有可问的了。

严致焕又端着掺了蜂蜜的水走上来。朱虎林摇着头拒绝了。

日落时分。

严致焕和两个士兵守着朱虎林。

朱虎林强打精神，使自己不致昏迷过去。眼前一会儿是那个姓张的扩大了的狰狞的面孔，一会儿是几百个喷火的枪口在对着他。他想用手挥掉这一切，可是手不听使唤。眼前又出现了妻子的毫无表情的脸和女儿的天真的微笑。他神志昏迷。幻影不断交替，忽然浮现出八年前的事情。

在抚松，金亨稷先生家的下屋，坐着他和金亨稷先生两个人。先生跟往常一样，和蔼可亲，含着微笑劝他抽烟。两个人都点上了烟……他和金亨稷先生一起检阅着数达几千人的独立军部队，队伍是那么整齐威武。金亨稷先生笑了，自己也跟着笑了。忽然，金亨稷先生一个人大步走去，不停地走去，他想跟上，腿却抬不起来，跟不上。他急得大声喊：

“金先生！”

“醒醒吧。”严致焕慌忙摇晃着他的手。

朱虎林猛然睁开了眼睛。

“这是什么地方？刚来的金先生哪儿去了？”

他把屋里扫了一眼，才知道刚才是幻影，就叫过严致焕来，一字一字地对他说：

“你听着：我想看到我们国家独立，可是看不到了。你们去找金星将军吧，见了他，就告诉他我朱虎林一再向他谢罪。你们要在将军的领导下好好作战，一定要把国家的独立争回来。”

严致焕，明旭，都流下了眼泪。坐在后头的安东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时间在严肃悲戚的气氛中流逝。

朱虎林忍着难耐的痛苦。

凡是人，谁都逃脱不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在这一时刻里，谁都要给后人留下许多事情，所不同的是，有的留下全人类的巨大事业，有的却留下琐碎的家务一类的事情。不管这是多么不情愿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多少也是当然的。因为斗争不会停止，生活永无止境。人死的时候最感到后悔和悲痛的，是他生前没有把自己的过错全部洗掉。洗刷过错，这跟继承某种事业不同，是别人所不能代行的。正因为这样，如果不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尝到人生最大的痛苦，谁都应该少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就应该在生前亲自洗刷干净。

朱虎林死了。

严致焕捶胸痛哭，客店主人夫妻和旅客也都流下了眼泪。

安东学悲痛地走出了屋子。

夜，象坟墓一样漆黑。风，吹得高粱更猛烈地摇摆。凄凉而严肃的黑夜，仿佛在哀悼着朱虎林这个作了许多事情也犯了不少错误，遗下了许多问题的不平凡的人的不平凡的死亡。

第二天，在一条两边是望不到边际的高粱地的土路上，缓缓地走着一辆破旧的马车，风不时地吹起盖在车上的白布的一角轻轻飘动。

朱虎林，在他昨天来的路上，今天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躺在车上往回走。

马车把单调的声响留在这没有尽头的车道上，缓缓地默默地走着。

车后跟着三个背枪的独立军士兵。

安东学拉着女儿的手，也走在马车的后边，脚步是那么沉重缓慢。

到了通化的第二天，安东学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独立军的士兵严致焕，打死了黄顾问，带着他那一排的士兵，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过了几天，安东学又走上了北上的路。

* * *

车奇勇和朴兴德在木贼沟接受了司令官同志的命令之后，已经走了三四天的路程。车奇勇要上咸镜北道的大谷煤矿去，朴兴德要去罗兴地方准备建立半游击区。

他们象一条条树根一样，为了使一棵大树枝荣叶茂，要深深地扎进看不见的地里去，扎到跟树干相反的方向去。

金星同志在建立了游击队以后，一方面加强游击队，一方面大力促进了部署已久的国内工作和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以及建立半游击区的工作。

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全面“讨伐”的情况下，大力促进这些工作，就更加必要了。因为解放区需要半游击区的保护，而且需要跟敌占区特别是国内各地的革命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意味着需要为抗日游击队打好更加牢固的群众基础。正因为这样，司令官同志才把他们比做树根。

车奇勇还需要走一天，然后乘火车渡过豆满江到清津方面去。

到了煤矿，要先找个职业，然后设法同咸兴、元山、雄基以及其他重要工业区建立联系。

朴兴德要越过黄鹭岭，绕过石头山，再上汪清后面的小路。

车奇勇比朴兴德早一天动身，走了不到两天在路上偶然碰上了朴兴德。两个人商量一块走一程，因为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车奇勇穿着破旧的草绿色制服，脚上是一双胶底劳动鞋，跟他工人的长相很相称，谁也看不出破绽来。朴兴德也打扮得跟本地的庄稼人一模一样。穿着粗麻布裤子，裤腿上沾着黄泥点子，脚上穿着草鞋，头上裹着包头巾，肩上挎着一个草编的网兜，走路一晃一晃，慢慢腾腾，一看就是个地主家的老长工。

他们走在路上，一直谈着游击队里的生活。他们谁也没想到，在游击队才待了五个月就这样离开。在过去的五个月里，他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新的、难以想象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因而时刻都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作梦也没想到在祖国解放以

前就这样离开游击队。

他们认为最大的光荣和幸福，就是永远如影随形地跟在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星同志身旁。

因为有了金星同志，革命才能前进，也才有光明的未来和生的意义。

然而现在，他们把这个幸福留在后头，离开队伍，走向远方。

红叶落在路上，象赤红的火苗一样飘忽滚动，匆忙躲到背风的地方找个安身的处所。经过水曲柳林子的时候，一大片黄叶犹如一群小鸡满地奔跑。北方的秋天，确实异常美丽。红艳艳的槭树，墨绿色的冷杉树，黄粲粲的落叶松，银色的白杨和青杨，缠绕着山腰。山后，一望无际的蛋青色的天空象帷幕一样垂挂着。

“老车，在司令官同志面前接受任务的时候，我看你倒挺大方呢。”

“不然又怎么着？那么重要的任务，你能说‘我不愿意离开游击队’吗？受了这么多教育的游击队员，那还象话吗？”

两个人就这样谈起来，一起回忆着司令官同志交给他们任务时的情景。

车奇勇到司令部的时候，朴兴德已经比他先到了一步。

在树林里，金星同志让两个战士走在两旁，自己走在他们半步后的中间。红叶在脚下沙沙地响。一片落叶松，间或还有几棵色树和青杨树，夕阳照着它们往潮湿的地上铺下了斑斑点点的影子。

司令官同志两手搭在两个战士的肩上，还不时地揪把草叶子往地上一撒。他先问了他们的健康情况。俩人同声回答都很好。

司令官同志听了他们的回答，停下来叫朴兴德把鞋子脱下让他看看脚。

“你是平脚掌吧？干什么要撒谎啊？ 今天走了一天路，脚一定起了泡，快脱鞋看看。”

朴兴德无可奈何地脱下鞋亮出了左脚。脚后跟和大脚指头尖上都起了泡，而且都破了，颜色紫红。

司令官同志坐在枯木上，拿出火柴，把火柴头揪下来碾碎，放在没破的泡上，划根火柴往上一点，刺一声就着了。朴兴德皱起眉头痛得叫了一声。然后才想起自己丢了丑，羞得满脸通红。

司令官同志说 他自己过去 为了实现农村的 革命化走过 很多路，也学会了治脚泡的方法，并且把这个方法详细地告诉了他们。

这个治法，朴兴德当然不是头一次听金星同志讲。但是现在司令官同志这样亲手把着他的脚治泡，他觉得非常难为情。

下面轮到了车奇勇。

“我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司令官同志。”

“嗯，你的身板简直象檀木一样结实，蛀虫都蛀不进去。”

又一阵沉默。林木密，夜色浓了，鸟雀扑打着翅膀归巢了。

“可不能打瞌睡啊。”金星同志注视着车奇勇的脸平静地说。

车奇勇象触电一样吓了一跳。他想起了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站岗打瞌睡那件事。

“不管有什么情况，在岗位上打瞌睡可不行啊， 因为敌人是希望我们打瞌睡的。嗯，车同志你的家乡是什么地方？”

“我没有家乡。”

“没有家乡？总有你生长的地方嘛。”

“听说生是生在全罗道的南源， 可是父亲老是用背架背着我

到处流浪，也就没有一个·我长大的地方了。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就一个人走遍了全朝鲜，什么工地我都去过。”

“那末，对你来说，祖国也就是故乡了。说起来，有的国家祖国和故乡就是用一个词来表达的。好啊，对你来说，解放家乡也就是解放祖国了，这就应该比谁都干得多啊。”

又走了一会儿，金星同志先往草地上坐下，车奇勇和朴兴德也跟着坐下了。

金星同志开始说明工作任务。

车奇勇的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唤醒工人阶级，组织他们开展反日斗争，选拔骨干分子送到游击队来，同时动员劳动人民把那个地方转变成为开展游击斗争的巩固的后方。朴兴德的任务是，到农村去建立半游击区。这跟解放区不一样，形式上要保留敌人的统治，实际上要广泛建立我们的地下革命组织，把那个地方完全掌握在手里。就是说，形式上是敌人管辖，实际上是我们管辖，是我们的游击区。

金星同志接着说：

“人应当怎样活？活着是为什么？人们有时是要想到这些问题的。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总有一次必然要碰到这样的问题。那时候，谁也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从古至今，世界上许多思想家写了许多文章，讲了很多话，试图提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举个例子说，欧洲有一个人是这样写的：‘我一点也不愿意做别人的牺牲品。除了属于我自己以外，我不属于任何别人。我只为我一个人而活，我要一个人享有支配世界的权力。’

“然而，一个人要是只为自己一个人的享受而活，那就跟禽

兽没有两样了。”

金星同志略微提高了声音，眼睛闪光，现出极其厌恶的神情。

“享乐是侵略者的人生哲学。我们的目的跟他们完全相反。我们是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也就是为民族和阶级的解放而活。解放工人阶级，解放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还要把劳动人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把人民从社会和大自然所给的种种痛苦中解放出来。

“而我们自己从这里所得到的荣誉和幸福，也就是所谓报酬，就是一个叫做‘革命者’的光荣称号。这比金字奖状或闪光耀眼的勋章不知道要宝贵多少倍。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在这条道路上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怎么样，同志们是怎么想的？以后，在工作中如果感到目标不清楚，或者碰到困难的时候，就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站在解放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上？这样一想，就能解决问题。我们的斗争不是容易的。我们既要用实力跟日本帝国主义打，又要用我们崇高的精神去压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用他们能力很强的高速轮转机和出力巨大的广播电台以及他们拿钱雇来的数不尽的嘴片子和笔杆子跟我们对抗，把种种咒骂象倾盆大雨一样倾泻在我们的头上。而我们则不然。我们用油印机印小册子和传单，甚至用钢笔彻夜赶写传单，往街里散发。

“为了和一个同志接头，我们要穿过敌人用刀枪织成的罗网；我们不能大声说话，只能在谁家的外屋里，或在挖煤的掌子面上，或在扛东西的码头上，隐密地，个别地，把嘴凑在耳朵边小声说话。

“那末，我们有哪些胜利的把握呢？

“这是很明白的。敌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的是非正义的骗人的谎言，而我们说的是正义和真理。敌人叫得越响，他们的骗人勾当就暴露得越明显，而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张传单，每一个同志，都能打动成千上万人的心。共产主义思想有无比巨大的威力，哪里都可以渗入。怎么样，干得了吗？只要你们干得好，就能在敌人的脚下来一个大爆炸。嗯，咱们再走一走吧。”

金星同志站了起来，两个战士也跟着站起来。他们走出树林，来到山顶。眼前是一片蜿蜒起伏重重叠叠的山峦，山山都连着白头山。

金星同志沉思了一会，平静地说：

“这个地下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工作。过去，我也曾化装成农民，到农村去做过工作。把自己好好伪装起来，深深地隐蔽在农村中，从社会的最底层看整个社会，也是很有意思的呀。”

这时候，朴兴德想起在两江听到的故事，向车奇勇使了个眼色。车奇勇会意地点了点头。

朴兴德用手抓着后脑勺，问司令官同志可以不可以问一句话。

“好啊，什么问题呀？”金星同志微笑着把两手搭在两个人的肩上。

“不是别的，听说司令官同志为了做地下工作，在什么地方当过长工……”

“哦，长工，哈哈，你们怎么知道的啊？”

“在两江，司令官同志发表讲话的那天晚上，一个大嫂说，在她们村当过长工的人当了游击队长了。我们听了说她瞎扯，可

是她一口咬定说一点不假。”

“哈哈哈……”

金星同志仰天大笑起来。

“那个大嫂泄露了人家的秘密啦。哈哈哈。”

他的豪放的笑声在山间震荡。

当他们穿过树林回到连队的时候，连队里正在准备举行联欢晚会，战士们都已集合了。人们都以为这是例行的晚会，唯独田广植对这次联欢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他知道车奇勇和朴兴德明天就要动身，所以他很想用个什么办法给他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晚会上，有歌唱，有舞蹈，也有世杰的魔术。

世杰在鼻子下面画上小胡子，扮做药贩子，走出来做了一番广告，说得天花乱坠，然后开始了魔术。

他把一颗步枪子弹拿在手里向大家晃了几下，然后投进嘴里咕嘟一声吞下去了。接着，走到战士们当中，伸出手指从一个战士的鼻尖上把油腻腻的汗珠刮下来往自己的脚掌上一抹，喊一声“嗨”，就从脚掌上抽出了刚吞下去的那颗子弹。

第二次表演的时候，陈凤男看出了他巧妙迅速地把子弹藏在帽子下面。于是第三次表演的时候，就趁他从一个人的鼻尖上刮汗珠的时候，很快地从他帽子下面把子弹抽走了。结果，这次表演就露了馅，脚掌上再也抽不出子弹来了。大家看了，都捧着肚子大笑起来。

接着，开始了摔跤。

膀阔腰圆，身强力壮的两个战士，扭抱在一起打转，想把对手摔倒在地上。旁人都在圈外手里捏着一把汗替他们使劲。在摔

跤比赛中最精彩的是车奇勇和朴兴德的对战。

朴兴德猫着腰不慌不忙地横着走了几步，冷不防把对手往怀里一拉，就要用腿绊倒他，但没成功，于是立刻换一个方向，想一下子绊对手的两条腿。宽膀子的车奇勇踉跄地倒退了几步，两腿用力站住纹丝不动，这一来，朴兴德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就无能为力了。

车奇勇比朴兴德动作迅速敏捷而又果断。他用左手使劲把对手拉向怀里，再用右手一托，就把朴兴德腾空举起来了。但是这反而难住了他自己。因为朴兴德在被腾空举起的刹那间用脚钩住了车奇勇的膝盖窝，车奇勇把他没办法，要举举不动，要甩甩不掉。

“往高抬，往高抬！”

“甩掉他，快甩！”

“掀到背后去！”

“把他两腿紧紧绊住，绊住！”

大家都大声叫嚷，分不清谁给谁加油。其中吵得最响的是世杰。他早坐不住了，站起来围着两个摔跤的人转圈子，给他们两个人出点子。看谁要倒了，他就给谁打气，还伸出手来比画着，象要把他扶起来似的。

大家都哇哇叫喊，有的鼓掌，有的跺脚。女队员们也都满脸涨得通红，大声助威。英淑和明玉替朴兴德使劲，慧英和玉女给车奇勇加油。

朴兴德一有了危险，英淑就捶打着前边人的肩头，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叫：

“用力呀，使劲推呀！”

一旦形势好转，她就捂着前胸放心地松一口气。

这会儿车奇勇变得不利了，慧英和玉女就按住胸脯喃喃地说：

“哎呀，不好啦，你看你看。”

摔跤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还不分胜负。

朴兴德打算使对手消耗力量，不时地绊腿，但这不过是一个花招，他并不真想用这一招赢他。车奇勇却很沉着，稳稳地抓着对手，纹丝不动，窥视对手的弱点，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乘其不备，两腿一收，抓住对手的后脖领子往前一拉，同时用腿一绊，往斜里一掼，就把朴兴德摔在地上。

呶——响起了欢呼声。

慧英高兴得象小孩子似地直跳。

摔跤比赛是规定要打三个回合的。

输了第一回合的朴兴德，第二回合一开始就从里往外绊住对手的腿，用头顶住对手的下巴，把腰使劲一挺，弄得车奇勇措手不及，头往后一仰，再也弯不下腰来。朴兴德两腿用力站稳，拦腰一抱，终于把对手摔倒了。又一阵欢呼声震动了山谷……

“老朴，你那么聚精会神地在想什么啊？”

车奇勇拍着朴兴德的肩膀问。深思中的朴兴德咧嘴笑了笑，回答说正想着司令官同志说的话。车奇勇一听和自己一样，不由自主地也笑了。

在黄鹭岭的崎岖山路上，他们一直谈着司令官同志。因为他们一直在一个连队，说的无非是两个人全都知道的事情，然而件件事情都使他们感到无比的亲切。车奇勇讲一件，朴兴德就做些补充。谈话就象树木不断分出枝杈一样，无尽无休地继续着。在白头山茫茫林海中行军的日子里，司令官同志每到休息时间就亲

手用白报纸钉笔记本的故事，车奇勇站岗打瞌睡的故事，陈凤男打了一只黑熊出了名的故事，借粮写条子说三年后偿还的笑话，车奇勇在天上崴子被群众包围的故事，都谈到了。的确，在过去这不长的日子里，他们经历了多少事情，跟人伍前二十来年的生活相比，是那么丰富，那么有意义。

日头快落的时候，他们爬过了一座山。是在这里分手呢，还是一块再过一个晚上呢？两个人商量了一阵，最后车奇勇提议说：

“为了早一天再见，咱们就早一天分手吧。”

“好。”

他们象小孩子一样，满眼含着泪水，紧紧地拥抱了。

* * *

车奇勇跟朴兴德分手十天以后，来到了大谷煤矿。为了避开敌人的警戒，绕了不少路，结果多花了五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

他来到一个土岗子上停下来，俯瞰着煤矿区，抹了抹脑门上的汗。

虽然是秋天，因为走了路，觉得很热。面前是一座矸子堆成的锥形山，很象扣着一顶涂了墨汁的草帽。它的四周就是破破烂烂的煤矿区。高低不同的几个烟筒在不停地冒着黑烟。不知从哪里隐约传来象蜜蜂叫一样嗡嗡的响声。风一吹来，还能闻到一股浓烈的硫磺味。肮脏的街道，马马虎虎搭起来的房舍、采煤工住的锅伙，以及煤井、卷扬机和那些露着白牙说笑着或者愁眉苦脸

地走着的采煤工，这一切都是车奇勇熟悉的引起他无限情趣的景象。他没有多想，就迈开大步朝着一条有锅伙的小巷走去。

一个长方形锅伙房屋的门口，凌乱地摆着好多叫煤灰弄得黑乎乎的鞋子。

“掌柜的在家吗？”

他大声问，可是没人答应。

“掌柜的在家吗？”

他扬起下巴颏更大声地问。这才有人打开倾斜的厨房门露出一张精瘦的黑脸。

“干什么？”是工地特有的粗鲁的口气。

“是掌柜的吗？”

“哼，你这个人跟乡下佬一样真够罗唆，你说找掌柜的，那出来搭话的还能是谁呢？”

“哈哈，是这样，有地方住吗？”车奇勇问，他是个别人使一着儿他能使两着儿的人。

“地方倒有，可是现在躺着一炕死尸。”那个掌柜的满脸不高兴地说了一句气话，又呸一声吐了一口唾沫。

车奇勇听了不知是真是假，站着发愣，这时候听见屋里有人粗声粗气地说：

“一口喝干了吧！”

“到了黄泉，可没酒喝啦！”

“人死得象苍蝇一样不值钱，咱们还这样忍着不成？”

“空手来空手去，这就是人生嘛。”

“别扯淡，快喝了吧。”

车奇勇的脸色顿时变了。

“听见没有？怎么又装起哭相来啦， 小伙子？”掌柜的喷着一股酒臭，不高兴地瞧着。

“三个人两个月的饭钱，你知道有多少吗？ 完啦，我算完蛋啦。”

车奇勇一声不响地等着他安静下来。

房门开了，摇摇晃晃地走出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

“谁在这儿磨牙？说没地方就滚开好啦， 人死了都没人管，动不动就打你骂你，还撵你走，这样不讲理的贼窝子，你还硬往里头钻，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这个彪形大汉满嘴喷着酒气，挡在车奇勇的前面。车奇勇也锋利地直盯着他。

“嘿，小伙子，眼睛倒挺有精神。”

他上下打量着车奇勇，嘴里咕噜着。他虽然醉了，还能看出车奇勇是个檀木棒一样结实而刚直的年轻人，眼睛乌黑发亮，眼角微向上翘，一双手象两只铁耙一样粗大。乍看也能看出不是一个常见的那种初出茅庐的牛犊儿， 不知因为哪一点， 还挺吸引人。

“在煤窑里干了几年？”

“这一身骨头都是背着煤筐长粗的。”

“呵，这话说得够味，来，抽一口。”

大汉翻了翻口袋，掏出烟盒朝车奇勇递过去。两个人弯腿坐在廊台上，点上烟，互通了姓名。大汉名叫孟善学，是采煤的老把式。

他说，昨天白天井下冒顶，一个人腰被砸断，一个人脑袋被砸碎，还有一个人整个被埋在下面，一下子死了三个人。这完全

是因为矿主贪财，不准多用坑木造成的，所以工人们都起来提出抗议。可是那些把头却殴打工人，还威胁工人说："为挣钱丧命还不是常见的事？谁要再说坏话，小心绑了去蹲牢房。"

挨了打的十几个挖煤工人说，再也不能下那个危险的煤窑干活了。矿主却说，不想干就滚。一下子把他们全都开除了。

孟善学攥紧拳头，粗声粗气地喊着"狗崽子"，"小鬼子"，"该掐断脖子的坏蛋"，"穿趿拉板儿的"，不住地骂。

"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车奇勇早憋着一肚子气，忍不住地问。

"什么怎么办？今天这样喝酒吊丧，明天抬到乱葬岗子埋了，就算完了呗。就是这么回事。看来他们都是有父母妻子的，可是不知道都在哪儿，连信都没法送。就算写个信或打个电报把他们的亲人叫来了，又有什么用呢！咳，真憋死人哪！咱们这些当工人的，到哪儿还不一样？人家给你吃的是死鬼饭，你还不知道，还自个儿找上门来，你说糟不糟！人生处处是掌子面，是挡住你去路的漆黑的掌子面。咱这煤矿一千多个工人，都挤在那一个掌子面上拼命挣扎。说起来，咱朝鲜哪儿都一样，挣扎一阵，最后还是被送到那个地方去。"他指的对面山坡，是一片乱葬岗子。

车奇勇连抽两支烟，才忍住了激愤。他恨不得鼓动大家立刻罢工，有锤子拿锤子，有镐头拿镐头，有什么拿什么，去跟鬼子们拚，去闹革命。可是他忍住了。他曾受过同志们的批评，说过激是弱者急躁的表现，因此他一直在注意克服这个缺点，决心不轻率开口说话。尽管这样，他的表情和动作依然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激愤。他那倔强的下巴颏在颤抖，脖子上粗大的青筋在剧烈跳动，满脸涨得通红。两道象用大毛笔抹的直杠似的粗黑眉毛也在

不住地掀动。

等掌柜的走进厨房以后，车奇勇有意低声地说：

“我说孟大哥，咱们工人既然举起了拳头，还有白白放下来的？”

“天都看不见还能摘星星？”

“不进老虎窝还能逮住老虎吗？”

“空着手怎么干哪？”

“只要大家抱成一个团，大山也能搬得动！你瞧那座矸子山，不是咱们工人用肩膀堆起来的吗？”

“呵，这伙计确实不同一般呢，走，进屋去谈个痛快的。”

“好啊，可是我得先找个吃饭的地方啊。”

“嗨，这话可差劲，挺大的个子，心眼象个小米粒儿！”

车奇勇象拗不过似地跟着孟善学走进了屋子。

长方形的屋子，炕梢上放着三口没上漆的棺材，还散发着松香味，显然是刚打的。

灵柩前面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个小酒杯和几条干明太鱼，还有一个小瓷碗，里面烧着香火。这就是活着的人们献给死者的全部心意。

供桌前还有一张饭桌，边上挤着五六个脸膛黑亮的工人。他们见有人进来，都起来腾出了坐位。

车奇勇一进屋，就跪下来斟了一杯酒，点上香，在灵前俯身下拜。他不认得死者，他们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他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也都是工人，正因为他们也都是工人，他才这样虔诚地跪拜。他按照这里的风俗连拜了三次，然后回过身来向座中的人们郑重地行了礼。

“我们都算是丧主，用不着客套，坐下来聊聊吧。这个年轻人哪，是我的同乡，大家要多照顾点。”

孟善学这样顺口编造着向大家作了介绍。

坐在对面的一个大眼睛的人，拿起一只能装一升酒的大酒瓶，咕嘟咕嘟地往一个大饭碗里倒。

“来，你来晚了该罚三大碗，先把这一碗喝干了。”

一闻到酒味，车奇勇立刻感到胸口热辣辣的，伸手端过碗就往嘴边送。就在这一刹那的工夫，手忽然停住不动了。他想起了司令官同志在树林里漫步时说的话，心里说：“我不能喝酒。”于是把酒碗放在桌上，只夹了一块泡菜。

“怎么啦？”

“我不会喝酒。”

“看样子你不是个新手嘛，吃煤灰的不喝这玩意儿行吗？”

“我们一家三辈子都不会喝酒。”

“呵，真是好家风啊，可是干咱们这一行的不喝酒，就好比煤车没轮子啊。”

入夜以后，讨论如何办葬礼的时候，车奇勇从容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咱们工人的葬礼，不能因为没有丧主就办得马马虎虎。咱们全体工人都是丧主，葬礼应该办得比有爹娘的人家还要体面。铭旌要准备好的，挽联也好好写上几副。这些都要用显眼的红布。钱由咱们这锅伙的四十六个工人每人凑几个也就够用了。出殡的时间最好是正午十二点，而且不要径直到墓地去下葬，要顺着死者生前常走的街道和煤井边上走一趟，再绕那矸子山一圈，然后上墓地去。

车奇勇的建议，感动了所有在座的工人。

这些一向忍受压迫忍受悲哀成了习惯的工人们，本来都把这事当做一个常见的不幸事件，打算按照老规矩草草料理一下就完事，好赶快忘掉它。谁也没有象车奇勇这样把一个工人看得如此宝贵。虽然也曾有人表示过那样对待死者太不近人情，但这意见也只是空引起一场争论而已。

听了车奇勇的话，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想起了自己的种种伤心事，忍不住流下泪来，把朝鲜民间举行葬礼的习俗讲了一遍。

自古以来，朝鲜人一听到三种凶信，即谁家死了人、谁家失了盗、谁家着了火，全村都出来帮助，合力对付祸患。谁家死了人，乡亲们就来帮助招魂，做死鬼饭，准备停尸板，办小殓，大殓，把灵柩抬到丧车上，同声举哀，十分悲切。全村男女老少都来流着眼泪与死者永诀。

工人们听了老一辈人的话，心情更加悲凉，异口同声地说这葬礼就是自己的事，应该尽全力办好。

第二天，举行了葬礼。这是这个煤矿开矿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最大的葬礼。虽说挽联不多，丧车简陋，送殡的却有几百名工人，队伍从门前一直延伸到墓地。灵柩下葬以后，大家都排在墓前哀悼。最后，孟善学还按照车奇勇事先告诉他的内容讲了话。大家都哭了，也把拳头握得更紧了。

车奇勇在大谷煤矿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他当了掘进工，每天把自己的活儿一口气干完，就跑到别的掌子面去一面帮着别人干，一面给他们讲抗日游击队的故事。不久，他就在一个煤井里建立了一个叫做革命后援会的革命组织。

任务是支援抗日游击队。其性质跟别的地方的反日会相同。他要通过这个组织选拔优秀的青年送到游击队去，同时要把煤矿里的炸药和大家凑钱准备的物资送给游击队。

车奇勇还积极开展了反日宣传工作。他告诉工人，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人就不能解放自己，要想建设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工人群众必须站在革命的最前列进行斗争。

他还在井下最隐蔽的地方准备了一个秘密集会的场所，时常召集一些人在这里开会。最初提出“工人为什么受穷？”“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侵略朝鲜的？”“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又提出“怎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游击队是工人、农民的革命军队”等问题让工人们讨论，并给他们作了解释。

特别是关于金星将军，他讲得最多，尽自己所知道的都讲给工人们听，讲得十分详细，生动感人。

同时还秘密地印传单撒在街上。

有一天清早，煤矿区忽然闹腾起来，骑马的警察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全副武装的国境守备队布满了豆满江沿岸。前一天夜里，警察署的围墙上发现了传单，闹市上也撒了好几百张。传单上的大标题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内容是号召全体朝鲜同胞都起来展开反日斗争。有一张传单上写着这样的大标题：“朝鲜民族的伟大太阳金星将军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下面写着游击队不久就要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得朝鲜的独立。两种传单最后都号召全体工人大众都要积极支援抗日游击队。

车奇勇下工后提着矿灯走出煤井来到了出口的岗棚，那儿有好些带枪的警官在逐个地搜查工人。这样的搜查，反而叫一千多

个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居民都知道了撒传单的事件。

煤矿区顿时沸腾起来，家家户户，大街小巷，每个煤井，到处都在讲着金星将军。几天以后，不知是谁甚至传出了这样的传说：金星将军有一天骑着高头大马来到这里转了一圈，后头跟着朝鲜军队，人数那个多啊，多得数不过来，望不到头。

脸色黝黑，眼睛发亮的车奇勇，提着矿灯在煤窑里走来走去，进进出出，考虑着时机一到就要组织一次大罢工。

尽管这样紧张忙碌，他还是经常甜蜜地回忆着游击队的生活。

此刻，他枕着木枕头，仰脸躺在硫磺味冲鼻子的锅伙的大炕上，望着蛛丝荡来荡去的顶棚，思念着游击队的战友。

司令部现在在什么地方？

世杰、边仁哲、陈凤男、勇泽、女战士英淑、明玉、慧英、玉女，以及韩兴洙、田广植、陈一万……他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呢？是在树林里行军呢，还是在闹哄哄地准备着宿营？

最想念的是朴兴德。这个总是乐呵呵的馒头鼻子是不是按原定计划当上了地主的长工？

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他们，和他们一块走在树林里回忆起今天来呢？

“司令官同志，抗日游击队员车奇勇正在守着自己的岗位，没打瞌睡。”

眼前浮现出红光满面的金星同志，车奇勇腾地坐起来低声说着。

不一会，他提着矿灯向秘密集会的掌子面走去。

*　　*　　*

跑到会宁去打来的电报第三天才到了。

“喂，你的名字的车奇勇？”

叫做冈田的日本工头，提着镜面大特别亮的矿灯来到掌子面，朝正在用钢钎打眼的车奇勇晃着小锤子问。他那小锤子，几乎要碰到车奇勇的胸脯。

“工头先生，可别把我肚子打个窟窿啊。”

“嘻嘻，你小子的会说话大大的，我的问你，你的不回答，混蛋！”

车奇勇把双头锤往坑木缝里一卡，回头问他有什么事。

“电报的来啦，阿妈妮的死啦死啦的。”

“什么？！”

车奇勇故意大吃一惊地叫了一声。其实他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是又要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这确实很不容易。他咬咬舌头，哭丧着脸，无力地坐下来，又用手把脸一捂，呜咽着叫了一声“妈妈！”

他这样巧妙地骗过了工头，又在锅伙向大家说了说，然后表示要回一趟在定平的家，就动身了。

来到清津，跟早已派到这里来的政工人员老朴见了面。老朴在码头做搬运工，工作开展得很不错。

车奇勇跟着老朴来到失业工人睡觉的大水泥管子里，用一天一夜的时间给老朴传达了司令部的指示，也告诉了他抗日游击队的情况。老朴是明月沟会议以后到这里来的，因此那以后的情况

他不知道。

接着，车奇勇乘火车径直到了兴南。

从车站到海边的路上，全是工地。一头是修码头的，另一头是扩建肥料厂的，到处堆着砂子和卵石。工人们忙着挖坑，准备搭脚手架，一片嘈杂。

“闪开闪开！矿车滚下来啦！”

车奇勇抬头一看，在斜度很大的坡地上，一辆矿车正顺着不很规则的铁轨颠簸着滑下来，车上的工人手把着煞车杠，两脚蹬住车板，全身后仰，用力煞车，然而车还是呼呼地滚下来，带起一阵风，几乎把工人的包头巾都刮跑了。

车奇勇闪在高处看着，轨道上忽然扬起一股尘土，接着轰隆一声，矿车翻了，人和煞车杠都被抛得远远的。

“伤人啦！”

人们的惊叫立刻压倒了工地上嘈杂的声音。

戴着孟善学借给的旧礼帽，脖子上围着毛巾的车奇勇，穿过工地，进了城。

狭窄的小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压压一片，象开了锅一样热闹。钟表店、理发馆、酒店，还有“仁丹”、“朴家粉”、“中将汤”等等比房子还要大两三倍的广告和招牌，花花绿绿，色彩浓艳，令人头晕。一个穿着日本和服的家伙，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从人群中穿过去；卖笑的女人歪着粉脸，左顾右盼，拖着长长的花裙妖里妖气地走过去；小叫花子拦在一个拄着文明棍的阔人面前乞讨了半天，又满脸愁苦地空手走开了。

钟表店里的留声机，哼着软绵绵的令人肉麻的靡靡之音。

一幢歪斜得快要倒塌的两层楼房，门上挂着沾满了苍蝇屎的

黑不溜秋的竹帘，里边传出叮叮咚咚敲打长鼓的声音，还夹杂着女人娇滴滴的笑声。

要找老洪，还得走一段路。

车奇勇解开上衣钮扣，脱下旧礼帽呼拉呼拉地扇着风，拐进了一条小巷。小巷那一头用草绳拦住了路，一个戴着凉帽的高个子，站在一群人当中高声喊着什么。他的衣着完全是日本式的，说的却是朝鲜话。

“要提倡穿有色的衣服。朝鲜人所以穷，就是因为穿白衣服。这白衣服哇，比带色的衣服费，破得快，脏得快，肥皂也用得多，唉道……”

这个凉帽绅士身边放着一个墨水罐，里面浸着一支笔头有拳头大的大毛笔，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走过，就拿起大毛笔往那个人的衣服上唰唰地抹几条黑道道，或者甩他一身，不管人家穿的是长袍、裙子、小袄，还是什么。

“你这个没上没下的野小子！”

一个身穿发黄的白棉布长袍的老头子，瞪着充血的眼睛，朝那个“凉帽”挥着烟袋锅破口大骂，长袍的前襟上滴着墨水。

“你这个败家子，我穿白的穿黑的，与你什么相干？狗娘养的。什么？为的是叫我过好日子？混蛋！可恶的洋鬼子！”

“呵，这个老不死的，你想蹲监狱尝尝黄豆饭吗？你不知道这是总督阁下好心好意关怀白衣民族的措施吗？”

这时候，一个挎着长刀，打着绑腿的警察，一把揪住老人的长胡须，拖进了帐棚。接着，帐棚里传出叭叭打嘴巴的响声和老人微弱地悲叹“完啦，全完啦”的呻吟声。

车奇勇气得两只拳头直抖，要是身上带着枪，一定会不管不

顾地冲进去撂倒鬼子，但是他还是下狠劲忍住了。

他来到老洪住的锅伙后面的山顶上，俯瞰着兴南一带，捶着胸脯沉痛地长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祖国的景象。亡国奴的悲哀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民族污辱无情地压着头顶，令人窒息。小鬼子的邪魔外道象毒汁一样渗进来，残酷地蹂躏着民族的尊严。

整个国土是那么气闷、混乱、盲目，并且到处你死我活地厮杀，鲜血横流。

车奇勇忽然想起从天上崴子出发经过某地森林的时候田广植给他讲的现时代的特点，他那简单明了的解释，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远古时代，饥饿夺走了人们的生命；到了中世纪，可怕的瘟疫周期性地洗劫了人间。然而现在，人们却由于创造的财富“过剩”，而受苦受难，成群地饿死。

曾经挤满了麦饼小贩的纽约大街中心一个证券交易所开始产生的叫做“恐慌”的资本主义毒疮，越来越扩大，变成了力大无比没法制服的“怪物”。这个“怪物”在各个大陆上横冲直撞，把工厂、农村、渔村、山区、森林和田野踩得稀烂。工人被赶出作坊，农民丢下土地走上了流浪的道路。百万富翁因为银行存款大减而引起了神经错乱。失业的人们饿死在路旁，而锅炉里却不烧煤烧麦子。

“高明”的哲学家们到这时候才提出什么是人的本性的问题，从书架上翻出落满了灰尘的马尔萨斯文集，企图把弱肉强食的法则应用到人类中来。和这同时，那些著名的女演员却排在卖淫妇的长长行列里等着轮到自己。

“战争！战争！”

各种报纸和电台每天都在刺耳地反复叫喊着“战争”，好象这个“战争”能给人们打开生路似的。

西方和东方都有一个挑起战争的导火线在刺刺地燃烧，其中将最先燃起战火的日本，高喊着“开往朝鲜，开往朝鲜”，把人、商品和奴役的绞索源源不绝地运进朝鲜。经营军需工业的财团乘机大肆搜刮，大量雇用廉价的劳动力。

这都是曾去过平壤、汉城和咸兴的田广植给车奇勇讲的。

车奇勇通过这一天亲眼看到的事实，进一步认识了田广植给他讲的道理。的确，整个世界正在为了革命的诞生经受着剧烈的阵痛。

车奇勇在深夜十二点多才走进了洪一焕住的锅伙。

*　　*　　*

洪一焕使用的秘密联络站，是靠海边下水道的一个水泥管道。和清津的老朴一样，洪一焕也是明月沟会议以后被派到国内各地来的许多政工人员中的一个。他大眼睛，总是笑呵呵的，在锅伙里当个干挑水劈柴等杂活的伙计。他说，当伙计要比在工地干活方便得多，可以随时找个借口接触很多工人，而且警察的监视也没有工地那么严。

洪一焕写了几张传单，停下手来笑着说，他到这里一直装文盲，这是好久以来第一次写起字来了。

铺着草袋子的垫板下面哗哗淌着污水，挂着油灯的水泥墙上不停地落下水滴。

洪一焕听了车奇勇转达金星同志的问候，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一张传单没写上几个字，就又兴奋地说起来。

“三号同志你可没有我这样心急火燎吧。 我来这儿以后送回了两次报告，那边的情况却一点也不知道。游击队成立的消息听是听到了，可就是没法知道确切的情况，恨不得马上回去看个究竟，可又不能那样……”

“五号同志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 我离开部队才没几天，就想部队想得受不了啦。”

为了保密，他们互相称呼着代号。

车奇勇没有什么口才，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如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远征鸭绿江地区等大致地讲了一遍，然后告诉他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设法早一天让全体人民知道建立了抗日游击队这一历史事件。

他们还没有油印机，因此要写传单和宣传品，就得用毛笔一张一张地写一个通宵。

车奇勇凭他在大谷煤矿的经验，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大工业区把游击队的消息一传扬出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一想到这一点，他就忍不住兴奋起来。

夜，在他们紧张的工作中悄悄地过去了，晨曦开始钻出东海水面，把一丝微弱的光线通过小孔送到下水道的管道里。

车奇勇和洪一焕赶紧收拾起工作，因为天亮以前必须离开这里。

洪一焕装做吃醉了酒，摇摇晃晃地回到锅伙，挑起水桶出去打水。迎面碰上了土木工程清原组姓郑的现场把头，他又是兼营锅伙的老板，也是日本警察的密探。

“咱们福蟾起的真早啊。 这些天有零钱花没有啊?”郑把头从嘴里拿掉烟筒似的象牙烟嘴，先打了招呼。

洪一焕个子不高， 但很粗壮， 上身披着一件打膝盖的工人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憨厚淳朴只知道干活的人。

“有饭吃了，钱就用不着了。 以后我回老家的时候，给我添补点路费就行了。”

“怎么用不着钱哪， 你不想娶一个细腰儿的媳妇儿吗?”

“娶媳妇儿还有不乐意的?”

另一头，当了日工的车奇勇回到锅伙躺在炕梢上，虽然一点儿不瞩，却不得不闭着眼睛打起呼噜装睡。左右都有人睡着。马马虎虎用草席子搭起来的锅伙， 挤得没地方插脚。 从炕头到炕梢，中间横拉着一条粗绳，睡觉的人们躺下来都得把脚搭在这条绳子上，不然就挤不下。工人都说锅伙是“豆芽盆”，是“火柴盒”，也有叫它“人罐头”的。幸好现在天还不冷，勉强可以睡得着。但是，不管怎么样，工人们非得在这儿吃，在这儿睡不可，否则，姓郑的就不给你发工牌。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人们说凡是工地都是稍一疏忽就会被人割下鼻子的地方。工地上特有的种种特点，这儿样样都有，而且很突出。烟味、酒臭熏得人喘不过气来，鼾声夹着呻吟声，彻夜不停。

炕梢上还躺着两个被压折了腿的工人，把肿胀的腿搭在绳子上呻吟着。

天一亮， 不知哪里响起了敲打洋铁桶的声音， 是出工的信号。人们都起来走出去。院里立刻喧哗起来。看来朝鲜十三个道都有人到这里来了，什么地方的口音都有。最多的是本地口音，说起来象放连珠炮一样快的咸镜道话，此外还有软绵绵的全罗道

话，以及庆尚道话、黄海道话等等，真是南腔北调，无奇不有。

他们都穿着叫泥水溅得变成红褐色的工人服，手里提着铁锹、镐头、背筐、杠棒和煞车杠等工具，站在院子里领饭吃。每人一个搪瓷碗，里面盛着一疙瘩有霉味的小米饭，再加一勺黄酱汤，上面放一双有手指头粗的木头筷子。院子一角放着一口可装五六升的酱缸，从中舀一木勺黄酱给每人添上。有的人刚领了饭，一口就吞光了。这就是他们付出一整天辛勤劳动所得到的报酬的三分之一。

“这是奴隶，这就是我的祖国的晨景。必须给他们带来曙光，给他们照亮前进的道路。”

车奇勇手端着饭碗，心里这样呼喊，眼里含满泪水，凝视着走向工地的工人们。

他这时候更深刻地领会了司令官同志派他到大谷煤矿工作，叫他跟大工业区建立联系的意图。

他亲眼清楚地看到了受折磨的朝鲜的全貌。北部国境一带，刀光闪闪，枪鸣炮响，村庄燃烧；在内地，虽然没有枪鸣炮响，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着走向死亡。

直到去年，车奇勇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那时候，他也被紧紧地束缚着，驱赶着，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谁这样摆布他。有时候，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拿矿车或卷扬机出气，把它们砸碎，或者把工头狠狠地揍一顿。然而这一切能顶什么用呢！他觉得脑子清醒是活不下去了，于是开始往肚子里灌烈性酒，一直灌到脚掌下渗出酒来。然而这也同样无济于事。

“革命！”只有革命才给了他光明，给了他希望，给了他勇气。

这一天，车奇勇通过洪一焕的活动，领了一个工牌，到垒石墙的工地扛了一天石头。夜里，两个人又到那个下水道的管道里，做完了昨夜没搞完的工作，深夜三点钟才走出了下水道。

他们腰里揣着浆糊，袖筒里藏着传单，洪一焕向东，往锅伙多的地方去贴，车奇勇往西，到工地去贴。

每个工段的中央，都有一个按工牌派工的木板棚。车奇勇悄悄地靠上前去。四周寂静无声。他往布告板上抹了浆糊，从袖筒里抽出传单一张一张地贴上去。然后伏下身子轻轻地爬到钢筋林立的建筑工地上，趴在地上察看了一下四周，找不到可以贴传单的地方。又往前爬了一段，前面出现了搭起来的浇灌水泥的盒子板。

他正要走上去往盒子板上抹浆糊，忽然发现那头有个人影提着木棒向这里走来，一看是个查夜的监工。这个戴眼镜的监工，显然是听见了响声，四下搜寻着吼叫起来：

“又来偷木板啦，狗娘养的！”

他捡起石块往艾蒿丛生的地方抛过去。车奇勇趴在污水沟里盯着他。那个穿着马裤的家伙抬脚踢起了一个土坷垃，正好落在车奇勇的脖颈子上。

过了一会儿，那个家伙嘟哝着走过去了。车奇勇站起来往盒子板上抹了浆糊贴了传单。因为这个地方白天工人最多，所以往每一面板壁上都贴了。

他这样在四五个地段都贴了传单之后，安全地回到街里又绕到警察署的后墙外。警察署只在正门有一个岗，此外就是流动哨，隔一定的时间绕围墙转一圈。他等流动哨走过去，就拐过墙角钻到石桥下边。不料一块石头被踢下去，弄出了响声。立刻，

从那边吊着昏暗路灯的地方跑来了一个提着大枪的家伙，显然是个藏在暗处监视石桥的暗哨。车奇勇立时毛发倒竖，全身紧张，回头一看，警察已来到十米外的地方。

车奇勇迅速地捡起一块大石头往墙里边扔过去。石头画着弧线飞过围墙，咚一声落在院子里，接着发出了滚下坡的响声。正往这边跑的警察，一下子站住，直眉瞪眼地往四下里瞧了瞧，急忙翻过围墙跳进院里去了。

“你找去吧，蠢货！”

车奇勇迅速地爬出石桥，紧贴在围墙上开始往上贴传单。因为是黑夜，传单贴在墙上也看不见。他边走边贴，贴了五六张，已经到了离路灯不远的地方。传单已经剩不多了，浆糊也用完了。他把剩下的七八张传单拿出来，包上一块石头，朝警察署的前院使劲扔了过去。院子里立刻响起了狗叫声，门前传来了告急的哨子声，围墙里外响起了在石头子儿上奔跑的嚓嚓声。

“马后炮！你们闹去吧。”

车奇勇溜出大街来到海边，洗了个海水浴，才从容地朝锅伙走去。快到锅伙的时候，碰上了挑着发亮的水桶出来打水的洪一焕。他也一样经过了几次危险，总算安全地完成了任务。

回到锅伙，车奇勇象昨天一样挤在人们当中躺了一会儿，然后吃过早饭，上工去了。

天还没有大亮，但人们早已聚到贴着传单的地方嘁嘁喳喳议论开了。

“金星将军建立了抗日游击队，真是了不起的新闻。”

一个黑脸青年兴奋地欢叫着，把传单一口气念下去：

“被日帝霸占了祖国，受尽压迫和剥削的朝鲜同胞们！为了

打倒用刀枪侵占了我们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

很快就聚集了好几十个工人。起先他们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经过辗转相告，慢慢都明白了。瞬息之间，他们的眼睛都格外明亮起来，射出了强烈的光芒。他们一下子忘掉了生活的疲劳，产生了无穷的力量。

车奇勇戴着破旧的礼帽，夹在人群里看到自己写自己贴的传单竟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不禁吃了一惊。他摸着胡子拉碴的下巴颏，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心情激动，眼圈发热。

“金星将军建立了抗日游击队！”这是多么盼望的喜讯啊！只这一句话，就给这些被虐待和饥饿折磨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勇气。

“金星将军。”人们到处重复着这一名字。

“监工来了。”

“这个，放在这儿可不妙啊。”

“不要动它。”

“什么玩意儿，我也仔细看看。”

车奇勇用杠棒推开前边的人，说。

来的那个人不是工头，是个便衣警察。他经常出现在工地上，无缘无故地抓一两个人去揍一顿，叫他们跳了“鹤舞”才放出来。看样子，他在别的地方已经看到了这种传单，两手不住地打颤，一头向传单扑过去。他那气急败坏的神气，工人们看了不禁哗一声笑起来。

“还不散开！”

他象一个被捕兽夹子夹住的野兽一样，露出龅牙，吼叫起来。他这一吼，引起了工人们更大的哄笑。

工地的各个角落，大街小巷，人们都活跃起来了。他们虽然不说什么，但生气勃勃，欢欣鼓舞。尤其是集市上，因为中秋节快到了，赶集的人特别多，非常热闹，这里那里都有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说着传单的事。冷面馆里，布店里，鞋店里，都在谈着同样的事，几乎忘了做生意了。

这一天，从清早起，谁都没心干活了。肥料厂工地，码头工地，都象死一样地寂静，人们成群结队地拥向大街，脸上都洋溢着无限的喜悦。

武装警察在街上乱跑，骑马的宪兵瞪着血红的眼睛来回奔驰。

锅伙的院子变成了摔跤场。身强力壮的工人们光着膀子摔跤，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大开着门的屋里，放着大酒坛，人们用大碗大口大口地喝着。

“这样的好日子不喝个痛快，啥时候喝啊。”

“背井离乡十多年，今天才第一次听到好消息啊。”

“嘿，得溜出去投到豆满江那边去。”

“喂，酒都溢到外边啦。”

一个中年的络腮胡子低下头把嘴凑到碗边上。

这个一向恶臭难闻、冷冷清清的锅伙凉炕上，今天就仿佛要开出花来一样，充溢着和悦温暖的气息。

傍晚，车奇勇动身回大谷煤矿去。他已经全部完成了传达上级的指示，搜集和整理汇报材料的任务，帮助老洪散发传单的工作也搞得很好。

上车站的路上，车奇勇又来到了上次路过的那个土岗。朝下一看，那个往行人身上抹墨汁的大街上，那条翻了矿车的窄铁轨

上，那个人们挤在一起堆积鹅卵石的海边上，现在连一个做工的人都不见了。

哄——传来了欢呼声。大概是锅伙前院摔跤场上，有人被摔倒或者被抱起来了。

一个年轻人，拄着双拐，头一低一低地朝土岗上走来。仔细一看，是那个躺在锅伙的炕梢上抱着大腿呻吟的平安道人。

“上哪儿气（去）啊？”

“回老家去。”车奇勇咧嘴笑着回答。

“别回老家气（去）啦，上咸镜道气（去）吧。听说，豆满江那兜（头），人们排队等着接这兜（头）的人送到抗日游击队气（去）呢。”

“那要是真的，真应该去试一试啦。”

“可不是真的，说谎干吗啊？昨天晚上，警察在街里兜（头）又是吹哨又是喊口令，弄得人心惶惶，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游击队员到集上发表演说啦，街里都在说这件事哪。”

“哈哈哈！”车奇勇痛快地大笑起来，露出了半截门牙。

“看你这个高兴劲！”

这个拄着双拐的平安道人，点上一支烟，也仰脸大笑起来。

车奇勇坐在北上的列车上，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东海、村庄和田野。

他觉得朝鲜的容貌，朝鲜的表情似乎在这一天之间起了大变化。人们的脸上，被虐待和痛苦折磨得象阴沉的天气一样沮丧委靡的表情，一夜之间消失了，现出了喜色和生气，闪耀着明朗的光辉。因为有了领袖，人们心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充满了希望和热情，都深信祖国不久就要光复了。这一切汇成强烈的光和

热，从他们身上迸发出来。

金星将军建立了抗日游击队的喜讯，就是这样给每一个为国家沦亡的悲惨命运哭干了眼泪、心碎肠断的同胞输送了新的生气。犹如清水注入了无边的沙漠，火炬照亮了漆黑的夜，遇难漂流的破船靠到了陆地。喜讯到处传扬，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列车在海岸上飞驰，汽笛声拖着长长的余音在海边上振荡。车奇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再往窗外喷出去，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

*　　*　　*

“都说咸兴一带出现了游击队？真了不起。这也难怪，车奇勇同志就去过咸兴嘛，也就是游击队员去过了咸兴喽。哈哈哈。”

金星同志停住脚步，回过头来大声笑着说。他的后面跟着韩兴洙和田广植。

田广植上前一步，走在他的身边，继续汇报咸镜南北道送来的工作报告。

在木贼沟派出去的侦察小组也带来了豆满江上游地区和咸镜北道一些地方的情况。

罗南师团在豆满江沿岸布防甚严，水泄不通，乌狼窠岭后面到处都是“讨伐队”。在这种情况下，广泛流传着咸兴、会宁、茂山一带出现了游击队的传说。

“等着看吧，车奇勇同志今后一定会雄心更大地工作下去的。”

“工作范围已经扩展得相当大了。”

田广植回答着抬起头来，正好一片树叶飘飘悠悠地落在头上。

春天到这儿来的时候，这棵榉树刚吐出嫩叶，喜鹊正在它的高处搭窝，而今天，叶子已经枯黄，没有风也簌簌地落下了。

“朴兴德同志的地方，条件比较好，工作开展得会快一些，不知道实际情况怎样。”

金星同志说完，把手伸向繁星闪烁的夜空，要去摘树叶。

“他平时显得动作迟缓，一到紧要关头就非常机灵敏捷，估计已经把工作面铺得很大了吧。”

韩兴洙低声回答着。他这个一向说话有分寸的人，今天破格地表现了一点夸张。

夜深了，万籁俱寂。一颗颗饱满的星星，犹如结在树上的神秘的果实，挂在条条枝头闪烁着美丽的光辉。

金星同志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跟这两个战友夜里走路了。

木贼沟战斗以后，金星同志紧急召开了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会议，一连十来天坐在屋里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今天早晨才离开驻地到附近农村同各阶层群众进行了谈话，一直谈到很晚才回来。

这时，金星同志沉浸在感怀万千的心情之中。因为现在又回到这个今年从此迈出了第一步的两江村，就要总结前一段的工作，讨论过冬的对策了。

他这时候象一个农民手拿镰刀站在亲手翻耕播种的贫瘠的土地上，乐滋滋地望着金黄的稻浪一样，满意地回顾着怎样跋涉千里路程走到鸭绿江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取得了比预期的要大得多的收获。

刚开始进行的建立半游击区的工作，以及在敌占区的工作，无疑地也都将蓬勃开展起来。

“该回去了吧？”田广植考虑到金星同志一连熬了好几个夜晚，这样提醒说。

“再走走吧。这么好的秋天的夜景，一个人独自回忆着往事欣赏，不太可惜了吗？一块走走吧。”

金星将军从榉树下走出来，跨过木桥，来到一个密生着桑树的岗坡上，在一块盛开着野菊花的地方停下来。他用手指把帽子往上推了推，然后两手叉着腰，说：

“这一年的冬天我们应该怎样过，你们都想过吧？”

没等别人回答，他又提出了几条准备提到会议上去讨论的意见。

革命形势又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和游击队刚成立的时候不同了。如今，已经在广大的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也开始了军事行动。革命的影响象汹涌的浪潮一样波及全国。

而敌人，则由初期的惊慌开始慢慢镇定下来。当他们还在晕头转向的时候，在这不过几个月的夏季里，形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于是他们决心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企图一举消灭游击队和根据地。

我们的情况怎样呢？

各地区分别建立的连队，还没有壮大到能够保卫根据地的程度。根据地也不过是仅仅占有了地盘，还没有巩固起来，还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木贼沟战斗中第一步计划遭到挫折的敌人，忘图经过一定时间的准备以后，把革命力量一举消灭掉。

做了一切过冬准备的关东军和“间岛地区派遣队”，正在等待着出击命令。敌人的目标是：在这一年的冬季完全消灭朝鲜的革命力量，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末至少要做到使朝鲜人民在十年二十年内无力起来反抗他们。

“怎么样？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做什么？ 应该怎样做？为了保存游击队和根据地，为了进一步壮大、加强游击队和根据地，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这也就是这次开会的目的。所以说形势紧张，不仅是因为敌人要用武力攻打我们。同志们也知道，在革命根据地和敌占区，阶级斗争很激烈。我们的国家，名副其实地变成了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漩涡。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铁军同志那个地区发生的事情。 阶级敌人放火烧我们的庄稼，潜入我们内部进行破坏，刺探情报，密告我们的政工人员。我们的某些同志，也没有做好对反日救国军的工作， 跟那些可以吸收到反帝统一战线里来的对象对 立 起来。这些反日救国军是有些局限性的，然而没有好好帮助他们克服这个弱点，没有搞好同他们的关系。甚至闹到了让敌人利用这一点的地步。此外，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情况就是这样。韩同志，田同志……”

金星同志把两只手同时搭在两个人的肩上，轻轻向前推动着走向了草地。

他仰脸望着星光灿烂的银河，眼中闪着强烈的光。他这时的眼神，跟往常一样清楚地反映着精神上的高度集中。

走了一会儿，他弯腰摘一朵野菊花，仔细地瞧了瞧，又拿到鼻子底下闻着香气，好象忘记了一切心事。

“我想，”韩兴洙紧皱着眉毛说，“是不是应该这样，迅速扩大各地区建立起来的连队，到处开展军事活动，分散敌人的力量。

“同时，朝这样的方向走：不再扩大解放区，而要积极扩大半游击区。”

“我也是这个看法。不过想补充一点，根据木贼沟的经验，是不是应该再打它几个漂亮仗？”田广植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似乎没有把握，歪着头深思起来。

“还有别的意见没有？”

金星同志又弯下腰去拨开草丛揪下一片什么草的叶子，向左右看了一眼。

他看两个同志再没有意见了，就慢慢地说：

“看来这个秋天在自然界比在历书上来得要晚一些，是个很好的秋天。我们要尽快把会开完，让同志们早日回去加快进行各解放区的秋收工作，争取尽量多储备粮食，还要多挖野菜储存起来。野菜并不是只有春天才能采，只要是能吃的，就要全部采下保存起来。你们看，败酱草还这样新鲜嘛。可是这个北方，大雪和严寒是说来就来的。”

他把草叶子递给田广植，接下去说：

“我是这样想，分散和削弱敌人的力量，扩大半游击区，都很好。象田同志所提的，打几次漂亮的仗，也可能是一个办法。但是，这一切必须从正确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出发。我们不能为最近取得的成就所陶醉，而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走上莽撞的道路；反之，也不能被敌人的攻势所吓倒，畏缩不前。老实说，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壮大到可以和敌人较量的程度。从战略观点上看，现在和春天在小方台所做的估计并没有两样。然而，敌人调

动了比春天多几十倍的力量向我们集中。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出路了呢？不。现在，敌人已经暴露出很大的弱点。什么关东军，什么‘间岛地区派遣队’，他们只有打正规战争的本事，对游击战是毫无准备的。敌人越增加兵力，运动、作战、补给等就越发会遇到加倍的困难。这就证明，我们一开始就选择游击战的形式，是完全正确，无可非议的。

“敌人的又一个致命弱点，是他们判断情况和对手犯了错误。因此，只要我们很好地利用这一点，就能使敌人无能为力。在木贼沟战斗以前，敌人突然被调到了豆满江地区，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谁是对手。目的是要消灭游击队，但什么地方也看不见游击队。于是，敌人就对人民群众开始了威胁攻击。

“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去打了木贼沟战斗。

“这么一来，敌人尽管吃了大败仗，还是欢叫起来：‘好了，游击队露面了。’就是说，他们找到了他们所找的作战对象。他们以为找到了对手胜利就有了把握。他们竟然如此深信自己的力量是优势的。然而，重要的是，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武装斗争中具有何等的意义。他们以为消灭了游击队，根据地就会自行消灭。那末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应该用战术上的优势去打败敌人。那末，在目前，什么是战术上的优势呢？很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牵住敌人的鼻子，在深山密林里跑他一个冬天。而根据地，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干自己的事情，要把连扩大为营，要把根据地建设成为攻不破的堡垒和强有力的支撑点。”

金星同志为了让两个同志思索和领会，把话停了一会儿才说：

“明天开会讨论讨论，也许同志们会提出更好的意见来。”

他接着又说，今年冬天，准备带领主力部队，朝着跟夏天相反的方向，越过老爷岭北上，做一次冬季行军。

上半年是到南方活动，冬天则要北上。夏天，是巧妙地甩开敌人，我们自己行动，而冬天，则需要牵着敌人到处运动。夏天，主要是活动在农村和城镇，而这次则需要在深山里转圈子。要尽可能把敌人引到最冷最深的山里去。

他们不知不觉已经越过平缓的土岗，来到了流着一条河的草原上。

回来的路上，金星同志说，这几天考虑冬季远征问题的时候，想起了一个令人发笑的童话：

“是个蝴蝶杀公鸡的童话。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一只蝴蝶落在一朵花上，一只公鸡看见了就跑过去要啄它。蝴蝶机灵地飞起来又落在几步外的另一朵花上，公鸡又追过去要吃它。尖嘴眼看要啄到它了，蝴蝶又轻捷地飞起来。公鸡扑了几次空，老羞成怒，更加气急败坏地追赶蝴蝶。而蝴蝶每次都是眼看就要被啄到的时候飞跑了。它这样飞了又落，落了又飞，把公鸡一直引到悬崖上，拖得公鸡又气又累。等到公鸡追到了悬崖的边缘上，蝴蝶又飞起来，疲惫不堪的公鸡还要追扑，使出最后的力气也飞了起来，可是没飞多高就掉在山涧里摔死了。童话的情节大致就是这样。”

田广植和韩兴洙都捧着肚子大笑起来。在司令官同志面前一向不轻易大笑的韩兴洙，这次也捧腹大笑，眼里都淌出了泪水。看着两个指挥员这样大笑，司令官同志也张开双臂痛快地大声笑了。

秋天漫漫长夜的寂静空气，随着笑声微微震动，一直荡漾到

村庄的尽头。

*　　*　　*

第二天，会议开始了。部队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出席了会议。杨基学、陈一万、宋德亨、权万成、崔基甲以及豆满江地区的政工人员差不多都出席了。

会上，金星同志对当前的形势作了分析，并提出了为巩固游击队和根据地进行冬季作战的方针，还提出了改善同反日部队的关系的办法。

金星同志的方针，得到了全体与会者一致的赞同。

冬季远征问题，就是象金星同志对韩兴洙和田广植谈的那样定下来的；同救国军的关系问题，在会议中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同救国军建立联系，是摆在所有游击队和根据地面前的普遍问题，尤其是宋德亨所在的两江地区，这个问题显得更为尖锐。

宋德亨在会上报告说，距两江不远的地方有一支叫“自卫军”的反日部队。这支反日部队越来越敌视游击队，最近竟然勾结独立军的某些反共分子，阴谋要解除当地游击队一个连队的武装。游击队一直耐心地说服他们，以避免冲突。然而“自卫军”却以为这是游击队软弱的表现，就策划在深夜偷袭他们。宋德亨了解到这个情况，不得不事先制服他们，于是前几天在二道江附近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冲突。宋德亨解除了从抚松过来的已经叛变的独立军的武装。“自卫军”一看不妙，就逃往北部什么地方，无影无踪了。

继宋德亨之后，汪清地区和和龙地区也报告说，他们那里也发生过同救国军的小摩擦。

金星同志强调说，对这种情况必须特别注意。

金星同志很早以前就已强调指出，联合反日救国军，也就是同中国人民的反日力量实现反日统一行动，是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一种形式，在反帝斗争中具有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今年四月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时候，他就同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亲自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安图筹备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时候，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同反日救国军的关系不够好。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毒辣的民族离间政策，宗派分子进行左倾冒险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救国军上层集团的某些反共情绪所造成的后果。救国军的这些反共分子，曾经逮捕并残酷地杀害了许多来自各地准备去参加抗日游击队的朝鲜青年，并且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说朝鲜的共产主义者跟日本串通一气，侵略中国，企图和日本瓜分满洲。

就在这样的时候，金星同志不顾自身的安危，亲自去找安图的俞司令的部队，解决了这个问题，救出了就要被杀害的许多朝鲜青年，开始从根本上改善了同反日救国军的关系。

会上，金星同志又一次阐明了反日统一战线的意义，提出了早日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的方针。

如果统一战线问题解决不好，游击队就可能陷入四面包围之中。在这应该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如果独立军的叛变部队敌视游击队，救国军也来与游击队为敌，那我们将落入什么样的处境呢？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一方面加强武装“讨伐”，一方面在两个民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扇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的落后一面即反共的因素，唆使独立军和救国军来反对游击队。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情况，只看到眼前碰上的小事，因而疏远他们，我们就会落入敌人的圈套。

我们必须主动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再一次沉重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救国军的某些部队，因为丧失了胜利的信心，或者供应遇到了困难，有时候干出侵犯人民利益，抢掠人民财产的行为。还有一些部队策划着集体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他们以好的影响，引导他们走上正路，而不应该去打他们。不然，影响就会更坏更严重。

我们共产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要想单独作战。应该不问政治见解和社会地位的不同，把一切反日力量都团结起来共同前进。这些人当中，当然会有一些不够坚定，犹豫徘徊，动摇，甚至半路逃跑的人，但我们必须克服这一切困难，用最大的耐心去影响他们，教育他们。

金星同志还提出了结合当前的冬季远征去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办法。他强调说，重要的是主动地接近他们，给他们积极的影响。如果必要，可以去找救国军，跟他们接触，也可以派更多的政工人员去做他们的工作。

会后，政工人员都急忙动身回本地去了。

第二天早晨，韩兴洙来找司令官同志，说：

“今天该到小沙河去了。”他想把司令官同志回家探望的事当一件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提出来。

“手里拿的什么？”

金星同志早就猜到了韩兴洙的用意，故意把话岔开指着他手

里的纸包问。

“是草药，据说治肠胃病比较有效。”

“哪儿弄的？”金星同志打开了纸包。

刚把一层又一层精心包裹的纸打开，就闻到了芬芳沁人的药草味。

“这是苍术根，这是五味子，这个就不知道叫什么了……”他一样一样地翻看着药草说。

“那是人参。”

“人参？这不象从药铺抓来的药啊。”

“是抽空采的。”

“抽空采的？”

金星同志这时才想起韩兴洙每当行军休息的时候就到草丛里去寻找什么东西的情景。有一次还看到韩兴洙见天要下雨，就急忙跑去收拾晒在地上的药草。

他默默无言地盯着药草，心想再也不能拒绝韩兴洙的建议了。现在看来，为了找到其中的几种药草，韩兴洙是费了很大精力的。

他为韩兴洙的殷切关怀所深深感动，用手按住热呼呼的心窝，微笑着说：

“韩兴洙同志，叫你这样操心，我心里很不安。我的母亲，一见到我总要提到你。可是你，母亲在南阳，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了吧？”

“司令官同志，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的母亲很健康，而且还有我父亲嘛。再说这些药，也不是我一个人采的，是大家一起采的……”韩兴洙说到这儿，犹豫了一会儿，才接着说，“为了开一

个药方，车奇勇同志在夜里跑了一百多里路；为了采药，大家踏遍了濛江的后山；雨季里怕药草发潮霉烂，朴兴德同志一直把它揣在怀里，抓短短的休息时间拿出来晾晒。这是我们所有队员的心意，如果您不收下……”

“知道了，韩同志。”

金星同志声音发颤，眼眶含满了泪水。

“如果您这次不去看看……”韩兴洙没有把话说完，但这半句话强烈地暗示着以后就没有机会去探望母亲了。

这一点，金星同志比谁都清楚。

十一

金星同志动身前往陶器店沟。跟上次一样，韩兴洙这次也陪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到一个山梁上，金星同志再三劝阻，他才不得已地停下来，把药包交给了金星同志。韩兴洙本想把药交给警卫员送去，但他知道这是金星同志绝不会答应的，因此只好这样做了。

金星同志辞别了韩兴洙，一个人走在原野上。

他的脸晒成了紫铜色，充满热情和智慧的眼睛闪着更明亮的光辉。

魁伟匀称的身材，和褪了点颜色的草绿色军装，显得很和谐。他每迈一步，沉甸甸的匣枪就在大腿上拍着发出轻微的响声。他脚不停歇地越过一个山岗，前额上早渗出了汗珠，于是用手把军帽往上推了一下。褶纹匀称自然的军帽下露出几缕乌黑发亮的头发，垂在额前。

他感到精神格外爽快，走路轻捷矫健。他的视线一会儿投向开始被红叶点缀起来的原野，一会儿投向碧蓝而深邃的青天。

五谷黄熟的秋天，与春天大大不同了。整个山野是这样丰满，秋日的气息和情趣是这样浓郁。清爽的微风，不知道从山上还是从原野上，阵阵吹来芬芳的果香。

人，野兽，甚至蜜蜂，都被这原野的清香陶醉了。然而只要倾耳细听，就仿佛听得见什么地方仍在响着“讨伐队”的枪声，和山野、房舍、家具、黄澄澄的谷粒在毕毕剥剥燃烧的响声。

峡谷里飘浮着乳白色的气体，看去象云雾，又象是哪个村庄被燃烧飘过来的烟雾。

金星同志走在原野上，步子不快也不慢。

他的时间总是一天当做一年来安排。他的每一天的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排上了巨大的革命事业。因此在他来说，抽出几天的时间来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这几天的时间，他也充分地用来考虑至今无暇顾及的许多问题。的确，革命面临着无数急待解决的问题。关于建立根据地和根据地的发展前景问题，做好建党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应该从什么工作开始做起的问题，怎样才能全面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焦土战术的问题，怎样进行反间谍斗争的问题，等等，一个接一个，交替着涌现在他的脑海里。

对他来说，最愉快的休息，就是在树林或院子里慢慢散步，或者这样走路。在这种时候，往往很容易地就想出平时要费很长时间才能想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刚上路的时候，他猛然想起了上次回家时母亲跟他要过解释卡伦会议四大路线的小册子。游击队虽然有了出版部，但还没有具备能够大量出那种书的条件。因此，他利用每一个短暂的空闲往本子里记下了准备讲给母亲听的内容，但这是远远不能使母亲满足的。

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把出版工作迅速扩大起来。要建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出版单位，要印出宣传品和教材，要出版革命学校用的教科书，也要多印瓦解敌军用的传单。当然，出版工作

不应该搞得千篇一律，而应该根据各地情况来规定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

首先，要使出版物很好地发挥宣传鼓动者的作用和组织者的作用，为此，必须决定性地提高在这方面最能发挥主导作用的队内机关刊物《斗争》的质量水平。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党员，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壮大和巩固革命队伍的工作中，《斗争》必须站在所有出版物的最前列。各外围组织的机关刊物，如《青年斗争》、《农民斗争》、《少年先锋》、《反帝战士》以及其他出版物，必须以走在前面的《斗争》为榜样。

每当想到出版物的时候，他就回忆起出版《新日》和《布尔什维克》报刊时的情景。

出《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是通宵点着油灯，亲自刻写钢板，亲自油印的。把一期刊物全部印完，把油印机收拾好，走出屋来的时候，往往就到日出的时候了。红日升起在一望无际的柳林之上，给宇宙披上美丽红霞的那卡伦的庄严的日出，至今依然清楚地显现在眼前。

他这样愉快地回忆着有关出版工作的种种往事，也设想着充满希望的未来，心情舒畅乐观，步法矫健有力地走在山下大路上。

同其他各种工作一样，出版工作也能和母亲联系起来回忆起说不完的往事。在抚松出版《新日》报的时候，母亲一直日夜操劳。她想方设法保障了纸张的供应。报纸一旦印出来，她比谁都高兴，总是抢先拿起油墨未干的大捆报纸，不怕日晒雨淋，不怕大风大雪，不分白天黑夜，到各地散发。

“妈妈，这个我们自己会做好的，您何必这样劳神哪？”

“我也是革命组织的一个成员，做点自己份内的事情才有面

子。我一看到年轻人接到《新日》时的那个高兴劲儿，就觉着一会儿也不能耽搁呀。”

母亲说着就把报纸捆起来。因为这样，各地那么多反日青年、妇女会员，都知道《新日》报是一定和母亲一起来的。

曾经如此不眠不休地奔走各地的母亲，如今却躺在家里养病，她心里该有多大的痛苦，是不难理解的。

出版问题刚从脑子里闪过，又浮起了“民生团”问题。

今年二月，龙井出现了“民生团”的招牌。以一个姓朴的人为首的几个民族叛徒，在日帝的怂恿下，在一个曾经是糖果店的长方形房子里摆上两张桌子，挂出一块在松木板上涂上白粉笔末，用墨汁写上几个黑字的牌子。

还没等它干出多少政治活动，日帝的御用报刊就大肆宣传起来，把它捧上了天，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使它露了马脚，暴露出反动本质。

到了今年七月，它又忽然不见了。是谁，什么时候，为什么取消了它，没有人知道。但可疑的是，它被取消以后，没过一个月，有关“民生团”的传闻反而散布得更多更广了。

龙井的一头，有一块很大的地方圈着一道围墙，里边有一栋砖砌的两层楼房，门楣上嵌着一颗菊花纹章（译注：菊花纹章系日本的国徽），“民生团”的头子们经常在这里进进出出。从这一事实看来，一定是那些喊着什么“民族自治”的宣扬改良主义的绅士们把“民生团”变成了密探的巢穴。这样的推测看来是十分合理的。

日本帝国主义把密探组织起来，叫他们混入革命群众里进行破坏，这可以说是他们的警察统治方法中的一种特殊手法。

因此，“民生团”的销声匿迹，对我们是一个更大的危险。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危险而惊慌失措，大事声张，反而会中敌人的诡计，招致严重的后果。

金星同志接着又考虑了根据地内部生活中可能产生哪些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完全理解游击区的建立对他们有多大的威胁，但是最晚到明年春天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口。这样，就会发生比现在不知激烈多少倍的决定性的战斗。不能一直到那时候老是用一种诱敌的战术。进攻和防御将不断地交替进行，形势将越来越艰苦。那时候，单依靠游击队的力量保卫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根据地的全体人民才能保卫住革命基地。要想这样，就必须武装全体人民。只要是能够扳动枪机的人，都应该出来保卫根据地。这种思想，在保卫根据地方面，必将创造出比他们的力量更大的奇迹。

很明显，根据地将长期象大海上的孤岛一样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口粮、被服以及其他种种必需的东西，将用什么办法到哪里去解决呢？这个问题，显然不能用开辟某种补给通路或秘密埋藏的方法解决。只有发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能克服困难前进，只有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才能使我们生存和战斗。必须相信自身的力量，尽一切可能开办大大小小的工厂，自行生产各种农具，也自行制造和修理武器。就是大刀和扎枪一类的原始武器也好，必须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件。

面前出现了一条小溪。

金星同志踩着垫脚石跨过了清澈见底的溪流。

他的思路忽然转到了对母亲的思念。母亲的病情现在怎样

了？越想越不安。怎样才能使母亲恢复健康？日子越过越穷，而精神上的负担却越来越重。母亲是绝不会由于身体不好而放弃革命斗争的。不管有多大困难，母亲也一定会坚决克服，奋勇前进，同过去一样争分夺秒地进行革命工作的。

再过一条小河沟，走上田坎，转进院子，母亲就会打开房门说："才回来吗？"或者走出房门唤着英柱告诉他："大哥来了。"母亲那微笑的脸浮现在金星同志的眼前显得越来越大，一会儿又用变得更粗糙的手拉着金星同志的手臂说："你来了。"久久地凝视着儿子的脸。

今天，说不定母亲还到河边来呢。

一个接一个的回忆，对未来的巨大信心和自豪，使他高兴，也使他暗自立下壮烈的誓言。他眼望着前面，有力地大步走着。

他虽然为家里担着一分心，但一想到就要见到母亲了，心里还是十分高兴，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脚下踩着已经熟了的车前子，前后摆动的衣袖上沾满了鬼刺儿。坡地上一片野菊，叶子鲜嫩丰满，白花朵朵，把草地点缀得象铺了绿地白花的大地毯。

太阳挂在山梁上，把天地染成美丽的淡红色。

金星同志来到了陶器店沟的村口。他跨过小河沟，走上熟悉的田边小道停下来，把军帽往上一推，用手绢擦了擦额上的汗，朝村庄望了半天。

可爱而温暖的家就在眼前了。

院子里晾着两三件雪白耀眼的衣服，每当他回家时母亲走出来迎他的那扇房门半开着。

有个显然象英柱的孩子朝这边望了望，忽然，不知为什么又跑进了灶房。一种不祥的预感象闪电一样掠过了金星同志的脑际。

如果是英柱，他怎么认不出我来呢？难道不是往常一看见我就欢叫着跑来拥抱的弟弟吗？

金星同志极力拂掉了瞬息之间闪现在脑际的不祥的预感。

也可能认不出来嘛。也许他刚才是看那红霞看迷了吧。或者他不是英柱，是别的孩子吧。

他重新迈动了脚步，觉得方才那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甚至笑自己一来到有母亲住着的家门口，心情就回到了童年时代。

他朝着盛开着不知是谁栽的可爱的野菊花的院子大步走去。

四周异常寂静。

屋里分明有人，却没有动静。如果是母亲在屋里，门一定早就打开了。如果是英柱在家，也早该跑出来接他了。看来母亲显然不在家，也许身体好了一些，到村里做什么事情去了吧。

许多疑问同时浮起，期待和不安互相争斗。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里，种种猜测闪过脑海，使他感到紧张，感到窒息。他觉得心跳得厉害，又觉得它好象忽然停止了跳动；他觉得身上发热，又觉得遍体冰凉。

他终于喊着"英柱"拉开了房门。霎那间，他感到屋里有一股冷清清的寂静迎面扑来。他抓着门把往屋里看，只有英柱在幽暗的墙角里面朝墙壁捂着脸蜷缩着。墙上不见一件母亲的衣物。

他抓着门把的手剧烈地战抖起来。

"英柱！"

没有回答。然而弟弟的沉默对他却是一个强烈的回答啊！他觉得呼吸都立刻停止了，急忙跳进屋里扳弟弟扭过身来，声音颤抖着问：

"英柱！妈妈哪儿去了？"

这时，弟弟忽地倒在大哥的怀里，悲凄地抽泣着，大滴的泪珠淌过脸颊扑簌簌地掉下来。

“妈妈哪儿去了？”

英柱仍然不作声，只管把头埋在大哥的怀里哭。

又一阵沉默捶打着金星同志的心。

他的眼前顿时象深沉的黑夜一样暗下来，一阵空虚感象海啸一样袭上心头。

他紧抱着弟弟，闭上了眼睛。

最大的不幸已经明摆在眼前，但他极力地否认它，光是想一想也太可怕了。

门外传来了妇女的说话声：

“要沉住气挺下去啊。”那个妇女说着也侧过身去坐在门外抽泣起来。她是兴隆村的凤爱大嫂。

过了半天，凤爱大嫂擦着眼泪对着屋里说：

“英柱，别哭了，你老哭，大哥多难过啊。”

大嫂的短短两句话，全部说明了这一令人心碎肠断的可怕的消息。

金星同志倒抽一口气，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若没有墙挡着，他几乎站不住了。

“啊，妈妈！”

他那犹如风筝线一样拉得紧紧的心弦被无情地扯断了。他象落入万丈深渊一样头晕目眩，忽忽悠悠。他使劲用战抖的手扶着墙撑住了身子。

劝别人不要哭的凤爱大嫂也坐在廊台上抽动着肩膀不住地哭着，泪水沾湿了飘带，沾湿了衣袖，这会儿她又把脸埋在头巾里

啜泣起来了。一个半月以前，她就在这间屋里目睹了康盘石女士的逝世。当时的情景，怎么能用言语说全呢！她自己还不愿相信母亲真的逝世了。她哭着，她觉得母亲说话的声音就要在耳边响起来，母亲那慈祥的面容就要在屋里出现。她始终没有勇气述说母亲逝世时的情景。

*　　*　　*

是一个半月以前，也就是七月末的一天。

母亲这一天也平静地躺在炕头上。三天来，她觉得呼吸平稳，头脑也很清醒。

凤爱大嫂打来一脸盆热水，浸湿了毛巾，给母亲擦洗了脸和手，还几天来第一次给母亲梳了头发。凤爱大嫂以为母亲的病好了一些，也放下了心。

连日来阴沉沉的天气今天早晨放晴了，吹来了凉爽的清风。

中午，凤爱大嫂熬了一碗米汤，母亲破例地喝了半碗。这以前，母亲一连好几天什么也没吃，这会儿喝了半碗米汤，等于一下吃了三天的饭。如果这样好转下去，过一些时候，母亲就能恢复气力，就能坐起来，再过几个月，入冬前还能自己出去走动走动呢。就是这样，也还得好好照看几个月才行啊。凤爱大嫂这样想着，也算计着这个期间还需要回几趟家。

凤爱大嫂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受到康盘石女士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从前，她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来一趟看望康盘石女士，帮助料理一些家务，洗洗衣服，熬汤煎药，护理女士养病。半个月前她又来的时候，看见康盘石女士已经躺在炕上起不来了。这

可把她急坏了，忍不住哭了。

“病得这个样，您还一个人……”

她不是不知道母亲的心，而是看到母亲病得这样重，实在太冤枉太委屈了。

母亲拉住她的手，望着她那泪水满面，咬着嘴唇强忍着哭泣的样子，说：

“别生气，是我不好意思叫你啊。我知道你是可以依靠的，可是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怎么能老叫你来照顾呢。放心，我会很快好起来的。”

母亲说着理了理鬓发，跟往常一样，开朗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从那以后，过了五天，又过了十天，现在已经半个月了。尽管精心护理，日夜盼望，母亲的病却总不见好转。

可是今天，出人意料地，母亲突然显得精神起来了。看到母亲的病有了好转，一直日夜守在身边的英柱，还到村里走了两趟。

过了晌午，英柱在屋里看书，凤爱大嫂用熨斗熨洗过的衣服。

“英柱啊，现在你大哥该走到什么地方了？”母亲侧过脸问。

“前两天，区上的反帝同盟负责人叔叔说，快到回来的时候了。”英柱放下书，转过脸来象大人似地回答。

听了英柱的话，母亲似乎受到了某种冲动，沉默了半天，又问：

“没听说你二哥什么时候回来吗？”

“他走的时候说，去一趟延吉很快就回来。可是谁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呀，他先头总说和龙也该去一趟嘛。”

母亲好象还有话要说，可是没再说什么。

英柱又看了一会书，就到院子里劈柴去了。他因为年幼力气

小，大树砍不动，所以总是找一些干树枝或剥些枯树皮，捆在背架上背回来，再把它们劈开剁短。凤爱大嫂也隔一天去打一回烧柴。可是她打来的烧柴，英柱都堆在烟囱旁边不让烧，只让烧他自己打来的。

母亲通过半开的房门看着英柱的背影。小小的英柱，叉开两腿，把斧子举过头顶，一下一下使劲劈着。斧子有时砍在劈柴上，有时落在木砧上，也有时剁在地上。这使凝神望着房门外的母亲，想起了今春英柱跟大哥打柴回来的情景。

不知为什么，母亲觉得心脏悸动，鼻子发酸。她垂下上眼皮，对凤爱大嫂说：

“普锦该来了吧？”

“已经捎信去了，很快就会来的。”凤爱大嫂回答了一句，又象哀求似地说：“妇女会的工作是很要紧，可是您的身子也该照顾着点儿啊。您不是常告诉我们革命要不断地干吗？那您就得早点把病养好，想着为革命干得更多更长久啊。”

“你放心好了。我这病是老毛病，不要紧的。你还是告诉英柱再去一趟，叫普锦来一下，我就跟她说一句话。”

英柱走了不久，灶房门口响起了脚步声，好象英柱说了些什么，接着门开了。

“大娘，我来了。”

耳熟的话音刚透过隔扇门飘进屋里，母亲的眼睛顿时更加明亮起来。普锦一进屋，母亲就直起上半身拉住她的手叫她坐下。

“又叫你来，实在过意不去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妇女也该加紧工作，才能早一天争得国家的独立嘛。咳，本来应该我去找你们，可现在光是叫你们辛苦，心里太不安了……”

二十刚出头，眼睛大而黑的普锦赶紧用手摸了摸母亲的前额。

“大娘，今天您好象精神多了。”

“是啊，所以我才叫你来的呀。”

每次有要紧的工作，都是找这个妇女会长普锦商量，有紧急的联络任务也是叫她去。

母亲又同普锦讨论起妇女会的工作来了。

母亲虽然病倒了，但是一天也没有停止工作，每天都要找几个妇女会干部谈话。有人来探望她，她也把他们留下来讨论工作，还常常派人去找一些人来布置工作。这样，母亲的家里就总是人来人往，从不断人。尤其这几天，不知为什么，她赶工作赶得特别急，一直不眠不休地工作着。

因为抗日游击队成立了，妇女会的工作也必须相应地改进。虽然她从明月沟会议以后就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但有一些地方仍然没有摆脱从前的方式，因此她一直为这事操心。她常常强调说，今天妇女会的工作，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妇女做好准备，同男子一样手持武器参加战斗。要使妇女们代替参加游击队的丈夫和哥哥保卫根据地，料理好家务。还要供给游击队口粮、军装和各种必需品。只有做好这些工作，才能使游击队取得胜利。

为了这样巨大的工作，她病在炕上也没有休息一天，一直指导着豆满江地区、白头山地区等广大地区妇女会组织的工作。

为了给抗日游击队做后盾而必须在这一年里进一步蓬勃开展起来的妇女会的工作，在母亲的老练的领导下，已经展开翅膀飞翔起来了。

现在是把过去的工作好好总结一下，再抓住下一个环节把今

后的工作布置下去的时候了。

“普锦，等我们的国家独立了，建立起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我们朝鲜妇女将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你想过没有？”讨论完工作以后，母亲突然这样问。

普锦心里一面想着自己的巨大任务，一面为母亲的身体和操劳担心。这会儿听了母亲的问话，只是愣愣地望着。

“那时候，朝鲜妇女在世界上一定受到最大的尊敬和最深切的爱护。赶走了日本鬼子，消灭了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妇女该多么幸福啊！想到这些，你心里也很激动吧？我们英柱的大哥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妇女解放运动只限于要求平等权是不够的。还要把妇女从厨房活儿里解放出来。倒上碱水用手搓洗衣服，顿顿都要烧火做饭，在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缝缝连连，这好吗？将来，这一切都应该改变才对。我们打算把革命一直干到那个时候。’他的这些话，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母亲歇了一会儿，望着若有所思地点着头的普锦说：

“好，你去干吧。我今天说的话，希望你不要忘了。咱们之间，心里是都很明白的。嗯，明天就走吗？又该辛苦了。是啊，得一步一步地走啊，千里路程也是一步一步走到的嘛。”

普锦回去了。天也晚了。凤爱大嫂端着一碗小米米汤走进来。

第二天一早，跟往常一样来了很多探病的人。他们大都有工作需要向母亲汇报或者需要接受母亲的新指示，但是看到母亲病情危笃，都没有张口，问候过以后就回去了。

还有不少外地来的人为病危的母亲担心，索性留在村里帮助求医买药。因此村里差不多每家都有一两个来探病的人借宿，其

中还有来自几百里以外的。

母亲的病情，每天早晚都有人传告。因为怕打搅母亲，人们不能每天都直接去探望，只派一两个人去慰问，然后再告诉大家。不然就是通过凤爱大嫂或英柱了解病情，再去一个个地告诉全村人。这样，妇女会、农民协会，以至儿童团组织都知道了母亲的病情。临近一带的革命群众，连日来一直沉浸在极大的焦虑之中。人们不管谈什么事，最后都要提起母亲的病，一同担忧。革命组织的会议上，忙着农活的田野上，连结着革命组织的各地联络站上，夜校的教室里，以及井边和人们聊天的外屋里，人们都忧心忡忡地流着泪谈论母亲的病，然后纷纷到外地去求名医找灵药。

这一天早晨，凤爱大嫂拿着大豆到磨房去给母亲磨豆腐，告诉人们母亲病情有些好转，这两天一天能喝两回米汤，气力也恢复了一些，能靠墙坐一会儿了。这一喜讯很快传遍了全村，村里的空气顿时明朗起来。

在地头上听到这一喜讯的青年们，高兴地拍着膝盖说：

“这下好了！母亲一定会好起来的，来，咱们也使劲干吧。”

“咱们的母亲是一位多么刚强的人哪，她还能输给病魔吗？没问题，一定会好起来的！”

“可是医生们难道没有更好的妙方儿了？真是，把人都急死了。”

也就在这时候，母亲把被褥推在一边，靠墙坐起来，叫英柱从搁板上取下梳妆盒，放在膝前打开了。然后解开挽成纂的头发，用木梳梳起来。因为病重，头发稀疏了一些，但光泽依然没减。长长的头发绕过肩膀，垂到胸前，盖住了膝盖。光润的头发，木

梳一过，荡起了连连的微波。

母亲梳着梳着，慢慢停下手来朝窗外望去，只见阳光暖融融地照进房间。

“现在该回到什么地方了?”母亲自语说。近日来，她等儿子的信等得比过去更急切。虽然不是因为有病意志变弱了，也不是因为焦虑加重了，但是每天总有几次忽然想起儿子的容貌来。现在她的眼前浮现出今年春天儿子离家时绕着房子深思的情景。静静地听去，好象还能听到儿子那时候的嚓嚓沙沙的脚步声。那时候自己噎地一声打开房门说：“这样为家里的事担心，是干不了革命的……”儿子并着两脚低头听着的那个情景，好象现在一打开房门就能看见似的，给母亲留下了令人难过的印象。她想，就是当时自己不说那些话，那些道理儿子也是完全懂得的。虽说那样做是应当的，而且是自然的，但是当她看到儿子忽然站住的时候，她也感到受了什么冲击，好象胸中有什么东西掉了似的。

也许英柱的大哥这会儿在什么地方正想着这件事吧。或者是在丛林中行军的路上，或者是在向队员们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在走进陌生的村庄的时候，他也许正在回忆着那时候我这个母亲说的话吧。然而，那是不应该后悔的，在这全国淹没在血海里，几千万同胞苦盼着拯救的日子里，怎么能耽误行程呢！……

母亲又梳起了头发。恍惚浮现在窗外的儿子的形象消失了，眼前挡着门窗，窗户纸清楚地映出了窗格子。

母亲梳着头发自言自语地说：

“已经走上的路，就应该走到底。走一千里也好，走一万里也好，一定要走到头。这条路上，铺着你爸爸的宿愿，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拯救同胞……”

母亲放下木梳，又从针线篓里拿出了剪刀。然后把胳膊弯到脑后，开始削剪起头发来。随着手的移动，珍贵地留了一辈子的长头发就被一把又一把地削剪掉了。

吱嘎一声，隔扇门开了。

“请您吃一点吧。”凤爱大嫂用托盘托着一个铜碗走进来。母亲好象一点都没听见，依旧削剪着头发。

“哎哟，您这是……”看到这意外的情景，凤爱大嫂惊叫着急忙放下托盘，上前就要夺剪刀：

“您这是怎么啦？”

“别拦我。”

“干吗要剪头发呀？”

“太密了，麻烦，想去薄一点。”母亲说话很平静，嘴角上却浮起了不自然的微笑。

“去薄了，就轻松多了。”

“我真不懂为什么这样。”凤爱大嫂看到母亲泰然的神色，不敢再劝，靠后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母亲继续削剪着头发。虽然不是全剪，但要说是去薄，未免去得太多了。喀嚓！随着剪刀的最后一响，一把粗黑的头发落在梳妆盒里。

凤爱大嫂怎么也想不通，说：“干吗剪掉啊！”

对朝鲜妇女来说，又粗又长的乌黑头发，是一个很大的骄傲，也是不屈的节操的象征。所以，所有的父母对女儿的头发都是从小就很注意保护。每天一早，或者祖母，或者妈妈，或者爸爸，让小女孩坐在腿上，亲自给她把头发梳好，再编成辫子。等女孩大了，就给她的发辫扎上红绸带，一到端午节，就用菖蒲水

给她梳洗头发。

凤爱大嫂望着装满了梳妆盒的乌黑发亮的头发，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别难过。是我愿意这样， 不要伤心了。”母亲盖上梳妆盒推在一旁，若无其事地要过饭桌，自己动手喝起了米汤。

撤开饭桌以后，母亲觉得轻松愉快，谈起了从来没有谈过的家常话。

“大嫂，你住过的地方哪儿最好？”

话这样谈起来，一直谈了两个小时。

母亲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安静地躺在炕上，只动了一两次，好象没有以往那种饭后的疼痛，一直显得很轻松，不停地说着话。

她说，她走过不少地方，但哪一个地方都没有万景台好。

虽然人人都夸自己生长的家乡好，但是对康盘石母亲来说，万景台确是不同一般的地方。

万景台的小草房，前面是顺和江汇流于大同江的地方，后面是郁郁葱葱的松树林。

十多年前，跟着走上了革命道路的金亨稷先生，带着孩子辞别了家乡。那时候，全家人都到那条穿过矮松林伸向北方的羊肠小道上送行。 当他们越过一个土岗走到 第二个土岗上的 时候，金亨稷先生脱下帽子，恭敬地向父母鞠了躬。

金辅铉先生和李宝益女士微微地弯了弯腰， 说：“愿你们诸事如意。”

接着，康盘石女士背着年幼的儿子，跪下告别。

“你太苦了，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呀？”李宝益女士拉着儿媳的手扶她起来，眼里含着泪水。

金亨稷先生和康盘石女士离开家乡，越走越远了。回头看看，那片矮松林象平平的绿草地一样模糊了，挥手送行的父母和亲人的身影也隐隐约约看不清楚了。

他们走在蜿蜒盘过丘陵的牛车道上。

什么时候能够重新踏上这条道啊？什么时候能够和留在家乡的父母重新团聚，重见亲爱的故乡山河啊？

这一条路，是他们抱着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的决心走上的路。

正是踏着这一条路，金亨稷先生走向了远方，也正是踏着这一条路，金星同志离开了家乡。

现在，在那亲爱的家乡万景台，年迈的父母也许在盼着他们的信吧。然而，金亨稷先生那次走这一条路，竟然成了最后的辞别。

此刻，康盘石母亲的眼前，清晰地浮现出她离家时走过的那一条矮松林里的羊肠小道，浮现出挥手送行的两位老人——脸上布满了皱纹的公公和穿一身洁白的衣裳，裹着雪白头巾的婆婆。

“妈！”深情地怀念着家乡万景台的康盘石女士，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凤爱大嫂看见女士满眶的泪水，也不禁把脸偏到一边。

“给我一杯水吧。”康盘石母亲有意岔开思路，想克制住心中的激动。

母亲知道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临近了，但是她不露声色，平心静气地享受着这一宁静的时刻。

傍晚，夕阳温暖地斜照着房檐的边缘，横在院子一角的晾衣绳的长长的影子躺在坡上的玉米地里。

凤爱大嫂把苹果捣碎，挤出了果汁。

“苹果挺香的，我拿它弄了点汁儿。”她跨进门坎说。

“谢谢你，先放在那儿吧，我想一个人躺一会儿。”母亲回过头来说。

凤爱大嫂放下碗出去了。

母亲重新回到了对万景台时节的回忆。

那一天，下着倾盆大雨，是这一年开春后的头一场暴雨。从头一天晚上起，天空就骤然聚起滚滚的乌云，传来隆隆的雷声，将近黎明的时候，大雨瓢泼似地下起来了。

闪电从万景峰到舞鹤山划出一道锯齿形的白光，瞬息间照亮了整个天空和大地；一声霹雷震天动地地从头顶响起，隆隆地滚向狼林山脉的北端。强劲的狂风从天上直扑村庄，吹弯了白杨，把草屋顶卷到空中。又一股旋风从万景峰山麓猛卷而起，掠过普通平川凄凉的贫民窟，直奔房屋鳞次栉比的平壤城内，掀开了洋铁屋顶，刮掉了各色牌匾。“仁丹”广告在地上翻滚，“朴家粉”招牌和“老笃眼药”广告飞上了半天空。许多停靠在玉流壁岸边的帆船在剧烈摇荡，面如土色的艄公们披着蓑衣纷纷跑向船头。咔嚓一声，一根桅杆突然被刮断，又扑通一声掉在翻腾的大江里。

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象瓢泼一样哗哗倾泻，仿佛要把这座由于“韩日合并”而哀叹亡国嚎啕痛哭刚刚过了两年的高句丽旧都劈碎砸烂。

万景峰下一所矮草房，雨水顺着屋檐象瀑布一样直泻而下，冲击着廊台下的阶石。从昨天起，这一家的人们都整夜没有合眼，一家之主金辅铉先生为了镇定心中的不安，搓起了草绳。

沟里淌着急流，顺和江哗哗奔腾。解冻以来被风吹干了的

泥土，现在喝雨水喝腻了，正往江里吐出去。

新的一天，四月十五日，天还未明。

一阵雷声响过，又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照亮了宇宙，就在这个瞬间，矮草房里响起了婴儿的啼声。啼声洪亮，盖没了雷鸣。

矮草房里传出了妇女们洋溢着喜悦和高兴的急促的耳语声。

灶房门开了，走出一位穿一身白衣裳的妇女来到了幽暗的仓房。是李宝益女士。她走近正在搓草绳的金辅铉先生的身边，小声地，但是很清楚地说：

“是孙子。”

天开始亮了。

雨住了。大同江水面上乳白色的雾气轻轻飘荡。

太阳就要出来了。

布满天空的浓云忽然出现一条窄窄的缝隙，透出了依稀可见的微微的光亮。过了不大工夫，停歇了一些时候的闪电突然一亮，顿时从云缝里射出了几条白线一样的光芒。然而一闪即逝，立刻又被乌云遮没了。

新的一天的来临是如此缓慢。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不，在那更遥远的东海的汹涌的浪涛中，黑暗和光明正在浴血混战。

太阳终于驱散黑暗升起来了。

大地顿时披上了灿烂的金光。

挂在松树枝叶上的水珠晶莹闪亮，大同江上空彩虹高悬，田野上疾驰的流水哗哗喧闹。

“天晴了！”金辅铉先生的粗重的声音，在屋里都听见了……

康盘石女士沉浸在回忆中，凝望着屋顶棚。

雷鸣电闪，暴雨倾盆的一天刚从眼前闪过，一生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种种往事又象走马灯一样出现在眼前。

远远地现出了一条风雪弥漫的山路，是一条还没有人走过的雪深没膝的路。

母亲给儿子围着围巾说：

“听说有一千里还多，你一个人能走得了吗？ 虽然是你说能走才让你走的，可是不会迷了路吗？”

已经长成了强健的少年的金星同志微微一笑，脸上笑出了酒窝儿：

“放心吧，妈妈。一个劲儿地走，就能走到头的。”

他脱下帽子，低头向父亲行了礼。

父亲受过礼，把手放在儿子的肩上，满意地笑着说：

“到了那儿一定打电报来。”

不大的工夫，风雪掩盖了金星同志的脚印。

眼前依然是模糊的风雪，慢慢闪现出已经长成大人的儿子，脸上显示着他长这么大还不曾有过的最高兴的神情。

“妈妈，请您高兴吧，我们组织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了。 要想实现父亲的遗志，就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才行。要想光复祖国，要想将来在朝鲜建设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首先就要打倒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我们决心要打到最后，打出个结果来。”

仿佛要怀抱全球似的，他张开双臂，仰脸望着太空，轻轻转了一圈，笑了。

当时儿子的面容，充塞了母亲的眼界。

又是一个幻影，是儿子在松江会议以后穿着工人服回家来那

时候的面庞。夜里走了远路，衣服都打湿了。他站在廊台上，把衣服脱下来一拧，滴滴答答地拧出了一汪水。他时常这样回家来，把衣服烘干了，又消失在黑夜的路上。

有一次，母亲亲自送他到了村口。那也是一个雨水淋淋的黑夜。

“妈妈，不久我们就要拿起枪来了，准备了这么久，已经到了打仗的时候了。”是儿子的洪亮的声音。

母亲凝望着渐渐远去的儿子的背影，久久地挥着手……

忽然，冥想消失了，母亲很惋惜地环视了一下屋里，只见英柱满脸忧愁地坐在身边守着，于是拉过英柱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平静地问：

“英柱啊，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呀？”

英柱一时没明白妈妈问的是什么意思，伸手把覆在母亲额上的一绺头发撩到后头去，才回答说：

“长大了要跟大哥去当游击队，当完游击队就回老家去种地。”

“当完游击队就去种地？”

“大哥说，万景台有很多好地，要是没有日本鬼子，咱们朝鲜人就能随便种那些地，过好日子。可是我还一次也没去过万景台呢。大哥春天和我一块儿打柴的时候说，万景台还有爸爸喜欢的泉水。”

“嗯，万景台可是好地方，你一定能去的。”

“我一定领着妈妈去。”

“领着我？……”一股热流顿时涌上心头，母亲再也说不下去了。

英柱看到母亲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也情不自禁地垂下长睫

毛，用手背揉着鼻子。

“嗯，就照你说的，咱们都一块儿去。”知道已到临终时刻的母亲，深恐给小儿子的心愿投下哪怕是一点点的阴影，强作出很自然的表情说。但是，她的话音里充溢着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宿愿和一下子全部迸发出来的深切的爱。

“对，一块儿去。为了一块儿去，英柱啊，你一定要跟着大哥走，懂吗？”

“懂。”

母亲缓了缓气，接着说：

“到后庄去看看吧，也许哲柱哥回来了。”

眼里噙着泪水的英柱握了握母亲的手腕，又掀开母亲的前襟，把胖乎乎的脸蛋偎在母亲的怀里。

闭着眼睛的母亲，这时感到英柱的热泪滴在她的胸口上，于是象喂他吃奶时一样用双臂温暖地抱住了他。

“妈！”

“英柱！”

英柱把脸偎在母亲的胸脯上摇晃着，两手搂着母亲的脖子，全身嗦嗦战抖。

“妈妈！！”

“英柱！！”

母子俩都在竭力呼唤，但是哽咽得都喊不出声来。英柱偎在母亲的怀里呆了一会儿又起来，起来一会儿又偎到怀里去；母亲也把小儿子抱住又放开，放开又抱住。他们不断地呼唤，声声充满着越来越强烈的留恋。

英柱抚摸着母亲的乳房，象睡着了似地闭着眼睛，但是红润

的嘴唇不住地抽动，仿佛登时就要哇一声哭出来的样子，然而他很懂事地强忍着。

母亲从他偎在怀里的脸颊和急促的呼吸中知道了小儿子在想着什么。但是，这是不应该知道的啊！

他们都没说话。在沉默中叙说着更多的话。

母亲知道这是最后一刻了。她多么愿意这样静静地躺着，不惊吓小儿子的心灵，再度过哪怕多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啊！

不大一会儿，英柱走出屋子，但并没有上后庄去。他装作在院子里玩，注意地谛听着屋里的动静。

凤爱大嫂又从灶房里端来了一碗汤药，告诉母亲到吃药的时候了。

母亲呆呆地望了一会儿，才拉住了凤爱大嫂的手。

不知道人临死的时候有什么征兆的淳朴的凤爱大嫂，完全没有觉察到无比宝贵的母亲的生命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最后的一刻，顺从地伸出手让母亲拉着。

母亲神色宁静，轻声地说：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我看我怎么也不行了。我是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多做些事情亲眼看到我们国家独立的，可是已经不行了。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成柱要是回来，请你对待他要象我待他一样。只要日本帝国主义还在朝鲜，只要朝鲜还没有独立，你就不要让他迁我的坟。可是……我的儿子成柱，他是不会在战斗的路上回头的……将来朝鲜独立的那天，你一定去看看我们平壤的万景台吧，真是个好地方啊……”

母亲缓了一口气，接着说：

“别难过，我们国家是一定会独立的，独立的钟声哨哨鸣响

的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

她好象还要说什么，却没有说，轻轻地合上了眼睛。

不知什么时候，太阳落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没有月亮的夏夜，越来越深沉。

母亲逝世的噩耗霎时间传遍了整个豆满江地区。各地的妇女会组织告诉了各村，也通报了反帝同盟、共青同盟和儿童团等各个组织。

象泼了墨汁一样漆黑的夜，好象有意把世上的一切都藏匿起来不给看似地完全罩住了天上地下整个空间，也从人们的身上夺走了一切感觉。

人们都紧闭着嘴不说话，走路的人们停在路上，在屋里的人们瘫坐在炕上，垂着头悲痛地哭泣。

深切的难过，无比的悲痛，还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呢！

人们都在悲泣。为妇女会的工作去外地送信的普锦也回来坐在廊台上哭，聚在夜校教室里的青年们也默默地流着泪。和英柱一般大的儿童团员们围在院子里哭。青年人，老年人都迈着沉重的步子无声地拥向了小沙河的圆木房。

第三天夕阳斜照的时候，抬着康盘石母亲灵柩的长长的送殡行列，一直伸到后山上。

朝鲜的母亲，在四十年的一生中走过了荆棘丛生、风大浪险、困难重重的艰苦道路的革命的母亲，没有看到她那么渴望看到的祖国的光复，与世永别了。

*　　*　　*

在油灯下听完了全部经过的金星同志，坐着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带着两个弟弟上后山了。

哲柱是碰巧昨天深夜从工作地点回到家里来的。自从在宣布游击队成立以前见过面之后，金星同志这是头一次见到哲柱弟。在这段时间里，哲柱已经长得很高，体格也壮实了。他那敏捷灵活的动作、锐利的眼神，虽然和过去一样，但显得更沉静稳重了，乍看去，又好象有一种哀戚的神色。使金星同志尤其吃惊的是他在地下工作中受到了锻炼，化装自己是那么熟练而巧妙。他把留得长长的头发梳到后面，上身穿着夹克，看上去俨然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但又很难看出他的职业和地位。

不过，现在无暇同久别重逢的弟弟谈这些事了。三兄弟默默无言地一直来到了后山。

一片覆着白霜的金丝草坪，孤零零地立着一棵独生的榆树，旁边有一座还没有长出一棵草的新坟。这里就是今年春天背着烧柴回来的路上站过一会儿的地方。

榆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只有光秃秃的枝桠在秋风中颤颤发抖。从树枝上落下的银白的霜花，在空中飘摇盘旋一会儿，轻轻地落在墓旁草地上。

金星同志默默地脱下帽子，跪坐在草地上，低下了头。一种象剖心剜肉一样的疼痛，象全身被四分五裂，抛向虚无的太空一样的空虚感笼罩着他。放在膝盖上的手不由自主地滑落在地上。

难道母亲真地走了吗？真地不分白天黑夜地躺在这凄凉的山岗上，听任荒野的冷风吹刮吗？在深重的苦难中决心要看到国家独立的母亲，竟没能等到那一天就走了吗？

“妈妈！”他刚唤一声，一股巨大的悲痛就充塞了喉咙，头低得更深了。挨着跪坐在他左边的哲柱和英柱也抓着金丝草悲切地哭泣。

母亲，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和幸福，以至短暂的歇息都推迟到未来的日子里，走过了艰难险阻的一生。母亲的一生，是苦难重叠，痛苦与折磨相继不绝的一生。母亲一直身负着贫穷的重担，坚强地挺直身子，一步一步地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生活好象有意考验沉默寡言，纯洁无瑕，善良仁慈的母亲的刚毅性，一直不断地折磨着她，烦扰着她，使她焦心。尽管这样，母亲还是一刻不停地前进，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气馁踌躇不前。她只是一心一意领着三个儿子，朝着前方，向着险峻的山巅，默默地，不停歇地走了又走，攀了又攀。

在极大的悲痛中低头静默的金星同志，眼前恍恍惚惚地象走马灯一样闪过了种种往事：

母亲那愤怒地反抗敌人的情景给金星同志留下了第一个最深的印象。在他五岁那年秋季的一个白天，日寇警察突然闯进来把父亲抓走了的时候，母亲怒火冲天地痛斥敌人，全身迸发出无比的仇恨，一向温和微笑的眼睛射出了愤激的严如秋霜的强光。

接着现出了母亲把父亲的遗物——两支手枪交给他的时候的严肃的神情。

一会儿，又似乎看见母亲把两支盒子枪藏在牛排骨下边带回来，问她为什么把枪顶上了火，她从容地笑着回答说：

“我是想，城门口的敌人顶多也不过两三个，他们要是动手，我就干掉他们……也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才行。”

金星同志呼吸急促，全身颤抖，仿佛看见母亲的形象恍如在生动的现实里一样朝着他走来，清晰悦耳的话音也跟她生前一模一样。

金星同志心如刀割一样难受，索性闭上了眼睛。然而又看见母亲走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裙角被风刮得呼拉拉地飘动。她怀里抱着《新日》报，穿过丛林，越过荒原，走遍了各个村庄；她为了指导妇女会的工作，披星戴月，走在黑漆漆的夜路上；她为了会一个同志，毫不迟疑地走上了有好几百里的远路；她为了传递父亲的密信，不知多少次顶着狂风暴雨徒步行走了多远的路程！轻轻的脚步，从不停歇的脚步——母亲的脚步印下了无尽的足迹。

母亲那刚直、纯洁、善良的心灵又从敌人那里受过多少次严重的创伤啊！她不是多次说过当她给出狱的父亲擦洗那累累伤痕的时候，手哆嗦得很厉害吗！当她坐在父亲的面前，听着恳挚悲切的遗嘱的时候，她的心该多么痛苦难忍几乎要凝固了啊！尽管这样，母亲从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从没有说过一句软弱的话。

一位母亲的心，能够容得下那么多的痛苦，能够战胜生活的那么多的折磨，能够担起那么沉重的超过体力的负担，确实不能不说是个惊人的奇迹。

生活犹如海浪拍打着石崖，把种种痛苦和险境，难以脱出的深渊和迷宫一个 接一个地迎面 掷向了母亲， 但是母亲从没有躲避，更没有畏缩，而是昂首挺胸，一个个地战胜了它们。

的确，母亲的一生，是披荆斩棘，排除万难的一生；她一生中始终乐观地、平静地、自信地把天下所有不幸和狂乱都揽在自

己的身上又掷在地下。她的一生，从养活一家人、抚育一家后代的锅台和针线篓一直连接到光复祖国、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和理想。她的一生，同争取全世界妇女的解放、创造人类的光明幸福的未来的崇高斗争连成了一条线。

母亲在她年纪还轻，还能做许许多多大事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切寄托给未来的日子，与世长辞了。

金星同志仍然低着头，一动不动地静默着。

过去和未来的一切都搅和在一起象浪潮一样迎面涌来。

忽然，眼前闪出母亲的面庞，越来越大。是今年春天站在金丝草坪上那么高兴激动地望着我们游击队的母亲，当时她好象把一辈子的所有辛酸和苦痛用那仅仅一次的高兴的眼泪和笑声都洗掉冲跑一样，那么满意地笑了，哭了。

金星同志慢慢抬起头来，母亲的幻影消失了，只有平缓的山坡映入了眼帘。

挂在草叶上的霜花现在都凝成珍珠一样的水滴，在阳光下，晶莹闪亮，宛如刻上了彩虹。一只不知名的花鸟落在榆树梢儿上，晃着尖嘴朝下望。

一阵风刮过山麓，几片树叶毫无声响地飘落在草地上。

金星同志慢慢地站起来。

“哲柱，英柱，起来吧，”他一面拉两个弟弟站起来，一面说，“不要哭了，老这样哭，妈妈会生气的。来，都拿出勇气来，去争取妈妈那么盼望过的独立吧。”

哲柱抬头站起来，擦掉了眼泪，但是英柱却伏在地上不肯起来。哲柱刚要扶他，英柱扭动身体甩开哥哥，抽咽着大声地呼唤：

“妈妈！”

这一声呼唤强烈地震动了金星同志的心，他情不自禁地把脸转到一边，捂住了胸口。

沉默了一会儿，金星同志又一次拉住了英柱的手：

“英柱，别这样，快起来吧。你哭，妈妈也要哭的，快起来吧。”

英柱用衣袖擦着眼睛站起来了。

“来，都在这儿站好，向妈妈告别吧。”

三兄弟并排站好了。

金星同志微低着头，低声地说：

“妈妈，我就要重新上路了，光复了祖国以后再来看您。我一定争取到您那么苦盼过的祖国的独立，再来请妈妈一块儿回到万景台去，回到日日夜夜盼我们回去的爷爷奶奶在的那个家里去。

“妈妈，请您安息吧。”

金星同志虽然说完了，但不忍心离开，站了半晌，才挪动了脚步。

“英柱，走吧。”

英柱正在用手扒着墓前的泥土。

“你在做什么？”

“等我一会儿。”

“这是什么？”

“是大哥带来的药。”

的确，在英柱的身前，放着韩兴洙送给金星同志带来的药包。

英柱扒了个小坑，把药包放进去，又精心地盖上了泥土。一颗泪珠，落在英柱抓着一把土的手背上。

看见这一情景的金星同志，顿时眼泪夺眶而出，什么也看不

见了。他立刻把脸转到一边，摸索着握住了小弟弟的手。

三兄弟一直默默无言地走下了山岗，只剩下墓旁的榆树迎着秋风轻轻摇摆。

金星同志又住了一夜就准备动身了。

英柱一刻不离地跟着大哥。

“我怎么办， 大哥?”含着这样的疑问不住忽闪着的亮眼睛，一直盯着大哥转。

然而没有什么办法，即使把小弟弟一个人留下来，也非走不可了。

金星同志一想到就要离家远去，心中不胜悲切，尤其想到小弟弟的难过的心情，他感到说不出的痛苦，心脏都快要麻木了。

他又到金昌德的家里去了一趟。因为警察追捕，金昌德早已隐蔽，只有家属在家里。金星同志嘱托金昌德的大嫂多多照顾他的弟弟，那位淳朴善良的大嫂回答说，请放心去干革命，早日争得祖国独立，让大家一起生活着把今天当往事来回忆吧。

金星同志终于迈着沉重的脚步，踏上了通向两江的大路。

凤爱大嫂和乡亲们都来到路边送行。

哲柱和英柱一直跟到很远的地方。要是从前，穿着白衣裳的母亲一定会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但是现在，看不到了，永远看不到了。

忽然， 今年春天站在门外挥手送行的母亲的幻影在眼前闪过，金星同志立即朝向立着一棵榆树的山岗，并住脚跟，低下了头。

* * *

当金星同志回到两江的时候，部队已经按计划做好了长途行军的准备，正在等待着司令官同志回来。

部队开拔的前一天，正当金星同志忙着办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哲柱突然来到了面前。

“你怎么来了？”金星同志一面领着弟弟朝着和司令部隔着三四家的一个比较清静的人家走，一面故意这样问。

“想看看游击队怎么样。”弟弟还不肯把心思马上说出来。

“共青同盟的工作进行得好吗？”

“自从哥哥走了以后，我又转了一圈。这一回，我记着哥哥说的话，打算把十月革命节好好地纪念一下，来补上没有过好‘五一’节的缺陷。现在，青少年的士气都非常高，就是‘讨伐队’把我们搅得连觉都没法睡。到哪儿都是烟气腾腾。枪声到处象爆豆似的。‘讨伐队’象恶狗一样四处乱闯。遭了‘讨伐’的村子，在原地重修起房子，房子修好了，敌人又来‘讨伐’烧光。所以，人们白天只好到山里躲避，夜里‘讨伐队’走了以后才回来睡觉。有些人干脆在山里搭个棚子打算长住呢。还有，哥哥，这次在福洞沟见到一个龙井人。听他说，‘民生团’不见了，出来一个叫做‘协和会’的玩意儿代替了它。‘协和会’宣传说，日本军队所以老是这样‘讨伐’，是因为出现了游击队。”

“他说没说那里的组织怎样回答了敌人？”

“听他说，他们那里的人还有些糊涂。所以，我就每到一个地方都讲了讲。告诉他们说，游击队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日本鬼子就已经侵占了朝鲜，游击队一定会全部消灭‘讨伐队’。我这样一说，大家可高兴了。”

“干得好，这种事，共青同盟应该包下来，好好进行宣传解

释。”

“各地现在都在建立根据地。我来的时候，顺路去了一趟木贼沟，那儿可真是另一个天下，宪兵、警察一个也没有，真地变成了解放区啦。朝鲜也要这样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解放吧？”

“也可能。你戴上眼镜，显得很老成了。”

他们都有意地避而不谈母亲，尽量把话题扯得更远。

不觉之间，他们来到了那一家的院子。屋里幽暗，屋外墙角处有阳光，倒比屋里好。兄弟俩就站在墙角的地方说话：

“要是没戴这副眼镜，这一回差点遭了大祸。这次从和龙回来，突然来了个警察，把我带到了警察署。他头一句话就不用敬语，很不客气地问我：‘你从哪儿来？’我也顶了他一句：‘从和龙来，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么一来，他‘哼’了一声说：‘了不起呀……跑来跑去的干什么？’他威吓着，好象要打我的样子。我就说：‘你敢动手？我砸了你的饭碗！’他听了吓了一跳，忙说：‘你是谁？’我又吓唬他说：‘你有眼睛好好看看，免得脑袋搬家。’这一下可把他闹蒙了。他细细地瞧了瞧我戴着眼镜的脸，说：‘小心共产党，快回家去！’好吧，我就回去吧，但又一想，得耍他一下才好，于是我逗他说：‘让我打个电话好吗？’那家伙一边说着‘坏了坏了’，就把我推出来了。”

“哈哈哈。”

看见哥哥大声地笑，哲柱扬起戴着眼镜的脸望着天，好象故意给哥哥看似的。

看到弟弟比过去更能说了，然而不知哪里还显出一点稚气，金星同志不禁心事重重，考虑起许多事情。英柱是只能托别人照顾了，但十六岁的哲柱是无疑地要过独立生活的。然而，哲柱至

今所以能够做好共青同盟的工作，完全是因为有了母亲的帮助啊。家里只留下一个小弟弟，怎么维持家庭的生活？如果实在没办法，哲柱只能找个地方去做工。要是这样，他那刚刚干得十分起劲的革命工作就得半途而废了。

太阳下山以后，吃过了晚饭，屋里只有兄弟俩，哲柱毫不掩饰地吐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哥，从现在起，我也要跟着哥哥了。”

“跟着我？”

这并不是意外的要求，而且是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拒绝的要求。因为弟弟的要求是那么诚恳，而且从弟弟的处境来说，也只能这样做。金星同志没有回答，把话题岔开了。

第二天傍晚，离别的时刻就要到了，金星同志领着弟弟走进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瓶酒，还要了一块冻豆腐，豆腐盛在又大又平象个南瓜叶似的盘子上，显得那么寒素。金星同志往两个杯子里倒了酒。哲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眼里满含着泪水把脸转向一边。

兄弟俩都沉默着。

呜地一股风吹打窗户纸嗡嗡地发出凄厉的哭声。哲柱想起了埋在异国土地上的母亲。如果母亲在世，我是用不着打这种主意的，就算母亲病得起不了炕，只要不丢下我们，也有多好啊！可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们都成了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人。虽说金昌德他们一家照顾得叫人很感激，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能两个人一起老那么寄住在连当家的都不在的人家，给他们添麻烦哪。英柱刚过九岁，还小，哥哥没法带他，至于我，哥哥是一定会想法带走的。可是现在，哥哥却叫我喝离别酒。

他不会喝酒，哥哥也不会喝酒。

这样那样，都使他感到无限的惆怅。

“哥哥也是不得已呀，不然能这样叫我喝这苦而又苦的酒吗？”哲柱心里说着，转过脸去用手绢擦眼泪。

金星同志也不是不知道弟弟的这种心情。只因为事情是如此令人为难，又没有一个可以叙谈的清静地方，才把弟弟带到这个饭馆。到了饭馆，不由地就要了一瓶酒。

“哲柱，你想跟我一起走，这个心情我了解。可是我想，最好你还是留下来。”

“哥，我都十六岁了，怎么过不了游击队的生活啊？不管有什么困难，我都能克服！”

“不，我不是说游击队生活困难艰苦，我是说，连你也走了，英柱怎么办？”

哲柱一时答不出来，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哥，英柱虽然还小，但是跟他把情况说明白了，我想他是能够懂得的。虽然他一个人不容易过……”哲柱没有把话说完就打住了。

金星同志本以为一提起英柱，哲柱是会理解的。但是出乎他的意料，哲柱并不想打消自己的主意。

实际上，金星同志要把弟弟留下来，是经过了种种考虑的。

金星同志的设想是，要把敌人这一年冬天集中到豆满江地区的兵力大部分吸引到游击队主力的身上，以减少根据地人民的牺牲，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壮大和加强游击队。因此，如何战胜这一年冬天的考验，对朝鲜革命的前途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这不是哲柱不能参加游击队的理由，但是一个才十六岁的人要去

经受这样的考验是多么不容易啊！而且，作为哥哥，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受这样的苦，心里又该多么难过啊！再说，可以不可以把英柱一个人留下来，也是件很为难的事情。正如哲柱说的，英柱是能够一个人熬下去的。但是，把一个小弟弟孤孤单单地留下来，做哥哥的心里该多么痛苦啊！

然而这一切不管多么严酷，毕竟是属于个人的问题，就当是可以忍受的，不再谈了吧。

金星同志想到这里，沉重地说：

“哲柱！”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坦率地说，我不是不愿意带你走。游击队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我相信你是可以过得了的。英柱也象你说的一样，只要跟他说明白，他是不会拉着你不让走的。可就是有一件事情叫我很为难。你也知道，这里有妈妈那样呕心沥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妇女会、反帝同盟、农民协会，这些组织都是妈妈亲自建立起来，直到去世的时刻还亲自领导的。可是现在，妈妈不在了，连你也走了，这里不就没有人了吗？你好好想想，要想继承父亲和母亲的遗志，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但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革命组织。”

金星同志说到这里停下来，望着弟弟的表情。

一向活泼开朗的哲柱，这时候变得很严肃，一声不响地望着窗外。

忽然，金星同志想起了不久以前一直送他到村外田间小路的英柱。

……不知是因为不懂事，还是因为聪明颖悟，英柱听到大哥

叫他留下来，就乖乖地不说什么了，还表现出不想跟大哥走的样子。可是大哥真地要动身走了，他就说着要送行，一直跟上了。按着小孩的习惯，他在路上一会儿扯下草叶抛向空中，一会儿踢着石子儿跑，总是跑在哥哥的前面。

金星同志不忍叫他回去，只是默默地走着。

哥哥的心事叫哲柱猜到了，一到桥口，他就停下来向哥哥说声“再见”，低头行了礼。但是英柱却不管不顾地仍然跟着大哥走。

“英柱，好了，别送了，好叫大哥快走啊。”哲柱一面向大哥挥手送行，一面大声叫英柱。

哲柱每唤一声，英柱就回过头来看看，然后又跑到大哥的前面去，好象并没有什么心事似地走着。

到了村外路口，金星同志很想叫英柱回去，省得哲柱哥老等他，可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了。

英柱好象要这样一直跟着走似的，毫无所虑地或者跑到前头去，或者跟在后面，始终不肯离开。

走得越远，金星同志越觉得为难。

英柱不时地回过头来冷不防搂住大哥的腰，抬起发亮的眼睛深情地望他半天，然后又放开手一蹦一跳地跑到前面去。他一跑过，凋落在地上的枯草叶就飘起来打一个旋儿又落到路旁的斜坡上。躺着一条小路的山岗上的大豆地里，那些还没有收割的豆角时时发出爆裂的响声。

金星同志望着走在前面的英柱，想到就要把他留下来，心中很是怅惘。

这是一条一去不知何时能回来的路。这次离别，或许由于命运的无理取闹而变成最后的永别也未可知啊。但不管怎样，非分

别不可了。

可是，催促弟弟回去吧，心里不忍；任他这样跟着拖延时间吧，又不是办法。金星同志左右为难，心事重重地走着。

英柱忽然转过身来站住了，等大哥走近了，就睁着聪颖有神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大哥。

小孩子的心真象一颗闪闪的星星，叫人猜不透他为什么忽然站住了。金星同志刚要抬起手抚摸他的头，他突然低头行了个礼：

“大哥，您好好走吧。”

霎时，金星同志心如火烧一般灼热，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方才还一直心中说着“回去吧， 回去吧”， 希望小弟弟快点回去，此刻却完全相反，倒怕他回去了。

英柱把手伸进坎肩兜里，掏出了些什么东西。

“哥，这个。”小手托着两颗烧土豆。

金星同志的 视线从 土豆慢慢 移到了小弟弟的 眼泪汪汪的脸上。他知道英柱曾经抓鱼晒干准备等大哥回来好拿它们招待；曾经为了不让母亲劳累，每天用那象蕨菜头一样的小手去砍柴。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小弟弟在这令人难过的离别时刻会这样拿出土豆来送给大哥。索性让弟弟哭着缠着不放我走，倒不至于这样绞人的心，撕人的肺啊！

英柱不眨眼地 望着不忍接过 土豆的大哥， 嘴唇在微微地颤动。忽然，他伸出细细的小胳膊，把土豆塞进了大哥的衣袋。

金星同志一把攥住衣袋，立刻感到一股热流从弟弟的小手和土豆传遍了全身。

英柱抽回手，望了一会儿大哥，猛一下转过身去，飞也似地朝哲柱站着的土岗跑去了。路边的杂草不停地摇晃，脚上的草鞋

忽隐忽现，英柱渐渐去远了。

“英柱！”

猛然从回忆中惊醒过来的金星同志，觉得心里火烫，眼圈发热，就哗一声拉过酒杯一口喝干了。哲柱好象看出了哥哥的心，也跟着把杯里的酒喝干了。

呆望着哥哥面部表情的哲柱，仿佛因为自己这次来徒然地难为了哥哥而感到不安似的，就依照他的愉快的性格，爽朗地说：

“哥，那我就带着英柱留下吧。妈妈的墓也得我去多照看。您别惦着我们，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吧。可是到了明年，您可一定要带着我，这个您能说定吧？”

“嗯，说定了。”

一阵风吹来，洋铁屋顶哐啷哐啷直响，窗户纸象捉弄人似地又发出了婴孩啼哭一样的声音。

这时候，哲柱拿出一个纸包，说是母亲在生前给哥哥准备的，等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好给哥哥。

“妈妈准备的？”

金星同志吃惊地打开纸包一看，是一双普普通通的胶底劳动鞋。

一双劳动鞋，一点也没有什么异样的一双鞋，这也许就是母亲给儿子留下的全部家产吧。然而就是这双鞋，使金星同志感受到了母亲的呼吸的温暖和身体的温暖，陷入了长久的回忆。

拿出一套亲手缝制的军装，因为不能连帽子带鞋一起交给儿子而现出惋惜神情的母亲的影象，就象母亲在世时一样清晰地从眼前闪过。

第二天清早，部队从两江村出发了。

哲柱来到山岗上给哥哥送行。

初升的太阳清楚地照着行进的队伍。

金星同志频频地回过头来挥手。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人们是谁也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的。所以，象骨肉之间的永别这样令人悲痛的事，也往往在极其平凡的情况下发生。金星同志和哲柱弟，这时候如果能预料到这是一次再也不能相见的永别，他们肯定是不会这样平平常常地分手的。

十二

蒙蒙细雨寂无声息地下着。

光秃秃没有一片叶子，裸露着粗糙的皮肤的色树，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叶子在不安地战栗着的青杨，披着一层枯黄的苔藓的岩石，都在滴滴答答地流着雨水。

这一场毫无用处的秋雨，下得格外多。昨天夜里下了一整夜，今天上午仍在不住地下。落了叶的树林、几天来完全染成了土黄色的原野，都被雨水打湿了，道路泥泞不堪。

人们也都淋湿了。

部队走过的羊肠小道，都成了稀泥，脚一踩就陷下去。石头、树根、草棵都沾满了黄泥。

雨雾蒙蒙的山腰上，长长的队伍在行进。走在前面的一队，是救国军，他们已经下到了沟底。后面跟着韩兴洙指挥的游击队。

队伍的中央走着几匹马。身高颈长的枣红马上坐着金星同志，一步前边一匹个子稍矮但很肥硕有斑点的马上是体格强壮，披着毛皮大衣的救国军俞司令。他们的前后还有几个骑马的，都是管联络的传令兵。

金星同志早在两江会议上就特别强调了同反日救国军结成统一战线的问题。之后，亲自访问驻在附近的俞司令部队，商讨了

冬季作战的问题。今天，准备同他们一起行军一天，把一些遗留的问题再讨论一下。

司令官同志在两江设想的第一步计划，是要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和驻朝日军协同起来对间岛地区发动的冬季“讨伐”。但是后来了解到，一部分救国军部队士气低落，正在分崩离析，急剧瓦解。根据这一情况，金星同志指出，必须首先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

同救国军的关系将来会怎样发展，虽然很难预料，但是金星同志最近显然是在深刻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刚跨过山岗，迎面刮来冰冷潮湿阴森森的北风，刮得树林呜呜地响。

田广植站在山上朝下望了一会儿，回过冻得发紫的脸说：

“要是往年，这时候早该下雪了。 可是今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秋末还要发大水吗？”

刚爬到山上来的韩兴洙，用手背擦着挂在下颏上的水珠，回答说：

“这也许是预示这一冬吉凶的兆头吧。”

“一定是好兆头吧？”

“那当然，不过是不是也预示着要艰苦啊？”

这时候，田广植发现韩兴洙的神情跟往常不一样，显得很忧郁。这种变化，田广植在两江出发以前就已经看出来了。虽说韩兴洙没有那种经常笑哈哈的乐天派的性格，可是他的感情格外丰富，也很敏感，这样的人近来忽然表现出如此忧郁的神情，肯定有什么非同小可的原因。但他肯定不是因为预料到冬季远征的艰苦而忧伤起来的。记得在两江出发前一天的晚上，看见韩兴洙突

然派两个队员到什么地方去联络，问他什么事情这样急，派人到什么地方去，他却很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你不知道也行，我不告诉你。"然而，直到如今，他俩总是有事必谈，不管多么琐碎的问题，也是无一不事前讨论商量的啊！

田广植看到韩兴洙显然很忧郁、焦躁、不安，而且还带有悲伤的神色，心里很纳闷，但又不好细问他，就把这个发现归咎于自己的出自某种情绪的成见，不再想它了，可是方才又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们拿无关紧要的季节问题开了几句玩笑，继续向前走。

部队离开两江以后已经走了两天。头一天是为了会见救国军部队朝东北方向走了一天，今天才走上计划所规定的路线，一直朝北穿越树林前进。

刚开始的冬季远征，肯定是非常艰苦的。不光要牵着准备集中"讨伐"根据地的日寇兵力在深山里转，而且要走比远征鸭绿江地区更为遥远艰难的路程，并且要在严寒的冬天完成这些任务。

从两江出发以后，将沿着长白山岭一直北上，直至到达遥远的苏满边境。这一路上，要经过敦化、额穆、宁安等地，也许还要经过北部汪清地区朝东北方向行进几千里路，但是，行军路线将会根据具体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难以预料了。

说起来，这一路程如果不是这样艰苦复杂，不是在没有人烟的山区，而且不是要与严冬的酷寒搏斗的话，这次远征也许就不会在这时候带着如此迫切的目的进行了。

当部队走下山，就要同救国军部队分手的时候，田广植凄然地说：

"在遥远的将来，我国人民回顾起本民族的解放斗争史的时

候，会把这一年说成是发生了建立抗日游击队这一伟大事件的一年，是充满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困苦与考验的一年吧？”

韩兴洙本来并不喜欢把话说在前头，但是这一次对田广植的看法，却点头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队伍顺着通往敦化的山脊行进，走入丛林没有多久，雨慢慢地住了，清风卷走了西边山梁上的黑色帷幕。

韩兴洙走在队伍的最后，苦苦地思索着什么。过了好半天，请示了司令官同志以后，急忙下了宿营的命令。

天还早，雨又住了，尤其是有敌人在后边隔着不远的距离紧紧追着，为什么偏偏这时候改变计划呢？田广植怎么也想不通。

韩兴洙命令宿营的理由是，行军准备不够彻底，而且都被雨水淋湿了。除此以外，韩兴洙没做任何具体说明。而田广植也并没有多想，就表示同意了，因为他相信韩兴洙，知道韩兴洙分析情况从来没有过差错，判断情况一向很准确。

宿营地设在傍着一条小溪的平坦的落叶松林里。

队员们有的砍树搭棚，有的生起篝火烤衣服和背囊。

田广植来到设在顶坡上的司令部门口，先把滑到前边来的盒子枪推到后面，才走进草棚，很规矩地敬了个礼，报告宿营准备已经完毕。

坐在树墩子上看地图的司令官同志，给他让了坐，然后又把视线移到地图上。

“韩兴洙同志报告说行军准备不够彻底， 田同志你看不够到什么程度？”

“我看再做一些准备就够了。”田广植回答得很含糊。

但是司令官同志早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胸有成竹地说：

“我看，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再做一两天的准备，也好不了多少。军装也好，鞋子也好，一切过冬的准备都非常不够。因此我想，跟韩同志讨论一下，最好先跟富尔河联系联系，叫他们帮助做好过冬的准备。”

“要到富尔河去吗？”

“请他们帮助做好过冬的准备吧。看来，他们那里突然接到通知，要准备这么多人的吃穿，一定很困难，但是在这方面，他们是有锻炼的，我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特别是，我们不改变行军路线就能经过，并且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的地方，在这一带除了那儿以外不是没有了吗？”

“明白了。”

富尔河，是司令官同志在明月沟会议后为实现农村革命化亲自去做过地下工作的地方。

田广植向司令官同志报告了准备派代替朴兴德负责后勤工作的陈凤男去富尔河的打算，并且报告了今天晚上准备搞政治学习讨论，然后走出了司令部。

回到草棚，田广植开始挖突露在门口的一块石头。要在平时，这样的事他是无心过问的，但今天却觉得这块石头非常碍眼，于是开始用木棍子挖，不料石头埋得很深，费了好长时间才挖掉了。

夜幕开始覆盖丛林的时候，韩兴洙来找他，传达了司令官同志的指示，讨论了执行的办法，然后对今天一天的活动做了几点说明。这时候，田广植从韩兴洙身上又一次得到了跟白天一样的印象，并且明显地看出他在竭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

神色忧郁的韩兴洙，走出草棚又回过头来似乎要说什么，可

是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入夜以后，田广植走到篝火旁开始辅导队员的政治学习。

这一天的学习，是讨论卡伦会议四大路线之一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田广植把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引伸到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并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组织了学习讨论。在辅导学习讨论的时候，田广植把已经开始的这一年冬季远征作为例子，启发队员们热烈发言，努力创造乐观的气氛。最后，他又举出一些讨论中提出的有趣的问题作收尾，使学习在更加愉快活泼的气氛中结束。

之后，田广植看队员们开始了联欢晚会，就一个人去找韩兴洙，因为他想到韩兴洙的忧郁也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他正走着，从山脚下传来了脚步声。一看，正是韩兴洙，再定睛一看，又觉得不象韩兴洙。那人腰背弯曲，腿脚不稳，全身失去了重心似地踉跄着。田广植诧异地停下脚步又仔细看了看，那人确实是韩兴洙，后面还跟着一个人，正是那个在两江时韩兴洙不肯把意图告诉自己就派到什么地方去联络的队员。

田广植急忙奔到山脚下抱住了几乎要跌倒的韩兴洙。

“谁？”韩兴洙问。他的声音颤抖而沙哑，好象从哽咽住的喉咙里勉强挤出来的。他抬起的脸象经受着极大痛苦一样歪扭着。

“是我，田广植。怎么，不舒服吗？”田广植抱住韩兴洙的双肩问。霎那间，田广植清楚地看见韩兴洙的眼睛射出了一道强光。

“老田同志，先放开我，在这儿坐一会儿。”韩兴洙象酒醉的人一样把着田广植的手臂，无力地坐在地上。

“到小沙河去的联络员刚回来。为了等他们，今天才突然决定宿营。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在两江见到金哲柱同志的时候，我

已经感到有点异样，所以派了联络员。唉！……”

韩兴洙喘息了一会儿，接着说：

“老田同志，我们怎么能……”

“什么事，你快说呀。”田广植顿时感到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烈地冲击着他，一把抓住韩兴洙的肩头催促着。

“康盘石母亲……”韩兴洙摊开双臂颤抖着。

“康盘石母亲怎么啦？”

“母亲逝世了。”

“什么？说清楚点！”

“康盘石母亲去世了。”

韩兴洙瘫软地倒在地上。田广植象触了电流一样跳起来，又无力地栽倒在韩兴洙的身旁，只觉得眼前漆黑，火星乱飞，大地崩塌碎裂，一片空虚渺茫，胸口震荡不已，仿佛头朝下坠入了万丈深渊。

他们抱在一起哭了。

*　　*　　*

悲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部队。

沉陷在悲哀中的队员们都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指挥部门前的篝火聚拢。

韩兴洙和田广植并排坐在一旁，失神地望着篝火在熊熊燃烧。

每当火光大亮的时候，就映出坐在草地上的游击队员们悲切的面容。

一切都象停止了呼吸，沉陷在无底的寂静中。没有风也轻轻摇摆树梢的落叶松，此时也象在梦幻里一样静止不动。

时间在静默中不停地流逝。

把枪放在腿上低头坐着的队员们、抱着膝盖坐在对面的指挥员们，都僵了似的一动也不动。这里那里，都有人在急促地呼吸，不住地抽咽。

韩兴洙慢慢站起来，环视着挤满了树林的队员，上前一步声音低沉地说：

“同志们，今天我们听到了令人悲痛的消息。”

他低下头抽动着肩膀，半天才抬起头说：

“七月三十一日，我们的母亲——康盘石母亲逝世了。那时候，我们大概正在濛江。这是我们作梦也没有想到的。

“康盘石母亲——我们的母亲，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去世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守在母亲的身旁看着她离开我们，连司令官同志也没有在。我们怎么想得到母亲会去世啊！

“同志们！

“就连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也没能及时听到。甚至司令官同志早已知道了，也没有告诉我们。

“对母亲，我们关心太不够了。如果我们关心照顾得多一点，母亲不会去世这么早，我们也不会一直不知道这个消息。如果我们对母亲的关心抵得上母亲对我们的爱护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我们今天就不会听到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

“母亲，我们的母亲，留下我们走了。

“同志们都知道，母亲的一生虽然不长，但是她度过了光辉灿烂的一生。

“康盘石母亲，是一生偕同朝鲜人民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卓越领导者金亨稷先生走过了艰难险阻、荆棘丛生的道路，培养了我国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星同志的伟大母亲。

“去世的时候才三十九岁的母亲的一生，是战胜重重困难和考验的艰苦的一生，是怀抱着朝鲜革命披荆斩棘走过来的光辉的一生。母亲度过了为革命献出一切的光荣的一生。

“母亲是金星同志建立的共产主义组织的第一个成员，是把朝鲜的妇女解放运动同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引向了新的道路的卓越的女革命家。

“回顾起来，从万景台到烽火里、中江、临江、八道沟、抚松以及安图的生活路程，是母亲不眠不休一直为革命奋勇前进的路程，是朝鲜独立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进而向武装斗争发展的时期的一个伟大的温暖怀抱和喷涌不息的泉源。在朝鲜独立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反日革命斗争同武装斗争结合的时期，整整两代人在母亲的关怀下培养了力量，润泽了干渴的喉咙。

“我和同志们一样，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那一天，我们趴在桦甸后山的石坪上，借着透过榆树枝叶照下来的月光，用母亲送来的墨研成墨汁，写下了共产主义组织的第一个纲领，写下了我们的誓言。

“在吉林，我们用母亲天天熬夜给人浆洗衣裳攒下来送给我们的钱，买来纸张，写了第一张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传单和标语贴出去。当我们被包围了的时候，母亲冒着危险去万里河取来手枪，解救了我们。

“我们在战斗中筋疲力尽了，或者患了病，不论什么时候都跑到母亲的身旁，枕着母亲的膝盖躺下歇息。母亲亲手抚摸我们

发烫的头，亲手缝补我们破烂的衣裳。我们上路，母亲亲手给我们做玉米面饼子。我们在路上饿了吃这饼子的时候，常常回忆起母亲的话：‘不停地走，总有一天能走到头的。不是说， 千里路程也是一步步走的嘛。’同志们!”

韩兴洙感到心中发热，喉咙哽塞，说不下去了，不由地捂住了胸口。眼前浮现出微笑着递给他包着玉米面饼子的小包的母亲的高大形象，接着是犹如树林翻转，火堆迸溅一样的幻影布满了眼帘。

韩兴洙低头擦眼窝，大声抽咽着哭了。

在篝火旁屏住呼吸坐着不动的英淑，起初只看见韩兴洙站起来，后来就不知道他是怎么站着的，也不知道他都说些什么了。她把视线投在燃得正旺的篝火上，回忆着母亲送她去参加游击队时的影象。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令人悲痛的消息，一种否定这一噩耗的强烈的反抗心在支配着她。

冥想给她展开了现实一样生动的场面。

康盘石母亲帮她背上背囊，替她理了理鬓发，平静地说：

“英淑，你是我们朝鲜妇女的第一个游击队员， 这一点你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你走在前头，要是犹犹豫豫，畏畏缩缩，跟在你后头的许许多多妇女也就要停住不敢迈步，不敢走了。……

“要是压肩膀，就把背带再弄平一点。 鞋子总要穿得让脚舒服轻快，才能走远路。

“要是累了苦了，觉得挺不住了， 就想想叫鬼子们害死的爹妈。”

同火苗交替着忽隐忽现的母亲的形象忽然消失了。

“大娘!”英淑猛然站起来环顾四周，什么也看不见， 眼前只

有茫茫的空间。霎时，韩兴洙说的母亲逝世了的第一句话敲醒了她。她从冥想中惊醒，张着两手颤抖着。

“大娘！”她仰脸呼唤着转过身去失神地朝树林跑去。

“大娘！”

沉默了半天的韩兴洙，朝英淑跑去的方向伸了一下手，又放下来，接着说：

“今天，我们的武装队伍已经壮大成了几百几千人的队伍。这个队伍迈出第一步，就是用母亲给我们的两支手枪开始的。今天，我们在广阔的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也是从母亲的温暖慈祥的怀抱里开始诞生的。

“母亲的怀抱，是我们的第一个根据地，也是我们永恒的根据地。今天，组成我们队伍的是无数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妇女等各阶层人民，站在他们最前列的，正是读过母亲亲自送来的《新日》创刊号的那些人，正是母亲在夜校教室里教会了我国文字的那些人，正是母亲不分雨天雪天，远路而来，坐在油灯下通宵达旦地讲解革命道理教育出来的那些人。

“的确，母亲的怀抱就象永不枯竭的泉水。因为有母亲在，我们不知道有疲倦，从没有被累倒。因为有母亲的关怀和照顾，我们才战胜了重重困难。母亲一直对着我们心灵的深处谆谆告诫我们，激励我们说：‘要勇敢，不要在半路上软下来，要打到底！’‘只管往前冲，你们的身后站着在日本鬼子的欺负下没有一天不流泪的母亲们。’

“现在，就象金亨稷先生逝世的时候一样，我们为康盘石母亲的逝世而悲痛，将越来越感到空虚和凄怆。

“同志们！

“象扇骨子一样从小沙河扩散到全国各地去的各种革命组织——反帝同盟、青年同盟、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因为康盘石母亲的火热心脏的突然停止跳动而沉陷在巨大的悲哀中颤抖……”

韩兴洙不住地流着眼泪，泪水顺着脸颊流到下颏，又聚成大滴簌簌地落到地上。起初他还擦眼泪，后来就象失去了知觉似的忘了擦了。他并着脚跟，有时低着头，有时闭着眼仰起脸，用哀泣的声音说着，一句一句清楚有力地说着。

英淑抱着湿漉漉的落叶松抽泣。她不知道应该向谁诉说撕裂心肺的悲痛。

“大娘，大娘您真的走了吗？大娘，您丢下英淑，一个人上哪儿去了？大娘！”

英淑把脸贴在粗糙的落叶松的树干上，不住声地呼唤。然而默默的树林紧闭着嘴一声不响，寂静更加重了英淑心中的痛苦。

树枝上不时地掉下水滴，沉重地落在地上，发出了响声。

英淑不知哭了多久，抱着树干的两手无力地滑落，全身酥软瘫在地上。她的眼前，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出母亲的面容，闪过大年初一过春节那一天的情景，就象现实一样生动。

……英淑穿着发皱的，露出膝盖的土布短裙，穿着草鞋，夹着水罐，到泉井去打水。天虽然开始亮了，但四周还是模模糊糊的，稍远一点有人都看不清楚。从昨天傍晚开始下的雪仍然不停地飘着，天上地下一片昏暗。是一个阴沉沉的新年初一的早晨。

英淑冷得缩着肩膀，小心翼翼地踩着滑脚的石背，来到了泉井边。她放下水罐，捡一块石头砸碎了冻得有手掌厚的冰。然后

用手捞出棱角锋利的冰块，拿小瓢舀水。手指头冻得针扎一样疼，拿到嘴边哈气暖了一会儿，又一瓢一瓢地往罐里舀水。不大的工夫，手指头冻得象红辣椒一样，麻木得连小瓢都拿不住了。但是她咬着牙终于把水罐打满了。

雪花不断地飘落，也落在比小瓢大不了多少的冰窟窿里。象杏花一样美丽的雪花，轻轻地打着旋落在水里消失了。她用嘴哈着两手，出神地望着雪花落进水里。忽然，她打了一个寒噤，颤抖的嘴里发出了细微的呻吟。

落进冰窟窿里的朵朵雪花，好象英淑的已经过去的日日夜夜，忽闪忽闪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来不回顾过去，一直挣扎着向前活下来的英淑，今天不知产生了什么感悟，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她一想到今年又将和去年一样毫无意义地度过每一天，不禁感到空虚茫然，一阵悲凉袭上心来，眼圈发热。

她又冷又不安，两手放在胸前嗦嗦颤抖。她吃力地重新拿起了小瓢，这时候身后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是温和的话音：

“是英淑吗？”

“啊？”英淑急忙站起来，抬起双眼皮，睁着乌黑的眼睛，回过头去看，这时候，她已经感到一股温暖的气息轻拂着脸颊。

“这么早就来打水？”

“大娘。”英淑用手捂着嘴，低头行了礼。

康盘石母亲握住她的手，说：

“大年初一，还这么早就来打水。”

“……”

“看你手冻得象冰块了。”

母亲哈气温暖了英淑的两只手，接着就拿过水罐顶在头上走

上了坡路。英淑来不及推让，就跟在母亲的身后，只见母亲的肩上落了一层雪，显然是从什么地方连夜赶回来的。

“米下了锅了？”

“嗯。”

“晚上打水不行吗？”

“东家说，大年初一喝陈年的水，人要闹病，叫我头一个来打新水。”

“可想而知啊。”

水罐里小瓢在晃荡，水漾出来往下淌。母亲用手甩着冰凉的水，一直来到闵地主家的大门口，才把水罐交给英淑，并且叫她进去告诉闵地主有人找他。

没有多大工夫，闵地主干咳着走到院子里，嘴里唠叨着：“怎么还不扫院子？这丫头真是又笨又懒，下雪了还不知道扫院子，啧啧。”

等闵地主走出大门来，康盘石母亲要求他放英淑到家里去歇一天。

“家？这儿就是她住的家嘛。”

“我是要你让她到我家去。”

“你有事儿要使唤她吗？”

“有事儿要带她走一趟。”

这样，英淑就来到康盘石母亲的家里。洗了脸，梳了辫子，要过春节了。母亲给英淑梳了头发，还从柜子里拿出一条红绸带，亲手给英淑扎在粗大的辫子上。这一天，英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和自己一样大的姑娘们一起跳着跳板，度过了愉快的节日。

第二天。

“今天跟我尽情地走一走吧。”康盘石母亲领着英淑上了路。

雪不停地下着，漫天飞舞，地上快有没膝深了。

“怎么样，心里好受吗？”

“不知道，光觉着挺高兴。”

“高兴？是应该高兴。走自己该走的道儿嘛，就是苦也高兴的。从今天起，你就这样跟着我不停地走吧。”

“大娘，您冷吧？”

脸冻得通红的英淑，给母亲抖掉围巾上的雪花，担心地说。

“不冷。这样走路，就不知道冷了，腿也不觉得疼了。”

英淑那清秀绯红的脸，象樱桃一样红的嘴唇，一直浮着隐隐可见的微笑。他那用稻草编得很粗的草鞋，咯吱咯吱地踏着雪路向前迈动。

太阳快落的时候，她们已经走了七十里路。一路上，英淑听着母亲对她讲的话，心里第一次产生了对于从未听说过的新世界的向往。横挡在面前的铁墙开始破裂了，她恐惧不安地透过窄窄的缝隙看到了墙外。母亲的一句句话语，融化了她那淤血的、冻僵的心田，给她打开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小窗口。她现在还看不见整个世界，但是透过窄缝也能分清天气好坏，呼吸到外界的新鲜空气了，而且能够借那透过窄缝射进来的一线强烈的阳光看到埋没在黑暗中的自己的充满创痛的生活了。

这天晚上，康盘石母亲召集妇女会会员讲话，已经讲到深夜了。

蹲在灶坑前的英淑用拨火棍往灶膛里添着烧柴，凝视着投在地上的摇晃不定的火影，静听着母亲在屋里讲话的声音。

“日本鬼子挥舞着刀枪霸占了我们的国家，如果不把他们赶

出我们的疆土，我们一天也睡不好觉，一天也不能自由呼吸。我们朝鲜人民已经决心拿起武器同日本鬼子作战。去年冬天，我们的年轻人在明月沟开会，作出了建立抗日游击队的决定。受尽了压迫和剥削折磨的我们妇女，也要和男子一样拿起枪杆子作战的时候已经到了……”

英淑咬着嘴唇把桦树劈柴添进灶膛里。劈柴被烤出汁液吱吱作响，并且毕毕剥剥地迸溅着火星燃烧起来，不一会儿大锅里就冒出了热气。红黄色的火苗投在地上的斑驳的影子在不停地晃动，英淑手托着两腮坐在灶前，思想一会儿飞到遥远的过去，一会儿又翻来复去地打量着自己的处境。越想越令人心碎的种种回忆象朵朵白云一样涌上心头。被鬼子打死的父亲，在冰冷的炕上生下遗腹子之后饿死的母亲，以及自己从七岁起给人家看孩子直到如今……

“啊！”

这一切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由于一部分不公正的人处事不公而造成的。这一认识使她大大吃惊，全身嗦嗦发抖。这个道理，母亲不止一次地给她讲过，在夜校里，在泉井边，不停地给她解释。这一天，英淑坐在灶坑前，拨拉着烧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胸中有一种东西好象水库里的大水冲破堤坝奔腾而下一样涌出来。

夜已深了，康盘石母亲又走二十里路到了另一个村庄。

到了这里，母亲还是在屋里讲话，英淑还是坐在灶坑前听着从门缝中飘出来的话音。

灶坑前摆着母亲的鞋和围巾。鞋底冻成了冰，鞋帮的缝子里也塞满了冰雪。当鞋上的冰刚刚开始融化滴出水来的时候，英淑

就用指甲抠出了冰碴儿，然后把它们靠在灶坑边上，又拿起带着冰碴儿的围巾在火上烤。围巾冒出了热气，接着滴出水来。英淑想，母亲的袜子也湿了吧，让她脱下来烘干了多好，鞋子都冻得这样，棉袜也早该湿透了，该多冻脚啊！母亲肠胃不好，早饭和午饭都没怎么吃，空着肚子熬了一天。母亲一辈子这样苦干，怎么能不生病呢？象我这样没用的人为什么倒这样没病，也不知道冻脚？能不能把母亲的病摘下来移到我身上，让我替她生病啊！我但愿死了化成一双暖和的袜子去温暖母亲的脚，那该多好啊！

英淑因为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而难过。她强忍着眼泪，把围巾放在两个膝盖上，两手各拿着一只鞋，凑到火上烤。

我能不能象母亲说的那样，也拿起枪杆子去打仗，夺回国家，再好好念上书，过上真正象人的生活？这能做到吗？不，恐怕做不到。我一个给人做厨房丫头的怎么能去当兵扛枪啊？那末就一辈子这样过吗？是啊，要是我不起来干，不就免不了一辈子当厨房丫头吗？那不就更不能使受苦的康盘石母亲过上温饱的日子了？为了使苦难重重的母亲能过上好日子，我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才对啊。我算个什么，死了也没啥不得了，干我愿意干的事，死也值得嘛，哼，光是活得长有什么意思！

鸡叫二遍的时候，母亲才到灶房来。英淑那睡意朦胧的眼睛立刻亮起来，她赶紧拿起灶坑前的鞋子放到母亲的脚前，又给母亲围上围巾。

“英淑，咱们回去吧？看你睏的。”

“不睏。”湿润的睫毛一张开，眼睛闪出了亮光。

母亲站在廊台上眼望着风雪呼啸的野地，感到了鞋子和围巾上的温暖的热气。她立刻扯下围巾披在英淑的肩上：

“冷吧？”

“大娘，我不知道冷，不冷啊。”

“嗯，忍着吧。冷，也要忍着。忍着多走路吧。这样的路，我们还要走很远很远呢。”

母亲给英淑围好围巾，拉着英淑的手先迈开了脚步。

英淑怀着剧烈跳动的心，跟着母亲走在飘雪的路上。只要是跟着母亲走，在这样风雪交加的黑夜里走一千里一万里她都高兴。雪花不断地擦着脸飞过。每当冰凉的雪花舔着她那发热的脸，使她感到凉爽的时候，心里就油然升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

万分激动的英淑抬起泪湿的眼睛望着母亲。

“大娘！”她忽然把脸埋在母亲的怀里，紧紧地搂住了母亲的脖子。然后又抬起满是泪水的脸，说：

“大娘，我懂了，我懂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在雪里走路。”

这个差不多每隔一天挨地主一顿毒打，直到水曲柳拨火棍都打折了也不曾流过眼泪，被地主婆把头发都快揪光了也咬牙忍受从没流过眼泪的英淑，今天在母亲的怀里却这样抽动着肩膀哭了。

“好了，懂了就好了。看你真象个撒娇的孩子。”

康盘石母亲替英淑擦着泉涌似的泪水，爱怜地瞅着她：

“英淑，再也别哭了，哭可不行啊。”

英淑仰脸望着象花瓣一样飘落的雪花，觉得雪花都那么美丽，都象自己现在一样幸福。

“大娘！”

她这一声呼唤使她猛然惊醒，抖掉了冥想。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偎倚在母亲的怀里，而是紧紧地搂抱着坚硬冰冷的树干。她吃惊地退了一步。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枪声。

连长陈一万站在一旁举起了手枪，他身边有五名队员列成横队，同时朝天空举起了步枪。他们是崔七星、陈凤男、慧英、明玉和玉女。

“放！”

随着陈一万的口令，他们同时扣了扳机。

“砰，砰，砰，啪……”

这是追悼朝鲜的母亲康盘石女士的枪声。

扣扳机的时候，崔七星的眼里滚出了泪珠，陈凤男和明玉也流下了眼泪，整齐地排列在树林里的全体队员的脸上都簌簌地流下了眼泪。

陈一万的黝黑发亮的脸上又淌下了两串泪水，他闭起眼睛，抖着手臂，又一次喊出了口令：

“放！”

枪声震撼树林，远处传来了回响。英淑的心里又一次剧烈地翻腾，掀起了悲伤的波浪。

* * *

两江来了急信。因为韩兴洙正同从富尔河来的韩仁刚谈话，由田广植来接待联络员。

传令兵刚走出门去，就有一个身躯瘦弱，眼睛挺大的汉子脱下破旧的礼帽抓在手里，弯腰走进了草棚。这个人看着衣着朴素的田广植，似乎在想，面前这位就是那个让他那么难找的人啊！他歪着头想了想，才撕开大袄的前襟，取出了字条。为了传递这

张字条，他的确吃了很多苦。最初，为了打听游击队的去向，在山里转了好几天；后来找到了部队，但因为要通过三四道岗哨，又耽误了不少时间，这才见到了田广植。

急信是反帝同盟两江区负责人尹同志送来的，因为字写得很小，不点上灯简直看不清楚。田广植点上用墨水瓶做的油灯，挂在草棚柱子上，又拿起了字条。

“请你先坐那儿烤烤火吧。鞋都湿透了，也得烤烤了。”

“刚才过一条小水沟，不小心没踩住石头……”

紧张的情绪多少缓和了一些的大眼睛汉子，在篝火上点着一袋烟，吧哒吧哒地抽起来。

在字条的开头，尹同志说明他是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送这封信的，最后还添了一句说，朱虎林独立军部队的排长严致焕的信也一并送去。

“……如果不能送我上游击队去， 那末希望您把我的情况照实报告金星将军。

金星将军会立刻叫我们去的。

至于我们为募集军费出外活动，回来路上遭遇敌人，情况十分危险的时候，是怎样从死里逃生的，请问问韩兴洙先生或崔七星先生就可以知道。

后来，我和我们的几个士兵要求转到游击队去，但在那个时候，这是无法办到的。

我看，朱虎林司令也是非常希望同游击队携手联合的，只是因为害怕手下一些坏人暗算，才迟迟疑疑地考虑了很久。那个黄顾问，是个同‘上海临时政府’系统有过关系的人，是勾结日本鬼

子破坏了我们事业的亲日走狗。我把他揭发出来枪毙的时候也曾说过……

因为有这样的败类，朝鲜的独立才得不到实现。我们本应该早就消灭这些败类，去找我们应该走的道路。

朱虎林司令把淌着鲜血的胸口贴在地上，向我们说：‘你们是对的，你们要求上游击队去，完全是对的。我，就因为没有听金星将军的话，才落到了这样的下场。不遵照金星将军的意志行事的我，活着有什么用啊！快把我就这样埋了吧，趁我还没有咽气，快埋了吧！然后，你们就找金星将军去吧。朝鲜独立军应走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到金星将军的怀里去。你们去了，将军会宽厚地怀抱你们的。还有，你们要如实地转达我的话，要告诉将军，犯了死罪的朱虎林，来不及向将军请罪就走了。这就是我最后的嘱托。’他流着泪说完这些话，就咽气了。咽气以后眼睛还睁着……”

下面的内容，不看也是明白的，但是田广植依然仔细地读下去。

信中说，严致焕处决了黄顾问之后，当天夜里就带着三个弟兄找游击队去了。不久，崔参谋也带着溃散的几个中队的残余人马朝白头山方向走了。

田广植让人把送信人带到住处去以后，独自考虑了半天，才走出了棚子。这一令人吃惊的事情，必须立即报告给司令官同志。但是一想到这件事会惊扰司令官同志，会使司令官同志由于反日运动的损失而大大伤心，就不忍心去报告了。他手里拿着小小的字条，好象提着一个千斤重的神秘的东西，迟疑地绕着树转圈，

想象着司令官同志接到这个信以后会有什么反应。他深知司令官同志在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非常重视争取独立军的工作，因此他不难想象这件事将在司令官同志的心中引起多么大的震动。但是，事不宜迟，必须立即报告司令官同志，设法挽救这一局面。

田广植慢慢向落叶松林里的司令部走去，到了望得见灯光的坡上，又站住了。怎么好去告诉司令官同志啊？难道你不知道司令官同志把母亲逝世带给他的难当的巨大悲痛深藏在心里独自忍受着吗？你怎么好把又一个噩耗再去告诉他啊？现在回想起来，司令官同志自从去过小沙河以后直到今天，一直彻夜不眠，埋头工作，是有原因的。当然，从前他也同样没有过什么空闲，但是这一期间每天处理的事情竟比以往多几倍，夜里还走六七十里远的路，去看新建立了根据地的农村，或者整夜整夜地深入研究半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工作。特别是为了了解咸兴、元山、清津等北部朝鲜的城市、矿山和煤矿等主要工业区的地下工作，一连几天通宵会见来自各地的通信员。有时还亲自踏着险峻的山路，去找对救国军部队做工作的宋德亨等同志，指导他们的工作。他的脚生了病，给他备了一匹马，但是他除了不得已的时候以外，一直徒步走了那么多地方。

康盘石母亲过早地逝世这件事情也是一样。韩兴洙不止十次二十次地说过，一想起康盘石母亲，就深悔自己有好多事情没有预先考虑到。如果早一点帮助母亲多做些工作，母亲是不至于那么劳累过度的；如果再多费点心，也能找到更好的药给母亲治病的。

朱虎林的事也一样。正如金星同志在通化时指出的，从某种

意义上看，解决独立军问题是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现在这样的过程的。尽管如此，朱虎林的牺牲却是完全可以防止的。

假如我们认真地遵照司令官同志的意志做好了工作，现在就不会因为这些事再去搅扰司令官同志，使他难过了。独立军的上层集团是必然要发生分化，发生严重的磨擦、纠纷以至于流血格斗的。既然知道这一点，就应当早些估计到朱虎林这样的人物也可能变成这种厮杀的牺牲品，预先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止才对。尤其是田广植，部队离开通化时，你不是接受了任务，又留下几天搜集群众的反映和处理善后工作吗？如果那时候你正确地贯彻了司令官同志的意图，当时就应当提出潜伏在独立军内部的破坏分子的问题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团结队内进步力量的问题，而且必要的话，应当长期留在那里解决这些问题。

每次都是事情过去了才醒悟，这次也一样，现在才进一步认识到因为自己没有正确地贯彻司令官同志的意图，给革命带来了损失，给司令官同志增加了不少忧虑。然而现在来后悔、自责，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田广植折向了韩兴洙的棚子。他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冷静，几乎忘记事先跟韩兴洙商量了。

那边，韩兴洙刚跟韩仁刚谈好部队很快就开往富尔河的事，走出了棚子。

田广植在一棵枯树下碰上了韩兴洙。他一见面，就把字条递过去，说朱虎林那儿来了信。

“是什么消息？”韩兴洙立刻接过字条，好象有某种预感似的，神情有点紧张。

“中了敌特的奸计，牺牲了。严致焕他们在找我们。”

“牺牲了？”

“都怪我没有做好工作。”

“他终于落了这样的结局。”

走进草棚子，两个人都沉默着，过了半晌，田广植先开了口：

“是不是马上报告司令官同志啊？”

韩兴洙立刻跳起来，说：

“我不能去，你去报告吧。我是不能报告了，这简直是大罪过。现在这时候给司令官同志增加忧虑，哪怕是再小的忧虑，都是我们不可想象的，都等于犯无法洗刷的罪过。你想想看，老田同志，我们就是不能减轻司令官同志的忧虑，也不应该再给他增加……咳，说起来你也一定和我一样……可是我还是不能去向他报告。”

韩兴洙不知所措地绕着小火堆打转。在韩兴洙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慌张、急躁、粗暴的态度。

田广植想到自己的心情，也充分理解韩兴洙这种反常的态度。可是这样一来，田广植的处境就比韩兴洙更尴尬了。但也没办法，田广植不得不一个人爬上坡到司令部去了。

司令官同志在星光透过树枝洒在地上的林子里来回走着，看见田广植低着头走上坡来。

“田同志吗？”

“是。”田广植立即端正姿势朝前望。

“司令官同志！”他往前跨一步，敬了礼，就不再动了。

看到田广植与往常大不一样，司令官同志疑惑地慢慢走过来，拉下他那还在敬礼的手，为缓和他的紧张，平静地问：

“昨天夜里你们出了什么事啊？”

“没， 没出什么事。”田广植脑子里闪过了从小沙河回来的通信员和韩兴洙追悼康盘石母亲的话，但他装出了不知道的样子。

“我记得你是跟我说过要组织学习的， 可是深夜里响起了震耳的枪声。我叫边仁哲出去看了一趟，他回来一口咬定说什么也不知道。今天你们又不给我什么事情做，整天把我甩在一边。”

“司令官同志!”田广植退了一步， 喉咙被堵塞了似地沙哑着声音说。

“司令官同志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田广植眼里射出强光，声调好象带着抗议的语气。

“我们觉得很难过，母亲……母亲逝世的事也不……”

田广植简直忘记了到这里来的目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司令官同志面前是用什么样的姿势和什么样的语气说话。一股热流涌上他的喉咙，他情不自禁地上前拉住司令官同志的手臂，难过地、抱怨似地说：

“司令官同志的悲痛难道我们就不能分担吗?”

他无法表达在充满悲痛的心田里不住翻腾的激情，泪汪汪地望了一会儿司令官同志，终于张开两臂使劲抱住司令官同志的两肩。

司令官同志顿时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圈灼热。他倚在田广植的身上，把脸转到了一旁。拥抱着他的田广植仍在喃喃地说着，但是司令官同志一点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他急促的呼吸。

起风了。

树梢倾向一边，刷刷地震撼着大气。在既可以说是晚秋，也可以说是初冬的这个季节里，风越刮越大，刮得阴沉的树林不停

地激荡。

几片树叶簌簌飘落在紧紧拥抱着的两人的肩膀上，又很快地滑到地上去了。

*　　*　　*

韩仁刚，今年二十二岁，是富尔河的老住户。

从安图到敦化的路上有一个叫富尔河的不大的村庄，离它五里远的地方又有一个跟它一样大的村庄，这就是韩仁刚住的村子。本地人都管它叫里村，外地人却把这两个村庄统称为富尔河。富尔河，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好象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韩仁刚却一有机会就夸富尔河怎么怎么好。

韩仁刚同韩兴洙谈过话以后来到了三排点起的篝火旁，人们正在休息聊天。韩仁刚是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经受过锻炼的人，善于适应各种环境，跟什么人都能合得来。他坐在韩兴洙的旁边，烤着火，抓个机会，就打开话匣子，夸起了富尔河。乍看，他的外貌跟韩兴洙很相象，但性格却完全两样。韩兴洙沉着谨慎，事事考虑细致周到，毫无漏洞；而韩仁刚则粗枝大叶，就象画画只用几道粗线条勾出一个大轮廓一样。如果把他们比做城墙，那末韩兴洙就是用精心琢磨规格整齐的砖石砌成的；而韩仁刚则是用天然的大石头一块接一块垒成的，可是却跟韩兴洙那城墙一样坚固美观。

象这一带常见的山区农民一样披着土布大袄的韩仁刚，扬着浓黑的眉毛说，位于安图和敦化之间的富尔河，在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建立抗日游击队方面，曾经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围着他的十几个队员，因为都知道部队就要开往那个地方去，所以都很感兴趣地听着他说话。韩仁刚早知道他们会这样，于是讲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就把话打住，从兜里掏出烟荷包，捏一捏子黄澄澄的烟叶放在手心里搓了好一会儿，然后把搓碎了的烟末放在一张小纸片上，卷成挺大的一支烟卷，叼在嘴上点着了火，这才摇着象小烟筒一样喷着烟的鼻子，开始讲起了富尔河。他说，不久以前，准确地说就是在去年召开明月沟会议以前，富尔河还完全掌握在反动派的手里，我们的人简直无法活动。

他本来在龙井周围一带做了三年多的工作，后来根据组织上的调动，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他是这几年来被派到富尔河的第四个地下工作者。前边三个人，由于当地反动分子的密告，差不多都是来了不到一个月就被捕了。韩仁刚做地下工作虽然有一些经验，但也不比别人强多少，因此对回到富尔河工作，心里不免感到有些不安，也觉得没多大把握。但是考虑到这里有他的家，又有几家亲戚，而且自己对村里的那种状态也感到愤慨，又感到有责任，于是就欣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真是连气都喘不过来呀。在这样的地方，我能有什么高着儿啊？”韩仁刚征求同意似地晃了晃在身边往小本子上写着什么的韩兴洙的膝盖，接着说：

“去年年底回到家里，一直什么工作也搞不起来，每天只是上山砍点柴来填在灶火里，然后躺在炕上抱着鸡蛋打如意算盘。我们家虽然是靠刀耕火种过日子的，可是能干活的人多，庄稼种得着实不错，日子过得还不怎么寒酸。可是后来几个兄弟都各走各的了，家也就算‘没落’了。我在家里呆了差不多一个月，村里就议论开了，说什么‘主义者’搞‘运动’搞腻了，要种地过日子

了。听了这话，我就来了个顺风吹火，宣扬出去说：‘跑遍朝鲜十三道，哪儿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多开点儿火田，好抓钱上城里去住。夏天收拾庄稼，冬天烧炭，还要上山去砍木头，大干它一番。’我就这样传开了。可是上了天才能摘星星不是吗？人家都不让我沾边我有啥办法。那些个密探又老跟着我转，想掏我的心。于是我为了把自己伪装得更好，就张口闭口净唱赚钱的调子。‘得挣钱哪，有了钱就能买到权，就能买到快乐呀’，哈哈哈，天天这样混，工作哪儿能搞起来呢！可以做同志的人，连一个都没找到。这样一来，实现全村革命化的任务就等于高高地放到搁板上去了。正在这时候，有一天组织上来了信儿，我就急忙跑二十多里地去了联络站。嗬，是金星同志叫我去的。他说，你那个村子好象很复杂，咱们一起去干吧。我担心他的安全，不得不断然地拒绝说：‘不行，绝对不行！’

“我想同志们也都知道，自从明月沟会议定出了拿起武器的方针以来，我们全体政工人员都为了两项工作，就是争取群众和夺取武器，深入到群众里去了。在这些工作中，安图是中心，而富尔河，从地理条件和它在组织分布中所处的位置来看，也是一个重要地点。

“司令官同志坚持要去，他说：‘不管怎样，总得有人打开第一个缺口，才能开辟冲锋的道路不是吗？’我又问：‘是去看看就回来呢，还是要住一个时候？’他回答说：‘到了那里看需要再做决定吧。不是有句俗话说，‘要想抓老虎就得进虎窝’吗？过去有不少同志到那里去工作都失败了，我想他们很可能是象个绅士一样做工作的。我们可不要那样做，要深入到最下层去，最下层。’他说着就放声笑了。可是当时我真没想到他是打算长期蹲下去帮

助我的。当天，我就陪着穿得象普通农民一样朴素的将军，赶着扒犁，冒着风雪，顺着山路回到了我们村。正是日头落的时候，我请他进了当密室用的里屋，准备请他吃晚饭。这时候，在院子里玩的小侄子跑进屋来说鬼子来了。我推开门跑到外边一看，骑马的鬼子警察队已经到了村口。一共六个鬼子，都挎着雪亮的大洋刀，排成一队捯着扒犁的印子直追过来了。‘哎呀，糟了！’我全身嗦嗦发抖，慌慌张张地往院子里跑，只见金星将军已经走下廊台，取下我那挂在屋外墙上的补了又补的破棉袄，穿在身上笑着说：‘韩同志，怎么样， 我这样子能不能当你家的长工啊？’说着就拿起放在院子里的斧子，劈起放在木砧上的劈柴来了。我心里发慌，只是着急，想不出怎么办才好，这时已经听见门外马打响鼻和脚踢大门的声音，接着是杂乱的马刺当啷声。我尽力壮着胆子，叼上一支烟，把两手往后一背，慢慢地迎上去，理直气壮地问他们有什么事。”

韩仁刚冲着熄灭了的烟吹了几口，见没有用，就从火堆里拾起一根燃着的棍子，重新点上了火。

“啊哈，明白了，明白了。喂，崔七星同志， 春天不是有过跟这个挺象的传说吗？就是车奇勇在两江听一个大嫂说过的那件事儿？”

陈凤男高兴地拍着旁边的崔七星的肩头说。

“那会儿我答不上《共产党宣言》，叫朴兴德同志唬得我晕头巴脑的，哪儿还有心听那些呀？”正往笔记本上用国文写着什么的崔七星，用手背蹭着胡子拉碴的下巴颏，说了一句就又等着韩仁刚往下讲了。

“真是，没人知道吗？噢，英淑同志来了。 英淑同志！你来

一下！”陈凤男叫正从他们旁边走过的英淑过来，想跟她问个明白。

“你呆着吧，老陈同志。”坐在后头的勇泽制止了陈凤男，催促韩仁刚接着说下去。

“我这不耽误同志们睡觉吗？”韩仁刚讲话很会掌握火候，讲到关键的地方，就把话煞住，故意拖一拖时间，提高讲话效果，集中听众的注意。他象鲫鱼张嘴吞水一样伸出嘴唇一口一口地抽着烟，不紧不慢地接着说：

“因为是过去的事情，我现在才能这样稳稳当当地坐着讲，可是当时啊，把我急得真象丢了魂一样，晕头转向，慌里慌张，两条腿直打战，眼前一片漆黑。心里只想着最后一着，抽出别在腰里的手枪拼了。

“‘喂！这儿有安图来的人吗？’一个警察握着刀柄，翻着眼皮子问。看样子是这一帮里最大的官。

“这时候，将军挥着斧子咔嚓一声劈开了木头。我当这一响声是将军告诉我‘要大胆’的一句话呢。于是回答说：‘什么安图来的人哪？咳，真是说哪儿去了？请看吧，都是我们家的人。’我装出一副坦然的神气，做出了‘愿搜就搜吧’的样子。

“这时候，将军提着斧子走过来说：‘东家，我身上不舒服，今天劈到这儿．明天再劈不行吗？’

“‘这是谁？’方才那家伙盯着将军身上那件破破烂烂的棉袄问我，‘是你的长工？’

“‘是啊，是长工。’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他。

“这工夫，警察们已经把房子搜了个遍。噼里啪啦地打开房门，把灶房、后屋、仓房全翻遍了，连水缸、烟筒、灶坑都搜过

了。

“这帮鬼子接着又去搜查了几家，什么也没搜到， 天黑了才走。

“这样，将军就在一眨眼的工夫变成了我家的‘长工’。 这天夜里，将军和我坐在屋里，点上灯， 开心地笑了， 笑得那么痛快，那么长久。

“将军说，以前有一次到蛟河去的时候， 因为情况危急，躲进一个人家，背着那家的小孩，蹲在灶坑前烧火，避过了敌人。这一次，地位比那一次更低了，当上‘长工’了。他说： ‘你转眼之间就很容易地把我雇到你家当长工来了。’他笑了笑又说： ‘有一回去哈尔滨，扮做一个阔老爷，住的是上等旅馆，吃饭的时候就悄悄出去买点便宜的煎饼充饥。 现在呢， 这地位是越来越低了。哈哈哈。’

“我们就这样笑了又笑，直到夜深了才睡， 那会儿真地笑出了眼泪呢。”

当他讲到情况危急的时候，大家都屏住呼吸捏着一把汗，当他忽然转变语调，讲到鬼子们空手回去的狼狈相的时候，人们又轰然大笑起来。陈凤男捂着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打转转，崔七星张着大嘴仰脸大笑。

“哎哟，我的妈呀……”来晚了的英淑听到鬼子警察呆头呆脑地被糊弄走了，两手捂着胸脯，露出雪白的牙齿，也笑了。

“韩仁刚同志也了不起哟。”不爱笑的韩兴洙也晃着脑袋笑了，还用两手捂着嘴。

“别笑啊， 这可不是笑着玩的。你们知道那会儿我出了多少汗吗？我就再补上一句吧：警察队走了以后，我脱下里边的衣裳

一看，简直跟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全叫汗湿透了，把它烤干了才穿上的。

“第二天，我坚决请求将军回去，说：‘从今以后，我一定做好工作，请您快些回去吧。’

“将军听了，笑着说：‘东家雇我劈了一天劈柴，就把我赶走，哪儿有这种道理？你得先让我干它个把月的活，才能替你做点什么，你也才能看出我的本事不是吗？你快告诉我柴禾地在哪儿，今天先砍一扒犁柴禾再说吧。’我拗不过，只好砍柴去了。心里打算着到山上再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建议。

“将军仍然披着前一天那件破棉袄，赶着扒犁，穿过村子中间的车道，上了山。

“这样干了几天，全村就传开了。有的说：‘看他还雇了个长工，准是丢下社会主义运动不干了。’有的说：‘俗话说，一尝到钱的滋味儿，见了烟袋锅儿的影子都追着不放。看他那样子，一定是铁了心要大大捞一把呢。’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非常吝啬的‘东家’，将军就成了大家一致公认的勤劳善良的‘长工’。

“可是从此以后，我摆着‘东家’的样子，过的却是更尴尬更难堪的日子。”

一边往本子上写着什么一边听他说话的韩兴洙，这时候收起本子揣进兜里，转过身来盯着韩仁刚。韩仁刚咳咳地叹着气，想把当时的苦恼逼真地再现出来。然而他很容易激动，没法讲得有条有理，淋漓尽致，说得总是丢三落四的，还把他们村里的不少人扯到故事里来，骂着他们。

“你们看，那些个没深没浅的妇道们有多糟糕。每天早晨，看到我们砍柴去，就叫住我们，让我们替她们把井边上的冰刨

掉。我是个‘东家’，得装个样子，只好牵着牛远远地站着不动，可是将军，就坦然地拿起斧子默默地去替她们刨冰。这些妇道尝到了甜头儿，就天天这样胡闹。看来她们把将军当成了供全村人使唤的好心的‘长工’，真把我气死了。可是将军却毫无异样，妇道们围着他叽叽嘎嘎地笑着，这个说这儿刨一点儿，那个说那儿刨一点儿，叫他刨哪儿，他都不声不响地给她们刨。等到把冰刨完了，直起身子的时候，咳，他那脸上啊，一道道的黑泥水，衣服也弄得湿漉漉的，手就更不用提了。每遇到这种事，我就整天咒骂那些妇道们，骂她们是‘坏娘们儿’。有一回，将军正坐在篝火旁边写什么，看我还在骂，就平静地对我说：‘韩同志，刨冰不是妇女们的要求，而是革命的要求。革命的要求何止这一点啊！根据需要，革命有时候会向我们提出更加无情、更加严峻的要求，比方说，有时还会要求我们献出生命。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应当象刨冰一样毫不犹豫地挺身站出来。’他这样一说，我的气就消了，重新砍起树来，一面砍树，一面保卫着有时写字，有时会见通信员，有时跟村里的扛活的青年们长久地谈话的将军。

“将军的‘长工’生活还不止这些呢。

“正月中旬雪后的一天，一个人们叫做磨房家的老人给儿子娶媳妇，办喜事。村里的大嫂们都来帮忙，有的推磨，有的做打糕，有的烙菜饼，热闹极了。这时候，村里最年长的洪老人打发孩子到我家来叫‘长工’快去一趟，我问是什么事儿，他们回答说打糕缺人手，洪老人叫‘长工’去帮忙。这个洪老人是村里最有威望的老人，将军早就想着要争取他，因此我也不好拒绝，只好照实告诉了将军。将军立刻答应马上去。那个洪老人，现在是农民协会的副会长，工作很积极。可是那时候啊，他是个最不好惹的

危险人物。他的主张是，绝对不准共产主义者进富尔河。他的理由是，只要有这样的‘主义者’，日本鬼子就毫无例外地要去‘讨伐’，造成许多人的死亡。宁可让几个‘主义者’被抓去，也绝不能让村里那么多老百姓惨遭杀戮。加上敌人的特务又总是跟着他的屁股转，刺探外来的生人，我气得受不了，有一回就当面骂他是‘老反动’。这样一来不要紧，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流着眼泪说：‘我也是为了朝鲜同胞才这样做的，可是连你都这样看我，我就没心思活了，拿条草绳上吊死了算了。’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劝住。

“结婚的那家大院子的一头，放着一块打糕的大石板，石板上倒了一盆热气腾腾的黄米饭。两三个人围着先用大木锤揉了揉，然后抡起木锤使劲捶打起来。已有几分醉意的洪老人叼着长烟袋，坐在廊台上，评论着他们打糕，说谁的本事值几钱，谁的本事值几两。因为刚下过雪，而且还刮着风，打糕的饭刚放到石板下，很快就凉了，任你怎么捶打，饭粒儿还是滚圆，捶这一边，它就往那一边跑。用了加倍的力气，还是捶不好。这样一来，那些大嫂们就唠叨开了，说这都是没有择到好日子啦什么的。

“‘叫仁刚的长工打打看。’

“洪老人发了话，一个青年把木锤让给将军，退下来擦汗。将军没有办法，只好接过了木锤。

“‘看打糕，就能看出他的本事有多大。’

“洪老人的眼色有点不好看，分明是想用这种办法摸将军的底。我气得直冒火，看他当着我的面不知轻重地对待将军，早憋不住了，又看他使了这么个鬼花招，气得真想大骂一顿，甩手走开，可还是忍住了。

“将军挥起木锤捶了几下，样子显得很生硬。

“‘欸？’洪老人的嘴早歪到左边去了。看来他感到有点奇怪，如果是长工，打糕应当很拿手嘛。我一看不妙，就装出生气的样子，一下夺过将军手里的木锤，说：‘你怎么不告诉人家劈劈柴扭伤了胳膊？’说完我就捶打起来。当然我也不会打，不过这不会引起什么责怪，人们只是撇着嘴笑我这个‘山沟里的秀才’没啥本事就完了。

“日头落了，主人请帮忙的人吃饭。人们都进到屋里坐在炕上接过了一桌饭。我也坐在炕梢上接过了六角小饭桌，上面还放着一大碗浊酒。将军坐在石阶上收拾他那破了的草鞋，可是没有一个人请他到屋里头坐。只有一个最没有眼力见儿的江界家的大嫂，端出满满一大碗打糕，就那么递到将军的手里说，不管在哪儿吃，吃饱了就行啊。这时候，将军脸上现出了不自然的微笑。我看了非常痛苦，只觉得非人的歧视和污辱等我所知道的种种阶级差别都聚在一起，凝成一团，无情地敲打着我的脑门。我想大家可以理解我当时是多么气愤的，韩兴洙同志，你说是不是？

“我腾地站起来了，气得两条胳膊青筋暴起，全身象一团火一样直冒烟。

“‘哼，欺负人也得有个限度！’

“往下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大家把我扶起来，七嘴八舌乱哄哄地说什么‘看把婚礼都给搅乱了’，‘喝一大碗浊酒就耍酒疯了’，‘那么正派的人，当了个什么‘主义者’就变成无赖了’，‘这么早就有人醉了，可见酒席办得挺阔气嘛’，等等。其中最好看的是那位江界家的大嫂。这个到哪儿都爱咋呼，那会儿叫将军刨冰的时候话也最多的大嫂，长着一对胆小怕事的

大眼睛，这会儿蹲在灶房的地上，用裙角捂着脸，呜呜地哭开了，说她看着那个长工怪可怜的，还特地给了他双份儿的打糕呢。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呵呵。”

大家又一次轰然大笑。陈凤男笑得流了满脸眼泪。他捶了捶胸口，缓了缓气，问那个江界家的大嫂现在在哪儿。

韩仁刚不但没笑，反而表现得更严肃，用脚踩灭了烟头，抬眼凝望着开始飘起雪花的灰蒙蒙的天空。

他看到夜已深了，还下着雪，就打算快些讲完，于是接着说：

“这不是笑的事儿啊。那天，我叫朋友们扶着，走过江界家大嫂端来的那碗打糕撒了一地的院子，回到家里，一连闹了三天病。这还不说，还挨了将军一顿好批评。

“那时候将军说的话，我虽然说不全，还可以想起个大概。他说：

“‘直接受污辱的是我。你一个胸怀壮志要改革社会的共产主义者，连一时的激忿都抑制不住，作出那种鲁莽的举动，还能完成革命任务吗？现在，我们祖国的处境，不止是到了受污辱的程度，而是已被放在停尸板上了。在我们作出鲁莽举动的这个时候，就有无数的同胞在流着血，丧失了生命。

“‘过去到这里来工作的同志，恐怕都是跟你一样用这种方式做的‘地下工作’吧。不分时间和地点，不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使用过激的言词，凭主观办事，并且不深入到最低层去，而是绅士一样地穿着干净衣服，到这家串串门，上那家聊聊天，这样是

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

“‘象你那种举动，不是工人阶级性的表现，因而更不是党性的表现……’

“这以后，我从心里认识了我的错误，也做了自我批评。

“那以后，将军仍然跟第一天一样，每天去砍柴，刨井边的冰，不分干净活还是脏活，村里有事都亲自去做，同时还不断地开展了工作。

“这样，我们那个一直不被人们注意的富尔河，就成了所有革命组织都向它集中的地方。突破口就这样打开了，进攻就这样开始了。到将军快要离开的二月中旬，大白天就响起革命歌曲。打这以后，富尔河的榜样推广到了整个豆满江地区，也终于迎来了四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这回同志们去了就能知道，我们的富尔河就是这样一个好地方。”

韩仁刚把话讲完，就脱下了白色土布大袄，里边还穿着一件棉袄。

“就是这一件。将军就是穿着这样破烂不堪的衣裳干活的。”

队员们都站起来摸着一条条线象麻绳那么粗的土布破棉袄，好象是在看什么神秘的物件一样，前襟、后背、袖口，一处一处地摸着看着。韩兴洙感慨地点着头，好象表示他懂得了韩仁刚为什么老是穿着这件破棉袄。

雪在下。鹅毛一样的大雪花，从深灰色的天上轻轻地飘下来，不管是什么地方，随便地往下落，落在树枝上，落在并肩慢步在树林里的韩兴洙和韩仁刚的身上，落在崔七星刚刚自豪地欢叫着“长工，长工”走进去睡觉的草棚上，也落在笑了一整夜也许因为还没有扭转前一天的悲痛而静坐在篝火旁做着什么的英淑的

衣袖上。

*　　*　　*

全村象过节一样欢腾。

洪老人今天从前村到沟里来回跑了两趟近十五里远的路。他虽然年过半百，但还挺硬朗，腰板很直，劲头十足，甚至穿戴也跟壮年人一样。自从频繁地外出以来，他那一庹多长的烟袋也换成了只有一拃长的小烟袋，象满是褶子的雨伞一样又宽又大的裤子也换成了一条裤腿紧紧的马裤，小心地戴在头上的纱帽也摘掉了，歪歪着戴上了一顶半新不旧的礼帽。

洪老人到每家每户去一面检查，一面催促快做准备。照他的眼光看来，没有一样是做得令人满意的，样样事情都进行得慢慢腾腾，不利索。

他在磨房家的门口碰上了共青同盟负责人韩仁杰。

“听说农民协会的欢迎准备工作搞得最棒啊。”区委负责人韩仁刚的堂弟韩仁杰想这样摸摸他的底。

“你们搞什么鬼，我都知道。 有人说你们年轻人有点瞧不起农民协会，这样可不行啊。”

韩仁杰早料到好胜的洪老人会这样答复他。

“哪儿有的话，我们是学习农民协会的榜样嘛。 听说农民协会要宰牛，是真的吗？”

“谁说的？”洪老人瞪着眼珠子做出了生气的样子， 但一只眼睛早乐得眯成了一条缝。

“都这么说嘛。说农民协会要在这次欢迎中把共青同盟、 反

帝同盟、妇女会等等都压下去，自己争第一呢。”

“嘿，搞鬼的是你们，我们可不搞鬼。 嘿嘿嘿。”

洪老人甩开韩仁杰，径直走进了磨房家。年轻的媳妇们卷着袖子，进进出出，忙得很。院子里放着大木盆泡上了大米，后院磨房里正在簸米，磨面，过罗。屋里坐着一些年岁较大的妇女，正忙着缝衣服，有的往里子上絮棉花，有的摇着缝纫机扎边，有的翻过面来缝合，闹闹嚷嚷。

洪老人刚跨进门坎，就冲着一个正从灶房里往外走，上身穿黑色小袄的妇女大声说：

“怎么还这样磨磨蹭蹭的，这样能办什么事？后村早把大袄、棉袜都做好了，这会儿正做烟荷包呢……”

他就是这样到后村说前村领先了，到前村说后村赶到头里去了。

手上端着脏水盆的江界家大嫂，愣了一会儿，等洪老人走过去了，才把脏水倒掉，回过头来接过了话茬：

“副会长大伯，您得把话说清楚， 您说说我们哪点没做好？”

这位大嫂年纪才三十岁，体格已经很胖，胸脯高，腰也粗，衣服飘带都快要撑开了。这会儿，她那卷起袖子的红红的胖胳膊上淌着水滴，穿着草鞋的光脚上沾着一层泥水。她年纪比洪老人差不多小一半，但俩人一碰上总是这样大声争吵个没完。可是，一遇到急事，洪老人还是先去找这位妇女会的负责人江界家大嫂商量。

洪老人从区委负责人那里知道游击队要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一早才能到，因此现在准备，时间还不算晚。可是他还是到处紧催着快干。女人家的唠叨，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你们这样慢慢腾腾的，要是游击队现在就来了，看你们怎么办？”

“要是农民协会担不动，干脆交给我们好了，我们妇女会管保干得利利索索的。”

大嫂故意逗洪老人发火，还向背着孩子站在身旁的另一个妇女会员挤了挤眼睛。

“好啊，青年们凭他们年轻，想把我们农民协会挤掉，这会儿连你们妇女会也这样小看我们，我问你，妇女会员就不是农民了，嗯？”洪老人气得挥起了小烟袋。

“虽然都是农民，可是妇女还是妇女呗！”大嫂用手正了正头上的大纂，凑近一步说。

“嗬，真是。你知道不知道是因为有了谁才有你们那个妇女会？”

“您可知道没有妇女也就没有你们农民哪？”

这位江界家大嫂又回头做了个鬼脸。

“真能耍嘴片子！”

这时候，一群孩子跑进来说，赶集的人们回来了。

洪老人拿着烟袋一踉一踉地跑到院子外边的大路上，只见两只雪扒犁扬着雪雾，箭也似地越过山岗朝着村里跑过来。

“看样子挺顺利。”洪老人那张跟妇女斗嘴斗得通红的脸上，现出了笑纹，八字胡轻轻掀动。

扒犁很快地进了院子。两个青年摘下包头巾朝围着他们的乡亲们点头打招呼。身上盖满了白雪的长腰大黄牛，肚子一鼓一鼓地喘着大气，晃着棒槌那么粗的一对大犄角。

“辛苦了，没遇到什么事儿吧？”

“当地组织帮了我们，径直去装了东西回来的。”高个子的青年擦着汗回答。

“我一夜操心没睡好觉。是秘密着干的事儿嘛，谁知道什么时候出什么岔子啊？”

“还正赶上下了一场大雪，扒犁就走得更快了。”

“真是咱们富尔河洪福临门哪，古人说，事事遂心如愿，摔跟头也摔在打糕盆上。”

“这就不错吧？”另一个青年打开草袋口，拿出一双还有胶皮味的劳动鞋问。

“都是挑的大号的吧？冬天得厚厚地裹上包脚布，才不冻脚啊。”洪老人接过一双鞋照着阳光仰脸看了看。

“都是十一号以上的。”

“好极了，好极了。”

洪老人露出黄牙满意地点头笑了。

这时又有人大声喊：

“了望哨打来了信号，看样子游击队来了。”

“什么？”

“那头树林里有背枪的人。”

“哪儿？”

“那头，那头，唉，看不见了。欸，那儿又看见了。”

眉毛有一半花白的洪老人眯着小眼睛搜寻了半天，终于看到了白雪覆盖着的山岗上蠕动着五六个带枪的人影。

“对了，是游击队来了。”

了望哨又挥旗打来了信号。

“喂，快叫韩仁刚来，把农民协会会长也快叫来，他在那头

梨树家里呢。快去，叫妇女会长也快过来。”

挤在院子里的人们哗一下散开找人去了。家家户户都打开门涌出了人。手里拿着针线的姑娘媳妇们，手上沾着面粉的大嫂们，手提着裤腰的孩子们，手甩得很勤、腿脚却不听使唤的老人们，还有生龙活虎似的小伙子们，都拥向了村口的大路。

韩仁刚好象刚从外面回来，还歪戴着狗皮帽子，立即派人通知前后各村，指挥群众做好欢迎准备。

洪老人一边骂那些没有眼力见的老娘儿们不听话就要丢丑了，一边急匆匆地跑上去。

游击队的几个尖兵打头，后边跟着长长的队伍。他们越过山岗，朝村庄走下来。晚霞辉映着他们肩上的枪，明光闪亮。

“万岁！万岁！”

村子里响起了欢呼。

韩仁刚急急忙忙迎上前去，两条胳膊简直象要甩掉了似的。他身后跟着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和一群青年。

游击队走下山岗，到了车道上，整了整队伍，就朝村子里走来。先头部队已经跨过小沟，就要进村了，但后续部队还一直延续到对面的山脚下。队尾有一匹栗子色的马摇着尾巴走着。韩仁刚认出了骑在马上的将军。

“乡亲们，金星将军来了。”

韩仁刚大声地朝后喊。在这之前，他只告诉了乡亲们有游击队来，至于金星将军要亲自来的事，他一直保密没有透露过。

“将军来了？”

大家惊喜地欢呼着。从早春时候起，人们一谈起游击队，自然就谈到许多关于金星将军的传说，但是谁都没见过将军，因此

一听说将军来了，那兴奋激动的心情顿时沸腾起来。

游击队的先头部队走进了村庄。

金星将军来了的消息霎时传遍全村，人们的视线都朝向了走着一匹马的队尾。

“金星将军万岁！”

“抗日游击队万岁！”

欢呼的声浪此起彼伏。

小孩子们把手举得老高蹦跳着，妇女们一只手摇晃着，一只手抹眼泪，老年人们一面挥手，一面不住地点头赞叹。

洪老人推开挡在他前面的青年人，站到垄背上挥着双手。

“金星将军来了，拯救我们白衣民族的将军亲自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来了。”

洪老人因为能够见到日夜盼望的将军，有生以来第一次陷入了巨大的激动。

当身材魁伟的将军在村口下马经过他面前的时候，他恭敬地弯腰鞠了一躬：

“将军！”

将军向洪老人还了礼，摸了摸聚在一起的孩子们的头，继续向前走去。

来晚了的江界家大嫂，抹下卷起的袖子，扒拉开密密层层的人墙，挤到了前面。她从队首一直看到队尾，也没看出哪一位是将军。

“哪一位是将军啊？”

她推开一个青年跑到前面去问。一个中等个子，脸色黝黑的游击队员告诉她说：

“将军在后边。”

江界家大嫂慌忙地朝队尾跑去，可是她还是看不出谁是将军，只见队尾还夹着韩仁刚和不少老乡。她愣冲冲地扯住一个女队员，问她哪一位是将军。

英淑给江界家大嫂指了指在五六个人的后面一边走一边向群众答礼的将军。

江界家大嫂看见穿着草绿色军装，身材魁伟，容光焕发的一位，就轻轻跪在地上垂首行了大礼。

“乡亲们都好啊！”

江界家大嫂听着头上响起的洪亮的声音，直起腰朝上望了一眼。

“啊！？”

刹那间，大嫂目瞪口呆，倒退了一步。她看到的分明是微笑着挥动斧头刨井边冰块的那一位，分明是在办喜事的磨房家院子里，拿一大碗打糕给他的时候望过自己的那个脸庞，而且声音也非常耳熟。大嫂痴呆呆地朝渐渐走远的将军的背影望了半天，情不自禁地把两手一拍，高声向身旁的一群妇女说：

“哎哟，天下真有这样的奇事。那位将军不就是给韩仁刚他们家扛过活的那一位吗？”

她刚说出口，自己也被自己这句令人吃惊的话吓了一跳，瞪着大眼睛滴溜溜地环视着同伴，仿佛在寻找还有谁敢这样放肆似的。

“你说什么？”有名的尖嗓门急性子北青家大嫂扯着江界家大嫂的肩膀问。

“大嫂，我现在脑袋瓜子清楚吗？”

“哎，你都说的些什么呀？”

“那位将军，我看跟韩仁刚家的长工长得一模一样。”

“哎呀，你丢了魂儿啦？”

“所以才问你我现在脑袋瓜子清楚不清楚嘛。”

这时候，游击队已经走进韩仁刚家的宽敞的院子里，喊了几声什么口令，就散开休息了。

反帝同盟会长，妇女会会长以及各村的负责人，分别到一些人家去派了游击队员的住处。洪老人大声把那些去看游击队的妇女和青年人叫来，催他们赶快做饭招待游击队。

家家户户打开厨房的门，搬进烧柴在灶里点上了火。每个井边都聚着妇女在忙着打水。小孩子们围着住在自己家里的游击队员，说着，笑着，吵着。

洪老人跑了一趟后村赶回来，正要绕过磨房的拐角，又碰上了夹着水罐走来的江界家大嫂。

“洪大伯，看见将军了？”

“当然看见了，还打了招呼呢。”

“你看将军面熟不面熟？”大嫂想套他的话听听。

“就是觉着面熟嘛！从老早以前，只要有人谈起将军的事儿，我就在脑袋里画着他的形象。这会儿看见他，果然是一位拯救咱们白衣民族的杰出人物。又年轻，长相又那么出众，身材魁伟，眼睛放光，嘴角总是带着笑，真是天生的大人物。咱们朝鲜算是一定独立了。呵呵，咱们面前开出了一条宽广的大道，有千万里长，亮堂堂的。”

洪老人把早已熄灭了的烟袋一会儿叼在嘴里，一会儿又拿开，尽可能地找些文绉绉的词儿说话。

“我总觉得今年春天在韩仁刚家见过将军。”

“嗐！”洪老人猛地上前一步，象要扑过去似地张开两只胳臂喘起气来。

“干吗这样吓一跳啊，大伯？”

“还问我？看我不把你的嘴片子割下来！”

“哎哟，可了不得了！”

“我早就怕你们会这样，你们这些老娘儿们，真够呛！刚才你们象秋天的布谷鸟一样瞎叫唤，我说了你们，还跑到后村也管了管，可你现在又叫唤起来了。要这样下去，咱富尔河非惹大楼子不可。”

他挥舞着拳头象要打人的样子，江界家大嫂看了，早已气馁三分，急忙朝井边跑了。

“瞎说八道，把将军跟韩仁刚的长工比？混帐东西！”他叼着烟袋，脸象熟透的窝瓜瓤一样涨得通红，嘴里还在唠叨：“都长了一对宝贝耳朵，大概都听说了越是穷人越能干革命这话吧。可是，咳，那就能把将军当成长工了？真是些该抄灭三代的混蛋！”

他想，不管多忙也得好好管教管教这个女人，于是就站在那儿等着她。江界家大嫂打水回来了，洪老人说：

“你要再瞎嚷嚷，看我不打折了你的腰！”

“得了，洪大伯。”

“就是因为你们这样，才叫你们妇女会向咱们农民协会看齐呢。”

“您少说点儿吧，您得了个‘老反动’的外号，还不是前几天的事儿？”江界家大嫂撅着嘴顶了一句，就嗖地从洪老人面前闪过去走掉了。

江界家大嫂打完水，编了个酱油不够用的借口，端着个大瓷碗跑进了将军住的韩仁刚家。进了厨房，她跟韩仁刚的母亲扯着无关紧要的闲话，察看着屋里的动静。屋里只有说话的声音，间或还有笑声，可就是找不到机会能够再看看将军。要是屋里要一碗水喝也好啊，可是连这种差事都没有。

比谁都深信办大事若有女人插手必出祸患这种迷信的江界家大嫂，等了老半天，到底没有见到将军，就端着一碗酱油回去了。

* * *

夜。

韩仁刚家的院子，扫净了地上的雪，铺上了厚厚的稻草席子。全村的老乡挤满了院子。房檐上吊着几个灯笼，把院子照得白天一样亮。最前排坐着尖嗓门的北青家大嫂和跟她凑成一对儿的江界家大嫂，两旁坐着一群姑娘和抱着娃娃的媳妇，后边是些年轻小伙子和壮年人，右边木板搭的廊台上铺着苇席，请老人们坐了。人们正七嘴八舌地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论着游击队，整个院子都在嗡嗡响。

金星将军由韩仁刚陪着走出屋子，到台阶上站住了。他本来没打算讲话，但是群众都要求他讲话，加上他也要同那些认识的老乡见见面，就走出了屋子。

院子里立刻响起了掌声。热烈的掌声久久地震荡着整个村庄。

将军脱下军帽，恭敬地弯腰向群众行了礼，然后转身走到右

边向一位拿着长烟袋坐在廊台上的老人问候说：

“玉伊的爷爷，您好吗？”将军握住老人的手，深深地鞠了一躬。

“啊，将军！”

玉伊的爷爷扔下烟袋，来不及穿鞋就跳到台阶上还了礼。十几个老年人也都跟着下到台阶上鞠躬。

“是没错呀！”

夹在老年人当中的洪老人心里说着走下了廊台。

“将军，您好。”

他颤巍巍地抬起两手又慢慢地放下来，深深地弯腰鞠躬。将军立刻把他扶起来，问候他近来身体怎么样。

“将军，托您的福，我的身子骨儿现在已经这样结实了，今年就是我自己种的地。”他用袖子擦着早已夺眶而出的眼泪，说，“都是您救了我这个快咽气的人……使我重生人间。”

将军上下打量着这位身体变得很健康，几乎认不出来了的洪老人，脸上露出了笑意。

韩仁刚在身旁告诉他洪老人现在是农民协会副会长，工作做得很好。将军听了又一次点头表示满意。

掌声将息的时候，将军走到群众面前开始了讲话：

“乡亲们！大家都好啊！我们抗日游击队在长途行军的路上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看看富尔河的乡亲们。”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金星同志谈了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意义，着重地指出富尔河在使抗日游击队迈出第一步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在建立革命根据地方面，富尔河也创造了许多经验。这个曾

经很难插足，问题较多的村庄，今年以来变成了红色的革命化的村庄，这在建立根据地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宝贵的典范。它清楚地说明了在清除了反革命势力的地方，革命群众的热情和创造精神将发挥出多么大的力量。不管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多么毒辣，只要象富尔河这样干，每个地方就能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不受任何敌人的侵犯。这个地方，平均每家都有一个人参加了游击队或赤卫队，凡是可以参加政治生活的人都加入了革命组织，做着革命工作。

“怎么样？”

将军简单明了地讲了基本问题之后，环视着群众问。

“假如还保留着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反动地主，还保留着横行霸道的特务暗探，还保留着什么因为有‘主义者’才招来敌人‘讨伐’的荒唐想法，这个富尔河会成什么样子呢？”

“那早完蛋了。”

“早挨了‘讨伐’，烧成焦土了。”

群众纷纷回答。

将军表示大家说得对，然后接着说：

“那么，富尔河的另一个经验该是什么呢？那就是明白了只有干革命我们才能得到拯救这样一个道理。为了活命，也必须干革命；为了夺回被侵占的祖国，也必须干革命；为了建设永远消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干革命。我们是在革命的时代诞生的，是为了干革命而诞生的。”

金星同志总结着这个小小的山村——富尔河的经验，心中酝酿着把革命推向更高阶段的又一个伟大构想。在他环视群众的瞬间，一条粗大的线条象闪电一样画过他的脑际，那是一条从富尔

河直向东方连结到汪清的粗线。

金星同志接着按事先打好的腹稿向群众具体地说明了加强游击队的问题和革命根据地的任务，然后结束讲话说：

“乡亲们，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呢？富尔河的骄傲，还有我们今天这样高兴的见面，这一切都是因为在座的老乡及时地接受了革命，也是因为大家给了我这个力量微薄的人积极的帮助和热情的照顾。”

将军的视线偶然移到了江界家大嫂的哭丧着的脸上。江界家大嫂立刻站起来，离开人群走到前面，口喊着“将军”，两手扶地跪下来，圆脸上淌着眼泪，说：

“请您原谅，那会儿我一点都不知道，在井边上……唉，办喜事的那天又……”

将军急忙扶起大嫂，温和地说：

“那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还是大嫂帮了我的忙嘛。大嫂那样一来，就蒙住了特务的眼睛，掩护了我。那时候，井边的路冻得真是不好走啊。那天，大嫂虽然没有给我一张饭桌，可是你不是给了我比别人多一倍的打糕吗？”

将军大声笑着，轻轻地推大嫂面向着群众。

“我们不能让那欺负长工的世道再回来呀，是不是？请回去坐吧。”

将军仿佛征求同意似地望了望群众。这时候，北青家大嫂啧啧地咂着舌头把江界家大嫂拉回去按她坐在身边，说了句“干吗在这高兴的日子里流眼泪呀。”

将军最后又一次表示了感谢，感谢老乡们真诚地款待游击队，然后坐到群众当中去了。

游击队的晚会开始了。有唱歌，有跳舞，节目丰富多彩，一个接着一个，人们鼓掌叫好，非常热闹。

在这欢乐嘈杂之中，人们还是不忘自己该做的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江界家大嫂用衣袖擦了擦眼泪，兴冲冲地走到坐在廊台上看热闹的洪老人面前，指手画脚地要跟他算帐：

“大伯，您不是说要割我的嘴片子吗？割吧！”

“呵，错了，是我错了，是我的眼睛糊了一层明太鱼皮啦。人生在世，犯一点这样的过错也是难免的嘛。真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将军还会给人家当长工呢，你说是不是？”

“那你还敢不敢对我们妇女会说长道短？”

“我们输了，我们输了。咳，上了年纪嘛，没法子啦。我闹病的时候，将军一连照料了我十几天，我还蒙在鼓里呢。等你上了年纪，你就知道了。”

这位好胜的洪老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人认了输，尴尬地站起来找什么人去了。

“今天我才明白了你那天为什么打翻了酒席。”

白发苍苍的磨房家老人，来到正在鼓掌的韩仁刚身边这样谈起了过去的事。

“那时候是我失于检点了。光想到将军受人欺负，气得什么都顾不得了，我这个火性子就发作了。请您原谅吧，我给喜事扫了兴啦。”

韩仁刚一直高兴得合不上嘴，乐呵呵地笑着，拍着手。忽然，洪老人推开他的手臂，挤到前面去了。

洪老人看出田广植在游击队里是个有地位的人，就走上去扯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出大门外：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说。”

来到立着两棵梨树的围墙下，他神情严肃地喘着气说：

“我有个事儿想求求你，先请你原谅我这个没有廉耻的老头子。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将军。我的外号叫‘老反动’，是韩仁刚给起的。这是因为去年冬天我跟他说，你要干共产主义，就到别的地方干去，千万别在我们这个富尔河干。你要在这儿干那个，这儿的大人小孩儿都要挨‘讨伐’，一个也活不了。我这么一说，韩仁刚当场就骂我是‘老反动’。我听了，简直要气疯了，只因为念着他爸爸跟我是莫逆之交，才把这口气强咽下去。

“磨房家办喜事后没过几天，我病倒了。全身发高烧，烧得象火炭一样，还喘得厉害，不久就昏过去了。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得的是恶性伤寒，邻居都没人敢来看看，甚至都说我不行了，商量着要在几天里刨开冻土，替我挖个坟坑呢。可是有一天，韩仁刚和他的长工来看我——嗳，看我这张嘴多坏，又说错了，他不是长工，是将军嘛。打那以后一连十几天，将军天天来看我。韩仁刚来一会儿就走，可是将军整宿照料我，买药来喂我，伺候我。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托将军的福活过来的。要没有将军，我早到阴间变成鬼了。要是那会儿死了，我今天就见不到将军，看不到游击队了。

“打那以后，我跟将军的交情就深了。

“有一天，我跟将军说，你要给别人当长工，何必给仁刚那样的坏小子干呢，干脆逃到别的地方去吧。可是后来，我也慢慢变了，不再说什么村里不准有‘主义者’这样的话了，也不骂韩仁刚是该杀的坏小子了。我这个人本性还不坏嘛。求你转告将军，说我犯了该杀的死罪，告诉他我向他请罪。还有，我是托将军的

福活了命的……”他说着解开前襟，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不是别的，是我爱打猎，经常爬山，偶尔得到的，请你转交给将军。”他蹲下去把布包放在膝盖上，打开一层布，里面又露出了包了好几层的纸。

“看起来岁数挺大了，可是个头却不怎么大。”他把纸包全打开，举起了放在纸上的东西。只见一根洁白的人参在月光下闪亮，连茎带根足有一庹来长。

“请转告将军，我衷心敬祝将军长寿千岁万岁！”他那捧着人参的双手轻微地颤抖着。

田广植正了正姿势，直着眼望着洪老人，只觉得这位无声无臭的乡下老人的形象突然变得那么崇高圣洁，他不由自主地后退着伸出双手推让说：

“这个我可不敢擅自接受。请您和我一块去，直接送给将军吧。”

那一边，金星同志在晚会结束以后走上了后山，为的是想看看深藏在他绵长的回忆中的那个小矿泉一样的山洞。他在当‘长工’的时候，常常拉着扒犁到这里来，有时写文件，有时会见各地来的工作员。象这样的处所，并不光是这里有，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却格外想重新看看这个地方，觉得它是那么亲切难忘。

将军踏着雪地，只身漫步在山梁上，眼前是一片白雪覆盖的银白世界。

山洞前边一棵熟悉的山椒树，跟那些日子一样，全身披上了洁白的雪花。

金星同志到洞里看了看，又走出来攀登到大岩石上，俯瞰着象波浪一样滚向远方的山峦。月光希微，四周朦朦胧胧。忽然一

股风卷起雪雾刮向了北方。将军两手叉腰，眼望着月夜的壮丽景色，脸上洋溢着崇高而严肃的气概。

在远处，韩兴洙警卫着将军。

将军似乎在感慨地回忆着凝结在山洞里的过去和现在，欣赏着夜色的壮观，又仿佛在想象着迫在眼前的这一冬的酷寒将要带给部队的艰苦考验。然而他的眼里闪耀着无法掩饰的喜悦和信念。

将军开始往山下走，他想看看那条从前拉过扒犁的车道，抬眼向四处搜寻，却发现了韩兴洙。他站住招手把韩兴洙叫过来，然后同韩兴洙并排走着，闲聊起这地方冬天的气候和雪天走夜路的感受等无关紧要的事情。走了一会儿，金星同志忽然提出了朱虎林的问题：

“韩同志，我看应当派个人去把独立军整顿整顿，也该好好保护朱虎林的家属。朱虎林的一生不是无价值的，相反，他走过了艰苦曲折的但是爱国的道路。看来我们不仅需要为后代做很多事情，而且也需要为前一代的人做不少事情啊！”

韩兴洙答应马上执行，至于派谁去，他希望给他一点时间再考虑一下。

这时候，韩兴洙脚一滑，差点儿摔到雪坑里去，幸亏拉住了司令官同志的手，才勉强站稳。

“冬天刚刚开始，你就已经滑倒，这怎么行啊！”

司令官同志说着大声笑了。

这样一来，满身是雪的韩兴洙又滑了一脚，他赶紧拽住一棵树稳住了身子，也跟着哈哈哈大声笑了。

十　三

部队来到敦化、延吉、汪清、宁安四县交界的老爷岭山顶停下了。一直尾追在后头的敌人突然藏踪匿迹已有一个星期。游击队没有牵住敌人而自己单独走，是很不利的。

金星同志派人去叫崔七星之后，在草棚里慢慢地来回走着，脑子里酝酿着向各地派遣政工人员的计划。

首先，朝着东南方向直奔豆满江流域的关东军，毫无理由地停在敦化一带不动，是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

关东军跟分散在豆满江地区的罗南师团不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通过在长春、沈阳等地的活动，提高了士气，积累了一些战斗经验的。他们随时可能突然打进豆满江沿岸一带。这些与其说是打仗，不如说是一直专对中国人民干野蛮暴行的敌人，是会无情地把根据地破坏无遗的。另一方面，“间岛地区派遣队”借口对山地活动还不够熟练，不想进山，只是在延吉、汪清、和龙等地方转来转去，对农村进行“讨伐”。因为几天来一直没有敌情，派侦察小组进行了侦察，了解到敌人并没有开进山区来的动静，各地的敌人都龟缩在兵营里不动，或者蹲在村庄附近磨蹭。

甚至报刊近来也好象懈了劲。偶尔报道一些事件，也不过是各地发生的小规模的夺取武器的斗争，对于游击队主力部队的移

动却装做不知道。

敌人根据今年春天召开的内阁会议提出的方针，一方面加紧增强兵力，扩充军事设施，一方面组织专打山地战的特种部队，甚至还往军鞋的鞋掌上钉了铁钉。可是他们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正是暴风雨之前的沉寂吧。

在这种时候，必须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必须设法迅速地把敌人牵到深山里给以打击。

近处响起了脚步声，接着从黑暗里走出了崔七星。

金星同志看到崔七星迅速准确的动作，满意地微笑着，推了一下他的后背，说：

“进去吧。”

走进草棚，金星同志一面问他近来部队生活怎么样，一面从木桩子做的桌子上拿起了一本书。

崔七星回答说好久以来第一次捞到几天的休息，今天晚上还印了传单。他还汇报了队员的反映： 看不见敌人， 反而更没意思。

“好，这个得慢慢谈，先说说你最近都读了些什么书。”

“没读什么书。”他这几天读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不好意思说出来。

“没读？”

金星同志知道崔七星一有空就读书学习，因此相信他的读书能力现在已有很大的提高。

“这些时候一直抽不出时间找你谈谈， 今天咱们就一块儿学习学习吧。你看过这本书吗？”金星同志把刚才那本书递给了崔七星。

崔七星看了书皮说：

“是《共产党宣言》。”他的心脏忽然怦怦跳动，说话的声音都有点沙哑。

“读过吗？”

“没有。”

崔七星还把自己在朴兴德面前因为不知道《共产党宣言》而吃苦头的事讲了一遍。

金星同志亲手端过一个茶缸，提着滚开的水壶给他倒了水，愉快地笑着说：

“还有过这么有趣的事儿？ 朴兴德同志用这一着把你唬得够受啊。说不定他这时候又在唬什么人呢。”

提起朴兴德，金星同志说他最近一直没有消息，打算这次派个人去了解一下他的工作情况。接着，金星同志示意崔七星读一读那本书。

崔七星两手捧着《共产党宣言》，眨了眨乌黑的眼睛， 用有点沙哑的声音念了《共产党宣言》这几个字。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徘——徊。”

因为把单词读断了，所以显得意思不联贯。在司令官同志面前读书这不是头一次，可是今天不知为什么舌头硬梆梆的不听使唤，连他自己都觉得很纳闷。

“慢慢念，要一面念一面体会它的意思。”

崔七星抑制住兴奋，继续往下念：

“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金星同志刚拿起水杯又放下，眯起眼睛专心地听着崔七星念下去。

开头念得象脱轨的车轮子左右乱晃一样的崔七星，慢慢平静下来，开始一行接一行准确地念下去了。从他那厚嘴唇里吐出来的略显沙哑的声音，轻轻地振动着草棚里寂静的空气，悄悄地渗入每一个角落。那声音起初犹如一条细水静静地几乎没有声响地流着，后来渐渐地汇成奔腾的洪流，飞溅着浪花，咆哮着直泻而下。

金星同志轻轻地合着眼睛，手很自然地放在膝盖上有节奏地打着拍子，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崔七星虽然偶尔有一两个地方念得不够顺畅，但就一个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人来说，念得还是很好，很流利。

时间在流逝。

金星同志睁开眼睛，把视线投向已烧成了通红的火炭的篝火上，嘴角上流露出隐约可见的笑意。他固然喜欢用豪放痛快的笑声表示欢悦和兴奋，但也喜欢在这样含蓄而深沉的思索中享受不下于前者的乐趣。

在他的眼前，一个不久以前因为对把种种苦役、虐待和饥饿强加给他，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的地主有刻骨的仇恨，才背起背囊离家跑来参加了游击队的文盲，现在居然把一本讲述人类最崇高伟大的思想的书放在膝盖上，很自如地一页一页地读着和体会着。

在凝神望着火苗，静听着崔七星那铿锵有力的读书声的金星同志的脑海里，无形中形成了蕴藏在小册子里的伟大思想正通过一个游击队员之口向祖国河山荡漾而去的壮丽景象。

在那遥远的天际出现了象征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翠绿的山岗，越过那个山岗就能看见巍然耸立的社会主义高峰。

崔七星念着的字字句句所展示的伟大的历史行程犹如气势磅礴的巨幅图画展现在眼前。是的，当前的任务是冲过火海去收复被帝国主义霸占的祖国，接着还要去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事业。

正如有一天车奇勇说过的那样，我们要弥补因为历来的落后而被人夺去的一切，要给那些欺负我们，瞧不起我们的家伙们以应有的打击，把我国人民的创造热情和才能全部发挥出来让那些家伙们好好看看。

那时候，我国人民将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和我们自己的本色工作和生活。

虽然现在我们的国土上不断地流淌着同胞的鲜血，但是到了那时候，我们将用更多的汗水医治侵略者加在这一国土上的淤血的创伤，把这一国土浇灌得无限繁荣昌盛。要创造，在创造方面我们也绝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

一直凝望着摇晃不停的火苗的金星同志，忽然站起来，说一声“好”，望着崔七星的脸笑了。

崔七星从书本上抬起眼睛望着将军。两个人的视线一碰，金星同志又笑了，崔七星却又低下了头，脸也红了。

“念得很好，说明你学习很用功。”

金星同志连声称赞，并约好等崔七星看完这本书再来一起讨论。

然后又继续谈起话来。金星同志问崔七星说，我们搭起草棚已经平安无事地住了几天，心里有什么感觉。崔七星回答说，平

安无事反而更难受。金星同志问他那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平安无事，敌人就会集中力量“讨伐”根据地的人民。

“对，就是这样。”

金星同志又站起来，在草棚里来回走着说：

“如果你平安无事地呆在这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就会闯进木贼沟，扑向你住过的那个草棚。当然，那里的连队会阻挡敌人，但是他们人数少，又没经过多少锻炼，是很难抵挡住敌人的。这样，你那生病的父亲，你那亲爱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婴儿，就会受到敌军枪弹的威胁。”

篝火映照着金星同志的脸，他的眼里仿佛迸溅着耀眼的火花。

“那末，崔七星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为了加强游击队，同时为了保护人民，应当怎样做呢？”

“应当打击敌人。”

“怎么个打法？”

“……”

“到底怎样打呢？”

“……”

“没有别的，应当把敌人拉出来，不准他们窜进根据地去。方才你们印了传单吧？要带着它打进敌人的巢穴去。到敌人的巢穴里去搅乱敌人，这样，敌人就得重新跟着我们到这山里来了。”

崔七星兴奋得心都跳起来。

金星同志又一次详细地说明了这次冬季远征的意义。

深夜两点多钟，崔七星才回到草棚里躺下来，但是怎么也睡不着，睁着眼睛熬到了天亮。

早上，崔七星吃过早饭，穿上农民的服装，背起装满了传单

的网兜，同英淑同志一起上了路。

*　　*　　*

世杰也在第二天同被派往好多地方去的政工人员同时出发，朝着跟崔七星相反的方向走了。他要到汪清和罗兴去传递信件，接着还要到龙井去。

汪清没有他认识的人，但是到了罗兴就能见到朴兴德，这一定很有意思，到龙井去买一些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他穿一身工人服，歪戴着帽子，径直朝着永坪以一天一百里的速度噌噌地走去。路上已经受到敌人三四次盘问和搜查，但他哪一次都是脸不变色心不跳，一点不在乎。他生性喜欢冒险，好象就是专为冒险生下来的，遇到危险，总是能生出非凡的智慧，顺顺利利地摆脱掉。

到了永坪入口，他跟岗哨对上了暗号，立刻被领进去见了朴基南。

“啊，山上来的同志吗？辛苦了。”

高胸脯，短粗脖子的朴基南，张开两臂拥抱了世杰。

“司令官同志很好吗？”

“很健康。”

当朴基南确切地知道了司令官同志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他激动得两眼含满了泪水。半晌才恢复了平静，掏出烟荷包：

“我们这里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请抽烟吧，不管怎么样，这里总比山上好吧。”

他揉碎了烟叶，撕一块纸卷了一支烟。世杰因为好久没抽上烟，就卷了一支很粗的烟卷点着了。

两个人面对面地抽着烟，交换了部队的情况和根据地的情况。

不觉之间，门外已经聚了不少人。透过小窗口，看见傍晚的天空好象垂挂着深灰色的帷幕，鹅毛似的大雪在急急忙忙地飘落。

“好天气呀。”

朴基南扬着黑乎乎的下巴颏，快活地说了一句，然后向望着窗外的世杰解释说：

“为了打秋收仗，现在人们都集合好了。真是个严峻的生活呀。收割一小块地的谷子，也要打好几仗。敌人为了不让我们收割我们自己种的庄稼，日夜监视着我们的地。现在满地都盖上了雪，可是庄稼才收了一半。要是我们收不回来那些庄稼，我们就完了。马克思不是说过，人类在拥有制度和理念之前首先要拥有口粮吗？我们有牺牲，但是一定要干到底，因为没有粮食就等于革命本身也不存在了。喂，突击队长，就要出发吗？”

朴基南推开用胡枝子做了窗格子的小窗户，伸出头去问各小队都来了多少人，有哪些人没来。

“我现在有客人，等一会儿就去。趁雪还没下大，快把三号区割完！阴天正是好时候，就怕天一黑分不清啥是啥呢，好吧，快出发吧！”

他把吊在屁股上的手枪拽到前面来，用毛巾擦了擦秃了两角的前额——下雪天他还流汗。

“敌人‘讨伐’得厉害吗？”世杰问。他觉得这里的情况比估计的还要复杂。

“最近收敛了一些。自从在木贼沟吃了大亏以后，敌人来的次数减少了。可是谁知道啊，也许又在搞什么鬼花样呢。就是现在，只要汽车轰隆隆一响，机枪就开始扫射。”

“我可以一块儿去吗？”

“别去了，别去了。部队里的人看见那种情景，准会愣住的。所谓秋收战斗，其实就是强干硬干。我们手里顶多也就是几条火绳枪和猎枪，还有几颗啸声炸弹，用这些玩意儿去对付鬼子的机枪。加上那座山对过的救国军朋友们也老跟我们找麻烦，我们的两个连不得不用来去监视他们。我们这里的特派员李铁军同志，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他就一直呆在那儿脱不开身。要不是救国军找麻烦，我们还不至于忙得这样团团转呢。我这个人也许太性急，一直主张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可是李铁军同志坚持要说服他们，直到和他们携起手来。那些救国军却动不动就闯进我们的村里来，把粮食抢走，真是一群恶棍。唉，算了，不说了。通信员同志，今天你就到宿舍好好休息，过后再了解了解这里的情况，也亲自走走看看吧。”

朴基南把挂在墙上的毛巾拿下来围在脖子上，又看了看丢了什么没有。

“我也去看看。到了这儿嘛，就得照这儿的习惯过呀。再说今天才走了五十里，也不累。”

“那就随便吧，我总不能挫伤你的积极性啊。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晨，李铁军同志就会回来，那时候你再跟他讨论讨论你的工作吧，我不过是李铁军同志的一个助手。”

他俩一同走在野外的路上。

“这次回去，希望你把这里看到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将军。方

才也说过，我们这里顶伤脑筋的是救国军问题，这完全是因为汇报情况不准确。如果照实汇报了他们都是恶棍，将军还能指示我们跟他们搞统一战线吗？真是伤脑筋哪，他们还花言巧语地诈骗我们，有时还给我们发来恐吓信。俗语说‘愚昧的朋友跟仇人一样可怕’，确实是这样。咳，真是的。到了， 过了这个岗就是所谓中间地区了，是一块敌人也呆不了，我们也只能进进出出的地方。”

朴基南一刻不停地说着。他有热情，懂的也多。说话好象信口谈来，可是条理分明，有枝有叶，有时好象扯得很远，但最后总是把话归纳起来做出结论，的确有非凡的口才。

可是不知因为哪一点，世杰越听越觉得这个同志有点虚浮。

过了岗，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一边是大豆地，一边是谷子地，再远就是高粱地。

秋收突击队员总共有五十来人，其中一半是女的。

“大嫂，你小点声，敌人听见又要开枪了。”

朴基南大声地警告在地边说话的妇女。

“怎么，朴先生你一见我就这个样儿。 敌人开枪是因为他们心眼坏，是因为我说话呀？你说说，在根据地过日子，连话都不敢大声说，还象话吗？你们说是不是啊？”那个大嫂朝她自己那一伙笑了。

“哈哈哈。”朴基南摸着又长出了一层胡茬子的下巴， 无可奈何似地也跟着笑起来。

“怕生虮就不做酱了？”那个大嫂高个长脸，三十多岁， 一边往裙子上系着带子，一边白了他一眼。

她原住在石崖寨，上个月鬼子去“讨伐”的时候失去了丈夫，

带着三个孩子投奔根据地来了。她说她过去本来是很文雅的，不过这话到底有几分是真的，就没人知道了，因为她到这里来以后一直就很开朗诙谐。她这个名叫厨房女的妇女会会员，一见到身材粗壮的反帝同盟盟员卓在凤，总要嘲弄他几句。

“你这大叔快闪开点儿，不知道男女平等了吗？ 动不动就站到妇女的前边去，不害臊。”

一次能扛五草袋米，外号叫“黑熊”的卓在凤，露出龅牙嘻嘻笑着，被赶到后排去了。

厨房女大嫂捅捅前边一个叫锦实的姑娘的肩膀，咯咯咯大声地笑了。

人们开始割谷子。 四处派了岗哨。 地头还有没胸深的掩蔽壕。

朴基南劝世杰在远处看看热闹算了，可是世杰硬要过一把镰刀也参加割谷子。他这个伐木工人拿斧头砍树很拿手，拿镰刀割谷子可没多大本事。但是他年轻好强，干什么都不甘落后，尤其是来到根据地干一下这种活，他觉得更有意义。于是卷起衣袖，往镰刀柄上吐了口唾沫，就割起来了。

说这是秋收，其实也不过是走好几步才能割到几棵谷子。地上还散发着火烧过的焦臭味。刚入秋，敌人就往庄稼地里洒上煤油点着了火。敌人看到用火烧还不能烧光，每次来“讨伐”的时候就往地里放马，让士兵乱踩，尽量糟踏庄稼。躲到山上去的根据地人民眼看着敌人这样狠毒的行为，都恨得咬牙切齿，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但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这样趁天黑来悄悄地收割他们自己种的庄稼。

世杰一步步地往前走着。谷子都被火燎得卷了叶子，谷穗焦

黑。他搂住谷子，一把又一把地割下来。脸上跟下雨一样淌着汗。

这里那里，突击队员们急促地呼吸着，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迅速地收割着。

前面收割，后面紧跟着搬运小组，把割下来的谷子打成捆背上山去。

当世杰直起腰来的时候，跟在身旁的朴基南小声地问他：

“有什么感想？是个严峻的生活吧？”

“真是名副其实的战斗啊。”

“不，真的战斗就要开始了，再过十来分钟就能看到。”

“真是了不起。”

“你看那边，那儿是五号区的突击队员。 右边是七号区的突击队员。”

“真是轰轰烈烈啊。”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自从人类开始种庄稼以来， 在这几千年的岁月里， 象这样的秋收恐怕还是第一次吧。 我虽然知识浅薄，但也看过不少历史书，可是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读到过，也没有听到过。咱们的朝鲜确实很有名气啊，更准确地说，战斗的朝鲜人民就是这样在各方面都用新的方式生活的，如果说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末应当说我们的人民是走在这一历史的最前头的。”

“可以这样说吧。”

世杰擦一下汗，又开始割起来。

这里那里，镰刀一闪一闪， 象闪电一样， 谷子地一垄一垄很快地缩小。突击队员们不大工夫就割完了面积共有一千多坪的两块地。当他们刚过到第三块地的时候，敌人开枪了，子弹呼啸

而过，那声音就象拉紧的钢丝突然崩断一样，尖利刺耳。这里的枪声比丛林里的更刺耳，然而没有一个人退却。

枪声越来越密。

突然，响起了妇女们的歌声，好象厨房女大嫂也在唱，有一个女低音格外悦耳。

勇敢向前进，闹无产革命，
建设新社会，胜利在眼前。

因为大家是在紧张的劳动中唱的，歌声不免时断时续，但听起来还是很激昂雄壮。

突击队员们一面唱歌，一面飞快地挥动镰刀。他们已经过惯了这种生活，遇到这样的情况，仍然不动声色地干着活。

朴基南握紧两个拳头，朝打枪的方向挥舞着说：

“狗崽子们，等着瞧吧！你们以为开枪，我们就不敢收庄稼啦？小木趿拉儿们！”

世杰继续割着谷子。

五号区和七号区也响起了歌声。

在分不清天和地的深灰色的空间，歌声乘着它强有力的音波不断地向四方扩散着。

枪声一阵比一阵紧。点射变成了连射，连射变成了交叉射击，空中交织着无数道火光。

“隐蔽，同志们，隐蔽！”

朴基南急忙大声招呼着，可是人们没有一个退下来，依旧飞快地挥动着镰刀，眼睛象喷火一样闪亮。

“快！”

子弹有的落在脚边，有的擦肩而过。朴基南拔出手枪鸣了一响，这是命令还击的信号。守卫在两边山头上的赤卫队员们立刻开始向敌人还击，突击队员们都躲到山坡下边或掩蔽壕里去了。

密集的枪声震撼着山谷。

“哎呀！”有人在地里呻吟了一声。

“谁？”朴基南跳出掩蔽壕往地里跑去，只见卓在凤手里握着一束谷子倒在地上。世杰立即赶来背着他回到了掩蔽壕。

把伤员放在地上解开衣服一看，大腿被打穿，鲜血直流，滴在掩蔽壕的雪地上。

双方的对射依然在继续。

卓在凤被抬回村里去了。突击队员们还是不愿意回去。

“大家回去吧，今天就搞到这儿，预定的面积差不多已经割完了。”

朴基南下了命令，可是没有人回去。

“快！”身材高大的突击队长徐国宝推着锦实的背催促。

“我不回去。”

“不回去怎么办？”徐国宝用鼻音说。

“走了好叫敌人高兴啊？”

前边也传来了一个青年人粗重的声音。

“突击队长，是你叫我们回去吗？”

厨房女大嫂撑着掩蔽壕的地站起来，挑战似地说：

“割一块地就这个样子，象话吗？已经死了一个，今天又有一个打折了腿，我们能忍心回去吗？”

听着这些话，望着地上的血迹，世杰感到心里火辣辣的，全

身嗦嗦颤抖。

“朴基南同志，揍他们一家伙。”

“揍他们？”

“揍了他们才能安心干活不是吗？你看， 咱们的人谁都不肯回去嘛。”

“算了吧，今天就干到这儿回去，改天再瞅空来干。”

“还是打吧！”世杰挥着拳头坚持。

“那儿有比我们优势的敌人哪。 他们有两个连，要是打了他们，就要惹出大祸来的， 那就等于捅了蜂窝啦。‘讨伐队’就会象洪水一样涌来，那时候不用说秋收不可能，这个山沟里的一切也都要化为乌有了。”

“打他们，他们的后头不会有什么了。”

“怎么不会有？”

“就是不会有，因为都进了山嘛。 敌人中了我们司令官同志的策略，都走光了。”

“真的吗？”

群众纷纷支持世杰要打敌人的意见。

“金星将军把‘讨伐队’都牵走了， 不趁这时候打什么时候打呀？”

“反正要打他们一下，不打受不了啦。”

正在这时候，后边传来了响动。李铁军为了支援战斗带着一个排赶来了。

朴基南向李铁军介绍了世杰，世杰拿出纸条交给了李铁军。高个子宽肩膀的李铁军，蹲在地上打开手电筒看纸条。

司令官同志的亲笔信，写得很简短：

……

罗南师团和关东军组成的日帝“讨伐”力量现已大部开入白头山东北部。你处务必乘此机会积极扩大游击区——完全解放区。我们解放区的革命群众越多，敌人必将越加分散，越加削弱。

要把各地建立起来的各连统一规划在一个系统里，以地区为单位编为一个营。

……

李铁军看完信，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他仿佛就站在司令官同志的面前，全身紧张，心情严肃，抬起的脸上，眼睛放射着光辉。他这个身材魁梧，沉默寡言的大汉竟也把两手贴在胸前，深情地凝望着远山。

世杰脱下上衣，拆开背部的里子，取出了用纸包着的东西：

“这也是司令官同志送给你的。”

李铁军接过来打开，里边还包着两层纸，再一打开，露出了两本红皮子的笔记本。

头一页上都写着：“学习是革命者的首要义务。”

“朴基南同志，收下吧，这一本一定是送给你的。”

朴基南双手接过了笔记本。

李铁军又望着远山，说不出话来。

“司令官同志！”他那微微张开的嘴里流出了颤巍巍的声音。

不一会，他们坐在盖着雪的坡上，抽着烟，制定了袭击警察队的计划。

李铁军从司令官同志的信里受到鼓舞，命令他的排站好队，然后有力地走到队前断然宣布要连夜前去消灭五公里外的土城沟

警察队。说完，就站在前头迈出了大步。世杰和朴基南也跟着出发了。

消灭了土城沟警察队的第二天傍午时候，世杰又上了路。

他一到村外，就看见前一天夜里割过谷子的那个山沟里有白花花的人群在忙着秋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儿童团的队伍。一大群系着红领巾的十来岁的儿童，都带着镰刀来到地里收割着。

当世杰和李铁军走近的时候，扛着枪站在地头上监视敌人的白光明老师，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向李铁军打了招呼。

李铁军向白光明介绍了世杰是司令官同志派来的通信员，白光明立即靠上前来，恭敬地向他从未见过的通信员行了举手礼。

这时候传来了儿童团员们的歌声。

来了，来了，革命来了，

……

“情绪很高啊。”

“是不错。”白光明很自豪地回答世杰。

白光明穿一身草绿色制服，打着裹腿，扛着步枪，跟从前完全不一样。服装比过去更加朴素轻便，一向悒郁消沉的脸神现在洋溢着自豪感，甚至不知哪一点，还给人一种高傲矜持的感觉，却又没有一点做作的样子。尤其明显的变化是他那眼睛犹如蔚蓝的晴天一样明净，显得那么善良那么精神。

金丝眼镜一闪，他的脸转向了田野。那个姿态仿佛在骄傲地告诉人们，这一壮丽的秋收，用斗争换来的收获，是多么宝贵啊。

当世杰向李铁军告别的时候，白光明跟上来深情地说：

“请你代我向将军问好。”

世杰沿着田间小路走去。

在儿童团员们对面的山坡上，一群妇女会会员正在收割高粱，不时地响起一阵阵笑声，离老远就能听见，尤其是厨房女大嫂那浑圆的女低音，很远也能辨得出来。

世杰走在路上，心情格外轻松愉快。帽子歪歪地放在头上好象就要掉下来似的，稍微突起的前额和翘起一点的鼻尖在他那乐呵呵的脸上显得很协调。

他现在要到龙井去，任务是去弄一些最近时期的报纸和杂志等出版物，也顺便办一下朴基南要他办的事。

昨天夜里，他同朴基南一直谈了很长时间。当他谈到不久前在部队里曾热烈讨论过游击战术问题的时候，朴基南说他看到过一本讲述游击战术的好书。这引起了世杰极大的兴趣，他迫不及待地问朴基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那么好的书。朴基南告诉他那本书名叫《游击队战斗经验集》，可是看过已经很久，具体内容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里面详细地介绍了许多次战斗的经验。这本书现在在龙井一个名叫张斗满的朋友那里。世杰忙问他能不能要到那本书，朴基南很有把握地说，只要能找到张斗满就能要过来。

一向喜欢轰轰烈烈的世杰心里早痒得受不住了。他想，只要弄到这本书，就能再一次让大伙大吃一惊，因为这是上次在水洞沟抓鱼所不能比的巨大的政治收获，那个很少称赞别人的韩兴洙也一定会举双手欢呼起来的。

他兴冲冲地来到距龙井还有三十多里的地方，看太阳快落

了，就找了一家孤立的草房走进去，打算住一夜再走。

*　　*　　*

在同一天，崔七星赶着牛扒犁正准备走过敦化县城门前的一座桥。

他头上裹着被泥浆染成了黄褐色的毛巾，上身披着大袄，下身穿着露膝盖的破裤子，脚上套着麻鞋，驼着背，拿着鞭子，赶着牛扒犁。

他要穿过敌人的岗哨进入敦化，向司令官同志早在吉林的时候就建立并指导的共青组织传达司令官同志的指示，还要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展政治工作。

“驾！”

为了看看后面的动静，他故意一摇鞭子，吓得长着两个大犄角的大黄牛猛然向前窜去。这更使英淑着急。她穿着长裙子，走不快，头上还顶着藏有传单的一筐鸡蛋，要跟上扒犁本来已经够吃力了。

她身材匀称，两颊绯红，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因为同崔七星扮成了一对夫妻，羞得脸通红，尽管已经走了二百多里路，脸还是那么红。

到了溜登村，他们就在一家老两口子的帮助下打扮成了一对小夫妻。英淑脱掉军装，穿上了土布长裙和浅黄色的小袄，还弄到一束假发挽上了纂，脚上穿了一双草鞋。唯有她那晒得黑红的脸色最叫人苦恼。因为到这个时期日本警察的眼睛变得更尖了，甚至看着行人的衣着、脸色和步履也能辨出游击队来了。

英淑只好在临出发前对着镜子往脸上抹了一层粉。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

“够了够了，太漂亮也会惹出麻烦来的。”

崔七星随便怎么打扮都象地道的庄稼人，因此他不能体谅英淑此刻那么焦急的心情。而英淑深知只要有一点点纰漏就会坏事，就会葬送革命工作，丧失生命。因此，她这个开朗而又心细的姑娘把自己精心地打扮成了乡下妇女。

“英淑同志你梳篦梳得那么熟练，可见是早就学好了。”

走出溆登村的时候，崔七星还这样逗英淑。英淑的脸登时又红到了耳根。

她发现老乡们都好奇地望着他们这两个生人，就顶着筐子紧跟着崔七星，说：

“干吗绷着脸啊，想家了吧？”

“嘿，那孩子这会儿该会爬了。”

“崔革命这个名字起得真好。”

两个人对望着笑了，笑得那么自然，老乡们看了都以为是来串亲戚的小两口早早去赶集呢。

他们一路走着一路闲聊，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世杰。

“这会儿他一个人在哪儿做什么呢？”崔七星回头望着跟在后面的英淑说。

英淑登时象看到了个子高大，脖子长长的世杰。

“那还用问？准定又在什么地方愣头愣脑地干呢。我一想起世杰同志，就记起车奇勇同志说过的话。”

“车奇勇说什么啦？”

“他说世杰象个没有司机的汽车。”

“车奇勇真地这样说过？在我面前，他可常称赞世杰同志性情开朗活泼，是个天下第一号的大杰作，最招人喜欢的大丈夫。”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总感到世杰同志做事老是那么悬悬乎乎的，他做十件事，十件事都叫人提心吊胆，觉得好象要惹出什么祸来。”

“我看你有点儿看错人了，男子汉本来就应该那样嘛。一个男子汉，大大方方，痛痛快快，不小里小气的，有多好啊！他热情勇敢，干什么都麻利快当，还总是笑呵呵的，跟谁都合得来，所以朋友就很多。他不管什么事，只要有心干，就非干成不撒手，这样倔强的脾气又多招人爱呀！你还记得吧，他入伍没几天，就抓那么多鱼让我们都吃了个大饱？男子汉就该这样。”

崔七星千方百计替世杰辩护，这反而使英淑心神动荡，无法平静下来。假如是对世杰说了坏话，也许英淑会大不高兴，发了脾气呢。

英淑想起抓鱼的那天晚上，世杰突然找她死乞白赖地要她的枪，弄得她实在够受。

在英淑看来，世杰这个人总是引起她的不安，她老觉着世杰在顽皮地拉着她向危险的陷阱走去。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英淑总是不能把世杰忘掉。

打了木贼沟战斗的那天夜里，大家祝贺了崔七星以后散开的时候，也是这样。

当英淑因为崔革命和他的小袄而怀着滚沸的心独自往女队员的草棚走去的时候，忽听后面有人叫她，她回头一看，是世杰在跟着。

世杰来到她的面前，又好象没什么事似的，只是紧靠她的身

边站着，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仗也打胜了，枪也夺到手了，还生了个小小子，起了个名字叫‘革命’，哈，多好啊，英淑同志！”

“你有什么事儿，快说好啦。”

“我这不是说着吗？我看你每回都这样冷冷地顶我，好啊，请你坐一会儿吧。”

世杰看着离草棚不远了，就抓住英淑的肩膀，使劲按她坐下。

两个人紧挨着坐在石头上，可是好半天都没有话说，英淑只想抽空子溜掉，世杰吭哧了半天才开了口：

“要不是英淑同志帮助我参加游击队，我哪儿能有今天这样高兴啊。也是因为你借给我枪，让我练好了打靶，在这次战斗里我才打得不错，还有……”

“那些事儿别再提了，要有别的事儿你就快说吧。”

英淑明明知道他的心思，还故意这样顶了一句。她觉得好象被卷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里似的，全身发热，忐忑不安。她那表情，既不是生气，也不是高兴，抬起不住颤抖的手掩住嘴唇，低下了头。

“你怎么这样不理解我的心，这样跟我说话呀？”世杰声音沙哑而发颤。

他这个平时那么爽利大方，大大咧咧的人，不知为什么，这会儿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你要这样，那就改天再说吧。”

世杰霍地站起来把英淑的后背一推。这反而把英淑闹糊涂了，她觉得两脚沉重移动不了，呆了半天，才勉强抬起头来。刹

那间，她视线碰到世杰那燃烧的目光，吃了一惊，一扭身就朝坡下跑了。

“英淑同志！”世杰的招呼声紧追着她，可是她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不见了。

这天夜里，英淑躺在被窝里怎么也睡不着，世杰的脸总是在她的眼前忽闪。

英淑一想到这些往事，心就怦怦跳。

不知道崔七星觉察到这一点没有，他仍然在称赞世杰是个配称做大丈夫的好汉，是个有前途的好同志，在这次工作中也一定会取得比谁都大的成绩。

“真会这样？”英淑掀动着双眼皮，盯着崔七星。

“英淑同志你真奇怪，对别的同志，你都说好，就是对世杰，你净说他不好。”

“这有啥奇怪的。”

崔七星站住脚，直盯着英淑，咧嘴笑了：

“瞧，瞧，这还不怪？”

英淑羞得登时脸象炭火一样通红，赶紧把顶着筐子的头偏过去。

又走了两个钟头，他们来到了敦化县城门前的桥口。

桥口有持枪的日本兵把守，一个一个地搜查着进城去的人。

水泥桥长长地伸到对岸，底下的河水徐徐向北流淌。在松软的泥路上，一个牛扒犁划着两道沟子慢慢滑向带枪的鬼子兵。英淑裹着头巾，头巾遮住了前额的一边，看去完全是农村妇女的打扮。她轻轻地咬住嘴唇抑制着心脏的剧烈跳动。

“什么的？”扒犁刚停住，鬼子兵的叫声刺耳地震响在桥栏杆

之间。

“是劈柴。”

扒犁上满满地堆着劈得整整齐齐的桦木劈柴。

“里面藏了什么？”又一声更加充满敌意的叫喊。

英淑把顶着的筐子放在地上，用头巾擦脸上的汗。

三个鬼子兵中个儿最高的那个家伙走近了英淑。霎时，英淑觉得心都掉下去了。

“这是什么？”

“鸡蛋。”

鬼子兵伸出毛茸茸的大手掀开了盖在筐子上的土布。英淑心里恨不得一枪打死他，但她只能忍受着。

“下面藏着什么？”

“什么也没有，就垫了一层稻草。”

“你撒谎，快倒出来看！”

英淑顿时眼前漆黑，不知所措。敌人好象知道鸡蛋筐和劈柴里藏着传单，瞪着眼睛仔细地搜查。崔七星在另一边卸着劈柴。他泰然自若地卷起袖子把大捆大捆的劈柴搬起来往地上放，好象是在说“你随便查吧。”

英淑尽力不让自己的手发抖，开始镇静地把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来放在土布上。她想先这样应付一下鬼子。

这时候突然响起了崔七星生气的叫喊：

“嗐，还有你这样的饭桶！”

英淑象触了电似地吓了一跳，惊讶地抬起了头。

“太君站岗都站渴了，你也不敬个鸡蛋解解渴！”

崔七星皱着眉，呸一声吐了口痰，把一捆藏有传单的劈柴搬

起来倒了位置，又很自然地往上边放了另一捆劈柴。

英淑沉着地拿起一个鸡蛋，用裙角擦了擦，然后双手捧着发亮的鸡蛋送到鬼子面前：

“请尝一个吧。”说着还低下发缝笔直的头，垂下了上眼皮。

鬼子看到一个漂亮的朝鲜妇女双手捧着可口的鸡蛋恭恭敬敬地送到面前来，乐得露出大龅牙嘿一声笑了。

“尝尝吧。”

大个子鬼子兵象野猫窥视油缸子似地偷眼盯着英淑圆圆的肩膀曲线，伸出黑黑的大手接过了鸡蛋。英淑又把一个鸡蛋擦净送到了另一个满眼眵目糊的鬼子兵手里。

“哈，好吃的！”大龅牙把鸡蛋壳往桥下一扔，用巴掌摸着下巴颏，两眼又盯住了鸡蛋筐。

鸡蛋筐早已被搬到了小矬个鬼子兵面前。连擦都不用擦了。

鸡蛋壳一个接一个飞过肩膀落在水面上，三个鬼子的下巴颏都变得油渍渍的了。

不等英淑动手，三个鬼子就伸出沾满鸡蛋的黏糊糊的脏手轮着个儿往外拿鸡蛋。这一下，英淑可着了慌，再叫鬼子这样拿，传单就要露出来，她急得绝望地叫起来：

“不行啊，不行啊！”

这时候，崔七星又大声吆喝她：

“你这饭桶，蹲在那儿都叫人抢光了，还不快拿起筐跑！”

英淑听了，赶紧抱起鸡蛋筐转过身子喊：

“行啦，别再拿啦，我还得拿去换米哪。”

她抱着筐子左躲右闪，瞅空子抽身跑过崔七星的身边溜走了。

“嘿嘿嘿。”三个鬼子为抢夺感到了满足，为调戏了美丽的朝鲜妇女而感到了快意，都乐得什么也顾不得了。

大个子露出大龅牙喷着唾沫星子仰脸笑。

“嘻嘻嘻。”满眼眵目糊的家伙笑得眼睛只剩了一条缝。

“咯咯咯。”小矬子嘴里还装得满满的，扭着短粗的脖子，发出了咽气似的响声。

崔七星嘲笑着这些只要不花钱，连碱水都喝光的鬼子，把劈柴重新装上了扒犁。

这会儿，桥口已经挤了很多人。大家纷纷地说：

“咳，一个乡下嫂子一眨眼就把一筐鸡蛋给人掏光了。”

“幸亏没遭更大的祸。”

崔七星拉着扒犁走过岗哨，有意地回头望着笑了笑，嘴里却说着另一种话：

“真是饭桶，早跑了不多省几个鸡蛋？”

当他们走到集市入口的时候，崔七星尴尬地抬手挠着后脑勺：

“英淑同志，请你原谅，是因为没办法才骂了你啊。”

“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着。”英淑咬着下嘴唇嫣然笑了。

这一天日落以后，崔七星才找到在集市上擦皮鞋的老严同志，同组织接上了关系。他向当地组织传达了关于扰乱敌后，引诱关东军主力进山的任务，也商量好了共同撒传单的工作。

* * *

第二天清早，敦化县城一片混乱。

住着关东军一个联队的二层砖楼和长长的营房里，传来了刺耳的尖叫声。站在门口的哨兵，象蝮蛇似地翘起脑袋盯着他们的人骑着马或坐着摩托车匆匆忙忙进进出出。

鬼子完全封锁了他们的警备区。

在飞进了《告日军士兵》传单的北墙上，一个持枪的鬼子兵，贼溜溜地转动着蛇眼盯着下面。

日落的时候，五十二辆带篷卡车，满载着带枪的鬼子兵，驰过水泥桥向山里开去了。

城里布满了警察。

集市上的生意人和赶集人都被赶走，热闹地方都贴了条子禁止营业。酒店、小饭馆、铁匠铺、小客店以至小摊贩和小炉匠也都上了门板，收了摊。

做买卖的和赶集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低声耳语：

“说是金星将军要带着大部队打进城来呢。”

“不是，是一个可疑的人突然出现在日军联队的兵营里，命令他们一天之内全部滚出去，不然就要把他们全部抓走。”

“听说城里到处都有游击队，就怪我们有眼也认不出来，说不定那个绅士也是游击队哩。”

“刀鱼贩子来了。”是说警察来了。

人们都散开了。

“全体朝鲜人民一致站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闹市和小胡同里到处撒下了这样的传单。天没亮的时候已经撒了满地。

秃脑门的“平壤面屋”老板捡到两张传单拿到家里藏起来，一有空就钻到小屋里去偷着看。

从乡下来赶集的庄稼人也都带了几张四下走散。

滲登村去买盐的人们也都弄到一张藏在腰带里回来了。

“可热闹啦，好象天下都烧开了锅似的。 金星将军就要带着朝鲜军队打来了，敦化的鬼子兵都坐汽车跑光了。”掉了两颗门牙的郑老头在村里转游着传开了消息。

“这一家有清津来的客人吧？”

崔七星应声走出屋子向郑老头打了招呼：

“请进吧，我就是清津来的。”

“哦，是吗？真是客人来时逢集日啊，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昨儿我去敦化赶集，到那儿一看，嗐呀，地上白花花地撒满了纸，我寻思是啥东西， 捡起来一瞧， 正是那个叫传单的玩意儿，是我们游击队撒的。今年开春时候听说豆满江一带出现了朝鲜军队，那会儿听了只当耳旁风过去了，作梦也没想到他们还到我们的跟前来了。 他们招呼咱们朝鲜同胞都起来把日本鬼子打跑。我看哪，等你回到清津，那儿也准定撒了这样的传单呢。”

郑老头弯腿坐在廊台上，兴致勃勃地讲着，连抽了三袋烟。

“老大爷，您这样到处说，叫鬼子抓去咋办哪？”崔七星想套他的话听听。

“小鬼子哪儿有空抓我呀？ 咱们的军队马上就要来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嘛，呵呵呵。”

当天夜里，崔七星召集乡亲们进行宣传。

当他和英淑穿上游击队军装出现在屋里的时候，乡亲们都惊呆了。尤其郑老头更是大吃一惊：

“嗬，你们看！ 都说在敦化城里来来往往的不管是绅士还是赶车的，都是游击队， 这会儿看， 咱们滲登村也早来了游击队啦。可我还一直以为他们是清津来的呢……哈哈。”

三间房里挤满了群众。厨房里尽是妇女，英淑夹在她们当中。崔七星站在上屋和下屋的中间，脱下军帽，恭敬地向群众行过礼，开始了讲话：

“我们是金星将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是奉将军的命令到这里来的。我们游击队是和乡亲们一样的工人、农民的子女组织起来的，去年那位女队员还是地主家的厨房丫头，我还是地主的长工。我们抱着打跑日本鬼子，夺回咱们国家的决心，参加了游击队……”

崔七星很沉着地讲着。他说话通俗，让人们觉得就象是邻居的小伙子来串门闲聊似的那么平易可亲，用浅显的语言条理分明地讲解着革命的根本问题。

“朝鲜应当往哪里走呢？”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又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他把参加游击队以来所学到的全都倒出来了。

“我说，游击队先生，金星将军现在在哪儿啊？”一位穿着补钉摞补钉的破棉袄的五十开外的老大娘扬手站起来问。

“老大娘，将军现在在山上呢。”

“山上？这么冷的冬天，在山上受苦？”

头巾下露着花白头发的老大娘，想说什么，却犹豫着没说，用衣袖擦着眼窝。

崔七星举起两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大声地说：

“乡亲们，要这样在金星将军的周围紧紧团结起来！这样，我们就能打退任何敌人，把我们的国家夺回来。”

崔七星的话讲完了，鸡都叫了两遍了，人们还不散，继续交谈着。

在厨房里，英淑象从前在两江和天上崴子一样，向妇女们进行宣传，号召妇女也参加游击队，拿起枪去打敌人，不能参加游击队的妇女就送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去参军，并在后方支援游击队，她说，这也是一个大战斗。

崔七星正说服那些志愿要求参加游击队的青年，告诉他们现在还不能马上带他们去，让他们先做好准备，过些日子部队就会来接他们。

这时候，方才那位老大娘打开房门走了。

崔七星和英淑辞别了乡亲们，立即上了路。因为他们需要马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村外路口。老乡们也跟来送行。这时候，方才走出去的那位老大娘头上顶着什么东西，急急忙忙赶上来挡住了崔七星他们的去路。

“年轻人，托你把这个捎给将军吧，我这老太婆只有一片心意，没有什么可送的啊。”老大娘说着把拴着两双草鞋的网兜放在地上。

“老大娘！”

“快收下吧。这里面有一斗小米。一想起将军为了把国家夺回来，在这大冷的冬天还在山上受苦，我们就咽不下饭，睡不着觉啊。你回去，就替我给将军做一顿热饭吃吧，除了这个，我再没什么心愿了。我本来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儿子，他说是在敦化念书，我也一直当真了，没想到今年春天鬼子们说他是共产党，把他抓去在电线杆子上吊死了。我看到你们，就想起我的儿子。要是我的孩子昌植还活着，也准定跟你们一样到山上去扛着枪打鬼子啦。他在被抓去的前几天，回家来跟我说过他要去找金星将军，

拿枪去打鬼子。可那时候我还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光是听着没吱声。咳，快收下吧。要是路不远，我真想自个儿去见见将军，可是不行啊。这个网兜是我儿子自个编的，他每次从敦化回家的时候总是带着它。”

老大娘好象还要接着说什么，可是没说，回过头去擦眼泪。

崔七星他们要不是急着赶路，真想多安慰安慰老大娘，可是时间不允许，只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就匆匆上路走了。

* * *

世杰来到龙井首先找到了张斗满的家。可是张斗满不在家，一个月前被逮捕送进了拘留所。原因是他喝醉了酒，把“民会”的牌子摘下来摔碎了。今年开春“民生团”第一次挂出牌子的时候，他也曾把它掼在地上，被抓去蹲了一个月的监狱。

世杰问张斗满的弟弟书都藏在什么地方，可是弟弟一点也不知道。世杰记得朴基南说过，张斗满很可能把那些书秘密地埋在地下。于是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翻遍了仓房和整个院子，结果连影子也没见到。他想了半天，决心假充张斗满的远房亲戚去探监。于是同张斗满的家属商量好怎样应付警察，就上警察署去了。可是警察署连理都没有理他。

世杰是个事不成不罢休的人。就象弹簧一样，你越压他，他反抗越厉害。 他把要交给朴兴德的信和准备买书报的钱埋 在 地下，就走到街上买了一瓶酒。

他咕嘟咕嘟喝了半瓶，把剩下的半瓶泼在衣襟上，然后晃晃悠悠拐着“之”字，朝崔警部的家走去。

紧挨江边的一座大洋房，洋铁屋顶上厚厚地涂了一层沥青，窗户都是双层玻璃，房子前面有突出的门廊，院里有花坛和一棵收拾得很精致的檀香树。

世杰眼睛盯着这座洋房，趔趔趄趄地在胡同里来回走着，等看见戴黑边眼镜的崔警部走下黄包车进去了，就朝洋房走去。他穿着破旧的工人服，摇摇摆摆地走到门口，踢开大门冲进了院子：

“喂，混帐东西，开旅馆的就应该开门接客，哪有这么早就关门的，嗯？难道叫人象狗一样趴在桥底下睡不成？人嘛，总该在屋里睡吧？喂！掌柜的，你干吗不让人住？哼，钱？钱在这儿，你寻思工人就不称钱了？告诉你，是有了人才有钱，不是先有钱后有人！要是钱不够，我豁出来把这条脏裤子脱给你。快给我开一间房子！我困死了，得睡觉了，掌柜的哪儿去啦？哈，这小子跑了？”

崔警部的小老婆从窗口伸出粉团一样的小脸看了一眼，赶紧缩回脑袋去尖声叫起来。

后屋的玻璃门吱嘎一声打开，走出一个青年，傲慢地挺着胸脯迈着四方步。是崔警部的小舅子。

“混蛋，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敢这样胡搅？快给我滚出去！”

“嘿，拿房子赚钱的旅馆呗，还能是什么地方？”

“看你这个混蛋年纪轻轻的，疯啦？喂，睁开眼好好瞧瞧这是谁的家！”

这家伙又矮又胖，下身穿着马裤，更显着粗蠢。他趿拉着木屐儿来到正门，抓住世杰的手臂往外拖。

“哎哟，世上怎么有了酒这玩意儿，真讨厌死了。是魔鬼欠

了他的债呀，干吗不来把酒鬼逮走？啧啧。”

缠着紧身长裙的小姨太太，晃着油亮的脑袋瓜儿一扭身往屋里走去。

“你说酒怎么啦？是你请我喝的啊？”

“酒也是粮食做的嘛。你要不老实滚出去，小心你的脑袋！你以为这儿是闹市吗？”

世杰推开拖他的家伙，跑过去用肩膀使劲撞门廊的大门。

哐啷一声，门上的玻璃碎了，地上撒满了碎玻璃片。

从屋里传来了姨太太刺耳的惊叫，紧接着走廊震动，穿着和服的崔警部急奔出来，闪着眼镜嘎声吆喝：

“畜生！快给我狠狠揍这个酒疯子，扔到那边脏水沟里去！”

他抄起竖在正门里边的竹剑跨到院子里。

“今年运气不好，连酒疯子都闯进家门来了。”

他扬着脖子，挺起肚子，伸手递出竹剑。跟出来的姨太太皱着眉把竹剑接过去交给了穿马裤的矮胖子。

“在永坪的爸爸不也是因为长工喝酒行凶，才没过上几个月就没了的吗？”

“快住嘴！提起那事，我就牙齿打战。晦气透了。妈的，娘儿们都是…… 叫爸爸和弟弟落得那个下场的不是酒，是共产主义！这叫共产主义和大日本，佃户和地主，下层人和当权人在拼着命打！”

他的小舅子接过一庹长的竹剑，尖声狂叫着壮了壮胆子，就挥舞着劈头盖脸地打起来，世杰更加摇摇晃晃地左躲右闪，一次又一次地抓住打下来的竹剑。

“嘿，这小子还有一手呢，哼！”

崔警部的小舅子气急败坏地脱掉木屐儿换上放在门口的运动鞋，卷起袖子，气势汹汹地扑过来。

“小子，我非揍死你不可，看来你这小子还不知道棍子是啥滋味！”

“干吗打我？你这疯狗，你眼里有没有王法？我花钱住旅馆，你为什么打我？旅馆是打人的地方吗？”

小舅子把竹剑举过头顶，嗖一声使劲朝世杰的脑门打来。世杰迅速闪过，竹剑打在世杰的左肩上，又弹起老高，正好碰在正门的门灯上。乳白色的灯罩一下被打得粉碎，碎片象雨点似地落下来。

“这，这，快，快把猎枪拿来！”

一听要拿枪来，世杰紧张了。他立刻装作站不稳的样子，踉踉跄跄走了几步，把头往墙上一撞，扑通倒在地上。

崔警部趁势上去抬脚就踢世杰的后背。

“让你们打吧，狗崽子！”

“快把他捆起来！”

崔警部急忙跑进去摇起了墙上的电话。叮铃铃，叮铃铃。接着叽哩咕噜说了些什么，最后大声命令：

“快！”他挂上耳机，又拿着绑绳走出来。

世杰装做无可奈何似地任他们捆绑。

过了一会儿，门外传来了自行车的铃声，随后进来了一个佩刀的警察。

“给他吃点黄豆饭，好好教训教训他。混帐东西，喝了酒就老老实实睡觉多好，妈的，他犯了扰乱社会秩序的罪、侵犯私人住宅的罪、妨碍执行公务的罪、侵犯人权和偷盗未遂的罪、暴行

罪，样样罪名都能给他扣上。快拉出去！”

“哼，罪名真多！”世杰真想大笑，好不容易忍住了。

拉到警察署，经过例行的程序，世杰被关进了很大的拘留所。

到了第三天他才找到张斗满，又经过很大的努力，才取得了张斗满的信任，第五天终于收到了张斗满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九月红叶”四个字的暗语。

这天夜里，警察署出了大乱子。一个大“政治犯”，关在单间里的“党再建准备委员会”系统的大人物宋弼在押送监狱的路上逃跑了。黑更半夜突然枪声大作，全城顿时充满了恐怖气氛。摩托车疾驰而过，武装警察遍布大街小巷，大肆搜查。连山上都布满了警察。

第二天，警察把世杰拉出来，吓唬他说，如果下次再犯，就要叫他吃十年的黄豆饭。然后把他释放了。

世杰走到街上，看见每个广告板上都贴着报纸，报纸上登着名叫宋弼的共产主义者的照片，用大字标题报道了他逃跑的事件。大标题是：“共党高级人物在押送途中逃跑，目前正大举搜索追捕”。下面报道说，在该犯乘篷车被押送途中，突然出现三个面罩黑布的武装怪汉，射杀押送警察二人，劫走犯人迅速潜逃。这篇报道还特别用框框圈起来，显得更惹人注意。

各个路口，都有警察宪兵瞪着血红的眼珠子搜查来往行人。

然而世杰不管这一套，绕过好些个小胡同，走出城来到了河边。

“成功了！”世杰真想大声欢呼起来。

他径直回到张斗满家里，把纸条交给张斗满的弟弟，就一同到院子角上一棵不大的枫树底下刨开土，挖出了一个小坛子。他

们从有一股霉味的坛子里取出了好几十本共产主义书籍，其中也有《游击队战斗经验集》和朴基南托世杰带的《苏维埃宪法》。

黄昏时分，世杰要离开龙井上路了。他觉得到这儿办的第一件事很顺利很成功，但往后必然会遇到一些麻烦，于是打定主意不直奔罗兴，而取道永坪，然后再顺山路走。

他有意避开小胡同——他认为走小胡同反而不好——直接走过站前大街，来到了繁华的商店大街。街两旁尽是些花花绿绿的牌匾广告，什么"仁丹"、"老笃眼药"、"中将汤"、"青春理发馆"、"立饮一盅酒店"、"当铺"、"OK唱片"等等，触目皆是，令人眼花缭乱。

他走进一家旧书店，把《东亚日报》、《朝鲜日报》、《每日新闻》以及《中央公论》、《经济》等报纸和杂志买了一大堆，然后坐在一个人来人往的角落里，嘴里说着要拿回家去糊墙糊炕，把书皮都扯下来扔了。之后，用大包袱皮一包，就背起来走出书店，又走进了一家文具店。

他想给同志们买点儿礼物带回去，可是一看钱不多了，就打算买十个笔记本。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英淑，在陈列着各种笔记本、教科书、算盘、笔墨等等商品的橱窗的玻璃上闪过了英淑的双眼皮的眼睛和清秀的面庞。

世杰把并不重的包袱往上颠了颠，不好意思地用手挠起了下巴颏。他因为自己没想到崔七星而单单想到英淑感到羞涩，不由地红了脸。

他想给英淑买个小镜子，可是立刻否定了。他挑这挑那挑了半天，最后买了一本装订得小巧精致，页数又多的小本子，觉得做歌本用最合适。他打开包袱，把小本子单独包起来掖在报纸堆

里。

走出文具店一看，太阳快要落了。他想尽快赶出城去。这时看见车站那一头的山下有鬼子兵营，又想索性去看一看。于是拐进了朝那边走的路。恰好这时候，迎面来了一匹高头大马，上头骑着个架子十足、衣着显赫的大警察官。他脖子直挺挺的，灰色斗篷挂在肩上呼呼飘动。后面跟着一匹矮个子的本地马，两旁搭着皮箱，上头坐着个披着毛毯的日本娘儿们。

牵着缰绳的那个人很象是朴兴德。他那微微叉开两腿晃着肩膀走路的架式，简直和朴兴德一模一样。即便他不是朴兴德，但他使世杰想起了亲爱的战友，这也已经是很令人愉快的事情了。

世杰径直朝前走去，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那个马伕。

那低低地戴着一顶破礼帽，穿一身黑色工人服，晃晃悠悠地走近前来的马伕，分明是朴兴德。

“欸，朴兴德怎么到这儿来了？”

世杰反而希望那个马伕不是朴兴德了，站在路上等马走过去。就在这时候，世杰看见那马伕朝他这边咧嘴一笑，使了个眼色，说：

“喂，老乡，瞅着点儿，你站在这儿，马怎么过去啊？”还是朴兴德的脑子会转弯。

世杰一时糊涂得不知怎么做才好，犹豫了片刻，才猛一低头道歉说：

“对不住，对不住。”世杰也有不次于朴兴德的蘑菇劲儿：“喂，老乡，要上罗兴去，打这儿上车对吗？”

“对。”朴兴德故意笑着眨了眨眼睛。

两匹马一会儿就走进了一个围着高高的砖墙，墙上架着电网

的阴森恐怖的大院子。

一出短剧就这样闭幕了。

“真是天宽地广奇事多，谁想到在这儿碰见他啊！”

世杰走出大街，蹲在路边一棵柳树下，点上一支烟，心里思忖着：不管工作上多么需要，朴兴德也是不可能给鬼子的娘们儿当马伕的呀，可是看他朝我笑着眨巴眼的那个样子，确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尽管这样，世杰总觉得有点扫兴。是在这儿跟朴兴德见面呢，还是按原订计划到罗兴去见面？世杰考虑了半天，最后决心先到永坪，然后再到罗兴去找朴兴德，以免发生意外。

他这样打定了主意，急忙离开了龙井。

* * *

朴兴德照警察署长的吩咐，把署长太太送到车站前的高级旅馆之后，急忙跑到了大街上。他觉得牵着马找人太麻烦太慢，就把马拴在小客栈的院里，空身走到街上找世杰。

他在站前大街上来回转了两三趟，也没见到世杰的影子。因为最近发生过一个叫宋弼的人逃跑的事件，不便于长时间地在街上转游，就进到站房里去等候开车的时间。这里有开往吉林、哈尔滨方面的列车，也有从咸兴、清津方面开来的列车。朴兴德一直等到最后一趟列车开走了，也没碰见世杰。

快天亮的时候，他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小客栈。

一个半月以前，朴兴德当上了罗兴警察署署长山梨的听差。

最初，他曾向车奇勇表示过，为了建立半游击区，到了罗兴就先给一家地主当长工，好站住脚跟。对朴兴德来说，给地主当

长工是最可诅咒的事，一提起长工，他就牙齿发酸，因为他扛活扛了十年，受尽了种种虐待和污辱，饱尝过种种苦役的残酷折磨。但是自从听了司令官同志曾亲自扮做“长工”做地下工作的事以后，又觉得当“长工”是最光荣的事了。于是他想，既然要伪装，就最好是伪装成一个“长工”。当个“长工”，用不着故意做作，只披上破衣裳干活就成了。

他到罗兴后第三天就被外号叫棍棍的杨地主雇去当了长工。这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的巧事。占有半个罗兴大平川的地主杨棍棍最近把五个长工一下子解雇了三个：一个是有病不能干活的，另两个是警察署暗中告诉他都是上了黑名单的嫌疑分子。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打短工的，看去年纪轻轻，身强力壮，背柴比别人多背两倍，而且每天起早贪黑，不声不响地自己找活干。于是杨棍棍就用甜言蜜语诱他上钩，而深谋远虑的朴兴德则装作没有看出杨棍棍的黑心眼，欣然答应给他扛活。从此，朴兴德就在杨地主家里每天不知死活地干起活来，天不亮就起来担水扫院子，打扫牛棚，饭后又和别人一样下地干活，天黑了又劈烧柴，铡草喂牛，象牛马一样什么活都干，而且干得利利落落，杨棍棍看了心满意足。

“嘿，我们家的朴兴德可是个教他个‘天’自己就知道‘地’的人哪！”

没过十天，杨棍棍就到处夸起自己的长工来，还装出一副好心肠的面孔跟朴兴德说，过几个月就给他做件新衣裳穿。

朴兴德真是事事遂心，就象乘风扬帆，顺水行船一样。

首先，他很顺利地开始了对共事的长工们的教育。四个长工都是三十开外的壮年人，其中两个住在对面，都有家室，另两个新

来的都是年过三十还没娶上媳妇的光棍儿汉。他们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睁眼瞎，朴兴德每天夜里遮住窗户教他们识字，给他们讲长工受地主欺负的原因和什么是阶级差别，告诉他们为什么有苦役，什么叫剥削等等。

当长工们躺在炕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朴兴德就说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传闻，轻声给他们讲游击队和金星将军的故事。当他怀着虔诚的心情，从炕上坐起来，讲起金星将军的活动的时候，长工们坐在那没油点灯的漆黑的屋里，也象看到了明朗的阳光一样感到亮堂舒畅。

朴兴德在杨地主家扛活，从各方面都很有利于开展工作。

杨地主占的土地面积大，佃户多，差不多每两天就叫几个佃户来训斥一顿。入秋以来，佃户被叫来的更多更频繁，不管白天黑夜，杨棍棍的斥骂声从不间断，吵得整个大院子嗡嗡响。

每当这时候，朴兴德都争取到不少佃户。这样天长日久，杨地主的大院子就不再是杨地主的家了，简直变成了革命组织的大本营。从表面上看，杨棍棍仍然是这家的主人，大声斥骂，为所欲为；而实际上，一切都已掌握在朴兴德的手里。

对方圆四五十里以内的群众的动向和敌人的活动，朴兴德都掌握得象看自己的掌纹那样清清楚楚。那些被叫来挨杨棍棍打骂的佃户，表面上虽然都低声下气地受地主管，实际上都是来传递密件的联络员。

过了一些日子，朴兴德又想出了一条进一步打入敌人内部的计策。

有一天，杨棍棍走出房门准备去理发。本来出门走十来分钟就能到理发馆，但是最近以来，杨棍棍一到该理发的时候就哭丧

着脸，显得惶惶不安。

“老爷，我替您刮刮脸吧？”朴兴德摸着下巴颏笑着问。

“你会刮脸？”穿着哔叽长袍，拄着文明棍的杨棍棍诧异地翘起了一道眉毛。

“是啊，从前我们村里没有理发匠，都是我给理的。”

“真的吗？嗯，对了，你本来就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嘛。”

“您就算上我一回当，理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也是，可你有家伙吗？”

杨棍棍死不愿意上理发馆的原因，朴兴德是几天前听别人说才知道的。不久以前，前村有个叫崔承元的地主上理发馆去理发，不料被理发匠一刀子割断了喉咙，瘫在椅子上折腾了不大工夫就一命呜呼了。原来，那个理发匠的爸爸欠了崔地主的债还不起，被崔地主拉去毒打了一顿，回到家里躺了没几天就死了。理发匠终于给爸爸报了这个仇。

杨棍棍也不敢担保自己就不会遭这样的祸。因为他知道在欺压穷人方面自己比崔地主还要狠毒残忍，一点儿不比崔地主差。但是他对自己的头发毫无办法，头发不断地长，不得不每个月去剪一次，至于刮脸，就干脆自己刮，刮得不好也不管了。自从崔地主被割了脖子以后，杨棍棍简直怕得要死，一到该剪头发的时候，就一连好几天夜夜做噩梦，心惊肉跳，坐卧不宁。

杨棍棍把文明棍竖在廊台上，点上一支烟，说：

“嗯，你说你真的会理发？”

“还是别让我理啦。我在乡下都是瞎理的，怎么能随便给有体面的老爷理呀？”朴兴德还故意拿捏了一下。

“喂，兴德，没关系。有体面的是人，头发丝儿还有什么体

面不体面的，你就试试看。”

这样，朴兴德就在有玻璃窗的厢房里，放上一把蒙着草绿色丝绒的转椅，让杨棍棍坐下了。

杨棍棍破例地大方了一下，叫人把正屋的大穿衣镜搬出来，还叫人扯一大块白布做了一件崭新的罩单，又派人去买了推子、剃刀、梳子、刷子等等一整套理发工具。

朴兴德故意磨蹭着时间，小心谨慎地剪完了他那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然后让地主仰脸躺在椅子上，要给他刮脸。

“我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长的，上面光秃秃，下面黑乎乎。”杨棍棍为了掩饰不安，故作镇静地打诨说。

他这脑袋的确很怪，头上没有几根毛儿，都快秃光了，下巴上却乱蓬蓬地长满了胡子，真不如把它揪下来倒安上去好一些。

朴兴德俨然象个内行似的，把毛巾在热水里烫了烫，拧干了，然后用这热乎乎的毛巾敷在杨棍棍的脸上。等胡子软了，又把剃刀往皮带上嚓嚓地蹭了几个来回，就朝着杨棍棍的脖子伸过去。杨棍棍吓得翻着眼珠子直勾勾地瞪着他。

“您闭上眼睛吧，您这样瞪着我，我手就哆嗦得使不了刀子啦。”

“快点好好刮。”杨棍棍的声音象呻吟一样细微而颤抖。

一想起地主和长工的关系，朴兴德恨不得往他脖子上抹一刀子，可是他克制住了自己，还做出了笑容。

“嘿，兴德，你真是个宝贝呀！”

杨棍棍把他那油光滚圆的胖脸往镜子里照了照，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

几天后，杨棍棍请警察署长山梨来家里喝酒，也把他自己的

“私人理发馆”大大夸耀了一番。

最了解崔地主那个案件的警察署长，倏地竖起了耳朵。

从此，山梨也在杨棍棍的厢房里理了几次发，后来就索性要求杨棍棍把朴兴德让给他，打算让朴兴德去当警察署的听差。

杨棍棍当然不肯让，可是他拗不过署长，只好以保证今后仍然给他理发为条件，很不情愿地让出了朴兴德。

朴兴德听了，暗自拍了一下大腿。

敌人完全上了他的圈套了。他本来就是计划一面建立反帝青年同盟的组织，一面深深地打入敌人的巢穴，死死地卡住敌人不让他们乱动的。

他象水蛭一样死叮住敌人的咽喉，大胆地开展起了工作。他把警察署的破自行车推出来修了修，就卷起一条裤脚，骑着它在罗兴市街里到处转，白天也跑，晚上也跑，有时跑酒馆，有时跑布店，有时还跑几十里外的各区长家，什么地方都去。

反帝同盟、青年会和妇女会等革命组织，象油滴在棉布上扩散开一样，迅速地渗透到日本帝国主义所统治的最底层去了。

朴兴德每天还要给好几个人理发。他一边给那些警察理发，一边拿好话奉承他们，给他们灌点米汤，就能套出各种机密情报来。系长、科长之流比较机警，而且非常傲慢，不容易咬进去，倒是副署长那层反而松软一点，好说话。

过了一些时候，罗兴的一些头面人物慢慢都来这个警察署后院跟澡堂连着的值班室理发了。炫耀着小黑胡子的警察队长足立和驻在本地的关东军派遣队中佐杉野也来，东宁警察署长骑马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常留一夜理了发再走。

朴兴德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往地上铺了地板，用纸裱糊了

顶棚和墙壁，把一间屋子改造成了挺漂亮的理发室。

有一天，喝得半醉的足立直着他那象丝瓜一样的长脸，靴后跟的马刺啪啦啪啦地震动着走廊，朝理发室走来。

朴兴德立刻把门打开，站在门口把头一直垂到膝盖上。

这个足立先把朴兴德上下打量了一会儿，才坐到椅子上去。他下巴上的胡子，长得象鞋刷子一样又黑又密。

“您跟我一样，胡子很长了。”

“啊？什么的？”

话说不通。这个足立，只知道“共产党”三个字和老黑山、东宁等这一带的几个地名，根本不会说朝鲜话。朴兴德只好用手比比画画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朴兴德给他刮一回脸，竟蹩了两回剃刀，花了好长时间。

朴兴德打手势问他为什么胡子长这么长也没刮刮，他也用手势回答说山上共产党多，忙着打共产党，没空理发。朴兴德又问他什么地方有那么多共产党，他说白头山一带到处都是。朴兴德又问他亲眼见过没有，他说他没见过，只从叮铃铃响的电话里听说过，说着还用手指指自己的耳朵咧嘴笑了。

朴兴德用手指头轻轻弹了一下他的腮帮子，示意叫他别笑，刮脸时笑，就会把脖子割掉。这一吓，足立顿时脸色煞白，一动也不敢动了。

朴兴德就是用这种办法一面刺探敌情，一面建立和指导着革命组织，按照司令官同志的指示进行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工作。为了把各阶层群众都组织起来，他耐心地争取了一切反日力量，只要是反日的，连行商、旅店老板和酒馆老板也都争取过来了。

这项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防止敌人的特务暗探混进来，不过

这也已经考虑到了，只要跟监察系林系长闲扯一会儿，号一号脉，就能套出特务的活动情况。在林的面前，只要把可疑的家伙骂上几句，他就会马上变脸的。

朴兴德自从打入警察署以后，把农村工作都交给了两个可靠的农民，自己就专门刺探敌人军警的动向，及时通报联络站。

工作已经这样活跃地开展起来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将来应当进一步做哪些工作和怎样做，还有个最苦恼的问题是无法知道游击队的消息。他也曾想过要选拔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力壮的青年送到游击队去，但上级没有指示，不好擅自行动。至于暗中处决反动地主和走狗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些，但又觉得做得过分了会惹出祸来，因此也拿不定主意应当怎么做下去了。

他在这样深思苦虑之中熬了几天，最后打定主意要跟永坪联系一下，不料山梨突然让他准备上龙井去。山梨说他要把太太送回日本，叫朴兴德替太太牵着马到龙井送她上车。这个性情乖僻的山梨还说，他太太要是坐汽车走就会小产，骑马才安全。

朴兴德到底没有找到世杰，第二天只好牵着没人骑的马无力地朝罗兴走回去了。

* * *

隔着一张桌子，一头坐着朴基南和李铁军，靠门那头坐着宋弼。

宋弼刚刚讲完了他在被押送监狱的途中逃出敌人魔掌，经革命组织的帮助，安全来到根据地的经过。他那圆而扁平的脸，呈铁青色，两腮络满了胡子，眼睛不知为什么现出一种阴郁的神

色，全身显得疲惫不堪。他三十多岁，沉着谨慎，每说一句话都经过再三的斟酌，每听一句话也都慎重捉摸。

他早先在汉城工读，一九二六年来到间岛，不久加入了“满洲总局”。这以后虽发生过两三次敌人的检举骚动，他都安然躲过去了。去年秋天被捕一次，也因为证据不明而获得假释。可是今年九月又被捕了。他似乎有所悔悟地说，虽然搞了“重建党运动”，但是一点成绩都没有，只是华而不实地轰动了一时而已。

对这位宋弼，朴基南没有什么了解，只是几年前被关进西大门监狱以前听说过延吉一带有这么个叫宋某的人。但是他对这位勇敢地逃脱了危难的宋弼，表示了格外的亲切。

“所谓九死一生，我想正是指你这种情况说的吧。不管怎样，今天你要好好休息，工作嘛，慢慢来吧。”

朴基南说着，还望了望李铁军，好象是说应当这样。

生性沉默寡言的李铁军，点头表示没有别的意见。然后，他问宋弼那“三个武装怪汉”都哪儿去了。宋弼回答说，那三个人他都认识，事后都各自跑散了，没有见到。李铁军歪了一下头，说他明白了，还说那是可能的，之后没有再问什么。

不知为什么，宋弼两眼含着泪水，长叹了一口气。

朴基南看见他叹气，心里想，他好不容易地逃出了敌人的魔掌，以后又在水里泡了一天，饿了两天，拖着两条浮肿的腿，终于找到根据地来了，自然要放心地舒一口气了。

“在严峻的革命时代，人人都一样，尤其是共产主义者，为保卫自己的阵地，更要准备着随时献出生命。”

朴基南撕下一块报纸卷着烟，自言自语地说。

但是，宋弼所期待的效果已经充分达到了。

他翘起一只眼角，斜睨着李铁军：

“我想我这个人的经历是有些特殊。说起来也没有什么， 就是感到特别疲劳。”

“如果不是精神上的而是肉体上的疲劳， 也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好吧，那就应该解除疲劳了。”

“不要紧，这样和自己人在一起，已经很好了。”

突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随着走进来一个游击队员。他用迅速准确的动作向李铁军敬过礼，报告说，救国军的两个士兵到黄家村来买米，可是拿了米却不给钱就想跑，叫人们抓来了。

“是你们抓的？”李铁军不以为然地问。

“不是，是赤卫队抓起来交到连里来的。”

“抓得好。谁想损害我们，我们就要无情地予以制裁。”朴基南霍地站起来插了一句。

李铁军也站起来，靠近那个队员问：

“那你们问清楚没有他们是来买米的，还是因为粮食有困难，来这里希望我们接济的？他们既然到我们的地区来，是不会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秩序的……”

“这个我们 还没有了解。”年轻的队员 不好意思地笑着把手拿到后脑勺上去了。

“不问不是也很明白吗？这是抢掠！ 更严重的是他们在藐视我们！”朴基南气得脸都涨红了。

“朴同志。”

李铁军这样叫了一声， 耸着眉毛示意有宋弼在座， 不好说话。朴基南看了他的眼色，当然领会了他的意思，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反而摆出了更加盛气凌人的架式。

李铁军没有办法，只好接下去说：

“我们不应该敌视他们。韩同志，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去。”

游击队员行过礼走出去了。

“敌视他们，这不是我们的立场，而是我们的敌人期望于我们的。这一点，你不是也很清楚吗？我们不应该只看他们消极的一面，也应该看到他们积极的一面。再说，对于反日救国军，我们应该全面地看他们，而不应该只根据个别士兵的落后一面去评价他们。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该排斥他们。应当耐心地给他们以革命的影响。他们也是反日的武装力量。如果我们不理解他们的立场而排斥他们，那末他们将往哪里去呢？这不是很明显吗？

“就算他们拿走了我们一点粮食，就算我们当中有人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对他们不满，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离开反帝统一战线的原则，凭一时的冲动草率处理这个问题。再了解一下，问题是会搞清楚的。我估计，他们的口粮情况一定很困难。”

李铁军刚说完，朴基南就扭过涨红的脸来，说：

“救国军一贯反共，因而也反对我们，难道可以说他们的这一立场只限于个别士兵的落后一面吗？”

“这当然不是个别的，是他们的倾向。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说服他们，影响他们。”

“在本质上，他们是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队，是这个军队的残余势力。我希望你考虑到这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们的革命群众是不能在被他们损害的情况下还伸手给他们的，不是吗？挨他们的嘴巴，还跟他们讲统一战线，这算是哪一号的统一战线？我认为，我们应当用严厉的惩罚来回答他们。请你把这件事交给

我，我马上打掉他们这帮抢掠者的坏习气。”

“朴同志！”

李铁军神色严肃地厉声叫着靠近了朴基南。

这时候，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谁？”

房门应声打开，走进了世杰。

被挫了锐气的朴基南迎着世杰欢叫起来：

“噢，你平安回来了！”他高兴得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握着世杰的手不停地摇晃着。

李铁军也跟世杰握了手。他方才的激动还没有平静，红红的脸上现出了不自然的微笑。

“那我先告退了。”宋弼站起来说。

世杰看这个人很象龙井广告板上贴的照片上的那个人。

世杰打开包袱，取出霉臭扑鼻的《苏维埃宪法》放在桌子上。

“辛苦了，辛苦了。”

朴基南象小孩子一样欣喜若狂，双手捧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说：

“李铁军同志，在我们这个革命地区建立苏维埃好不好？很明显，我们现在建立公社是不合适的，那末应该建立什么呢？不用说，那就是苏维埃了！”

“苏维埃？”

对苏维埃，朴基南已经提过多次了。可是李铁军每次都没有回答，他从来没有感到过建立苏维埃的必要，因此也从来没有想过将它应用于实践。

朴基南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只管对苏维埃大讲特讲，讲了

半天，又凑到世杰的面前问那本书弄来没有。世杰调皮地笑了笑，解开包袱取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朴基南的面前。

“《游击队战斗经验集》，对，是这个，正是这本书。”

朴基南哗哗翻着那本书，点了几下头，说：

“成功了。把它带去，部队里一定大大欢迎。欸，那个伙计在家没有？”

“嘿，差不离。”

世杰一想要把事情说清楚，话就长了，于是含糊其辞地支吾过去了。

“世杰同志你真有两下子。嗨，我应该拿什么来谢你才好啊？”

“什么谢不谢的，等以后再说吧。”

世杰满意地望着朴基南捧着《苏维埃宪法》在屋里打转，想象着要是换成田广植该是一副什么样子。

第二天，世杰急着到罗兴去找朴兴德，就匆匆地顺着山脊走了。

* * *

崔七星和英淑离开溆登村还没走上一天的路程，就陷入了危险的处境。

崔七星披着白布趴在雪地上，睁着惊愕的眼睛注视着前方。

前后都是敌人。

峰顶，峡谷，河边，山间田野到处都有从敦化急急忙忙开来的关东军部队。他们把守着大小道路，搜查来往行人，每天还拉出几个人在路边枪杀。

“敌人中了我们的诱敌之计，都爬到山上来了。 可是咱们怎样才能突出去呀？”

崔七星心里怦怦直跳，但是为了在英淑面前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平静地这样说。

在崔七星的几步后面，同样披着白布趴在雪地上的英淑，从他这句话里看出了他的更大的不安。

树林里的敌人砍下树木生起了篝火。天色已近黄昏，敌人分明在准备就地过夜。四处不时传来敌人的吼叫，还断断续续地响着刺耳的机枪声，显然是敌人为了壮胆在盲目扫射。

崔七星他们只好趴在雪地上等着天黑。脚冻得难受，全身都快冻麻木了，却不能换个地方。

夜幕终于笼罩了丛林。

崔七星轻轻地拖出埋在雪里的网兜挎在肩上，然后抓一把雪掷向英淑打个信号。他们必须趁黑夜脱离这个布满敌人的地方。

崔七星悄悄地向前爬去紧贴在一棵倒树上，英淑忽啦着白布跟上去。他们这样一步步地向前走，走到山脚下又跑了几十米，这时候才发现再也不能前进了。到处都有篝火，照得丛林象白天一样亮，篝火照不到的地方则有持枪的敌军哨兵。拴着铁链的狼狗，龇着牙四处搜寻，仿佛就要扑上来撕咬。

崔七星他们不得不在雪地上匍匐前进。左手拖着网兜，右手拿着枪，一扠一扠地向前爬。

他们这样爬了两个钟头，仍然没能摆脱敌人。手脚都已冻麻木了。风一吹，雪就灌到脖领子里，甚至把人埋掉。

崔七星等着英淑，缓了一口气。

“英淑同志，拿出勇气来，赶在天亮以前走出这个地方。”

“你放心好了。”

他俩对望着，都竭力掩饰着不安的神色。

东边天开始蒙蒙发亮的时候，危险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随着几声狗叫，传来了脚步声，紧接着在不远的地方出现了手电筒一闪一闪的光亮。

因为风雪大，他们的脚印很快就被雪盖没了，但狼狗的嗅觉是很难逃脱的。崔七星感到毛发都直竖起来，立刻叫英淑先朝坡下跑，可是英淑摇着头小声说：

“不，要走一块走，我不一个人走。”

“快！”

“不！”

情况危急，一刻也不能拖了。崔七星不得已地猛然站起来，搬起一块大石头往山下滚去。 趁大石头轰隆隆响着朝下滚的时候，崔七星拼命地跑上了山梁。

立刻响起了杂乱而密集的枪声。

要是没有网兜，会容易跑一些，但是这个网兜是绝不能丢掉的。崔七星刚跑到崖顶，子弹嗖嗖地从耳边擦过。狗叫声，敌人的吼叫声响成了一片。崔七星跳下了悬崖，下面是一条小河，因为水流湍急，河水还没有冻。他落在河里继续逆流而上。

天亮以后，他埋掉脚印，藏到石洞里去了。

到了夜里， 他又沿着河走到跟英淑约好的第一个地点找英淑，可是没有找到。崔七星一会溯河而上，一会顺水而下，一直找到快天亮了也没找到英淑。他想，因为有鬼子的狼狗追踪，英淑一定会跳到河里找地方隐藏起来。于是继续顺着河流找，天亮以后才在一个石洞里找到了几乎昏迷不醒的英淑。

“英淑同志！”

他们紧握着两手好久说不出话来。

五天后，他们来到了约好跟部队会合的第一号地点，可是部队已经开走了。他们又朝第二号地点走，不料在密林里迷了路。他们想，只要把准方向，即使不能正面碰上部队，也能比较容易地找到部队走过的足迹。于是看了看方向，估摸着定了个目标，朝东南方向一连走了三天。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哪里都是雪地和丛林，还有倒树挡着道。风雪也好象有意捉弄他们，调皮地吹刮着阻挡他们的去路。口粮已经吃完，他们已经饿了两天了。但是他们没有失去不久即将找到部队的信心，使出全力向前走去。第三天，英淑情不自禁地声音颤抖着说：

“这样走怕找不到部队吧？”

紧闭着双唇的崔七星仍然保持着顽强。

“再熬一两天就到了。”

英淑听了他那好象有点生气的冷冰冰的回答，不禁红了脸，冲到头前走了。

又走了一天，他俩都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崔七星也开始显出了不安。英淑偷偷地流下眼泪，马上用衣袖擦掉了。

崔七星找个岩石缝，蹲下来生了一堆火。他那用纸包了好几层，又用油纸包了一层，最后还用一块布包起来藏在怀里的三根火柴，又用去了一根。英淑看他把剩下的两根火柴又照原样一层一层地包好藏到怀里去，不由自主地抬起眼睛，惘然地凝望着逐渐淡薄下去的夕阳的余辉。要是能够用不着再划那两根火柴该多好……然而她的眼前尽是灰蒙蒙、冷凄凄的天空，重重叠叠的山峦和阴森可怖象个怪物一样的原始森林。

不知为什么，崔七星的表情仍然那么坦然平静。他那浮肿的、冻得紫青的脸，显得比平时更加安详镇定，仿佛对这一切不祥的情况早有预料似的。他不慌不忙地捡起一根根干树枝，堆在一起把火燃旺，然后慢慢地把拴在背囊上的饭盒解下来，抓一把雪用心地擦洗起来。

看着崔七星做这些事，英淑感到格外的忧愁。他在想着什么呢？要是把心事掏出来，俩人一起分担多好啊！可是他这个本来就不大爱说话的同志，自从在丛林里迷路以来，好象连说话都忘了似的，一直默默不语地按自己的主意做着一切事情。

英淑避开崔七星悄悄地叹了一口气，坐在篝火旁打开了自己的背囊。然后往饭盒里盛上几把雪烧开，再放几粒盐搅了一会，跟崔七星一块喝了。

也许是烧开的盐水起了作用，他们在篝火旁暖了一会，就都疲惫地睡着了。

第二天，英淑隐隐感到的不安果然变成了现实。崔七星坦然的表情原来不是一个好兆头啊。他因为身材高大，体力的消耗也非常快，所以很快就瘫软了，坐下就起不来，起来就坐不下。

从现在起，要由英淑来带崔七星了。

“要做个雪橇，拉着东西走就会省点劲了。”

英淑想了半天才说出了一句话，然而崔七星却睁大了空虚失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她。

英淑把他们的背囊放在树枝上拉着走。夜里找个石洞隐蔽起来，从剩下的两根火柴里又划着一根生了篝火。

“英淑同志，炒面也没了吧？”崔七星用舌尖舔着紫黑干裂的嘴唇，问着他明明知道的事。

“没有了。”英淑瞅着装有小米的网兜，声音颤抖着回答。

“那末再……”崔七星又把背囊翻了翻，拿出了装着盐的小布袋。盐已经很少了。

英淑用发颤的手倒出开水递给崔七星。崔七星接过开水，痴呆呆地望着咬着嘴唇强忍着激动情绪的英淑。

英淑看崔七星竟那么坦然，心里更觉难过。他们都清楚地知道再过一天，顶多再过两天，一切就要完结了。但是他们谁也不提这一点，一个字也不提。

崔七星斜躺在篝火旁，谈起了那回在泉水沟石崖顶上打草鞋的故事。他想以此安慰一下被严寒、饥饿和疲倦折磨着的自己。

眼眶深陷，嘴唇干裂的英淑，也提起精神讲起了康盘石母亲的故事。

游击队驻在内庄的时候，穿一身洁白衣裳的康盘石母亲去看他们。那时候，英淑是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里听母亲讲话的。母亲流着眼泪向队员们说：

“青年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哭吗？ 今天我是高兴得哭啊。许多母亲都是一辈子流着眼泪过呀……”

英淑说不下去了，也流下了眼泪。明亮的眼珠忽然失神地彷徨着，慢慢模糊起来，终于滚出了大滴的泪珠。泪水顺着塌陷的脸颊流到下颏上停了一会，噗地滴落在她的手背上。

崔七星转过脸去装作没看见。

“我三岁的时候没了母亲，母亲长的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把康盘石母亲当我的亲娘看。”

崔七星觉得英淑的声音仿佛很遥远很微弱。

一阵沉默之后，崔七星坐起来掏出一个小本子，拿起已经写

秃了的铅笔头写了些什么，然后用发颤的手把那张纸撕下来，按在网兜的背带上。

英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低着泪湿的睫毛，抱着背囊垂下了头。

“英淑，咱们唱个歌吧？来，拿出劲来，啊？”

崔七星也不管英淑同意不同意，仰脸望着落叶松树梢上不住摇晃的蓝天，用他那沙哑的嗓音低声地唱起来：

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大众，
起来投入革命的决战！
……

英淑抬起脸，揉揉潮湿的眼睛。紧闭的嘴微微张开，流出了歌声。

他们唱了一支又唱一支，唱了不知多长时间。天黑了，他们又闭着眼睛唱。

象睡着了一样轻轻地闭着眼睛的崔七星，这时竟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只觉得眼前清楚地浮现出把着他的手教他往笔记本上写名字的司令官同志，一会儿又看见摸着他那搓草绳的手的司令官同志。接着，清晰地闪过了双手捧着熊胆流着泪说“你应该好好干”的妻子的面容。

这时候，他忽然睁开了眼睛。眼前只有一堆火，枯树枝早已烧成通红的木炭；火旁坐着英淑，她还在唱歌，声音微弱得将将听得见。

崔七星把网兜拉到身前，把头放在网兜上。

夜深以后，歌声停了，生在他们中间的篝火也灭了，只有冰凉的灰尘在飞扬。崔七星和英淑都抱着背囊，倚着岩石，面对面地坐着睡着了。

风一吹，扬起的雪扑打着他们的脸，落在他们的身上。雪一点一点地盖没了他们的脚，又盖没了他们的膝盖。然而他们已经感觉不到寒冷和饥饿，感觉不到体温在慢慢下降。时间越长，感觉也越麻木了。

田广植他们几个人，快晌午的时候才找到了崔七星和英淑。他们是奉司令官同志的指示急忙赶到这里来，踏遍大山，找了整整两天才找到崔七星他们的。

“老崔！”

“英淑！”

勇泽和尚善扑到他们的身上呼唤。然而两个战友的躯体已经快要冷却了，只有极微弱的气息说明他们的心脏还在勉强跳动。

田广植他们首先生上篝火，烧开了水，放上了他们带来的炒面。

田广植扒开积雪，抱出崔七星放在篝火旁，给他揉起了胸口。

“七星同志！”

喊了好几遍，崔七星才吃力地睁开眼睛，呆呆地朝上望。他虽然没有认出是谁，但知道游击队的同志们来了。

“老崔，是司令官同志派我们来找你们的，老崔！”

崔七星好象听懂了似的，吃力地点了一下头，又合上了眼睛。

英淑显得比崔七星清醒一些。

田广植他们砍一些树做了两副担架，抬着两个战友走了一个黑夜又一个白天，才回到了司令部所在的宿营地。

司令官同志听了报告，亲自走出十来里地接他们。

同志们把崔七星和英淑抬进草棚里进行护理。

明玉、惠英、玉女，烧来热水，替他们擦洗手脚，还熬来米汤喂他们。

两个人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了。

金星同志坐在象睡了一样静静躺着的崔七星身边，不住地诊着他的脉搏，搓着他的两脚。

田广植把一张纸条交给司令官同志说：

“这是在网兜上发现的。”

“这是什么？”

“是插在这个背带上的字条。”田广植用手指着庄稼人用的旧网兜回答。那网兜上还拴着结了好些冰柱的四只草鞋。

金星同志打开字条念：

小米一斗，草鞋两双。

这是住在离敦化有十五里的滃登村的一位老大娘送给司令官同志的。

如果谁发现了，务请将这转交给抗日游击队司令官金星同志。

金星同志拿着字条的手剧烈地战抖。他想说什么，却始终说不出话来。

谁也没想到，不久以前还是睁眼瞎子的崔七星用那已经写秃了的铅笔头一笔一画写下来的几个字竟会使司令官同志这样激动哽咽！

“背着它还吃了那么多的苦……”

司令官同志声音颤抖地自语着，亲手舀一小勺热米汤送到崔七星的嘴里。

崔七星仍然闭着眼睛喝了几勺热米汤，才抬起上眼皮，用模糊的目光环视着。忽然，他的眼睛睁大，放出了强烈的光焰。

他意识到他看见了日夜想念的司令官同志，他抬起一个肩膀伸出了一只手臂。

“司令官同志！”

他那哽咽的呼喊震动了草棚里沉重的空气，也震动了草棚里每一个同志的心脏。

金星同志把手伸进崔七星的胁下，抱着他的腰扶他坐起来。

“司令官同志，我们……”

“辛苦了，崔同志，辛苦了。”

崔七星说不出话来，一头扑在司令官同志的怀里流下了眼泪。

金星同志紧紧地抱着抽泣的崔七星，用亲切和蔼的眼神望着崔七星那满是泪水的脸。

坐在两旁的韩兴洙、田广植以及其他几个队员，都屏住呼吸，默默地望着司令官同志和一个普通战士象亲兄弟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分开的场面。

静了半天，崔七星开口说：

“司令官同志，我一点没事，让我自己坐起来。”

“行吗？”

“行。那天是因为天有点儿冷……”

他用两只手撑着地支起上半身，象寻找什么似地望着左右：

“英淑同志呢？”

“在那儿呢，她很好，已经起来坐了。”

“我的网兜？”

“网兜在这儿，你写的字条也在这儿。”

“司令官同志，滃登村的一位老大娘……”

“知道了，都知道了。”

司令官同志说着背过脸去，眼角上闪出了晶莹的亮光。

就在这时候，边仁哲跑进来敬过礼报告说：

“司令官同志，世杰同志回来了！”

司令官同志刚要站起来，世杰已经从那头土岗上跑下来。

他把装满了书报的背囊交给别人，擦着脸上的汗，扣好上衣的钮扣，一直奔向走出草棚来的司令官同志。

* * *

天已经快到中午了。

世杰好久以来第一次美美地睡了一大觉，刚刚起来。他穿上同志们替他浆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一走出草棚，就跟站岗的陈凤男嚷嚷起来：

“干吗不早一点叫醒我？这不快到中午啦？”

“连长同志说过要让你可劲睡，你没睡醒不要叫你。”

“唉，真叫我丢人！”

他朝司令部走去，忽然又折向了田广植的草棚，因为要向司令官同志汇报工作情况，得带上装有书报的背囊。

走到草棚前，他好久以来第一次并住脚跟行了举手礼。

田广植还过礼说，书报已经送到司令部去了，径直去就可以了。

“可是那本《游击队战斗经验集》是哪里来的？书店不会卖那种书吧……”

“就那么弄来的。”

“反正是辛苦了，快去吧。”

世杰朝着山腰上的司令部往上走，心里乐得美滋滋的。这不单单是因为顺利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也是因为看到田广植的微笑，估计那本书就象朴基南所预料的那样一定会引起惊人的反应。

天气暖和，不象严冬，向阳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挂在树枝上的冰柱滴答着珍珠一样亮晶晶的水珠。从头上射下来的阳光把丛林里照得象水晶宫一样，斑驳陆离，绚烂多彩。淡蓝色的雾霭缠绕着膝盖徐徐飘过，透过深绿色树枝的空隙看去，是一片玻璃一样透明碧蓝的晴天。

高个儿长脖子的世杰，向站岗的边仁哲点了点头，走进了司令部草棚。

坐在圆木凳子上写字的司令官同志，拉着世杰的手，让他在篝火旁边坐下。

从棚顶垂下一条绳子吊着洋铁壶，壶里水开了，嘶嘶冒热气。敞开的小气窗外面，一只花鸟落在树枝上叽啾地叫。

“睡了一觉没有？”

“睡了，才睡醒。”

“看你的脸色，好象还有些疲倦呢。”

“没什么。”

世杰抬手摸着宽脑门，稍微偏着身子。他在极力设法不让司令官同志看见自己的脑门。

司令官同志把正在往上写着什么的纸推在一旁，挪开了堆在桌子上的熟悉的书报。

世杰开始向将军汇报他离开部队以后经过永坪到龙井，又从龙井起身路经永坪到罗兴的全部经过，将军翻着最近出的报纸，有时歪着头深思，有时现出惊异的表情，同时很注意地听着世杰的汇报。

世杰本来就不善于讲话，又加上有点着急，刚开口还没说上几句，就乱了套，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显得没有头绪。尽管这样，因为耳闻目睹的事实是那么丰富而又令人激动，他又那么比比画画兴致勃勃地讲，听起来还是很形象很生动。

金星同志翻着报纸，有时只看看标题，有时仔细阅读认为重要的报道。当他又伸手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世杰忽然把话打住了。

“接着说吧，很有意思嘛，好象我亲身经历的一样生动。”

世杰讲完了永坪的情况之后开始讲起了在龙井的见闻。街道的风景，人们的神情，城里的越来越刻薄的人心，拥挤不堪的列车车厢，头上扣着钢盔的鬼子军队挤在闷子车里不停地开往北方去的情景，令人头晕目眩的色彩浓艳的种种广告牌，竖得高高的旗竿上摇摆着的膏药旗，处处可见的小木展子们……世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得淋漓尽致。

“朴兴德同志好吗？”

金星同志放下书本站起来，拉过水壶倒着开水问。

一提起朴兴德，世杰表现出很为难的样子，叹息着说：

“司令官同志，他太不象话了。”

“不象话？难道工作不顺利？”

金星同志杯子里的水刚倒上一半，就转身朝世杰问。

“工作倒很顺利。”

“那末什么不象话呢？”

“咳，他当了理发匠啦，成天摸着日本鬼子的脑袋瓜子，干天下最臭的事儿，真是的。”

“理发？是啊，他本来有这个本事。”

“还有呢。我是在龙井大街的正当中第一次碰上他的。我一看见他，差点儿没吓个跟头。”

“差点儿摔个跟头？”

世杰苦涩地舔了舔嘴唇，说：

“他往这边儿来，我朝那边儿走，正好在路当中碰上了。他牵着匹上面坐个日本娘们儿的马，这样罗锅着腰朝我走过来。我还寻思朴兴德同志哪儿能装出那个窝囊相儿啊！可是等他走近了一看，一点不错，正是朴兴德。”

“是吗？哈哈哈。”

金星同志把举起的水杯又放下来，大声地笑了。

“我跟他说：‘喂，老朴同志，你一个游击队员，干不了工作就干脆别干，这象个什么样子，太丢脸了！’可是他却说：‘这有啥丢脸的，抓住山鸡才是好鹰嘛。’说的真叫人闷气。”

世杰说着连连摇起头来，好象表示他非常失望。

看着世杰居然褒贬起手段比他高明得多的朴兴德来了，金星同志不禁感到好笑。他笑了一会，重新坐在凳子上，拿出手绢擦着眼窝，说：

“这一点，朴兴德同志说对了。这次，崔七星同志和英淑同

志还扮做一对夫妻，到敦化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呢。”

“扮做夫妻？”

世杰顿时满面喜色，咧嘴笑了。

“对。英淑同志脸上搽了粉，顶着鸡蛋筐，很巧妙地进到敦化城里去了。你还没见到英淑同志吧？”

“昨天夜里见到崔七星同志了，可是他没跟我讲。”

“去看看她吧。她吃了不少苦。要是同志们去晚了一夜，你就永远见不到英淑同志了。听说你借她的枪用的时候，深更半夜还去找她？”

世杰羞红了脸，忙低下了头。

“你脑门子上那是什么？”

金星同志指着他前额上一块有铜钱那么大的伤痕问。

世杰心想糟糕，到底叫司令官同志看见了，他转过身子拿手摸着脑门儿，笑着说：

“什么也不是。”

“是不是受了伤？”

“是我被捕过。”

“被捕过？”

金星同志吃惊地靠近了世杰。

“那些狗崽子挥起竹剑劈头盖脸地打，打得我差点儿昏过去。真是些坏蛋。人家好好的，他们还平白无故地乱抓走，可是真有人找上门去了，他们连理都不理。我想来想去实在没办法，就打定主意去犯一下罪。”

世杰把他酒臭熏人地闯入崔警部的院里大闹一场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他讲的是超乎想象、令人发笑的滑稽戏，可

是他自己一点都不笑。

“你那样弄来的书就是这个吗？ 呵，那你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金星同志伸手去拿单独放在一大堆书报旁边的那本书。世杰又摸着脑门抬起发亮的眼睛望着将军。金星同志拿起书看了看绿书皮，然后翻开了目录，接着又翻过几页仔细地看了几个地方。

他听了田广植的报告知道世杰弄来了这样一本书，但还不知道这本书竟有这样一段来历。这本书他已经读了一遍，现在又翻着它，脸上露出了微笑。

“好了，对上了。”世杰暗自说着， 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你读过它吗？”

“没读过。可是永坪的朴基南同志一拿到它， 就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带到部队去一定大受欢迎。”

“是吗？还说大受欢迎？那你是准备好要大受欢迎的了？ 田广植同志是怎么说的？”

“田广植同志也说我辛苦了。”

“说你辛苦了？”

“是。”

“假如有人说这本书没什么可看的，你将怎么办？”

“那就扔了它。”

“扔了？那是你挨了打，伤了脑门才弄到手的呀！”

“可是弄来个空壳有啥用？把它扔了， 再弄个有仁儿的来。”

“弄个有仁儿的？到哪儿去弄啊？”

“……”

金星同志把书推到桌子的一边，放声大笑。他又站起来两手

捂着前额笑。

“哈哈哈，哈哈哈。”他在草棚里来回走着不住地大声笑。

世杰愣住了。他翘了翘人中象垄沟一样深的上唇，也跟着无声地咧嘴傻笑起来。

“对，你说的对。即使是付出极大的代价换来的东西，如果那是不值一看的，就应该大胆地扔掉。挨了打，还被关进拘留所里吃了黄豆饭……哈哈哈……还要受欢迎……哈哈哈。”

就象让一只好不容易抓到的鸟飞掉了一样感到非常惋惜的世杰，怅然地嘿嘿笑着，用手抓挠着下巴颏。

“这本书我在几年前读过一次，昨天夜里又读了一遍。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读了它固然长点知识，但是要拿它学习，可不太合适。你说的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路，有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现在没有正规军的支援，也没有国家后方，革命也还没有取得胜利。人，河山，丛林，都不一样。”

金星同志走近世杰，亲切地晃了晃他的肩膀，给他详细地解释了前人未曾走过的陌生的道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金星同志很通俗地告诉他，在对一切事物进行观察和判断，采取对策的时候，朝鲜共产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立场观点：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是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哪一个外国的革命。也就是说，必须树立主体的观点。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现实，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别国的经验。

讲完了话，他仍然来回走动着，心里感受着极大的满意。每件事情虽然都很离奇可笑，但它们一件件都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满意。

陶器店沟地主家一个看孩子的淳朴姑娘，梳上纂，搽上香粉，巧妙地哄过了鬼子兵；另一个地方，一个扛大活出身的游击队员当上了理发匠，摸着警察署长的下巴颏掏着他心里的秘密；有的战士，只要有必要，还宁愿挨打蹲监狱，想着法儿被关进拘留所里去办自己要办的事；在咸镜北道站住了脚跟的车奇勇，默默地出入在矿井内外，熟练地组织成千上万的工人开展革命斗争。

这一切多么令人痛快呀！

一个个的战士，正在茁壮成长，即使在茫茫无涯的大洋之中也不会迷失方向，即使被抛在荒凉的沙漠里，被抛在悬崖峭壁上，也能扎下根子，开花结果。

革命，就其改革社会的意义来说，固然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就其能够完全解放人类的智慧和才能这一意义来说，那不更是迫切需要的吗！

被埋没在污泥里任人践踏的珍珠，刚刚投入革命的伟大怀抱，立刻就开始放出了灿烂夺目的光辉。

世杰默默地坐在那里凝视着已经烧成了木炭的红红的火堆。

司令官同志说他辛苦了，还告诉他哪一点做得对，哪一点做得不对，告诫他往后要多加注意，不要随便装醉汉去干那种用大炮打麻雀一样毫无意义的事。

世杰走出司令部草棚，把小本子放进空背囊里，迈开大步走进了树林。走到山坡下一看见女队员的草棚，他的心就怦怦跳起来。

他伸手抓住横在头上的一个树枝拉一下又放开，一大团白雪扑啦啦撒落下来，落满了他那扬起的大脸。他从心里舒服地咧嘴笑了。

十　四

高个子，微微有点儿驼背的陈凤男，用抑郁的眼睛低头看着雪地往前走。

走多远，也都是漫天的风雪和无尽的森林。

尽管天气寒冷刺骨，额上却汗流如雨。心里火烧火燎，口干舌燥。

他俯身捧起一把雪，放进嘴里。渴得感觉都迟钝了，可是嘴里一放进雪，还是凉飕飕的，一会儿觉着有一团什么东西经过喉咙，擦着胸脯直下到胃里去了。胸口顿时凉爽起来，呼吸也畅快了。嘴里呼出的白气，烟云似地呼呼飞过肩头。睫毛和皮帽帽檐上结了一层霜花，眼睛一眨巴，睫毛就粘在一起睁不开，眼前模模糊糊的。他抬起毫无表情的脸，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肚子饿得直不起腰。脚又冻坏了，每迈一步，说不出来的疼痛就从脚尖直传到头顶。

他的几步前面是高个子龙泽，也在一瘸一拐地走着。

部队饿着肚子行军已经连续三天了。

敌人的追击比预料的还执拗几倍，战斗是激烈的。

自从严寒袭来以后，敌人的出动稍微松了些，但是由于派到各地的我政工人员的猛烈活动，他们没法龟缩在兵营里，全都爬

出来上了山。其中最顽固的是罗南师团。他们每天至少挨两三次打，却还是尾随而来。

陈凤男抬头朝渐渐远去的队伍望了一会儿，又抬起了腿。可是腿脚不听使唤，趔趔趄趄走了几步，终于一屁股坐在雪地上。

韩兴洙急步跑过来，说：

“陈同志，加把劲，再赶一会儿再歇吧！”

“我不要紧。这就走。把鞋子收拾一下……”

韩兴洙告诉他说，翻过山就有安全的地方，要他忍着再走一阵。

陈凤男从积雪中拔出脚来放在岩石上。鞋尖上开了个大口子，从口子里灌进不少的雪，鼓得葫芦瓢一样，简直不象劳动鞋了。横一道竖一道缠绑的草绳，松的松，断的断，乱成一团，堆在脚脖子上。

陈凤男失望地瞅了瞅鞋子，嘴角上露出苦笑，伸手解开了草绳。包脚布渗出了血迹，也冻得梆梆硬了。

韩兴洙拉过陈凤男的脚，放在自己的膝盖上，重新给缠上了草绳。

过了一会儿，他俩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韩兴洙把陈凤男的一只胳膊搭在自己的肩上，架着他，几乎象拖着似地走。

越近山顶，风刮得越猛，呜呜地呼啸着，卷起积雪，搅得天地灰蒙蒙一片，分不清哪儿是山峰，哪儿是树林和沟壑。

陈凤男抬起黝黑发亮的脸，向着天空咧嘴笑着。

“老天爷你的本事就这些了？你到底是什么心眼？”

陈凤男站下来，用袖头擦了擦眼睛，嘟囔说。可是他的话连

架着他走的韩兴洙，也没有听见。

翻过山，他们就休息了。

原来以为是小休息，却要宿营了。

*　　*　　*

部队不得不克服开阔地了。

前头是司令部，后面以连为单位列成纵队走进了柳树林子。

敌人在后面紧紧追来，距离只有一公里左右。左前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坡坎，可是伸展不远就跟平地连接起来。从那儿再走十多里路，才能靠上山边。只有冲过五里多的正面开阔地，才是迅速进入森林的最有利的途径。

突然，敌人象猜到了部队的决心似地在后面开了机枪。

仿佛张了白色帷幕的雪原，霎时变成了风雪狂啸猛卷的天地。子弹噗噗地打进雪地里又蹦出来，扬起了白色的雪尘。队员们意识到情况紧急，个个眼里射出了愤怒的强光。

“司令官同志，请到前边去吧。”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沉着的韩兴洙，知道司令官同志和往常一样又要留在后面，惊恐地慌忙恳求说。

“别担心我，快把队伍往前开出去。”

听了这一声命令，韩兴洙又吃了一惊：为什么突然命令我们就近开进开阔地，而不是沿着山脚走一段之后再进入平地呢。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想法连敌人也能够想得到的时候，他对司令官同志应付突然情况的闪电般的灵活战术就不能不表示钦佩和惊讶了。

“请司令官同志头里走吧。我来殿后……”

“快！”

司令官同志察看着队员们不安的神色，斩钉截铁地下了命令。

韩兴洙用恳求的目光仰脸望了望他，就转身朝敌人忽隐忽现的后山怒视了一眼。

“前进！”他猛地转过身来，拔出手枪，大声地发出了命令。

队伍霎时冲进了开阔地。

田广植搀扶着冻坏了脚的队员，一边一个，蹚着积雪向前跑去。

他搀着的两个一瘸一拐的队员，是前几天冻伤了脚的陈凤男和龙泽。

“不远啦。拿出力气来。一直穿过去。”

走在几步前的世杰转回来帮助田广植。

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的敌人，黑压压地布满了山顶，据着高地，朝山下集中了火力。

田广植连搀带拉地带着陈凤男向前跑去。

“别管我啦。不要为我耽误了。”

陈凤男用手推着田广植的前胸，说完就一屁股坐下了。

“陈同志！”田广植用锐利的眼光盯着绝望中的两个战友。

这会儿，龙泽又弯着腰抱住树桩不想走了。

“快丢开我们走吧，我们死了也不会……啊，我不能走！”

“龙泽！”

世杰从树桩上拉开龙泽的胳膊，一下子把他抱起来就往前跑。

敌人的子弹先是瞄着队伍的前卫打，当前卫冲过开阔地隐蔽到树林里的时候，子弹就逐渐移向中部，企图把队伍拦腰截断。

子弹擦耳边飞过，打进几步外的地里，噗噗地扬起了雪尘。

“卧倒！”

司令官同志一边迅速地拉队员下坡，一边喊。

田广植扶陈凤男下了坡，抬头一看，司令官同志已经扶着龙泽跑到前边去了。

“司令官同志！您不能因为我……啊，不能……”龙泽忽闪着绝望的眼睛，呼唤田广植：

“田广植同志，求求你，别管我，不能因为我……耽误……”

“你这是什么话！”

田广植可怕地大声呵斥说。

司令官同志全然不理，只管扶着龙泽往前走去。

突然，子弹落在司令官同志的前后左右，噗噗地溅起了雪尘。

被扶着走的龙泽啊地叫了一声，抽出身子猛地扑倒在司令官同志的身上。接着，世杰和田广植几乎要倾倒似地跑过来伏在敌人枪弹打过来的司令官同志的右边，韩兴洙卧在左边。

司令官同志要站起来，可是龙泽死死地伏在他的背上不动。

“不行啊，司令官同志！”

韩兴洙呼呼喘着粗气，泪汪汪地望着司令官同志的脸。跟他对视着的司令官同志的眼睛，也忽然润湿了。然而情况不容人有片刻犹豫。司令官同志又环视了一下队员们。队员们一心保卫司令官同志的火一样的视线，犹如道道霞光集中在他身上。

队伍有一大半进入了树林。

“后边没有人了吧？跟我前进！”

司令官同志霍地站起来下了命令，顺带着一手搀起陈凤男一手搀起龙泽，向长满小柳树的高坡跑去。他的动作是那么敏捷，果断，让人来不及劝阻。已进入树林的陈一万连队，立即进行了掩护射击。

几分钟后，部队全部进入了树林。

韩兴洙和田广植急忙跑上去，指挥已在那里布成散兵线反击敌人的各连队。

尾随的敌人，这会儿开始进入了开阔地。这是预料之中的。因此各连队就能够瞄准明显的目标，进行交叉射击。

雪原上黑压压的敌人，站起一个就倒一个，谁一露头就没了命。

韩兴洙把步枪依托在树桩上，边射击边指挥着战斗。

“连着打！一个不留！全部消灭掉！”

那情景真是叫人痛快。

好象蚕褥上刚孵出的蚕蚁一样在雪地上蠕动的黑点，转眼之间，都直挺挺地倒下不动了。

“打！干脆全消灭掉，省得老拖在屁股后头。”

韩兴洙又朝陈一万喊，眼里喷射出火焰般的强光。

被扶到树林深处的龙泽和陈凤男，好象惹了大祸似的，互相拉着手嗦嗦颤抖。

“嗐！司令官同志为了我们……”

“干脆早点死了多好，省得给人添麻烦。”

龙泽落着大颗大颗的泪珠，举起拳头狠劲捶打自己的脚背：

“这双脚，怎么这样不争气，成心坑人哪？差一点……好险

哪！”

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是，索性把这无用的腿脚用斧子砍掉了倒好。

他俩对视着，擦着眼泪，然后，各自抬起脚板使劲跺了跺地。

这时候，边仁哲跑来，掏出绷带和药给他们，说是司令官同志断定敌人不敢再追，就派他来告诉他俩放心地处置伤口。

龙泽接过药，半晌说不出话，只是眼望着边仁哲消逝的方向，哽咽地呼喊：

“司令官同志，您为我们……”

龙泽感到心里热腾腾的，一股热流涌到嗓子眼，说不出话来了。他的胸膛里象活火山一样滚滚地腾涌着做司令官同志的战士的无比的自豪和感激，腾涌着誓为领袖奋斗终身的无限忠诚。

“司令官同志！谢谢您。”

他低下头去，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滚下来，落到放着绷带和药的膝盖上。

经过紧张的关头，战斗转入了结束阶段。这时，三架敌人的双翼战斗机掠空飞来。

敌机歪斜着两翼，飞得很低，几乎碰着落叶松的树梢。它们一架接一架，在低空兜着小圈子，疯狂地轰炸扫射，把这处在开阔地当中象小岛一样的一小片树林整个翻了个过儿。

陈凤男隐蔽在一棵倒树下面，紧盯着穿梭在天空中的敌机，举起拳头咒骂说：

“狗东西……”

在他的旁边，上完了药，正在收拾鞋的龙泽，把脚高高抬起

来摇晃着，说：

“给你个烂脚鸭子吃！”

敌机一架跟着一架，轮番俯冲下来。

轰隆一声炸弹响，整个树林抖抖颤动，合抱大树被拦腰折断倒下来。中了机枪子弹的树木，就象被大镰刀削过似的，树梢齐齐地掉下来。

太阳落了。边仁哲跑到各连队，传达了司令部的指示。

“老申同志，老吴同志，司令部叫你们去。 要你们参加扫盲学习讨论会。”

兴高采烈的边仁哲， 踏着被机枪扫射得蒙上一层灰尘的积雪，从这个连队跑到那个连队忙个不停。他一出现在连队里，队员们就都哇哇喊着向他拥来，亲热地跟他打招呼。他身材矮小，跟步枪差不多高，一对大眼睛象野葡萄一样黑亮。队员们所以欢迎他来，是因为他一来总有司令部的好消息。

“文盲们，司令部有请。这个连队里，有方同志，杨同志，还有谁来着？噢，对了，还有黄同志……”

这个不久以前跟人说话还腼腼腆腆的小伙子，现在居然能够说着俏皮话逗人发笑了。

过了不大工夫，树林各处升起了篝火。

边仁哲走到坡上站下来，掏出手绢擦擦脸上的汗，把肩上的步枪往上颠了颠，望着队员们围坐在一起学国文。

* * *

就隆冬天气来说，这是比较暖和的一天， 风不大， 天空无

云，太阳暖融融的。日落时分，部队开进了罗子沟。

这些日子，部队从敦化的密林经由镜泊湖南岸，翻过老爷岭，一直向东进发。一路上左右两边拖着敌人两股兵力：一股是从敦化开来的关东军，另一股是向北开来的“间岛地区派遣队”。部队每天都要跟他们交锋四五次。

敌人钉着明显的目标一直追击，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失败。但他们还是疯狂地扑上来，因为他们刺探到抗日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就在这里。

面对这种情况，金星同志命令部队在黄水岭峡谷尽头消灭足迹，向西南方向挺进一天，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转回了罗子沟。

为了在整个冬季把敌人拖来拖去，让他们吃尽苦头，有必要改编部队建制，重新确定行军路线，同时也有必要与之相适应地开展根据地的工作。

金星同志一到罗子沟，就按照预定计划立即召开了士兵委员会。

各地区的特派员也都早已来到。崔基甲、权万成、金昌术、李铁军、杨基学以及派到北部地区的张永、金昌文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总结了在两江讨论过的问题的进展情况，并且再次强调了大力扩大游击队和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的问题，指出各地区的政工人员不要只抓完全解放区的工作，要用更大的力量去搞建立半游击区的工作。

金星同志一连三天听取了各地区的工作汇报。有些重复的，本来可以不听，但他并不嫌重复，仍然要求如实地详尽地汇报。

汇报中又一次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和反日救国军的关系问题。

一些地方由于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就产生了因琐碎问题引起磨擦，不是宽宏大量地、主动地去建立统一战线，而是嫌弃它的倾向。

金星同志在听取李铁军的汇报之后，对汪清地区出现的一些左倾偏向进行了批评。

金星同志一再强调了同邻国人民的反日力量实现统一战线的意义。他指出，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实际的反日革命斗争中的体现，将成为在整个国际范围实现反帝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金星同志在会议结束时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他说，到目前为止，依靠主力部队进行的军事活动已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因此，今后远征部队要分成以每二十人左右为一单位的机动灵活的小部队，把敌人引诱到远远的地方去甩掉。

他说，这就等于把蝴蝶杀公鸡的故事和吃了山鸡又吃山鸡蛋——连窝端这句俗语加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一方面能够用少数兵力牵住敌人的大量兵力，困扰他们，消耗他们，另一方面又能抽出更多的队员派到根据地去加强政治工作。

他按照已经做好的打算，准备把指挥部设在汪清地区，更确切地说，就是要进入以马盘山为中心的山区，并决定把队员集中派到李铁军所在的永坪去。

会议结束了，对提出的其他问题也都作出了结论。这时候，来了一个不寻常的报告：在进入罗子沟的大道拐弯处，出现了日本斥候兵。

说来也并不奇怪。行军中甩掉的敌人，这会儿也可能找到了部队的去向。这从司令官同志的构想来看，是有充分的可能性的，也是解决革命所面临的任务所必要的。正因为这样，他就掌握住时间，在出现这种情况以前，把会议结束了，必要的组织工作也都安排好了。这个时候，要不是敌人已经出现在罗子沟附近，他还想采取措施派人去引诱他们来呢。

他接到正在等待的报告，微微一笑，立即下达了行军命令。

由十八人组成的队伍，立刻开出罗子沟，拖住敌人，直向宁安东边挺进。

一个寒风凛冽的清晨，接到一项意外的情报：前去老黑山附近的救国军俞司令部队被困在敌人的包围里。

金星同志立刻识透这几天敌人的活动所以比以前松下来，归根到底，是因为敌人的目标集中到那里去了。并且看出敌人是不准备打没有边的、徒劳的追击战，而是企图按地区开展围攻歼灭战的。

队伍要立即改变行军路线，转向东南方，尽快赶到距苏联国境不远的地方去。要把包围着救国军的敌人吸引过一部分来，分散他们的力量，从而使企图改变战术的敌人陷入混乱。

部队行军到老黑山附近的时候，一条条的山沟里已经零散地遗弃着救国军的尸体。不论在树林里，还是在开阔地，到处都是敌人。敌机在头顶上盘旋着，不断地用机枪扫射。

卧倒在地上的韩兴洙，抬起了满是尘土的脸。

“啊！”

他嘴角抽动，不由地叫了一声。

“你怎么啦？”

卧倒在旁边的张永睁大眼睛问。

“你瞧瞧那边。”

张永朝着韩兴洙指的地方一看，敌人黑压压地挡住了去路。估计敌人还没有发现这边，可是他们预料我军一定会到这里来，就在无边的草原那头摆开了阵势，等着我们。

“韩兴洙同志，左边也发现了敌人。”

陈一万也喊了一声。

“哪里？”

韩兴洙朝那头观察一下，又发出了一声惊叫。

被包围了！

一想到这里，他顿时呆住了。

过一会儿，他回头望了一下。

司令官同志坐在洼地里，在和一个同志谈着什么。

敌机发出尖厉刺耳的响声，几乎贴着地皮飞过去，积雪被卷起来，灰蒙蒙一片，连几步以外都看不清。一会儿，头顶上哗啦啦掉下了什么。是传单。

“狗东西！”

韩兴洙拔出手枪，向上指着，眼睛紧盯着纸片飞舞的灰蓝的天空，骂了一句。

这时，金星同志把韩兴洙叫去，命令他带队伍从左边冲出去。韩兴洙接到命令后，才想起方才在山顶上看见山脚下有个圆木房。

队伍顺着稀稀拉拉生着柞树的山脚，很快消失了。

敌人针对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包围圈后面的意外情况，撇下已经是囊中物的俞司令部队，慌忙往后退下来，成半圆形围上了游击队。

另一方面，一直尾随游击队到宁安北部的关东军部队，这几天失掉了目标，又迷了路，东窜西找，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来到这里，堵住了仅剩下的西北面一个口。

敌人以为把游击队的基本力量都包围了，准备逐渐缩小包围圈。

队伍开到有圆木房的矮山岗，竟费了两个小时。人人都披上白布伪装起来，每当敌机掠过头顶的时候，就卧在雪地里隐蔽。没走几步，敌机又扑过来了。四架双翼侦察机，展开白色翅膀，一道道地犁着天空，一架跟着一架，轮番从头顶擦过。

太阳落了，灰色的夜幕带着不祥的寂静沉重地降到大地上。

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不时地响起了重机枪声。

夜色慢慢地越来越深了。

* * *

竖直了狗皮大衣领子的原， 脚冻得忍不住， 一刻不停地跺着。高度近视眼镜上蒙了一层白雾，眼前模模糊糊。树林里，挤满了关东军部队、罗南十九师团“间岛地区派遣队”。

砍树的斧声四处传来，神经质的嗷嗷喊叫此起彼落。

原等篝火燃旺了， 走出帐篷， 一瘸一拐地朝堀本的帐篷走去。一到外边，寒风迎面吹来，嘴巴子象刀割的一样疼。为了减轻脚的疼痛，他尽可能把劲使在脚尖上，踮起脚跟走。堀本的帐篷搭在背风的地方，不怎么受风雪的吹打。

“原君，你是第一次喝北极风吗？”

脸长得黑不溜秋的堀本，收着摊在膝盖上的地图，扬起满是

胡茬子的下巴颏说。

“不光喝北极风是第一次，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初闻乍见哪。”

“那末说，用日本刀一刀砍下人头这类事，更是第一次见到喽？”

堀本从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放进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带几分玩笑地说。

“在这没有一所房屋，冷得冻死人的山里，人口密度竟这样大，也是第一次看见。”

“你有福气啊。象我这样的人，是提溜着脑袋来这儿受罪。你呢，游山玩水，还挣钱。怎么样，写出一本书，就能弄一所挺漂亮的别墅吧？跟我们军人相比，真是个好差事，油水又大，又安全。”

“好了，先别说这个……”

原不愿意跟他瞎扯下去，可是也不能闷着不说话。

“无敌皇军究竟什么时候能碰上敌人——也就是那个共军呢？”

“也许根本碰不上呢。”

“那末……”

“没有什么那末不那末的，已经被完全消灭的敌人你到哪儿去碰上他们？”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在嘲笑吗？”

堀本的三角眼轱辘一转，射出了充满敌意的凶光。

这时候，帐篷外边传来响动。

“谁？进来！”

话音刚落，帐篷门帘一掀，探头进来一个细长个子的士兵。他两手捧着只鸽子，象安了弹簧似的有节奏地摆动着胳膊腿，行了礼，然后走近堀本跟前。

“死了吗？”

“没有，大佐大人！就是有点昏昏沉沉的。”

灰色的鸽子紧缩着脖子，蔫头蔫脑，无力地眨巴着无神的眼睛。

“好厉害的寒冷。多少度？”

“大佐大人，零下四十二度。 我想把它送到暖和一点的地方去……”

“没法子。那就发不出信去了。 就是你整天整夜把它揣在怀里，一旦放出去，还不是完了？”

“是不是暂时送到暖和的地方去， 呆一个时候再回来？”

“饭桶。向后转！开步走！”

士兵吓得一愣，立刻提起精神，有节奏地行了礼，转身走出去了。

“原君亲眼见过游击队的大将，是真的吗？”

这个话堀本一个月里竟提过四五回了。

不光堀本是这样，原见过的关东军司令部的将级军官也是这样，罗南师团的显赫人物也是这样。

原听了，感到非常恶心，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不大高兴地回答说：

“不光看见过，还跟他谈了一阵呢。”

“嘿嘿。真是了不起的事件。可以算是历史性的喽。”

“不是我危言耸听， 大日本帝国的命运是操在朝鲜游击队大

将的手里了。”

“你说这种话，有关部门没有把你怎么样吗？”

“我说的是我亲眼看见的，可是那些连见也没见过的大人物们对此竟产生了好奇心，应该说更是犯罪的吧。”

“不管怎么说，原君不是也属于大和民族吗？”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为这一点而后悔呀。”

“今年最大的特种新闻，应该推荐你这个事件喽。”

“说是我的事件，这话不准确。不过，游击队大将金星将军向大日本帝国宣战这件事，是应该列为首屈一指的大新闻吧。从历史上看，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事件之一吧。”

“有点过甚其词了吧？你说话一向立场不明不稳。应该多加小心才是。”

“这个嘛，等着瞧就自有分晓。所以我说，你我都不要把话说绝了才好。”

大致可以说是三角脸的堀本，听了觉得不是滋味儿，皱起了眉头。恰好这时候，胖子参谋忽地掀开帘子走进来。这家伙一边报告着冻伤号比昨天增加了一倍，一边左右摇晃着和身架比起来显着小得可怜的脑袋。

“都是些饭桶！有火烤还冻死，长官怎么负责！那末瘸腿拐脚的就够一个联队了？”

“那就别提了。大佐大人现在攻击目标到底在哪里呢？”

原抬起圆脸，轻蔑地望着对方，带着几分挖苦的口气问。

“攻击目标？那不是很明显嘛，共产主义呗！”

这时候，堀本想说出完全包围了游击队的确凿的材料，可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哈哈哈。”

“又在嘲笑我吗？喂，告诉你，要是再说那种话， 我就把你当作攻击目标，抽出刀来了。”

堀本斜眼瞥了一下挂在腰上的又粗又长的日本刀。

“军队的职责不在于攻击思想观点。所以， 目标物理应用肉眼看得见才对吧？”

“要知道，军队跟体育家不同， 重视命令胜过目标物。”

原想笑而没有笑。对目的的单纯性，这一点是值得惊叹的。

他真弄不明白，他们怎么就象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那么一模一样呢？他所见到的日本军队的大官，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愿你们都健康……”

他想说而没有说，强笑着走出了帐篷。

他在回自己帐篷的路上，听见这里那里都有呻吟声。大约从一周以前起，手脚冻伤的士兵急剧增多。耳朵冻得象烀烂的萝卜一样不住地流水的就更普遍了。

从参谋部的方向传来哇啦哇啦的吵闹声， 原赶过去探头一看，见许多士兵围着一个老人，说是在审问“俘虏”。“俘虏”是个朝鲜老人，年纪有六十上下，穿着补钉摞补钉的大棉袄。他的眼睛与其说是黑，倒不如说是发蓝，面庞显得很理智。几个士兵你一句我一句地或者威胁，或者劝说利诱，使尽了种种手段，也没能压服一个顽强不屈的朝鲜老人。

“什么叫共产主义，我压根儿不知道。”

“游击队，你见都没见过？”

“我是个无依无靠的人，刀耕火种， 打猎为生。就是要我这条老命，不知道的也只能说不知道。”

这个姓马的圆木房老人，自始至终都是用这种口气回答，到最后也没低头屈服。

夜晚十点钟光景，电话铃接连响个不停，堀本嗷嗷喊叫。

虽然燃着篝火，可是原还是冷得周身直打哆嗦。回到自己的帐篷，又披上一件狗皮大衣，对着油灯坐下来。

他提笔写着：

“……象对空击拳一样。

“关东军的大部队沿着白头山脉的两侧和主要支脉进击，整整三个月了。我在旅顺和沈阳，在汉城、罗南和会宁等地，见过许许多多日本大官，他们的调子都是一样：‘今年内消灭共产党游击队’。

“然而，到现在我还没见过被消灭的共军的尸体，一个都没见过。

“皇军瞪着血红的眼睛，到处气势汹汹地进攻。飞机也出动了。数以万计的运输工具开足了它们的最大马力，夜以继日地疾驰着。端在几万人手里的枪筒，一刻不停地射出子弹。子弹散播的面积，恐怕比日本本国还要大几倍。树林、石缝和草丛都没能幸免子弹的洗礼。然而，结果是什么呢？等于零。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是有必要清醒清醒头脑，提出这样的疑问了：‘日本军进击的前方有战线吗？’‘日本军的枪口对面有敌人吗？’

“这种质问可能被认为是令人吃惊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不管怎样，这才是现实的。因为日本军至今连一次都没有站到过两军对垒的战阵上，在进击的前方也没有发现过什么值得占领的疆土或阵地。

“一句话，这是没有战线的战斗，无的放矢。

“这种情况，对于扛着高粱秆儿玩军事游戏的七八岁的孩子，也是再明白不过的，但是却没有为我们的现役将军们所理解……”

啪！一声枪响。

原顾不上放下钢笔，急忙掀开帘子跑出去，问是什么事儿。

三个士兵露出黄板牙，发出各不相同的笑声，说：

“吓唬了一下朝鲜老头儿。把枪搁在他的头上放了一响。可是这老头儿神经迟钝，连眼皮都没眨巴一下。嘿嘿嘿。”

“算了吧。你们正在向那个老头证明你们的神经才不健全呢。懂吗？”

原厌恶地吐了一句，转身回到帐篷里，蹲下来继续写：

“正是这样。傻瓜若是意识到自己是傻瓜，那就已经不是傻瓜了。低劣到简直不能容忍。

“能把这地处亚洲大陆的东方，南北延伸的半岛朝鲜，全部宣布为战场吗？能把朝鲜人全部宣布为敌军吗？

“如果是那样，那末，为什么光是在白头山脉里转圈子呢？再说，把三千万人认做敌人的参谋部，动员的兵力不过十多万，这对比不是太悬殊了吗。

“这岂不是声称明治维新以后大大文明起来的日本，又倒退到手持上面落着金鸽子的大弓的神武天皇东征的时代了吗？

“今年春天，月牙儿挂在天空的一个夜晚，记得清清楚楚是在核桃树林里，我听到了这样的话：‘我们要使你用自己的手写出题为《朝鲜民族解放革命获得了胜利》的特写通讯。’

“我在想。

“人本身是绝对公正不了的。我这个原也不能例外。只有站

到大和民族一边，才能树立起多少牢固一点的见解和立场。要是那样，只有到了能够报道日军的战果和胜利的时候，我才会有喜悦的权利了。然而事实是，日本在和一个不可克服的力量相对峙而挣扎着。以为只要放火，倾泻子弹，一切有生命的就会倒下去，这是极大的错误。

“火一烧过，新芽不就长得更旺盛吗……”

原放下钢笔，站起来又走到风雪呼啸的外边。写得再多，也不能给任何人看。只是因为写惯了才写的。他联想到被卷进漩涡里打转的砂粒。照理说，砂粒是要沉下去的，可是它被托在泡沫上无休止地打起旋儿来。

刚才去过的那个帐篷里，传出了说得很蹩脚的朝鲜话：

“老头子，你的游击队的看见，这边的报告。报告的有，饶命的有。撒谎的有，死啦死啦的有。你的明白？”

参谋部那一边，还在喧闹。

那里也许正准备着又一个对天空击出的可怕的“拳头”吧。

瞧着吧！瞧瞧堀本说的直径为四公里的重重包围起来的圈子里，到底会有什么！看你们能不能既承认九十九回的失败，也敢担保仅仅一回的成功！

“哎哟！”

左边帐篷里，不知什么人呻吟了一声，象是某种不吉利的征兆，原觉着很刺耳。

他紧皱着眉头，扭身走开了。

* * *

山脚下有两间圆木房，简陋不堪，统统归成一堆，一个人也可以背得起来。

后面一间，烟囱上的雪融化了，显然几天以前还有人住过。灶台上安着锅，还有几个碗，墙上挂着两张狍子皮。

前面一间，火炕塌了，雪从门缝里灌进来，屋里冷清清的。

部队决定住前面一间。扫出了屋里的雪，又撅来艾蒿铺在炕上，等四周黑下来，在灶膛里点上了火。

队员们都坐在灶间和炕上。一坐下，就呼呼睡着了。

韩兴洙和田广植在圆木房的两边，各把着一头站岗。然而，他俩也一样，扒开积雪，挖个雪洞，站在里面往边沿上一趴，眼皮就搭拉下来了。

韩兴洙使劲咬咬舌头，用前额轻轻搕打着树桩子，跟瞌睡搏斗着。

勤快的权万成，带着斧子上了山，很拿手地不出一点声音，就把桦树砍倒，拖到山下来了。

在这个猎人们冬天来过冬，开春就离开的圆木房里，会出现什么人呢？真让人纳闷。

天擦黑的时候，不远的地方响起了脚步声，接着出现了一个戴皮帽子的老人。他就是马老人。

韩兴洙轻轻摇响树枝，发出了信号。田广植收到信号，立即报告了司令官同志。

马老人是在遭受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之后，侥幸活着回家来的。

他看到鬼子军队从几天以前起忽然象疯狗似地到处横冲直撞，还出动了飞机，就猜想情况不大妙。然而，却没有料到，灾

祸竟会直接落到自己的头上。

马老人被鬼子兵踹了几脚，腿痛得走路一瘸一拐。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心里不禁奇怪起来：

空房子顶上冒着烟，里面还有动静。

“糟糕！”

他以为是每年这个时候就出现的猎人又来了，心想，坏了事了。当他干咳着绕过烟囱的时候，漆黑的庭院里闪出一个人，迎面走上几步，说：

“是房东吗？”

声音低沉，却很亲切。

“是啊！”

老人回答着，打量着。看来不是猎人，腰上别着枪，穿一身绿军装。

本来空荡荡的圆木房里跑出来许多人，向他行礼，都是年纪相仿的青年。

他们说是借空房子住一晚上。

“对不起，没经房东许可，就住下了。”

“什么许可不许可的，空房子嘛……”

“不管空不空，你老人家是这山的主人啊。”

马老人走进后边的圆木房，在灶膛里点了火。他想煮点什么吃的，可是浑身酸痛，没有气力做了。只是装做干什么活的样子，偷眼看外边人的举动。

他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他们是坏人，院里的劈柴连一根都没有动。

是一群朝鲜青年，肩上还扛着枪。

他是看见过很多义兵和独立军的，因此，一眼就看出了这些人跟那些人不同。

那末，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马老人坐在灶坑前，默默地吧嗒着烟袋想。

夜深了，金星同志推门走进了灶间，问马老人：

“老人家，您是不是身上不舒服啊？”

“没……没有。”

老人从嘴上拿下烟袋，慌忙往后挪了挪。

“刚才看见您老人家瘸着腿走回来，好象痛得很厉害。”

金星同志说着，走到灶坑前坐下了。

“就是啊！”

马老人长长地叹了几口气，才把他今天的遭遇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在马老人看来，面前这位是个在哪儿都能看见的平平凡凡的朝鲜青年，可是仔细端详起来，说不出是在哪一点上，越看越使人感到他具有仁慈而崇高的人品。

老人沉默着，一连抽了两袋烟，才又开了口：

“我说，想问你个事儿。年轻人，你们是干什么的？”

金星同志嘴角上现出微笑，朝马老人布满疑云的脸打量了一会儿，说：

“我们正是鬼子军队要抓的那些人，是为夺回被夺去的祖国，拿起枪跟鬼子们打仗的抗日游击队。”

“什么？！”

马老人下巴上一抔长的胡须，颤巍巍地抖动起来。

“是共产党的军队？”

“是的。怎么，害怕吗？”

“不……不是。不过，鬼子兵好象有几千几万哪。”

马老人一时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有点慌。半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慢谈起来了。

马老人谈了一阵，不知想起了什么，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外走着说：

“把火再烧旺一点吧。”

一会儿，马老人端着个簸箕又一瘸一拐地走进屋来。他把簸箕一倒，饭碗那么大的土豆子在地上乱滚。

“烀点土豆，一边吃一边谈，谈个通宵吧！”

*　　*　　*

第二天，为了找到冲出包围圈的口子，部队分成五个小组出去侦察。

金星同志说要出去熟悉地形，了解情况，也出发了，由田广植和陈一万随同负责警卫。

快天黑的时候，除了宋德亨小组，其余的侦察小组都回来了。

他们个个象雪人，疲惫不堪，因为一整天在雪地上，不是爬，就是滚。到处都有敌人，过个小山岗，也得肚皮贴地爬滚几个小时。

主动提出要找个突破口的马老人，也还没有回来。

屋里，围绕怎样冲出包围圈的问题，进行着讨论。

韩兴洙一个一个地综合着侦察结果，脸色变得发青。得到的

都是很不利的消息。

不过，有一点已经比较清楚，那就是四面都是敌人，部队处在直径有五公里的包围圈里。然而，是敌人察觉了这里有游击队才形成了包围圈呢，还是到处乱窜的几股敌军偶然碰在一起形成了包围圈呢，这还不大清楚。不管怎样，敌人已经燃起了篝火，在消磨着时间，好象是等待着什么命令。

天刚破晓，敌机就飞过来，歪斜着翅膀搜寻着什么。

“来，同志们，先讨论一下吧。虽然宋德亨同志还没回来，情况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一句话，我们被包围了。包围圈至少有几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找出一条出路呢？”

韩兴洙顾不上脱下湿漉漉的衣服，甚至没有感觉到衣服湿透，浑身难受，只是坐在那里着急。谁都知道，情况危急严重，关系到司令官同志的安全，关系到朝鲜革命的前途。因此，必须在司令官同志回来之前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屋里其他的人也都现出了心如火燎的神情，可见他们也和韩兴洙一样焦急。但是，他们越是焦急，屋里的空气却越发沉重起来。

他们都是些对任何问题，就是对世界革命这样重大的问题也能争先恐后地站出来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的主张的人，然而现在却没有一个先开口。

平时那么沉静，善于掩盖内心波动的韩兴洙，眉梢也不由自主地微微发抖。在他看来，这屋里空气沉重，也是个严重的情况，而且其严重性不次于被几万敌军包围。这如实地反映了严酷的客观情况，也意味着冲出包围的可能性很小，或者还没有一个人找到一丝好办法的线索。

“同志们，不要把问题扯得太远，要抓住关键扼要地提出来。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怎样突围。这就是当前问题的本质。别的事情暂且不要谈，免得把问题弄复杂了。”

韩兴洙那平时也不怎么大的声音，这会儿压得更低，仿佛在跟谁耳语。但是，这压低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平静，甚至好象大得震耳朵。

忽然，金昌文开口了。平时他少言寡语，点名叫他发言他都腼腼腆腆的。这会儿，他再也忍不住了，用清脆的声音急切地说：

“第一点，要知道，我们没有早一点估计到会有今天这种情况。只是一般地说会有困难，会有寒冷和饥饿，也会遇到敌人而陷入危险的境地。这样笼统地估计是不行的。我们这里不光有我们自己，而且还保卫着司令官同志。正因为这样，需要最大的警惕，需要安全。

“第二点，对已经出现的情况我们没有科学的现实的态度。当我们发现了敌人的时候，起码能够把司令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而且也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却都一直陶醉在和司令官同志在一起的喜悦里了。

“第三点，是这屋子里出现的优柔寡断的情绪。我想，在我们当中是不是还存在着盼望侥幸的倾向。”

“现在抠这些问题，有什么用处？”权万成换了一下坐的姿势，显出了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就象韩兴洙同志说的，问题是怎样冲过这一关，应当先讨论这个问题。依我看，在目前情况下，只剩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以最小的牺牲冲出去。反正是要付出牺牲的，如果我们害怕牺牲而踌躇不前，那末，我们就会落到更严重的地步。但是，同志们，绝不要悲观失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是早有思

想准备吗？”

正在这时候，金星同志打开门走进了灶房。他已从哨兵那里知道了侦察小组回来的情况，就把陪着他的田广植派去接宋德亨小组，自己一个人走进了圆木房，恰好听到了金昌文的尖锐的发言。他轻轻地走到灶膛前，把那根往外冒烟的劈柴往灶膛深处推了推，又从灶膛里拨出一堆烧得通红的火炭。他一脱大袄，凝结在上面的雪团就噗噗地掉下来，落到火炭上，刺刺地冒起了白气。鞋也湿透了。他把帽子和大袄轻轻地摊在灶台上，在火炭前面坐下来，解开鞋带，脱了鞋。

“情况是不简单。好，听听他们的发言，看同志们怎样运用这一年积蓄的力量和智慧，去克服这一严重的情况……”

金星同志嘴角上露出浅浅的微笑，心里说着。

他伸出双手烤火，深红的火炭上立刻升起雾霭般的白气，刚才侦察时看到的阴森可怖的情景，仿佛横一道竖一道地交织在一起，随着白气和火焰盘旋缭绕。

“好事情。我也这样想……我们的同志们也这样想……从根本转变革命形势这一角度总结我们这一年的工作，并讨论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的对策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

呜呜咆哮的风雪狂吹猛袭，灶房门被刮得哐哐震动。门一震动，影子就被拉长了，忽闪忽闪地跳动着。

呜——呜——聒耳的风声，摇摆挣扎着的密林的吼叫。

不觉之间，缭绕在眼前的缕缕雾霭消失了，代之而现出了当年走过的数不尽的山山峰峰和漫长遥远的雪路。

那时也是这样白雪覆盖着大地。

鸭绿江已经冰封，听不到流水声，也没有鸟群飞翔。一片光

滑的江面上，迎面而来的寒风刷刷地吹，吹得陈年枯草东倒西歪，积雪纷纷扬起从两颊掠过。一踏上江面，两脚反而迈不动了。

金星同志慢慢地转过身子。

眼前一条通向万景台的小路，绕过山嘴伸向远处不见了。

披上了雪衣的山山谷谷，被风摇撼着的树木，蜿蜒伸展的羊肠小道，这就是能够望见的祖国河山的全部了。然而，它们牢牢地拉住他的视线不放。

这一去什么时候能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呢？

金星同志用湿润的眼睛凝望着祖国的远山，一步又一步地倒着走。

风一阵比一阵紧，扫着江面从下游刮来。

他一步步地走着，不觉之间走到了江心。穿着胶鞋的脚，深深浅浅地踏进雪里，留下了鲜明的脚印。

他攥紧拳头，迈开步子，嘴里唱着曾在这个渡口上听到过的一支歌：

碧绿的鸭绿江水啊，美丽的祖国河山啊！
我回家乡的日子究竟是哪一天？
只因有毕生难忘的志愿，
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

“我什么时候能够再踏上祖国的土地呢？重新回到我生长的、埋葬着祖先遗骨的祖国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呢？”

金星同志用双手抓着胸口，回头望了一下，沉重地迈开大步走去。

脚印一直连到了对岸。呜地刮来一阵风，卷起一片雪末子在山腰打转。

“祖国啊！故乡啊！再见吧。我一定把你夺回来！”

突然，屋里传出了权万成的嘶哑的声音。

金星同志从冥想中醒过来，抬起了头。

“我没有什么多说的了。现在一分一秒对我们都是可贵的。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是踌躇不前，就有可能使朝鲜革命陷入败局。赶紧行动起来吧！要是错过了这一夜晚，那时候就……”

权万成的话还没说完，又有人提高了嗓门。那是金仁龙。他平时话不多，但在这种重要关头，是一定表示自己的立场的。

“我完全支持权同志的意见。让我参加打开突破口的敢死队吧，我认为这是光荣的任务。懂得真正有意义地生存，也应该懂得在需要的时候有意义地死去。我很明白，结束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人是极为重要的。干一辈子革命，死的时候在脊背上挨了子弹倒下去，那他就是胆小鬼，叛徒；反之，在斗争中虽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劳，但是如果是在前胸挨了敌人的子弹壮烈牺牲的，那末，就凭这一点也可以说他斗争得好。”

屋里断断续续地传出了又粗又高的呼吸声。

风呼啸着呜呜猛吹。砂子似的雪粒撞击着墙壁飞过。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饿狼的嗥叫。开始，好象只有一二只叫，接着就成群地嗥开了。

金星同志坐在火影晃动的灶坑前，继续回顾着已经走过的艰难险阻的漫长道路。

金星同志也没有想出能够立刻见效的办法。被重重包围了，突破包围圈不是那么容易，这对谁都是再明白不过的。

桦木劈柴在灶膛里燃得通红通红，摇晃的火影照在灶房地上和墙壁上，闪闪舞动。

金星同志伸手翻了翻冒热气的帽子和大袄，又望着燃烧的火出神。

屋里继续传出急切的说话声。

“下一个该是陈一万同志喽。”

金星同志微微一笑，又沉思起来。

果然传来了陈一万的话声。他粗声粗气地说：

“据我所知，由于精通军事学而被誉为‘将军’的恩格斯，也没有写出什么突围的方法。”

就是在这种时候，他也没有丢开自己的习惯。

“然而，难道革命没有牺牲就能成功吗？不。只有付出牺牲的代价，胜利才会属于我们。我们都是二十上下的青年，不是一生都快过完了的老年人，而是正当青春。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比什么都宝贵。然而，既是献给革命，就应该献出青春。爱正在要求我们牺牲。为了热爱我们的祖国，让我们欣然牺牲我们的青春吧。”

屋里又恢复了沉默。

金星同志开始深思刚才陈一万说的青春的牺牲。

多么美好的词句，又是多么痛切的话语？而我们的同志们现在却毫不犹豫地说着这尽管美好，在世界上数十亿人中也只有那些为革命献出青春的人才有权说的这句话。忽然，他的眼前浮现出吴尚权、李东川的面容。他们的脸好象高耸在广阔的宇宙空间，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朝鲜革命的前程，又好象在衷心喜悦地笑着。

微微地闻到一股胶皮被烤焦的味，金星同志仍然出神地望着火影，把手伸进鞋里面摸了摸。鞋里面还是湿的，可是手一触到鞋垫，却感到又松软又暖和。他心里很奇怪，就顺手把鞋垫抽出来。

鞋垫下面铺着母亲的头发。

他想起自从穿上这双哲柱给送来的鞋以后，就从没感到过冻脚。记得那次去南满的时候，母亲也是这样做的。

金星同志捧起发束，手不住地微微颤抖。

“妈妈！”

金星同志从内心深处低沉地喊了一声，双手捧着发束，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眼前顿时现出今年春天他最后行礼告别时母亲那用深情的目光望着他的面容。那时候，金星同志不忍心关上门就急步走了。走到村口回头一望，身穿洁白衣服的母亲还站在外面目送着他，挥手要他快点赶路，早日胜利归来。

母亲临终时给他留下的一双鞋，现在湿漉漉地放在灶门前。既无一包遗产，又无一张遗书留下的母亲，当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剪下头发的时候，都想了些什么呢？

母亲在祖国沦陷，被日本鬼子夺去了亲人，送儿子走上了不知何时回来的道路，只身一人在异国他乡去世的时候，都想了些什么呢？

“妈妈！”

他又一次哽咽着呼唤。越是这样，母亲的最后呼吸就越温暖地经过他的手丝丝地渗进了他的心坎。母亲的比千言万语还强、还重、还热的对儿子的爱，和渴望祖国光复事业成功的热切的呼

吁，徐徐地流遍了他的全身。

他感到心痛欲裂， 抬眼朝火影摇摇的对面墙壁望去。 刹那间，母亲的姿容一闪即逝，接着又晃过了手里捧着土豆，闪耀着葡萄粒般的眼睛的英柱的脸。

他顿时觉得眼圈发热，又一次朝墙壁望去，可是已经什么都不见了。

他忽然感到心中空荡荡的，眨一眨眼睛，抑制住激动，定了定神。

“我一定按照母亲的心愿光复祖国。 然后回故乡万景台去见爷爷奶奶。”

他的脸上现出了毅然决然的神色。

过了一会儿，他拿起还没干透的鞋，垫好鞋垫，蹬在脚上，系好了鞋带。

这时候，屋里又传出了不知是谁的声音。

有的同志说着使人觉得革命好象已经到了末日的那种伤心话，有的同志毫无顾忌地倾吐着只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会诉说的凄凉悲壮的感情。然而应该扭转这种局面，应该对母亲的遗志作出回答的他，却这样愁戚戚地光是坐在灶门前出神。

要是母亲看见了这种情景，她会说些什么呢？

母亲若是看见倾注毕生精力培育的树木被一阵风刮倒，说不定会伤心地转过脸去不看他呢。

“同志们说的都对。”

忽然，听见韩兴洙打破了沉默，声音微微颤抖。

金星同志猛地抬起了头。

为什么连韩兴洙的声音也发颤呢？他不是个起码也应该理解

这种事态意味着什么的人吗？

说起来，韩兴洙一个人组织大家进行这样的讨论，他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有必要进行一场慎重的讨论，也是事实。不过，他是不应该用那种慌张的语调说话的呀。

金星同志轻轻提起烤干的大袄穿上，扣好了钮扣。

“青春和牺牲，都是美好的。正象同志们所表示的决心那样，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我们认识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的进程，并把它看做自己的理想。同时，懂得了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什么样的，它应该做哪些事情。我们也知道了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的革命路线。至于武装斗争，我们不仅着手干起来了，而且正象同志们所看见的，我们已经把它发展到了现在这种程度。不仅如此，我们还明确地认识到，由于有了将一切现实、理论、理念和方法集结到一个焦点上的朝鲜革命的伟大领袖金星同志，才有着我国革命和我们的胜利，才有着我国的光明未来这一真理。对为朝鲜革命而战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不论是谁，他的最大的光荣，就是拥戴我国革命的首脑、心脏——金星同志，能够为保卫金星同志而欣然献出生命。正因为这样，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再没有比用生命去保卫金星同志更重要的事情了。我提议：我们由一两个人，最多三四个人，保卫司令官同志突围，其余的同志就和我一起去跟敌人拼！”

“好！”

“谁留下来？”

这时候，外边有了动静，接着响起了踩脚搓雪的声音。是宋德亨小组和前去接他们的田广植回来了。

金星同志慢慢站起来，推开灶房门，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冰凉的手拉到灶门前。

*　　*　　*

不知是因为黑暗还是因为风雪，伸手不见五指。可是韩兴洙的眼里，却清晰地觉得出走在五六步前面的金星同志的背影，就象用烙铁印在心上似的。他一想到保卫司令官同志走夜路，这也是最后一个晚上了，就感觉不到严寒和冷风，只有一种心痛欲裂的悲怆感流遍了全身。在为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而集会的桦甸的夜晚，在北山公园药王庙前面的路上，在野花争艳的卡伦和孤榆树的小径以及五家子的田野里，和金星同志一起留下的无数令人回忆的脚印，在灰白闪亮的雪地上反复地忽隐忽现。牺牲！陈一万和其他许多同志，也都提到了牺牲。然而这种牺牲是什么样的牺牲呢！　为朝鲜革命的胜利，　为伟大革命领袖金星同志而献出生命，这是不论谁都觉得豪迈而光荣的。可是，当他想到连这满怀着凄切的心情蹚过积雪的夜晚也将属于这种牺牲的时候，当他想到连这最后一个夜晚也剩得不多了的时候，他这个在革命风暴里锻炼得象钢铁一样的男子汉的心，也好象被撕成了千片万片。

风雪狂啸，有如一群饿狼嗥叫。树林在呜呜地呼喊着挣扎。没有一个能安静地谈心的角落。但金星同志仍然默默地迎着风雪走去。

韩兴洙扬脸望了望天空。没有月亮，也不见一个星星，太空低垂得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夜已经深了。假如在这一夜晚因为情谊而不忍心分手，假如有一瞬间的踌躇，那也许要给历史造成

用一百年都弥补不上的损失呢！

“司令官同志！”

韩兴洙在吹袭着两颊的风雪中，使劲摇了摇头，突然站住说。

“司令官同志该回去了。其实，在您回来之前，我们自己已经讨论过了。”

“我都听见了。”

金星同志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仍然缓步走着。

“那末……”

韩兴洙慌了，可是转念又一想，这样倒也好。因为讨论的结果不能不报告，而要把直接关系着司令官同志安全的问题当面作口头报告，也是很为难的事情。

“司令官同志，这个问题，请允许照我们的想法处理吧。您说您都听见了，我就不再报告了。不过，这会儿可是一分一秒的踌躇余地都没有了。”

韩兴洙强忍着早已开始涌出的眼泪，声音颤抖着说。

“那个决定我不能赞成。”

“啊？”

金星同志的语气是坚决的，听起来好象还带有几分怒意。韩兴洙慌得说不出话来，蓦地站住不动了。金星同志慢慢转过身来，和韩兴洙面对面地站住，说：

“你说说，你下了那种结论，甚至于还开出了敢死队的名单，你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不想责备个别同志的意见。不管怎么说，那些同志都是站在自己所处的立场上，慎重地分析了事态，表示了自己应付事态的决心的。依我看，他们的发言，大体上都不

错，甚至很好。可是归纳了他们那很好的发言的部队长韩兴洙同志的总结发言，到底值得不值得赞成呢?”

那边山坡上发生了雪崩，象房屋一般的雪堆腾空而起，轰地落到了跟前。

韩兴洙象冻僵了似的，卷进雪崩里，木然低头呆立着。

“韩同志到这儿来吧。”

司令官同志掸掉落在身上的雪，喊了一声。

韩兴洙机械地走到了站在一棵合抱粗枯木下的司令官同志的身边。

“还是这里背风啊。”

金星同志抬手掸掉落在韩兴洙肩上的很厚的雪，用严肃的语气接着说：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坏吗？是的。 就今天晚上这个时刻来说，可以说是坏的，从某些方面看，甚至也可以说是绝望的。不过，这正跟我们祖国的情形一样。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侵略军队和警察象张网一样布满全国。朝鲜人连大气都不敢随便喘。 日本鬼子还霸占了中国东三省。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要击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 取得独立， 是十分困难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困难程度可以说和我们祖国的情况一样。那末，能说这种坏的情况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吗？依我看，这不是意料之外的。 应该说我们在制定一九三二年战略目标的时候，就已经主动造成了这种情况，这才是正确的。韩同志，回想一下，我们在两江制定的行军计划， 都考虑了哪些， 估计了什么。这样，我们就会很容易地看出，现在面临的这种事态不是光有坏的一面，而是还有十分好的一面。假如情况象你想的一样那

么坏，那末，我们来到罗子沟地区以后不是也可以立即掉转方向，或者不分散部队而继续保持主力吗？是不是这样才是正确的呢？可是，韩同志，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几点：

“如果我们在罗子沟地区结束了冬季行军，那末，一整冬尾随我们的敌人就会躲开寒冷，一边在暖和的房子里充分休息一边进行‘讨伐’。这等于是抛弃两江制定的方针，会带来把还没有经受过锻炼的地方连队和革命群众作为牺牲品推给敌人的后果。还有，如果不派主力部队去地方而把他们留下，那就不能使地方群众很快站立起来，行军也就会更加困难。粮食困难会增加几倍，在敌人的眼前保持隐密性也就很难了。此外，就直接的目的来说，我们是为了帮助被围困的救国军脱险而来到这里的，这又是多么值得，多么正确的事啊！为我们自己，为中国人民，这都是需要的。应该说，直到现在，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结果出现的这种事态固然严重，但是为了朝鲜革命的发展则是不可避免的。”

韩兴洙依旧站着低头不语。其实，司令官同志对情况的分析，他在两江会议上听过，在行军途中也听过几次。他正是从司令官同志的这种精辟分析中得到了鼓舞，并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部队的行动计划，指挥部队战斗的。老实说，会有困难，甚至会有危险，这一点也充分估计到了。这是事实。不论出现多么严重的情况，有多么大的困难层层地阻挡前进，他都不怕。但是，危险竟如此直接临到司令官同志的身上，对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如果当初已经估计到会有这种危险而还要组织这种行军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干的。

拿关系着金星同志安全的事情进行冒险，朝鲜共产主义者怎

么能容忍呢？

韩兴洙依旧默然不语。金星同志朝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爽朗地笑了笑，说：

“那末我们的同志们现在正坐在圆木房里做着前去决一死战的准备了，韩同志也准备和我告别之后同他们一起出发了，是吗？”

韩兴洙猛地抬起了头，眼泪夺眶而出，含满晶莹泪珠的眼睛里，顿时现出了金星同志的高大形象。

“韩同志，你可不能这样啊。你也不是前两天才参加革命的人嘛。你说，把同志们都埋葬在这个山沟里，让我和谁去革命呢？如果同志们都参加敢死队去牺牲了，那末，朝鲜革命到底叫人和谁去搞呢？”

“司令官同志！”

韩兴洙一头扑向司令官同志，把脸埋在他的怀里。用力咬牙也忍不住的男子汉的呜咽，使得他那宽宽的肩膀不住地起伏着。

金星同志轻轻抚摸着韩兴洙的抖动不止的肩膀。韩兴洙的破旧的大衣肩膀上，被敌人枪弹打出窟窿撕破的布片在风雪中飘飘摆动。

金星同志象抚摸伤疤似地抚摸着这血战的痕迹，声音低沉地说：

“韩同志，我们切不要忘记在革命道路上死去的同志们。无数含着怨恨流血牺牲的战友和同胞都在注视着我们。人死去固然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没有比闯过千难万险，在革命中一定取得胜利更困难的。要是我们在这么点困难面前，不是想着怎样去克服它而是先想着死，那末，战友们的遗恨由谁去雪，民族的宿愿

又由谁去实现呢？又由谁去拯救在剥削和压迫下呻吟的全世界几十亿无产群众呢？方才我听着同志们的发言，想起了吴尚权同志和李东川同志。吴尚权同志的未婚妻跟着我们来了，要接未婚夫的遗志，继续干革命。请你以玉女同志的心情想一想，以东川同志的母亲的心情想一想吧。要是同志们都死在这里，那末，见了玉女同志我该说什么呢？跟她说朝鲜革命的难关只有这一个了，今后就都是康庄大道了，放心地继续干下去吧，行吗？韩同志，拿出勇气来吧。我们不是立誓说死活都要在朝鲜革命的道路上一起战斗吗？要是同志们死了，我也就死。所以，韩同志，如果同志们真正为革命着想，我们就要顽强地把这一难关冲过去。”

“司令官同志！”

韩兴洙依然把脸埋在他的怀里，喊了一句，肩膀又抽动起来。

风雪一个劲地猛吹，好象故意不给人喘息的工夫似的。世上万物仿佛都被它的威力吓住了，屏息缩身，看哪里，哪里都是无情狂啸怒吼的风雪。

“绝好的风雪。它会给我们创造可贵的时间，弄得好，还会为我们造成打开这一局面的可能性。若是这种风雪一连刮上三天，说不定敌人都给冻死呢。哈哈哈……”

金星同志望着刮得异常凶猛的风雪笑了。然后，爱抚地拍着韩兴洙的肩头，耳语似地说：

“韩同志，该回去了吧？同志们在等着呢……往回走吧。回去给同志们宽宽心，也想想办法。一坐到热炕上，说不定冻僵的思想会化开呢。”

韩兴洙抬起了头，看见司令官同志的皮帽帽檐和大衣领子上

结了一层霜花。

“请原谅我吧。”

韩兴洙又低下头，低声说了一句，用手背抹了抹眼泪。眼角都冻得发麻了，可是他胸中充满了信心，转身有力地往回走去。

走到透过树林可以望见圆木房灯光的坡上，金星同志好象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问题是不简单。从这里冲出去，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有什么办法呢？实在不行，就得采取最后的手段了。韩同志觉得怎么样？即使鬼子兵包围得再紧，也不会象拉着铁丝网的监狱围墙那样吧？”

“也难说……”

韩兴洙没有立刻弄明白金星同志的意图，含糊地回答说。

“要是那样，也就有可能冲出去。我们曾蹲过监狱，就是在牢房里也有越狱的嘛。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每个人各自突围，也是有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现在不必想这些了。问题在于怎样保持着队伍去打开困难局面。”

韩兴洙顿时感到自己身上的紧张松缓下来。听了金星同志的话，只恨自己一直钻了牛角尖。他想，必须赶快把司令官同志的意图告诉队员们，就急急地迈开大步跑起来。不料一脚踩空，掉进雪窟窿里。司令官同志看了大笑起来。韩兴洙现在心情豁朗，掉在雪窟窿里也放声笑起来，就象在富尔河后山上笑的那样。

*　　*　　*

跟世道背着脸活下去，是多么虚妄的事啊。任凭你怎么把脸

背过去，世道总是跟你对着脸来。不，也许所谓跟世道背着脸，只是你的主观想法。其实不论背着脸或者对着脸，终归还是在一个框子里耍。

谁会料到，在这狍子、兔子等野兽看见人也不怕不跑的老黑山山沟里，如今竟麇集起这么多的人，象抓虱子似地搜遍整个山野，放枪、打人、杀人呢。马老人一了解到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骚动，原来就是为了残害住在圆木房里的那总共不过十多名的青年而掀起的，就更加觉得世界上的事太不近情理了。他忧伤地拿拨火棍下意识地拨弄着火，想着漫无头绪的心事。不愿意看鬼子兵的凶相儿，光挑他们不去的僻静的悬崖上、深沟里去下套子，今天好容易套住一只兔子，又叫狼给啃了。这会儿，他把狼啃剩下的兔子放在火上烤着，一股肉腥扑鼻而来。火大了，兔子腿嗞嗞地烤焦了，可是马老人无心管它，依旧把头埋在两膝中间，只顾想他的心事。

“屋里那么静悄悄的，看样子青年们也都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吧……难怪，就是你有智有勇，又有什么用呢。年纪轻轻的青年们，为国家挺身而起，如今在这险山恶谷里默默无闻地丧命亡身，怎么能……”

人的性命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两个儿子都死了，老伴也去了世，这条老命跟野兽和风声为友，在这深山幽谷里过着凄风苦雨的日子，却还不见断气的迹象。他本是江原道通川人，四处飘零，最后飘到这里。大儿子在“三一”人民起义时死在鬼子的铡刀下，三个月后，老伴因为伤心气愤也死了。剩下的儿子得了传染病，葬身会宁。马老人看着世间万事都不顺眼，厌烦已极，就避开俗世，隐居深山，不觉已有十年了。一年有一两次带

着狍子皮去赶二百里外的集市，买回咸盐，这是他唯一与世接触的机会。看书是他丢不下的一种爱好。赶集去买盐的时候，也顺便弄来这样那样的书，冬天就关在圆木房里读。

连我这样过着不象人的人间生活的老头子，离断气入土的日子还远着呢，那样铮铮响的青年人倒处在险境之中，怎么能……

为了消灭人数不过十几个的青年，数以万计的鬼子兵布满了整个山野，作为人，怎么不脸红呢？说什么乱世尘寰，这种乱极了的局面，在史册上也是难以找到的。

灶房门吱哑一声打开又关上了。冷风飕地吹进来，灶膛里的火苗呼呼倒向一边。管它呢，马老人依旧把头埋在两膝中间，想他的纷乱如麻的心事。门口响起了跺脚搕鞋底的声音，接着房门被打开，显然是有人走进了屋子。

“看来鬼子兵是不敢今天夜里就出动的，得让青年们好好睡那么一觉啊。十有八九这是最后一个夜晚了，弄点什么给他们吃个饱才好呢……这个山沟看来也不是能住人的地方啊。就是嘛，国家一沦陷，连蕨菜也都归倭寇管了！可见，以眼不见仇敌为乐，怎能说是问心无愧的事呢。干脆我也把这条老命扔了吧，扔了倒好，何必带着这个模样硬挺着活下去。连那些前途远大的有为青年都那样安详地过着这一夜晚，何况……”

身边有了响动，马老人仍然没有抬头。从那静悄悄的屋里也传来了响动，马老人依旧好象没有听见。他的眼里只看见火苗仍在不停地摇摆舞动。

“老大爷，是不是什么东西烤煳了？那是什么呀？”

听见金星同志的话声，马老人才拿起拨火棍翻了翻烤焦了的兔腿，说：

“烤兔腿。烤好了，蘸点盐吃，味道还不错。可惜兔子太瘦，怕不能让大伙都尝一点儿啊。”

“那何必呢。您把拨火棍给我。把火拨出来摊平了，才能烤得好。”

金星同志说着，在马老人旁边坐下，接过拨火棍，很麻利地拨出了火炭。递出了拨火棍的马老人，伸出瘦骨嶙峋的手烤火。在通红的炭火上，他那干巴巴象枯木一样的手依然显得很黑，没有生气，仿佛如实地显示了他的阴郁的心情。

“雪下得挺厚，看样子野兽容易上套，怎么只套上了这么个小东西啊？”

金星同志重新把兔腿放到火炭上，摆弄着拨火棍说。炭火正好，兔腿烤得咝咝地响，喷出了肉香。

“套倒是套住了几只吧，可是鬼子兵到处横冲直撞，还能有剩下的？我想碰运气找个出口，走遍了下套子的僻静地方，可是哪儿都是鬼子兵啊。这只兔子是在最险恶的悬崖上套住的，所以才没人动，不然早没影儿了。”

“因为我们，连老大爷打猎都遭殃了。不过，鬼子兵在这里一定会大批大批地被打死的。这种场面可不是常见的，您说是不是？”

马老人抬眼望了望金星同志笑呵呵的脸。古书上说的面如冠玉，目若朗星，唇似涂朱的英雄豪杰，指的就是这样的人吗？就算是这样，被困在数万敌军包围之中的孤独的将帅，还能如此毫无惧色泰然自若吗？

“我说，队长大人！”

马老人收起一只膝盖，紧紧地靠向金星同志，恳切激动地叫

了一声。

“有什么事吗？”

金星同志轻轻翻动着兔腿，深情地面对着他那凝结着哀愁的目光。

“队长有什么办法没有？我今天一整天跑遍了沟沟岭岭，形势十分不利啊。我这个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败落，却无所事事地隐居深山，背着世道活命的老头子，深知自己不配做一个谈论国事的人。可是看到为消除国难挺身而起，挥枪战斗的你们，如今竟陷入这种境地，虽然是无异于山禽野兽的老叟，怎能不涌起一缕忠义之心呢？请体量我老头子的心意，望队长探色出今晚能够脱身的道路。日本鬼子兵明天就会拥到这里来的。不然，如何实现队长的凌云壮志呢？”

“老大爷，谢谢您！兔子烤熟了，今天饿了吧，快吃吧。我们也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呢。”

“那末想出了什么办法吗？”

“这还能有什么特殊办法啊。因为敌多我少，寡不敌众，现在只能避开正面决战，等待以后的机会了。”

“诚然是高明的想法。古代兵法上也说，兵家进退，应顺势而为，不可强行。看现在的形势，避开敌人是对的。只要冲出这里，就有部队可以培养力量，重整旗鼓的深邃山谷。从这里穿过六十里松林，有个人迹罕到的僻静山沟，我自己给它起了个名，叫花开洞。进了那个沟，纵使有十万大军来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看队长的士兵个个都有拔山的勇力，盖世的气概，但是他们已经十分疲惫了。到了花开洞，也可以恢复恢复体力。”

“花开洞……这个名字很叫人喜欢哪。不过，那么深邃的地

方，我们很难找到吧？”

金星同志望着不知哪一点总令人觉得象个隐士的老人的目光，用商量的口气说。

“路嘛，理应由我带了。可是现在敌人包围得象围墙一样，恐怕很难冲出去呀。”

“总会有一条可以出去的路吧。这么大的山，鬼子真能围得水泄不通吗？”

“队长没有出去看吗？”

老人望着他那神色自若的表情，象惊呆了似的，叹息着说。

“这个老黑山的大岭小沟，哪里我没去过呀？我也料想会有这种事，所以走遍了山沟，想找条出路，可是所有能冲出去的道口，都有鬼子兵把守。”

“人能走的地方是都会有人把守的。所以，这种时候，就要从通常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冲出去。”

“从古以来，熟谙军事的人就重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可是，现在鬼子兵数量多，密密层层地都连成了片。”

“呵呵呵，连老大爷都找不到路，我们的事情就实在困难了。不过，即使是这样，鬼子兵也不可能把这个大山象塞瓶口那样堵得严严的吧？俗话说，天塌地陷也有活路，我想总会有好办法的。咱们好好想想吧。依我看，现在至少有一个地方是没有敌人的。”

“哪里啊？”

马老人惊讶地抬起头，审视着他那始终笑呵呵的脸说。

“方才老大爷不是说过吗？就是您套住这只兔子的地方。您说那里没有敌人，是吧？”

“哦——”

马老人被迷惑了似地拖长声音，点了点头。

“实在没有路，只能从那个地方冲出去了。”

“对啊。”

马老人直直地望着金星同志的脸，连连点头，机械地回答着。他忽然睁大了眼睛，英气勃勃地喘着气说：

“那里没有敌军是我说的吗？…… 我只说了我没能靠近有鬼子兵的地方啊。啊，太高明了。我亲自看了也没找到的路，坐在十里外屋子里的人却找到了，我今天才相信世上有千里眼。果然是这样。那个悬崖上是没有敌人。悬崖陡峭就象刀削斧砍的一样，有二十人高，连野兽都不敢登上去。可是听了队长的话，纵是再陡、再险的悬崖，还有人不能攀登的吗？我来带路，今天晚上就动身吧。”

* * *

队员们听韩兴洙传达了金星同志的话，都放了心，加上在风雪里冻了一整天的身体一进到屋里也都很快暖和过来，这会儿都疲倦地睡着了。

过了半夜，马老人叫醒了队员们。队员们揉揉眼定睛一看，屋子里白气濛濛，一阵阵诱人的肉香扑鼻而来。马老人一边说着要走远路就得吃个饱，端来了一大盆菜馅饺子。屋里登时热闹起来。

队员们都高高兴兴地吃了个饱，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然后，队伍蹚开积雪，顺着山棱子走下山来。

狂风呼啸猛吹，震撼山谷，积雪被卷起来，掠过树林，扫过山顶，漫天飞舞，又落到地上。

“真是赶夜路最好的天气呀，风雪很快就会把脚印埋掉的。”

马老人用袖子挡着扑脸的大风，笑着说。

过了一道不大的岭，马老人站下来说：

“白天我看见这儿满地都是写着混话的纸片，这会儿不见了，大概都给风吹走了。”

他朝四下里寻着路，接着说：

“那位叫金星将军的人，现在不知怎么样了。纸片上说，游击队一个人没剩下，全被消灭了……”

“这让人怎么说好呢？”

金星同志微微地笑着说，可是马老人并没有看见。

“日本鬼子是世界上最坏的魔鬼。他们的话，没有一句可信的。要是照他们吹的把游击队全都消灭了，他们为什么还出动那么多军队把山都重重包围起来呢？刚入冬的时候，我买盐去赶了趟集，赶集的人们说，金星将军正在率领军队打日本鬼子。还说，朝鲜不久就要光复了。我虽然对国家毫无贡献，于心有愧，没有资格抬脸见人，可是要能见将军一面，也就死而无怨了。”

“老大爷怎么能说于心有愧呢？您要长寿，见见好世道啊。”

“我怎么敢指望我个人享什么福呢？只愿那样的伟人长寿，拯救我们可怜的同胞啊。嗐，路都给雪埋掉了。这是哪儿啊……”

老人让队伍停下，四处察看了一番，找到了路，又走起来了。

前面出现了峭壁，是个象冲天而立的石壁一样嵬峨陡峭的断崖，三面是峭壁，只有一面和山脊相连。

金星同志仔细地察看了这足有一百米宽的崖壁。

队伍在休息。

过了一会儿，金星同志回到队伍面前，就下一步行动要注意的问题，做了具体指示。没有命令绝对不准开枪。不准说话，不准滚下石头。

峭壁的高度大约有三十米。

动作敏捷，善于攀登的金仁龙，腰系一条长绳，往峭壁上爬去。风越来越大，越刮越猛，呜呜地呼啸着，仿佛要把人卷上天空。

令人难耐的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咔嚓一声树根折断了，金仁龙随声摔下来。屏住呼吸一直盯着他的队员们，一齐拥到他跟前。金仁龙一句话没说，又往绝壁上爬。连续失败了五次，手上流着血，膝盖受了伤，脸也划破了，但是他并不灰心。

权万成要求让他爬，金仁龙也不答应，把他推回队里，自己又开始往上爬。

第九次终于攀登成功，绳子的一头徐徐下来了。

金仁龙头破了，鲜血顺着脸一滴一滴地流下来，可是他顾不得去擦，拴好了绳子就开始使劲往上拉。

队员们都上来了，最后马老人也上来了。

“啊！山羊都不敢上来的绝壁，人上来了。”

陈一万跟“理论家”的绰号很相称地说了一句。

宋德亨接着说：

“怎么，你想起了有谁说的‘山羊能去，人就能去，人能去，部队就能去’这句话吗？不过这话早已过时了。只要树能扎根，

草能生长，不论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去，都能生活和战斗。”

“老大爷，我们终于突围了，谢谢您。”

金星同志也感慨万千，握住马老人的手说。

“哪儿的话。 没想到我这个隐居深山的老头子还能为我们的军队做点事。今天这个夜晚可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夜晚了。”

马老人握着他的手，眼里闪着泪花。

队伍冲出包围圈后，继续行军，到天亮的时候已经走了六十里。果然，有一个圆木房安闲地卧在松林里。

马老人在回去以前，把这里的情况详细地介绍给韩兴洙。

他说，圆木房虽然小些，但是大家都可以住下。

烟囱要是倒烟，把灶房门打开就好了。窖里有土豆，对付着可以吃半个月。

松林里有狍子和野猪，可以下套子去套，做套子用的铁丝，在灶房的墙上挂着。

他说完，转身去后院拿来一只冻得棒硬的狍子，说：

“这就够一顿好菜了。愁的是盐已经剩得不多，还不到一升。穷山沟里，没有富余的了。”

他还说， 要是打算久住的话， 他可以到罗子沟去背两斗盐来。

马老人跟游击队员们感情激动地告别了。全体队员都出来为他送行，送了很远。

金星同志握着马老人的手走了五里多路。

老人眼里含着泪，弯着腰说：

“扶正歪倒的房子还得费力费时呢，何况要把倒塌的国家扶起来，怎么能不经历艰险啊。请千万保重。您如果有机会见到金星

将军的话，托您转达我这个失去了祖国，隐居深山维持余生的不识时务的老头子的祝愿。”

金星同志久久地握着马老人的手，向他道谢并宽慰了他。老人的眼泪落到了金星同志的手背上。金星同志一再嘱咐老人，不久的将来祖国一定会光复，愿老人家一定活到那时候，等祖国光复后再相见。金星同志放下老人的手，把韩兴洙叫到一边做了指示，要他护送老人越过危险地段。

马老人在路上一次又一次地推韩兴洙回去，大约走了十里路的光景，看他还是不听，就干脆站住不走了，说：

“这儿是我早晚来回的路，熟得很，就象家里的后院一样。年轻人快回去好好照顾队长。”

韩兴洙无可奈何，只好向老人行礼告别，说：

“老大爷，请原谅，要不是情况紧，本应该把老大爷一直送到家里。金星将军再三嘱咐我，让我转告对不住您老人家。”

“什么？金星将军说的？”

“是的。”

“那末说，那位就是金星将军了？唉，老天也太无情了！”

他无力地瘫坐在雪地上。

“平生盼着能见到贵人，可是真地遇到贵人又认不出来，真伤心哪。我做的事……”

老人用拳头捶着胸脯，仰天长叹了一声，然后霍地站起来说：

“我一定再一次去拜见将军，你回去把我这个心愿转达给将军，我一定再一次去拜见将军。”

老人暗自下着决心，踏着雪地大步走去。

*　　*　　*

圆木房里热闹起来了。

歌声和谈笑声混成一片。

宋德亨衣袖挽到胳臂肘上，唠唠叨叨地支使着金昌文把狍子剥了皮，卸开了。田广植砍来柴禾，烧起了火。象老头子一样手脚闲不住的权万成，一次又一次地把滑到鼻尖上的眼镜架扶上去，正在用铁丝做套子，说明天早晨就让每人分上三四只狍子。陈一万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愧是"理论家"。他坐在炕梢上，翻着书柜里的书。书是马老人弄来的，满满一柜。有《儒教经书》，有手抄的《郑镏录》，也有《三国志》和新小说。

权万成把金仁龙带到灶房，给他的头上敷了药。药是用松香和狍子油调合成的。金仁龙说上药没关系，可不要缠绷带。权万成吓唬他说，伤口受了凉，闹大了可不是玩的，终于给他的头上缠了绷带。这样一来，他就暂时戴不上军帽了。

然而金仁龙的活泼性格一点没有受影响，他坐在那里照样说东道西，学野兽叫，逗得人们捧腹大笑。

在灶房的一角，有人在削土豆皮，磨玉米碴子。

敞着盖儿的大锅开得上下翻滚，热气腾腾，快煮熟的狍子腿歪斜着露出了一小截。

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去打猎。

金星同志和队员们一起进了树林。

权万成主动要求去下套子，和五六个队员一起先出发了。其余队员都端着枪，把住要路口或者赶围。

金星同志看着队员们的冲天气势，心里比打猎还高兴。他在山脊的一头，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走走，俯望着纵横奔跑的队员们。

同志们各就各位，有的把住要路口，有的搜索前进，不一会儿就有人大声喊：

“注意，狍子！”

对面接连传出同样的喊声。喊声和回声混在一起，把山谷震得嗡嗡响。

宋德亨追着狍子，狍子陷进积雪里，跑不快。宋德亨猛扑上去，就势抓住了狍子的后腿。

“抓住了！”喊声未落，狍子吓得后腿猛一蹬，又挣脱了，直朝山腰跑去。

“这儿有狍子！”山下边，头上缠着绷带的金仁龙没敢追，只是喊。

狍子一共只有两只，可是它们窜来窜去，这儿闪一下，那儿晃一下，看起来就好象有十来只似的。

另一头又出现了黑熊。近视眼的权万成远看看不清，就移动着眼镜向前注视，只见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在蠕动，比他脑子里想的大得出奇。他扔掉手里的套子，举起两个拳头大声喊：

“这儿也有啊！”

喊得山也震响起来。

在离黑熊不远的地方，陈一万正盯住一只狍子。狍子陷进积雪里，只是眨巴着眼睛，呼呼地喘粗气。陈一万准备扑上去摁住它。

但是他想，先不要喊。无论如何也要逮住一只，然后再喊。

好显显身手。

他向狍子一迈步，雪就没了腰。他一步一步地靠近狍子，狍子却用眼盯着他一动不动。

陈一万觉得狍子的眼光怪可怜的，就悄悄地往前靠近。不料狍子腾地一下跳起来，弄得他满身是雪，眼里直冒火星子。同时他也在慌乱中使出全身的力气，抱住了狍子，大喊：

“抓住啦！”

这时候，响起了枪声，是权万成和金仁龙瞄着黑熊打的。可是黑熊却满不在乎地往山顶上跑去。追赶黑熊的宋德亨等十多名队员，哇哇地高喊着缩小了圈子。黑熊一看不妙，就一会儿往右，一会儿往左，企图从没有喊声的方向逃出去。

站在大岩石上的金星同志，忽然发现一个黑影，定睛一看，原来是黑熊直朝他的方向跑上来。

金星同志眼睛盯着黑熊，顺手掏出手枪，倚着枯树，等黑熊靠近后，突然扣了扳机，一枪就打中了黑熊的脑袋。又连开两枪，都打穿了肚子。

黑熊流着血瞎跑，刚跨过沟，就一头扎在雪里，蹬了蹬腿，挺直不动了。

“打着黑熊了！”随着喊声，队员们都哇哇叫着拥过来。两只狍子也抬上来了。过了一会儿，陈一万背着一只活捉的狍子，神气十足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披着洁白雪衣的队员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田广植砍下几棵碗口粗的树做了木杠子，宋德亨用绳子绑了黑熊的前后爪。前后各两个人抬起来，碗口粗的木杠子颤悠颤悠地两头翘得老高，黑熊的脊背还挨了地。

风卷起积雪，树林里白茫茫一片，象撒了银粉一样。

* * *

队伍突围到这里来，已经十八天，今天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了。这些日子，队员们在圆木房里进行了军政学习。

他们讨论了许多问题：

在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今年的特点是什么？为了进一步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当前需要做些什么？今后怎样进一步加强和保卫解放区——根据地？

对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摆出了自己的看法。

吃完晚饭后，金星同志说，今天要结束讨论，迎接新的一年一九三三年。

金星同志环视了一下屋里。

狭窄的屋子里坐满了游击队员，墙上挂着一盏油灯，透过门缝看得见覆盖着白雪的山梁。

队员们屏住呼吸，等待司令官同志讲话。

司令官同志满面笑容，开始讲话了。

他的庄严的话声，划破了寂静，轻轻地震动着全屋。

“一九三二年这一年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一年对我们是最光荣的一年。

“这年春天， 我们成立了向全世界表明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决心的抗日游击队。用武装消灭日帝侵略者这一坚决的宣言，在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开辟了新的时代。

“自从我们在安图的树林里编成队伍， 并宣布命名为抗日游

击队的那时候起，我国人民就成了日帝侵略者的坚决的审判者，成了具有自力解放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力量的人民。同时，从这时候起，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革命力量了。

“我们举起的这一旗帜，意味着帝国主义掠夺者建立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人类将在这条道路上摆脱旧时代给造成的巨大不幸，也就是殖民地压迫这一灾难了。

“这一年里，我们就是这样大胆地走上了还没有人走过的新路。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去经受最严重的考验。

“我们革命的种子落到地里，刚一破土出芽，就不得不面对着猛烈的风霜和严寒。狂风无情地吹打着，寒冷把土地冻裂了。但是，新芽战胜了这一切，扎下了根，长出了枝叶……”

金星同志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屋里的空气紧张得连呼吸声都听不见。

他的简单明了的几句话，是出自他那无限深广的思索的，因而立刻就抓住了人们的心。

韩兴洙、田广植、金仁龙和权万成等所有屋里的人，都是在安图树林中编成的第一支队伍的成员。

他们没有料到，在并不使人感到特殊的四月二十五日过午的那一时刻排成四列横队的那支队伍，竟能开辟出如此伟大的历史的一个时期。

他们只记得，那时候他们渴望拿起武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站到队伍里的人比他们想象的多得多；司令官同志的讲话从头到尾充满着激情，因而他们的心也始终激动兴奋。正如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在当时往往并不给人以什么特别的感觉一样，那时候的

时间也是这样流逝的。

屋里，人们的呼吸声渐渐变高了。

韩兴洙觉着有什么东西砰砰地捶打着胸膛。他忍不住地用手捂着胸口把脸转向一边。旁边的田广植和权万成也都抽咽起来。

金星同志通过敞开的窗户一会儿俯瞰着遥远的山岭，一会儿望望郁郁苍苍的密林，阐明了这一年走过来的每一段路程所具有的意义。

“是严酷考验的一年。”这句话里蕴藏着多么难以形容的种种经历啊！

一桩桩的往事象走马灯一样流过金星同志的眼前。

不管是荆棘丛还是岩壁或水草地，克服着一切艰难困苦勇往直前的脚，车奇勇的那双用葛藤横三竖四缠绑起来的脚，崔七星脚上的那双用指头粗的草绳打的草鞋……

赤着脚蹒跚地走上坡来的天上崴子那个五岁小女孩，病臥床上的老人，中了鬼子一枪的独立军青年，被鬼子用皮鞋踢伤了腿，走路一瘸一拐的马老人的背影……

“……因为我们走的是没人走过的新路，所以经受的困难可能就更多了些。

“有时候也许多绕了些弯路，走了本来可以避开不走的险路。但是不管怎样，总起来看，我们一直走在自己的笔直的道路上，向前走了很远很远，并且登上了一个高峰。

“豆满江、鸭绿江和北部朝鲜的无数地区，咸兴、元山、清津和雄基，以及煤矿、矿山和林区，都伸出了我们的手。

“以聚在这里的我们十八个同志为核心，在安图树林里开始排列起来的我们的队伍，已经伸展到汪清、延吉、和龙和珲春等

地，还伸展到李革同志去工作的北部地区，也伸展到了李红光同志工作的鸭绿江和西部地区。到处都成立了连队和营队。

“我们还建立并保住了广阔的解放区——游击区，并在它的周围牢固地建立了半游击区。我们的组织象密网一样遍布在我们的土地上。

“我们自己也成长起来了，成长得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犹如繁星散落在各地放射着光辉的我们的同志，都在熟练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以车奇勇为先头源源涌上来的采煤工们，在崔七星、朴兴德后面跟着的无数贫雇农，跟着英淑和玉女的妇女们，李铁军、李革和崔基甲等被派到全国各地的政工人员们，他们不仅自己在成长，而且在培养着今天的新一代，教育着工人和农民觉醒起来。

“这样，对反革命的进攻就开始了革命的反攻。

“敌人对此发出了悲鸣。如今敌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了。

“听说同志们从前在讨论的时候曾经援引过《共产党宣言》的开头部分。要特意拿它打比方的话，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是把一切矛头都集中指向了我们，企图扼杀我们。敌人叫嚷说我们游击队是‘共军’、‘共匪’，归根到底，说明敌人的一切统治力量和政治势力都为反对我们而联合起来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们的存在连敌人都已经确定不移地承认了，第二，敌人也承认了我们已经壮大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韩同志，报纸呢？就是世杰同志弄来的那份报。”

韩兴洙问陈一万把那张《东亚日报》放在哪里了，陈一万就

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得起了毛的报纸，摊在炕上。

“看！就是这个：《武装的金星共军出现，豆满江流域形成共党地区……》”

在摇曳不定的灯光照射下，报纸发出灰白色。

通讯本文被挖掉了一大半，纸上留下一片黑乎乎的铅版痕迹。

经过编辑的苦心安排，字号和篇幅都大大缩小了，尽管这样，毕竟还没有失去对历史新事件的第一个报道应有的比重。

“韩同志，把这篇读一下吧。”

韩兴洙就着灯光，流畅地读了一遍。

“同志们，怎么样？这一年我们做了些什么呢？为了谦虚，就说没做出什么事，光走了树林和雪地吗？不，绝对不能这样说。我们起码也应该说：朝鲜民族在数十年前被日帝侵略者霸占了祖国，遭受了亡国大难，面临着民族灭亡的危机，开始了失去祖国，被赶出了家乡的数不尽的人民四处流浪漂泊，妻离子散的悲惨历史；但是，从这一年起，我国人民掀起了打倒侵略者的革命战争，因而历史就进入了新的关头。

“我们已经不是萌芽，而是一棵有一圈年轮的树了。这棵树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也长出了枝。暴风雪还会继续吹打，然而已经有力地扎到土里的根，能够一动不动地把树干撑住。间或树枝可能被折断，树叶可能被揪掉，但树干将向着苍空猛长起来。

“同志们！已经到时候了。不要迟延，新的一年里就进入根据地吧……”

他侧着脸有力地说。油灯仿佛受了惊似的，火焰猛晃了一下。

人们都抬起头，不约而同地向他集中了视线。

金星同志环视着一张张充满欢悦的脸，满意地笑了。

这时候，韩兴洙感到眼眶发热，低下了头。

他转脸看身旁的田广植和权万成，他们的眼睛也挂着泪花。

金星同志接着具体地谈了在新的一年里依靠根据地把工作大胆推向前进的问题。

当他散了会走到外边来的时候，屋里依然响着韩兴洙的激动的话声。

月光皎洁，覆盖着厚雪的松树顶、伸向树林那头的小路，都照亮了。

风卷起了雪。

夜深了，天气越来越干冷。

金星同志对这一切全然没有感到，倒背着手，在雪地里漫步走着。

不论在高兴的时候，悲戚的时候，还是短时间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这样在树林里漫步。

祖国正在呻吟中送走又一年。既没有除夕的钟声，又没有丰盛的酒宴，只是紧抱着伤痕累累的身躯，静静地迎接着新的一年。

在拉犁拉累了昏昏睡倒的庄稼人的海边农舍里，在爬着地背出煤筐的采煤工们酣睡的锅伙里，在点着松明，满炕躺着饿着肚子的一家人的火田民的茅草房里，夜越来越深了。

在天亮就要上绞刑架的年轻人不能入睡的牢房地板上，在被火烧毁的空房基上重新竖起房柱的根据地村口，在星夜赶路的游击队员们的脚背上，这一年的最后一夜徐徐流逝着。

向阳村后面那平坦的金丝草坪上，也会覆盖着白雪，洒满了

月光吧。立着一棵榆树的那个坡上，也罩上了夜幕，仍在刮着风吧。

英柱这时候在谁家的上屋想着什么度过这一夜呢？英柱和哲柱是各自过这一夜呢，还是哲柱去找英柱，安慰着年幼的弟弟，二人一起过这一夜呢。

万景台的祖母，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里，明知儿孙们还不能回来，却仍然抱着一线的希望，走到暮色深沉的村口，手遮前额望着远方，盼着儿孙们回家来吧？

“奶奶，我一定要光复祖国回到您身边去。祝愿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他感到心里震了一下，猛地抬起了头，显现在眼前的奶奶的刻满皱纹的面容立刻消失了，只有一棵旁枝沉沉下垂的大树立在眼前。

他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走到了树林深处。

他凝望着披上雪衣的山峰和树枝，不禁想起了父亲常读给他听的诗句：

南山上郁郁青松，
淹没在霜雪之中，
受尽折磨和苦痛，
朋友啊，你知道么，
重逢阳春它必将苏生！

狂风在呼啸。穿谷风猛烈地吹打着树木，好象要把它们刮倒了才完事。

然而，合抱粗的大树却摆动着枝梢，被刮向一边又弹回来挺直了身子。树枝似乎很吃力，发出唰唰的响声。

酷寒的季节把所有一切不利于生存的寒冷、暴风等都拼凑起来，拼命发威，企图夺去一个生命。

然而这顽强的生命却用它伸向地心的根汲取着土壤的汁液，用它的外皮和叶子不断地吸收阳光和大气的滋养。

树木在严酷的风雪吹打中，依然形成了构成大材的一个年轮。

是的，年轮正是在这样严寒的冬季形成的。没有它，怎么称得上树木呢！

一九三二年正是在给祖国，给革命，给树木，给一切形成一轮粗大的线圈中流逝而去。

* * *

树林里排列着一支队伍，共有十八个人。

风摇动着树枝，白花花地扬起了一片积雪。

站在最前头的金星同志，向着远远望得见的雪岭迈出了第一步。

在金星同志的后面，队伍划开积雪，翻山越岭，踏着黎明的大地，雄赳赳地行进着。

另一方面，负责打前站先去了汪清地区的田广植，到腰营口才遇见了李铁军。

脸晒得黝黑的李铁军，转过宽肩膀望了望田广植，问他：

“田同志，全营都集合了，要不要派人去汪清联络一下？”

“先在腰营口迎接司令部吧。”

田广植和李铁军朝欢迎群众集合的山坡走去。

最前面是当地的营队，以红旗为先导排列着。营队后面路两旁是欢迎群众的队伍，人们手里拿着旗子和鼓。

李铁军从队列面前走过，一会儿指点一下应注意的事情，一会儿给队员整整军风纪，纠正纠正姿势。走到队列中一个矮胖队员的面前站住了，说：

“噢，光川同志也来啦。”

“是的，和我妈一块儿一口气跑来的。”

“你妈也来啦。那么老远的……”

“妈一定要来嘛……”

“来得好啊，光川同志可以替哥哥见到将军了。”

李铁军的视线闪过光川的眼睛，很快就转到光川肩上的枪上，顿时想起了李东川举起那支枪仰望着蓝天的情景。

从村庄那边牵来了三匹马。

前面的是匹白马，鬃毛丰满，身材高大匀称；中间的是匹花马，枣红色和白色相间；后面那匹跟中间的相似，只是枣红色稍深一点，长的细挑些。

“出发吧？”

李铁军抓住缰绳，转脸朝后头说。正在对世杰做什么指示的田广植，急忙点了点头，也迈步走到马跟前。

李铁军把匣子枪挪到腰后，敏捷地纵身骑上了中间的花马。马塌了一下腰，被缰绳一拉，睁大了眼睛，抖动着鬃毛，扬头打起了响鼻。李铁军在马背上，全不理会这些，不慌不忙地紧紧武装带，正正军帽，然后朝前面看了一眼。这时候，一个队员走上

前来，把大白马的缰绳也交给了他。当他接过大白马的缰绳，扭头往后看的时候，田广植也用同样敏捷的动作，纵身上了后面的马。

“出发吧。”

田广植说着，两腿使劲儿一夹，用缰绳朝马的肥硕的臀部抽了一下，马就腾地放开四蹄奔跑起来。

为司令官同志预备的大白马在前头，李铁军骑的马在中间，田广植骑的马在后头。三匹马都撒开四蹄奔跑着，扬起了雪尘。快转过山嘴的时候，李铁军转身朝后头望去。

当他看到长龙似的排得整整齐齐的游击队的行列和满山坡的欢迎群众的时候，嘴角上不由地现出了微笑，意味深长地朝田广植看了一眼，然后将身子往上提了提，拉紧缰绳，抽了一下马。

“喔儿！”

马腾起四蹄，昂首舒腰，横穿山坳，直朝东边飞跑，一会儿就不见了。

这时候，保卫司令官同志行军的韩兴洙一行，穿过树林，进入了开阔地。过了这片开阔地，还要过一道不大的岭。这是去腰营口的最后一道关口。风一阵比一阵紧，刮得人们满身是雪，简直辨不清谁是谁了。韩兴洙回头看看，陈一万正一边用袖子擦着脸上的雪水，一边朝后头喊：

“快跟上来，不远啦！”

后面回答的声音，顺着风嗡嗡地飘过来。

太阳挂在西山顶上的时候，队伍终于来到了腰营口后山。

金星同志站在山脊的一端，把手遮在前额上，朝着山峦蜿蜒起伏的腰营口方向望去。只见高高低低的山很自然地躺卧在四

处，山势都不怎么险，山和山之间是覆盖着白雪的不大的平川。

“韩同志，谁在那里工作？”

司令官同志脱下蒙上一层雪的防寒帽，一手指着风雪打旋的平川问。

“这个地方也是李铁军同志负责的。”

“铁军同志现在是不是在汪清啊？”

“田同志出发的时候，已经打听过那里的情况。”

“是个好地方，很招人喜欢。”

金星同志理了理垂到渗出汗珠的前额上的几根头发，然后两手叉腰，又一次审视着左右。这时候，他的脸上现出了隐隐可辨的笑纹，全身迸发着喜悦。他眼望着向远处伸延的山峦、平原和开始涌起晚霞的冬季的西方天边，百感交集地回顾起去年走过的历程。

朝富尔河迈出的去年的第一步，一直连到了四月二十五日抗日游击队的成立。

正如在小方台估计到的，去年一年的考验，不论在严酷性方面，还是在激烈性方面，都是不可想象的，可是，我们都咬紧牙关，把它们一个个地战胜了。既要绕过暗礁，又要穿过风暴，大海涌起了山头般的巨浪，好象要把船吞掉似的，可是船终于驶到了这一年的彼岸。

“韩兴洙同志，你觉得怎么样？”

金星同志回头问韩兴洙。

韩兴洙上前一步，抬起微笑的脸，回答说：

“觉得很好。”

“是的。这种时候应该说很痛快。你看，天空染成了灰色，

大地覆盖着白雪。阴森的天和荒凉的土地，在那遥远的尽头连接起来了。我们去年就在这大地上印下了这一年的有意义的足迹。那是浴血斗争的足迹，也是可贵的足迹。

“你看怎么样，新的一年在这土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司令官同志！”

韩兴洙眼睛闪着光，上前一步说：

“我想，将在这土地上写下我国人民的英雄史诗。”

“对。艰苦是会更艰苦的，可是也将留下更加光荣的足迹。”

金星同志说完，略微一转身，正在升腾的晚霞照射过来，透过灰色的天空，放出银白的光，一会儿变成金黄色，接着又变成了绛红色。

他嘴角上又一次露出微笑，微微转了一下脸。

旁边的韩兴洙木然不动地沉浸在崇高庄严的感情之中。

韩兴洙和往常一样，从金星同志的笑容中已经感受到了未来的胜利者的喜悦和欢乐。他再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生的意义，正是同保卫领袖的战士这一高贵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是的。去年一年里，革命前进了，队伍壮大了，同志们也都成长得几乎认不出来了。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敌人的阴谋一个又一个地被粉碎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令人痛快的。这里，应当再补充这样的喜悦、骄傲和幸福，那就是：作为领袖的战士直接保卫着领袖，跟随着领袖度过了一年；为了保卫领袖，向领袖学习，实现领袖的意志，献出了自己虽然是很微小的力量；而且牢记着领袖的教导，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汇合到革命的洪流里，同解放祖国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了。

司令官同志收起笑容，现出了严肃的表情。象是在心里描绘

着新的一年一九三三年要走的路程，又象是怀想着在远方的车奇勇、朴兴德和李革等许许多多的同志，也许是正思念着已经离开我们的吴尚权同志和李东川同志。

韩兴洙猛然想起了再也不能见面的康盘石母亲。他鼻子发酸，眼前模模糊糊。正在这时候，忽然传来了陈一万的喊声：

“马来啦！”

韩兴洙急忙抬起头朝前面山脚望去，一眼就看出了骑马跑来的是李铁军和田广植。

“把红旗举起来！”

韩兴洙的声音顺着冷风传到山顶。他立刻掏出手枪，朝天空鸣了一响，发出了信号。

枪声划破夹着雪末子的大风，清脆地响彻了山谷。

飞奔而来的马立刻停下来，一会儿，那边也响了一枪，发出了回答信号。

李铁军勒住马，抬眼向山顶望去。只见山顶上一队人影，队伍的前头红旗迎风招展。在霞光照耀下，红旗显得更加火红，灿烂夺目，一点一点地往山下移动着。

李铁军把大白马的缰绳嗖地往它背上一扔，喊了一声“嘚儿”朝它臀部抽了一鞭。大白马撒开四只蹄子，腾空跳跃起来，象箭一样朝红旗跑去。李铁军的马和田广植的马也跟着跑去。

风呜呜地响。

凛冽的寒风摇动着树枝，把雪泼到人们的脸上。可是这冷风隐隐地使人感到它已经饱含着即将到来的春天的气息。

金星同志骑上大白马，顶着暴风雪奔向腰营口。

当队伍开到坡上的时候，群众欢呼着，跳跃着欢迎他们。

大白马走在前头，其余的马跟在后面。

到了人群前面，金星同志翻身下马。他向李铁军问：

“那位大娘是谁？”

一位大娘拨开人群踉跄地向前走来。

“是李东川同志的母亲。”

“啊，东川同志的母亲……”

金星同志张开双臂，朝那位穿白衣服的老大娘急步迎上去。

（终）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EyNjk1MT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269510.zip",
  "filesize": 45799858,
  "md5": "b15ac07a5b01cd2cd7aa164ce164256d",
  "header_md5": "bbb310f16d7eb1a510dec5a2357eb784",
  "sha1": "0a0deb4778e7289e391d14fec81745426ce88025",
  "sha256": "9e6349eb09ab359433cc52050efaf349e6a396065a76bcfe29793c5dece62aa3",
  "crc32": 281337252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800322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778,
  "pdg_main_pages_max": 778,
  "total_pages": 782,
  "total_pixels": 298125926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